



#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一〇册目錄

文學類



## 詩總集——詩經

三家詩補遺三卷	清 阮元撰	觀古堂	一
齊詩翼氏學疏證二卷 敍錄一卷	清 陳喬樞撰	小 鄉 媛	四五
韓詩一卷	不著撰人	鶴 壽 堂	九一
韓詩內傳徵四卷 敍錄二卷 附補遺一卷 疑義一卷	清 宋綿初撰	積 學 齋	一一五
韓詩外傳疏證十卷	清 陳士珂撰	文 淵 樓	一五七
幽風廣義三卷 附原書一卷	清 楊 岫編輯	關 中	三九五
毛詩古義一卷	清 惠 棟著	昭 代	四八一
毛鄭詩釋三卷 續錄一卷	清 丁 晏撰	頤 志 齋	五〇五
毛詩異義四卷 附詩譜一卷	清 汪 龍著	安 徽	五八三
毛詩日箋一卷	清 秦松齡著	昭 代	七三五

阮氏三家  
詩補遺



光緒戊戌  
長沙葉氏  
邨園重刊

重刊阮氏三家詩補遺序

阮文達三家詩補遺三卷世無傳本葉吏部師得稿本於京師儀徵李氏刻之於是世知文達有是書矣李本間有舛錯吾師又取原稿付手民寫刻之而屬肇隅任校讐之役夫自魏晉以逮北宋之世三家師說散佚殆盡深甯王氏雖蒐輯成書而缺略良夥此文達所以有補遺之作也文達同時會稽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所採各書詳略亦自互見厥後輯三家詩者則以陳喬樞遺說攷徵引最為繁富陳氏廣續父書用力至專且久宜其賅綜諸家矣然是書所錄間有為陳本所闕者如劉向列女傳齊女傳母篇引毋教孫升木條契女簡狄篇引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條

又五經通義引泮水條又王符潛夫論論榮篇引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條德化篇引秉心塞淵條浮侈篇引市也婆娑條是書皆條載明晰而陳本博漏略未收則知文達雖有所遺固別有去取之旨而其所詳者亦可見陳本之不足遺憾也葉師前敘李刻本辨明此書以班固桓寬入魯詩較陳書入齊詩為有本又以鄭氏禮注兼采三家陳書并入齊詩未免凡斷謹按漢書鄭元本傳元初從張恭祖受韓詩則禮注雖采齊魯實用韓說為多陳氏不別其為魯為韓而概列入齊詩誠不足據桓寬鹽鐵論說與魯合又何得僅据免置鳴鶴二詩與魯韓毛異遂定為齊詩家乎若班固博收眾說其書尤當分別觀之陳既編白虎通

為魯詩而漢書所錄若地理志禮樂志律歷志食貨志引詩若古今人表功臣表引詩若敘傳引詩此以為魯詩者陳概以為齊詩何耶又若董仲舒傳載武帝制引詩毋常安息此武帝引魯詩也儒林傳云蘭陵王臧從魯申公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然內臧帝為太子時從王臧受魯詩矣是書以此條入魯詩而陳本混列齊詩此皆陳氏分別家數不如文達之精審者也又考此本編次經傳有前後與陳本異者徵引書說有字句與陳本異者此本亦間有排比章句之誤稱引篇名之誤而未及是正者列女傳王陵母篇引我躬不閱條陳本列邠風谷風章此本則列小雅小弁章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文王十子陳本

編作大雅則百斯男傳此本則作周南宜爾子孫傳則編次經傳之異也陳本引白虎通宗族篇譚公維私此本譚引作覃陳本引潛夫論班爵篇行人定而縣蠻諷注云定疑畏之譌此本定引作病又文達所据列女傳本尤多與陳書不同則徵引書說之異也說苑政理篇白虎通號篇兩引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本大雅泂酌章文是書愷引作凱編入小雅南山有臺章注云凱悌毛作樂只是誤以凱悌君子為樂只君子也則排比章句之誤也白虎通瑞費篇舊題文質篇阮於烈文辟公條題文質篇受小國是達條題瑞費篇前後例不合一又列女傳衛姑定美篇引其儀不忒條此誤題魏芒慈母篇白虎通聖人篇引文王受

命條此誤題封禪篇論衡率性篇引彼姝者子條此誤題  
無形篇蔡邕協和婚賦引葛藟條此誤題笙賦則稱引篇  
名之誤也凡若此類今悉依原稿付刊庶後之覽者同者  
見同異者見異雖間有一二待訂之處均不得肌爲增易  
而是書箸錄之簡括義例之嚴慎與夫陳本雖詳而有補  
其不足之處吾知好學稽古之士必有能辨之者矣光緒  
己亥上元日湘潭劉肇隅謹序

3495 11

阮氏三家詩補遺敘

三家詩亡後宋王氏詩攷始据羣書所徵引者衰輯之其不知屬某家者列為異字異義近人范家相復有拾遺三卷繼之者則丁晏三家詩補注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陳喬樞三家詩遺說攷范丁分別家數略依王氏原書馮則概言三家亦自矜慎惟陳鈞稽子史各述師承最為治經家所推重阮氏撰此書時僅引范氏拾遺其餘諸家晚出未見故去取頗有異同偶取陳書校之如陳書敘錄齊詩据儒林傳班伯少受詩于師丹師丹受詩匡衡以班固入齊詩而此則列入魯詩按詩烈祖正義引五經異義云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則匡衡亦未嘗不兼通魯

敘

詩且固撰漢書藝文志有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之語則固又明明推重魯詩者知阮說不為無本矣藝文志敘次詩家曰魯齊韓詩後亡故宋以前羣書所引者皆有明文又有外傳為之左驗齊魯亡獨早言三家者僅據其傳授推之不知兩漢經師惟列傳儒林者其學皆有家法自餘諸人早晚皆有出入如班氏學出齊師而白虎通又雜采三家之說漢志又云魯最近之則其學無專師略可攷見阮氏列固于魯詩顯有志文可據亦勝于憑空臆度者陳書又据鹽鐵論以免置為刺義與魯韓毛異以鳴雁為鳴鴉文與魯韓毛異以出車為周宣王詩與班固匈奴傳合遂以次公為齊詩家按鹽鐵論取下篇云是以有履畝

之稅碩鼠之詩作也以履畝碩鼠為一事與潛夫論履畝

稅而碩鼠作之說合陳氏既以節信為魯詩又出次公為齊詩析而二之未見有合阮氏桓王并入魯詩是也大抵三家之中魯詩最古羣書引三家義祇韓詩直引其文其餘二家僅憑推測不可為據余嘗謂輯三家詩凡不知為某家者皆當括于魯詩以魯詩為初祖故也今阮氏正是此意庶無騎牆之病至于鄭氏禮注凡說詩義多與詩箋不同鄭志答吳模以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是鄭氏初學三家詩本有明證但其孰為魯孰為齊則不可辨陳書均并入齊詩未免臆斷阮氏僅略採數事入齊較有抉擇固非不備也樸園繼父成書本阮氏

敘

再傳弟子所撰遺說攷皆阮氏為之先河特阮書未經刊行故讀者昧其沈澀耳余從京師厥肆得阮氏手彙二卷朱墨鈎乙或間附紙簽大題下無結銜有阮元伯元父印六字朱文記以平日所見題跋證之蓋六十以後之作李君洛才見而愛之且重其為鄉先達也適刊崇惠堂叢書取為弁冕因屬余主校勘排比謄錄旬日凡三復故得論次其得失如此長沙葉德輝敘

三家詩補遺

儀徵阮元伯元誤

魯詩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列女傳湯妃有妾篇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

不濟不得之有

葛覃蔡邕協和笙賦葛覃恐其先時草毛作覃釋文覃本亦作葛案儀禮鄉飲酒禮注燕禮注禮記緇衣釋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並作草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婦人所以有師者何學事人之道也白虎通嫁娶篇

我馬虺隤蔡邕述行賦我馬虺隤以立黃續毛作隤案爾雅釋詁亦作虺隤說文作瘵續玉篇作他隤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以言慕遠世也淮南傳真訓

宜爾子孫

文王十子伯邑攷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

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白虎通姓名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

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惟至德者能之詩云肅肅兔置

椽之丁丁言不怠于道也列女傳楚接與妻篇

起起武夫公侯干城說苑復恩篇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辨女不可求思辨毛作游

不可求思言以禮自防人莫敢犯列女傳剛谷處女篇

怒焉且飢蔡邕青衣賦毛作怒如刺

魴魚赫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列女傳周南之妻篇詩異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新序禮事二

被之童童禮記注毛作僮僮

未見君子憂心悒悒亦既見止一既覯止我心則說說苑君道篇下云詩之言好善道之甚也

公侯之宮

廟廢總謂之宮蔡邕爾雅

勿刻蔡中郎集刻毛作刺案蔡邕劉鎮南碑蔽芾甘棠召公聽訟周人勿刻我賴其植則作勿刻與韓同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白虎通封公侯篇又見巡符篇

言召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也白虎通巡符篇

召伯舍于甘棠之下為妨農務之業鹽鐵論授時篇

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

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開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

而歌詠之說苑貴德篇德輝案詩攻入異字異義並引此注

一發五靶吁嗟乎騶虞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靶以

待一發所以復中也禮記賈子

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靶獸而來周官筮引韓魯說

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靶獸而來

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靶獸而來

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靶獸而來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雖速我獄亦不女從

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 列女傳召南中女篇

柏舟

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 潛夫論

我心非石不可轉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 列女傳衛宣夫人篇又衛宗二順篇 詩異字異義非毛作匪案說文匪一日非也今本列女傳仍作匪德輝案詩

攷引無注

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

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

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于

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

魯

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困窮而不

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

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

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詩也 列女傳衛宣夫人

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已堅固而不

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 美書劉向本傳

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 說苑立節篇又見節士篇

原憲居魯環者之室曳杖履行歌商頌聲滿天地如

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

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

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新序節士篇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士篇

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賈子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漢書劉向

小人成羣誠足愠也 漢書劉向

邁閔既多 漢書敘傳 遺毛作觀案邁觀通釋文云觀本或作邁楚辭章句引同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

如雨 不及毛作弗及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

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

恩愛哀思悲以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 列女傳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畜毛作婦案畜毛古通

君子謂定姜為慈母過而之厚 列女傳衛姑定姜篇

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 列女傳衛宣公姜篇毛無兮字无作無

母氏聖善 列女傳孫叔敖母篇

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說苑詩異字

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說苑辨物篇

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說苑雜言篇臧毛作

鮑有苦葉 楚辭鮑向九歎鮑毛作鮑案鮑字隸變字同

也廣雅釋訓遙遙遠也

作悠悠案爾雅釋詁悠遠

也廣雅釋訓遙遙遠也

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鮑有苦葉

雍雍鳴鳩旭日始旦陸機論結和篇 雍雍毛作聖聖

士如歸妻迨冰未判判毛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嫁娶必以春何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

白虎通 嫁娶篇

采芣采菲無以下體

故苟有大美可尚于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爲累乎

論榮篇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列女傳晉趙哀妻篇又楚 昭越姬篇又息君夫人篇

趙姬曰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

於安新忘舊乎列女傳 趙姬篇

薄送我畿

魯

五

薄送我畿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白虎通 嫁娶篇

讌爾新婚不我屑以列女傳晉趙哀妻篇 毛作燕婚毛作昏義並同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說苑至 公篇

胡爲乎中路列女傳黎莊夫人篇 詩異字異義 路毛 本訓露故从 省而作路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

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

也此之謂也說苑政 理篇

惟有以者爲能久視長生而無累于物也說苑修 文篇

東兮東兮高士奇天祿識餘曰魯詩東兮東兮申公曰東 俗官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數曰東兮東兮汝

乃白晝而舞於此乎東毛作簡案簡夷異字同 音板是用大諫左傳及高堂陸傳作簡可以類證

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列女傳魯三 師母傳 濟

毛作 涉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姊尊妹卑其禮異也白虎通三 綱六紀篇

天寶爲之謂之何哉

夫令譽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

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已然論榮篇 潛夫論

已焉哉天寶爲之謂之何哉新序節 上篇

其虛其徐

其虛其徐虛徐狐疑也文選幽通賦注 惠定宇曰蓋 三家之詩也 德輝案詩攷入

異字 異義

北風其喑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列女傳楚處莊 姪篇 毛作其 罪

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說苑辨物篇 乎毛作於

河水洋洋漢書地理志 泮毛作灑案玉篇泮亦灑 字顏師古誤爲泮謂都風無此文非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朔與壽後母

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

乘舟于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

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

二子乘舟之詩是也新序節 士篇

髮彼兩鬢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列女傳孝平王后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天帝言其德當神明周官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列女傳齊桓衛姬篇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營室也蔡邕月令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水昏而栽築即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列女傳陳宣孝婦篇

蟬在東蟬毛

虹蟬也陰陽交接之氣著于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

蜺蜺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

魯

率以日而見于東方故詩云蟬在東蔡邕月令章句

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列女傳

與韓

言雙色殞命也列女傳陳女夏姬篇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列女傳衛

人而亡儀漢書五行志亡毛作無案

人而無儀不死何為說苑雜言篇

人而無禮不死胡侯列女傳趙悼后篇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此妻諫夫之詩也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辱共之白虎通

齊魯韓之說

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新序刺

何不遘死史記商君傳詩異字異義

素絲紕之

譬猶染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也大戴禮注

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列女傳鄭孟母篇

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

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

生子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

也論衡無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

魯

舍市旁其嬉戲為街鬻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

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戲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

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

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子

之此之謂也列女傳鄒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

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

子之廢學若吾斷斯機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

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斯役而

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

臣子尊其君得稱爲公詩覃公惟私覃子也白虎通名號篇

領如螭蟠蔡邕青衣賦增毛作螭案增是假字當作蟠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其君者謂女君也列女傳楚莊樊姬篇

抱布貿絲

古者市朝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鹽鐵論幣篇

爾卜爾筮履

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禮記坊記注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列女傳魯宣繆姜篇

考盤在澗漢書敘傳盤毛作槃案說文盤樂同字

碩人其頤衣錦綉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列女傳詩異字異義綱毛作裝案箋裝禪也玉藻禪爲綱網裝本通中庸亦作綱釋文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

交好始往操行衰情有治容之行淫佚之心傅母諭之

云子之家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綉裳飾在輿

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列女傳齊女傅母篇

覃公惟私白虎通名號篇又宗族篇兩引作覃詩異字首字儀禮經傳通解引郭注爾雅亦作覃惟解同

臣子尊其君得稱爲公詩覃公惟私覃子也白虎通名號篇

臣子尊其君得稱爲公詩覃公惟私覃子也白虎通名號篇

領如螭蟠蔡邕青衣賦增毛作螭案增是假字當作蟠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其君者謂女君也列女傳楚莊樊姬篇

抱布貿絲

古者市朝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鹽鐵論幣篇

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禮記坊記注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列女傳魯宣繆姜篇

女也不爽列女傳魯季敬姜篇

其蘭之枝童子佩觿說文同詩異字異義枝本作支故曰別生會意詩本支百世左氏傳作枝博正日甲乙爲幹寅卯爲枝即干支也漢楊雄傳支葉扶疏以枝爲支

能治煩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軍者指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

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云其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能行者也說苑修文篇

河廣

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鹽鐵論執務篇德輝案詩故入異字異義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

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賈子禮篇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說苑奉使篇

衛宣公子壽閱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

詩是也新序節士篇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列女傳

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列女傳魯漆室女篇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說苑又見列女傳魯莊哀姜篇

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啜其泣

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說苑建本篇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白虎通崩薨篇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

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

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

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何如死歸於地下乎乃

作詩列女傳息君夫人篇

謂予不信有如皎日列女傳梁寡高行篇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善御之謂也新序雜事五

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新序義勇篇 列女傳梁節姑姊 又楚成鄭晉篇 已毛作其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新序節士篇 已毛作其

琴瑟在御

大夫士琴瑟御白虎通禮樂篇 引詩傳

將朝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白虎通衣裳篇 列女傳楚白

貞姬篇 又見張湯母篇

擗兮擗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列女傳魯公乘似篇

褰裳涉溱白虎通衣裳篇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鄭士愜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鄭詩出其東門

云云漢書地理志

野有蔓草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

願兮說苑尊賢篇

方灌灌兮漢書地理志 毛作渙渙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方秉菅兮漢書地理志 管毛作簡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恂且樂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說苑奉使篇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娶毛

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遠恥防淫

佚也白虎通 嫁娶篇

婚必由媒交接設介紹所以養廉恥禮注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

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勞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  
維莠騶馬騶馬未通篇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射勝者發近而制遠其兵短而寬長故可以戒難戒不  
虞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白虎通

惟是褊心是以為刺石經魯詩殘碑列女傳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列女傳魯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列女傳魯

不稼不穡釋魯詩殘碑齊毛作穡案穡古省作膏郊

不素飡兮夫論作餐齊毛作齋而祭司齋也鄭云齋同穡湯誓舍

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無功而食祿不為也列女傳

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飡人之祿故曰素飡論衡量

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先有意其所有事然

後敢食穀詩曰不素飡兮此之謂也說苑修

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

祿者也潛夫論

寘諸河之側漢書地理志諸毛作之案諸之義同鄭

欲飲伐輪兮石經魯詩殘碑齊毛作坎案欲即坎字說

碩鼠見詩攷

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  
于下急于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鹽鐵

履畝稅而碩鼠作潛夫論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新序雜事五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白虎通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誰之永號新序節士篇

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列女傳密唐公母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楚子發之母曰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

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于上雖有得勝非其術也列女

它是人媮漢書張氏傳地理志它毛作媮

胡不日鼓瑟石經魯詩殘碑胡毛作何

既見君子云胡其憂石經魯詩殘碑胡毛作何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說苑碩毛作實石經

士欲立義行道母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

利害而後能成之詩云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

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說苑立

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

吏不奉法以存撫人愁苦而怨思也臨臨錄論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蔡中郎集釋詩

采苓

背宗族而采苓怨潛夫論班祿篇一

車麟

四載漢書地理志此二條王氏列韓詩說  
又作麟車登五經文字云麟詩本作麟案傳鄰鄰車聲說  
詩並作有車麟麟四載  
說文作四鐵鼓省字也

車麟美秦仲大有車馬漢書地理志

四載美襄公田狩也漢書地理志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列女傳齊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列女傳漢

魯

在其板屋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故曰在其板屋漢書地理志

愔愔良人秩秩德音列女傳楚於陵妻篇詩異字異

如可贖也人百其身蔡邕陳雷太守胡

苑彼北林周禮南人注

鳩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說苑奉使篇

與子皆行漢書趙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秦穆姬者晉獻公之女賢而有義穆姬死穆姬之弟重

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營思母之恩而送

其舅氏也列女傳秦

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鸞羽亡毛作無案

周武王妻胡公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

故其俗巫鬼漢書地理志

東門之粉

陳俗巫鬼故其詩云云漢書地理志

市也婆娑潛夫論

婆娑舞也謂婦人於市中歌舞以祀神也後漢書

衡門之下可以棲運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列女傳楚老萊

樂案韓詩外傳亦作療饑韓詩

魯

彼美孟姜可與寤言列女傳晉文齊姜篇韓詩外傳同

有據說文引寤作晤孟姜毛作淑姬

彼美淑姬可與寤言列女傳魯黔婁妻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巳誰昔

然矣列女傳陳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子不顧顛倒

思子列女傳陳

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

曰女為我歌我將舍女採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

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巳誰昔然矣大

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

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願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  
鵝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太國之閒因之以饑饉加  
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  
謂辨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曰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此之謂也列女傳陳國辨女篇

羔裘

槍在河汾之閒其君驕貪吝嗇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  
下不臨時人憂之故作羔裘閱其痛悼也潛夫論志

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列女傳齊杞梁妻篇毛句末皆  
正

匪風

匪風冀君先教也潛夫論志氏姓篇

誰能烹魚漑之金鷲孰將西歸懷之好音說苑善說篇  
孰義

荷戈與綴綴毛作殺德輝案詩攷入異

荷戈與綴綴表也所表行列也禮記樂記注孔疏

維鷄在梁不濡其翼

鷄鷄汚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汚其翼為才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

結兮說苑反質篇引上四句列女傳魏芒慈母篇

案詩攷入異字異義引注不全

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

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萬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為

一謂之天心在我能自深結其意于一故一心可以事

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

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不離內質矣說苑反質篇

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

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列女傳魏芒慈母篇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

柏之後凋也隘然後知其人之篤用也潛夫論

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淮南詮言訓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淮南時

戴篤戴勝鳥也則訓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列女傳楚昭貞姜篇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衛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卻鞫為請還定

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

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入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夫安

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

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列女傳魏芒慈母篇

其弁伊綦綦毛作駢德輝案詩

其弁伊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五采玉以為飾謂



之暴周禮弁師注

七月

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後漢書王符傳

無衣無褐蔡邕九

四之日舉止漢書食貨志 止毛作趾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獻肩于公周禮注 肩毛作異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漢書食貨志 曰作聿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不引注

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入于邑詩云聿為改歲入此室處

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漢書食貨志

十月穫稻

人君嘗其先熟故在季秋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蔡邕明堂

魯

九

令月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鹽鐵論散不足篇 德輝案

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毛作就受福 毛作萬壽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禮記注不引注

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

位謂之大飲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

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禮記月令注

鳴鴉

武王崩周公當國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周公乃

奉成王之命與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放殷

餘民於衛封微子於宋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周公

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鳴鴉史記魯世家

殷斯勤斯蔡邕胡公夫人哀 厥毛作恩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白虎通 通符篇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潛夫論 明忠篇

狼跋其胡載震其尾鹽鐵論 鏡石篇 震毛作震

鹿鳴

忽養賢而鹿鳴思潛夫論 班祿篇

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

彈絃諷諫文選長笛賦注 引蔡邕琴操

德音孔昭蔡邕周巨 勝碑銘

魯

羊

周道郁夷漢書地理志 郁夷毛作倭 倭案師古謂韓詩也 韓作威夷今定為魯詩蓋司

馬遠班固皆習魯詩也 德輝案詩攷入韓詩

驛驛駱馬漢書敘傳注 驛驛毛作嘒嘒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養今迫促不得養也潛夫論 愛日篇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說苑奉使篇 列女傳晉文齊姜篇 毛作駢駢 德輝案詩攷入韓詩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驅周爰諮謨毛作咨謀 說苑 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德輝

以言人之有所務也淮南修務篇

棠棣之華蔡邕姜伯淮碑 棠毛作常

棠棣之華蔡邕姜伯淮碑 棠毛作常

棠棣之華蔡邕姜伯淮碑 棠毛作常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言死可畏之事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列女傳

昆弟孔懷蔡邕胡棟碑

是究是圖實其然乎列女傳

伐木

周德始衰伐木有烏鳴之刺後漢書注引

相彼烏矣猶求友聲潛夫論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

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曰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淮南秦

魯

羊

天祿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厚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

不庶潛夫論慎微篇祿毛作保留毛作單胡毛作何案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豈不日誡玁狁孔急誠毛作戒

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

被其苦詩人始作詩疾而歌之漢書句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之

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白虎通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

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儀毛作例莫之作莫

知案莫之之字誤

聖人憐其如此閱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

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

老母也鹽鐵論

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出輿彭彭又見史記匈奴傳詩與

易舍車而徒鄭注作輿大有大車以載蜀才本與並通

我出我車荀子作輿此以輿為車之證論語夫執輿者

為誰漢石經作車孟子十二月與梁成甫田詩笺作車

以其乘輿太平御覽作車劉君子得輿董遇作車此以

車為輿

宣王與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漢書匈奴傳范家

三家之說耳

玁狁于攘非貪土地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潛夫論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鹽鐵論論誹篇

檀車輶輶范氏引石經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說苑辨

我有旨酒嘉賓式譙以樂譙毛作燕案

言尊賓也列女傳

凱悌君子民之父母說苑政理篇又白虎通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佛胎母篇

和鸞雖離萬福攸同德輝案詩攸入異

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容經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列女傳齊宿痛又陳國

辨女篇引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列女傳齊宿痛

猥狁孔熾我是用戒德輝論孫後篇成毛作急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史記匈奴列傳漢書卓元成傳

魯詩有章氏章句德輝案詩攷引無注

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疆

暴也盛儀論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

言聖人起而後服中國衰則先叛動為國家難自古而

患之久矣漢書賈捐之傳

嘽嘽推推漢書卓元成傳推推毛作焯

戎車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猥狁荆蠻

來威毛作猥

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猥狁而百蠻從漢書張湯傳引

劉

蠻荆來威漢書卓元成傳

赤紼金烏會同有釋白虎通紼冕篇詩異字異義紼

俱作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又見愛

言皆將為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詩難篇

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史記滑稽傳案漢書張衡傳注文選注十三又二十四又四十三初學

記說文通論羣經音義四風俗通聲音義文類

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

聲鳴于地當復聞于天也論衡

頊甫毛作

班祿頊而頊父刺班祿論

于以逍遙蔡邕汝南周巨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

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倭彌巧者官彌尊也本政論

不惟舊因白虎通詩異字異義惟毛作思因毛作

失親唐張說碑亦作姻即論語因不失其

婚姻者昏時行禮故謂之婚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

詩曰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白虎通

約之格格攷工記注毛作閭閻

惟鴻惟鴈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毛

此謂象之夢也詩夫論

朱紼斯皇室家君王紼毛

天子朱紼諸侯赤紼白虎通

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惟毛作無

以言婦人无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列女傳

眾惟魚矣實為豐年旒惟旗矣室家慕慕惟毛並作縵

慕慕作縵縵

此謂象之夢也謂夫論夢列篇

憂心如憐不敢戲談

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

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

傷而作詩監錄論散不足篇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又見賢難篇

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夫論愛日篇

尹氏太師維周之底底毛作氏

尹吉甫相宣王箸大功績詩云尹氏太師維周之底也潛夫論志氏姓篇

爭國之鈞漢書律厯志鈞毛作均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俾民不迷

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措而

不用也說苑政理篇

不躬不親庶民不信說苑反質篇弗淮南繆稱訓亦作弗

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毛無能字正作政又淮南繆稱訓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禮記縮衣注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潛夫論三式篇新序雜事五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天之于人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

虹霓見淮南秦族訓

民之偽言讀詩記董氏引石經偽毛作詭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感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

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吉凶也漢書藝文志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哀今之人胡為

虺蜥監錄論周秦篇虺毛作蜥說苑故蜥篇引上四句局作局毛作局

惟號斯言有倫有脊列女傳楚野辨女惟毛作維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仇仇然不堅固是不親信也禮記緇衣注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列女傳周幽褒姒篇滅毛作威案詩傳成滅也今古文耳

亦孔之昭昭毛作昭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不引注

昭明也言聖雖潛居其德亦甚明也禮記中庸注

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監錄論周秦篇

速速方穀天天是加後漢書蔡邕傳詩異字異義毛亦同引此二句下與牙為韻

朔月辛卯日有蝕之漢書劉向傳上封事蝕毛作食案傳呂氏讀詩記皆作朔月唐石經始

日月鞠凶不用其行漢書劉向傳詩異字異義鞠毛作日字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彼日而蝕說苑政理篇彼毛作此蝕作食

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漢書劉向傳卒毛作萃案傳萃推巖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訓與此同而作卒與此同是首字後漢書董卓傳注博物志並作卒釋文云本亦

李作

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

皮惟司徒漢書古今人表詩異字異義毛作番推刺

中術膳夫漢書古今人表詩異字異義中術毛作仲

椰子內史漢書古今人表詩異字異義與車同古述字通術同故班固以術為允古義假借

萬為師氏漢書古今人表詩異字異義萬毛作攝

天不憖遺一老俾屏我王蔡邕陳太邱碑毛無天字屏

密勿從事不敢告勞德輝案詩改異字異義引上句不

注引

詩云密勿從事不敢告勞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

疆以從王事則及見憎毒讒愬漢書劉

密勿從事讒口謗後漢書皇甫規傳注又傳殺傳引密

無罪無辜讒口赦潛夫論賢難篇

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放放毛作焉焉

其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新序維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痛傷無罪而累也臨鐵論

蒸胥以鋪漢書敘傳烏乎史遷蒸胥以刑胥

庶曰式威覆出為惡漢書敘傳烏乎史遷蒸胥以刑胥

聽言則對請言則退漢書敘傳烏乎史遷蒸胥以刑胥

言則退請言則對漢書敘傳烏乎史遷蒸胥以刑胥

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

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請言則退

本詩云云不知買山所引詩統為桑柔之篇故言今

句則引兩無正蓋古人引詩每有截搭之語若桑

柔聽言則對下自作請言如醉未問有請言則退者顏

說不可據德輝案詩異字異義引上句云出漢書漸

夏天疾威敷于下土

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列女傳傳

飲飲訛訛漢書敘傳烏乎史遷蒸胥以刑胥

字當以翁為正德輝案詩改異字異義引上句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德夫論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爾言是聽

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為權利者復古篇

或惑或謀漢書敘傳烏乎史遷蒸胥以刑胥

之性五行志引明作折折作悲悲孟傳明悲且仁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為其無益也臨鐵論

人知其一莫知其佗說苑雜言篇

佗毛作他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說苑敬慎篇兩見

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列女傳更始韓夫人篇一毛作壹案一本字壹借字錢亦作一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新序雜事五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列女傳楚子發母篇又王孫氏女篇

顧彼鵲鶴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毛作題彼脊令

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非直為傳己而已也蓋以思

述祖考之令聞而以顯父母也潛夫論讚學篇

宜狃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犴毛作岸德輝案詩死韓詩又人異字異義均

刺刑法繁也親屬之服甚眾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刑

罰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

其殺而已鹽鐵論刑德篇

菀彼柳斯鳴啁啾時時有漙者淵莞淠淠菀毛作菀案儀禮公食大夫禮

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說苑雜言篇

行有死人尚或瑾之

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于中心也詩云

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此之謂也列女傳魏節乳母篇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終身之仁也列女傳王陵之母篇

旻天已威子慎无罪无毛作無

言王為威虐之政則无罪而遭禍也列女傳王章妻女篇

旻天太憮予慎无辜新序節士篇太毛作泰无毛作無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之有喜怒也以止亂也潛夫論衰制篇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又見述政篇

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潛夫論交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列女傳嚴約如已篇

盜言孔甘亂時用餒列女傳楚考李后篇

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惟毛作是案時是通

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

臣使君勞之詩也禮記經衣注

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說苑政理篇

躍躍兔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新序善謀篇上毛他人二句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潛夫論交際篇

我聞其聲不見其人列女傳衛靈夫人

妻兮妻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說苑立節篇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說苑建本篇

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新序雜事五詩異字異義我毛作遺二十五郭泰機答

傳咸一首注引皆同

周德既衰谷風有棄子之怨蔡邕正

義漢魯駁碑詩異字異義義毛作義案碑云悲義義之不報峻治魯詩當本魯說漢碑多以義儀為義

諱天罔極漢書鄭崇傳詩異字異義諱毛作吳案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至公篇

如砥如矢言其易也所履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

從法約而易行潛夫論

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斯瘼毛作瘼矣爰毛作奚

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說苑政

冬日栗栗蔡邕九惟文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毛作烈烈

言忤于惡不知其為過列女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白虎通封公侯篇韓詩外傳同

昭七年傳韓非子忠孝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荀

率土之實莫非王臣白虎通封公侯篇賓毛作濱案文

或作賓今本白虎通仍同毛作濱賓毛作濱案文

或不知叫號或慘以劬勞潛夫論邊議篇

念被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恭毛

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返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

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

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

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

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被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

畏此罪罟鹽鐵論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靖治也言敬治汝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為倫友式

用也穀祿也言神聽女之所為用祿與女禮記表記注

母常安息漢書董仲舒傳常毛作恆

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恭毛作共

鼓鐘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列女傳蓋

復馥芬芬蔡邕臨晉侯楊公

鼓鐘伐皋周禮注

楚楚者薺禮記玉藻疏薺毛作茨

或芸或芋黍稷儼儼漢書食貨志芸毛作耘芋作籽儼

有馳萋萋興雲祁祁漢書食貨志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言不盡物也鹽鐵論

秣幹有絕白虎通詩異字異義

秣幹有絕白虎通詩異字異義

秣幹有絕白虎通詩異字異義

秣幹有絕白虎通詩異字異義

秣幹有絕白虎通詩異字異義

秣幹有絕白虎通詩異字異義

秣幹有絕白虎通詩異字異義

秣幹有絕白虎通詩異字異義

秣幹有絕白虎通詩異字異義

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

有絕世子始行也白虎通爵篇 德輝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列女傳篇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始定姜篇

傳曰君子無所不宜也是故鞶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

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甲

信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

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

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為

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說苑修文篇 德輝案詩攷

無引首句在唯其有之下餘注

魯

書

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新序雜事五 唯毛作維 德輝案詩攷引上句不引注

唯善故能舉其類新序雜事五

君子樂胥受天之祐

胥者相也祐大福也賈子禮篇

匪傲匪傲萬福來求漢書五行志 匪毛作彼傲毛作交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展彼碩女令德來教列女傳漢揚夫人篇 詩異字異義 展毛作辰今本仍作辰案古展字

作展辰字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見說苑 雜言篇

言當常嚮為其善也列女傳齊相御妻篇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鹽鐵論 執務篇

高山仰之景行行之漢書三景行行之 史記孔子世家 記釋文云行止詩作行之與詩不合可知有作之 字者矣 德輝案詩攷異字異義引景行行之句

至于藩漢書昌邑王傳 止于藩 史記滑稽傳 詩異字異 至毛作止 藩藩毛作樊案後漢

楊震傳青蠅點素同茲在藩說文作

止于林至止音義並通蕃即藩之省

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言毛作人 德輝案詩攷異字 異義引上句云出漢書不引注

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于口舌一國潰亂詩云讒言罔

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畏讒

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論衡言 毒篇

肴覈惟旅毛作殺 核雜旅

肴覈惟旅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文選典引注 引蔡邕曰

側弁之俄屢舞僇僇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

魯

書

伐德

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僇僇言失容也既醉而出並

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

質篇反

有賁其首爾雅樊光注引 賁毛作頒

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以與之玄

衮及黼白虎通攷黼篇 詩異字異義 與毛並作于又 何下無以字案爾雅釋詁注于猶與也後漢東平

王傳亦作

何錫與之

赤紵在股白虎通緇冕篇 詩異 紵毛作蒂

爾之教矣欲民斯効白虎通三教篇 毛作民胥傲矣案 此當以毛為正左傳昭六年作民胥 効矣效做 効並通



爾之教矣民斯效矣

潛夫論班祿篇  
斯效毛作晉傲

民胥效矣

蔡邕陳仲弓碑  
德輝案詩  
攻入異字異義云出左傳

人而無良相怨一方

人而毛作人之案韓奔人  
之無良之字韓亦作而

民怨其上遂亡者未之有也

說苑建  
本篇

母教孫升木

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嬀之子桓公公子

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

殺桓公詩曰母教孫升木此之謂也

列女傳齊  
荀子同詩異字異

雨雪靡靡見睨聿消

漢書劉向傳  
荀子同詩異字異  
子下章指引同庶省字聿日  
通德輝案詩攻又入韓詩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

潛夫論  
賢難篇

彼都人士狐裘黃裳

行歸于周萬民之望

之望作所望

德輝  
案詩攻入異字異義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瑕不謂矣

瑕毛作遐  
德輝案詩攻  
入異字異義云出禮記

瑕不謂矣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禮記表記注  
德輝  
案詩攻引瑕之言胡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新序雜  
事五

緜蠻

行人病而緜蠻

潛夫論  
班祿篇

俾滂池矣

史記弟子列傳  
詳異字異義  
池毛作沱案  
禮記禮器作沱池  
周禮職方其川  
庫池山海經作庫沱  
作呼池古沱池本互用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

論交  
際篇

不如勿生

蔡邕胡公夫人哀策  
勿毛作無案勿無義同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謂日不足也其憂

尋推之也

淮南子  
補訓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

論衡藝  
增篇

惟周之楨

漢書東方朔傳  
惟毛作維

濟濟多士文王以懿

列女傳魯季敬姜篇  
又復恩篇又修文篇  
新序雜事一

厥作裸將常服黼冔

言微子服般之冠助祭于周也

白虎通  
三正篇

自求多福

說苑權  
謀篇

宜鑒于般自求多福

潛夫論  
德化篇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此姬氏所以崇美于前而致刑措于後

潛夫論  
德化篇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

方國

新序雜事四  
淮南主術訓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

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

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造舟為梁不顯

造舟為梁不顯

其光又見列女傳周室之母

明王者必娶大國也白虎通嫁娶篇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又見白虎通號篇

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明天箸忠臣

孝子之義也白虎通三軍篇又號篇無言

時惟鷹揚漢書王莽傳後漢十八注藝文類聚九十

亮彼武王漢書王莽傳亮毛作涼案韓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

相宇爾雅相也漢書注引兩無正薰晉以痛亦訓晉相

夫新序雜事三

太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新序雜事三

太姜者太王之妃有台氏之女也賢而有色太王有事

諂謀焉藝文類聚十五

爰挈我龜漢書敘傳注挈毛作契案釋文契木

緄夷史記匈奴傳緄毛作混案緄夷正義引師

芄芑棫樸薪之櫛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賈子連語

此言左右日以趨善也賈子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師三千五百人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白虎通

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說苑修文篇詩吳義

言文質美也說苑修文篇

鷹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禮胡作退

君子修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不歡欣豫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禮化篇

言文王之牲用駢周尚赤也白虎通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說苑修文篇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禮胡作退

豈悌君子求福不回禮胡作退

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淮南泰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列女傳周

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

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增其式廓乃瞻西顧

此惟與宅以赫毛作有赫惟並作維此四

此惟與宅國作彼四國指作者瞻作眷

此惟與宅國作彼四國指作者瞻作眷

此惟與宅國作彼四國指作者瞻作眷

此惟與宅國作彼四國指作者瞻作眷

此惟與宅國作彼四國指作者瞻作眷

此惟與宅國作彼四國指作者瞻作眷

此惟與宅國作彼四國指作者瞻作眷

此惟與宅國作彼四國指作者瞻作眷

此惟與宅國作彼四國指作者瞻作眷

此惟與宅國作彼四國指作者瞻作眷

此惟與宅國作彼四國指作者瞻作眷

此惟與宅國作彼四國指作者瞻作眷

此惟與宅國作彼四國指作者瞻作眷

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

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詩天論

鑒觀四方漢書發傳鑒毛

求民之瘼文選齊安陸王碑注瘼毛作莫 德輝案詩

迺眷西顧此惟予宅漢書谷永傳郊祀志 匡衡奏議

也此與齊詩同

乃眷西顧此惟予度子毛作與度毛作宅 德輝案

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傲天事易見故曰

眷顧論衡初

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史記樂書禮記樂記同 詩異字

比鄭先通三家異義 俾毛俱作此案鄭云俾當作

後改從毛詩也

無然畔換漢書敘傳 詩異字異義 換毛作援案敘傳

援武強也則作換者魯詩也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新

雜事

弗識弗知順帝之則又見淮南

言士民悅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賈子君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

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

之如集賈子君

王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何

魚躍鸞鳴毛

又王之澤下被禽獸及于魚鼈故禽獸魚鼈攸若攸樂

而況士民乎賈子君

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鳥獸魚鼈猶得其所況于人民乎

賈子君

經始靈臺

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

揆星辰之證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白虎通

王在靈囿

天子圍百里諸侯二十里穀梁傳注

於樂辟雍

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

之儀則白虎通

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毛作順 德輝案詩

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淮南繆

文王受命

非聖不能受命白虎通

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說苑 新序雜

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

行德化說苑修

文王底德而懷四夷鹽鐵論

文王底德而懷四夷鹽鐵論

文王底德而懷四夷鹽鐵論

文王底德而懷四夷鹽鐵論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列女傳陳嬰之母篇 貽毛作論案 與貽同 論音義

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光毛

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于郊以配天庶以

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于今禮記表記注 案此 義也

不圻不副圻毛 作折

后稷順生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圻不副論衡奇

行葦

公劉仁德廣被行葦潛夫論邊讓篇又教 邊篇云行葦類德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潛夫論德化 握握當

是祝祝之誤毛作泥泥 德輝案汪繼培本作祝箋云 舊作握握盧文弨改又案詩攷異字異義引作維葉祝 祝云出 文選注

敦弓既堅舍矢既鈞案詩舍矢既鈞上本有四矢既鈞句 疑舍是四字之誤舍矢既鈞毛作既 均

言射有法也列女傳晉 弓工妻篇

釐爾士女從以孫子列女傳啟母塗已篇 毛 作女士案作士女不叶

假樂

美周宣之德也論衡藝 增篇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詩異字異義 嘉毛作假憲憲作顯 義云詩本文憲憲為顯顯與 此不同齊魯韓與毛傳不同

子孫千億

義云詩本文憲憲為顯顯與 此不同齊魯韓與毛傳不同

宣王能順天地祚之子孫眾多至于千億增之也詩人

頌美增益其實論衡藝 增篇

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也論衡 增

不憊不亡率由舊章說苑建本篇 詩異字異義 憊毛 注二十三引作不憊不亡左傳春無憊陽周禮注引作 憊漢武帝立齊王策文憊有憊不憊注憊與憊同忘省 作亡繁露作 不驚不亡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新序雜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又見列女傳 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 說苑修 于橐于囊 匪懈于位 蔡邕陳雷太守胡公碑 匪毛作不案匪不義同

大曰橐小曰囊史記陸賈傳集解引詩傳 案此與毛訓正相反

篤公劉于邠斯觀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邠毛作幽 周家后稷始封于邠公劉去邠之邠詩云即有邠家室 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 道也 白虎通 京師篇

止旅乃密芮坻之即漢書地理志 坻讀與鞠同 雍州川也 漢書地理志 韓詩作芮泥 酌彼行潦浥被注茲有河字

化之大王去幽國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論和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列女傳趙

愷悌君子四方為則五十六 禮儀毛作豈弟案愷悌文

類聚九十七並作愷悌攷文云古本俱作愷悌禮記孔

頤頤昂昂如珪如璋蔡邕上始元服與羣臣上壽引詩曰

鳳凰于飛嗚嗚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

媚于天子說苑孝使篇 詩異字異義 賦毛作闕案玉

義微別而義可通毛傳鳳雛眾多也以此多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華萋萋雍雍

嗒嗒說苑辨物篇 毛作嗒嗒

禮記瑞命篇雄曰鳳雌曰凰雄鳴曰即即雌鳴曰足足

迄可小康漢書元帝紀詔 迄毛作迄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鹽鐵論論勇篇 淮南秦族訓

無縱跪隨以謹是良潛夫論述救篇 跪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說苑君道篇 新序雜事四

以謹謹嘒嘒周禮注 謹

獸之未遠是用大諫列女傳楚江小母

辭之集矣新序雜事三 集毛作輯

民之協矣列女傳齊女徐吾篇 協毛作洽案正月洽比

辭之釋矣民之莫矣說苑 詩異字異義 釋毛作憚案

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釋

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通也說苑善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敖敖潛夫論明忠篇

我言惟服列女傳衛姑定姜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又見潛夫論明闇篇 又

泰山不讓壤石江海不逆細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

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說苑尊

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已者孤故謀及下者

無失策舉及下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鹽鐵論

老夫灌灌小子躑躅又見列女傳 趙將括母篇

言老夫欲盡其謀少者驕而不受也新序雜

小子矯矯列女傳杞梁妻篇 矯矯毛作躑躅

多將焯焯不可救藥

夫死者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

詩云多將焯焯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說苑辨

民之方墊毛作民之方殿屎錢澄之日魯詩世學作墊

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相毛作喪

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說苑政理篇

誘民孔易史記樂書 誘毛作厲案易坎納約自厲陸績作誘厲與誘同厲假字誘進善也於義誘字爲長韓詩亦同

畏天之怒不敢戲豫蔡邕答詔問見後漢書蔡邕傳 畏字義更切爾雅釋詁疏左昭三十二年傳後漢書丁鴻傳並引作不

天戒誠不可戲也蔡邕傳

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說苑一僻 疾威毛作辟

公生明偏生闇端慙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

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

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說苑至公篇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白虎通諡法篇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新序善謀篇

曾是疆圉漢書敘傳 詩異字異義 圉毛作禦 案圉以守疆圉 興通字爾雅禦圉禁也莊子其來不圍賈誼傳皆與禦通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言不善之從內出也列女傳趙靈吳女篇

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漢書五行志 詩異字異義 毛作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案韓詩時字亦作以亡無古今文仄側亦通字見五行志注賈誼龜錯傳仄與國德爲韻疑毛誤側據漢書是也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人之門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

門行也說苑貴德篇

式號式諱漢書敘傳 詩異字異義 諱毛作呼案釋文禮記人夜諱 且注諱呼同

如蜩如蟴如沸如羹

言上無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漢書志

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鹽鐵論 又見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列女傳楚武鄧曼篇

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

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

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說苑臣術篇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取列女傳齊東郭姜 敗毛作撥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漢書杜欽傳 劉向揚王孫等傳贊 谷永傳 監毛作鑒

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

人亦有言無哲不愚無毛作靡 向傳

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

不愚此之謂也淮南人開訓

無競伊人蔡邕祖德頌 伊毛作維案中 郎集楊公碑胡公碑並作伊

2708 111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列女傳魯義姑姊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列女傳秦穆公姬

荒沈于酒漢書五行志

修爾與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遯蠻方潛夫論勸將篇

告爾民人說苑修文篇

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鹽鐵論世務篇

白珪之玷猶可爲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史記竹世家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

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故蒯子羽曰言猶射

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云云說苑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說苑善

無言不醜無德不報韓詩作訓二家徵異也

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醜無德

不報此之謂也列女傳周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淮南秦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列女傳宋

不借不賊鮮不爲則列女傳代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又邵陽友婦篇

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鹽鐵論

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說苑修文篇

藉曰未知漢書霍光傳

誨爾純純禮記中庸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列女傳齊

取辟不遠昊天不忒列女傳周

桑柔

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列女傳馬明德

胡此畏忌漢書賈山傳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晉夫論班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言疾早也說苑君

維周黎民靡有子遺毛作周

是謂周宣之時大旱之災民被其害而言靡有子遺增

益其文欲言早甚也論衡藝

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災害之甚者也論衡治

生甫及申維周之翰

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

伯爲周之幹臣禮記開居注

臺臺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是式毛是上無于字

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

封頌二篇潛夫論

臺臺申伯王薦之事潛夫論志氏姓

于邑于序南國為式序毛作謝

炎帝苗裔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潛夫論志氏姓

天生蒸人蔡邕胡廣黃瓊頌毛作蒸民案民人義不殊

天生蒸民釋訓蒸蒸通段字

姓者生也人秉天氣所以生也詩曰天生蒸民白虎通

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潛夫論德化篇夷毛作彝、德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列女傳宋鮑女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列女傳曹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說苑立節篇蔡邕司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新序雜事四

不畏強圉漢書王著傳毛作疆禦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潛夫論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

也潛夫論

仲山甫祖齊爾雅釋詁齊疾也郭注仲山甫祖

姪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白虎通詩異

姪者兄之子弟者女弟也姪從從嫡者人君無再娶之

義也備姪從者為其必不相如嫉也白虎通

昔彼韓城燕師所完潛夫論

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毛作沈沈德輝案

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鹽鐵論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召公文王子也白虎通王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釋毛作矢德

弛施也協和也禮記孔子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王制爵人于朝與眾共之白虎通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

在周世為宣王大司馬潛夫論志

王師驛驛漢書敘傳師毛作旅驛驛毛作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新序雜事

徐方既徠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徠毛作來案論

徐方既徠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徠毛作來案論

徐方既徠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徠毛作來案論



漢武帝景帝  
紀禮樂志注

許其慕諸夏也漢書功臣表

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又見潛夫論述赦篇 毛作女覆說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不引

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

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平以民不能相治故為立王

者以統治之在于奉天威命其行賞罰故詩刺彼宜有

罪汝反脫之後漢書 王符傳

懿厥愆婦為臬為鴟漢書谷永傳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列女傳齊桓文姜篇 漢書谷永傳 毛作亂匪降自天 德輝案詩攷

魯

入異字  
異義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言婦人以織績為公事者也休之非其禮也列女傳魯季敬姜篇

婦人長舌惟厲之階列女傳晉獻驪姬 惟毛作維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列女傳齊靈聲姬篇

邦國殄頇漢書王莽傳 詩異字異義 頇毛作瘁案漢 五行志引或盡瘁事國亦作頇詩維躬是瘁釋

文頇瘁  
音義

心之憂列女傳廣延年母篇 全毛作今王 氏曰今誤為全徐傲日此引以證嚴 母事言其子不能免於戮已猶得以歸不及于禍故云 自全殆本字亦作全也案作全字與上維其深矣深字 不叶定是誤字蓋

母忝爾祖式穀爾訛列女傳晉范氏母篇 爾祖毛作皇 祖穀作穀爾訛作爾後案後與祖叶

訛不與祖叶  
當屬字誤

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列女傳趙飛燕 姊妹篇 漢書 作類案類即瀕之省說文作類古濱字箋類當作濱書 海濱廣斥漢地理志作海濱廣瀉詩率土之濱說文引 作率土之類路史

肅雍顯相漢書劉向傳 班固傳注 文選注二十 雍毛作顯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白 通文 質篇

母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母毛 作無

此言追誅大罪也白虎通 誅伐篇 惟毛作維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列女傳有虞二妃 惟毛作維

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說苑君道篇 詩異字異義 毛岐字連上讀無其字案箋云 後之往者此句注彼祖矣箋又云又以岐邦之君有使 易之道故也此二句箋岐有夷句韓詩亦以岐連下句 讀與說 苑同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諡諡毛 作密

謚者靈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

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

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

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

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

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

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歌謠文武之烈繫九譯而

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

和神人順億鬼不厲禁民不誘恐故曰宥諡成王質仁

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

人 賈子禮容篇 德輝案詩 攷異字異義引首四句

夙夜基命宥密盛鐵論 未通篇

懷柔百神及河嶠嶽嶠毛 作喬

精誠感于內形氣動于天則景星見醴泉出河不滿溢

海不溶波故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嶠嶽淮南泰 族訓

載戢干戈載棄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鹽鐵論 論苗篇

鐘鼓鏗鏗管鏘鏘漢書禮樂志 毛作鐘鼓嗷嗷鏘鏘 將將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降福穰穰降福簡簡鹽鐵論 論苗篇

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嚴毛 作穰

板毛 作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潛夫 論正

列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列女傳案 母姜嫄篇

立我蒸民史記周本紀 蒸毛作蒸

飴我釐彝劉向封事 詩異字異義 毛作飴我來牟案 禮來女孝孫注來讀為釐書序帝告釐沃又作帝嘗來 沃釐來古通字釐即牟說文釐字云來釐大麥也廣韻 同

釐彝麥也始自天降以和致和獲天助也漢書劉 向傳

浚發爾私浚毛 作駿

浚發爾私浚毛 作駿

浚發爾私浚毛 作駿

浚發爾私浚毛 作駿

浚發爾私浚毛 作駿

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君篤愛臣盡

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鹽鐵論 取下篇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稟萬億及姊為酒為醴蒸昇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說苑貴德篇 左襄二年傳 偕毛 作皆案皆偕通字燕衣與子偕行 漢書引作皆此傳皆偕也苟 助東西廂詞降福孔偕本此

肅雍和鳴史記樂書 禮樂記 詩異字異義 雍毛作 肅雍和鳴 應爾雅注作肅雍案攷文云古本作肅雍囉俗 字

有來雍雍漢書劉向傳 詩異字異義 雍毛作譏案韋 元成傳後漢章帝紀文選二十又二十五又二 十七皆作雍雍攷文云古本作雍 雍唐石經御覽五百二十八同

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唯聖人為能饗帝唯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

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執事來助祭尊親之義五帝

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漢書韋 元成傳

言四方皆以和來也漢書劉向 傳封事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鹽鐵論 申韓篇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婦人以隨從為義夫貴于朝妻貴于室故得蒙夫之說

通典一百四 引五經通義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又見三 正篇

謂微子朝周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篇 三正篇謂作此

母曰高高在上漢書郊祀志 賈子 禮容篇 母毛作無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又見淮南修 務訓兩引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又見淮南修 務訓兩引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又見淮南修 務訓兩引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又見淮南修 務訓兩引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又見淮南修 務訓兩引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又見淮南修 務訓兩引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又見淮南修 務訓兩引

道之于心也猶火光於人目也中穿深室幽黑無見及

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

假之則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為不可見也學問聖

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觀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

而人假之則為已知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載績揚光烈者莫

良于學矣潛夫論

佛時仔肩不我顯德行說苑君

莫予併益潛夫論慎微篇毛作并輝

其餉伊黍禮記郊特牲注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

也鹽鐵論

絲衣其杯會弁侏侏會毛

靈星為立戶故云絲衣其杯會弁侏侏言王者祭靈星

公尸所服之衣也通典四十四引

自堂祖其自羊祖牛德輝案詩攷入異

言以丙及外以小及大也說苑尊

鼎鼎及哉史記音義哉音資

不虞不鶩胡考之休史記武帝本紀又封禪書詩異

通石鼓虞人作吳人左傳五年傳虞仲吳越春秋作吳

仲鼓本又作傲前漢寶嬰傳諸公稱自引而忘驚謂意

與故通

勺漢書禮樂志毛作酌案儀禮燕禮

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白虎通

於皇明周陟其高山白虎通詩異字異義

言周太平時封太山也白虎通

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毛作墮案釋文墮字又作墮

言望祭山川而百神來歸也白虎通

君子有穀貽厥孫子列女傳魯季敬姜篇貽毛作詩無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足利本作以詒孫子

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半于天子也羽尊卑有

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

餘壅之白虎通

泮水者泮之言半天子曰辟雍謂以土雍水外員如辟

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耳泮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

南通水北無水也通典五十二引

頰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禮記王

薄采其芹白虎通辟雍篇詩異

載色載笑匪怒匪教列女傳鄭孟子母篇毛作匪怒伊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樂水之謂也說苑雜言篇德輝案說苑作是智之所

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白虎通辟雍篇

克毛作敬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列女傳姜嫄篇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白虎通封公侯篇

公功成封百里白虎通

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

也詩云王曰叔父白虎通王者臣不名篇

戎狄是應荆荼是徵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又匈奴舒微作應案齊當作應爾雅應當也傳云齊當也本爾雅而誤為齊說文齊訓受不訓當孟子戎狄是齊也本爾雅應是古皆作應廣雅應擊也呂氏春秋察微篇宋華元帥師應之大棗高注應擊也當以訓擊為正舒與茶攷工記梓人寬緩以茶注古文舒假借字書洪舒于民古文作茶慈古省作徵易君子以慈念室欲康成本作徵

壽胥與試

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新序緒事五

太山巖巖魯侯是瞻史記太毛作泰侯作邦瞻作詹案釋文大音泰本又作泰白帖五引作大詹即瞻之省史記顧詹有阿詹即瞻春秋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公羊傳作瞻風俗通山澤初學記五並引作瞻

樂山之謂矣說苑雜言篇

寢廟奕奕獨斷詩異字異義周禮注作寢廟釋釋廟廟闕無庸鄭因畫屬之故原謂廟公廟之耳案當是信公新之故曰新廟

言相連也是皆其文也獨斷

相連貌也釋釋猶絡繹不絕之貌周禮疏侯注

温公朝夕執事有恪列女傳楚莊樊姬篇

烈祖

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正義引五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義引五

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

于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

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

詩云有娥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

之謂也列女傳契母簡狄

簡狄以元鳥至之日有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詩云天命

元鳥降而生商蔡邕月令章句

殷社芒芒史記三代世表毛作宅殷土芒芒

有娥方將立子生商列女傳契母簡狄篇毛立上有帝字案呂氏春秋音初篇注引無帝字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言湯之有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

也白虎通

率禮不越漢書宣帝紀韓詩外傳同禮毛作履案禮率履不越德輝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說苑敬慎篇又見雜言篇

為下國暇郵禮記郊特牲注引齊魯詩暇郵

武王載坤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新序雜事三

則莫我敢遏漢書刑法志詩異字異義過毛作曷案

漢書刑法志詩異字異義過毛作曷案

漢書刑法志詩異字異義過毛作曷案

漢書刑法志詩異字異義過毛作曷案

曲注引並同選  
本字曷假字

言以仁義綏民者無敵于天下也漢書刑志

包有三枿漢書敘傳注 詩異字異義 包毛作苞枿毛

文選六代論引作苞包承包羞泰包荒唐石經並作苞  
一也說文木部櫟重文櫟古文作枿引書顛木之有由  
櫟作枿爾雅枿餘也郭亦以尙書證之是可據枿櫟爲  
今古  
文矣

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

非畏其威懷其德也盛鐵論

韋鼓漢書古今人表 詩異字異義 鼓毛作願案人表  
注師古曰即願國已姓書微子我不顯行遜釋文願  
音故徐仙民音鼓  
是音同而假之字

又案蔡邕琴操云伐檀操者衛國女之所作也騶虞操

琴

美

者邵國女之所作也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義亦

當本魯詩

三家詩補遺

儀徵阮元伯元誤

齊詩

國風

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詩始國風所以厚性情而

明人倫也漢書匡衡傳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于容儀宴私

之意不形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

網紀之首王教之端也漢書匡衡傳

其葉漤漤通典禮十九詩及曰此齊詩漆毛作藜按

引作藜藜德輝按詩攷

入異字異義不云齊詩

駟牙解頤新語見困學紀聞牙毛作虞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

也董子竹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董子制

有狐父父王氏異字異義云齊詩未詳所出玉篇作雄

古文德輝按

黍離

衛公子壽閔其兄伋憂思而作洪容色四筆云齊詩以

齊詩引此注

坎坎伐輪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毛輪下

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董子仁義法篇

蟋蟀

晉侯好儉而民畜聚漢書匡衡傳

黃鳥

秦穆貴信士多從死漢書匡衡傳

宛耶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漢書匡衡傳

日月陽止

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嫌于無陽故謂

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董仲舒雨雹對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師尹民具爾瞻見西京雜記

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義而急于利以推讓之風而

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漢書董仲舒對策

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

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

董子山

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後漢書

惟號斯言有倫有迹述毛

名號之正取之天地諱而效天地者為號鳴而命者為

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號名而達天意者也事各順於

名名各順於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

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故詩曰惟號斯言有倫有迹此

之謂也董子察名號篇

剗妻煽方處詩正義引中候剗毛作豔案毛作豔魯作闕則作剗者齊詩也剗豔古今字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董子楚莊王篇念彼先人毛作念昔

他人有心于忖度之

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董子玉杯篇

嗟爾君子母常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母常毛作無極

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為天子

法矣董子祭義篇

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

齊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

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

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董子制度篇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董子仁義法篇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子之其惡足以殘害民者天

奪之言天之無常于無常奪也董子堯舜湯武篇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監毛作鑿案監鑿通字

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

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

1102002

其事在位莫非正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戒成王

以恐失天下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

殷駿命不易漢書翼

天難諶斯不易惟王詩毛作忱惟毛作維德輝按

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

也其道難理董子如天之為篇德輝按詩攻引無注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允毛作肆

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董子郊祭篇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董仲舒對策

上帝臨女無二爾心二毛作貳

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

齊

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女無

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董子天道無二篇

芘芘棫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

奉璋奉璋我戣鬣士攸宜

此郊辭也董子郊祭篇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戣鬣士攸宜德輝按詩攻入異字異義並注

此文王之郊也董子四祭篇

溥彼淨舟烝徒穢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德輝按詩攻入異字異義並注

此伐辭也董子郊祭篇

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

先郊而後伐也董子四祭篇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

也董子楚莊王篇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為云爾董子煥煥篇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

處央乎董子郊祀篇

武者伐也樂之風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

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董子楚莊王篇

齊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禮記中庸嘉毛作假憲憲毛作顯

詩本與此不同者蓋齊魯韓異也 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

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

神之靈德施于外方延及羣生也漢書董仲舒對策

不騫不怠率由舊章

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所修從之也董子郊語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仇毛作筆

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

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董子楚莊王篇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後漢書郎顛傳不毛作無

惟民之則漢書匡衡傳案左傳三十一年引同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覺者箸也王者有明箸之德行于世則四方莫不響應

風化善于彼矣董子郊祀篇

無德不報

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

成王賢而貴之董子郊祀對

靡所止疑詩說云齊詩見異字異義疑毛作疑案正義姚信對才本作疑謂會疑或作疑是二字本通又引大雅靡所止疑注音訛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大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

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寧丁我躬嗚呼毛作於乎莊作注射作穀

周宣王天下大旱歲惡甚王憂之自以為不能乎后稷

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董子郊祀

篇

嵩高

周至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

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漢書董仲舒對策

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後漢書郎顛傳

赫赫

赫赫



赫毛作書  
肅義並通

德輶如毛

言其易也董子玉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董子竹林篇 弛毛作矢 懈毛作洽 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

畏天之威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

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

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董子必仁

念我皇祖陟降庭止我毛作茲案

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

其朝廷漢書匡衡傳

齊

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漢書郊祀志 匡衡奏議

示我顯德行

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為詩說而化之以為

俗董子身之養 董子義篇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傳曰正家而天下治矣漢書匡衡傳

率禮不越漢書蕭望之傳 禮毛作履案毛傳履禮也是 德輝按詩攷 入異字異義

海外有載漢書蕭望之傳 載毛作載案載是載古文書 固傳引此海外又作海水望之傳齊 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

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

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

2011

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布毛作敷 德輝按 詩攷入異字異義

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和者天地之美德達理

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非中和

之謂與董子循天 前漢紀匡衡疏 師毛作邑是作之

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無注

又後漢書郎顛傳云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

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一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汜厥疆曰

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

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凶案此即 說也據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精又詩汎厥疆 云建四始五際而入節通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 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又云卯天保也酉新父也 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

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

陰與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引見詩圖離序正

義案漢書翼奉口竊學齊詩聞

五際之要則五際乃齊詩說也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實室遠而董子竹 林篇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實室遠而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實室遠而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實室遠而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實室遠而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實室遠而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實室遠而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實室遠而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實室遠而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實室遠而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實室遠而

三家詩補遺

儀徵阮元伯元誤

韓詩

鼓鐘樂之

外傳

怒如朝飢

見楊慎月錄及范家相三家詩拾遺說文亦作朝飢石經作朝飢最難忘朝毛作調按此

釋文謂張番反云又作朝飢朝而不言韓詩君之思食亦不見文選注古音調由相通調之轉朝猶韓之食帖朝飢正甚正本此

要皆為三家說也爾毛作女案爾汝邇桑

亦不爾從

外傳一爾毛作女案爾汝邇桑

殷其雷

韓詩曰雷雷也

廣韻六脂

壹發五祀

韓

韓魯說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祀獸而來周官

背

衡方碑毛作搆案衡方碑感背人之凱風悼夢儀之去邑旁碑以夢莪作夢儀以禕隋為委蛇

仲氏任只

韓詩曰仲中也言位在中也玉篇三切經音義九

母氏劬勞

韓詩曰劬數也一切經音義

無以下禮

外傳毛作禮案釋名禮體也得其事體也禮德輝按本有禮訓故字得通廣雅釋言禮體也本韓詩

祕彼泉水

祕毛作志案曹全碑甄極志緯以志為祕猶韓德輝按詩政引無下

見詩攷

德輝按

德輝按

韓詩曰祕刺也拾遺引篇

牆有齊

說文齊毛作茨案茨與菁通戴記注引楚楚者才首切詩楚菁鄭康成讀茨鄭先學韓詩者也

相鼠

此妻諫夫之詩也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恥共之虎

通諫諍篇王應麟

如切如磋

外傳二毛作磋案磋磋亦通字說苑建本引

永矢不愆

漢穎川薛君碑董斯張引不愆毛作弗諱案云弗者不可之深矣義本同

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韓詩曰區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于父禮記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辭君曰詩人求已兄不得憂不識物視彼黍乃以為稷

悠悠倉天

倉龍服倉玉衣倉衣漢書蕭望之傳倉頭慮見

將其來施施

顏氏家訓勉學篇案顏之推云江南舊本

無田圃田

場子圃毛作甫案揚子修身李

維莠喬喬

本韓詩時毛未行喬毛作驕案喬與驕通樂

志釋文音

志釋文音

志釋文音

志釋文音

志釋文音

志釋文音

志釋文音

志釋文音

志釋文音

弗曳弗屨外傳毛作斐案屨古只作斐白帖十二引作不曳不斐玉篇手部引作弗曳弗屨

有杞有棠白帖五案毛傳釋紀堂為山此所引殆韓詩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通典五十五案通典又引韓傳曰周夏屋而商門

心焉切切

有蒲與蘭御覽作有

韓詩曰簡蓮也爾雅荷芙蓉其華蒲菡萏其實蓮韓詩

彼己之子不稱其服禮記表記注王

如君子以稱其服為有德禮記表記注王

言私其縱獻豸于公

鄭眾曰一歲為穉二歲為犯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

為慎周官注穉讀作慶

燿燿宵行曹植登大論曰

莘莘征夫外傳七莘作曉案賦一作先先同莘呂覽

合益號莘先妻古通字衡毛作新案周禮注引詩傳佩玉上

慈衡周禮玉府注衡毛作新案周禮注引詩傳佩玉上

何日斯沮新語通假字衡輝按見詩攷

韓詩傳曰沮止也壞也史記劉敬

慎爾言矣外傳七矣

棄于作遺外傳七毛作如

遺案作字恐誤

采采衣服文選注毛作采案

鮮君曰盛貌也文選注

惟塵冥冥外傳七毛

憂心且陶陶廣雅陶憂也箋如之言悼也音義相近說文心

韓詩曰陶暢也一切經音

君婦莫莫

辭君章句曰寂無聲之貌莫靜也文選注

游哉優哉外傳四毛作優哉游哉案

上帝其陶外傳四毛作優哉游哉案

忠心藏之外傳四忠毛作中案孝經事親章釋文作忠

上天之綽文選揚雄甘泉賦注左思魏都賦注詩異

延于條枚外傳二呂氏春秋同延毛作施案施于孫

不易惟王外傳十惟毛作維案後漢明廣傳亦

匪革其猶事追來孝禮記禮器詩異字異義毛革作

愷悌君子外傳又卷阿引同毛作豈弟案豈悌本字說

豈弟君子苑政理國語周語及考文白虎通名豈管子經

重荀子禮論史記孝文紀文選注九孝

顯頤益益外傳四述盛德紀弟十注後漢周章傳論註引並作昂

鳳凰鳴矣

鳳翥曰上翔集鳴曰歸昌文選七命注引韓詩外傳

下民瘁瘁外傳五

灑掃庭內外傳六灑掃說文灑掃與灑掃同論語當灑掃釋

告爾人民外傳六告毛作質案鑿論作語爾人民

無言不酬外傳十酬毛作贊案贊與酬通後漢陳球傳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外傳五禮記孔子問居注詩異

崧通字藝文類聚七御覽三十九白帖五並引嵩高白

帖五兩引御覽二十九文選注五十九並引峻極長發

為下國駿麗釋文日鄭讀峻堯典克明俊德大學引作

峻德路史後紀作駿德史記商君傳殘傷民以峻刑峻

亦作駿淮南子天文訓日冬至駿狼之

山一本作峻是二字通義當作峻

四國于藩外傳五藩毛

不畏強禦外傳六強毛作彊案彊

王錫韓侯彊通字漢書王莽傳引同

周宣王大司馬韓侯子有賢德廣韻十九侯引韓詩外傳

邵虎漢衡方碑邵毛作召案邵召字同論語女為周南

漢袁紹傳注引作邵公告王日左傳信公四年次于召

陵史記秦本紀引作邵陵文選曹植求自試表引亦作

於穆清廟王命

韓詩曰鬼神新居曰廟一切經音義

逸奔走在廟禮大傳鄭注逸毛作駭鄭注逸疾也疾奔

無封靡于爾邦

韓詩曰靡共也列子注

時邁

韓詩曰美成王也後漢書注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韓詩曰自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

能盡錄史記股本紀索隱又封

待乃錢鑄攻工記鄭注待毛作序案傳序具也爾雅時

假字當作待鄭注禮本韓詩

帥時農夫文選潘安仁秋興賦注引薛君

蒸昇祖妣外傳五蒸毛作率案帥率同

應棘縣鼓周禮注詩其箋毛異義棘毛作田案鄭初

不虞不陽漢衡方碑虞毛作吳陽毛作揚案吳虞多通

作虞仲是其證也孔氏詩正義鄭讀不虞為不欺人

自娛樂必謹謹為聲今此碑作虞虞娛亦通用字

阮氏三家詩補遺跋

右吾鄉阮文達三家詩補遺三卷手書真蹟在吾友葉君煥彬處談次出示攜歸寓所讀之略得其義例所在所謂補遺者蓋補王氏詩攷之遺而作也或補錄其異文或鈎攷其遺說間有與詩攷重見者又有從異字異義分出列入三家者葉君手自寫定一一注明雖較陳氏遺說攷詳略不同而其大綱已盡具于此書凡三卷魯多于齊韓初疑未竟之彙悉心尋繹乃知其為完書蓋陳書以白虎通漢書鹽鐵論編入齊詩故卷第多寡三家相等此皆并作魯詩故覺其多耳文達撰此書時陳氏書猶未出其徵文攷獻則二書相同固知師弟淵源再傳一轍有文達創其

跋

始而後有陳氏要其終也書中引足利本出山井鼎七經孟子攷文又引列女傳多與時本異以文選樓繪圖本校之適相符印阮部郎跋列女傳云嘉慶庚辰轉入吾家是時文達年五十七歲學經室四集己卯編年下隱山三章自注云嘉慶二十四年余歲五十有六即此足為晚年誤定之一證然其中有待商榷者如列女傳雖為南宋舊槧而省俗字頗多書中無多作无即其一事不得據為魯詩原文又如蓼義引魯峻碑今碑本真作蓼義洪氏隸釋婁氏漢隸字源引同此脫去廿頭當是誤記莫子併益引潛夫論今汪繼培本作莫與併益元大德本明程榮本均同此引與作子益作益不知何据又有引經無異文者下注云出某書蓋有遺說亦未錄竟若斯

之類悉仍其舊不敢臆測增刪亦班氏所云疑者則闕而勿傳之例也儀徵李智儔跋

跋



學

齊

詩

詩

學

學

氏





齊詩敘錄

史記儒林傳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賢太后好老子書召固問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宏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者皆本轅固生諸齊人以詩貴顯皆固之弟子也

案漢書儒林傳云固之弟子昌邑太傅夏侯始

敘錄

昌最明

漢書列傳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昌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日壽終族子勝亦昌儒顯名

漢書儒林傳后蒼字近君東海鄉人也專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龔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瑯琊師丹伏理旂君頴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

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部瑯琊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漢書列傳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敬言事察見天子敬焉奉奏封事上復延問昌得失奉曰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其後貢禹奏定迭毀禮匡衡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昌中

敘錄

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昌壽終子及孫皆昌學在儒

官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昌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宣帝聞望之名拜為謁者累遷至二千石靈益任用以太子太傅拜前將軍受遺詔輔政仍尚書事元帝即位望之與周堪等勸道上昌古制多所欲匡正而中書宦官用事宏恭石顯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譖望之等免為庶人顯等封敕令召望之就吏門下士朱雲好

節士勸望之自裁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山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衡好學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甲科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遺衡歸官而

敘錄

三

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元帝即位曰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為太子少傅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曰對言多法義建昭三年代韋元成為丞相封樂安侯成帝建始三年免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師丹字公仲瑯琊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博士建始中為東平王太傅徵入為光祿大夫遷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哀帝即位為左將軍領尚書事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為大司空時傳太后要上必欲稱尊號郎中令洽褒黃

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有司皆曰為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曰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定陶共王號諡已前定不得復改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甚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王祭由是浸不合上意遂策免丹尚書令唐

敘錄

四

林上疏言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耆宜復爵邑使奉朝請平帝即位曰厚邱之中鄉封丹為義陽侯

案齊詩傳自后蒼漢書藝文志言禮家自漢興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翼匡受詩后氏故其詩學並善於禮如定寢廟迭毀制及正南北郊議皆深得禮之大經師丹此議正名位而定一尊說禮獨精何氏義門以為真天理人情之至雖附之經可也

漢書敘傳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

勸學召見宴殿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遷奉車都尉為定襄太守郡中稱神明歲餘徵為侍中光祿大夫禁中設宴飲之會伯言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

漢書藝文志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二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

案藝文志言齊轅固為之傳荀悅漢紀亦言轅固生作詩內外傳是齊詩之有內傳外傳也明

敘錄

五

甚志敘六家祇有后氏孫氏而不及轅固者按儒林傳云固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則后氏故傳即本諸轅固也后氏故二十卷而后氏傳至三十九卷蓋合內外傳言之歟

東觀漢記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受齊詩師事穎川蒲昌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兄知其意乃自勵潛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女稟學勿畏也後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常待以舊恩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

案漢書儒林傳云匡衡授穎川滿昌而東觀記作蒲昌疑是字誤後漢書馬援傳言援少有大志嘗愛齊詩意不能守章句又章懷後漢書注引續漢書云朱勃能說韓詩

後漢書列傳伏湛字惠公琅琊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為當世名儒曰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曰父任為博士弟子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

敘錄

六

制帝曰湛才堪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建武三年為大司徒封陽都侯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卒子晨嗣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卒子完嗣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鬪云  
隆字伯文少曰節操立名時張步據有齊地光武拜隆為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其後為

步所殺詔隆中弟咸收其喪曰子瑗為郎中

後漢書儒林傳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曰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曰恭為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曰任為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曰為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迺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曰恭為三老年九十卒

敘錄

七

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案陸璣詩草木疏載齊詩授受源流自轅固生至翼匡師伏之學皆與漢書儒林傳同又云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嗣子恭恭以黯任為郎永平中拜司空恭刪定章句定為二十萬言年九十而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陸德明詩序錄注稱陸璣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氏在范蔚宗前去漢甚近其言實與漢書儒林傳相表裏釋文序

錄大段本之伏黯以下則序錄所未詳也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為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輿道一篇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敘錄

八

案翼氏言齊詩五際之要與易陰陽春秋災異並論又著風角占候諸書漢伯所理齊詩蓋翼氏之學也

經典釋文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

案後漢書陳紀傳紀字元方曰至德稱兄弟孝養閭門靡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

叙

漢初毛詩未行魯齊韓三家並立博士自毛出而三家熄齊詩亡於魏代為最早學者尋繹陸緒每得一義如珍拱璧宋王伯厚詩攷搜羅三家遺說頗費苦心近余仲林蕭客范蘅洲家相盧召弓文昭臧在東鏞堂王仁圃馨馮柳東登舟諸君子續輯略備然學者猶有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憾余友山陽丁儉卿晏邵陽魏默深源於三家詩說各有著錄丁書逐加詳覈魏書統言大義二者言各有當其書並未梓行學人多未得見至治齊詩翼氏專家之學則余同年

叙

友吳江走青崖鶴壽撰齊詩翼氏學四卷於奉所言始際名義逐層疏解創為四始圖五際圖八部陰陽相乘八部詩篇循環五紀積年諸圖其未明者復為表例以釋之其於翼氏一家之學可謂專心致志矣吾師

恭甫夫子稽讓達旨說經諸書海內宗之嘗搜討魯齊韓三家佚文佚義與毛氏異同者為參互考訂然輯未成而哲人其萎其子樹滋孝廉過庭受學復卒是業成魯詩遺說考六卷齊詩遺說考四卷韓詩遺說攷五卷余屢索讀因道路悠遠行笥難於攜帶憮

然急欲得見甲辰春樹滋計偕來都出所刻齊詩翼氏學疏證一書讀之覺於始際之義渙然以釋其引

漳浦黃忠端公三易洞璣左證謂皆本齊詩則尤確切不移發前人所未發或疑翼少君始際之說因災陳戒托言詩篇以明緯學其說涉於附會故班孟堅亦謂其假經立詎依託象數或不免乎億則屢中然漢書本傳言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知日食地震之效則五際之本齊詩無疑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詩內傳即齊詩內傳漢紀言轅固生作詩內外傳齊詩之有內傳五際之

叙

本齊詩明矣五際之說出於齊詩則四始之說亦出於齊詩更無疑也且少君當元帝時因隴西地震孝武園白鶴館災上書指陳災異引詩以明師學授受不失為直言極諫之臣後上封事援成王徙洛盤庚遷殷故事請都成周以應尼會必實有所見而云然元帝雖不從而光武卒應其言又安得以其近於緯學而少之昔人說詩莫過孟子孟子言孔子詩亡然後春秋作即詩篇以言尼會始際之義實萌芽於此其即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孟子親聞之而轅固生所由本歟六經奧義無所不包故漢儒治經通其業者

類皆能推貫天人明陰陽律歷之占孟喜之於周易卦氣劉向之於洪範五行鄭康成之於尚書中候董仲舒之於公羊春秋本陰陽以推禍福其言皆驗於世則謂詩義非止始際則可謂始際必非詩義則不可謂齊詩非但說始際則可謂始際之必非齊學則不可始際之義可廢則孟子王者迹熄之旨亦可廢乎翼氏之學自漢以後絕嚮今得衍而傳之可爲翼氏功臣即可爲轅固生功臣而孔孟傳授宗旨亦可以會矣余向雅好三家說嘗采輯未成書思爲疏證而未能今得是編讀之數日實先得我心爰樂而書

叙

三

之并以冀各家遺說攷諸書續行付梓俾先觀爲快則幸甚幸甚是爲序道光二十有四年五月初後三日世愚弟陳慶鏞識於京寓之實事求是齋

齊詩翼氏學疏證自敘

漢書儒林傳云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漢儒說經最重家學文景之際言詩者魯有申培公齊有轅固生燕有韓太傅嬰三家並立學官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又有韋氏學許氏學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皆家世傳業守其師法毛詩後出小毛公萇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四家之詩魯齊繫以地韓毛繫以氏者韓太傅燕人其詩惟燕趙間好之毛公爲詩

自敘

一

故訓傳於家授趙人小毛公故繫之以氏明專家之學也申公以詩教授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轅固生以治詩爲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也其傳既廣學詩之人非獨一鄉一國是故繫之以地著經學之盛也魏晉以來三家浸微至唐而毛詩孤行於世學者循常襲故齊魯韓學肄業及之者蓋尠矣宋王厚齋詩攷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止取文字別異語焉未詳我

朝經術特隆治漢儒專家之言益衆其所著述要以尋墜緒扶微學爲功高郵宋綿初韓詩內傳微實著

韓氏之學而魯齊二家尙闕焉未見先大夫曩嘗鉤  
討魯齊韓佚義與毛氏異同者爲參互攷證輯而未  
就命喬樅卒爲之成魯詩遺說攷六卷齊詩遺說攷  
四卷韓詩遺說攷五卷尙欲細加疏釋未敢卽以問  
世竊惟三家齊詩先亡最爲寡證顧齊詩之學宗旨  
有三曰四始曰五際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陰陽終始  
之理攷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治亂安危之故  
其間微言有綫未絕獨賴漢書翼奉傳一篇存什一  
於千百而已先大夫嘗言漢儒治經如易有孟京卦  
氣之候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尙書有夏侯劉氏許

自敘

二

商李尋洪範五行之論莫不明於象數善推禍福著  
天人之應翼氏之治詩精通乎律歷陰陽以窮極性  
命告往知來夫非聖門言詩之微旨與喬樅不揣固  
陋爲疏通而證明之其佚見於他說者併爲采錄俾  
齊詩翼氏之學畧存梗概亦敬承先大夫之訓云爾  
若曰治漢儒專家言足張一幟則未之敢任也肯太  
歲昭陽單閼月在畢陬福州陳喬樅撰於三山之小  
鄉嬛館

齊詩翼氏學疏證卷上

福州陳喬樞學

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與廢觀性

以歷觀情以律漢書本傳

張旻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情謂六情廉貞

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狠也律十二律也漢書注

案匡衡云詩者原情性而明人倫也傳曰審好

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縱謂人為陰陽之情情

性者人所稟天地陰陽之氣也觀性以歷居

陽而治陰觀情以律律居陰而治陽律歷迭相

卷二

治也其閒不容髮此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

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也稚圭與

少君同師詩原情性之語授受淵源其來有自

矣

五行在人為性六律在人為情性者仁義禮智信也

情者喜怒哀樂好惡也五性處內御陽喻收五藏六

情處外御陰喻收六體故情勝性則亂性勝情則治

性自內出情自外來情性之交閒不容五行大義

蕭吉曰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

氣善者也孝經援神契云性者生之質人所稟

受情者陰之數內傳著流通於五藏故性為本

情為末性主安靜恬然守常情則主動觸境而

變動靜相交故閒微密也

案孫氏淵如云古者性與天道通不明於陰陽

五行不可以言性天為陽主性地為陰主情五

六天地之中合性有五常情有六欲也陽者善

故性善情有欲故情有不善陽極生陰故性之

動為情陰極勝陽故情之動為欲性動而之情

變而之欲變者情也情動而有欲變而之不善

化而復遷於善善者性也性對情則性為陽情

卷上

為陰單言性則性有陰陽猶以天地言之天為

陽地為陰以天地分言之天地各有陰陽鬼區

與言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是也故言性兼陰

陽者性中五常皆屬陽五常分仁禮為陽義智

為陰信為中情亦有陰陽者情中六欲皆屬陰

六欲又分喜好樂為陽怒惡哀為陰也孫之言

性本天道陰陽五行又言情亦兼有陰陽語皆

精確足以申明翼氏之說

附白虎通義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

陰之化也人稟陰陽而生內懷五性六情情者



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鉤  
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  
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  
也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  
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  
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  
知著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  
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  
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  
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合六律五行

卷上

三

之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  
入也

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  
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  
腎性敬敬行智丁壬主之

漢書注

案師古漢書注載晉灼引翼氏五性文誤作腎  
性智智行敬今據五行大義為訂正之

又案後漢書郎顛傳顛上書言四始之缺五際  
之厄又孔氏詩正義引詩汜歷樞云大明在亥  
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

雁在申金始也樞案四始是齊詩之說因金木  
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大明詩廢則智  
缺而水失其性矣四牡詩廢則仁缺而木失其  
性矣嘉魚詩廢則禮缺而火失其性矣鴻雁詩  
廢則義缺而金失其性矣四始皆缺則金木水  
火湔土而土亦失其性矣金木水火非土不成  
仁義禮智非信不立詩陳四始蓋欲王者法五  
行而正百官正百官而理萬事萬事理而天下  
治矣政教之所由出莫不本乎五行乃遍於治  
道也

卷上

四

又案五行大義云鄭注禮記中庸篇言木神則  
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詩  
緯等說亦同毛公及京房等皆以土為信水為  
智漢書天文志云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  
仁也熒惑曰南方夏火於人五常禮也太白曰  
西方秋金於人五常義也辰星曰北方冬水於  
人五常智也鎮星曰中央季夏土於人五常信  
也鄭及詩緯於義為乖樞謂詩緯皆用齊詩說  
翼氏治齊詩者其言五性以智屬水以信屬土  
則詩緯之說亦當與翼氏同蕭氏所見詩緯蓋

文譌耳今攷春秋元命苞云脾者升也心得之而貴肝得之而興肺得之而大腎得之而化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春秋緯亦用齊詩如演孔圖言詩含五際六情是其明驗據春秋緯以為腎智脾信足證詩緯之說亦必以為腎智脾者腎之精是諸圖緯並皆以智屬水以信屬土素問云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腎為伎巧所出其性非智而何惟孝經援神契云腎信故竅寫脾智故口誨此乃轉寫者誤其文未可致訾

卷上

五

案論語言智者樂水水性就下故云竅寫為即瀉字也信从人从言會意言出於口故云口誨文譌作腎信脾智義遂難通據此則鄭中庸注亦皆文譌詩疏引鄭禮記說可知也又案易乾方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為信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為智與諸緯說不合然據易乾坤鑿度云運五行先水次木生火次土及金木仁火禮土信水智金義又云坤元有信坤道有間則終以水智土信之說為定論也附白虎通義樂動聲儀曰官有六府人有五藏五藏者何謂肝心肺腎脾也肝之為言干也肺之為言費也情動得序也心之為言任也任於

思也腎之為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為言併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而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為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內氣也心所以為禮何心火

卷上

六

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為之候何耳能偏內外別音語辨義與同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皆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不止無所疑疑傳本脫不字本據御覽并刪而字案五行大義盧氏召弓按作進而不止於義為安虛按非是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為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為之象生物無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為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

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為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為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為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北方之情好也奸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狠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

卷上

七

避之春秋諱焉

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狠也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為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為陰賊也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說皆同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為戒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子卯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

與賈說非也

師古曰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

卷上

八

案何氏義門以為忌子卯與吉午酉對翼氏專主二陰二陽並行而言與賈所云夏殷亡日異義張注相刑之說亦失本意縱攷五行大義論情性篇引翼氏說正以子卯相刑為忌張注即用翼氏之義而義門譏其失本意誤矣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加受故為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為廉貞西方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為性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案漢書注金之為性性舊譌作物據公休釋上

文水木與火並以其性言則此亦當為性字下  
又言金性方剛是其證也

師古曰詩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  
既差我馬言以庚午之吉日簡擇車馬以出田  
也

案惠氏定字云穆天子傳言天子命吉日戊午  
又云吉日辛酉天子升於昆侖之邱此天子吉  
午酉之證也

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  
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丑戌屬陽萬物各以

其類應以上並漢書本傳

卷上

九

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  
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  
流歸末故木刑在未水刑在辰盛衰各得其所  
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  
為姦邪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  
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強各  
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午酉金火之盛  
也盛時而被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  
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

以上並漢書注

案漢書注木刑在未水刑在辰兩刑字舊譌作  
利未字舊譌作亥據公休引翼氏風角言木落  
歸本未者木之所葬是歸其根知亥字為未之  
譌也五行大義引翼氏說云木刑在未水刑在  
辰足證兩利字是刑之譌

翼氏云東方性仁情怒怒行陰賊主之南方性禮  
情惡惡行廉貞主之下方性情哀哀行公正主  
之西方性義情喜喜行寬大主之北方性智情好  
好行貪狠主之上方性惡情樂樂行姦邪主之貪  
狠主求索財物既云貪狠理然求須陰賊主於劫

卷二

十

盜此亦不疑廉貞主上客遷召寅為陽始午為陽  
盛故稱上客既有廉貞之性理自召任高遷寬大  
主酒食慶善寬大多所容納故有善慶善慶必置  
酒食姦邪主疾病淫淫欺欺故因邪惡而生邪惡  
必生疾病公正主執仇諍諫正故能爭公故能執  
仇讐也情好者水生申盛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  
而潤多所好故為好多所好則貪無厭故為貪狠  
申子主之情怒者木生亥盛卯性受水氣而生貫  
地而出故為怒卯木生於子水與卯還自相刑亥  
又自刑是以陰氣相賊故為陰賊亥卯主之貪狠

必得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得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於子卯相刑之日也情惡者火生寅盛午火性炎猛無所容受故為惡其氣清明精耀以禮自整故為廉貞寅午主之情喜者金生巳盛酉金為寶物見之者喜又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廣為器則多容受故為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言於午酉之日情樂者謂北與東陽氣所萌生故為上亦主中央辰為水窮也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刑在未水刑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水窮則無隙不入木

卷二

主

上出窮則旁行為斜故為姦邪辰未主之情哀者謂南與西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戌窮火也丑為金窮也金剛火強各歸其鄉故火刑在午金刑在酉金火之盛而被自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火性無私金性剛斷故曰公正戌丑主之

**案**五行大義引翼氏說理然求須句文譌脫不可讀疑當作理然求索財物然猶是也淫淫欺欺疑亦字誤原文當是奸邪主疾病淫佚淫佚故因邪惡而生其於情怒下言卯木生於子水與卯還自相刑亥又自刑是以陰氣相賊與孟

注言木以陰氣賊害土者義異王者忌於子卯相刑之日多相刑二字於情喜下言金為寶物見之者喜又言為器則多容受於情樂下言上方亦主中央皆較孟注義為詳備惟辰為水窮也上脫未窮木也句當據孟注補之

木落歸根故亥卯未木之位刑在北方亥自刑卯刑在子未刑在丑水流向末故申子辰水之位刑在東方申刑在寅子刑在卯辰自刑金剛火強各還其鄉故巳酉丑金之位刑在西方巳刑在申酉自刑丑刑在戌寅午戌火之位刑在南方寅刑在

卷上

主

己午自刑戌刑在未五行大義

**案**據此知王者所以忌子卯者正以十二辰中唯子刑卯卯又刑子子卯反復相刑餘辰皆無之故他辰不忌而子卯獨忌也

好則膀胱受之水好前故曰好怒則膽受之少陽始盛萬物前萌也惡則小腸受之夏長養萬物惡偽故曰惡喜則大腸受之金為珍物故皆喜樂則胃受之土生養萬物上下皆樂哀則三焦受之陰陽之府陽昇陰終其宮室竭故曰三焦故哀悽也五行大義

**案**五行大義曰論衡云人五藏以心為主心發

智慧而四藏從之肝為之喜肺為之怒腎為之  
哀脾為之樂故聖人節之恐傷性也王以四時  
論藏翼以風通六情論府脾腎二種藏府是同  
肝肺二藏及府不同者藏以肺有殺罰之性故  
怒府以合肺金珍之用故喜肝則以春氣生故  
喜膽則以合火能焚燎故怒二理並通翼氏又  
云喜氣為暖當春怒氣為晴當秋樂氣為陽當  
夏哀氣為陰當冬此與論衡意合樞案翼又言  
喜氣為暖當春云云者專以喜怒哀樂配四時  
之氣立論與此六情以配六府者別為一義不

卷上

七

當牽彼就此求其強合也

又案翼氏云六律在人為情諸儒之說多未闡  
明今為申其義曰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其  
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哀心感者其聲嗷以  
殺樂心感者其聲擘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  
散怒心感者其聲靡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  
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婉六者非性也感於物  
而動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  
治道備矣樂記所謂感者指六情而言六情言  
喜怒哀樂愛敬不言惡者敬心即惡之情也惡

行廉貞其氣精專嚴肅故云其敬心感者其聲  
直以廉是則六律通乎六情也明矣翼氏言觀  
情以律此類之謂也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陰陽  
各六合為十二言律不言呂者陰統於陽舉六  
律即該六呂矣相訣云六府從六律見五行按  
六情好則膀胱受之膀胱水之府水盛於子陽  
之所起則膀胱於律為黃鐘也怒則膽受之膽  
者木之府少陽見於寅寅為木始則膽於律為  
太族也惡則小腸受之小腸火之府火盛於午  
陰之所起則小腸於律為蕤賓也喜則大腸受

卷上

西

之大腸金之府少陰見於申申為金始則大腸  
於律為夷則也樂則胃受之胃者土之府土總  
四行居時之季辰之數五得土之生氣則胃於  
律為姑洗也哀則三焦受之三焦亦水之府水  
盛非土不停三焦為中瀆而配五藏從其藏氣  
為土戌之數亦五得土之氣則三焦於律為無  
射也揚子雲太元云甲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  
七丁壬六戊癸五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  
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十二辰中惟辰戌皆五  
得土之數寅為陽始申為陰始自子數至申數  
九自午數至寅數亦九自辰數至申

數五自戊數至寅數亦五餘仿此見五行大義故應之也五藏之中腎藏有雙六府之中水府有二水屬陰陰數偶也六府之聖玉藏猶六律之配五聲五聲有變官變徵官屬土徵屬火六律之無射為戎位戎亦火土之鄉其義足相證明矣

附白虎通義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為藏官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斷決勞膀胱常有熱故先決難也案常能

卷上

五

御覽載元命苞作常張有勢與此文微異三焦者腎之府也腎者主

寫三焦亦以湊液吐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

焦若瀆盧按云案內經云上焦如霧中焦如膽者

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者不忍故以

膽斷也是以仁者必有勇也肝膽異趣何以知

相為府也肝者木之精木之為言牧也人怒無

不色青目脈者是其效也小腸大腸心之府也

心者主禮禮者有分理腸亦大小相承受也腸

為胃紀胃為脾府紀舊語作記又無胃為脾府句段氏懸堂據顏氏急就篇

注所引如心為支體主故有兩府也目為心視此今從之

口為心譁耳為心聽鼻為心嗅是其支體主也案白虎通言六府分配五藏與翼氏異非齊詩之義蓋主魯說也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云申謂申公也申公之說詩不言五際又六情之說與齊詩異義故演孔圖云然耳

附五行大義藏府者由五行六氣而成也藏則有五稟自五行是為五性府則有六因乎六氣是曰六情肝以配木心以配火脾以配土肺以配金腎以配水膀胱為陽小腸為陰膽為風大

卷上

六

腸為兩三焦為晦胃為明夫藏者以其藏於形

體之內亦能藏受五氣故名為藏府者以其傳

流受納謂之曰府也老子云府藏魂肺藏魄心

藏神腎藏精脾藏志河圖云脾合大腸大腸為

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為受盛之府肝合膽

膽為中精之府脾合胃胃為五穀之府腎合膀

胱膀胱為津液之府三焦孤立為中瀆之府五

藏而有六府亦如六氣因五行生也又如五性

生六情也素問曰皮應大腸其榮毛主心脈應

小腸其榮色主腎筋應膽其榮爪主肺肉應胃

其榮屑主肝腠理毫毛應三焦其榮髮主脾心  
是身之君度是身之城郭毛是身之羽衛大腸  
是氣之道路也故竝相通心是火藏大腸是金  
府故以配焉丙辛之所主也腎水也脈是血之  
溝渠通流水氣色是人之光采血氣盛則容色  
壯悅血氣若衰則容顏枯悴腎爲水藏小腸既  
受盛容著水氣又是火府故以配之丁壬所主  
也筋是皮肉之剛強也爪是皮外之剛利也肺  
是金藏膽有剛精之性又是木府故以相配乙  
庚所主也胃能消化五穀精氣爲肉五穀從口

卷上

志

而入故榮潤在屑肝是木之藏仁而能生胃是  
土府故以相配甲己所主也毫毛因藉津潤腠  
理本自開通脾受資味之所因資時而得津潤  
開通因津潤開通而生毛髮書云髮是血之餘  
脾是土之藏三焦膀胱竝爲水之府故以相配  
戊癸之所主也脾配二府餘藏配一府者脾是  
土藏土爲君道君卽陽也陽數一故藏不二也  
三焦膀胱竝是水府水爲臣道臣卽陰也陰數  
偶故府有二也

又曰六情通於六氣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

好爲陽惡爲陰怒爲風喜爲雨哀爲晦樂爲明  
陽氣好生是以爲好陰氣好殺是以爲惡曾子  
曰陰陽怒而爲風和而爲雨激發故爲怒和潤  
故爲喜愁則閉塞所以爲晦樂則情舒散故爲  
明也服注左傳云陰作土風作木雨作金晦作  
水明作火唯天陽不變陰爲土者土是陰義故  
陰凝爲土風作木者風動也木亦動觸地而出  
箕星東方之宿主風又與爲木爲風也雨作金  
者雨水也水性銷釋金性亦可銷釋畢星西方  
之宿也主雨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故雨作

卷上

志

金也晦作水者晦闇也晦闇則水生闇黑爲水  
之色也明作火者明照於物故爲火也皆從其  
類以之鄭注尙書云木爲雨金爲陽火爲燠土  
爲風水爲寒震主春分穀雨穀雨得天兌之氣  
則萬物畢生兌西方之卦是時日在昴昂西方  
之宿也以日在西方故謂天兌貌順木得則天  
兌爲和故木爲雨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也  
金爲陽者秋時日行東方房星之宿得天震之  
氣言順金得則天震爲和震爲陽也秋時物成  
所以燥物是其和也逆金氣則爲旱罰故金爲



陽也土為風者傳云思心有失厥罰常風言風者土之氣也土為君君立教令故為風土立四季故令失則風為災也鄭以木為雨服以木為風鄭以金為陽服以金為雨鄭以土為風服以土為陰兩說相反各有其意今就五行而辨服近之矣所以然者水生於金金體非陽木為少陽不應為雨土為地地本是陰風自是陰陽之氣不獨生於土服以木為風者取與木故為當也

五行動為五音四時散為十二律也漢書注音灼引

卷上

九

案禮記月令云春盛禮在木其音角夏盛禮在火其音徵秋盛禮在金其音商冬盛禮在水其音羽中央土其音宮五行大義引樂緯云春氣和則角聲調夏氣和則徵聲調季夏氣和則宮聲調秋氣和則商聲調冬氣和則羽聲調是五行之氣動為五聲也月令正義引樂動聲儀云宮為君君者當寬大容眾故其聲宏以舒其和博以柔案正義引作其和清以柔今據五行大義訂正蕭雖不言樂緯然與孔疏所引同蓋亦據動聲儀之文博與宏應柔與舒應作清者字譌耳下角聲云其和靜以清則宮不當言清也動脾也商為臣臣者當以發明君之號令

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為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為事事者君子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勿久流亡勿舊譌作當今從古徵書引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均均舊譌作功今據五行大義訂正動心也羽為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聲疾以虛其和短以散齊舊據古徵書引改之疾舊譌為散短舊譌為斷今並據五行大義訂正動腎也然則五音亦各從五行以配五藏矣四時散為十二律者攷律法十二律分十二月當月者各自為官而商徵以類從是一律統一月也故漢書律

卷上

三

麻志云推麻生律律十有二黃鐘之官是為律本黃者中之色鐘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孽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蒼官聲也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大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辜潔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旅言徵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

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樹盛也位於未在大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閔種也位於亥在十月班志多用齊詩之說地理志兩引詩皆據齊詩可証也

卷上

圭

續漢志注引薛瑩書載馬防奏言今樂官但有太族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又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正發大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後漢書馬防傳亦云建初五年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案防為馬援之子援嘗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防蓋守其家學所言吹時律奏雅頌以宣氣致和義即本於齊詩王者承天心順陰陽五行之性通上下四時之氣故樂緯汁徵圖

文選注引作動聲儀

此從初學記引云時元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萬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常以度行也謂調露之樂宋均注云以時出入月令十二月政是也從其出入則無災祲也調露調和致於甘露使物樹長之樂也七字從文選注增引樂緯之說亦與翼氏義同

卷上

圭

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况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奸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

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

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

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

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  
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誠不敢  
以語邪人

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為時邪也風日加

申申知秘道也

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加未而來為

邪時

案丑為正日日字是辰之譌翼氏下言師法用

辰不用日可證也

卷上

董

晉灼曰奉以未為邪時占平昌侯為邪人此當  
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  
見辰時俱邪是也

案孫氏淵如云考通鑑元帝初元元年為癸酉

歲奉傳明言上封事在元帝初即位之年又下

云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饑疫尤甚上迺下

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

按之元帝紀亦是元年事奉上封事又在詔前

則是癸酉歲無疑且上云風從西南來者酉在

寅之西南方故云太陰下張晏孟康注蓋誤以

太陰為在太歲後又不考本紀年月及奉傳上

下文疏謬甚矣樞案張孟二說並以太陰為在

太歲後張言歲在甲戌則以此正月為初元之

二年太陰在酉也孟言時太陰在未則以此正

月為初元之元年歲在癸酉也二說不同而晉

灼以張為是者以元年正月無癸未日也何以

驗之攷通鑑宣帝黃龍元年十二月戊辰朔元

帝初元元年二月丁卯朔以前後月朔日推之

元年正月朔日為戊戌中間有癸卯為正月六

日癸丑為正月十六日癸亥為正月二十六日

卷上

董

不得有癸未日明矣元帝紀元年正月辛丑孝

宣皇帝葬杜陵辛丑是正月四日宣帝崩以黃

龍元年十二月甲戌臣瓚注云自崩至葬凡二

十八日也尤足為正月無癸未日之確據故子

博以為初元二年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公休

誤以上封事為元年正月故於下文以正辰加

邪時注云謂乙丑之日也案乙丑是元年正月

二十八日與翼氏言正月癸未日顯相違戾豈

足為據孫氏譏孟注誤釋太陰而猶沿用癸酉

歲之曲說何考之不審乎且元帝以歲前十二

月二十六日癸巳卽位翼以諸儒薦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度其情事亦非在旬日間平昌侯雖以宣帝外屬侍中無緣遽卽稱詔欲從受學然則翼氏所云正月癸未日爲初元二年正月無疑也攷通鑑初元二年正月壬戌朔癸未是正月二十二日與張說適相符合孫氏不察詆張說爲疏謬斯爲過矣難者曰孫據元帝紀關東被災詔蠲賦假貧民皆元年事翼傳於上封事後始言是歲關東大水則上封事在元年可知矣縱謂此班書屬文先後耳上言翼好

卷上

蓋

律麻陰陽之占因類敘平昌侯欲學其術下言是歲關東大水郡國饑疫上迺下詔云云此又承上數言事宴見而言不當泥屬文之先後以定其年月也孫說不可從

又案太陰有三一爲太歲所在之稱一爲歲後二辰之名一爲太歲陰神之號太歲陰神謂之太陰者五行大義引九宮經云太陰三歲一徙右行十二辰卽太歲之陰神也主水雨陰私與青龍害氣及九宮之神合爲十二神九宮之所用也越絕書計倪內經云太陰三歲處金則穰

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卽指此太歲之陰神故以三歲爲言太陰右行十二辰不言一歲一移而言三歲一徙者寅卯辰俱木之方巳午未俱火之方申酉戌俱金之方亥子丑俱水之方太陰右行十二辰三歲始一徙其方位故云三歲一徙也王氏伯申經義述聞以太歲陰神爲卽歲後二神之太陰又以太陰與害氣爲一其說非是王莽傳云惟陽九之阨與害氣會究於去年枯旱霜蝗饑饉薦臻卽指九宮十二神之害氣而言五行大義云害

卷上

美

氣一歲一移以其所至爲害故曰害氣太歲之陰神右行歲後之太陰左行太歲之陰神右行十二辰三歲一徙九宮之害氣右行四孟一歲一移皆顯有分別不得混合而爲一也太歲所在謂之太陰者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又云太陰在寅歲名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單

闕十二辰皆以次推之是太歲所在謂之太陰  
翼疏言今年太陰建於甲戌此指太歲所在猶  
云歲建也上封事言暴風自西南來風以太陰  
下抵建前此指歲後之二辰即五行家所謂天  
一之後二為太陰是也五行大義引元女式經  
云十二將者天一土將前一騰蛇火將前二朱  
雀火將前三六合木將前四勾陳土將前五青  
龍木將後一天后水將後二太陰金將後三元  
武水將後四太常土將後五白虎金將後六天  
空土將天一主豐穰騰蛇主驚恐朱雀主文書

卷上

三

六合主慶賀勾陳主拘礙青龍主福助天后猶  
神后天一之妃太陰主陰私元武主死病太常  
主賜賞白虎主鬪訟天空主虛耗前五後六者  
以天一為主也淮南天文訓云天神之貴者莫  
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廣雅云青龍天  
一太陰太歲也案以青龍為太歲見後漢書張  
純傳及漢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張純傳云今攝  
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注引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漢  
碑云永壽二年青龍在沼澤後碑云永壽三年  
青龍建酉論衡難歲篇云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  
異是也天文訓云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

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  
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又云淮南  
元年冬天一在丙子天一舊或謂為太一非是冬至甲午立  
春丙子此古人以太歲所在為天一之明證翼  
上封事歲建甲戌是為天一在戌太陰居歲後  
二辰宜在申申為西南之位暴風自西南來故  
曰以太陰下寅為東北之位與申對衝月建在  
寅故曰抵建前孟說以為太陰在未風從未下  
固非孫說以西神從魁為太陰謂酉在寅之西  
南尤失王氏知陰陽家有歲后二辰之太陰而

卷上

天

誤以太歲之陰神當之亦未為得也  
又案平昌侯王臨當是王接之誤攷漢書公卿  
百官表初元元年平昌侯王接為衛尉永光元  
年九月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三  
年四月薨外戚恩澤侯表王臨以永光三年嗣  
侯是初元二年以衛尉侍中者為王接非王臨  
也臨時尚未嗣立翼上封事何得稱平昌侯乎  
或曰王臨以永光三年嗣侯據通鑑永光四年  
正月辛巳朔癸未為正月三日又建昭三年正  
月戊午朔癸未為正月二十六日翼傳所言或

指永光四年抑為建昭三年未可知也但臨以成帝河平三年為太常見百官公卿表其在元帝時為侍中於史無徵耳

又案漳浦黃氏三易洞璣云初元二年甲戌正月癸未日加申有風自西南來除前十一月丙寅日巳時冬至距癸未日申時凡七十七日小餘三得九百二十七時以八十一爻除之小餘三在豐之九三歲日俱在甲戌正西方兌辛為主精氣不變癸與庚不破甲未與申不破戌雖有奸邪貪狼不得為賊於是卦次三陽再上亦

卷上

美

在豐之九三豐沛折肱其道无咎翼奉用之又云以法推之正月二十日癸未六十七分驚蟄至申時方交中氣風自未來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張孟皆以太陰與太歲相推非是太陰為辰辰為客太陽為時時為主人辰從支支為月之所歷時從日時為日之所臨也故曰辰為常事時為一行月為常事日為一行也漳浦推麻以初元二年正月朔日甲子故云癸未為二十日與諸家不同又以太陰為辰太陽為時其義亦異存之以備一說

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

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為辰甲為日用子不用甲也

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

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人故侍者為主人

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

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酉為正

卷上

手

北與東為邪

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

寅丑為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為邪

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

孟康曰大邪厭小正也

即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

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

復邪則邪無所施故屬見者

晉灼曰上言忠正客見侍

則小邪屬主人矣何以

我小邪故也

案晉灼注當言以此法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邪而時邪辰正矣據下文注證之可見此不具者或文脫耳

即曰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

孟康曰已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

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

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

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即以自知主人

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邪來

卷上

至

反我小正故也

案此兩節孟晉二家說各不同孟以為別言占

法晉以為申釋上文之義然上言大正大邪之

見文義已明不煩申釋孟注於理為長

辰為常事時為一行

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為子時十二

時也日加之行過也以上並漢書注

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一天也

曰察其所由省其進退參

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

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

神獨行則自然矣以上並漢書本傳

案淮南時則訓云六合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

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

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始

盈孟夏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

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

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翼氏所云參之以六合

五行即淮南時則之義也

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謹告人君者也後漢書寇榮傳注○又蔡

卷上

至

邑傳張氏傳注引翼氏同

案後漢書寇榮傳言風為號令章懷注引前書

翼奉云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謹告人也張氏

上疏云臣聞風為號令動物應氣蔡邕上封事

亦云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並與翼氏說

同又郎顛條便宜四事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

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稚光用齊詩其言

風者號令云云蓋本之齊詩故傳也

又案開元占經風占云凡鳴條以上怒風也

皆詳其五音與歲月日時刑德合衝墓殺五音

生克王相因死以言吉凶仍以六情推之萬不失一又云凡兩軍相當以分主客以日辰所得納音為客以時下十二辰與風所來方為主若日辰納音能克時辰及方為客勝時下支神及風來方能克納音則客敗主人勝尋常家居亦以此分內外也攷隋書經籍志天文家載翼氏占風一卷五行家載翼氏風角要候十一卷風角鳥情一卷風角雜占五音圖五卷瞿曇悉達所輯風占言以六情推之萬不失一疑亦採摭翼氏之說今錄其五音之法附於左方以資攷

卷上

證

附開元占經五音一言宮三言徵五言羽七言商九言角乾主甲子壬午甲為陽日之始壬為陽日之終子為陽辰之始午為陽辰之終乾初在子則四在午乾主陽內子外午內為始外為終也坤主乙未癸丑乙為陰日之始癸為陰日之終丑為陰辰之始未為陰辰之終坤初在未則四在丑坤主陰故內主未外主丑震主庚子庚午震為長男乾初九主甲甲對於庚故震主庚以父授子故主子午與父同也與主辛丑辛

未與為長女坤初六主乙乙與辛對故與主辛以母授女故主丑未與母同也坎主戊寅戊申坎為中男故主中干中辰離主己卯己酉離為中女故亦主中干中辰艮主丙辰丙戌艮為少男乾上主壬對丙故主丙辰丙戌兌主丁巳丁亥兌為少女坤上主癸對丁故主丁巳丁亥以十二辰合十干以十干所屬者命之以其言數納其音以主一日日辰相配共得一音此納音之法也甲子甲午壬寅壬申庚辰庚戌為陽商乙丑乙未癸卯癸酉辛巳辛亥為陰商丙寅丙

卷上

證

申甲辰甲戌戊子戊午為陽徵丁卯丁酉乙巳乙亥己未己未為陰徵戊辰戊戌庚寅庚辰壬子壬午為陽角己巳己亥辛卯辛酉癸丑癸未為陰角庚午庚子丙辰丙戌戊寅戊申為陽宮辛未辛丑丁巳丁亥己卯己酉為陰宮甲寅甲申丙子丙午壬辰壬戌為陽羽乙卯乙酉丁丑丁未癸巳癸亥為陰羽凡言宮商角徵羽日皆依此

案五行大義曰納音者謂人本命所屬之音也樂緯云孔子曰某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宮三



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  
言得木曰角子午屬庚震卦所直日辰也丑未  
屬辛與卦所直日辰也寅申屬戊坎卦所直日  
辰也卯酉屬己離卦所直日辰也辰戌屬丙艮  
卦所直日辰也巳亥屬丁兌卦所直日辰也一  
言得土者木命庚子子屬於庚數之一言便以  
得之是也三言得火者木命丙寅寅屬於戊從  
丙數至戊凡三是也五言得水者木命壬戌戌  
屬於丙從壬數至丙凡五是也七言得金者本  
命壬申申屬於戊從壬數至戊凡七是也九言

卷上

美

得木者本命己巳屬於丁從己數至丁凡九  
是也六十甲子例皆如是支屬八卦為納音者  
皆以次而取對衝如子午屬庚子午相對衝也  
餘例悉然所以子午屬庚者乾坤六子乾將三  
男震坎艮坤將三女巽離兌陰陽相生故就乾  
索女就坤索男甲陽干之始乾下三爻取之壬  
陽干之末乾上三爻取之乙陰干之始坤下三  
爻取之癸陰干之末坤上三爻取之餘六干陽  
付其男陰付其女甲乙之後次於丙丁故以丙  
付艮以丁付兌丙丁之後次於戊己故以戊付

坎以己付離戊己之後次於庚辛故以庚付震  
以辛付與自小及大從徵至著也震為長子故  
其卦初九得乾之子九四得乾之午震干庚故  
子午屬庚以次推之六子併主十二辰人之納  
音皆所繼焉甲乙壬癸不為納音者以屬乾坤  
故也其說與占經亦互相備

占經又云子為陽官土主帝王丑為陽徵火主  
旱主火災主官寺主口舌寅為陽徵火主旱主  
火主烽燧卯為陽羽水主雨露主水主霧辰為  
陽商金主大將軍主吏士己為陽角木主疾病

卷上

美

主憂患午為陰官土主后妃未為陰徵火主庶  
人主土功主蜚蟲主詔詰主書檄主早申為陰  
徵火主郵驛尉候主旱火酉為陰羽水主霜雪  
主雷電主沈陰主雷戌為陰商金主將主兵刃  
亥為陰角木主死喪哭泣

案占經引李淳風云自子至己皆為陰律所生  
故為陽自午至亥皆為陽律所生故為陰也縱  
攷後漢書郎顛傳顛條便宜七事其一曰今月  
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  
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案以戊

午爲徵日此納音之數也以丑寅申皆爲徵此十二辰五音之法也納音之數戊午爲陽徵十二辰五音之法丑寅爲陽徵申爲陰徵並主旱火據占經五音相動風占云徵日風從丑寅陽徵來有火災從王相來歲大旱又多火災風從未申陰徵來爲火災時加丑寅未申爲重徵爲火事其占驗之法並與顛合顛之言詩多據齊說如稱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及言四始之缺五際之阨是其明證後漢書言顛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顛少傳父業兼明經典

卷上

七

今按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嘗從孟喜問易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父孟卿卽后蒼所從受禮者也翼氏受詩於后蒼京與同時立朝並善風角梁有風角雜占五音圖十三卷爲京翼二家撰師法當亦相同也

齊詩翼氏學疏證卷下

福州陳喬樞學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目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呂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目言王道之安危  
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卷下

案孟注所引詩內傳臧氏鋪堂云是齊詩內傳之文也班志雖不載而漢紀謂轅固生作詩內外傳可證齊詩有內傳矣後漢書郎顛傳注引孟康說作韓詩外傳蓋即齊詩內傳之譌臧說是也少君五際之說本於齊詩內傳應劭注漢書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釋五際失齊詩之旨矣

又案後漢書郎顛傳顛引詩汜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

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孔穎達詩正義云鄭作六菽論引春秋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鄭以汜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革政神在天門出入候聽革政正義引譌作改正神正義引譌作辰今並據後漢書郎顛傳訂正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縱謂亥又為天門當作戌亥之間又為天門齊詩內傳本以午亥卯酉并戌為五際也

卷下

郎顛說詩多言五際與翼氏同鄭君六菽論亦據齊詩為說

孔氏輿軒經學厄言曰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大明在亥者應鐘為均也四牡則太簇為均天保夾鐘為均嘉魚仲呂為均采芑蕤賓為均鴻雁夷則為均祈父南呂為均漢初古樂未湮者如此故翼奉曰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與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律歷迭相治與天地稽三暮之變亦於是可驗後漢順帝陽嘉一年郎顛上封事曰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

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  
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注云基當作暮其  
法以卅年管一辰凡甲子甲午旬首者爲仲甲  
戌甲辰旬首者爲季甲申甲寅旬首者爲孟率  
十年一移故謂之三基今據陽嘉二年癸酉上  
推延光三年甲子爲戌仲之始前卅年而永光  
六年入酉仲又前卅年而永平七年入申仲又  
前卅年而建武十年入未仲又前卅年而元始  
四年入午仲是王莽革命之際也又前二百九  
年得高祖元年乙未入亥仲二年矣又前五

卷下

三

年而得周亡之歲在酉季二年乙巳上距殷周  
革命辛卯之歲七百九十四年實惟午孟之八  
年也易上經始乾終離下經始咸終未濟乾天  
門也離午際也孟京卦氣以咸爲夏至亦午氣  
也未濟爲小雪亦亥氣也天道之所著見王者  
之所重慎詩以諷戒易以終始古之作樂每三  
詩爲一終經傳可攷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  
鹿鳴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然采薇出車杜杜皆  
所以勞將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友兒  
弟蓼蕭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諸侯亦三篇同奏

確然可信者也說始際者則以與三基相配如  
文王爲亥孟大明爲亥仲縣爲亥季其水始獨  
言大明猶三基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  
四牡皇華同爲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  
南山有臺同爲巳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  
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詩次不盡與毛同耳以次  
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惟采芑爲午似蓼蕭  
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爲未也吉  
日鴻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仲又篇次之  
異且其戎子丑爲何等篇不可推測矣

卷下

四

案後漢書郎顛傳注引詩記歷樞曰凡推其數  
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  
始萬物死而復蘇天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  
十歲也又小雅采芣正義引詩緯云陽生酉仲  
陰生戌仲太平御覽引詩推度災曰陽本爲雄  
陰本爲雌物本爲魂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  
又引乾鑿度云雌生戌仲號曰太始雄雌俱行  
三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今攷乾鑿度無此  
語以類求之知亦推度災之文今本御覽字譌  
誤耳廣雅釋天云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

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為精濁者為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中和為萬物案雅讓廣雅多載三家詩義此言太初生於酉仲太始生於戌仲與詩緯義同蓋齊詩之遺說也小雅十月之交正義引中候摘雜戒云昌受符厲倡變期十之世權在相期者謂詩三朞期十之世卽汜歷樞所云王命一節為之十歲也孔氏輿軒推詩三朞之法甚為精詳以始際皆與三

卷下

五

朞相配於義尤允案四始以亥為首者水為五行之本其星元武癸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故推三朞之數皆從亥之仲起也三朞以仲為先者子午天地之經陽氣起於子訖於午陰氣起於午訖於子子午者陰陽二氣之所起也甲子實六旬之首又子居仲月仲者中也言位在中也其律應黃鍾黃鍾長九寸六律之本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至午而陽謝陰興雌雄代嬗故五際以午亥為革命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

情可見矣

附三易洞璣易日也詩月也春秋舍也其在易則不見詩春秋其在詩則易春秋之道著矣故月以簡日日以簡星彗率其中以知其端觀於朔始相會命一以十朞以視支閏以視干而星日相差餘分之積舉可知也詩有五際三百八十歲月之從朔朔與閏叶詩自為候候五氣舍一舍之候各五十九餘分小七自西而未而與而寅而壬復合於酉五舍之積二百九十五分三五微贏以為朔實甲巳乙庚丙辛丁壬戌癸

卷下

六

分起治之五以命際十以命月六百四十月而易軌以終萬八千九百四十四歲而詩易更始乘以四七則詩易春秋軌際之義皆盡矣案漳浦學貫天人根極理數至深且奧三易洞璣雜圖經下以雜卦為序中分乾坤上下三十二卦上為詩之五際下為春秋之三軌以易詩春秋合推際會之終始意卽本於翼氏一際七十六歲此古法所謂十九歲為一章四章七十六歲為一紀者也

又曰凡詩雅頌十五國風皆自為始際周頌三

十一篇上應紫宮清廟我將振鷺有客載芟分  
為始際大雅三十一篇上應太微文王皇矣既  
醉民勞崧高分為始際小雅七十四篇上應天  
市鹿鳴彤弓斯于四月賓筵分為始際以下諸  
風互有先一風猶康之三誥抑與鄘衛  
皆在厲宣之朝至木瓜而終於齊桓之世鄭在  
王後猶衛之在王前寄帑號節即在幽平之際  
至漆洧而終於晉文之世宣王二十一年甲午  
春正月庚寅南至為列國之始齊魏唐秦自為  
一列陳鄆曹幽自為一列凡百三十年而齊桓

卷下

七

始立二雅之歷盡列國之風絕故聖人以鄭衛  
為同姓之夾輔以齊秦為異姓之綱紀載驅猗  
嗟在襄桓之時黃鳥渭陽在穆康之際列國攷  
驗不出百八十年天地之交著升降之義備  
矣詩之興奪與春秋相為表裏也春秋因文於  
史其義已備至於詩而聖人與奪權用大著凡  
詩中所存侯伯之國見夷滅者無甚失德皆列  
為風上下三際別為一義與易終始鄭衛而上  
王室兩遷齊魏而下七雄戰始陳鄆之餘郡邑  
將墟自兩漢而降列國廢興猶可以義起也

又曰二雅大小百有五篇上自文武至於幽平  
三百八十年文王至思齊六篇在文王庚寅火  
始之歲日在癸亥鹿鳴至湛露十四篇應之癸  
亥甲木之始紫宮為治天廡應之是為一際皇  
矣至行葦六篇在成王丙午火盛之歲日在辛  
丑彤弓至行野十四篇應之辛丑水德之宅太  
微為治天市應之是為二際既醉至卷阿六篇  
在穆王壬戌丙火之歲日在己卯斯干至蓼莪  
十四篇應之己卯木德之榮天廡為治太微應  
之是為三際民勞至靈臺六篇在懿王戊寅火

卷下

八

始之歲日在丁巳大東至鴛鴦十四篇應之丁  
巳木之再榮紫宮為治太微應之是為四際崧  
高至召閔七篇在宣王甲午之歲日在乙未頍  
弁至何草不黃十八篇應之乙未木德之宅太  
微為治五車應之是為五際二雅初分天門之  
前鬼神之所候聽也

案漳浦言詩大旨以四始五際為宗皆本齊說  
亦詩家之絕學也

又曰聖人之治仰視天道俯察列國其著者在  
於江漢大者在於南北周室之日在於葵亥南

正軒轅南北百八十度雅頌負陽列國負陰鹿鳴之治自北而南關雎之治自南而北自軒轅以東有天廟天相少微長垣明堂靈臺暨於杓北獄市環衛之所從出大儀少威壬禮林樂於是乎在名星一百三十六可數者六百一十七太微天市爲之統首以命二雅自軒轅以西有樽鉞旗旂陵屏離宮暨於苑囿倉囷之所從出秦幽鬼井晉參魏畢衛定齊虛於是乎在名星一百六十有一可數者四百有八十五車騰蛇爲之統首以命十五國故詩自鹿鳴至於何草

卷下

九

文王至於召閔河漢之中天下污隆所爲權始也天下之治河漢所負不在於中土則繫於首尾故騰蛇太微五車天市相次爲會列國之究爲十二次三垣夾治是則詩之疆理也河漢以內謂之三垣以外謂之列國北不舉吳越南不舉荆楚以爲內外之限自吳越而上危虛在齊室壁在衛奎婁在魯至於魯與宋直而艮坤始中南北分際自荆楚而上鬼井在秦嵩參在唐畢昴在魏至於魯與周等而星張奎婁良與是居二南燕魯分星所屬伏見於詩亦可知矣

案詩含神務云北結螭之宿鄘天漢之宿衛天宿斗衡王天宿箕斗鄭天宿斗衡魏天宿牽牛唐天宿奎婁秦天宿白虎陳天宿大角檜天宿招搖曹天宿張弧詩緯以十五國之風皆上應天宿是齊詩之義也黃子所言列國分星據班固漢書地理志班志亦用齊說其以昂畢爲魏之分埜者本星經及淮南天文訓也

又曰物生於數存於德播於音數以立命德以表性音以著情理性平情以宅於命故其水土不整星日以正文王公劉鹿鳴斯干楚茨之詩

卷下

十

是也五詩之治各七十六歲文王治於內則二南治於外公劉治於內則邶鄘衛治於外鹿鳴治於內則王鄭治於外斯干治於內則齊魏唐秦治於外楚茨治於內則陳鄘曹幽治於外鹿鳴角也徵生於角角生於羽六八之數半用其合故其聲引羽出太簇之陰其音中於清角斯干羽也羽以生角角以生徵六九之數全用其合故其聲引徵出夾鐘之陰其音中於少羽楚茨徵也徵以生宮宮以生商九八之數全用其合故其聲引商出南呂之陰其音中於大徵故

聲生於律音生於聲律者母也音者子也太簇之陰爲羽四十八夾鐘之陰絀微五十三南呂之陰爲商七十二文王之聲出於蕤賓之陽公劉之聲出於太簇之陽蕤賓之陽爲徵宮生於徵太簇之陽爲商商止於商故文王之宮五百有六公劉之商七十有二五詩之合損益三百列國從之或半或合圭尺所揆隆窪清濁則於是歸也故詩者呼鬼神之情推物而應之也鬼神之德集於中垣候於天門或陽或陰或高或深動其情名則響與之尋故南者音之始薰也

卷下

七

闕雉鵠巢皆在軒轅之南宮廟所治帝后是處日在於元枵則鶉火爲主聖人之治風以爲之客南以爲之主江漢以北速滅者六未有慎其宵德者也君子之慎其宵德以夜不息火晝不舉樂而闕雉用之以舍其澹志肆其鐘鼓是以治則始治以亂則終亂是聖人之所懼也聖人爲詩以別垣野正中外審正變齊物軌皆風以爲之候雅以爲之會無中聲者爲之聞有中聲者爲之主變風之不得全律則鴻雁所爰爲之主黍離在中呂之陰權輿在黃鐘之陰中呂半

之窮也黃鐘半之則未窮也其得全律則板蕩崧高蒸民爲之主東山在南呂之陽黃鳥在黃鐘之陰黃鐘之陰則窮也南呂之陽則未窮也故幽之與南王之與秦四者正變之環也律呂相吹風生其間星以紀之月以步之日以視之風以聽之四始舉中而神物之情名皆應矣案日者火之精月者水之精星者金之精風者木之精故黃子之言詩以配四始翼氏云詩之爲學情性而已觀性目歷觀情目律此黃子詩義之所本也

卷下

三

又案詩含神務云齊地處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宮角陳地處季春之位律中姑洗音中宮徵曹地處季夏之位音中徵秦地處仲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商唐地處孟冬之位音中羽是齊詩之說於列國之風皆著其音律也

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

案詩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也五行大義云卯酉陰陽交會日月至此爲中道萬物盛衰出入之所故號二八之門



以當二八月也漢書天文志云日者君之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遲疾失其常則蝕蝕在交道也蝕者陰侵陽臣凌君之象也故日蝕修德以禳之月為陰精體自無光藉日照之乃明猶如臣自無威假君之勢乃成其威若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位也其行遲疾失度亦蝕蝕者當日之衝有闇虛闇虛當月則月蝕當星則星亡月蝕者陽侵陰也故修刑以禳之開元占經引春秋感精符

卷下

三

云日蝕有三法一曰妃黨恣肆邪臣在側則日黃無澤日以晦蝕其發必於眩惑一曰偏任權柄大臣擅法則日青黑以二日蝕其發必於酷毒三曰宗黨犯命威權害國則日赤鬱塞無光日以朔蝕其發必於嫌隙又引京房易傳云日蝕後雰雰不解地必震不過旬中皆足證明翼氏之義

奉奏封事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

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呂庚寅初用事歷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廉貞百年之精歲也正呂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

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鐘律初起用事也

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

卷下

四

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

案翼氏所云太陰建在甲戌指初元二年太歲之所建也古人恆以太陰為太歲爾疋釋天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歲名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又云太陰居四仲歲星行三度太陰居四鈎歲星行二度晉灼注漢書天文志皆作太歲開元占經亦引天文篇注云太陰謂太歲也漢書天文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在斗牽牛開元占經歲星

占引春秋緯云太陰在寅歲星居斗牽牛是太陰所建卽太歲之所建也孫氏淵如云攷元帝紀二年詔曰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七月詔曰一年中地再動正與奉傳合是年太歲在甲戌足證太陰卽太歲孟康注云太陰在甲戌則二辰不知歲後二辰之太陰古人用以占驗而未嘗以之紀歲况翼氏明言建在甲戌豈可舍歲建而別釋爲歲後之太陰耶

又案公休注以太歲在子故云十一月庚寅日

卷下

五

黃鍾律初用事庚寅是丙子歲十一月十六日也三易洞璣云以歷推之是歲太歲在甲戌先十一月丙寅冬至正月朔日甲子律不得庚寅歷不得甲午唯立春初律得用庚戌以太歲甲午元日甲子立春庚戌故曰歷中甲庚律得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廉貞其實立春在辛亥不在庚戌諸術家所用各不等或先後天耳其庚寅甲午二日則決誤也縱謂庚寅甲午非屬日誤據翼氏奏事言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是指甲戌歲二月戊午言之則所云律以庚寅

初用事者當指二月夾鐘之律攷通鑑庚寅是正月二十九日甲午是二月四日戊午是二月二十八日二月建卯而云律得參陽者夾鐘爲陰律陰統於陽故漢書律歷志云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律初用事日曰庚寅尙屬寅月故曰參陽耳漳浦旣云以歷推之太歲在甲戌立春得庚戌下又云以太歲甲午立春庚戌說亦兩歧若謂甲午爲甲戌之誤又於情得廉貞之文無著翼氏明言情得公正廉貞或爲公正寅午皆爲廉貞然則律初用

卷下

未

事爲二月夾鐘之律益昭然無疑也

又案國語周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

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開元占經引海中占曰主好聽讒言廢置大臣女子爲政刑法誅殺不以道理則地坼今據元帝紀言二月戊午地大震於隴西郡山崩地裂水泉涌出是時史高與宏恭石顯方共譖蕭望之周堪等黜免之故有此異其後連月久陰者案後漢書郎顛

傳引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曰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肯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肯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如此元帝知望之賢欲倚以爲相而卒不果用此陰盛蔽陽之象亂氣之徵也詩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峯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

卷下

七

深谷爲陵小臨大皆謂詩十月之交也翼氏之說是其義矣

古者朝廷必有同姓曰明親親必有異姓曰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週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曰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目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

案漢書李尋傳云臣聞五行曰水爲本其星元

武癸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此詩所謂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父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其異最大宜務崇陽抑陰曰救其咎李尋說詩與翼氏同意又詩十月之交正義引中候摛離戒曰剝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

卷下

六

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用齊詩之說也開元占經引運斗樞曰后族專權地動搖宮又引董仲舒對災異曰地者陰之類也動者後宮臣下專主之權陰盛陽衰故致疾疫當制後宮齊御百官以救之占應之法亦同

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

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

案後漢書郎顛傳引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章懷注引鄭注稽覽圖曰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又顛條便宜七事其四曰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遭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領宮之女表商容之間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

卷下

九

聖子成王是也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矣案熒惑者火之精顛以熒惑失度為後宮過制之驗與翼氏同義

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目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自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問卒其終始

案漢書五行志洪範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

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若迺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災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與師眾弗能救也是謂火不炎上又春秋魯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為宋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翼氏以后黨用事親賢疏斥又後宮過制極陰生陽為諫蓋欲孝元出後宮以損陰氣抑外戚以黜權臣用宗室之良進

卷下

十

賢明之選以為弭變消災之道也

又案漢書夏侯始昌傳言始昌曰齊詩教授明於陰陽先言栢梁臺災日至期果災其精通如此翼氏為夏侯再傳弟子其學蓋最得師法矣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曰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曰恐失天下書則曰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於殷駿命不易以上並漢書本傳

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眾也駿大也言

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為鏡知天之大命甚難也

案文王之詩毛敘不言誰作魯韓說亦無徵今據翼氏說知為周公所作以戒成王也呂氏春秋言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引此詩文王在上云云然則齊詩之說非無據矣

奉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曰興殷道聖人美之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

國政者豈可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

案開元占經引春秋感精符曰君行內虛外有肅敬布政修度之名苟無至誠為下犯冒旦晚不驚則日光冥冥鬱決不清其有水災淫雨霧霜屢臻又曰日久不明天子蔽塞各以其類自救以消之按洪範日月曰漢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無影日中時影無光是夏寒至九月乃有光是時宦者宏恭石顯等倚勢讒害忠良帝弱不明君義不達之應也今據翼疏言天

卷下

三

氣溷濁日光侵奪是初元間已有此異先是蕭望之周堪等勸導上以古制多所匡正史高與恭顯相表裏執故事不聽望之等欲退許史罷中書宦官恭顯譖望之等黜免之上欲以望之為相恭顯譖望之令自殺事在初元二年君弱不明論見於日翼疏故以為言周堪張猛之復進用未始非翼之啓沃君心無如羣邪害正讒詔蔽明堪猛旋又廢黜永光元年復有日白無光之異天之垂戒至為深切著明矣

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

卷下

三

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

案孫氏淵如云攷元帝紀三年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於是言事者眾或進擢召見正與奉傳合奉傳下云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云云卽帝紀所言進擢召見也是年太歲在乙亥奉疏欲以明年丙子歲遷都順太陰東行太陰由于左行至丑丑在子東也張晏注誤奉傳中一二云元帝初卽位下云是歲下云明年下又云明年本甚明白晏注漢書并本傳忽之已可怪

矣且元帝以丙子歲三月行幸河東未始不因  
奉言厭勝東行奉於途次何由勸帝遷都乎孫  
說良臆張以傳言奉上封事在明年二月戊午  
地震之前是年歲在甲戌則明年為乙亥又明  
年為丙子故言因今丙子之四月不知傳言明  
年對上是歲關東大水為文大水為癸酉歲事  
則地震在甲戌歲明甚其上封事言平昌侯班  
書蓋偶彙敘在前子博失於考檢耳又案元帝  
紀言夏四月乙未晦晦字衍文攷通鑑初元三  
年四月乙酉朔乙未為四月十一日非晦日也

卷下

三

翼氏傳及五行志並載三年夏四月乙未孝武  
園白鶴館災無晦字是其證矣

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  
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目加此以上並漢書本傳

李奇曰凡官新成殺牲以燬祭致其五祀之神  
謂之考室

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  
曰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以上並漢書注

案漢書劉向傳云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  
中興更為儉官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

是也蔡邕宗廟祝嘏辭昔周德衰而斯干作應  
運變通自古有之據上文云遷都舊京而引斯  
干詩為證是魯詩說宣王中興有遷都之事翼  
傳言諸寢廟不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又宮  
室苑囿奢泰難供疏請徙都成周又言連年饑  
饉疾疫地比震動願因天變徙都與天下更始  
俟有五年餘蓄然後行考室之禮皆與劉蔡所  
云改奢即儉因運變通說相照合足證齊詩亦  
以斯干之篇為宣王遷都考室師古僅據毛敘  
為言不足以證明翼說也

卷下

三

又案五行大義引樂緯汁圖徵云艮主立春陽  
氣始出言雷動百里聖人授民田亦不過百畝  
此天地之分黃鐘之度九而調八音故聖人以  
九頃成八家上農夫食九口中者七口下者五  
口是為富者不足以奢貧者無饑餓之憂三年  
餘一年之蓄九年餘三年之蓄此黃鐘之所成  
以消息之和震主春分天地陰陽分均故聖王  
法承天以立五均五均者六律調五聲之均也  
音至衆也聲不過五物至蕃也均不過五為富  
者慮貧強不侵弱智不詐愚市無二價萬物同

均四時嘗得公家有餘恩及天下與天地同德  
今觀翼氏以民困國虛無累年之蓄疏請正本  
定制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  
蓄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  
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蓋初元四年太陰在  
子順日東行歷丑至辰並應良震之氣以阜民  
財而裕國用至七年之明歲太陰在巳循行而  
南南方者禮故遂以行考室之禮此誠平均天  
下之要道也窮經致用之學翼氏有焉

翼氏云肝之官尉曹木性仁尉曹主士卒宜得仁

卷下

五

心之官戶曹火性陽戶曹主婚道之禮肺之官金  
曹金性堅主銅鐵腎之官倉曹水性陰凝藏物倉  
曹冬收也先王以冬至閉關不通商旅慎陰凝也  
脾之官功曹土性信出稟四方功曹事君以信授  
教四方也尉曹以獄司空為府主士卒獄閉遭亡  
與之姦則螻蟲生木性靜與百姓通則蠶食於民  
從類故蟲戶曹以傳舍為府主名籍傳舍主賓客  
與之姦則民去鄉里戶曹主民利戶口奪民利故  
悉去之倉曹以厨為府主廩假厨主受付與之奸  
則賊盜起倉曹收以民租侵剋百姓故窮功曹以

小府為府與四曹計義小府亦與四府利用故小  
府倉出納主餉種功曹有二府所以為五官六府  
游徼亭長外部吏皆屬功曹功曹職在刑罰內為  
奸故虎狼盜賊殺奪於民上奸下亂也金曹以兵  
賊嗇夫為府主討捕與之奸則城郭盜賊起施舍  
兩偏金曹主市租侵奪故上下相承市賈不平行

大義

案五行大義載翼氏說慎陰凝也凝譌作無據  
上文言水性陰凝藏物知無字是凝之譌與百  
姓通則蠶食於民蠶譌作魚案上文言與之奸

卷下

五

則螻蟲生攷洪範五行傳時則有倮蟲之孽注  
云蠶螻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據  
翼氏言從類故蟲是為蠶食之義也後漢書蔡  
邕傳注引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畧曰春秋義  
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狠之人蠶  
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推類敘意探指  
求源皆象臣下貪狠或若蝗蟲宜赦正眾邪退  
屏貪暴其義足與翼氏相發明矣故窮誤作窮  
故今為乙正小府亦與四府利用利譌作則施  
舍兩偏句脫去舍字又誤作兩偏施放風俗通

義云嗇者省也夫者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是有施舍之事也蕭吉五行大義本傳自外國中多舛誤茲校其可知者爲訂正焉

又案續漢百官志云太尉有諸曹掾史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又云郡皆置諸曹掾史如公府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選舉

卷下

五

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縣亦各署諸曹掾史諸曹畧如郡員今據翼說則是郡縣皆有此尉曹戶曹功曹金曹倉曹也章昭辨釋名云曹羣也功曹吏所羣聚戶曹民所羣聚也其他皆然衛宏漢舊儀云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又云舊制尉皆居官署有尉曹官中領平鑠署此郡之尉曹也漢書百官表云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幹官鐵市兩長丞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續漢志云郡國四

時上月日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王隆漢官篇云調均報度輸漕委輸胡廣注云郡國所積聚金帛貨財隨時輸送諸司農曰委輸以供國用然則郡國有金倉二曹以主錢穀明矣知翼氏所云爲指郡縣言者案應劭漢官儀云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以縣道官有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據翼言尉曹以獄司空爲府是指郡縣而言也東觀漢記云鮑永爲郡功曹有稱侍中止傳舍者此郡有傳舍以主賓客也漢

卷下

五

書宣帝詔吏或擅繇役飾厨傳越職踰法王莽傳吏民出持布錢不持者厨傳勿舍關津苛留此郡縣有厨以主收受也小府者猶少府也應劭漢官儀云少府府自別爲藏少者小也大用由司農小用由少府故曰小藏田租芻蕘以給經用備凶年山澤魚鹽市稅少府以給私用周禮天官職內注職內主入也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疏云漢之少內亦主泉所入案王氏漢官解詁云少官嗇夫各擅其職謂倉庫少內嗇夫之屬各自擅其條理所職主由此言之少內



藏聚似今之少府但官卑職碎以少爲名然則倉庫少內卽翼所云郡國之小府也功曹有二府謂庫爲一府倉爲一府故又云小府倉出入主餉種謂貸民食及穀種皆小府司其出入也漢書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功曹職在刑罰亭長游徼並禁司奸盜故屬功曹外部謂所監縣邑之屬於郡國者漢官儀云督郵功曹郡之極位功曹又主除吏故外部吏亦皆屬焉漢書百

卷下

完

官表官制既畧王隆漢官篇及應劭漢官儀復亡佚僅存什一今就翼說爲之攷證郡國官屬尙可畧識梗概云

又案五行大義引洪範五行傳云甲爲倉曹共農賦乙爲戶曹共口數丙爲辭曹共訟訴丁爲賊曹共獄捕戊爲功曹共除吏己爲田曹共羣畜庚爲金曹共錢布辛爲尉曹共本使壬爲時曹共政教癸爲集曹共輸納子爲傳舍出入敬忌丑爲司空守將班治寅爲市官平準賣買卯爲鄉官親事五教辰爲少府金銅錢布巳爲郵

亭行書驛置午爲尉官馳逐追捕未爲尉官百味悉具申爲庫官兵戎器械酉爲倉官五穀畜積戌爲獄官禁訊具備亥爲宰官閉藏完具以支子配官亦皆從其五行本體也翼氏五官脾取戌爲功曹餘四曹並取甲乙庚辛者木爲仁金爲義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以應陰陽之氣而順剛柔之體也故律歷志言律以太族爲人統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萬事各得其理亦與翼氏同指也

卷下

辛

漢書列傳

翼奉子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饑疫尤甚上迺下詔江海波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太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馬穀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

傳

一

時日月星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於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迺二月戊午地大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廡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遑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懼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藏振捄貧民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因赦天下舉

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無累年之蓄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甚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

傳

二

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阜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榮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寤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置居而改作故歷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

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文德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適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無周召之佐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

傳

三

唯陛下裁赦其後言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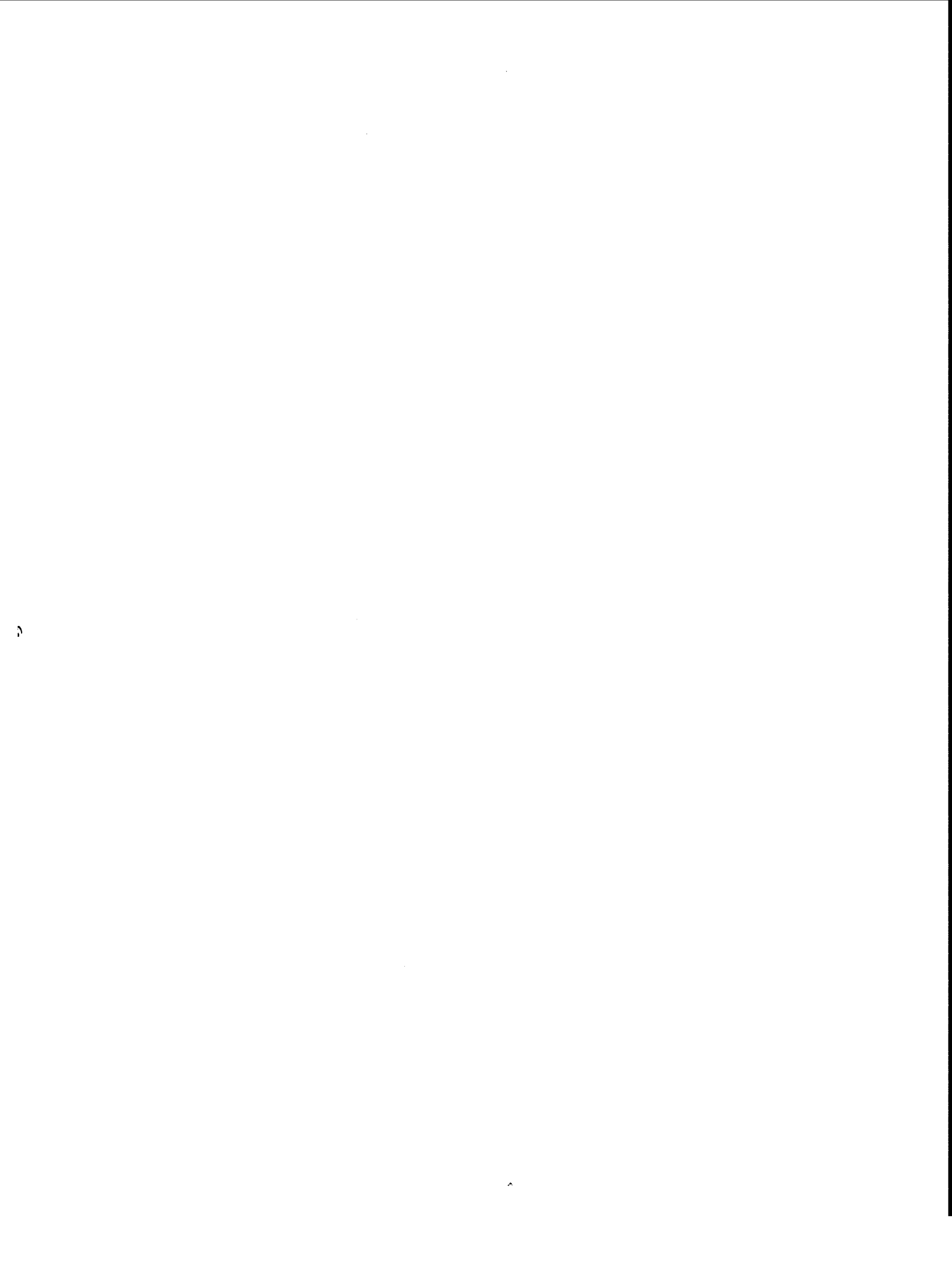
案傳中有關詩義者已著於篇故此不復重錄

喬樅識



韓

詩



韓詩

學有膠於聞見而忘其初祖者漢初毛詩未出三家盛行東漢時傳韓詩者尤衆六朝始專尚毛詩而韓詩未泯唐人如顏師古陸德明李賢李善諸儒注釋經史皆引述韓詩至宋元而韓詩始佚於是兩漢諸大儒之文多有不可通者矣敬齋古今註云顏真卿放生池碑銘序云謹緣卑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所用奚斯事蓋承班固之誤兩都賦序皋陶歌

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奚斯作新廟非作頌之人此雖班固之失蓋承楊雄之誤法言學行篇正考父常歸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歸正考甫矣商頌那序戴公時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正考甫但爲得頌之人所謂常歸者何此雖楊雄之失又先承太史公之誤也史記謂商頌爲正考甫所作既承馬遷之誤復誤以奚斯亦爲作詩之人司馬遷楊雄班固號稱漢大儒而謬誤若此况後之學者乎愚按兩漢尤重經師諸儒皆起韓詩故遞相承述夫有所受之也茹毛飲血草衣卉服固侈世所不用然初哉首基義固如此敬齋

請馬班諸儒謬誤若此况後之學者乎愚謂典博如敬齋不知三家之學爲毛詩先河况有明三百年來專攻舉業其不聞而駭怪乎

詩從古訓

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毛傳曰還便捷之貌揖我謂我偯兮毛傳曰偯利也釋文曰還音旋韓詩作嬖嬖好貌偯許全反韓詩作嬖音權好貌愚案陸氏之意以韓詩說爲是也今以經文證之二章子之茂兮毛傳曰茂美也三章子之昌兮毛傳曰昌盛也鄭箋曰昌佼好貌昌茂好則嬖義亦同一章揖我謂我好兮三章揖我謂我

臧兮臧與好同義則嬖亦同也獵者相錯於道路此譽其人爲好彼亦報前言而謂我好也三章皆一意故序曰習于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賢好一也韓詩作嬖毛詩作還韓詩作嬖毛詩作偯師有異讀聲近借字耳再以他詩證之齊風盧令篇刺荒與還略同一二章其人美且鬢毛傳曰鬢好貌陳風澤陂篇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毛傳曰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嬖同其員反好貌然則嬖卷鬢同義毛傳例不改字故隨文釋之再以傳注證之說文嬖好也廣雅嬖好也嬖好也古訓相因其來有自又何疑焉

說詩之病

說詩之病有二而淺陋不與焉其一為拘滯之病孟子所謂固哉高叟蘇子瞻所謂言詩必此詩也其二為強解之病鄭氏之以禮釋詩孔冲遠之曲為牽就是也其三為喜新之病宋人之盡翻古序及後儒之好奇改字是也詩無達詁故素絢通於禮後孟子說詩以意逆志經傳引詩或推原本旨或斷章取義是以用之不窮若執一以為說則窒礙多矣雪山王氏曰詩人偶見鳩居鵲巢用以起興而解者便謂鳩性拙常居鵲之成巢此談詩之病也其言可謂切中所謂強解者不得其意而從為之辭雖大儒往往不免惟朱子解經疑則闕如於莢蘭之篇曰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王厚齋謂朱子集傳闕義眇旨卓然千載之上豈阿所好哉喜新之病或穿鑿自用或道聽塗說尤不可以言詩楊雄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况五經自兩漢六朝授受淵源未有無師之學至於唐代師說漸遠然陸氏釋文雖采集諸家而於音義則曰當隨文讀之不煩改字於毛詩鄭氏箋篇題則曰相承已久不敢輒改南有喬木孔冲遠正義云方思詠思皆取思為辭疑休息當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矜慎如此故其書足傳也至宋以後則

不然家自為書人各有說舊解棄如弁髦經文輒欲改字如王介甫一入貢院滿院皆欲更張通人卓識往往有此聖人復起必不謂然詩曰古訓是式左傳云舊章不可忘也吾謂學詩者先以陸德明孔冲遠為法然後融會貫通以造乎孟子說詩之旨則庶乎其可矣

詩曰聿通用

雨雪濼濼見晁曰消箋云雨雪之盛濼濼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以曰為人之言釋文曰韓詩作聿劉向同愚案曰聿辭也當從韓詩大雅曰喪厥國正義曰此曰為辭故韓詩作聿又攷王逸陸驥注引詩曰子聿有奔走子聿有先後爾雅釋親注引詩曰聿嬪于京漢書引詩曰聿為改歲今詩皆作曰曰為辭故古人曰聿通用

幽土晚寒

幽詩七月篇傳注言幽土晚寒者三陸德明曰晚寒節晚而氣寒也語極明曉月令仲夏鳴始鳴幽則七月鳴鳴月令仲春倉庚鳴幽則鷺月始鳴月令季夏蟋蟀居壁幽則七月在野是由節晚月令季冬命農計耨耕事修耒耜幽人則正月于耜月令孟春天子躬帝籍幽則二月始耕月令季秋登穀幽則十月納禾稼是由氣寒



節晚氣寒是相因事故統言之孔氏正義謂幽處西北寒來晚非也孫毓謂幽土寒多雖晚猶寒亦非也

衛水

邶風泉水篇一章恣彼泉水亦流于淇毛傳云泉水出恣然流也淇水名也其末章云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傳云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正義云釋水云泉歸異出同肥以下須漕是衛邑故知此肥泉為衛水也衛風竹竿之二章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其三章曰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傳云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注疏但言泉源是衛水不言何水惟水經注源委最悉今載於此

五

州大陸之野卽此矣有槽邱酒池之事焉有新辟靡樂故邑號朝歌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逕其城東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也故衛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注云同出異歸為肥泉爾雅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水同出時所浸潤水少所歸枝散而多似肥者也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是水卽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故衛詩曰泉源在左淇水左右衛女思歸指以為喻淇水左右蓋舉所入為左右也淇水又南歷舊淇水口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

梯繩

六

小雅采芣篇汎汎楊舟梯繩維之毛傳曰梯繩也繩維也疏曰爾雅釋水云梯繩維之梯繩也梯維也孫炎曰梯大索也郭璞曰綬繫也朱子從其說故集傳曰繩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繩其舟而繫之也愚按詩詞如葛藟纍纍之葛藟荒之螺贏負之式穀似之左右流之左右采芣之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福履綏之福祿申之等語句法皆一例無句首單一字而句中用二字複語者當以梯繩二字俱為實字梯繩皆索也釋文引韓詩曰繩維也作音才各反攷說文作笄也笄竹索也廣雅曰笄繩

索也釋名曰引舟者曰筏然則纒與梯同梯纒皆繩索之名可以引舟可以維舟今人謂之置纒韓詩訓義是也

黍離說

詩王風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次章彼黍離離彼稷之穗三章彼黍離離彼稷之實離離無傳孔冲遠引湛露傳云離離垂也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故箋云我以黍離之時至稷則尚苗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為種故黍秀而稷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還歸

七

詩經注疏

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時也三章應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未周了故也謹按疏云三章麻道其所更見蓋大夫失役經歷夏秋故其言如此下云稷苗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此說甚曲未得詩指愚謂宗周者鎬京也周禮職方氏言五種雍州冀州之穀宜黍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見故宗廟宮室盡為黍稷據所見而傷之離離黍稷成行之貌玉篇有穉字云禾苗也廣韻則云穉穉黍稷行列也玉篇廣韻皆六朝人之舊

其時齊魯詩逸韓詩尚行穉穉為黍稷行列所見必韓詩語也毛詩作離離三家作穉穉音義並同周易離麗也離離即穉穉也蓋時人於黍言離離則稷之離離可知稷言苗言穗言實則黍亦由苗而穗由穗而實可知詞義上下相包古人立文之妙正在於此今謂稷苗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不亦誤乎又為之辭曰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固矣稷先種後熟為種黍後種先熟為稷首章謂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可也黍先熟則稷成實時黍已獲矣而常云離離何耶黍稷雖有種穆然大時亦相類故小雅出車篇正宗周時詩其言曰

八

詩經注疏

黍稷方華是其証矣通藝錄九穀考精審詳密足正二千年之誤惟於此詩亦不能無疑故余宗孟子說詩之旨以意逆志為程君獻疑未審於經義尚有合否

中谷有蕓

王風中谷有蕓篇首章中谷有蕓嘆其乾矣二章中谷有蕓嘆其脩矣三章中谷有蕓嘆其濕矣傳曰蕓離也曠於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脩且乾也離遇水則濕箋曰離生谷中得水則病將死離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廣雅疏證釋草益母條下說是詩云案說文曠乾貌也引說卦傳燥萬物者莫曠乎火則曠即是

乾乾與濕相反既云曠其乾矣又云曠其溼矣於義固不可通草傷於水先濕後乾而詩乃先乾後溼於文亦復不順且神農本草云芫蔚一名益母生海濱池澤則此草性亦不畏濕也此由誤解濕爲水溼故致多所抵牾其言雖矣愚謂諸家既誤解溼字并誤解乾字又以曠爲乾貌而經傳俱不可通矣此詩之旨非尋溫毛傳不能明也謹案草有山草隰草水草之異山草者如山有蕨薇南山有臺北山有萊之類無傷水之說水草者如采蘋采藻于沼于沚彼澤之陂有蒲與荷之類亦無畏水之說若生平地及近水厓岸皆陸草也生於下溼者爲隰草然近水旁不生水中與菌菴苻藻不同亦皆陸草也雖之爲物郭注云今芫蔚也廣雅名益母陸璣云舊說皆云菴藺是也今按菴藺處處有之江淮間尤多然宜於下濕之地不宜傷水谷者山之窪處故曰空谷其地幽深故曰幽谷爾雅釋水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左傳疏引李巡云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公羊傳疏引李巡曰水相屬曰谷谿謂皆山泉之水谿自達川谷水小于谿故注谿曰谷公羊傳又云無障谷欲其能注谿也中谷谷中也谷中幽溼之地草之爲物易生易長又谷中泉水滋潤不慮旱乾然山水大發滿谿滿谷則

北

韓愈

草被淹沒水去而草病矣中谷有蕓與葛覃之施干中谷一例近水則茂傷水則萎是谷草無畏旱之義有傷水之理傳云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此其義也曠其乾矣傳曰曠於貌說文於鬱也一日發也楚辭九辨曰葉菸邑而無色兮玉篇菸鬱也廣雅蕓菸菸菸也說文蕓菸也大戴禮用兵蕓草木蕓黃蕓與蕓同玉篇蕓敗也蕓苑也諸文轉相訓皆此詩乾字之義乾與蕓苑同意菸鬱之乾非日曝之乾非火燥之乾謂傷於水蕓鬱而將死耳傳文曠於貌非單釋曠字乃通釋曠其乾矣之意並次章曠其脩矣三章曠其溼矣之意而通釋之菸貌二字文簡而旨微乃形容語也大抵毛傳訓詁往往釋意不釋詞與爾雅一例後儒知其意者鮮矣昔程子謂毛公最得聖賢之意近程易疇謂說文爲治經律後愚以爲二書當互證也說文曠乾也引易燥萬物者莫曠乎火此一義也又曰蕓水濡而乾也引詩蕓其乾矣此又一義也曠蕓二文水火異義形聲異字易詩異解許君自序曰易孟氏詩毛氏皆古文也然則說文承用毛旨明矣今詩作曠者蓋古今文之傳變已久古者義由於聲聲近則義通故三家詩與毛詩異字動以百數其歸

十

韓愈

一也後人分門別類遂多格礙非悞也毛傳曰曠菸貌說文灑水濡而乾也與易莫曠乎火異義孔疏不引說文灑字注語而引說文曠燥也曠燥萬物者莫曠乎火以釋毛傳傷水之義非惑與毛公傳詩最正其時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訓詁矜慎文義通達為言詩初祖若首章次章皆為乾燥祇因末章灑字遂以曠其乾矣為傷於水前後刺謬與後之淺學望文生義者同譏何以為毛傳次章曰脩且乾也且猶將也言薦鬱而將死也釋文脩本作蓐釋名蓐縮也爾雅釋草蓐苗郭注未詳說文蓐苗也苗蓐也苗音徒歷切又他六切蓐音蓐又式竹切與下歎淑為韻苗蓐皆草色薦鬱之名三章傳曰雖遇水則溼傳意非乾溼之濕傳文簡略若為水溼此不待訓而知者傳文有是乎傳意謂溼者鬱也雖遇水則濕言遇水則鬱耳方言濕憂也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陸失而中亡謂之溼或謂之怒郭注云溼者失意潛沮之名方言又曰鬱怒思也轉相訓則濕亦鬱也人之欲而不得者謂之溼則物之鬱而不遂者亦謂之溼矣詩人以草之不遂其生與人之不遂其生猶所謂無草不元無草不黃也三章一意傳訓亦前後二意後儒誤執說文曠乾之訓以疑毛傳又因三

章溼字瞻顧傷水之說故前後窒礙於是從為之辭所謂甚難而實非者也

夏屋

秦風權輿篇於我乎夏屋渠渠毛傳云夏大也釋詁鄭箋云屋具也釋言文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王肅謂居大屋而食無餘正義駁之是也楊升菴訂訛則引字書夏屋大俎也但云字書不知何人字書恐未可信又引禮周人房俎魯頌邊豆大房以為夏屋即房俎此亦因房屋字類而意之耳如果夏屋為房俎諸大僑獨未聞之乎不如仍依爾雅及傳箋正訓為得

叮嚀

詩東山篇叮嚀鹿場毛傳云叮嚀鹿跡也說文田踐處曰叮又曰嚀禽獸所踐處也說者謂鹿跡獸踐可以解鹿場而不可以解叮嚀說文以叮嚀字載於田部凡田之屬皆從田若叮嚀果為獸踐則非田之屬也其言似乎有理而實未通於古訓田之屬皆從田固也然田之屬不一和田謂之蹂殘田謂之疇皆見說文又謂之嗟不特此也田界謂之畔田間道路謂之畛兩陌間道謂之畷然則田踐處謂之叮嚀遂非田之屬乎左傳叮原防井

衍沃凡原阜隄防之地爲之界域謂之町其地高阜往來踐履者多故云田踐處曰町也町疇雙聲一意莊子舜舉于童土之地注云童土疇也凡不生草木者謂之童童土猶言荒野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則町疇之爲鹿場自古有之也毛許二公皆太儒其言必有所受無妄以田畝訓爲鹿跡之理且以經文比例觀之伊威之蟲本生於牆壁蜘蛛之網恆結於當戶町疇自爲獸踐焚火原是夜飛但家有人則其跡必少家無人則其類遂多鄭箋云此五物者家無人惻然令人感思可謂善體物情矣若如或說則町疇本田畝耕種之地今踐爲鹿場不當有而有與上下文不一例非詩人之旨也

唐棣常棣考辨

唐棣常棣自來名實相亂注釋家未有確指其同異者今以爾雅爲宗而疏證之如左爾雅唐棣郭注云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詩疏引舍人云唐棣一名移玉篇移棠棣也棠棣卽唐棣廣韻作扶移陳藏器云夫移木生江南山谷無風葉動花反而後合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是也又召南何彼穠矣傳云唐棣移也說文移棠棣也然則唐棣也棠棣也移也夫移也扶移

也白移也一物而有六名唐棣與常棣異爾雅常棣郭注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詩小雅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毛傳常棣棣也疏引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采薇詩云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毛傳常棣也七月詩云六月食鬱毛傳鬱棣屬正義引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神農本草云郁李一名爵李御覽引吳普本草云郁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爾雅疏引陸璣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于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右多有之顏師古急就篇注云其子熟時正赤可啗俗乎爲山櫻桃隴西人謂之棣子又說文云棣白棣也論語疏引陸璣曰與李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赤或白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皆此木也然則常也棣也常棣也與李也郁李也車下李也雀梅也鬱也一物而有八名但赤白異耳而幽風正義引晉官闕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與李一株則是一種之中又復有異故毛傳鬱字注云鬱棣屬也足以該之矣廣雅疏證云鬱者棣之類故古人多以一物並言史記

司馬相如傳云隱夫鬱棣漢書作莢棣御覽引曹毗魏

都賦若橘 廣雅若橘 石橘也郁棣皆是也據此諸文則唐棣

常棣之不同亦較然矣而論語疏引陸璣曰唐棣與李

也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棣也幽風正義鬱棣屬

者是唐棣之類屬也皆誤以常棣為唐棣詩考引韓詩

序曰夫移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引三家

詩云夫移之華萼不焯焯皆誤以唐棣為常棣唐棣與

常棣混淆是爾雅之文為重出為強分二物何能無辨

遷鶯出谷

詩人吟詠多用遷鶯出谷事論者以為誤由唐人謂伐

木之詩但云鳥鳴嚶嚶曰嚶其鳴矣鄭注嚶嚶兩鳥聲

經文與注竝無鶯字及黃鳥字而唐人省試有早鶯求

友詩及鶯出谷詩後人循襲相沿他書無證據故也愚

按詩三百篇言鳥聲者多矣如鳳凰鳴矣雝雝喈喈關

關雎鳩雝雝鳴鴈皖黃鳥載好其音題彼脊令載飛

載鳴有鶯雉鳴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燕燕于飛下上

其音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之類或聞聲而知其名或睹

而聆其音未有泛言鳥聲者詩人覽物起興各有所

故鳥獸草木引以為喻者必著其名况鳥有四時有

大其類有美惡聲音亦因之而異爾雅釋鳥云行冠

噴噴背扈喈喈郭注因扈音聲以為名也故詩咏倉庚

之及時則其音喈喈咏雞鳴之不已則其音膠膠言鷓

鴒作室之苦則其音喈喈言鴻鴈哀鳴之狀則其音嗷

嗷今日嚶鳴曰出谷遷喬曰嚶鳴求友又反復咏嘆之

日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詞繁不殺

如此實有所見而不著鳥名與他詩獨異覺出谷遷喬

殊為泛泛其可疑一也出谷遷喬明是春景非泛言鳥

也嚶字從嬰嚶小鳥聲非泛言鳥聲也春鳥之類不

一音亦不同詩人言春和之景取興於倉庚燕燕者居

多即後世詩人春景亦多言鶯燕古今時勢雖異性情

寄託則同然則詩之嚶嚶當為鶯鳴之聲何以不著其

名其可疑二也嚶嚶字唯出於此他書亦未見其為鳥

聲與關關喈喈一例皆疊字以成文若單舉一字則不

辭嚶鳴之語相沿不覺若以其例而言則曰關其鳴矣

喈其鳴矣可乎其可疑三也鶯字一見於小雅桑扈篇

云交交扈有鶯其羽毛傳曰鶯然有文章玉篇廣韻

竝有鶯字又有鶯字鶯字注云鳥有文鶯字注云黃鶯

也其實鶯鶯竝一字故說文鶯字注云鳥名也竊疑詩

詞鳥鳴嚶嚶當作鶯鳴嚶嚶或即作鶯字鳴嚶嚶與雞

鳴膠膠鴈鳴喈喈句法一例而嚶其鳴矣嚶當作鶯鶯

鳴膠膠鴈鳴喈喈句法一例而嚶其鳴矣嚶當作鶯鶯

十五 鶯鳥

十六 鶯鳥

字因上文嚶嚶之字而作嚶耳論者謂玉篇廣韻俱經唐宋人增脩非復顧野王陸法言之舊則嚶字或為唐宋人所增亦未可定若說文則固以嚶為鳥名矣但以鳥鳴嚶嚶竟為嚶鳴嚶嚶若無證據猶應說也求之古文則有張衡東京賦云鳴鳩鵬黃關關嚶嚶又歸田賦云王雉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平子兩漢詞宗京都之賦五經鼓吹豈妄以嚶嚶屬之鵲黃與雉鳩關關之經語作對且一再用之貽誤後人乎愚謂兩漢之時毛詩未出三家盛行孔仲達云韓詩與毛詩異字動以百數平子未見毛詩賦中所用之語為三家詩無疑齊魯詩久佚韓詩至唐猶存自漢至唐多有承用韓詩語者至韓詩亦佚於是古文異義多不可考矣葉大慶引梁元帝言志賦云聞鶯鳴而懷友陳揚謹從駕祀麓山廟詩云簷巢始入燕軒樹已遷鶯自梁陳已用遷鶯事非唐人之誤葉君所言良是但謂唐人本于平子則又不知平子之語蓋本于三家也惟是出谷遷喬終無了義一日諷詠葛覃之首章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確然曰此非出谷遷喬之證乎案葛覃之首章毛傳曰與也箋曰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與焉伐木之首章毛

傳曰與也疏曰鳥鳴與伐木連言之葛覃以黃鳥為與亦此類也蓋二詩之所由異致而因所見以起與則同啄葛葉曰萋萋啄伐木曰丁丁皆言其所有事也曰其鳴喈喈曰鳥鳴嚶嚶因所見而連及之也曰中谷即谷中也葛延蔓之處而有黃鳥于飛非出自幽谷乎飛而集于灌木非遷喬乎黃鳥非即倉唐乎黃鳥倉庚非即黃鸝乎其鳴嚶嚶非即其鳴喈喈乎以詩證詩而千年之疑義釋矣

君子攸芋

小雅斯干篇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獸攸云君子攸芋毛傳曰芋大也鄭箋曰芋當作樛覆也寢廟既成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疏曰芋當作樛讀如亂如此樛以聲相近故誤經義述聞曰按訓大訓覆皆有未安芋當讀為宇宇居也承上文言約之椽之於是室成而君子居之矣鄭注大司徒燹宮室曰謂約椽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字疏曰宇居也彼處云云皆約舉詩詞攸字即攸芋也鄭君注禮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宇此說寔矣愚按古人於聲近義同之字往往互通非誤也釋詁曰訂芋字樛大也訂芋聲義並同芋字樛聲近義同君子攸芋釋文曰芋或作吁士冠禮周弁般屏

注曰辱名出於樛樛也言所以自覆飾也錢氏潛研堂答問云鳴當從曰吁聲宋本說文及五音韻譜字下並作歔曰吁是芋樛與吁辱音近義同也芋訂辱字皆以于得聲于即吁字詩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是也植弓曰易則易于則于注廣大意然則許也芋也宇也于也辱也樛也皆有大義又皆有覆義又皆有居義但觀古人立言之意何如耳故以名物言則為覆以堂室言則為居若推廣言之則為大知古人立言之意而會而通之則無疑於其言矣孟子謂說詩不以辭害意余謂訓詁之說亦然

古無甄字

十九 陶器名

詩斯干篇乃生女子載弄之瓦毛傳云瓦紡甄也甄字唯見於此經典則無說文瓦土器已燒之總名象形又土部甄字注云甄適也一曰未燒也按甄適亦已燒者古人於土器之已燒者通謂之瓦故曰土器已燒之總名禮稱有虞氏尙陶則瓦之由來遠矣古者牆垣皆築土為之故曰其繩則直縮版以載曰築之登登曰約之閣閣椽之橐橐瓦有二用一以覆屋古制草屋與瓦屋並用考工記匠人職說築牆之事云葺屋參分瓦屋四分買疏云葺屋謂草屋左傳云清廟茅屋漢儒說明堂

之制云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是古有茅屋襄二一八年左傳猶援廟桷動於葺晉語譬之如室既鎮其葺矣又何加焉說文葺屋棟也徐鍇云所以承瓦也釋名屋脊曰葺葺蒙也在上覆蒙屋也程易疇通藝錄云葺者蒙也凡屋通以瓦蒙之曰葺故其字從瓦此用瓦覆屋之證也一以為堂涂詩陳風中唐有甃毛傳云甃令適也爾雅釋宮廟中路謂之唐堂涂謂之陳甃甃謂之甃鄭注考工記匠人云堂涂謂階前若今令甃甃也賈疏云漢時名堂涂為令甃甃釋文云甃音階司馬相如長門賦致錯石之甃甃兮漢書尹賞傳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又鄭注禮運云瓦甃甃是甃甃亦謂之瓦故其字皆從瓦說文所謂土器已燒之總名者是也鄭氏注禮及漢人文辭並補甃甃未有言甄者廣雅始云甃甃甃甃也郭璞注爾雅亦云甃甃也皆取當時之名以曉人然則甄之名其起於漢魏之間乎又井象傳井甃无咎脩井也馬融注云甃為瓦裹下達上也廣雅甄甃也廣韻甄井甃也玉篇甃甃也甄甃並徒紅切按衆經音義引通俗文云狹長者謂之甄甄按今俗呼銅瓦即古之甄瓦與其形狹而長婦女用以搓綫猶古之遺意竊謂毛詩弄瓦傳本作紡瓦後人添傍作甄



耳猶唐人作周禮疏釋鄭注令璧被云令璧則今之博也博又唐以後之俗字詩集傳紡博也亦然然本土器作博猶可今則俗通作磚去古益遠矣

君子如屈

小雅節南山之五章曰昊天不備降此鞠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遠傳云屈極闕息夷易遠去也箋云屈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誥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按屈字最難曉箋謂行至誠之道則至下添出誠字非詩人之意集傳謂君子無所苟而用其

主

詩集傳

至亦於至字上增益成語恐未然愚謂屈猶夷也夷屈一聲之轉皆止息之意大雅瞻卬篇曰蝻賊蝻疾靡有夷屈罪咎不收靡有夷瘳則古有夷屈之語夷屈猶夷瘳也彼注云夷常也屈極也為病于民如蝻賊之害禾苗為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正義云屈極釋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為己已止也君子如屈夷與彼文之夷屈同也此詩前章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傳云夷平也用平則已正義釋之云言王但用平正之人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然則式夷式已與如夷如屈之義又同也涵詠詩詞謂昊天乎不均降此盈訕之俗吳

天乎不順降此乖爭之化然所以靖之者亦在乎人耳故能止訟者君子也君子如止息之則民多訟之心自已平情者君子也君子如平易之則民惡怒之情自去注云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正義云言何不行化以反之得詩人之旨矣

小宛

小宛詩序大夫刺幽王也依注疏之說最難理宋子以為穿鑿破碎良然然謂兄弟相戒亦無所見愚謂抑之篇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此詩曰明發不寐曰各敬爾儀曰夙興夜寐曰惴惴小心曰戰戰兢兢與抑詩之旨相類所處之時亦略同當為大夫刺幽王亦以自警也但抑詩多涉國政此詩則意在勤修以免禍此小大之分也

周宗

小雅雨無正二章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那君諸侯莫肯朝夕序以為刺幽王之詩毛傳簡略王肅述之曰周室為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鄭以為刺厲王之詩曰周宗錫京也謂諸侯不朝王流於彘集傳曰宗族姓也言周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愚謂此解皆非也詩言周宗

不言宗周宗字當實有所指非謂其道已滅然以為錫  
京則雖厲王流錫錫京固在其和輔政不得謂之既滅  
若謂周之族姓當時同姓尚多亦不得言既滅循諷詩  
人之意周宗者謂周室之宗子也周宗既滅蓋指幽王  
廢太子宜咎而言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得褒姒  
生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太子宜咎將殺之鄭語云王欲  
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中人弗罕必伐之亂亡之  
禍莫大於此故曰周宗既滅大雅板之卒章曰懷德維  
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注云宗子謂王之適  
子也左傳僖七年晉士蔿引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圭

周宗既滅

君其務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今幽王暴虐又逐太子  
宜咎將殺之太子奔申必求之申中人弗罕必伐之豈  
特城壞而已故曰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下文因言眾叛  
親離諸侯莫朝蓋詩人已知其必有驪山之禍矣左傳  
襄二十九年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關而夏肆是屏此周  
宗則指同姓言之板之詩所謂大宗維翰者亦同若周  
宗既滅則惟幽王暴虐放逐太子其事足以當之

心害

詩言螟螣蝻賊爾雅釋之皆害苗之蟲也而食心者為  
首稱今詩疏引李巡曰食苗心為螟言其姦冥冥難知

也爾雅正義云羅願謂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江東  
謂之蟻蟲音若橫逆之橫羅說是也今南方農家謂食  
心之蟲不可見祇視葉有纏絲即知有蟻蟲食心矣今  
農人孟春月幾望然稽田野謂之照蟻蟲是亦古人卜  
畀炎火之遺意也愚謂豈獨苗為人心亦有之今俗語  
言人心之姦慝者謂之蟲咬心又有心如蟻蟲之語人  
藏其心不可測度焉得有然火以照之者哉

莠蒿

小雅蓼莪篇蓼蓼者莠匪莠伊蒿次章蓼蓼者莠匪莠  
伊蔚毛傳但云蓼蓼長切張丈大貌鄭箋云莠已長大視

莠

莠莠

之以為匪莠故謂之蒿由行役憂思心不精識莠即是  
蒿如箋意則本為二物非詩旨也案蒿之種類不一其  
香蒿中啖者名菽爾雅云蒿菽說文云菽香蒿也菽去  
切  
香蒿之類有五種一曰皤蒿爾雅云皤蒿注白蒿疏  
云皤猶白也本草云白蒿注云此蒿葉粗於青蒿從初  
生至枯白於眾蒿陸璣草本疏云皤蒿今白蒿春始  
生香美可生食又可蒸食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勃勃  
故大戴禮夏小正傳云皤游胡游胡勃勃也一曰莠蒿  
爾雅云購商萑註商萑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  
羹魚說文萑艸也可以烹魚陸璣云萑萑蒿也其葉似

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正月芽生莖正白生  
食香美其葉可蒸為茹一曰蕝蒿爾雅葍蒿注云今  
蕝蒿也初生亦可食草木疏云葍蒿青白色莖似箸而  
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一曰青蒿草木疏云詩  
食野之蒿青蒿也香中炙噉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曰  
蒿也一曰蘿蒿此則蕝蒿之義矣爾雅云蕝蘿注今我  
蒿也亦曰蘿蒿說文云蕝蘿蒿屬草木疏云蕝蒿也  
一名蘿蒿生澤中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  
食又可蒸食香美味似蕝蒿以上皆香蒿其蒿之不中  
煑者亦有四種一曰艾蒿爾雅艾冰臺注云今艾蒿一  
曰荻蒿爾雅蕭荻注云即蒿也草木疏云蕭荻今人所  
謂荻蒿者是也或曰牛尾蒿似白蒿莖偏斜生多者數  
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蕝之為香許慎以為  
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蕝蕭合馨香是也一曰  
牡蒿即蕝蒿之蔚矣爾雅云蔚牡蒿注云無子者說文  
云蔚牡蒿也草木疏云蔚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  
似胡麻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  
薪蒿一曰蓬蒿說文云蓬蒿也月令云藜藿蓬蒿並興  
以上不中煑者皆蒿也綿初案詩人之言各有當我本  
香蒿菁菁者莪咏其美盛蕝蒿者莪則義取長大爾雅

章

卷之三

章

卷之三

多釋詩辭釋草云繁之醜秋為蒿註云醜類也春時各  
有種名至秋者成通呼為蒿疏云此言繁蕭莪之類春  
始生氣味各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案此  
文正與詩人匪莪伊蒿之旨相發明蓋莪三月初生人  
食之以為香美今則蕝蒿然長大而老成不復辨其為  
莪而通呼為蒿矣喻人子幼時為父母所愛今則長大  
老成而不能養其父母為可哀也匪莪伊蒿者莪三月  
生時本為香蒿今則蕝蒿然長大而老成則不名莪蒿  
而名牡蒿矣喻人子長大而老成偉然丈夫而不能奉  
養故繼之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不知蒿之醜類則詩  
人之旨不明然則草木鳥獸之名學詩者其可忽諸

### 寶之初筵

小雅寶之初筵據當時禮儀以立言鄭箋優於毛傳學  
詩者非詳考於禮不能明其末章曰凡此飲酒或醉或  
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藏不醉反恥式勿從謂  
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毀三  
爵不識別敢多又毛傳既簡畧鄭箋則辭義詰屈未安  
綿初以為末章武公自警之辭也今疏釋其義案詩凡  
五章首章因射而飲二章因祭而飲皆備言禮樂之盛  
鄭箋具矣三章四章言旅酬以後徹俎安坐進羞無算

爵之事故三章復以賓之初筵起之記云古者於旅也  
語謂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旅酬之時敬稍殺然升降  
揖拜執觶奠觶猶必謹於威儀故曰其未醉止威儀抑  
抑迨說屢安坐舉觶卒觶交錯以辯於是其有醉而失禮  
者故曰賓既醉止威儀幡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鄉  
射禮賓出旅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以禮始以禮  
終故曰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鄉射記云大夫後出則禮  
飲固有後出者矣既醉則失禮彌甚故曰醉而不出是  
謂伐德極言醉者之狀而終之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可  
謂深切矣末章云凡此飲酒或醉或否總上文未醉既  
醉而言以下則武公警戒之語也韓詩以此詩為武公  
飲酒悔過朱子謂此詩與大雅抑戒相類當從韓詩則  
末章正武公自警也所謂監史者傳云立酒之監佐酒  
之史傳義是也燕禮鄉射禮獻爵酢爵酬爵既畢工告  
正歌備之後旅酬之先竝立司正鄉射注云爵備樂畢  
將留賓以事為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  
也引詩云又立之監或佐之史詩箋云立監使視之又與注禮與注禮也解倦失禮即此詩大意之謂式勿猶郵勿密勿  
策勵勸戒之意式郵密聲近義通廣雅言醉而不出彼  
醉者固不臧矣不醉者得無反以為恥乎故監史為之

教戒從而告之使無至于大意也告之若曰所不當言  
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若醉而妄言以取仇怨則將  
責汝以無然之事汝於三爵之禮儀尚且不能記憶况  
敢又多飲乎三爵鄭謂獻也酢也酬也論語曰鄉人飲  
酒杖者出斯出矣禮記玉藻篇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  
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聞聞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 采菽

采菽五章毛傳曰興也鄭箋以采菽采芹皆不為興謂  
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鋼羹故使采大豆之葉以為藿  
次章聲沸檻泉言采其芹鄭云芹采可以為藿亦所以  
待君子也周禮芹菹膾鄭氏以禮釋詩故其說多泥  
詩人但因所見以起興無深意也君子來朝言觀其旂  
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駟君子所屆君子皆指諸  
侯來朝之時遠望而觀其旂漸近而聞其鸞聲既至則  
見其載駟駟而戾止于斯也此言車乘下章即美其  
衣服威儀詩言次第如此鄭氏則以載駟駟君子所  
屆為王乘此駟駟而往迎之語脉隔斷非也且詩中稱  
王皆曰天子君子皆指諸侯而言以駟駟為王自往迎  
以君子所屆為君子法制之極迂曲不已甚乎

### 上帝甚蹈

菀柳三章毛傳曰興也朱子以上帝甚蹈毛傳曰蹈動

也疏釋毛意曰甚變動而無恆也鄭箋曰上帝者想之

也疏曰訢之於天也國語作上帝甚神集傳從國語王肅述毛以上帝為斥王無自

暱焉廣雅曰暱病也與次章蔡同義愚案序言諸侯皆

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此說者推原詩人言外

之旨若詩詞則微而婉矣詩言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

之人豈不欲就之止息乎以興王者本為人所歸往也

今則瞻仰上天甚變動而無恆因畏懼相戒以為無自

取病焉可矣雖王事迫我使我治之然其後必獲罪而

使我困窮謂之何哉凡人窮則呼天上帝甚蹈無自暱

完

焉猶言上帝板板下民卒瘁也猶言蕩蕩上帝其命多

辟無自立辟也極亦病也邁猶極也凶於則病之至也

三章皆一意韓詩外傳引詩作上帝甚怕怕與蹈古同

聲皆變動之意集傳據戰國策謂蹈當作神似未允末

章彼人斥用事之小人如皇甫尹氏之類鄭箋謂斥王

非是詩人怨而不怒無直斥其君為彼人者

毛詩

毛傳多精粹語角弓篇四章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傳

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

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五章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傳

曰已老矣而孩童慢之曹風下泉篇誰能亨魚漑之登  
鬻傳曰亨魚繁則碎治民繁則亂

陳錫哉周

大雅文王篇疊疊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

子毛傳云哉載也鄭箋云載始也文王以恩德之施造

始周國孔疏云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栽者培之注

引上天之載云載讀曰栽謂生物也是其通也昭十年

宣十五年左傳引詩作陳錫載周爾雅釋詁哉始也是

哉與載同訓為始毛鄭詁訓皆有微矣按哉載古字

通用是也但陳錫始周不辭句中當增出道字且太王

已始基王述文王興周非造始也愚謂載當訓為為猶

造也作也載周猶言造周即序文作周也益稷篇乃廣

載歌史記夏本紀作乃更為歌鄭注大宗伯云載為也

釋言曰作造為也夏本紀率作與事是為與作同載周

即作周也陳錫哉周言敷施治道以作周而子孫蒙其

福也

無遏爾躬

無遏爾躬

大雅文王篇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傳云遏止也箋云當

使子孫常行之無終女身則止疏云遏止釋詁文也按

遏之為止本屬通訓但於詩意不協若如鄭說無乃迂

曲而實非乎尋釋上下文曰無念爾祖曰宜鑒于殷曰儀刑文王皆戒成王非戒成王之子孫也釋文云韓詩過病也愚謂當從韓詩玉篇亦云過病也蓋卽韓詩語伊尹之戒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此詩周公戒成王言天命艱難當敬天畏天無顛越以病爾身無過爾躬猶無越厥命以自覆也下言宜昭義問而終之以儀刑文王勸戒之意深矣

生民詩姜嫄生后稷釋故

周人妣姜嫄祖后稷爲一代之大典禮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鄭注謂周人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

三 禮記卷之五

所如是以特立廟而祭之其言是也毛詩篇義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經首二句特著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是后稷生於姜嫄姜嫄更無所妣后稷之上更無祖是以周祖后稷推事后稷之義以事先妣其義已昭昭如揭日月矣姜嫄無所妣何以生后稷經於時維姜嫄下爲設問之辭曰生民如何蓋事異於常雖聖人難言之也下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則是由禋祀而生子也婦人無夫何以禋祀上帝何以有子若猶有夫則禋祀獲福世恆有之不得謂無父也故秦漢以來異說紛然爲治經者

第一疑案原其所以致惑者有二焉一由大戴禮帝繫篇曰帝嚳上妃有邠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也孔疏載張融說云如魯爲稷父帝嚳聖夫姜嫄正配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俱但立姜嫄之廟乎然則帝繫所云失實之詞未可以爲據也一由緯書河圖云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也史記周本紀亦曰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期而生弃鄭氏箋詩云帝上帝也敏母也祀郊禘之時時則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後儒疑者半信者半謹按毛傳曰姜嫄配高辛氏帝焉又曰帝高辛氏之帝也不曰帝嚳而曰高辛氏帝曰高辛氏之帝與鄭箋高辛氏之世妣同意謂高辛氏子孫之妣也姜嫄既無所妣而又云配高辛氏帝者何也禮婦人無外事姜姬在父母家無故而禋祀上帝非所以爲訓也經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謂從帝行郊禘之禮此本其始事而云也難者曰若是則姜嫄固有夫矣論者以姜嫄不夫而育故有踐大人跡而忻然之

說若以爲從高辛氏之帝而見於天則后稷固有父矣  
經曰履帝武敏歆攸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者何  
謂也謹按毛公不信巨跡之說其釋詩曰從於帝而見  
於天謂姜嫄從帝之後踐跡而行將事齊敏以歆饗上  
帝爲神靈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郊禘禮畢則震動有  
身則早敬不怠於是乎生於是乎育是爲后稷也言姜  
嫄禋祀生子異於常人也難者曰如此則禋祀獲福理  
固有之何以弃若未嘗弃而言之是誣也有夫而求子  
反以生子爲非父之子是惑也謹案首章經文隱約在  
說詩者以意逆之蓋凡人祈子必需之時月必進御于  
君或不應或遲之久而後應其應者以爲祥矣然實人  
生之也今詩於禋祀敏歆之下卽繼之曰載震載夙載  
生載育是禋祀之後無端而有身及期而生子非理之  
常莫知其由也戴庶常曰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  
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  
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言禋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  
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可謂得詩人  
之旨矣詩人詠歌之體言之不足則重言之况后稷天  
生神聖體大義疑質言之不足故二章反復嗟嘆以明  
之曰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拆不副無畱無害四句一

韻言子得易生母無痛苦傳云凡人在母則病生則  
拆副畱害其母橫逆人道后稷之生皆無之異矣又申  
之曰以赫厥靈上帝不宥二句爲一韻言自有身以至  
於彌月皆上帝之顯其神靈使其母子俱安宥也又設  
爲疑詞以重申之曰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二句爲一韻  
特言禋祀生子以明上文之意釋詩云康靜也傳曰不  
康康也言姜嫄立心靜慎禋祀上帝無人道而居然生  
子是其異也經文既明言禋祀生子又以居然之詞鄭  
重之明不由夫婦之常也疏曰此經四句文在既生之  
後弃之上則是說其弃子之意爲下章張本得之難者  
曰傳言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其禋祀也從于帝而見  
於天則姜嫄有夫必謂后稷無父實所未喻曰此必證  
之於三章之說而後明也謹案三章云誕實之陸巷牛  
羊腓字之誕實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實之寒冰鳥覆翼  
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傳曰天生  
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  
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箋曰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  
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然則后稷之生天異之姜嫄異  
之高辛氏帝異之於是棄之棄之者高辛氏實無是子  
也高辛氏無是子而逃棄之者神之也不宜惟是實之

臨巷與水牛羊禽鳥亦異之神人不死遂收取之收者姜嫄也非高辛氏也神其子者異其母蓋既棄則母子相依遂長養於后稷之母家矣下經云卽有邠家室非其明證與然則后稷之由來有邠氏之人民亦異之堯典命官帝曰棄汝后稷棄之爲弃帝廷皆知之天下後世曉然知后稷之生於姜嫄此周人所以祖后稷其上更無可推而不得不妣姜嫄一人姜嫄更無所妃職是故也生民之詩首揭其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其義大明於天下而不祖帝嚳之說可以無惑矣難者曰后稷非高辛氏之子信矣天生靈異故有感迹之祥經所謂履帝武敏歆者是也必以爲不可信則靈異之徵不見謹案神人之生異於常人稷之名棄則異中之尤異者經生家所謂聖人無父感天而生者職此之由若必求其跡以實之非通論也集傳引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于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今按巨跡之有無余不敢以臆斷但三復經文凡言帝者非天帝卽人帝也據緯書履大人跡

三五 禮記卷之三

之說則詩所謂帝者天帝也天帝見形聖人所不道見巨跡而指爲天帝不亦怪乎所履者又確然爲天帝之拇不亦迂乎踐大人跡而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誰實見之其爲怪迂抑又甚焉周家累世聖人以此陳之郊廟播之朝廷示天下而垂後世舍人事言禮祥既怪且迂不亦許乎且經文履帝武敏歆必當如是解乎楊子雲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毛公我師也吾從傳毛公傳詩遠有端緒所稱述者多先聖之遺言所引證者皆春秋之掌故於經文例不改字訓詁必悉依爾雅蓋其慎也獨此傳不用爾雅敏拇之訓其見卓矣雅頌言稷契竝天生神聖姜嫄以元鳥至之日祀郊禱而生棄簡狄以元鳥至之日祀郊禱而生契其事同雅言禋祀以弗無子頌言元鳥降而生商詞不同事則同也感跡吞卵經文所無諸儒信緯故聚訟紛紛耳夫龍螭生女乃亡國之妖孽不可以比神聖漢祖雲龍之祥後世史書無代無之不可爲聖經作證天生靈異氣化所感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周公以一代大典作歌垂信原委昭晰無虛詞假借於其閒魯頌闕官亦仿生民而作孔子錄之以示一代之典禮學詩者依傳釋經是爲得之若夫按迹而求鑿空爲說背先師之故訓喜怪誕之說辭前

三五 禮記卷之三



詔未終後難復起吾無取焉

夸毗

大雅板之篇曰天之方情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朱子集傳憤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謹案大附之言不辭必增入大言諛言而後成語恐非其義夸毗古語當從古訓以釋之爾雅釋訓夸毗體柔也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為進退其說是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

命也故曰柔嘉維則若柔媚成風朝多沓沓之流士保

容容之福雖有善人亦淨沈於其閒而無以自見故繼之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其義精矣顧孟人引夏侯湛抵疑白氏長慶集策宋史羅點傳諸文以發明之懇切詳盡真有闢世教之言非徒訓詁詞義而已學者所當詳玩又案孔子以友善柔為損友善柔即夸毗之義史載傳咸受父杖曰且曉所言大旨教咸諂也白樂天作胡旋女詩曰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圓轉二字形容體柔絕妙又楊升菴丹鉛總錄有一條云漢書虞詡疏公卿異懦容頭過身蓋以猫犬喻之凡猫犬

穴頭可容身即過矣言雖切中未免太虐然善柔之人其弊必至於此因循惰窳亂俗賊身上者知其害於政而屏斥之為士者知其損於德而疏遠之則庶積熙而人品立矣

斯螽莎雞蟋蟀

斯螽莎雞蟋蟀當各為一物五月陰生詩人序物候以明時著將寒之有漸斯螽動股莎雞振羽記所見蟋蟀在野在宇在戶在牀下記所聞先言在野在宇在戶而後言蟋蟀倒文爾登三在字而于十月下變文言入此古人立言之妙陸璣草木蟲魚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

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葦一名蜻蛉楚人謂之王

孫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云趣織鳴懶婦驚是也唐風蟋蟀在堂歲聿其莫即此九月在戶王褒聖王得賢臣頌蟋蟀俟秋吟則七月以前不鳴也據草木蟲魚疏爾雅蜚蠊蟋蟀也即春黍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莎雞如蝗毛翅數重或謂之天雞愚按爾雅翰天雞其即莎雞與邱光庭謂莎雞即絡緯其說近是朱子詩集傳謂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無明文蓋以意釋之耳

不顯不承

周頌清廟篇不顯不承毛鄭詩考正曰古字丕通作不據洛誥是爲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不顯頌文王丕承頌武王甚明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與詩通按此義誠發前人所未發矣愚按不字古人有正用有反言有轉注如不伎不求不騫不崩不競不綌不可弭忘不可諉兮之類此正字也如小雅桑扈篇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毛傳云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大雅文王篇云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云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不顯維德不顯其

毛元 韓詩外傳卷之七

光毛傳皆云顯也此皆反言以決其意不之轉聲則爲不敷悲切其義轉而爲大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丕顯丕承卽詩之不顯不承也無字亦然凡正言無者皆無有之義若文王篇無念爾祖毛傳云無念念也服虔左傳注云不尙尙也無宜宜也爾雅勿念勿忘也郭注勿念念也與毛詩訓故同此皆反語無之轉聲則爲憮其義轉而爲大說文引洪範云庶草蕃無卽作無字凡若此類學者當通其意經典之語隨文讀之不必改字陸氏之言諒矣

魴鱖

齊風敝笱篇首章云敝笱在梁其魚魴鰈傳曰鰈大魚也箋曰鰈魚子也魴也鰈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與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正義曰鰈

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鰈也鰈鰈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鰈也魯語魚禁鰈鰈鳥翼鰈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鰈爲魚子也次章敝笱在梁其魚魴鰈傳曰魴鰈大魚箋曰鰈似魴而弱鱗三章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傳曰唯唯出入不制箋曰唯唯行相隨順之貌愚按毛鄭釋魚大小異義鄭箋是也說文魴赤尾魚也又名鰈字又作鰈郭注爾雅曰江東人呼魴魚爲鰈陸

璣疏曰魴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鰈似魴

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鰈不如啖茹徐州人謂之鰈或謂之鱖據此及今日目驗則魴之爲魚非大而難制者總以鰈鰈皆非大魚可知唯唯亦非巨魚縱整之貌韓詩作遺遺音義竝同皆行相隨順意也玉篇作漣漣云魚行相隨顧野王所見亦韓詩故云古人立辭音義皆有轉注故極大之魚謂之鰈又謂之鰈極小之魚亦謂之鰈又謂之鰈蓋魴鰈對文以大小言魴大于鰈也魴鰈對文以美不美言魴美于鰈也魴喻文姜故重言之鰈喻從者故更換言之唯唯則上

下相充行相隨順之貌喻文姜淫恣而從者隨從之為惡詩人以爲易制而不制其爲魯桓病也深矣

碩鼠

草木蟲魚疏曰碩鼠樊光謂卽爾雅鼯鼠也許慎云鼯鼠五伎鼠也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叙云石鼠也按石當作碩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且謂此鼠以上陸璣疏兼明書曰魏風碩鼠刺重斂也孔穎達云碩大也其鼠頭似兔尾黃色又引許慎云碩鼠有五伎皆不長陸璣草木蟲魚疏云

今河東有大鼠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明日經文坦然義理無隱何爲廣引他物自取混淆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左傳云鼠晝伏夜動畏人故也但言畏人則此尋常鼠也言其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比其君故以大言之耳猶如封豕長蛇之類焉亦如碩人閔莊姜也人卽尋常人以其指斥莊姜故云碩人斯類甚明不煩多說諸儒所見別是一般不可引以解此耳以上兼愚按鼠貪食以致肥大故謂之碩鼠其義亦通然經文首章云碩鼠碩鼠無食我黍次章云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章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正陸璣疏所謂食人禾苗者

豈尋常鼠乎凡鼠無不畏人者疏云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豈非畏人乎尋常鼠不食禾苗疏云今河東大有鼠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孔冲遣云碩大也其鼠頭似兔尾黃色豈無所見而云然乎樊光謂碩鼠卽鼯鼠碩鼠音義並同詩刺重斂指碩鼠而亟呼之其情迫其詞厲食黍食麥食苗其害大豈尋常鼠乎邱光庭不細審經文謂諸儒所見別是一般不可引以解此何言之過也



韓 鄧 內 傳  
徵 四 卷 斜  
錄 二 卷

獨山莫繩孫署檢

叙目

韓詩叙錄上

韓詩叙錄下

韓詩內傳徵國風卷一 起周南至邶風

韓詩內傳徵國風卷二 起邶風至幽風

韓詩內傳徵小雅卷三

韓詩內傳徵大雅三頌卷四

韓詩內傳徵補遺

韓詩內傳疑義

韓詩內傳徵叙

後識

韓詩內傳徵叙目

韓詩叙錄上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

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

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

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

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常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

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

涿郡韓生其後也 漢書儒林傳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 漢書儒林傳

儒林傳

蔡誼家在溫師授韓詩為博士入侍中授昭帝韓詩為

御史大夫是時年八十衰老常兩人扶持乃能行然公

卿大臣議以為為人主師當以為相以元平元年代楊

敞為丞相封二千戶 史記年表八

蔡誼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遷補覆盎

城門候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誼待詔久不進見誼

上疏上召見誼說詩甚說之擢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

昭帝韓詩數歲拜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

陽平侯 漢書蔡誼傳

蔡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中尉食生為博

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

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

髮福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漢書儒林傳

琅邪王吉字子陽王駿父昌邑中尉諫大夫吉兼五經能為駟氏春秋以詩論教授 經典釋文序錄

朱倬曰韓詩始於韓嬰而盛于王吉

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理韓詩客居江夏教授郡舉

孝廉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再遷長沙太守 後漢書邳惲傳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

傳父業尤善說陰陽災異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時言詩者推漢為長永平中為千

乘太守弟子健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

知名 後漢書薛漢傳

韓詩叙錄上

王應麟曰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馮衍傳

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

惠棟曰薛君為韓詩章句世謂淮陽薛漢撰而不知

為薛夫子也薛夫子名方回字夫子廣德曾孫漢之

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

杜撫字叔和健為武陽人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

餘人東平王蒼辟為大夫建初中為公車令其所作詩

題約義通學者傳之名曰杜君注 後漢書杜撫傳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受業博士薛漢漢坐楚王事

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顯宗大怒召范詰責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慙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帝怒稍解竟贖之 後漢書廉范傳

尹勤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游門生荆棘 東觀漢記

趙長君會稽山陰人詣杜撫受業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

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稱頌焉 後漢書趙長君傳

趙長君傳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會祖信臣馴少習韓詩博

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語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章和二

年為光祿勳 後漢書召馴傳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

歸靜居教授肅宗拜什邡令寬惠勸課掾史子弟悉令

就學通明經術者顯之由是義學大興後為閬中令 後漢書楊仁傳

漢書楊仁傳

山陽張匡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見趙長君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少習韓詩教授常數百人拜

謁者西域副校尉道路清夷恩威並行遷武威太守 後漢書李恂傳

漢書李恂傳



鄭康成北海高密人始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後漢書鄭康成傳

王應麟曰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為歎仁人以燕燕為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以商為宋詩維鷦在梁以不濡其翼為才上天之載讀曰裁至于湯齊讀為躋注周禮云句讀與維禹隙之隙同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皆韓詩也

惠棟曰王伯厚謂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三禮與箋詩異案鄭志答臧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

韓詩叙錄上

四

之盧君謂盧子幹也先師謂張恭祖也續漢書盧植與鄭康成俱事馬融同門相友康成本傳曰又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記注多依韓說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更下已意案鄭箋宗毛然有間從韓魯說者如唐風素衣朱襮以繡黼為綃黼十月之交為厲王詩皇矣侵阮阻共為三國名皆從魯詩衡門可以樂飢以樂為瘵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讀為意思齊古之人無教敦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豸皆韓詩說也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教授常數百人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後漢書廖扶傳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少習韓詩後漢書廖扶傳公沙穆字文又北海膠東人習韓詩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後漢書廖扶傳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講授門徒常千餘人建武中拜郎中卒諸儒謚曰宣明君子後漢書夏恭傳侯包

案侯包爵里無攷隋經籍志韓詩異要十卷漢侯包撰詩正義引侯包說

杜瓊字伯瑜成都人仕至大鴻臚太常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蜀志杜瓊傳

韓詩叙錄上

五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齊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韓詩叙錄下

韓家詩經二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右漢書藝文志

薛漢韓詩章句

杜撫詩題約義通

張匡韓詩章句

趙長君詩細

韓詩叙錄下

歷神淵

右後漢書本傳

趙長君詩譜二卷 即詩細

歷神泉一卷 即歷神淵

右七錄

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韓嬰撰薛氏章句

韓詩翼要十卷漢侯包傳

韓詩外傳十卷梁有韓詩譜二卷詩神泉一卷漢有道

徵士趙長君撰

右隋書經籍志

杜瓊韓詩章句

右蜀志

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

外傳十卷

卜商集序二卷

翼要十卷

右新唐書藝文志

韓詩圖十四卷

右張彥遠名畫記

韓詩外傳十篇

右崇文總目

韓詩外傳十卷

韓詩叙錄下

右陳振孫書錄解題

歐陽脩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

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

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

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攷風雅之正變以知王政

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又曰漢初詩之說分爲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

始出久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

絕今齊魯之學歿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

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

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

晁說之曰說韓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

晁公武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於經蓋寡而其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逯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又曰毛詩序蕭統以為卜子夏所作韓愈以三事疑其非至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按韓詩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不應不同若是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也洪邁曰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

韓詩叙錄下

三

王應麟曰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引荀書

又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

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鷄之卵藝文類聚引外傳文云凡艸木花多五出雪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霏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

雨雪又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禳魄拂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神佛典引外傳文云老篋為萑老蒲為葦今本皆無之

王應麟詩攷

序曰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惟毛傳鄭箋孤行韓屬存外傳而魯齊詩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為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閱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

韓詩叙錄下

四

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道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賈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尙多有之罔羅遺佚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為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趙懷玉校刻韓詩外傳十卷

序曰漢志韓詩內傳四卷外傳六卷故三十六卷說

四十一卷隋志塵有內外傳內傳益以薛氏章句爲二十二卷外傳析爲十卷今內傳已佚閒散引於諸書嘗欲仿朱子之意寫爲一書卒卒未能就若外傳篇目合之隋志則固居然足本也自明以來屢有鈔本惟虞山毛氏較善而譌脫亦復不免既取數本參校其別見諸子與此相出入者亦疏證於下謁者正脫者補義得兩通者並列焉燕學望漏無以自信朱敢示人也歲戊申餘姚盧弓父先生來主吾郡講席洽聞舉遺日以表章周秦兩漢之書爲事丹黃健勸一字弗苟過從之暇偶及是書先生出手定本見示嚴核博綜略無遺憾乃取向所參校考改竄而增

韓詩叙錄下

五

益之於是未敢自信者藉可質之於世矣間嘗思之當漢之盛時燕趙間好詩言詩者實由韓生毛公趙人其原未必不由韓氏鄭康成亦先通韓詩故注周禮禮記與箋詩頗異然則毛鄭固皆出於韓而人乃退韓而尊毛鄭隋唐之際韓詩尙存已無能傳之者厭故喜新數典忘祖益非一朝夕之故矣或曰是爲內傳言之至外傳則多雜說且不合經義子何好之深也夫爲詩首忌固哉告往貴知來者三百之陳初無達詁一罔之舉可以例餘徒案迹而議性情是猶閉曉而欲觀天地之大也班書言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後人顧訾其不合詩意何哉特是外

之云者與內固殊大醇小疵所在而有雖大理之號偶誤漢官阿谷之辭或出後世要之屬類引伸不謬乎主文譎諫讀者苟知決擇以歸勸懲則謂之引詩證事可也卽謂之引事明詩亦可也

案外傳自有完書今所集者內傳無外傳之文其諸家評論外傳取其與內傳相發明者著於篇若專論外傳則不復具載

韓詩叙錄下

六

韓詩內傳徵卷一

高郵宋綿初

周南召南

韓詩序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江水下

關雎

韓詩序曰刺時也王應麟詩攷六

鄭樵六經奧論曰漢興三家之詩惟韓詩以序傳於世齊詩無序魯序之有無未可知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楊雄范滂宗之徒皆以二南作於衰周之時此韓學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州

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

韓詩內傳徵卷一

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

儀以刺時後漢書明帝詔注馮衍傳注

窈窕淑女

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文選顏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

文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文選顏延之秋胡詩注

惟葉萋萋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文選楊雄羽獵賦注阮籍詠懷詩注萋萋

盛也文選潘岳藉田賦注

是刈是穫

韓詩曰刈取也穫淪也文釋

頃筐

韓詩曰欵筐也文釋

金罍

韓詩曰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

文金罍大夫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

詩卷耳正義周禮士用梓無飾十四

兕觥

韓詩曰觥容五升文釋五經異義引韓詩說曰一升曰

韓詩內傳徵卷一

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也三升

曰解脾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

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斝斝訕也飲酒不自節為人訕

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爵

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

所以餉不得名觴詩卷耳正義禮記禮韓詩說曰

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斝

周禮梓韓傳曰五升曰觥儀禮大韓詩曰四升曰

斝廣川書

案古人訓詁多取音同音近此注斝觥角觸聲相近

云何吁矣

薛君韓詩章句曰云詞也文選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注

南有柶木

釋文曰穆馬融韓詩並作柶音同說文以柶為木高詩正義曰毛詩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

蕭蕭兔置施于中廋

薛君曰中廋廋中九交之道也文選鮑昭燕城賦注王粲從軍詩注顏延之皇太子釋奠會作詩注

王給事懷祖云毛詩施于中達達尤韻字故與公侯好仇韻也韓詩作廋音同達從達得聲說文達讀如逐也廋從首九亦聲今韻廋達二字並入脂為渠送切作叶音者以好仇之仇為渠之切以韻達字讀韓詩自

知其誤

采芣

采芣

韓詩內傳徵卷一

韓詩序曰傷夫有惡疾也文選劉峻傷夫也詩攷辨命論注

采芣芣薄言采之

薛君曰芣芣澤鳥也芣芣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

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芣

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

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同上辨命論注韓詩傳曰直曰車前瞿

曰芣芣釋文陸佃韓詩曰芣芣木名實似李傳文繁

漢廣

韓詩序曰說人也文選曹植七啓注

用有喬木不可休息韓詩外傳一

釋文曰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或作休息此以意改爾正義曰詠思方思之等皆取思為辭疑經休息之

字作休息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末二字俱作思但此之未見如本及陸得明也詩古本皆爾則知唐以前已承其誤在毛傳本不誤也詩古本皆云朱子從韓詩作不可休息是宋本集傳猶爾今案集傳先釋喬木云上陳無枝曰喬下即釋思字云語詞也篇內同下方別漢有游女云漢水出興元府岷家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漢之俗其出興元府岷後人據孔陸之本而改訂者無疑今本仍作休息是又改于前集傳又為傳訛者錯也毛傳既為註識者錯于後不考韓詩何以讀毛詩乎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文選曹植七啓注謝朓齊敬

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

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

十步循探之即亾矣回顧二女亦即亾矣文選鄭

交甫過漢皋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

請子之佩二女解佩與交甫而懷之去十步探之則

亾矣回顧二女亦不見初學記七韓詩傳曰

鄭交甫逢二女魅服說文鬼部漢女所弄珠如荆雞

卵御覽八

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文選曹植七啓注謝朓

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文選曹植

游女劉向列女傳曰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賦注

甫於漢皋見之聘之橋柏見琴賦注

江之羨矣不可方思

薛君曰羨水長也文選王粲

惠棟曰說文羨字下引詩江之羨矣韓詩同小正云羨長也鄭璞注羨所未詳是未改韓詩案承羨二字古多通用爾疋承羨長也以俱是長義故字得爾通說文承字下引詩曰江之承矣此从毛詩于羨字

下引詩曰江之業矣此从韓詩永業聲近義同故引與養同音派古音余亮切與業同音永業一音余切轉故齊侯鐘鐘借業作永謂業乃古永字者非也韓詩从古文故作業說文永部不當別載業字者亦非也是皆不可以語韓詩之古音古義

汝墳 韓詩曰辭家也後漢書周 思親之詩塵史

傷如調飢釋文 方言曰傷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怒說文曰傷憂貌从心弱聲讀與怒同

魴魚頰尾王室如焜雖則如焜父母孔邇韓詩外傳

韓詩章句曰頰赤也焜案當焜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

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往詩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

韓詩內傳徵卷一 五

之憂為此祿仕後漢書周 韓詩曰紂作炮烙之刑江

復禮泉 筆錄下 說文焜火也詩曰王室如焜又云焜火也皆許偉切玉篇焜同焜則焜焜音義同

于嗟麟兮 韓詩章句曰于嗟歎辭也文選謝朓入公詩注

采蘋 韓詩曰沈者曰蘋浮者曰藻釋文今本釋藻藻誤作藻 浮者曰藻

詩六 爾雅萍蘋其大者蘋注曰萍水上浮萍江東謂之藻詩鹿鳴釋文云萍又作萍江東謂之藻

于以騶之惟綺及釜漢書郊 騶毛詩作湘云亨也正義曰爾雅無文傳以當時驗之爾漢書皆嘗騶亨上帝鬼神小頗云騶亨煮而祀

也案騶亨鹽調故毛傳訓亨也騶淵同部故騶木作淵也 薇弗甘棠韓詩外傳一 勿刻勿伐釋文 勿刻勿敗集韻上聲五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

韓詩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絜白絲喻屈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後漢書王

透迤 韓詩曰公正貌釋文 費鳳別碑君有透迤之節自公之操

韓詩曰公正貌釋文

韓詩曰公正貌釋文

韓詩曰公正貌釋文

韓詩曰公正貌釋文

韓詩曰公正貌釋文

六

稊有椽義上 稊見孫奭孟子音 列女傳引詩 曰墓門有椽

迨其吉矣 韓詩曰迨願也釋文

實命不猶 韓詩曰實有也釋文

江有渚 韓詩曰水一溢而為渚文選張衡一溢一否曰渚

何彼戎矣釋文 騶虞

騶虞

騶虞

韓傳曰騶虞為天子掌鳥獸官周禮鐘師疏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六

柏舟

韓詩曰柏舟衛宣姜自誓所作也李黃集

股憂文選陸機歎逝賦注謝瞻答靈運詩注劉琨

召南通俗文曰雷聲曰破玉篇曰破雷聲亦作髻毛詩

音隱此云股憂毛詩作

胡或而微

韓詩曰或常也文釋

燕燕

韓詩曰衛定姜歸其姊送之而作李黃集定姜歸其

婦范處義補

韓詩內傳徵卷一

七

報我不術

韓詩章句曰術法也文選劉峻廣

術術述音義同上喪禮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古文

言術追厥功孟郁堯廟碑濟陰吏士歌術功稱萬世

陰州里傳術樊敏碑臣子褒術刊石勒名義皆

終風

韓詩曰終風西風也釋文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已思

復隆文選陸機為顧

謹復笑傲

韓詩曰浪起也文釋

壇壇其陰

韓詩章句曰壇壇天陰塵也韓詩記四重氏云詩坎

契闊

韓詩曰契闊約束也文釋

于嗟雙兮文釋

簡簡黃鳥載好其音御覽九百

雙聲字御覽誤重簡字爾按段說是也簡與覲同部

字其下字當必係與覲字同部與簡字雙聲御覽影

簡簡明矣但未審當係何

雄雉

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文選潘岳

探則厲

韓詩曰至心曰厲文釋

煦日始旦

韓詩曰煦煖也文選陸機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文選陸機

韓詩傳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周禮媒

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曰霜降而婦功

正義謂荀卿家語未可據信然家語誠王肅偽撰荀

詩乃當代儒宗王伯厚謂申毛之詩皆出荀子而韓

非無自矣引荀申毛意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則其言

通陰陽交接之時也周官曰仲春以二月冠子娶婦之時

也皆主仲春為昏期然民間昏娶孔多一年之中何

春一月乎

八



招招舟子

韓詩曰招招聲也文釋

密勿同心不宜有怒

韓詩曰密勿僂俛也文選傳季友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

毛詩小雅龜勉從事漢書引作密勿從事

中心有違

韓詩曰違很也文釋

無發我笱

韓詩曰發亂也文釋

買用不售

韓詩曰一錢之物舉賣百何時當售也御覽八百九十五

韓詩內傳徵卷一

九

有洗有潰

韓詩曰潰潰不善之貌文釋

方將萬舞

韓詩曰萬大舞也初學記十五

碩人扈扈

韓詩曰扈扈美貌文釋

右手秉翟

韓詩曰舞以夷狄大鳥羽詩簡分正義

祕彼泉水

飲餞于坻文釋

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文選謝靈運送孔令詩注顏延之曲水詩序注

王事敦我

韓詩曰敦迫也文釋

室人交徧誰我

韓詩曰誰就也文釋

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韓詩外傳一

靜女其姝

韓詩曰靜貞也文選張衡思元賦注曹植雜詩賦注宋玉神女賦注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詩注稽康琴賦注向秀思舊賦注

左思招隱詩注

薛君曰躊躇踟躕也文選爾雅注

新臺有淮河水泥泥

韓詩曰淮鮮貌泥泥盛貌文釋

十

燕婉之求

韓詩曰燕婉好貌文選張衡西京賦注

得此威施

韓詩曰威施蟾蜍喻醜惡御覽九百四十九

說文曰鼃鼃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鼃鼃其行鼃鼃詩曰得此鼃鼃王應麟困學紀聞曰說文叙云其傳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攷之其文多異得此鼃鼃為蟾蜍碩大且蟾為重願皆韓詩之說也

韓詩內傳徵卷一終

韓詩內傳徵卷二

高郵宋綿初

實惟我直

韓詩曰直相當值也釋文

中壽之言

韓詩曰中壽中夜謂淫僻之言也釋文  
惠棟曰中壽之言玉簫引作壽云中夜之言也韓魯同廣雅曰壽夜也

不可揚也

韓詩曰揚猶道也釋文

委佗佗

韓詩曰德之美貌釋文韓詩曰委佗德之美兒也唐釋元應

韓詩內傳徵卷二

邦之援也

韓詩曰援取也釋文  
爾正釋訓美女為媿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郭璞曰所以結好援毛詩箋媿者邦人所依倚以為援助也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

韓詩曰奔奔疆疆乘匹之貌釋文

人而無良我以爲兄韓詩外傳九

星言夙駕

韓詩曰星精也釋文

景星見注云精明也

蝦蟇

韓詩序曰刺奔女也

蝦蟇在東莫之敢指

韓詩曰詩人言蝦蟇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  
徵臣子爲君父隱祿故言莫之敢指並後漢書楊震傳注

乃加之人兮懷婚姻也韓詩外傳一

人而無止

韓詩曰止節無禮節也釋文

案毛詩傳止所止息也鄭箋云止容止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箋用韓詩說較毛傳義爲長

歸唁衛侯

韓詩曰小生曰唁衆經音義十三

韓詩內傳徵卷二

大夫跋涉

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釋文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毛詩作爾不臧我思不遠外傳

控于大邦

韓詩曰控赴也衆經音義九

無我有尤

薛章曰尤非也文選

綠薄猗猗

韓詩曰薄篇蕪也釋文薄篇竹殿集上李匡義貢

有邛君子

韓詩曰邛美貌也釋文

如錯如磨釋寬九百

案東晉補亡詩白華篇曰繁繁門子如磨如錯其  
韓詩之語與李善注引毛詩如琢如磨未之攷也

瑟兮側兮

韓詩曰側美貌文釋

赫兮宣兮

韓詩曰宣顯也文釋

綠薄如簧

韓詩曰簧積也 薛君曰簧綠薄盛如積也文選張衡西京賦

考盤在干

韓詩曰干墜墉之處也文釋地下而黃曰干文選左思吳郡賦注

韓詩內傳徵卷二

又讀詩  
記六

考盤在阿

韓詩曰曲京曰阿衆經音義一曲景曰阿文選班固西都賦注

碩人之德

韓詩曰德美貌文釋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韓詩曰倩蒼白色盼黑色也文釋

大夫夙退

韓詩曰退罷也文釋

穢穢

韓詩曰流貌文釋

釐觴鱣鱣文釋

庶姜勳勳

韓詩曰勳長貌文釋

毛詩作勳學韓詩作勳牛遇反長兒呂覽云宋王築  
爲樂臺高誘注樂當作勳樂與勳其音同詩云庶姜  
勳勳也

庶士有桀

韓詩曰桀健也文釋

氓之蚩蚩

韓詩曰氓美貌文釋

履無咎言

韓詩曰履幸也文釋

垂帶萃兮

韓詩曰萃垂貌文釋

能不我狎

惠棟曰芘蘭云能不我甲傳云甲狎也徐選音胡甲  
反匡謬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  
其說非也漢儒訓詁音義相兼芘蘭詩甲字韓詩本  
作狎尚書多方甲于內亂鄭王皆以甲爲狎古文省  
少以甲爲狎遂有狎音非似借也經傳中惟徐  
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輒斥以爲非何也

伯兮偁兮邦之傑兮

韓詩曰偁桀挺也疾驅貌文選宋玉高唐賦注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附從兄車騎

注詩

薛章句曰諷草忘憂也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注

有狐綏綏

韓詩曰狐水神也御覽九百九

黍離

韓詩曰伯封作也御覽四百六十九又八百四十二

王應麟曰韓詩序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命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與伯封事惟見於此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韓詩曰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慙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乃自知憂

之甚也御覽四百六十九

曷其有佞

韓詩曰佞至也文釋

君子陶陶

薛章句曰陶暢也後漢書杜篤傳注文選枚乘七發注

屯舍

吳越嶺南曰舍春遇切釋名庫舍也故齊魯謂庫為舍也揚之水詩序毛氏作屯或韓氏作屯舍按吳氏所引韓詩未知其據今附載于此以質之博雅君子焉

戍申

韓詩曰戍舍也文釋

有推

韓詩曰推益母陸璣上苑蔚也釋文

假其泣矣何嗟及矣詩攷一

有兔爰爰雉離于學有兔爰爰雉離于量御覽八百三十二

韓詩曰爰爰發蹤之兒也衆經音義二十三

韓詩曰施羅於車上曰量釋文禮部韻略一

薛君注曰張羅車上曰量詩攷一

謂子不信有如皎日文選潘岳寡婦賦注

縮衣之蓆兮

韓詩曰蓆儲也文釋

兩驂鴈行

薛君曰兩驂左右駢驂文選曹植應詔詩注

叔在藪

韓詩曰禽獸居之曰藪文釋

二矛重鷁釋文曰重鷁毛音

橋鄭居橋反雉名

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偷韓詩外傳二

韓詩曰侯美也文釋

方言曰恂信也宋衛汝穎之間曰恂彼已之子邦之司直彼已之子邦之彥兮外傳二

摻執子之祛兮

薛章句曰祛去也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注

維佩以贈之

韓詩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

其間周禮天官玉府注疏

東門之栗有靖家室

韓詩曰靖善也言東門之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

為家室也類聚八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

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為室家也御覽九百六十四

東門之墀

韓詩曰墀猶坦也華嚴經音義八

子盭不詒音

韓詩曰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釋文

聊樂我魂

韓詩內傳徵卷二七韓詩薛君章句曰魂神也釋文文選曹昭東征賦注鮑昭舞鶴賦注又鮑昭

東武吟注

青陽宛兮韓詩外傳二詩放一

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文選潘岳射雉賦注

青揚碗兮玉篇面部集韻上聲五

溱與洧方洄洄兮釋文

韓詩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

水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

觀也御覽八百八十六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兩水之上

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後漢書

書袁紹韓詩傳曰三月桃華水漢書溝洫志注三月桃花水

時韓詩章句韓詩注曰洄洄盛貌宋本御覽三十

方秉蘭兮

韓詩曰蘭蓮也釋文

韓詩章句曰溱與洧方洄洄兮謂三月桃花水下時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

蘭拂除不祥之故也初學記三十六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

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

祓除不祥也文選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

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宋書

韓詩傳曰秉執也蘭蘭也當此盛流之時眾士與眾

女執蘭而拂除御覽九百八十三祓除歲穢宗懷荆楚歲時記祓除

氣穢黃朝英雜記四秉蘭水上輔廣叶韻攷異祓除氣穢羅願爾雅異四

恂盱且樂

韓詩曰恂盱樂貌也釋文

贈之以勺藥

韓詩曰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時贈此草也釋文薛注

曰勺藥離草補傳七史能之咸消昆陵志十三

溱與洧溼其清矣

韓詩內傳曰溼清貌也文選張衡南都賦注

雞鳴

韓詩曰讓人也御覽九百八十四韓詩章句曰說人也玉海

八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薛章句曰雞遠鳴蠅聲相似釋覽九百四十四

子之嫌兮

韓詩曰嫌好貌釋文

並驅從兩肩兮

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後漢書馬融傳注

揖我謂我媿兮

韓詩曰媿好貌釋文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韓詩薛章句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出也文選宋玉神女賦注顏延之秋胡詩注曹植美女篇注陸機日出東南隅行詩注

在我闔兮

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闔釋文

橫由其畝

韓詩曰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釋文韓詩傳曰南北

曰從東西曰橫衆經音義三六二二十四

其魚遺遺

韓詩曰遺遺言不能制也釋文

齊子發夕

韓詩曰發旦也釋文

惠棟曰齊子發夕毛傳云發夕自夕發至旦小宛詩云明發不寐薛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為旦故焦氏易林云襄送季女至於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旦夕猶發夕也說文云禮昏鼓四通為大鼓夜半三通為

戒晨旦明五通為發明發明猶旦明也

舞則冀兮

薛章句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文選傅毅舞賦出張衡日出東南隅行詩

注

四矢變兮

韓詩曰變易也釋文

織織女手可以縫裳

薛章句曰織織女手之貌並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外傳

我歌且謠

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初學記十五

嗟予子行役

韓詩曰二十從役詩擊鼓正義周禮樂師疏韓詩說曰年二十行

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禮記王制疏

不素餐兮

薛章句曰素質也文選傅毅舞賦注何謂素餐者質

也人但有質樸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

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文選潘岳關中詩注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注曹植求自試表注

河水清且淪猗

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釋文薛章句曰從流

而風曰淪文選謝莊月賦注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直外傳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外傳

案新序節士篇引詩適彼樂國適彼樂國與此相同今毛詩作樂土樂土爰得我直所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按文當從韓詩為得

蟋蟀在堂歲聿其暮 薛君韓詩章句曰聿辭也文選

江賦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張載詠史詩注沈學省愁卧詩注謝侯射遊覽詩注陸機長歌行詩注任昉王文憲集序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

役車其休

韓詩曰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

命於其君然後敢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

車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

韓詩內傳徵卷二

十一

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

凌弱眾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

也御覽六百三十七

見此選遘

韓詩曰選遘不固之貌文釋

逝肯適我

韓詩曰逝及也文釋

生于道周

韓詩曰周右也文釋

寺人之伶

韓詩曰使伶也文釋

僕駟

韓詩曰駟馬不著甲曰僕駟文釋

宛在水中沚

薛章句曰大渚曰沚文選潘岳河陽縣詩注

顏如渥泥

薛章句曰渥泥也文釋

顏如渥赭其君也哉外傳

鶴彼晨風宛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外傳

案字書鶴音聿疾飛兒木華海賦鶴如鸞鳥之失侶今毛詩作鸞廣韻鸞鳥飛快也字異音義並同宛周禮鄭氏注引詩曰宛彼北林宛音鬱與鬱通韓詩

韓詩內傳徵卷二

十三

多古字鄭氏注禮多韓詩說則此當作宛字也

情陽

韓詩曰秦康公送舅晉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

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後漢書馬援傳注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外傳

鄭氏毛詩箋曰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文選策秀才文療飢不期於鼎食注引詩鄭氏云云療與療音義並同唐慎正十入藥力召反說文云療治也或作療

歌以諄之

韓詩曰諄諫也文釋

誰侑子媿

韓詩曰媿美也文釋

韓詩曰媿美也文釋

心焉惕惕

韓詩曰惕惕說人也爾雅釋訓注

碩大且蓄

薛章句曰蓄重頤也釋覽三百六十八

說文引詩同王應麟曰皆韓詩之說也

寤寐無爲展轉伏枕文選張華雜詩注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愆兮外傳二詩攷漢書王吉傳

王吉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采采衣服

薛章句曰采采盛貌也文選爾雅賦注

三之日于柁四之日舉趾

韓詩曰三月之時可預取耒柁繕脩之至於四月始

可舉足而耕也御覽八百二十二又八百二十三

七月在宇

韓詩曰宇屋霤也釋文

塞向墮戶

韓詩曰向北向窗也釋文

六月食鬱及藿爾雅釋訓注

鑿冰冲冲

韓詩曰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初學

七記

案七月篇韓詩多有可攷而鄭樵六經

鳴鳴鳴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韓詩曰鳴鳴鳴鳥名也鳴鳴所以愛養其子者適

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

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蕭風至蕭折巢覆有子則

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注

徹彼桑杜

韓詩曰桑杜桑根也釋文

案方言曰東齊謂根曰杜注引詩曰徹彼桑杜是也義同

子手拮据

韓詩曰口足爲事曰拮据釋文禮部韻略一

畜租

韓詩曰租積也釋文

鶴鳴于垤婦歎于室

韓詩曰鶴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

壅土鶴鳥見之長鳴而喜文選張華情詩注

又缺我錡

韓詩曰錡木屬也釋文

又缺我鉢

韓詩曰鉢鑿屬也釋文

烝在溲薪溲力韓詩曰溲薪聚薪也釋文



親結其精九十其儀外傳

薛章句曰精節也文選張衡思元賦注

九戩之魚鱗筋

薛章句曰九戩取蝦也御覽八百三十四

韓詩內傳徵卷二終

韓詩內傳徵卷二

十五

韓詩內傳徵卷三

高郵朱綿初

承筐是將

薛章句曰承受也

文選盧繼贈對現詩注

周道威夷

文選顏延之秋胡詩注陸陸石關銘注潘岳金谷集作詩注

韓詩曰道威夷者也

文選孫綽遊天台山注薛君曰威夷險也

同上潘岳金谷集作詩注

周道郁夷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郁夷縣顏師古注

周道倭夷釋文文選晉康琴賦注

周道倭遲

文選顏延之北使雅詩注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夫移

韓詩內傳徵卷三

韓詩序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

藝文類聚八十九

九讀詩記十七

夫移之華萼不煒燁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藝文類聚八十九

賓爾邊豆飲酒之醑

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跪而上坐者謂之宴

文選班固韓詩曰能飲不能者已謂之醑文選左思東都賦注魏都賦注

和樂且耽

韓詩曰耽樂之甚也

伐木

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

自苦其事故以為文文選謝混遊西池注飢者歌食勞者歌事

初學記 十五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文選潘岳閒居賦注

相彼烏矣

薛章句曰鳥欲物也文選顏延之曲水詩注爾雅烏鴉賦注

吉圭惟館

儀禮注作爲館

韓詩曰圭潔也周禮秋官甸人注儀禮士虞禮注

儀禮與圭古字通用釋文舊音圭潔也呂覽臨飲食必濁絮高誘曰濁讀爲圭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曰圭潔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文選潘岳金谷集作詩注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注

韓詩曰昔始也

文選薛章句曰依依盛貌文選

檀車綵綵

儀禮注曰南陔至由儀其義未聞疏曰鄭君注禮之時未見毛傳詩譜序正義曰詩三百十一篇皆

子夏爲之作序而史記云三百五篇樂緯動聲儀詩經含神霧尚書璇璣鈴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惟有三百五篇議韓皆漢世所作故云三百五耳案此則韓詩及齊魯皆無笙詩篇目

和鸞雍雍

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春秋左傳韓詩傳曰桓二年疏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周禮保氏疏又大馭疏

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讀詩記十八

孔穎達左傳疏曰鸞和所在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

氏經解注取韓詩爲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鸞與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軾也

倍倍夜飲

薛章句曰倍倍和悅之貌釋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稽康琴賦注

釋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稽康琴賦注

釋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稽康琴賦注

釋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稽康琴賦注

釋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稽康琴賦注

釋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稽康琴賦注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韓詩曰離離長貌初學記二十一詩八

藜藜者莪

薛章句曰藜藜盛貌文選東都賦注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

車纓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

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史記汲鄭列傳注

元老

韓詩曰元長也玉篇

東有圃草駕言行狩後漢書馬融傳注

韓詩內傳徵卷三

薛君注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文選西都賦注後漢班固傳注

內傳曰春日吹夏日狹秋日獵冬日狩天子抗大綬

諸侯小綬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門夫田獵

因以講道習武簡兵也御覽八百三十一

四牡奕奕

薛章句曰奕奕盛貌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

駉駉駉駉或羣或友後漢書馬融傳注

薛章句曰趨日駉行日駉文選張衡西京賦注

劬勞于野

韓詩曰劬勞也釋文

百堵皆興

韓詩說曰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詩鴻雁正義春秋

年正義元韓詩傳曰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

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公羊傳隱元年詩攷一

讒言其異

韓詩曰讒言緣間而起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注詩攷一

鶴鳴于九臯

韓詩曰九臯九折之澤文釋

惠棟曰鶴鳴于九臯韓詩章句曰九臯九折之澤楚

辭章句澤曲曰臯王充亦言鶴鳴九折之澤孫敷碑

字收九澤所謂畢下羊也案文當云四下羊音工

刀反从回羊聲漢時已

韓詩內傳徵卷三

皎皎白駒在彼窪谷

薛章句曰窪谷深谷也文選西都賦注陸士衡苦寒行詩注

惠棟曰韓人為臯陶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窪讀為

志無空邪之空案弟子臧云志無虛邪或古本虛作

白駒云在彼窪谷今詩寫作空

如矢斯初玉篇

韓詩曰初隅也文釋

如鳥斯勒詩攷一作朝

乃生男子

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明

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白虎通下男子生桑弓蓬矢六射上

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文選東據雜詩注

戴衣之禘釋文

韓詩翼要曰禘示之方也詩斯干正義

孔穎達曰禘制方命女子方正義

或寢或謔

韓詩曰謔覺也釋文

謔古訛字薛注云謔覺也毛詩云訛動也說文引詩云民之謔言今正月詩作訛尚書平秩南訛史記作謔

節南山

韓詩曰節視也釋文

憂心如焚釋文

韓詩內傳徵卷三

五

何用不監

韓詩曰監領也釋文

昊天不庸

韓詩曰庸易也釋文

蹙蹙靡所騁

薛章句曰騁馳也文選潘岳射雉賦注王粲登樓賦注

夢夢

韓詩曰惡貌也釋文

又窘陰雨

韓詩章句曰窘迫也讀詩記二十

速速方穀天天是掾後漢書蔡邕傳注

繁惟司徒釋文

顧炎武曰漢書古今人表皮師古曰即詩十月之交所謂蕃惟司徒者也按今詩作蕃音波儀禮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今文皮為繁漢書御史大夫繁延壽繁音婆按此則都番繁四字皆得與皮通以皮字音繁故也

難得聲音牛何反衛風竹竿與巧笑之瑳瑳也元寒與歌戈聲相近故音多轉入于歌戈難字係元寒部內字小雅鳳桑與阿何韻桑愿二章與那字韻此番字所以作繁音婆也

抑此皇父

韓詩曰抑意也釋文

案大雅抑戒國語作懿懿意同聲毛詩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噫噫亦同聲也元戴何六書故曰論語抑與之與嘆石經作意與之與大戴禮武王問師尚父曰黃帝顛項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後漢書隗囂問班彪曰抑者從橫之事復起于今乎蓋抑意一聲之轉也

韓詩內傳徵卷三

六

不慙遺一老

韓詩曰慙閭也釋文

惠棟左傳補注五十二年釋厥慙釋文云慙魚斬反徐五巾反案公羊作屈銀是慙讀為銀徐音是也說文云慙从心秋聲又大部云秋从大

來聲讀又若銀是古音皆以慙為銀

護口啓啓

兩無極

韓詩序曰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

兩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並朱子詩集傳五

韓嬰章句曰雨無正無眾也讀詩記二十

劉安世曰舊記少年讀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詩中云正大夫誰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

若此無罪無胥以痛

韓詩曰無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

有罪者相率而病之是其大甚後漢書案

漢書敘傳第七十下身乎史遷蓋胥以刑罰灼日齊  
韓詩曰無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  
有罪者相率而病之是其大甚後漢書案

謀猶回欵文選潘岳

薛章句曰回邪僻也賦注韓詩曰欵僻也

滄滄訛訛

韓詩曰訛訛不善之貌文釋

韓詩內傳徵卷三

七

謀夫孔多是用不就不就詩外傳六

詩攷序曰漢廣不不休息朱子從韓詩作不不休思  
小曼是用不集朱子從韓詩作不不休思  
五經說曰是用不集當從是用不就以韻為證  
炎武毛詩本音曰集字非韻宋王應麟言朱子從韓  
詩作是用不集案今集傳仍作是用不集非朱子  
之舊與漢廣不可休息同毛傳云集就也集亦訓就  
書顧命曰克達厥集大命蔡邕石經達  
作通集作就是集訓為就音各不同

民雖靡康

韓詩曰猶無幾何文釋

翰飛厲天

韓詩薛章句曰厲附也文選西

哀我殄寡

韓詩曰殄苦也文釋

宜狴宜獄

韓詩曰羆亭之繫曰狴朝廷曰獄文釋

系周禮注引詩曰宜狴宜獄此從韓詩  
也今詩作岸岸訓訟無攷當從韓詩

恚焉如疴

韓詩曰心疾也文釋

靡瞻匪父

韓詩曰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也

有淮者淵翟葦淠淠外傳七

吳天大憮子慎無辜外傳七

偕始既滅

韓詩內傳徵卷三

八

韓詩曰滅少也文釋

匪其止恭惟王之叩外傳四

趨趨兔兔遇犬獲之

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之兔兔謂  
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迹有時遇犬得之史記春申

我心施也

韓詩曰施善也文釋

出此三物

許慎引韓詩曰盟牲所用天子諸侯以羊豕大夫以

犬庶人以雞禮記

毛詩曰三物犬豕雞也民不相信  
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投畀有北

韓詩內傳曰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

行亂國政也佞道未信章明遠之而已白虎通上

將恐將懼

薛章句曰將辭也文選任助策秀才文注楊雄甘泉賦注

棄子如噴

薛章句曰噴猶遺也文選陸機賦注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韓詩曰怙賴也恃負也釋文原經音義

嬋嬋公子

韓詩云嬋嬋往來貌釋文

韓詩內傳徵卷三

九

跋厥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韓詩薛章句曰襄反也文選顧延之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注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韓詩曰太白晨出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史記

天官書

四月

韓詩曰歎征役也讀詩記二十一

秋日淒淒百卉俱腓

韓詩曰腓變也釋文薛章句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文選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令詩注

亂離斯莫爰其適歸

韓詩薛章句曰莫散也文選潘岳關中詩注任助表注

眷眷懷歸文選王粲從軍詩注眷眷懷顧文選王粲登樓賦注張衡思元賦注謝惠連西

靜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四

鼓鐘韓詩曰昭王時作玉海三十一

韓詩曰昭王時作玉海三十一

鄭康成中候握河注曰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

之所及魏都賦注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

韓詩內傳徵卷三

十

可以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後漢陳

韓詩曰聞其宮聲使人温厚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

方廉而好義隋書志十

周禮韞縢氏掌四夷之樂注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韞

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

也蔡邕獨斷上四夷樂之別名王者必作四夷之

樂以定天下之歡心祭神明而歌之以管籥為之聲

禮義卒度外傳四

馥芬孝祀韓詩曰馥乘也人注

維禹噉之周禮稍人注

周禮稍人掌令邱祭之政令注云邱祭四邱為甸甸

詩云惟禹甸之不為隴者... 言隴是軍陳故訓為樂由句出車一樂可以為軍故... 文陳見南山維禹甸之韓詩作隴也... 句讀為田古陳田字同陳又訓樂又與甸通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韓詩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  
雪花曰霏雪雲曰同雲自上而下曰雨雪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外傳曰古者人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為百畝... 韓詩內傳徵卷三

韓詩曰藟卓也  
爾雅釋詁藟大也音羣疏引韓詩云藟彼圃田說文云藟從草到聲釋文藟音同俚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韓詩藟圃田藟卓也兩雅釋詁藟大也郭璞注云藟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耶顧炎武唐韻正曰值竹覺反去聲則竹到反案韓詩云藟彼圃田說文藟引詩烝然藟藟從魚卓聲今詩作羣羣呂氏春秋齊淖齒作卓齒又說文淖淖淖皆以卓得聲

依介攸止  
薛章句曰介界也  
韓詩曰卜報也

韓詩曰卜報也  
韓詩曰卜報也

有身棲淩與雲祁祁  
外傳八漢書同詩攷一... 說文曰淩淩淩推謂有淩淩與雲祁祁... 趙氏據無極山碑云漢以前本皆作與雲因顧氏改之... 同由唐以來定本始以與雨為正非因顧氏也

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囑於左也  
文釋

韓詩曰莖委也  
毛傳曰推莖也釋文摧宋附反則摧與莖音義同也釋文委紆為反猶食也  
韓詩曰霰英也宋書二薛注曰霰英也文選雪

德音來括  
薛章句括約束也文選劉越石答盧綽詩陸機辨亡論注

以愠我心  
韓詩曰愠志也  
韓詩曰構亂也

賓之初筵  
韓詩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後漢書孔融傳注朱子曰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案此詩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

韓詩曰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嘏

韓詩曰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

韓詩曰不知其為惡也

並上左右秩秩同後漢書孔融傳注

威儀販販

韓詩曰販販善貌

有頌其首

韓詩曰頌眾貌

便便左右

韓詩曰便便閒雅之貌

韓詩內傳徵卷三

左傳引詩曰便便左右尚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平秩字伏生作便秩爾雅云便便辨也毛詩作平平云辨治也便平聲相近故通用也

綿繩維之

韓詩曰繩維也

福祿胼之

韓詩曰胼厚也

人之無良相怨一方

韓詩曰良善也言王者所為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

如食儀俾

韓詩曰儀我也

韓詩曰儀我也

兩雪庶庶瞻睨津消

韓詩曰瞻睨日出也

如蟻如髮我是用憂

外傳曰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蟻如髮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

上帝甚懼無自療焉

都人士

織衣引都人士首章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由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鄭氏注云此詩毛詩有之三家則亡毛詩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引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虔以為逸詩言親者

泱泱白雲

韓詩內傳徵卷三

籟毛詩作英英說文英从草央聲出其東門詩正義引白旆央央作英又出車詩旂旐央央本亦作英文選射雉賦云泱泱與英古字通也詩英英白雲云泱泱與英古字通也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韓詩翼要曰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

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外傳曰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泱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中聲聞于外

視我怖怖

韓詩曰意不說好也

說文十下怖恨怒也从心市聲詩云視我怖怖蒨蒨切蒨蒨氏詩本音曰念子操操韓詩及說文並作蒨怖字吹反入韻今作操操不入韻

緜蠻黃鳥

緜蠻黃鳥



薛注曰絲續文貌文選何晏詩福殿賦注王  
問百詩曰維嶺黃身毛傳絲續小鳥貌雖朱子前有  
長樂劉氏訓絲續作鳥聲終畜從毛傳及韓詩薛君  
章句絲續文貌爲是  
何人不歸詩攷

韓詩內傳徵卷三終

韓詩內傳徵卷三

五



詩本作文王是異調之驗左傳樂記韓詩皆作莫  
釋云類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為定聲又  
相近讀非一  
師故字異也

無然呼援無然欣羨

韓詩曰呼援武強也文釋 薛章句曰羨願也文選孫

台山賦注

誕先登于岸

薛君韓詩章句曰誕信也文選陸雲大將軍

無矢我陵

薛章句曰四平日陵文選楊雄 長揚賦注韓詩曰曲京曰阿經

音義見上考樂  
今並識于此

與爾陸衡

韓詩內傳徵卷四

儀古音東之與儀音相近大雅思齊三章隔句為韻  
蕭蕭在庶與四句保字韻雍雍在宮與二句隔字韻  
雲漢二章隔與與宮躬韻其文字之見于往籍者此  
詩隔句作陸衡後漢陽帝諱陸改陸為陸漢有陸處  
縣東京為陸處由聲相近故通用也臨陸  
一聲之轉即此可以知韓詩音義之妙

崇墉仡仡

韓詩曰仡仡搖也文釋

於勿魚躍

薛章句曰文王盛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文選顏延

注詩

於樂辟靡

韓詩說曰辟靡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壘之以水示圓  
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靡者取其靡和也所

以教天下春射秋養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  
內立明堂其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絮

清也詩經

矇矇奏功

韓詩曰無珠子曰矇矇于具而無見曰矇文選陸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外傳

文王烝哉

韓詩曰烝美也文釋

築城伊瀍

韓詩曰瀍深池文釋

王公伊濯

韓詩內傳徵卷四

韓詩曰濯美也文釋

皇王惟辟

韓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

者亡白虎通下 王溥唐會要七

姜原

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史記周本紀注 韓詩說曰三王各正

其郊禮記正

誕彌厥月

韓詩曰誕信也文選陸機

拂厥豐草

韓詩曰拂弗也文釋

或春或枕詩效

儀禮有司徹禮二手執挑七枋以挹滂注云挑謂之  
飲讀如或春或枕之挑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  
挑作挑或讀曰讀毛傳云挑者挹也挑者挹也今文  
詩云或春或枕二人注云女奴能春與挑者挹也詩  
官女春或枕董氏引韓詩論作挑鄭先通韓詩故讀  
之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惠棟曰漢儒皆以行葦為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  
曰暮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  
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  
苞方體惟葉泥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  
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  
以避葦葦長君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

酒醴惟醕

韓詩曰醴甜而不泔也文選南都賦注

韓詩內傳徵卷四

五

鳧鷖在晝

韓詩曰晝水流進貌文選吳都賦注

芮隗之即漢書地理志

地理志右扶風汧原注汧水出汧山西北入渭汧水  
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隗雍州也師古曰芮鞠韓  
詩作芮隗讀與鞠同言公劉止其  
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隗之間

誘民孔易外傳

天生烝民其命匪訖外傳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外傳

外傳曰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情孝衰  
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外傳

天不酒爾以酒

韓詩曰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文釋韓詩曰夫飲之禮

不脫屣而即序者謂之禮跪而上坐者謂之寔能飲

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

閉門不出者謂之酒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醜不可以

沈不可以酒初學記薛章句曰齊顏色均眾寡謂之

沈閉門不出客謂之酒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張載七命注

殷監不遠外傳

抑

韓詩翼要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

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正義

韓詩內傳徵卷四

六

楚語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作懿以自儆  
韋昭注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為懿孔穎達曰  
侯包亦取  
楚語為說

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外傳

荒悝于酒外傳

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外傳

嗚呼小子

薛章句曰嗚歎辭也文選陸機赴雜道中詩注

聿喪厥國釋文及正義

毛詩曰喪厥國正義曰此日為辭故韓詩作聿案  
王逸維驥注引詩曰聿聿有奔走子聿有先後爾雅  
釋親注引詩曰聿聿于京漢書  
引詩曰聿為改歲今詩皆作日

惟彼不順往以中垢外傳

對彼雲漢

薛章句曰宣王遭亂仰天也文選注

王懷祖曰對乃對字之訛詩傳古字通故毛詩作俾俾彼甫田詩彼圃田即其證也薛章句云云乃專釋詩辭非專釋詩字

鬱隆炯炯釋文

圭璧既卒

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禮記正義詩攷

耗敦下土

韓詩曰耗惡也釋文後漢書章德憲皇后傳注

緜緜山川

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於山川何休公羊解詁一君親

韓詩內傳微卷四

七

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

室榮與婦謂盛與苞苴行與讓夫倡與何休宋蜀本公羊解詁二

宮室崇興公羊解詁二

早魃為虐如炎如焚後漢書章帝紀傳注

我心憚暑

韓詩曰憚苦也釋文

疹我以旱

韓詩曰疹重也釋文

瞻卬昊天

韓詩曰萬人顛顛卬天告愆文選任昉勸進今上殿注沈約安陸昭王碑文

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

鄭氏禮記注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正義曰按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傳周百詩曰按漢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就封於齊注云韓詩康成其出此乎案後漢注五十七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又五十九張衡應問曰申伯樊仲實幹周惟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周之翰注曰侯並周宣王之卿士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注曰翰幹也蓋皆韓詩之說

夙夜匪懈外傳

王踐之事

韓詩曰踐任也釋文

韓詩曰踐任也釋文

仲山甫祖齊

韓詩曰封於齊漢書杜欽傳注

韓詩內傳微卷四

八

漢書六十杜欽曰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而韓詩以爲封於齊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爲證則是其義非穆而與今說詩者不同

鄧音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沿韓詩也宋洪适釋一漢孟郁脩堯廟碑仲氏所自出本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居於成陽因氏仲焉釋曰右碑漢成宗永康元年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成陽令丞尉繼敘仲氏之美也杜欽傳云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而欽引之顏師古曰韓詩既有齊城韓詩誤以爲封於齊而欽引之顏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未可專非杜氏此碑云山甫受封於齊周衰失爵後嗣遂居成陽蓋同韓杜之說

有暉其道

韓詩曰暉明也釋文

韓詩曰暉明也釋文

韓詩曰暉明也釋文

韓詩曰暉明也釋文

韓詩曰暉明也釋文

韓詩曰暉明也釋文

韓詩曰暉明也釋文

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

所以名之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白虎通上諸侯

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何明爵

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曲禮所以為世子何言世

世不絕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幹不庭方

薛章句曰幹正也文選西京賦注

王錫韓侯

韓詩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北堂書鈔三十

肇敏戎公

韓詩曰肇長也文釋

韓詩內傳徵卷四

九

自召徂命

詩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

命之韓詩外傳八

敷敦淮墳

韓詩曰敷大也敦迫也文釋

民民翼翼

韓詩曰民民親也文釋

王猷允塞外傳六

伊胡為憇

韓詩曰憇悅也文選神女賦注

我居御卒荒外傳八

日辟國百里

韓詩曰辟除也文選上林賦注

維天之命

韓詩曰維念也文釋薛章句曰惟念也文選歐陽堅石隄終詩注

無封靡于爾邦

薛章句曰靡好也文選文賦注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案此以彼岨者為句岐有夷之行為句辨見後補遺

韓詩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後漢書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言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

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

而人不難同上

韓詩內傳徵卷四

十

王應麟曰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泚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泚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泚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泚為朱泚亦無徂字

薄言振之莫不震疊外傳八

薛章句曰振猶奮也文選甘泉賦注張載七命注薄辭也振奮也

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政之道而

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後漢書李固傳注

懷柔百神

韓詩曰天子奉玉升柴二禮義宗

執競武王

韓詩曰執服也北堂書鈔八十九釋文

貽我嘉麥

韓詩薛章句曰麥大麥也文選班固

師時農夫播厥百穀文選秋

薛章句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文選東

振鷺于飛于彼西雍

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

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後漢書邊

在此無惡在彼無射昭傳注

顧炎武詩本音曰在此無射

萬億及秭

韓詩曰陳穀曰秭釋文

滂有多魚

韓詩內傳徵卷四

薛章句曰滂魚池也釋文

爾雅滂謂之滂郭注曰作滂者積柴水中魚得藏隱

因以滂圍捕取之邢昺疏曰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

也滂滂古今字案禹貢沱滂既道史記作沱滂素

亦作滂

文武惟后

韓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六廟禘則羣

條革有鷁

韓內傳曰鷁鷁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盧辯大戴

韓詩曰孔子渡江見之異眾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

人歌曰鷁兮鷁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鷁鷁也

廣韻十

三未

者定爾功

韓詩曰者惡也釋文

惇惇子在疚

韓詩曰凡人喪曰疚文選東

弗時仔肩外傳

子其懲

韓詩曰懲苦也釋文

左傳昭二十八年吾懲勇氏矣惠棟補注曰列子曰

自求辛赦

韓詩內傳徵卷四

韓詩曰赦事也釋文

翻飛惟鳥

薛章句曰翻飛貌文選謝瞻張

民民其庶

韓詩曰民民眾貌釋文

百室盈止

韓詩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北堂書鈔

自堂徂基

韓詩說曰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大戴禮

自羊來牛外傳

於釋思釋文

釋文曰毛詩賦此何者魯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本有是采三家之本

有驛 韓詩曰白馬黑髦釋文

以車釋釋 薛章句曰釋釋盛貌文選廿

屈此羣醜 韓詩曰屈收也收歛得此羣聚釋文

韓詩曰屈收也收歛得此羣聚釋文

爾雅云屈聚也注 引詩云屈此羣醜

鬻彼東南 韓詩曰鬻除也釋文

士喪禮四鬻去蹄注云鬻解也今文鬻作剔剔與鬻同大雅抑詩云用鬻鬻方魯頌泮水云狄彼東南箋

云邊狄皆 當作剔 韓詩內傳徵卷四

鬻彼淮夷 韓詩薛章句曰鬻覺寤之貌文選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

枚枚 韓詩曰閒暇無人之貌也釋文

植穉 韓詩曰植長稼也穉幼稼也釋文

遂荒大東 韓詩曰荒至也釋文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外傳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文選兩都賦序注

韓詩薛君傳曰是詩公子奚斯所作後漢曹

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文選兩都賦序注王逸魯靈光殿賦注

孔曼且碩 薛章句曰曼長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

商頌 韓詩章句曰商頌亦美襄公史記宋世家注

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後漢曹

公去奢即儉京賦注

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脩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宋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法言云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

韓詩內傳徵卷四

前作商頌奚斯作商頌之詩故云然愚案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大夫正考甫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樂記溫良而能節者宜歌商鄭氏注謂商宋詩蓋用韓詩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在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于襄公之時乎後漢曹褒傳奚斯誦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

毛詩未行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域 薛章句曰九域九州也文選潘勗明魏公九錫文注

大禧是承 韓詩曰大禧大祭也釋文

桓發



韓詩曰發明也釋文

率禮不越外傳三詩次

至于湯賸外傳三

韓內傳曰湯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于徵今

扶風徵陌是也釋文

鄭康成禮記注曰齊十三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外傳

韓詩曰言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文選附

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外傳

案今詩作載旃詩攷引韓詩外傳

蒼有三葉

韓詩內傳徵卷四

五

韓詩曰葉絕也釋文

撻彼殷武

韓詩曰撻達也釋文

奮伐荆楚

韓嬰詩敘曰楚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詩次

勿子禍適

韓詩曰適數也釋文

京師翼翼四方是則

韓詩曰翼翼然盛也後漢書樊宏傳注

松柏丸丸

薛章句曰取松與柏文選長

馬融長笛賦丸挺彫琢刻鏤攬管五臣注曰丸折筵

旅楹有閑

薛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文選魏都賦注

韓詩內傳徵卷四終

韓詩內傳徵卷四

六

韓詩內傳徵補遺

編纂之書搜羅貴富囿于聞見不無缺失積日而增

補其未備別紙錄之以待後得高郵朱編初

將子無怒

薛章句曰將辭也文選任昉策秀才文注楊雄甘泉賦注

吁嗟女兮外傳二

弗曳弗屨外傳二

悠悠倉天外傳二

穀旦于嚶文釋

莘莘征夫詩攷引

且以酌醴

韓詩內傳徵補遺

為酒為醴

韓詩曰醴甜而不涉也文選張衡南都賦注

斯干

韓詩曰朱襄公去奢即儉文選張衡東京賦注

百川沸騰

不震不騰

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文選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詩注

營營原隰周禮疏

延于條枝詩攷據

無言不酬詩攷引

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外傳三

己見卷四據後漢書並注矣王應麟以朱子外韓詩也言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是以彼祖者為句岐有夷之行為句鄭箋毛詩云後之往者又以岐那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是鄭與韓詩合非讀彼祖者岐為句也讀外傳益明矣薛傳又云謂仁義之道而人行故岐道險阻而人難往故不云岐道之險僻而非訓祖為言有仁義之道易往故不覺岐道之險僻與韓詩迥別王以朱子外韓詩彼祖者岐為句與韓詩迥別王以朱子外韓詩彼祖者岐為句與韓詩迥別王以朱子外韓詩彼祖者岐為句與韓詩迥別王以朱子外韓詩

釋釋其達

薛章句云盛兒文選楊雄甘泉賦注

遂撫大東爾正釋

將其來施施顏氏家訓書證

韓詩內傳徵補遺

韓詩內傳疑義

起漢之世三家並立說詩彬彬言解義審自時厥後  
雖善無徵諸子義疏統存其名選注說部無所附益  
凡此之類槩從闕疑大雅宏通別而白之高郵朱精  
初

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  
公迷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  
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歌  
詠之詩攷引說苑以爲韓詩

憲憲令德 禮記正義云案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  
不同者齊韓魯與毛詩不同也

盧洽洽詩攷引董氏云 韓詩內傳疑義

爲下國嘏郵 禮記正義曰引齊韓魯詩也  
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兒也文選潘岳西征賦注

載生載育

異義引齊魯韓說曰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詩生民正義

霍雷也廣韻六脂霍字注云出韓詩

靡共也易中孚九二釋文

韓詩內傳徵叙

漢三家詩佚久矣然齊魯雖亡韓詩猶雜見於他書文  
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說嘗欲寫出王伯厚因其意  
輯詩攷於韓詩蓋詳用以扶微學廣異義歎古人之用  
心勤也然其中殊多脫漏引書則篇卷不明經文與傳  
注相汨又勵存字句既不測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無  
徵不信學者惜焉至鄭氏雖從張恭祖受韓詩但其學  
該博不名一家如箋詩宗毛有不同則下己意注禮時  
未得毛傳大率皆韓魯家言若確然定爲韓詩之說恐  
未必然也初擬更擬拾備西漢一家之言披覽有得

韓詩內傳徵叙

羣書相發明者諸家有攷正者旁搜博采引證以窮其  
歸趣久而成帙顛末略存於是唐宋不傳之書宛然可  
見亦一適也王伯厚謂朱文公集傳多從韓詩今案不  
可休思毛傳舊與韓同彼岨者岐集傳與韓義迥別至  
如爾雅釋詁字兼永兼漢書郊祀義著陽亭說文是正  
檀音郭璞不解到字攷諸韓詩則古音古義粲如矣笙  
詩六闕鄭氏未曾聞都人首章服虔以爲逸承學之士  
抑又忽諸兩漢文章六朝詞賦藝林誦習中閒引用事  
典每與今訓根觸不攷韓詩則古書之義多不可得而  
通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  
次也以此書參之毛傳證之百家其諸好古之君子或

亦有取於是與漢志韓書凡四種隋志止有內外傳內傳益以薛氏章句爲二十二卷今書載薛注甚多而統曰韓詩內傳從隋志也高郵宋綿初

韓詩內傳徵叙

後識

家大人纂韓詩成授男保習之以其古音古義之祭如

也當擇善而從矣竊以漢三家詩立于學官毛最晚出

自毛傳盛行于世而三家微齊魯早佚韓自朱無徵然

毛詩多有與韓詩合者如縣蠻黃鳥韓詩云縣蠻文兒

毛傳云小鳥兒其不以雙聲疊韻字象聲同也熾婉之

求韓詩云熾婉好兒熾婉與睨睨聲同義近故睨睨黃

鳥毛傳亦訓好兒東門之墀韓詩云墀猶坦也毛傳云

除地叮叮者也按除地叮叮即是坦義深則厲韓詩云

至心曰厲毛傳引尔正由帶以上曰厲按由帶以上與

至心同磬天之妹毛傳云倪磬也纖纖女手毛傳云摻

韓詩內傳徵後識

摻猶纖纖也疊疊文王綱紀四方毛詩作勉勉我王傳

云我王謂文王也文王傳云疊疊勉也徹彼桑杜韓詩

云杜桑根也毛詩作土訓與之同何彼莪矣毛傳云穠

猶戎戎也天行艱難之子不猶韓詩云于我身不我可

也毛傳云猶可也是用不就毛傳云集就也能不我狎

毛傳云甲狎也揖我謂我媿兮韓詩云媿好兒毛于碩

大且卷傳云卷好兒莖之秣之毛傳云摧莖也棄子如

隕韓詩云隕猶遺也此其訓詁之同者也至夫黽勉密

勿一聲之轉迺遠隸甸二體之殊音字雖分義訓則一

其有可以正毛傳相沿之誤字者不可休思毛本作思

今則相承作息不敢輒改致亂其體例矣綠薄猗猗當

从篇莢今則相承作竹同于籊籊竹干之竹致有淇與  
綠竹之說矣有滄萋萋興雲祈祈本作興雲故傳云滄  
雲興兒萋萋雲行兒祈祈徐也言行雲之徐也下方云  
雨我公田先雲而後雨也韓奕祁祁如雲傳云祁祁徐  
覩也其證一大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其證二今則相  
承作興雨致興雨二字難以屬文矣凡此皆毛同于韓  
而急宜改正者讀韓詩瞭如矣毛公本通韓詩後以其  
有未安又見三家互有踏駁因爲詁訓傳于其家自後  
河間獻王得而獻之立于學官于時學者皆退韓而宗  
毛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其來自矣亦安知毛公未立傳  
之先之宗韓學也哉且夫實事以求其是斯兩說不妨

韓詩內傳徵後識

竝存如韓詩云聿辭也將辭也抑意也此則較毛傳爲  
優鄭康成注禮宗韓箋詩宗毛其不同下以己意然亦  
間有用韓說者義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若夫湘  
之作鵲番之作絲碩大且儼作蓄憬彼淮夷作獷在彼  
空谷作穹縣縣之爲民民應應之爲臞臞平平之爲便  
便德德之爲駉駉芮鞠爲旼臨衝爲隆孔冲遠謂毛氏  
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古音古義之存關于文字  
聲音訓詁之大者夫訓詁生于文字文字起于聲音古  
人之文其音同音近者義每不甚相遠即韓詩以引而  
信之觸類而求之而聲音訓詁之道昭然矣爰以所聞  
于庭訓者箸于簡末

另保謹識



韓詩外傳疏證





11-57 22 1/2 X

韓詩外傳疏證序

退食之暇偶取所藏韓詩外傳諦觀之竊憾其字句多  
 脫誤而未有以正也一日舉以語陳處部愚谷處部遂  
 言曰是書舊無善本驟為增訂之慮非闕疑之義而亦  
 有不必然者嘗檢本書所記凡二百九十餘條而互見  
 於諸書者蓋不啻十之七八今但督萃以觀則其文義  
 自明家琢軒先生固嘗為之矣迺出一編示余余受而  
 讀之以本書為綱而取諸書之互見者備錄於左方其  
 原有注者間亦摘附其下卷次一如其舊而簡牘增數  
 倍焉李善之注文選也自標其義例曰諸引文証或舉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序

先以明後或引後以明前或文雖出彼而意微殊茲編  
 所錄有在韓氏前者有在韓氏後者有事雖異而文則  
 同者蓋亦李氏之遺意大抵周末洎漢初諸子據事類  
 義多從同同而傳聞異詞於世次之後先名氏之出入  
 異同詳略蓋多有之而醇疵疎密即緣以見焉各從其  
 舊錄之善學者可以靜觀而有得也已琢軒諱士珂蘄  
 水宿儒由歲貢生舉乾隆丁酉鄉試戊寅之夏其文孫  
 國錄沆庶常濬以假歸舉是書付劄颺氏且來請序余  
 因述其書之梗概俾弁諸簡首他日依此例盡取諸書  
 互為主客於以化專已守殘之陋與入主出奴之私不

亦善乎

嘉慶二十有三年季夏月撫楚使者海豐張映漢撰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序

二

韓詩外傳疏證

治際安

斬水琢軒陳士珂輯 男光詔金門孫 沈秋舫 同校

澹大雲

目錄

卷一 二十九則

卷二 三十四則

卷三 三十九則

卷四 三十三則

韓詩外傳疏證 目錄

卷五 二十二則

卷六 二十七則

卷七 二十八則

卷八 三十五則

卷九 二十七則

卷十 二十五則

叙錄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史記儒林傳

韓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序

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漢書儒林傳

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漢書藝文志

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同上

韓詩二十二卷韓詩外傳十卷隋書經籍志

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同上

韓詩十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唐書藝文志

隋唐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際韓詩亦亡、通志藝文略

韓詩外傳十卷 宋史藝文志

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雖非解經之深旨、而文辭清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蓋多記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直齋陳氏書錄解題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叙錄

四

互見諸書目錄

經部

尚書大傳

春秋傳

春秋公羊傳

春秋穀梁傳

春秋繁露

禮記

大戴禮記

禮緯含文嘉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目錄

五

孝經

孟子

爾雅

史部

國語

戰國策

史記

列女傳

吳越春秋

子部

管子

晏子春秋

老子

列子

莊子

文子

尸子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目錄

六

淮南子

說苑

新序

孔叢子

孔子家語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一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轉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寔其身而約六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渴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人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七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酈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八

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女傳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珮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渾渾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奠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奠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辟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貲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息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九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珮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

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畀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某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某已知之矣遇賢則實抽絺絺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

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絺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貲財棄於鄙野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某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列女傳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疾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

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說苑雜言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儀解

孔子家語五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

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眾以  
弱陵強兵共殺之 文子符言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十一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十二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  
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  
爰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  
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  
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  
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  
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  
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  
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  
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 荀子  
天論篇

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  
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  
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  
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墜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  
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  
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  
遄死

扁善之度

揚注扁讀為辨

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

名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凡用血  
氣志意智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悖亂提侵食飲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十四

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  
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  
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  
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荀子修身篇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  
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  
死何爲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十五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不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污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己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故阨窮而不憚榮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六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

為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眾也

說苑立節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七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  
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  
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  
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  
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  
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  
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  
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  
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  
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六

卷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  
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子貢乘  
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  
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  
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  
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  
憲不忍爲也

莊子讓王篇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以爲  
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  
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藜杖  
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袵襟則肘見納履則踵  
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  
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  
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  
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  
而去原憲曳杖拖屨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  
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五

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新序節士篇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著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三

矣荀子哀公篇

哀公曰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大戴禮記哀

公問五義

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

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孔子家語

五儀解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三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和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矚矚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

故馬鳴而馬應之非和也其孰然也故新浴者振其

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漘漘

漘漘明察之貌子詩反受人之域域楊注域當為惑者哉荀子不苟論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

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

人數衆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某聞之國亡而不

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

不行一於此某故不為軾也

說苑立節篇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淮南子詮言篇

善怒者必多怨善予者必善奪惟隨天地之自然而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五

能勝理故譽見則毀隨之善見則惡從之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也文子符言篇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害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五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  
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者也信哉賢者之不  
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  
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  
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  
鞀寶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鞀  
寶有聲鶻震馬鳴及保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  
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  
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  
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六律者何黃鐘鞀寶無射太簇夷則姑洗是也故天  
子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  
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  
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太師奏  
登車告出也入則撞鞀寶左五鐘皆應以治額貌額  
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鞀寶  
聲狗吠鶻鳴及保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鞀寶在內  
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  
入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說苑建本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无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後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孔子家語致思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

禮記雜記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无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纒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穆伯之喪敬伯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

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孔疏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謂暫時

也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

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羊

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禮記檀弓下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

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

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捐膺無憂容有

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

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

子之令德也國語魯語

公父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

人補注人字乃八字之訛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

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

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戰國策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羊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期年齠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闕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三

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牖而後能行三年顛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

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說苑辨物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三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善

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善哉

新序義勇篇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劬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悅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云凡民有喪劬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善

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鐸于丁寧傲其民也襲侵密聲爲蹙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國語

傳曰水濁則魚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破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殃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墮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絃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美

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說苑政理篇

水濁者魚噁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阨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譬若張琴大絃絕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

淮南子繆稱訓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欲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三

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行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說苑

修文篇

仁道有四礫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礫  
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安  
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  
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衆百姓信  
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  
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  
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  
法度之比於不祥是礫仁者也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  
則不深仁礫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  
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中徒狄之行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美

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  
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礫仁雖下然  
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  
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爲儒雅之故  
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闔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  
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  
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  
何哉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  
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  
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闔龍逢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美

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  
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  
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  
實爲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新序節士篇

鮑焦衣弊膚見挈舂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  
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  
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  
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弗舍  
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  
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  
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  
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礫  
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  
矣其節度深淺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卑

鮑焦衣弊膚見挈舂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  
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  
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  
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  
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  
生其利汗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汗其君而履其  
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

稿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  
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  
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深淺適至而  
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新序節士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卑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一

聖

世思而歌詠之

說苑貴德篇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二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闖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闖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林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若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而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帥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宣公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一

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何注理上城具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帥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春秋公羊傳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二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失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曾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三

君老太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隣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太子幼隣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倚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

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隣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鬥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三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四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文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滅我思不遠

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五

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列女傳卷四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

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嫉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六

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邱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邱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邱子虞邱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

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新序雜事一

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俱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邱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邱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賢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七

妾聞虞邱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宜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邱子邱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季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風夜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者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列女傳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旃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旃旃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八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欲之人問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戰今先王之言勝故肥 尸子太平御覽引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韓非子喻老篇

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治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九

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琢如磨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十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

荀子天論篇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楊注黨見類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

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枯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不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禮義不修內外不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爾其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十

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同上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土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莖淺未必撼也飄風與暴雨墜則撼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豐牆墉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木淺根垓不深未必撼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說苑建本篇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  
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  
也曾子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  
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掇其泣矣何嗟  
及矣

曾子曰無內人之疎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  
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疎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  
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遠乎  
詩曰涓涓源水不雖不塞載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  
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荀子法行篇

夫雪霜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施  
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  
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  
陶也然而聖后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  
使能者爲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  
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  
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高注厭持也搔勞也治官理  
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  
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

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  
得其道技藝雖多未有益也淮南子詮言訓

傳曰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駒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與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厯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馬故曰敗

服八廐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厯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荀子哀公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七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

呂氏春秋離俗覽適威

顏淵待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

人乎顏淵不悅厯階而去須臾馬敗問矣定公躐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厯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七

騶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新序雜事五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騶曳兩服入於廐公問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

民造父無伏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  
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厯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  
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  
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  
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  
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  
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顏回篇

孔子家語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  
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捧杯血仰天而歎  
曰惡乎崔杼將爲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足崔  
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  
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  
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  
詩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  
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韋也崔杼曰舍晏子  
晏子起而出授纓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  
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  
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偷晏  
子之謂也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  
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  
壇三仞培其下以甲于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  
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執拘其頸劍  
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  
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  
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  
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



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戰既在  
 匣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  
 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  
 為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  
 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鈎之直兵推之  
 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  
 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  
 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  
 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  
 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於厨嬰  
 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  
 淪晏子之謂也 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  
 其不祥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  
 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芻甸兵鈎頸  
 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  
 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  
 莫葛藟延於條枚凱悌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  
 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  
 而去晏子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曰

安之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  
 於厨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  
 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  
 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  
 故以義為之決而安處之 呂氏春秋待君覽知分篇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人言不疾指  
 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栝血仰天  
 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  
 謂晏子曰子與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  
 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鈎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問回  
 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  
 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  
 之曲兵鈎之嬰之不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  
 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  
 庖厨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  
 彼己之子舍命不淪晏子之謂也 新序義勇篇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三

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道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離俗覽高義

呂氏春秋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史記循吏傳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三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返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新序節士篇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  
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為人父者則願以為子為人子  
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為人臣者則願  
以為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  
此君子之行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

補注操曲者曰隱正方者曰括直己

而不直於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

禮記衛將軍文子

外寬而內正自拯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

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

孔子家語弟子行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五

傳曰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鄰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問

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

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

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

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

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程木子天下之賢士

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

人可也

孔子之鄰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

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曰取束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五

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山間之也士不中而

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

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而贈終身不見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說苑尊賢篇

孔子之鄰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

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山間之士

不中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問又顧謂

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

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

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家語致思篇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  
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  
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  
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  
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忠而不避義  
死好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亂盪盪乎  
其義不可大也嗛乎其廉不可劓也溫乎其仁厚之寬  
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  
乎公族

君子易和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忠而不避義死欲  
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辭蕩蕩乎其  
有以殊於世也 荀子不苟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三九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  
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  
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  
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  
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  
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三九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  
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  
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吏  
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  
曰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  
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  
之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  
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  
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開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  
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問之曰忠矣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三

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罪文公曰  
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  
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  
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  
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  
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  
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史記循吏傳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  
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

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  
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  
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  
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  
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  
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  
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卽生失殺卽死君以臣爲能聽  
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  
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  
問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三

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  
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  
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  
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  
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  
汗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汗之名無  
霸王之功而有射鈞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汗以治  
人君雖不能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汗官亂治以生臣  
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新序節士篇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轍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三

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往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夫負釜

甑妻戴紅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忘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置掇之丁丁言不忘於道也

列女傳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三

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羣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趨歸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抃嗑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三

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趨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人殷殷王而夏亡

新序刺奢篇

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薄薄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

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惘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尙書大傳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三



伊尹去夏人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人山田饒  
 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  
 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  
 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  
 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何也  
 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  
 君魚鱉啄君黍稷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  
 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  
 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  
 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太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五

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  
 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  
 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  
 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  
 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  
 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  
 者君猶日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  
 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菽粟無此五者  
 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

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  
 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  
 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  
 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  
 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  
 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  
 也 新序雜事五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五

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  
 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  
 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  
 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  
 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  
 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  
 者君猶日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  
 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菽粟無此五者  
 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口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弊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口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事情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察賢

治猶未至也

說苑政理篇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絰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活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

說苑立節篇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闔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能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爲之乎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聖

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闔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愚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愚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蒞民而反以盪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聖

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暇言而宜人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頰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某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洽洽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

精微者也

子夏讀書畢見於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尙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忼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

又非難也某嘗悉心盡志以人其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 尙書大傳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聖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温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吳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衆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乎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聖

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標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生之術也

荀子修身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是正國人胡不萬年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禮記學記

家有千金之玉而不知猶謂之貧也良工治之則富掩一國身有至貴之爵而不知猶謂之賤也聖人告之則貴最天下

尸子太平御覽引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聖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降於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縵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禮記曾子問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禮記郊特牲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兗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至阼階以著代也禮記昏義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二

辛

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文子符言篇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三

傳曰昔者舜甌盆無臚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盞噉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麤衣而盪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為禮誠易為辭聖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

王曰善 說苑君道篇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謂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為善即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且而大拱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禍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 呂氏春秋季夏紀制樂

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 尚書大傳

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關與帝其修德大戊從而祥桑枯死而去 史記



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何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遺方之君重譚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說苑敬慎篇

殷大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且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大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三

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說苑君道篇

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傷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譚而朝者七國同上

昔者周文王之時益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典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我心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典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草以交諸侯備其辭合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之後四十二年凡益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四

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典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典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草以

交諸侯仿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歿也

呂氏春秋季夏紀制樂

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尙賢使能而等位不遺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

荀子王制篇

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己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論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己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七

行法至堅好修正其所聞以矯飾其情性

楊注矯與矯同其

言多當矣而未論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智慮

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

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

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

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

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賢人矣

荀子備效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璜則魏

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

尊疎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

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

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

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

克出遇翟璜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

克曰魏成子爲之翟璜勃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

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鄰爲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

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旣拔無守之吾進先生君欲置太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八

子傅吾進趙蒼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

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

非成則璜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

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

則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

子爲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

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

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

魏成子比乎翟璜逸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

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九

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

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

史記魏世家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璜翟璜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璜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十

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璜不悅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鮒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

王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走然而慚曰  
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  
成子爲相矣於是翟黃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  
說苑臣術篇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  
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故修禮者王  
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聚斂以招穀積財以  
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王  
法以齊官平正以齊政然後節奏於朝法則度量正乎  
官忠信愛利刑於下如是則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  
神明是以德澤洋溢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  
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成侯嗣君

楊注皆衛君

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

者也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  
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  
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  
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  
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荀子王制篇

禁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  
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濰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  
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  
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  
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  
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濰漳楚之望也禍福之  
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春秋傳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三

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濰漳楚之望  
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  
國也宜哉 說苑君道篇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濰漳楚之望也禍福  
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  
維彼陶唐率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  
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孔子家

語正論解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十四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  
痿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  
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  
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  
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  
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  
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  
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  
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賢醫  
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川賢醫則國非其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十五

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  
用則家庶無疾況人主乎傳曰太平之時無瘡癘跛眇  
庭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  
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  
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  
民也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  
忘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  
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  
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  
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  
也矣 禮記經解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十六

人事倫則順於鬼神順於鬼神則降福孔借詩日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武王伐紂到於邢邱柝折爲三天兩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大公對曰不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有人者憎其胥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寧更名邢邱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于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騶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旣反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間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斲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川兵也祝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信伐紂而殷亡武乎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  
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  
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  
雨水平地而奮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  
也天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  
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  
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說苑權

武王與紂戰于毋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  
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九

定召太公而問之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  
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  
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  
活威劉厥敵母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  
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  
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  
干之墓表商容之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  
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  
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間況於在者乎  
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藉乎王之於色也在

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

尚書大傳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蒗封帝  
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  
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  
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  
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  
而弗復服車甲屨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  
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裳然後  
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鯉首  
右射駒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神見楮笏而虎賁之士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三

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  
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禮記樂記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禮記曲禮上

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壞而勉不究然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免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禮記學記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  
學故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尙道也故不  
言而信不怒而成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於光明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  
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  
北面所以尊師也 禮記學記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塗盛延及君  
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  
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遣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  
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  
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  
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  
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  
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莊公十一年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塗  
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

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  
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  
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  
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春秋傳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  
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  
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遣君憂拜命之  
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  
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  
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

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  
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  
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  
謂也 說苑君道篇

齊桓公設庭燎爲使人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  
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  
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  
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  
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  
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  
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  
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以  
小成大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其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  
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  
君設庭燎以待士其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  
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  
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  
夫太山不辭礫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  
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  
之其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  
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說苑尊賢篇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剝木爲舟剝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礪礪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七

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能治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飲食適

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鐘鼎非無金錫也不沉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則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言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留餘不求非具有而天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天

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必不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既無受魚而不免於相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五

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下

韓非子外傳說右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

史記循吏

傳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

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淮南子道應訓

昔者有鮑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新序節士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三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  
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  
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  
僂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  
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  
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  
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  
凌遲故也今其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  
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  
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曰晰焉而見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手

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  
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  
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  
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脛言頽之潛焉出涕  
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  
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  
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  
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  
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  
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

思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遘死康子避  
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  
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  
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  
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  
匪怒伊教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  
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問之不說曰是老也欺子語  
子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  
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三

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  
獄狂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慢令謹誅賊也  
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  
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  
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  
之若不可尙賢以禁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禁三  
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  
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  
子是庫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  
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

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無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消焉出涕豈不哀哉

荀子宥坐篇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三

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說苑政理篇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問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也

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論教猶未竭也究論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問之皆非禹之義而服舜之德

說苑君道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三



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問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怨非暴而何哉賜問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美

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說子之賊心見矣獨不問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固固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竿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

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慚而避位終身不出 新序見後漢書陳寵傳注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美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漳汭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下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測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三

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說苑雜言篇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鬼鬼然高恚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禽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之樂於山者也

尚書大傳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三

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巖巖累巖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收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於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說苑雜言篇

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  
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  
今反國三行賞而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  
子試爲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  
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  
我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藩  
援我使我不爲非者吾以爲次勇猛強武氣勢自御難  
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爲  
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  
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堯

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  
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  
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  
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  
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  
爲首矣周內史與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  
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呂氏春秋不苟論當賞  
從亡賤臣盪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  
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  
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

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  
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史記晉世家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  
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  
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  
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  
文公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  
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流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  
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  
我不得爲非救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堯

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  
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  
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  
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  
忘子哉周內史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  
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  
說苑復恩篇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眾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五帝政之至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聖

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言古今一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眾人惑焉彼眾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乎千世之傳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也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人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

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減節度久而絕

篇

荀子非相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聖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聖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為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眾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器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楊注宥與右同孔子曰吾聞宥座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荀子宥坐篇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

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說苑敬慎篇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聖

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孔子

家語三恕篇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草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

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辨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

淮南子道應訓

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卽正其盈卽覆夫物盛則我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中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弊不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吳

新成 文子十守篇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  
 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  
 人教士千入官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  
 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  
 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  
 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  
 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  
 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  
 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聖

者桀紂是也可不慎與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  
 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  
 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詩曰湯  
 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  
 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  
 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  
 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

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  
 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  
 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  
 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者皆謙德  
 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  
 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  
 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  
 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  
 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聖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  
 矣 說苑敬慎篇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鄒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為貴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當之為貴也

君子行不貴苟難楊注行如字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九

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鄒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荀子不苟篇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為之君子不貴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

貴說苑說叢篇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若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汗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阨窮而不憚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辛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濱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謹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楊注裾裾衣服盛貌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至

昔者江出於嶧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楊注放讀爲方並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楊注維與唯同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滿天下且孰肯諫女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楊注猶若安舒之貌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楊注皆於伐之意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荀子子道篇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者何也昔者

江水出於嶧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貴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者何也夫江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至

出於嶧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無不足哉孔子家語三恕篇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者何也昔者

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遵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楊注財與賦同所以養萬民也田

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

相地而衰政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無

有滯留使相歸移也楊注歸讀為饋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近

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

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荀子

王制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堯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如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距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焦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憎毒蜂蠱之人雖桀跖豈肯為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也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回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投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誥

載施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謂湯武之兵也  
 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  
 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  
 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  
 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  
 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  
 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  
 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  
 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威忽  
 恣聞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  
 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  
 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  
 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  
 賈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  
 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  
 撓沸若赴水火人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  
 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君子之事父弟  
 之事兄若手足之扞頭目而覆胃腹也詐而襲之與  
 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五

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  
 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  
 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  
 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止  
 則若鵠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束籠而退  
 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  
 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  
 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  
 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  
 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  
 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  
 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此之謂也 荀子議兵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三

美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已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子之無

裳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四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  
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  
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  
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  
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囚而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慎  
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新序節士上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韓詩外傳疏證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槽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  
人闔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  
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草  
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反朝桀因而  
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桀爲酒池足以運舟槽邱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  
者三千人闔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  
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  
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  
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 新序節士上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二

士上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倫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邇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揚注後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不郵君之榮辱不郵國之賊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三

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與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師觸龍者諂說不止此云紂未如紂是可謂國賊矣荀子臣道篇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怒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邇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健義之人無取謂給錙人之口者無取口啍楊注啍與心無誠實者健貪也謂亂也口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怒而後求知焉士不信怒而有多知能揚注有譬之其豺狼也不可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四

以身余也揚注余與通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揚注謂管仲寺人物疑也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則彊怒勝計則亡荀子哀公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王注妄對不謹誠無取啍啍王注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怒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怒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避孔子家語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拙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

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近身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能使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胃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說苑尊賢篇

齊桓公獨與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若國中有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衆說鐘鼓之色也愁悴哀樂衰絰之色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莒也對曰君東面而指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桓公曰善東郭先生曰口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饋者延而止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

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纓絰之色也漻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闕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惟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

管子小問篇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諱口之役者有執蹠痛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七

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竇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漻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漻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哇而銓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間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

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

呂氏春秋審應覽重言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償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漻然喜樂者鐘鼓之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八

色漻然清靜者纓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間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說苑權謀篇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  
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甲嚴敵與無民等爾故  
磐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  
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  
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  
違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  
而不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廉而求不能制衆  
天下卽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箴牖  
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  
百畝一守不違啓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  
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

淮南子詮言訓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齊桓公北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十一

此之謂也

說苑貴德篇

韶用千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千戚之舞非備樂也執亨而祀非達禮也

禮記樂記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十二

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煩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若楚人蛟草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宛如鉅龜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躡起楚方爲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爲險江漢以爲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稿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爲炮烙之刑殺戮無時臣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合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煩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卽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賞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謠之遠者起趨之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七

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蛟草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宛如鉅龜慘如蠶蠶輕利倖邀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躡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稿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刺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合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合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誅城郭不辨溝池不掛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響有不由合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十

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荀子議兵篇

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謂而不竭夫臨照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卽恐懼而自竦此全道也偏立即亂具立即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理昔者先王審理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羣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修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諍能而致用其功

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形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

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誦而不苟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聾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竝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修飾而不危其應變故也齊給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七

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通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荀子君道篇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投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投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玉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焉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六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厭堂上不趨投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厭堂上不趨投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要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晏子春秋內篇禮上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構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汎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干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歎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賈之臣不息雞豚楊注錯置也賈讀爲貴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圃從上以上皆羞利而不

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荀子大略篇

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賞爵重賞以招致之內  
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致之之  
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  
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弗能制亂則危削滅  
亡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  
比己之用是豈不獨過矣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  
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  
也莫不失於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白金名珠玉而無  
私以官職事業者也亦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  
使之是聞主也臣不能而爲之是詐臣也主聞於上臣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三

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  
愛聞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  
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爲親邪卽異  
族之人也以爲故邪卽未嘗相識也以爲姦好邪卽太  
公年七十二齠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  
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  
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欲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  
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  
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  
聞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懸賞爵重賞以招致之  
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  
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  
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懸賞爵重賞以招致之內  
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  
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  
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  
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  
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佞視比己者之用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三

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強俄則弱矣莫  
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  
有數十焉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  
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  
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聞也臣不能而  
誣能則是臣詐也主聞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  
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  
嬖也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  
爲親也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  
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齠然而

齒墮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  
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於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  
是子而用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  
立七十二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  
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  
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  
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  
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荀子君道篇

問者不告告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  
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  
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  
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  
不瞽言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言必交吾  
志然後予

問楛者勿告也

楊注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

告楛者勿問

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  
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  
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

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

楊注傲亦戲傲也

可與言而

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做不

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舒

楊注匪交當爲彼交

天子所

予此之謂也

荀子勸學篇



子爲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法  
義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  
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  
與之卽安輔之卽強非之卽危倍之卽亡詩曰民之無  
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  
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  
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  
則亡詩曰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  
未之有也

說苑建本篇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閭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

淮南子繆稱訓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

親不能報楊注報孝養也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

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

端身矣荀子法行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

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

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

謂端身矣孔子家語三恕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眾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即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朱鈺鄒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而自功道無所遇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隳突之間雅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起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五

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即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漉漉見視

肆消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

愚眾尚宇窳瑣

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

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

愚眾是它歸魏牟也

忍情性慕谿利政

未詳利與難同難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眾

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

眾是陳仲史饋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

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

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

鈔也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

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剝察之

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

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

是禮義而好治性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五

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鄒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理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齋儒

音冠猶音柚

唯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

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

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

以至順與安之間簞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其焉

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揚注佛讀為勃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

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

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

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執者

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揚注財與裁同長養人民

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

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

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

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

聖王之跡著矣荀子非十二子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三

君子大心即敬天而道小心即畏義而節知即明達而

類愚即端慤而法喜即和而治憂即靜而達達即寧而

容窮即納而詳小人大心即慢而暴小心即淫而傾知

即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

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

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

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

而節知則明通而類愚則端慤而法見由則恭而止

見閉則敬而齊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達通則文而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三

明窮則約而詳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

淫而傾知則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見由則免而

倨見閉則怨而險喜則輕而矜憂則挫而懾通則驕

而偏窮則弄而僂揚注僂當作濕方音滋憂也字書無僂字傳曰君子兩

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荀子不苟篇

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敬愛恭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義生以治爲法故其言可以爲民道故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爲民法民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語萬世子子孫孫道而不舍由之卽治失之卽亂由之卽生失之卽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  
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  
臣竊以爲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  
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  
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  
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  
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  
是使請孫子孫子因僞喜謝之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  
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比爲劫殺死亡之主者也  
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卽大臣以專斷國私  
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亡不善  
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聞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  
問疾遂以冠纓綾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  
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  
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俄主  
父於沙邱百日而殺之渾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  
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癘腫痂疔上比遠世未至絞  
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助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  
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  
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

問姬子都莫之媒媼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爲其同詩曰上帝甚懼無自察焉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誦

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痛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此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刼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

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纒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分禕衣與絲不知異兮問姝子奢莫知媒兮媼母求之兮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察也

戰國策

諺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刼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誦

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故春秋之記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中公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

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潘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  
死故厲雖難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  
也下比於勢臣未至於餓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  
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  
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姦劫弑臣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問婢子奢

莫之媒也 楊注問媼古之美女子奢當媼母力父是

之嘉也 楊注媼母醜女黃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

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荀子賦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七

菟苗猶狩之鄒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  
多質習貫易性習然也夫狂者自齷忘其非芻豢也飯  
土而忘其非梁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  
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  
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  
膠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八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詩曰中心藏心何日忘之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口日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卽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而賈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

荀子修身篇



傳曰誠惡惡之刑之本誠善善之敬之本彼誠威神達乎民心知刑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望

偽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望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  
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  
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  
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  
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  
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

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揚注謂以己色  
觀彼之色知其

好惡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勤行不  
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聖

如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正揚注五鑿謂耳目  
鼻口及心之竅也心從而

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荀子哀公篇

哀公曰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

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色色補注色  
色憂貌不能選賢人善

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勤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

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

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大戴  
禮記哀公問五義

禮記哀公問五義

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  
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

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聞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  
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孔子家語五儀解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聖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卽  
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  
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翁翁  
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且也喻明日與師而  
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  
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  
也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  
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  
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聖

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  
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  
惡周不能疵矣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  
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問雖衆弗能窺矣  
同欲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 呂氏春秋

審應覽精論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  
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  
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  
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

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  
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  
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  
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厲周公仰視  
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指武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四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  
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  
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  
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五

子夏問曰闕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闕雎至矣乎夫闕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闕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闕雎之至則闕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闕雎闕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亦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闕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箴鼓樂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五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與仁義脈利勢以持養之於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五

三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知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救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五

三

有昭穆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

荀子王制篇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於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弗爲用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及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主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爲之者窮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息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用之巨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隣國莫之能御若般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故如此也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五

四

君者民之原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

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  
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  
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  
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  
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  
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  
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  
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  
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於是獨好之以天下  
之民莫欲之也然而於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

窮然而於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  
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  
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  
臣小用之則威行隣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  
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  
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荀子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  
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  
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  
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  
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  
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錫之  
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  
與之爭勝矣筆管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  
勲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  
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

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  
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  
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真衣冠言行爲己同於  
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己無異於老墨而不知  
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  
濟法教之所不及問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  
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是以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  
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  
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  
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據援法而度之奄

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  
亡川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  
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  
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  
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己矣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  
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  
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  
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  
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五

七

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疆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  
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  
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  
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用百里之地而  
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管極舉國齊一天下而莫  
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  
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  
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  
也英傑化之鬼瑣逃之邪說畏之眾人媿之通則一  
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路之世

不能汗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  
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  
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  
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  
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  
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  
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  
以拚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  
客德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  
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五

八

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  
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  
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異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  
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  
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  
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  
而應之無所憚恁張法而度之則睨然若合符節是  
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  
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  
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

則舉措而定一朝而伯布子儒效篇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

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人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莊子天道篇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



柏耳桓公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  
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  
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  
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  
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  
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  
獨其糟粕在耳 淮南子道應訓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五

十一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  
矣孔子曰某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  
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  
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  
遠望洋洋也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異幾然而長以  
至天下以朝諸侯者其為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  
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  
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  
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  
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問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五

十二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  
孔子曰某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  
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  
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  
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某得其為  
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  
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  
也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  
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數

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  
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爲  
人也有問孔子有所謬然思焉有所舉然高望而遠  
眺曰某迫得其爲人矣近讎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  
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  
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云文王操

孔子家語辯樂解

紂之爲主勞民力寃酷之令加於百姓憊慘之惡施於  
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  
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  
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  
殷適使不挾四方

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丈臨望雲雨作  
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寃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  
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  
悲夫當是時求爲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新序  
刺客篇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淪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  
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  
已將以正惡扶微緇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  
詩曰疊疊文王綱紀四方

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明有時而淪茂木  
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  
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  
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

淮南子泰

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  
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  
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也則是君子之  
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  
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  
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  
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  
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  
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  
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荀子修身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  
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  
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  
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  
以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  
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  
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  
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  
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  
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  
黃髮日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濤也三年於  
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  
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公曰三  
苗爲一穗和氣所生抑天下其和爲一乎拔而貢之  
文王之廟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尙書大傳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  
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  
川岨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九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  
公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焉則  
君不臣其人吾何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  
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意者中國有聖人  
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以  
薦於宗廟周既衰於是稍絕同上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  
 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  
 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  
 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  
 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  
 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  
 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  
 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說苑辨物篇

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邱山所見高也平原  
 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若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  
 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  
 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

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曰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曠鳥視不出閭芥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竝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君子曰天子居闔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櫺帷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新序雜事五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室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獵爲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過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損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患禍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雛繭待練以縮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訓之所以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

春秋繁露實性篇

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女工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

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啣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則不可使鄉方

淮南子秦族訓

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為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五

五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御行而求遠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誠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五

五

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閭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疆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於沙邱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為義主夫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側地復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贍而國獨立楚有中包胥而昭王復反



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頽舊塚而吳人服以其所為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讐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卍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趨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 賈誼新書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匡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滑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邱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

非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鄆陵任唐睢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塚而吳人服以其所為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 說苑尊賢篇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  
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  
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本無把  
之枝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木傷則枝  
枯淮南子繆稱訓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  
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  
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  
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  
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  
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揚注挾讀為決而貴名白天下願令  
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  
之謂也荀子致士篇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  
待之辟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  
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  
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  
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談說之術齊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分  
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  
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雖不說人人莫不貴  
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  
貴此之謂也 荀子非相篇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  
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  
時風雨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得夫是以不出戶而  
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  
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  
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  
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  
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

天有四時春秋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  
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  
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詩外傳疏證

卷五

三

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此文武之  
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  
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孔疏弛本作矢協此四國大王  
之德也禮記孔子問居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  
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  
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  
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鵠比翼而飛不  
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麀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  
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  
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  
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  
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於人兩臂相扶不傷牆木不陷  
井甕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征以中垢闇行也

詩外傳疏證

卷五

三

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  
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鵠西方有比肩獸焉  
與邛邛距虛比爲邛邛距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距  
虛負而走其名謂之麀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  
望爾雅釋地

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爲  
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  
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呂氏春秋慎大覽

順說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麀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

甚矣其愛蚤也。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蚤。蚤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歷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

說苑復恩篇

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  
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  
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填顓頊學乎綠圖帝嘗  
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跗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  
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  
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  
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  
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  
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五

三

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  
綠圖帝嘗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  
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  
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  
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  
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  
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新序雜事五

堯學於君疇

楊注漢書作尹壽

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

國荀子大略篇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嘗師

伯招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  
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  
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  
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  
句賤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  
者也

呂氏春秋孟夏紀尊師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五

三

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  
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  
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神競  
清而福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  
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如歲之旱莫不潰茂然天泮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  
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休迫使  
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躡鳥視不出閣而天  
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  
莫不潰茂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曰善養生者故人尊之善辨治人者故人安之善設顯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辨治之也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之爲三公以之爲諸侯次則爲大夫是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五

聖

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旣醉旣飽福祿來反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養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

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商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咸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則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五

聖

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稱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衍也聖王財衍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荀子君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  
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  
不練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  
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  
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  
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  
易由言名正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  
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  
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  
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  
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新序雜事五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於馬將與之  
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  
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  
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  
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孔子家語正論解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六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一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子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二

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韓非子難一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驚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爵祿吾庸敢驚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 呂氏春秋慎大覽下賢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

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新序雜事五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愆夫是之謂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訐謔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

反慤天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朕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荀子君道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廂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甚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孔子家語辨政篇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有罰庶人木車單馬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七

衣布帛 尙書大傳

古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說苑修文篇

天下之辨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輪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辯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賂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八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為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迫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九

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詿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宣詩云匪上帝不時般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荀子非十二子

篇

高下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

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為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說苑敬慎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十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  
不肖者則畏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  
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為質  
義以為理開口無不可以為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  
鮮不為則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

謝校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

安字異語同皆以為養聲

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不肖而不

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

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故仁者必敬人敬

詩外傳疏證

卷六

十一

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  
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  
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  
之質也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禮義以為文倫類  
以為理端而言厲而動楊注端同曠而一可以為法則詩  
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荀子臣道篇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  
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  
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  
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詩外傳疏證

卷六

十二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  
力以念穹蒼

二〇九

間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  
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  
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  
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  
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  
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  
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曰猶  
恐懼思索賢佐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  
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  
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  
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  
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  
宋宋人迎而復之諡爲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  
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  
進乾脯梁粳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曰爲  
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  
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  
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  
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大賢曰夫賢者所以  
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者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

也伏軾而歎曰嗟乎失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臥御自易以備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悟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怵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五

怵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銳然獨先達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治而外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箚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六

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無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昔宋昭公出亡至於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吾發政舉事朝臣千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鮒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諡爲昭公旣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躡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

食御進膳脯梁糗號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  
 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  
 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  
 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號亡號君作色而怒御謝曰  
 臣之言過也為問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  
 弗知邪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人之所  
 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  
 之獨賢也故亡號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  
 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  
 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  
 所以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霸後醒者三  
 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為虎狼食嗚呼戒之哉賈  
誦新書先醒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七

田常弑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佗曰古  
 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捨親以死  
 君之事非孝也佗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  
 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  
 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  
 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  
 之謂也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佗  
 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佗人曰  
 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  
 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  
 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  
 以禮其君乃自殺新序義勇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六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公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匏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川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濬澤度量之士不居汙

世夫執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與

昔者匏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廟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說苑建本篇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効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藿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孔子家語致思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三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罔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三

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闕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間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

韓詩外傳疏證卷六

三

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告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廝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杆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

韓詩外傳疏證卷六

四

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孟

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而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搗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其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憐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今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軍不相好百姓何罪今之還師而伏晉寇春秋公羊傳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敝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搗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死者數百人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孟

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赦不詳也吾以不詳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寡人不畏疆禦莊王之謂也新序雜事五

按今本雜事五無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楊注信讀爲伸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君子能以義屈伸變應故也荀子不苟篇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愬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愬子夏曰微愬而勇若愬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愬而勇若愬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愬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喟之曰喟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澆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愬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韜而坐吾君單韜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掄其一韜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愬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冠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愬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轅無罪之民而成



威於問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拍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三九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也是某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某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君子路歌孔子和三終而曲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圍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某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某之罪也命也夫山歌吾和汝子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三

路歌孔子和三終而甲罷

說苑雜言篇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某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法古而爲咎者則非某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三之匡人解甲而罷

孔子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白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殫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施厚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綌三年爲君亦服斬綌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疆垂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持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濟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趨慈父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持國之難易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倖之是猶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屈要橈楊注要讀爲腰君盧屋妾楊注盧當爲盧由將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

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博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富國篇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闕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形於外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四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倡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

文子精誠篇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  
不戴高注息志聲戴聲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  
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  
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  
所不至者威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  
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認淮南子繆稱訓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  
而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  
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  
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  
不厄人於險使其治城城治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  
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人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  
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  
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  
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  
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淮南子道應訓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形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密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問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形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誦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為之不時年穀以之不生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眾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民卒流亡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三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修分義則明

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讞然而雷擊之如牆壓之如是百姓劫則致畏羸則傲上執拘則聚得聞則散敵中則奪非劫之以形勢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誦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憤潰以離上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美

矣揚注責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  
荀子彊國篇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蓋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募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蓋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五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尙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新序雜事一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

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尙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說地尊賢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六

四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七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為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

韓詩外傳疏證卷七

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為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說苑修文篇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

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官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

韓詩外傳疏證卷七

二

緩急官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說苑奉使篇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爲齊相也客謂  
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  
諛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  
爲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  
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卽束縲請火去婦之家  
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遣去婦還之  
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縲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  
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爲之先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  
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束縲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  
臣之里有大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三

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隱生曰齊  
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  
諛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  
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隱生束帛安車迎東  
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出己身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  
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成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  
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  
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  
成王壯周公致政北而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  
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  
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四

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  
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  
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  
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  
負宸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  
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  
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  
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  
時矣

淮南子記論訓



傳曰鳥之美羽句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  
之人之利口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  
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卽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  
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  
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爲  
善久久矣意者尙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  
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君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  
王子比于何爲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  
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  
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  
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  
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某哉賢不肖  
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  
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  
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  
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  
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  
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  
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邱  
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  
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  
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之知也使驥不得伯樂

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知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闔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七

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山間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必用邪闔龍逢不見刑乎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某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

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荀子荀子篇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糲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八

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尙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女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于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某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

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

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闔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闔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患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說苑雜言篇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

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俄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

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闔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某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齊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

能稽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  
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  
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  
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  
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  
欣然歎曰有道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孔  
子家語在厄篇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  
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  
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  
鍾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存也既沒  
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橫題三圍轉  
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  
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詩曰有母之尸雍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  
三千鍾不泊吾心悲莊子寓言篇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  
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  
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  
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  
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  
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  
吾有周舍有言曰干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  
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然以亡武王諤諤以昌  
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問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  
人泣也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  
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爲諤諤  
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  
也月有効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  
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  
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  
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  
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  
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問君  
過也故人君不問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

於亡矣是以泣也 新序雜事一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墻燬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我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自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五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

齷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職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邪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囊而往酤而狗逐而齷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齷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六

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燬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齷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

韓詩外傳疏證上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七

用事者迎而蔽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說苑政理篇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七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知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窮君而強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說苑君道篇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

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

下

韓非子外儲說右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五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弭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弭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邱如弭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提其君非徒提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

休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三

衛懿公有臣曰弭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祿位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弭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祿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邱弭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呂氏春秋仲冬紀忠廉



衛懿公有臣曰弼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官人也君使官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弼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邱新序義勇篇

孫叔敖遇狐邱丈人狐邱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蹴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邱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語曰納邱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瘡卑每益祿而施瘡博位滋尊而禮瘡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荀子堯問篇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列子說符篇

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

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  
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  
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

淮南子道應

訓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  
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志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  
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爲本  
高以下爲基

文子符言篇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  
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  
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  
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  
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  
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  
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  
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  
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  
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

王居人上也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  
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  
其然也越王句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  
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  
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  
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

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惟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勝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宰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挖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挖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爲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尙可爲王破吳而強楚詩曰有漚者淵萑葦泮泮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五

言大者無不容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滅燭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惟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權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

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  
膽塗地用頸血滿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  
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說苑復恩篇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其弟叔武賢而殺  
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  
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  
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  
趙魏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  
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  
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  
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  
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走而  
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  
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尙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三

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  
而鄧元去陳以族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  
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  
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  
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  
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  
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明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  
以危亡不務襲述於其所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

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  
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尙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  
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賈誼新書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  
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  
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  
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  
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  
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  
民得賢者則安昌失賢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三

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  
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述於其所以安昌則未  
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  
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尙如是其厚也況  
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說苑尊賢篇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窺蓋一日而走五百里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三

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縑則雖東郭窺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縑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新序雜事五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縑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尙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

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說苑善說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三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  
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朱  
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  
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朱燕曰夫失  
諸己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  
雁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  
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  
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  
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  
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鋸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  
以其酒不以其漿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三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  
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  
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鶩鶩有餘  
食下官糒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  
之所輕士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  
以所重事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戰國策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  
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

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  
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  
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味則門下無死  
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雁鶩有餘粟紈素  
綺縠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  
梨栗後宮婦人撫以相撻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  
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  
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  
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說苑尊賢篇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言

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  
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  
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  
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  
臺觀帷幃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  
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  
不亦難乎燕相遂慚遁逃不復敢見 新序雜事二

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  
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爲  
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勃而  
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書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  
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  
知曰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  
今己後而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  
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  
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  
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  
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  
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  
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  
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

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  
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近臣執縛候吏  
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  
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刺者成而刺人  
故君子慎所樹

韓非子外儲說左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  
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  
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  
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  
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



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苑復恩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三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繫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班也柳莊正矣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繫鞫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禮記檀弓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六

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其爾位好是正直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鮒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

雜詩外傳疏證

卷七

禿

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鮒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 賈誼新書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鮒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鮒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鮒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

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蹠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鮒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新序雜事一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 盧注彌當聲 史鮒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誤爲迷也

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

雜詩外傳疏證

卷七

早

靈公造然失容 盧注造然 驚慘之貌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鮒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 大戴禮記保傅篇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父之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

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問之曰古  
之烈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威  
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孔子家語困誓篇

孔子問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  
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犬土  
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  
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  
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  
禮莫愆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  
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汨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  
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  
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荀子堯問篇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  
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  
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  
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說苑臣術  
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  
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出泉  
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  
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言弼其志而無所容爲人下  
者以此也 孔子家語困誓篇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鱷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鱷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昔者南瑕子過程本子爲烹鮓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鮓魚程本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聖

見不賢而內自省 說苑雜言篇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誰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知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說苑臣術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聖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孔子家語賢君篇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某將啓汝子路子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蓋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謂回意各有事焉回其願某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向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巽

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蝻飛蟻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瀼瀼見睍聿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某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浮其音參以某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韓詩外傳疏證

卷七

巽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微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孔叢子記義

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脈澄靜媵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咎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八

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魴鱸魚鼈為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以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碩

韓詩外傳疏證卷八

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

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充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說苑奉使篇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為人所稱譽者為身也惡貧賤危辱為人所謗毀者亦為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縉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韓詩外傳疏證卷八

二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問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議論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三

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己而薄於君猶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

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丕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四

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莊子讓王篇



齊崔杼弑莊公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齊崔杼弑莊公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五

公子將奚如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

之謂也  
說苑立節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六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諉諛爲下儒爲死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憇諫五

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說苑正諫篇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宋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何注齊人語側手曰撥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春秋公羊傳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禮記曾子問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爲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九

人之親亦不可奪故也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黃帝卽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宙和平未

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

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

龜身燕頰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

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

儀往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

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

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

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

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十

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

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

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

黃帝卽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修惟仁是行宇宙和

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寐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

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鸞

鷲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喙駢翼而中

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

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

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

武小聲合金大聲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於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桐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十一

妻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說苑辨物篇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雁遂求北犬晨雁賁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雁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雁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幣邑使得小國諸侯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歆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十三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傲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為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縲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擊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厨縲北犬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七

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好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執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獻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趨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十四

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嘒嘒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舍人之謂也

說苑奉使篇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某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某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十五

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堯舜繼矣

說苑政理篇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

子語某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拊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拊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

孔子家語辯政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十六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  
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  
功以勸善懲奸紕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  
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  
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  
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  
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  
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  
能專對矣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  
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後弗甫有孫魯孔某命  
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敷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  
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  
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  
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  
皆所以勸善扶不能

禮緯含文嘉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尙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三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瞽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說苑善說篇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同上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同上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三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  
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禘大禘之禮君食  
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  
不祠此大禘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一穀不升謂之嗛

范注嗛不足貌

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

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

范注康虛也

五穀不升謂之

大禘

范注侵傷也

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

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

禮也

春秋穀梁傳

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  
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  
雖有罪而繼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  
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  
祖其從享之

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

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

孫雖有辜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

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尙書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獲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五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過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

尊其無績乎獲善也 春秋穀梁傳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 杜注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杜注捷問其所曰絳人

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

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微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春秋傳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五

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過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俸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三

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罇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

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罇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三

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新序雜事一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滑夏寇賊奸究則責之司馬溝瀆雍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

尚書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三九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弼於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與雨祈所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三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  
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  
生

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  
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申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  
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  
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  
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  
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說苑敬慎篇

學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瘡  
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文子符言篇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三

曰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高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

子天瑞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

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墳舉如也墳如也楊注墳與填同高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子大略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三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舉如也視其高則墳如也察其從則隔

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孔子家語困誓篇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輓車見秦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



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傲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詭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戰國策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什地有間及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什地有頃蘇颺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

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之以曾子之材又居夫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說苑建本篇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什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

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孔子家語六本篇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二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驛牛之角荆麋之筋阿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妾之夫治此弓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

鑑列女傳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則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馨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敖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祐

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太史公曰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史記樂書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  
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  
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  
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  
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贊而師見者十八  
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  
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  
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  
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巽

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  
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  
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  
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  
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  
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衆庶乎夫易有一  
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者  
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  
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  
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  
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  
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  
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  
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

淮南子人間訓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巽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迴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士矣迴車而避之勇士聞之知所盡死矣

淮南子人間訓

魏文侯問於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  
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  
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  
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  
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  
君曰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  
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莖折卵破子死者何也  
其所托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  
所燠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燠也何則所託

韓詩外傳疏證

卷八

吳

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歸之齊王齊王使為相

說苑

善說篇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九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正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自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一

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為盜竊則為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矣

列女傳 卷之九 此節引

田子為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媿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為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二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  
 也被褐擁鎌哭於道旁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  
 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  
 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君事親失之二也與友厚  
 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  
 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  
 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謝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  
 十有三人

孔子行由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  
 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邱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三

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邱  
 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邱吾子曰吾  
 少好學而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  
 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  
 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  
 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  
 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敬慎篇

說苑

子路曰有人於斯風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黧黑樹  
 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  
 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與食  
 與曾不我卽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  
 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  
 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  
 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迺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風興夜寐耕耘樹藝手  
 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  
 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四

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  
 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  
 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  
 也勢不可也故人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各不章  
 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  
 之名也

荀子子道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  
 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  
 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人有言曰人與己  
 與不汝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

名乎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  
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  
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人則  
篤行出則友賢何謂無孝名乎 孔子家語困誓篇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  
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  
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  
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  
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  
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  
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  
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  
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曲曲每奏鍾子期輒

窮其趣伯牙乃含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  
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列子湯問篇

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泰山鍾子期  
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  
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  
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  
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  
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  
後至也 說苑尊賢篇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為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為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七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亦破王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為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

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

列女傳卷二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八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問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過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酒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梁邱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大夫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

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麋人  
之所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  
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  
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  
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盪寡人以至於  
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  
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  
請易衣草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  
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  
獻焉噉酒嘗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十一

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晏子春秋外篇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  
樂是夫梁邱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  
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公曰寡人甚  
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  
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  
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  
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  
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  
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盪寡人以至於此

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  
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草衣冠更  
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新序刺奢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十一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某在乎某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七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十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晏子春秋外篇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鄒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說苑正諫篇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  
 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荆伯柳為西河  
 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  
 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  
 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公事已行怨子  
 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  
 虞子羔可也公曰非子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  
 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  
 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五

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說苑至公篇

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為相其讐以為且幸釋己也  
 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  
 能當之也夫讐女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  
 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為上  
 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  
 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  
 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  
 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  
 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  
 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  
 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  
 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  
 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  
 也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六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  
 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  
 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益榮矣  
 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  
 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  
 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  
 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  
 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  
 懈遂霸天下 呂氏春秋不苟論貴當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  
 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

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益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五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著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也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楊注端讀為喘煥而動亦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楊注韓侍郎曰則當為財與幾同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荀子勸學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九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墾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筍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使使汝何使願得之冠為子宰焉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十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某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城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

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桀紂堯舜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說苑指武篇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三

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旂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職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澹濱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淵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

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致思篇

孔子家語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三

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誦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誦大巧若拙其用不屈

德經

老子道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三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以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之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容妾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三

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畱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

列女傳卷一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  
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  
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  
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  
也所謂魯孔某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某與吾固聞之  
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類舜之目禹  
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益益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  
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  
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  
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  
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某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  
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  
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與旣斂而樽布器而祭顧  
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  
教失強凌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某  
爲欲當之者也某何敢乎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東門鄭人或謂  
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  
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  
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

狗然哉然哉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門外或人謂子貢  
曰 史記索隱引家語姑布子卿謂子貢曰 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  
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顙似堯其顙似臯繇其肩似子  
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  
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  
乎哉然乎哉 孔子家語困誓篇

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譏毀行則患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汗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設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微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譏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汗辱難湔灑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設諛者窮辱之舍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三

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說苑微慎篇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扞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沉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三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  
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  
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矣山此觀  
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耳  
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  
不下車

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  
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  
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  
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荒

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憚而去

史記魏世家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  
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  
歌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  
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  
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  
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  
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  
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

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 說苑尊賢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三

戴晉生傲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承歎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噶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噉梁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三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糞履無怵惕與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楚王問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其箒之妾請人與計之卽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三

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樂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惜惜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列女傳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  
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  
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  
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  
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  
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淫其志亂其政其  
臣下必疎因爲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  
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期  
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姪縱卒  
馬多死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三

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  
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  
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繆  
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  
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劍其  
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  
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  
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輪之於宮以爲食器諸  
侯以爲益侈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

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  
席額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  
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  
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  
矣而國之不亡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  
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  
告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  
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  
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  
政而後爲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三

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  
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  
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  
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  
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  
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韓非子十  
過篇

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  
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  
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



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發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史記秦本紀

秦穆公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噉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遠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遣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疏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還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執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

穆王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說苑反質篇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齒馬吾田葑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晷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於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髮斑白衣緇布之衣而無裏裘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爲何者也晏子曰嬰之家也無宇曰位爲中卿田七十萬何以老爲妻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淫亂之行不顧於倫逆古之道乎

晏子春秋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无

秋外篇

夫鳳凰之初起也翺翺十步之雀喔伊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緇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韓詩外傳疏證

卷九

四十一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  
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  
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  
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尙猶買  
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  
擘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  
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  
子之議論邪徐言間威儀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  
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  
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  
噬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十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邱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  
 麥邱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  
 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為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  
 知為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  
 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  
 哉祝乎寡人間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  
 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  
 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間之至德不孤善言必  
 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  
 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悅曰此言者  
 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草之矣邦人潛然而涕下曰願  
 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  
 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  
 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為謝也  
 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  
 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  
 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  
 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桓公田至於麥邱見麥邱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一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二

曰麥邱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  
 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邱邑人曰祝主君  
 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  
 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  
 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  
 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邱邑人曰祝  
 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  
 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  
 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邱  
 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  
 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  
 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  
 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  
 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  
 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  
 麥邱而斷政焉  
 新序雜事四  
 景公遊於麥邱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  
 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  
 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  
 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

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於是賜封人麥邱以爲邑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

若也國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管子小匡篇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尙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謁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書云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非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春秋傳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韋注豎文公內守藏者也不從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五

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爲羈紲之僕居者爲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衆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國語

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若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

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顯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新序雜事五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六

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  
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  
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王天命畏之無  
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  
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  
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

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

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揚

接讀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七

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  
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  
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  
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荀子大略篇

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

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

易也太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

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

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

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

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

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

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

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八

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  
以爲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九

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從而從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史

記田敬仲世家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十

東海有勇士曰菑邱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沉菑邱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邱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邱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邱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耳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椒邱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卽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沒椒邱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

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水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台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各勇勇士所恥不卽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徽色於我哉於是椒邱訢卒於詰責恨怨並發願卽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關至舍誠其妻曰我辱壯士椒邱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懣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邱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闢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挫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闢閉二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梓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邱訢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背

占者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 吳越春秋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十三

傳曰齊使使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獲咎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獲咎潰失臣欲亡為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獲咎在此願以汗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鴻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鴻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鴻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鴻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十四

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鴻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鴻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奉使篇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鴻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鴻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鴻過於水上不忍鴻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

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以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史記滑稽傳續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爲醫也以莞爲席以芻爲狗此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踰踰踰之爲醫也擗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以變童子哉扁

鵲曰不然事故有味投而中蠹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問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炙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

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鄭姓秦氏名越人為

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扁鵲過虢虢太子

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

國中治穢過於眾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

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

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

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其

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十七

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

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

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鑿石

撬引案杵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輪乃割皮

解肌訣脈結筋拗髓腦揲荒爪幕瀚洗腸胃漱滌五

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

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

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鄰視文越人

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

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

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

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

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問扁鵲言曰眩然而不瞋舌

擡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

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

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

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

未卒因嗑啗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映悲

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

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絡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十六

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

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

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

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

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陽厲鍼

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

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

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

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

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史記扁鵲傳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菅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請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為醫也搗腦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掃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蹴而趨出門曰先生遠尋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冀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十九

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神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說苑辨物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二十

楚邱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  
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邱先生曰惡君謂我  
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  
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  
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  
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泐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  
矣詩曰老夫灌灌

昔者楚邱先生行年七十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欲  
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  
楚邱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五

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  
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  
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  
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言老夫欲盡其謀而  
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  
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  
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新序雜事五

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  
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  
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驚  
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况君乎俯泣晏子曰  
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  
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賦賦之  
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  
臣

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  
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  
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邱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  
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怒馬稜車

張注稜當作棧

可得而

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  
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  
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  
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  
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  
立乎賦賦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

張注行假當作何暇

則  
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

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列子力命篇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邱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側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三

獨竊笑也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景公置酒於泰山之陽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歎泣數行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平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為乎晏子獨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佛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晏子對曰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母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

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必有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怯曷為可悲至老尚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是故笑之

外篇

晏子春秋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三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有  
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駿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  
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  
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  
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  
繆公之死

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莖人取之見  
莖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  
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  
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三

繆公之左騶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  
甲中之者已六札矣莖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  
者三百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鬪於車下遂大克晉反  
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  
君賤人則寬以蓋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  
德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  
君死矣

呂氏春秋仲秋紀愛士

秦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繆公追而  
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繆公曰夫食駿馬  
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

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師圍繆公之車梁  
由靡扣繆公之騶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  
爲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  
德者也

淮南子紀論訓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  
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方懼而起  
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  
酒殺馬者皆慚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  
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  
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三

福反也

說苑復思篇

傳曰下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下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下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問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問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七

下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下莊子請從見於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新序義勇篇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斯朝涉列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閭閻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尙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夫

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諂諂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孝經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哀衣應步帶著桃爰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曰曰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爰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爰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爰起就坐

說苑敬慎篇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東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圭

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說苑奉使篇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圭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何  
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  
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  
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謂姓字哉遂去  
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  
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  
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  
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  
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五

景公敗於罾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草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

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於是罷敗而歸

春秋內篇諫上

晏子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五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眾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士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楚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三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說苑正諫篇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隣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三

國矣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匱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

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說苑反質篇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李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虛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

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

呂氏春秋離俗覽適

威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新序雜

事五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  
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爲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  
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園有位於廷汝樂而我  
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  
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  
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  
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子也劫其父以兵使  
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  
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  
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  
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  
正君之法以殺其父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  
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志士哉遂自刎而死詩  
曰進退惟谷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聖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  
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  
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  
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  
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  
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

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  
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  
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  
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  
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  
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  
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  
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  
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  
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  
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  
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  
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也

韓詩外傳疏證

卷十

聖

說苑立節篇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  
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  
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  
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  
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  
此聖人瞻言百里

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  
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  
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  
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

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親存高注親裁也三  
十四世而亡呂氏春秋仲冬紀長見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  
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  
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  
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  
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  
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邱生乎象楷炮烙  
生乎熱斗淮南子齊俗訓

韓詩外傳佚文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關  
闕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  
百里奚秦以大化後漢書朱穆傳注引。循吏孟嘗傳注同  
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爲私而加刑焉  
公後知百里奚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  
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  
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昭明文選陸機演連珠注引

韓詩外傳佚文 卷十

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  
而數者萬數也史記封禪書正義引  
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臯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  
如荆雞之卵昭明文選南都賦注引  
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霰  
雪雲曰同雲藝文類聚引  
自上而下曰雨雪同上  
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雨水之上招魂續魄  
拂不祥也同上  
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太平御覽引

昔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納漿甯戚患之管仲曰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死馬爲知己者  
良鮑子死天下莫吾知安用水漿雖爲之死亦何傷哉  
初學記引



幽  
風  
廣  
義



昔周公相成王述后稷公劉之風化而作無逸繭風無逸以匡君德固宜知稼穡之艱繭風以敘民事則并舉蠶桑爲重考后稷封有郃即今之武功公劉始遷繭即今之郃州等處皆秦地也余奉

命來此由臬而藩而撫于今五稔喜民風敦樸猶近於古嘗巡行鄉井見夫播種芸田築場納稼大略與東南各省無殊若詢以執筐載績授衣爲裳諸事則迥不如東南之盛或謂蠶宜溫暖此地唯興漢向獲其利西同鳳三郡閒有業者至延榆綏鄜一帶地氣高寒實不宜此余聞而疑之及見茂陵楊雙山繭風廣義一書而乃知其非矣其言

繭風廣義

序

關中叢書

樹藝畜牧等事甚悉而其所著意者尤在蠶桑言北地可興者證據有六大利于茶者四繪以圖輔以說言之不足申以歌謠使賢者誦其詞明其旨愚者聞其說羨其利婦人孺子亦指點其形似而歎動之所以振曠發蒙者用心亦良苦哉省中向有絲桑總局爲譚文卿制府所設旱後桑萎事幾怠余擬整理及之得此喜足佐文告之不逮因字迹漫漶且版藏其家不能徧布重付剞劂俾家喻戶曉知蠶事之興不以地限也樹桑之利不僅田功也紬繹其義而推廣之將繭民蠶績之休風不難復觀于今日也此書自 朝邑相國頒來相國重農務本具有深心各牧令

能體此心時時與民董勸日新月異漸收衣被關中之實效是余之所深望也夫是余之所深望也夫頭品頂帶兵部侍郎撫陝使者皖懷葉伯英書於節署之望嶽亭

繭風廣義

序

關中叢書

齋風廣義弁言

天生蒸民界之食以養之界之衣以被之蓋食出於耕衣出於桑二者生民之命教化之原缺一不可者也夫人生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再衣則寒飢之於食寒之於衣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耕桑之所係大矣哉是以神農爲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教民稼穡禹勤溝洫萬邦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皆以耕桑爲立國之本故孔子籌保庶先富而後教孟子陳王道先桑田而後庠序古者天子躬耕后親桑爲天下先重本也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耕桑不舉而可以興道致治者也而不知者

齋風廣義 弁言

關中叢書

反視耕桑爲鄙事曰君子自當爲其遠且大者嗚呼此亦弗思之甚也夫經世大務總不外教養兩端而養先於教尤以耕桑爲首務古聖王之治天下也養之以農衛之以兵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生民之道畢矣吾儒儲學者即學此農兵禮樂爲治者即運此農兵禮樂四者乃天德之實王道之本萬古莫之易也若舍此而求奇索隱談玄說妙無非英雄欺人之語有何遠大之可爲且世之人終歲皇皇經營籌畫其塗雖殊其實同歸於衣食獨不思衣食之源致富之本皆出於農農非一端耕桑樹畜四者備而農道全矣若缺其一終屬不足昔聖王之富民也必全此四

齋風廣義 弁言

關中叢書

者故宅不毛者罰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卽其歿也不耕者祭無感不蠶者衣無帛不畜者祭無牲不樹者無榘不績者不衰其加意養道如此人能遵斯四者力耕則食足躬桑則衣備樹則材有出畜則肉不乏自然衣帛食肉不飢不寒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出鄉井而俯仰自足不事機智而諸用俱備日積月累馴致富饒世世守之則利賴無窮若棄自然之美利圖難必之貨財縱聚珠盈斗積金如山飢不可爲食寒不可爲衣故諺有之曰百年無金珠何傷十日無粟帛身亡是以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饑者不顧千金而美一餐故明王貴粟帛而賤珠玉重農民而輕商賈我皇上宵衣旰食首重農桑使倉有餘粟篋有餘帛登斯民於富壽之域而承流宣化之賢莫不仰體聖意留心本務但秦人自誤於風土不宜之說知耕而不



其善因誦邠風一詩及孟子陳王道諸章頓有所悟夫邠岐俱屬秦地先世桑蠶載在篇什可考豈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與余因而博訪樹桑養蠶之法織工繅絲之具頗得其要自樹桑數百株歲在己酉始爲養蠶其年蠶成所繅水絲光亮如雪能中紗羅綾緞之用迄今十有三載歲歲有成親經實驗已獲其益仰體我

皇上加意農桑愛養斯民之至意不忍私諸一身竊願推以及人因集是編顏曰邠風廣義若家戶行之則稼穡之外復增利一倍每樹桑一畝歲可得絲九斤若樹桑十餘畝歲可得絲百餘斤不特五十之老可衣帛即賦稅婚喪

邠風廣義

弁言

三

關中叢書

之費亦可取給於此豐衣足食之樂可立而待矣然桑蠶既舉而孕字之事缺焉不講何以佐農桑之不逮衣帛之老又何能食肉乎余特揀探善法精尋實效求其切於日用家家可畜者猪羊雞鴨之法俱親經有驗連類而備載之能依法牧養則孳生不窮不特七十之老足以食肉即入口之家亦有餘甘矣更思秦中園圃久廢樹藝失法追做素封之意自制一園名曰養素已見實效附於蠶畜之末以公同志是編也始以桑蠶補歲計之不足繼以畜牧佐農桑之不逮終以園制爲士人養高助道之資此余殫十餘年之苦心親身經歷而輯成者非徒抄撮成說道聽

耳聞者可比授之剗厠用廣同人敢自附於作者之林乎亦庶幾利用厚生之一助云爾

乾隆六年季夏上浣茂陵楊 岫雙山氏題於會心齋舍

邠風廣義

弁言

四

關中叢書

陝西西安府興平縣監生楊岫謹爲敬

陳桑蠶實效廣開財源以佐積貯裕國輔治以厚民生事恭惟我

朝定鼎以來

皇恩屢沛厚澤深仁淪肌浹髓雖跼伏草莽敢忘雍熙

大化念野人曝背食芹猶欲上獻今有桑蠶美政已獲

親經實效上廣倉廩之儲蓄下備生民之衣帛開利之源莫大於此實有補於

國計民生豈能隱忍不言然事雖平常實係生民重大之

務非三申五令遂可成功若非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

商風廣義

原書

一

關中叢書

建功立業之賢忠君愛民之誠豈能任斯勞苦以行永

久夙懷此願未敢輕舉今欣逢

憲天大人學宗東魯德備中和建伊傅之事業著周程之

文章

特簡撫秦保赤爲懷痼疾在念想桑蠶美政久在

仁心籌畫之中非爲名亦非爲利緣仰體

大人愛民至意採訪之殷謹據愚者一得之見敬陳利弊

願獻芻蕘之言伏祈

俯覽竊惟經國之大務無過於農桑二者乃斯民衣食

之源王政之本是以古來聖君賢相莫不以此爲急務

故孟子陳王道亦必以農桑爲政首七篇之中丁寧反覆皆不出此我

聖祖仁皇帝念切民依垂訓十六條倫常而外首重農桑

嘗刊耕織圖頒行中外使知務本之至意蓋未有農桑

二政缺一而可以興道致治者也而承流宣化之賢莫

不欽奉

聖諭留心本務農桑並舉固已民安物阜矣獨是秦人自

誤於風土不宜之說知農而不知桑是有食而無衣二

者缺一則民失一倍之資至於木棉麻苧又非秦地所

宜絲帛布葛通省無出雖厥土黃壤厥田上上自桑蠶

商風廣義

原書

二

關中叢書

一廢五穀之外百無所生究不能全獲地利常有飢寒

之患夫一女不績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而況通省之不

績乎雖有數縣木棉之出然不過一縣中百分之一不

足本地之用豈能廣布通省是以秦人歲歲衣被冠履

皆取給於外省而賣穀以易之穀賣之於遠方是穀輸

於外省矣絲帛木棉布葛之屬買之於江浙兩廣四川

河南是銀又輸於外省矣每歲必賣食買衣因衣之費

而食減其半其艱於食者固自不少而缺於衣者抑已

良多夫農一歲之入能有幾何貢賦賴之入口賴之婚

喪賴之兼之一歲之衣被仍賴之焉得不豐歉並困而

衣食兩艱耶豐則粟賤金貴而公私並需一糶無餘數則室如懸罄而流亡過半無衣之害一至於此尙望其有餘積乎古者耕三餘一而秦人之積無異酌涓水而實漏卮矣生生長於斯深知秦人兩困之原踵自無衣且嘗親受其累每思所以治衣之法試諸木棉麻苧厥成維艱竭思殫慮十餘年來考諸詩書傳紀方知蠶桑乃秦人本有之業但因往代兵燹之後砍伐始盡物易人遷樹桑養蠶之法盡失其傳後世習而不察誤爲風土不宜之說因而棄置不講所以桑蠶之業久廢女工之事不作無人焉以倡率開導之遂棄無窮之地利委

蠶風廣義原書

三 關中蠶書

諸土壤以自有之衣具仰給鄰邦甚屬可惜因博訪樹桑養蠶之法織工繅絲之具無不按其規程盡其法則先自樹桑數百株於己酉年始爲養蠶鄉人每有笑其迂闊難成者亦弗之顧惟日夜經營無少懈怠既而蠶成及繅水絲之日鄉人乃共相環視見其絲堅韌有色光亮如雪觀所未見莫不驚異由是鄉鄰之中多有傲之養蠶者迄今十有三年歲歲見收近來鄰邑亦有慕傲者但欲養蠶者雖多而樹桑者甚少徒作羨魚之歎而罕結網之思若能設法勸誘力加開導使桑蔭布滿於阡陌則蠶事自興於民間而秦人之富可立而

致也然秦人多疑南北風氣之殊天時寒熱之異以爲桑蠶非北地所宜又謂即或偶爾有成不過一偶之地恐非通省所宜此亦臆所考稽之故也請以北地桑蠶可舉者證據有六其大利於秦者有四並將桑蠶易舉及古今教民桑蠶有成效而遺澤後世者悉爲

蠶風廣義原書

四 關中蠶書

於詩無處不言桑而詠於北方者居多以秦論之蠶風七月之篇言蠶桑者屢屢矣有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又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戕以伐遠揚猗猗女桑此治桑也即所以治蠶夫蠶地即今邠慶三水等處地近邊壤亦云寒矣其田高燥瘠磽而周先王當日諄諄誥誡不遑暇逸者誠以農桑爲王政之本女工乃衣被之原男力乎耕女事乎蠶男女各勤其職而民以富實上下雍睦庶姓休和載諸經史班班可考而地尙然而類於蠶者在在皆然況臨渭一帶沃壤千餘里勝於蠶者多矣豈不能樹桑養蠶以興

萬世無疆之利此可證據者二也又考之孟子言王道諸章開陳列國無在不言桑岐與齊梁皆屬北地反覆言之何有南北之分推而廣之能行天下繼續而傳之可垂萬世豈有亞聖之識以迂闊難成之術教當時及後世哉此可證據者三也又稽之郭子章之蠶論木各有所宜土惟桑無不宜桑無不宜故蠶無不可事桑蠶本一氣蠶即生於桑有桑之處便可成蠶猶農夫之於五穀非龍堆極寒之處猶可耕且穫也此可證據者四也又察諸天時陝西出地平三十六度已在北道之北一十二度半自春分之日日行北道晝漸長夜漸短陽

飭風廣義

原書

五

關中叢書

漸多陰漸少積陽之氣漸盛至夏之熱甚於南方況蠶屬純陽喜燥惡濕食而不飲陽立於三春三變而後消陰生而後死自秋分之日日行南道晝漸短夜漸長陰漸多陽漸少積陰之氣漸盛至冬之寒甚於南方此時織工興而蠶事畢矣又養蠶之時各省不同然不論節氣寒熱自有一定之候但看桑上葉如茶匙大則蠶自生於室內即古人云木華於春粟芽於室同類相感有自然之理何有南北寒熱之可疑此可證據者五也又驗之於今秦中無處不有桑但只不廣有桑一株便可養蠶成繭近歲以來山之鄰境皆有養蠶者但樹桑稀

少不能大獲利益然曲箔數筐亦可得絲歲歲有成已獲實效恐疑書生之見撫拾浮詞無足憑信謹將今歲所繅之絲並所織之絹帛一並呈

驗再俟養蠶之月

大人委員至家驗試事若涉虛治以欺誑之罪此尤近事之確然可證據者六也詳此六證據則知蠶桑乃天下通宜之物並知古昔聖王以農桑命名之深義不惟秦可行之而無疑凡北地皆可行之而無疑也若桑蠶一舉其大利於秦者有四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而秦尤非他省可比壤接三邊首稱要地兼之水路不通輓

飭風廣義

原書

六

關中叢書

運維艱積貯之道所當更重置錯曰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為開其資財之道也開其源節其流則財恆足矣若徒節其流而不開其源則財終匱所以開之之要在乎務民於農桑秦人知農棄桑衣源未開利缺其半況今昇平日久生齒益繁仍守一耕治生無增歲計無加諸凡之費皆取給於此所以衣食兩艱豐凶並困然則凶荒雖起於乏食而其實早胎於無衣若衣有所出自不輕糶粟麥餘一餘三何慮饑饉欲為秦謀積貯之道農之外無過於桑若舍桑而言積貯無非挹彼注此何能分外加益誠能因地之利盡民之力無論牆下路

旁墾畔田邊悉皆種植既不侵地又不妨農曠土皆化  
爲錦繡之資每家歲能取絲三五斤便完通省賦稅有  
餘且水絲一斤貨銀一兩四五錢能買木棉二十斤足  
中人闔家一歲之衣若能取絲數十斤便爲中人之富  
矣況桑無水旱風蟲之災卽歲過荒歉五穀不成桑卻  
無害養蠶取絲以補歲計可必而可久又桑子熟於青  
黃不接之月亦可充飢數旬其利最溥功與農配故曰  
農桑是以古聖王籌國計立民命首重而不敢忽若能  
愍敷開導不過數年之間蠶事大興爲農家更添一倍  
之利仰事俯畜賦稅雜費皆有所出自然穀無所費漸  
至餘饒積貯盡在民間比戶皆樂盈寧豐歲習於禮義  
荒歉免於流亡以慰

幽風廣義 原書

七

關中叢書

大人保赤之素志以紓

上西顧之宸衷此其大利於秦者一也夫伏羲生於秦地  
始畫八卦創立文字爲理學之原後世賢傑代不乏人  
可謂衣冠文物之地矣宜乎家絃戶誦人文蔚起何其  
讀書者寥寥其弊由女廢織於內男力耕於外一歲賦  
畝之入不足供一歲諸凡之費因而修脯無資膏火難  
繼往往有造之材學將明通之候父兄多有驅之而逐  
末者豈其父兄喜子弟初學而惡將成歟良爲飢寒所

逼不能終其業也若桑務一舉男女各有所職民得衣  
食不缺自有暇日使子弟盡趨於學耕讀兼營教養並  
舉人人得沐詩書家家不廢誦讀文人才士濟濟輩出  
上爲

國家儲養人材下爲秦民廣其教化此其大利於秦者二  
也夫民可使勞不可使逸民等則思思則善心生民逸  
則淫淫則惡心生周公無逸之詩魯母續愆之辟良有  
以也秦人於農忙之外冬春二季毫無所事男逸於外  
女逸於內往往相聚嬉戲奢靡賭賽久無事事流入遊  
惰良由桑蠶之教不興男女之職曠廢有以使之然也

幽風廣義 原書

八

關中叢書

不然何其於農忙之月此風全無乎若桑蠶一舉正月  
理蠶室二月織箔曲製什物三月養蠶四月繅絲五六  
月農忙七八月績絲織絹九十月栽桑冬寒修樹身有  
所事心有所向則親正務多而遊戲少勤日長而惰日  
消自然衣食足而禮義興仁讓之風日在民間養蠶不  
惟有以厚民生而兼有以善民俗也此其大利於秦者  
三也秦素無楸相豫章之材松杉漆竹之屬一望蕭然  
若桑樹繁滋則阡陌如雲墾頭似綺菁蔥蔚茂不但美  
觀兼有八宜皮可抄紙材堪爲弓木造車桌椅編筐篋  
根皮爲藥散木作薪樵可充飢能救荒歉豈但葉可飼

蠶衣被無窮此其大利於秦者四也請再陳桑蠶易舉之由樹桑者不過一夫之力樹成之後可享數十年之利採後復生不勞更種又無耕牛子種之費不慮水旱風蟲之災所謂一勞永逸比之棉麻逸勞十倍至於養蠶桑成之時不待教而自興飼養得法不過三眠三起二十七日而老功雖一月其實用力於七日即獲一歲之利雖係生民重大之務舉之並無難事又將古今教民桑蠶有成效而遺澤後世者列陳於後昔茨充爲桂陽令俗疑於風土不宜之說不知種桑無蠶織之利類皆以麻桌頭紵衣民情窳少粗履足多剖裂出血感冬

皆然火燎炙齊始教民種桑養蠶織屨數年之間大獲利益今江南享蠶織之利者皆充之教也蜀王蠶叢都教蜀人養蠶鑄金蠶數千春月集蠶市將金蠶給之民間以爲蠶瑞誘而教之數年之間其政大興至今嘉定保甯成都每歲所出之絲獲利不下數百萬金明洪武取淮徐桑子二十石命種辰永寶衡之間數年之中民大獲利康熙三十二年漢中府郡守滕天綬教民栽桑刻爲便民通示一單後附勸民栽桑歌詞等差獎賞力加開導惟洋縣令鄒溶仰體郡守良法美意奉行罔懈遍勸境內無不栽桑二年之間共勸栽過桑一萬二千

二百餘株嗣後猶歲歲督勸不已年年增益今漢南九署桑蠶大舉獨洋縣最盛而民富皆鄒溶首倡之力也其事載在洋縣志可考今漢中一歲所出之絲其利不下數十萬金豈非哲人開導之力乎是以未教之先皆疑風土不宜亦猶今秦人未樹養而自疑其地之與南方異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旣躬親其事實受其益不忍私諸一身遂將樹桑養蠶之法織工繅絲之具集爲一書繪圖詳解名曰臨風廣義每勸秦人爲之但人情好逸惡勞者居多怠惰因循者不少聞見甚喜而力行甚稀其桑樹之未廣人人罕受其益若非當

事設法勸課何能利遍秦中 不揣愚昧敢竭鄙誠謹此上陳伏乞 鈞酌設法廣布俾秦中農桑並務三年可以定規五載即獲成效數歲之間蠶絲之利布滿秦中養元氣於國家付大造於庶衆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飢不寒五袴興歌人人挾纊衣食足而禮讓興共樂昇平咸遊大化立萬世不朽之業成一代到隆之猷皆沐 大人之恩澤視功德於無既矣伏惟 電鑒施行

計粘條件一摺謹呈臨風廣義書三冊

一秦中蠶桑一興民得衣食兩全荒歉有備此乃重大之務必須設一永久之法使千萬世長享休和之福昔明洪武以此政教成七十年之後樹老漸砍去不即補其政遂息夫民之趨利猶水之就下既享其利何至復廢以民情多好逸惡勞怠惰因循種菜三十日獲利尙有無菜食之人一歲失耕性命攸關尙有荒蕪其田之人況桑三年培植五載獲效添一株不見其益去一株不見其損因而不知不覺由多至少由少至無漸積之勢然也是故樹桑最易垂久甚難故古聖王立勸農課桑之條田畯之官令甲桑麻之數時專經理故民得豐衣足食本固邦寧奠安永久

今大人將此政檄行州縣賢司牧實力勸導自然有成但不日

大人內佐

聖主賢司牧依次陞遷繼事者非關考成或未能於簿書紛紜之中急急乎此此政又何能以行久遠再三思維莫若先檄行州縣以種桑之多寡爲殿最再行題請定規嗣後州縣陞遷卓異必列勸課桑蠶歲歲增益實有成效一條或設專管之員專董其事更無推委

疎忽如此永爲定例則官無不勸民無不從則萬世裕國富民無弊之政永垂不朽

一秦中桑蠶久廢人以爲固然今一旦振興民必疑慮須如漢中滕公教民規程刻爲便民通示一單將利弊開載明白後附勸民栽桑歌詞並曉示桑不起稅之說每家各給一張令鄉約每月初一宣講使人通曉民栽桑一百株者以勸民注册優待二百株者花紅鼓樂迎送三百株者州縣給以匾額五百株者據實報府府給匾額花紅鼓樂獎賞六百株以上者申報

大憲給以入品農官頂帶優同紳衿每歲以桑之數目造册報上差官驗看查桑之多少卽爲有司之殿最一舉桑務必先買子養種然後化導勸課其政立成不然總立善法無樹可栽徒爲空言無補於實事或在漢中四川潼川保甯議買桑子數十石或再在秦中有桑之處於小滿之時採買分各州縣令地卑井淺之處養種三年後可令布通縣若慮其子種人功之費先借公項銀兩俟樹成之後賣樹還項有餘官民兩便

一水深土厚之處更要加意教樹凡水深土厚之處地

瘠民貧校之沃土尤甚婦子更無所事事惟有廣樹其桑可補歲計但灌溉不便樹不速茂令其緩樹不在三年之例或數家合造一水庫多注雨水九十月栽桑一冬不過澆二次來春亦不過澆二次即便生活以後不用人功無論極高燥之處人若慇懃經理斷無不成之事不過數年之間便可成林

一切士庶有犯法輕罪當笞者計笞罰樹栽活方准其樹即令栽自己地邊無地者令其栽於官地或官道之旁

一栽桑先教栽於牆下路旁壠畔田邊墳園場界城壕

商風廣義 原書

十三 關中叢書

家宅門前不使有尺寸閉土三年後不栽桑者每歲罰出布一疋

一秦中樹木多被盜斫令其出示嚴禁如斫桑一株察出重懲

一秦人農忙在五月女工養蠶在三月至小滿便可畢工並無妨於農事而一歲獲兩春之利以上數條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

鴻裁

凡例

一是書事係平常言亦不文然實爲治生要務夫治生之書貴淺顯詳明一目了然試有實效若特奇好博雕琢字句力求簡該古奧雖暫能飾智驚愚而無實效亦何益哉凡我秦人能依此書家戶力行歲取絲三五斤便能完通省賦稅有餘况水絲一斤貨銀一兩四五錢能買棉花二十餘斤足中人闔家一歲之衣若能取絲百餘斤即可爲中人之富矣焉有飢寒之苦流亡之患然至淺近之事有至著之道在往往讀書之人切於功名之大成專心時藝而忽於耕桑之本務多棄農書鄙致

商風廣義 凡例

一 關中叢書

富而輕積貯舍實事而好虛文豈不思河濟江淮聚而成海農兵禮樂明而爲道農書爲治平四者之首尤爲學者之先務乃實落經濟非徒空言而無補於事者可比故先儒有云學者以治生爲先必使先齊其家而後治其國况荒歉饑饉世所難免失於防備性命攸關即如秦中明季與三十年天道大旱農失其業素無蓄積之家父子不相顧夫妻離散彼學窮二酉之士束手無策胸藏錦繡之能亦成餓殍由是觀之治生之道蓋可忽乎哉凡我學人案頭須置農書論文之餘即教子弟反覆披閱記誦詩歌論說以明治生之本達而在上以



此治國無不富窮而在下以此治家家無不昌進則有為退則有守將來學問淺深不等總不失為孝弟力田之人

一農桑著述頗多但知文者多未親身經歷親身經歷者多不知文所以多略而不詳繁而不要用之多無實效總由於耳聞而未嘗身試也余斟酌去取諸法皆已親經實驗見者勿視為空談

一書本之農書棄其短取其長試有實效者擷其精以纂成之非臆說也

一諸法或得之古書或訪之南人或出之己見酌古準今

商風廣義 凡例

二 關中叢書

乃秦地蠶桑之程式也行之無疑

一樹桑養蠶之法織工繅絲之具俱列圖形使人一見了然

一書辭近俚鄙語多重復未免見哂於大方然田夫野老釋子僮僕人人可曉見者幸勿沒其本意

商風廣義目錄

卷之一

商風王政圖說

終歲蠶織圖說

郭子章蠶論

水深土厚宜樹桑說

地卑水淺宜樹桑說

河決水淹處宜樹桑說

家宅墳園宜樹桑說

栽桑說

種桑法

盤桑條法

壓條分桑法

栽桑法

郭秉駝栽樹傳

栽樹桑法

栽地桑法

修科法

商風廣義 目錄

一 關中叢書

接桑法

擇桑法

附種柘法

卷之二

蠶說原委

淮南王蠶經說

王氏先蠶壇序

王氏蠶館序

什物宜預說

預收蠶食

預收簇料

預收火料

預收蓐草

預置火具

預織葉薦

預織箔曲

預編蠶筐

預編蠶盤

預造蠶槌	預造蠶架
預織蠶網	蠶匙
葉飾	蠶椽
蠶杓	蠶室
祭先蠶圖說	立蠶母說
論蠶	擇種下子
浴蠶種法	養蠶總要
初蠶下蟻法	辟蟻法
頭眠飼法	停眠飼法
大眠飼法	上簇法
摘繭法	蒸繭法
附養熱蠶法	綠水絲法
綠火絲法	謝蠶神說
解桑多蠶廣做法	
卷之三	
織紙圖說	脚踏紡車圖說
綿繭蒸紡法	解絲圖說
經絲圖說	紉床圖說
織紙圖說	緯車圖說
附養柵蠶說	紡柵繭法

蠶風廣義 目錄

二 關中叢書

畜牧說	畜牧大略
論猪	擇猪種法
養猪七宜八忌	飼豚子法
收食料法	飼肥猪法
治猪病法	論羊
擇羊種法	治圈法
牧放法	收食料法
絞毛法	飼肥羊法
治羊病法	論鷄
抱鷄雜法抱火法	圍放法穀產鷄法
飼鷄易肥法	治鷄病法
論鴨養鴨法	相鴨生卵法
卵不遺失法	
養素園圖未刻	

畜風廣義 目錄

三 關中叢書

齋風廣義卷之上

茂陵楊 岫雙山氏編輯

齋風王政二圖說

秦中桑蠶之政久矣失傳邇來生齒日盛費用浩繁衣被不敷閭閻漸艱若非力為振興歲計何能有補因思古先聖賢以詩書垂訓原欲教人力行實事非徒為章句之說而秦之桑蠶載諸齋風王政昭然紙上余敬遵而實效之果然大獲其益目覩同儕衣缺食艱者願共此溫飽急欲推廣其法徧及全秦以追效古人民胞物與之意第恐事經久廢遽難取信於人遂將齋風王政畫圖編首以為考

齋風廣義 卷上

關中叢書

證又合二章之意繪出田園廬舍鷄犬桑麻周歲蠶織之圖解以俚句俾我同人觸目興思以啓其樂為之心余素不工文詞不能琢練成章直書鄙拙之語以達其意不過使農家通曉余之苦衷無非勸人力業欲家家享上產之奉人人蒙自然之利衣食兩足風俗淳龐成一太和景象幸同好者諒之

齋風圖說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發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

懿筐運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荷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

孔陽為公子裳以下數章此詩乃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化前段言衣後段言食以明農桑為政教之首務夫后稷封於有邰即今武功等縣公劉立國於豳即今商州諸處俱屬秦地當日諄諄誥誡不遑暇逸聲農桑樹畜為養民之本開女工蠶織作衣被之源男女各勤其職而民以富實上下雍睦庶姓休和化行俗美漸及南國載諸經史班班可考余友人高子嘗南遊至嘉湖見棧桑密布園圃如綺

齋風廣義 卷上

關中叢書

綠蔭耿耿墀頭似雲機聲午夜與春聲相答深羨南地女工之勤而嗟我秦人之情偶探勝地有名人題咏夫耕婦蠶各勤業儼然齋風好畫圖之句其嘆慕齋風如此而我齋地之人反漠然不知桑蠶之利徒興無衣之嘆是以自有之良富而廢為烏有歲歲衣帛仰給於遠方雖日誦齋風而誤於南北風氣各殊之說究莫肯一試良可慨也余故述其成效特錄七月之章繪圖編首庶幾開卷觸目感發實行齋原之風不難再見於今日矣願共勉旃



風廣義 卷上  
三 關中叢書



春中有食之衣家統補歲計學禮樂  
豈是已得歸時實為同人作首倡  
但願履頭桑如實錄備比戶歌千箱  
桑務久登已難信故至亦風圖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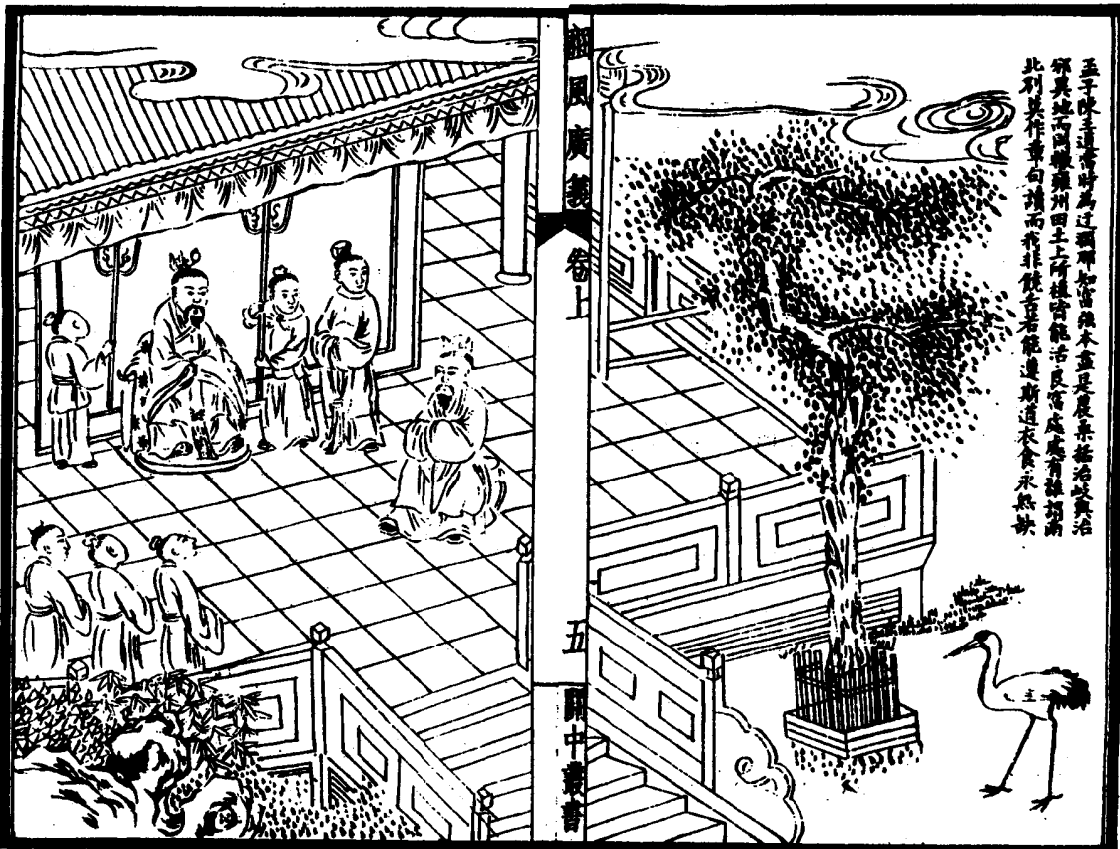
孟子陳王道圖說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  
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夫孟子亞聖也以經天緯地之學其備陳王道立法垂世  
不過教養兩大端七篇之中語雖不同然反覆丁寧總不  
外此蓋農桑為養之源庠序乃教之始農桑生於地人能  
力取自然用之不竭是為良富孝悌忠信出自性天教自  
君父人能率循自然天祐人助是為良貴能運斯二者生  
民之道盡矣舍此而外皆為逐末而人多視為平淡無奇

遂作章句讀過所以罕覩實效余於誦讀之下俯而思之  
牆下樹桑不過片刻之力畜雞養彘祇是朝夕微勞行之  
最易而其功最著養老恤幼豐歉有備皆在此樹畜之中  
事雖平常實係教養大政故繪其圖於風圖之次令人興  
觀感之思凡我同志教子弟誦讀即率子弟以力行則豐  
裕可臻德品可立教養兩全豈不美哉

風廣義 卷上  
四 關中叢書

孟子陳述當時為過爾知當德本盡是農桑務治政治  
 邪異地之國雖雖州四土上何種皆能活良官處處有種樹  
 此則其作書向瑞而非非能若若能遵斯道衣食永無缺



終歲蠶織圖說

聖王教民春作秋成冬則闔戶遯養安享休和以順天道  
 故於至日閉關商旅不行使民以養陽伏陰得盡天年今  
 我秦人往往於朔風凜冽衝寒冒雪尚逐逐不惠良由一  
 耕不足一年之用焉得不營營外求予特繪終歲之圖解  
 以俚句月月警醒使知桑蠶之利足遂闔戶之養能臻熙  
 皞之感又總十二月之意謹編一歌易於誦讀以為觀懼  
 之一助 歌曰

種桑好種桑好要務蠶桑莫潦草無論牆下與田邊處處  
 栽培不宜少君不見蠶風七月篇春日戴陽便起早女執

蠶風廣義 卷上

六 關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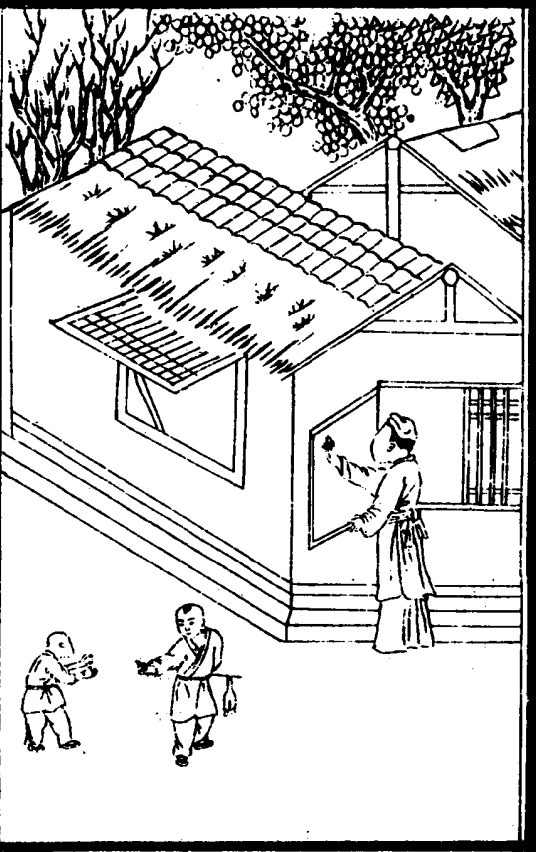
懿筐遵微行取彼柔桑直到杪八月荏葦作曲箔來年蠶  
 具今日計縲絲織組漸盈箱舖敝文章兼績藻本來婦職  
 尚慙慙豈但經營誇能巧老衣帛幼製襖一家大小借溫  
 飽春作秋成冬退藏闔戶垂簾樂熙皞更得餘息完課糧  
 免得催科省煩惱天全美利人不識枉費奔馳徒擾擾我  
 勸世人勤務桑務得桑成無價寶若肯世世教兒孫管取  
 喫著用不了各書一通曉鄉鄰方信種桑真個好



正月  
 生民慶歲首衣食  
 樂其歲此時得勞  
 苦終年內事無  
 室及時治地始宜  
 預安而戶當與密  
 勿使遠風寒佩半  
 修來指新春勿偷  
 閑回家飽煖樂舍  
 此獲何貧

商風廣義 卷上

七 關中農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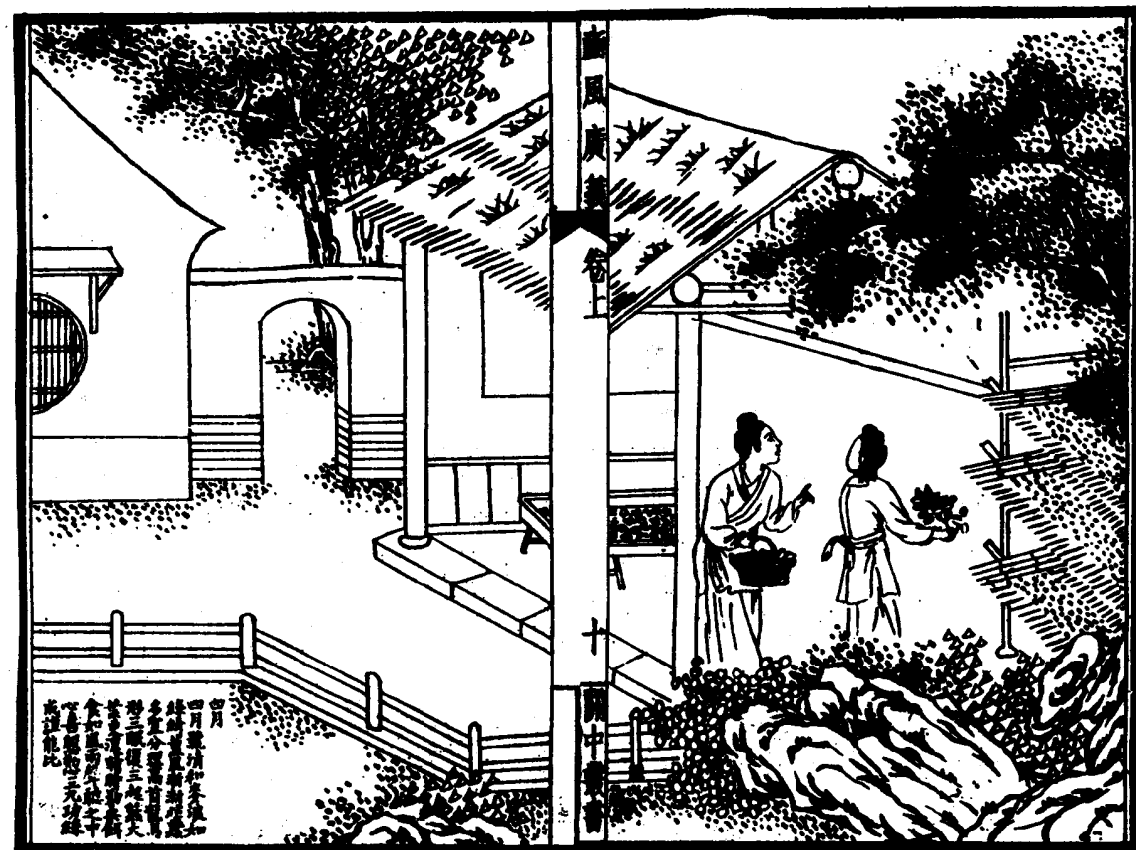


二月  
 仲春陽和地種桑乃其  
 時別樹桐疇陌存桑棧  
 善離培種日漸廣地美  
 綠雲肥未盡先謀食經  
 營得所宜回時耕種勤  
 婦子墾頭培履辰並耕  
 興田畝至則怡

商風廣義 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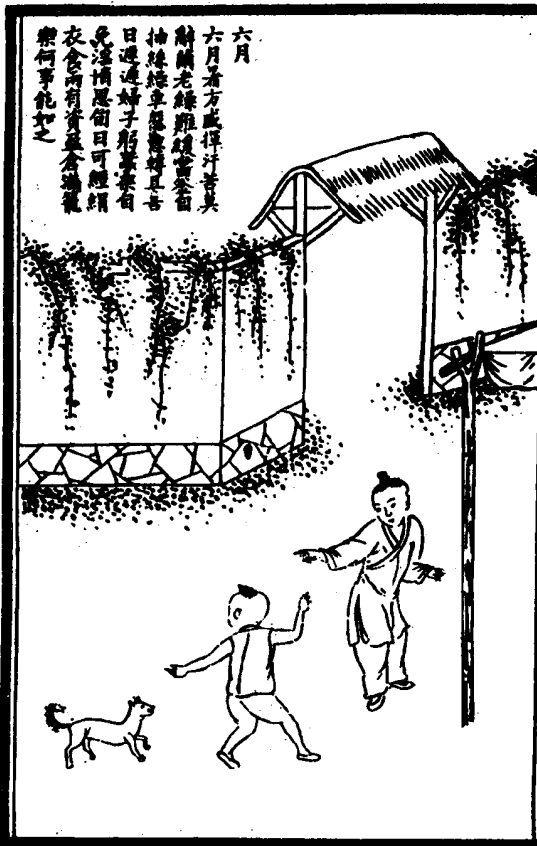
八 關中農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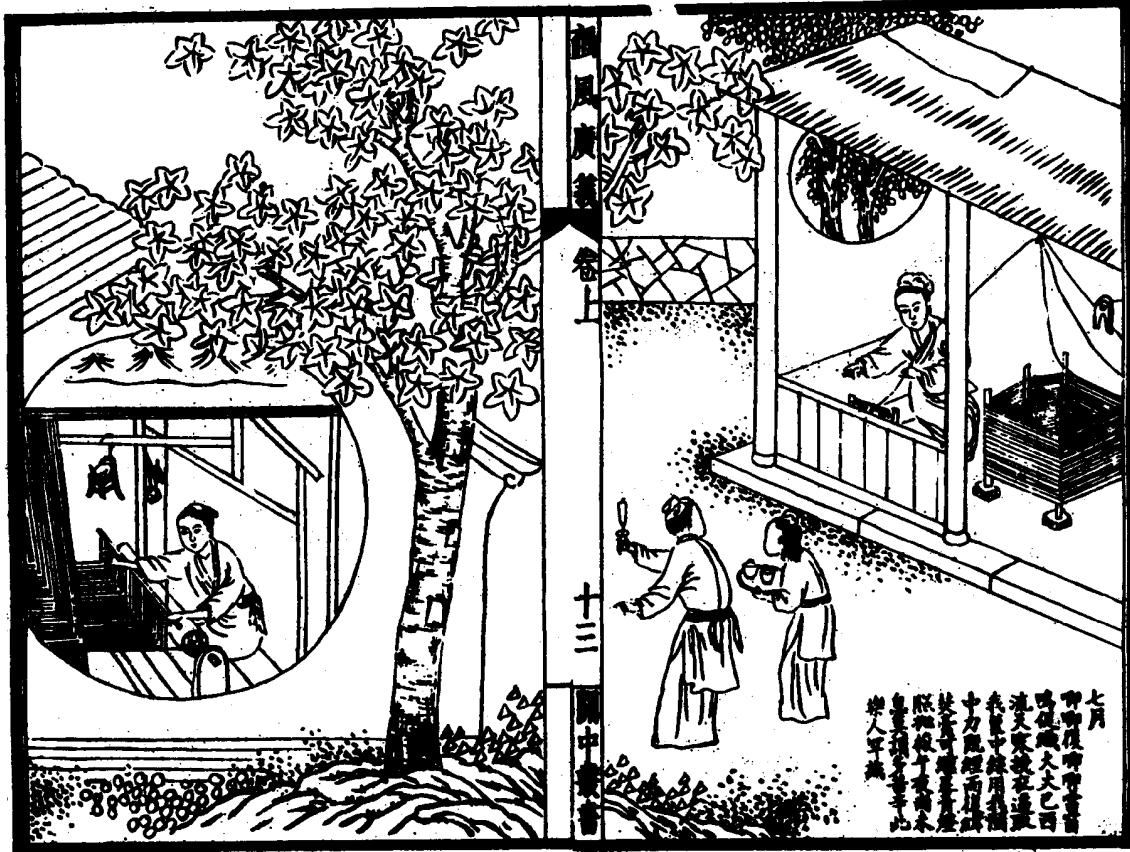
五月  
夏手醫已老農服吐維倫渠山  
營錫錫錫似金銀插之之置  
管聚聚來四鄰春差功至此足  
補於年食先採來歲種化城足  
標神連應通風處會道保如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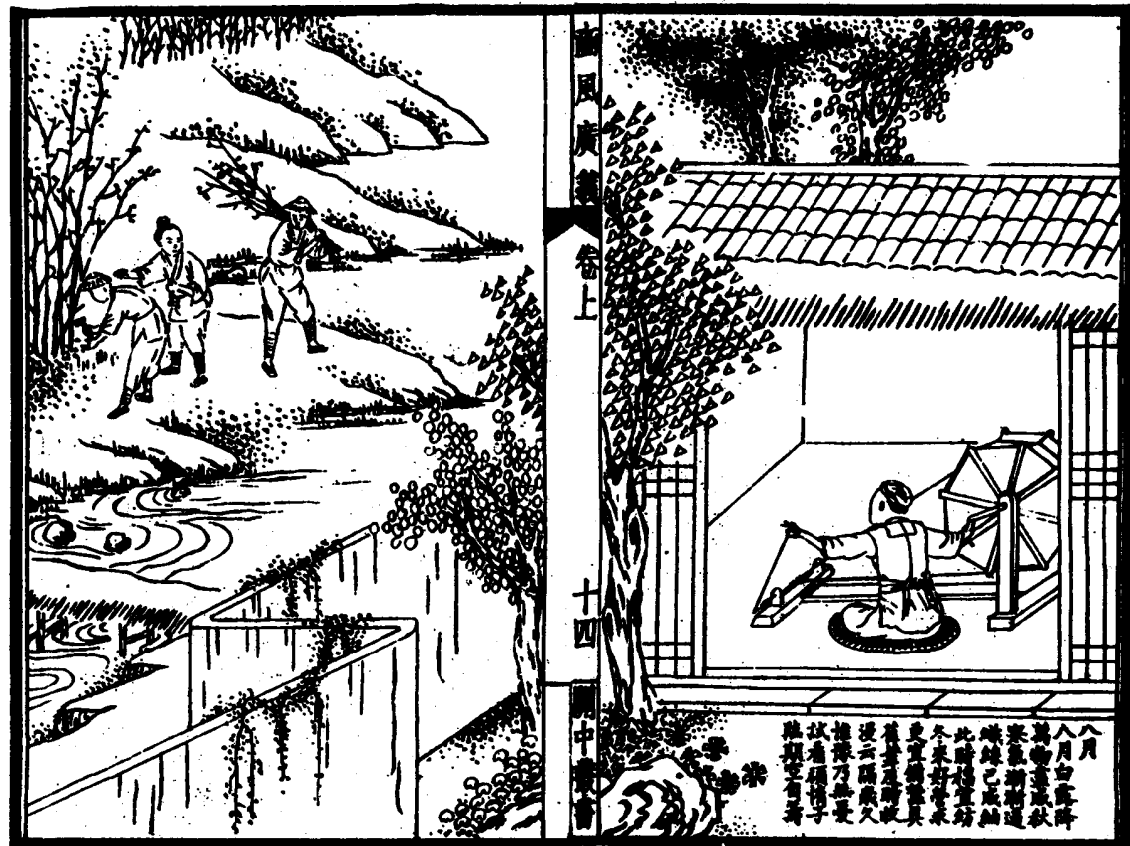
六月  
六月者方盛揮汗苦矣  
解開老鐘雞鐘當金  
抽絲絲車農農耕且古  
日運運婦子躬事家自  
免淫情風個日可懸額  
衣食所有資盡金滿籠  
樂何事能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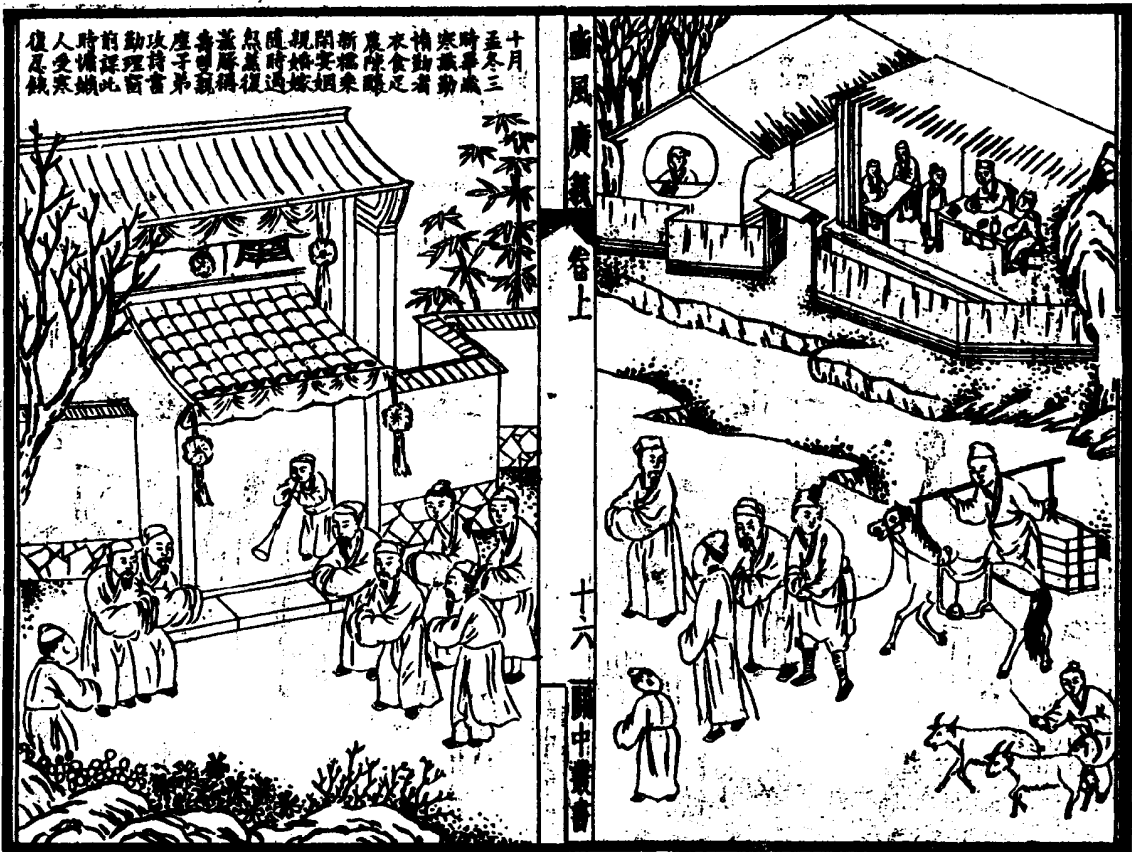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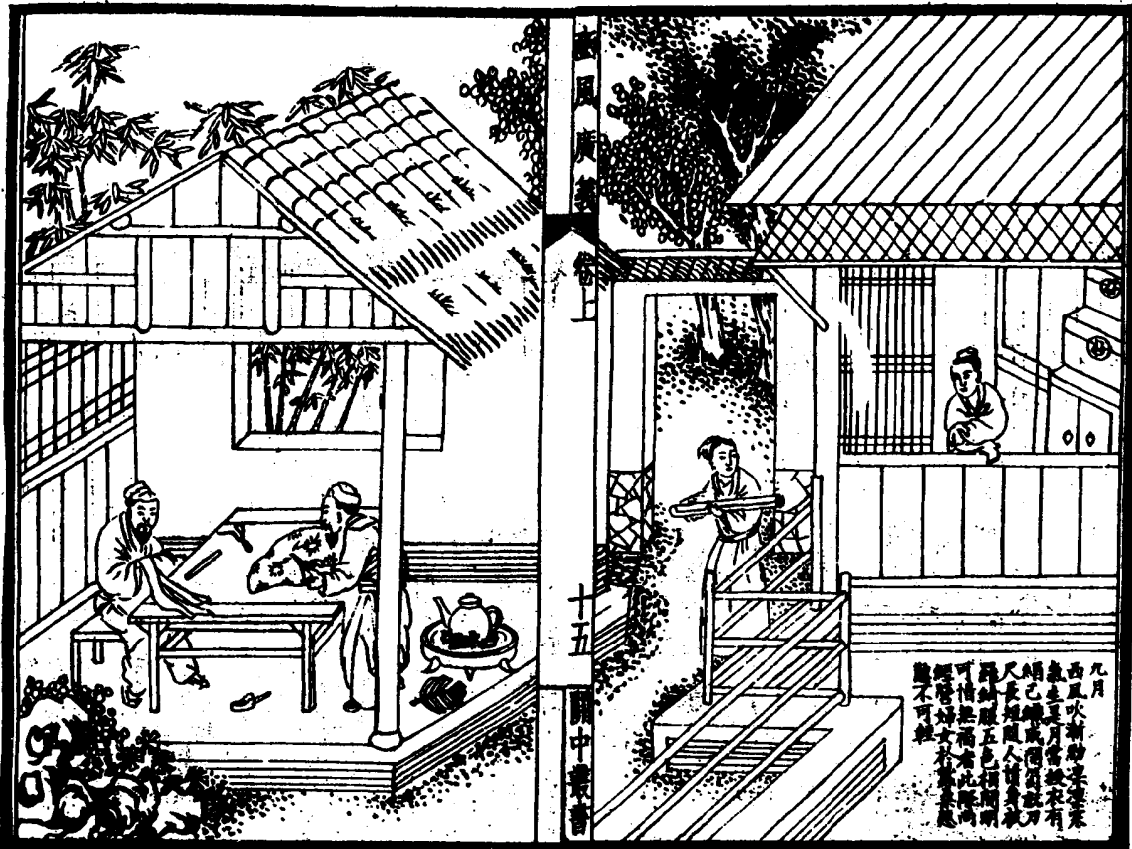




七月  
 中州復晴  
 鳴雁大天已可  
 冰天寒極花邊  
 衣重子孫用  
 中刀能經而  
 林香骨痛  
 既無丁  
 婦人年滿



八月  
 白露降  
 萬物皆肅  
 寒氣漸發  
 蟬鳴已絕  
 此時宜  
 大束好  
 身宜  
 運云  
 故者  
 雞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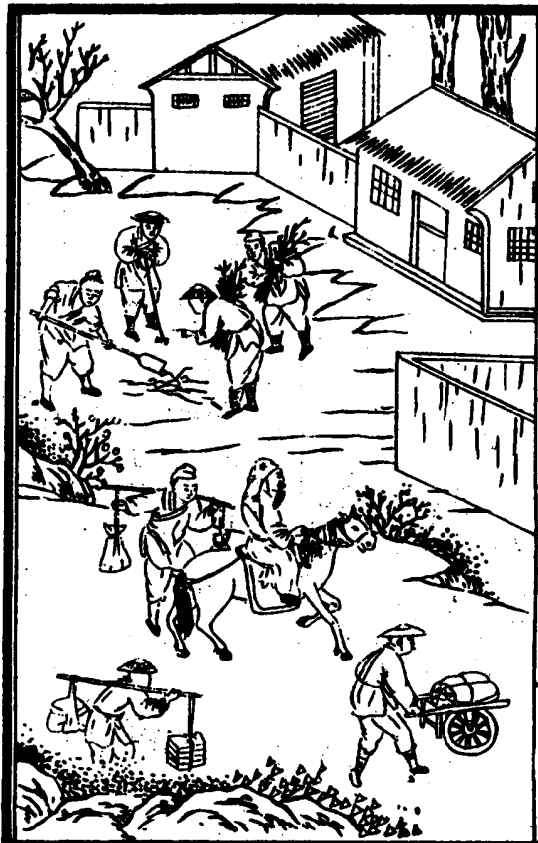




十一月  
飛雪積  
人面日  
甚又北  
風此時  
寒已甚  
方知冬  
有功效  
誠少壯  
文侯堂  
補氣血  
補精神  
補血脈  
補氣血  
補精神  
補血脈  
補氣血  
補精神  
補血脈  
補氣血  
補精神  
補血脈



十一月



十二月  
法衣嚴苦寒風寒時  
人難似德家主好休閑  
尸身難尋埋埋天寒  
此時埋無埋明年身  
早抽身家法難種  
結緣不修家八中  
酒酒無無無  
寒寒

十二月

郭子章桑論

郭子曰木各有所宜土惟桑無不宜桑無不宜故蠶無不可事  
 蠶風之詩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則郊可蠶將仲子之詩曰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車鄰之詩曰阪有桑隰有楊則蔡可蠶氓之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桑中之詩曰期我乎桑中則衛可蠶皇矣之詩曰攘之剔之其糜其柘柔之詩曰苑彼桑柔其下侯甸則周可蠶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筐織文則魯可蠶青州厥筐糜絲管子亦曰五粟之土其糜其桑則齊可蠶荊州厥筐玄纁則楚可蠶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

蠶風廣義 卷上

十九 關中農書

加之以紘緹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卿大夫之家而主猶績奈何今天下女習於逸以趨於淫乎國家蠶桑載在令甲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田多者以是為差特廢不舉耳故月令躬蠶之禮魯母績愆之辟與令甲桑麻之數此三者不可謂迂而不講也

水深土厚高寒之處宜樹桑說

西安近地其宜桑不待言矣即延慶平鞏等處無不宜桑觀其一株能成推而廣之則千萬株可例矣夫深山僻隅離通都大邑甚遠難以貿易諸凡俱不活便至於豐稔之歲糧食甚賤無處貨賣隆冬歲暮衣無所出苦寒者甚多此處田土必賤若能勉力樹桑數千株一則歲不乏衣二則絲可遠貨糧賤則食足桑多則衣備衣食豐饒教子弟讀詩書習禮讓豈非莫大之益若以高燥無水不便灌溉宜植杵造大深池或鑿地作水庫腹大口小內周圍用木板蓋以蔽風日消耗引積雨水以便澆灌桑乃易生之物冬澆一水春澆二水夏澆不過三水便活以後不用澆矣歲歲樹之數年之閒可成桑沐人若肯慇懃培植任是高燥焉有不成之理有疑天氣寒涼養蠶不合時節者不知

蠶風廣義 卷上

二十 關中農書

天下養蠶之處節氣原自不同廣東立春四川驚蟄江浙清明河南陝西在穀雨前三四日其時雖不同總之有一最的實證驗但看桑上葉如茶匙大是其時也蠶不待煖而自生內外相應此自然之理也居水深土燥之地者宜詳之勿自誤

### 地卑水淺處甚宜樹桑說

地卑水淺種桑最易生活或插條或種子或壓枝不過三年即可獲利夫居濕地其田必貴恆種麥穀每畝即收二石豐年不過值銀一兩有餘若使樹桑每畝歲可收絲九兩值銀十餘兩如有田四五十畝可栽桑十餘畝即逢歉

翻風廣義

卷上

二十一

關中叢書

年賣絲買穀豈非大益

### 河決水淹之地急宜樹桑說

每見沿河之地七八月間往往霖雨日久河水暴漲漂沒田禾惟桑柳雖被泥壅卻自無恙若水浸之地使盡栽桑樹每歲養蠶收絲反獲大利焉有乏食之苦意外之災蓋養蠶在春時多無雨水即三月有水桑亦不長誠能廣布歲歲收絲即禾苗難成亦補缺乏况蠶絲之利更數倍於五穀果肯依法培植雖沃土種穀者亦不及也

### 家宅墳園宜樹桑說

桑乃裕國福民之大寶豈他木可比家中樹桑多者不惟

得絲且宜婦人蓋桑本箕星之氣下映而生者箕乃女相之星下映其室婦人少病而無夭折之患况桑又能祛邪逐邪者用桑弓即此義也如有陰陽術士妄談桑與喪同音樹之不吉者此愚迷無識之輩不可聽信孟夫子言王政必教以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豈有心通造化亞聖之識以不吉祥之事教天下哉再於路旁門前場圍城壕悉為種植不使有尺寸曠土則遍地皆錦繡之資矣

### 栽桑說

民生濟用莫先於桑謀衣者不艱於養蠶而難於樹桑若桑務一舉則蠶事自興故首述而備論之種子盤條壓枝

翻風廣義

卷上

二十一

關中叢書

栽接修科之法詳列於後資生者當留心焉

### 種桑法

桑乃箕星之精其字從叒叒乃東方之地多生榑桑乃蠶食葉之神木故叒下加木以別之為衣被之源其功最神為世大寶種類甚多有柔桑葉如絢帛豐厚而軟有繁桑即山桑葉尖而長絲中琴瑟有槎桑樹小而條長便於女採一名女桑有白桑葉大如掌而厚有雞桑葉花而薄澁有子桑先椹而後葉各處所產殊異不可盡述總名之曰荆桑魯桑秦中桑務久失無人種植幸而其種皆在余荆近歲見訪得絕佳桑種其葉豐肥勝於南桑桑多椹魯桑少椹凡枝幹條葉堅勁其葉小而邊有鋸齒

者皆荆之類也凡枝幹條葉豐腴其葉圓大而多津者皆魯之類也荆桑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桑者樹魯桑之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桑也魯桑者樹取不使成然荆之條葉不如魯之條葉茂盛當以魯桑條接荆桑之身則茂盛而亦久遠魯桑其葉肥厚柔軟多津宜飼初生之蠶荆桑葉堅硬少津宜飼大眠以後之蠶初不可多飼荆桑葉多飼則有裂實之患但於種法俟桑樹大眠後與魯桑開飼則其絲頭必硬而堅韌種法俟桑樹熟時先熟者不用後熟者不用惟揀中熟肥大者剪去兩頭惟取中間用之蓋兩頭其子差細種之則成雞桑花桑二種葉薄而少津蠶食之則結繭亦薄中間之子氣足堅實則生氣旺而葉

幽風廣義 卷上 二十三 關中農書

必肥厚收來握爛以水淘洗陰乾臨種之時先一日用水漂去輕秕不實者輕秕亦能生苗然終成雞桑花桑不堪用用柴灰拌之放一夜次日種之種時須在芒種前後十數日之內為上時夏至之後種者為下時次年二三月亦可種若陳久則多不生須將子收葫蘆內放高燥之處亦可生未種之先將地耕二次將土塊打極細上熟糞厚四五寸許熟糞是腐過的不是蒸過的再耕一次打土塊極細用杷子攪成闊二尺長一丈的畦子有兩便種如無雨用水灌溉俟二日後土散不粘用杷子攪起以灰拌杷子勻撒於畦內用杷子輕樓一二次不可深了深再上打細的熟糞一指厚用木輓子碾一次上搭矮棚棚用葦

便於捲舒其棚之遮蔽烈日晝舒夜捲若不遮蔽桑苗初高不過三四尺斷乾地皮新桑苗夾成細項過猛風一吹盡皆捲處暑後折若經三四日一澆使地皮常濕亦可不用棚遮處暑後不須遮蔽種後每日早澆溉一次及苗出之後春種者三日一澆夏種者二日一澆勿使地皮乾裂及苗長五六寸時常芸草極淨及苗長尺餘或三五日或六七日澆一次及至冬月苗長三四尺高至十月半間再上熟糞一二寸厚用麥草撒入畦中厚一二寸許逆風放火燒之桑苗焦枯次日用利鎌摩地刈之根槎不可露出土外再撒麥草或野地柔草易於起火者一二寸厚仍逆風放火燒之此為三耕二燒之法燒後用糞蓋一二寸厚再用爛柴草厚蓋更好至春月樓去冬月若無雪雨再澆二三次至次年發生甚旺一根可長數芽揀旺者留一本其餘摘去旱則澆之至冬月可長七八尺或為地桑或為樹桑或遠近移栽此為養種廣布第一法也或不能遵依此法只照尋常及此之長速而且旺也

幽風廣義 卷上 二十四 關中農書

盤桑條法  
柔桑多無子必須盤條秋暮農隙時預掘成區每區相去地桑共該二百四十區如在地畔路傍其區亦相去五六尺藉地氣經冬藏濕其區廣深各二尺上熟糞一二升與土相和納於區內宜北高南下以留冬春雨雪取其向陽於臘月揀肥大魯桑或絕好

的柔桑總要肥大葉厚多津者素日驗看停當嫩條二三枝通連爲一科用快刀砍下每四五十條與稈草相間共作一束臥於向陽坑內深長各三四尺當預先掘下防冬深地凍難掘如桑條多更掘大些不必拘以土覆起高堆俟春分前三五日取出坑內桑條即將預先掘下區子跑開下水三四升撒粟二三十粒將桑條盤成圓圈以草索縛定臥放區內外露出稍尖三四寸填土尺餘厚宜築令實仍以虛土另封條尖枝上芽生虛土自脫先於區南種綠麻以遮烈日若不遮蓋經地宜常常陰隔如乾即澆若久乾芽條長高砍去旁枝數年則成矣或即作地桑亦可

幽風廣義

卷上

二十五

關中叢書

右古法也十可五六活不活者次年補之頗費功力且種麻遮蔭亦覺煩瑣余試得一捷要之法於九十月間揀最好的柔桑條子或單枝或二三相連砍來將園中地造成畦子其闊二尺餘其長一丈將地掘起打細再用糞與土相和每相去八九寸盤一條每畦兩行須築令實少露桑條稍尖隨即澆過次日再蓋浮土一層冬月可澆一二三次以腐草苫蓋迨至春月樓去三四日一澆立夏以後二三日一澆總不使地皮乾燥上搭矮棚遮蔽烈日晝舒夜捲處暑後撤去此法十活七八三年後遂可移栽正二月亦可如此盤之有一人做余盤栽桑條諸法皆備但不曾搭棚爲烈

日所晒其後只十活一二桑乃極易生之物余於六月間根接桑數十株隨斫本樹枝稍插於周圍以遮烈日時遇連雨數日不料至七月間所插枝稍大半皆活以此觀之插桑亦不拘時○士農必用有埋條的法將桑條截作一尺長兩頭用火烙過春分之日埋之用水澆之余依其說後無一活者惟臘月埋條春栽之法並九十月盤條之法余所驗過者從此二法最穩

### 壓條分桑法

春月或九十月將桑樹上近地的條子地下掘一渠深二三寸將條攀下臥於渠內用木鈎搭子長數寸將條向地鈎住釘於渠內使不得起以土築實須將條上所有的枝稍盡扶端露出土外但得雨水即便生根春月壓者當年九十月起冬月壓者次年九十月起於近樹身處斫斷掘出渠內條子將枝稍之間以利刀剝斷俱如拐子樣有幾稍刺幾截拐上皆帶根鬚移栽即活

已上種子盤條壓枝三法養種分樹可謂備矣何用多贅以下皆栽植修葺之法

### 栽樹法

柳宗元作郭橐駝傳曰橐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早實以蕃亦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

幽風廣義

卷上

二十六

關中叢書

駝非能使木壽且華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深  
至理之言細凡植木之性其木欲舒根不可其培欲平不可  
思之自明陷下亦不其土欲故用生土其築欲密既然而已勿動勿慮  
可高凸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草珍愛不可其置也若棄不可掘  
去不復顧其時也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誠哉故吾不害其  
驗其死活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誠哉故吾不害其  
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  
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是不順其性也其培之  
也若非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  
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  
搖其本以驗其疎密病戒之戒之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  
風廣義卷上 二十七 關中叢書

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  
此傳深得格物至理勿徒作文章看過凡有心樹藝者  
詳味玩索自見其妙

栽樹桑說

築牆成園小大任意將園內地耕熟或栽行桑每株相去  
成行以便耕種行間或種黑豆豌豆芝麻糜子及瓜  
茄菜蔬無不可者上探桑葉下種豆蔬可謂兩益且發桑  
穀令桑不旺或栽牆下桑或栽門前家庭阡陌道旁城壕  
墳園場園其法先掘地一坑深三尺寬窄量樹大小務要  
寬綽有餘九月至二月半栽之皆活古人云惟十一月栽  
之皆活或種出者或盤壓成者皆可移栽魯桑宜多荆桑

少栽時記號南枝不可錯了原向陰面若受日晒則焦枯  
且忌大風風能燥物恐耗散掘時務要掘大些不可傷著  
小根古人云栽樹莫巧令勻如有龜殼根下置入水一桶調成稀泥將樹根坐於  
泥中按至坑底提三五次欲令根發皆順扶端樹身填土與地平  
擁周圍熟土令坑滿次日方可築實周坑四邊須築實若  
死難上復用土封身尺餘高周圍自成環池可以容水如  
在園外路旁場畔者須護以棘以防牲畜啣傷孩童戲折  
二年不可採葉樹小傷生氣多不旺其上糞九月至正月皆宜三月  
至八月不宜恐糞氣傷根或豬羊牛馬之糞油渣亦可棉子  
油渣性燒冬壅其根更好早則數日一澆三年之後長如  
椽大可以採葉飼蠶矣  
風廣義卷上 二十八 關中叢書

栽地桑法  
濟急救困莫如地桑之速凡河決水涇之地地少人貧之  
處地桑一畝歲可收絲九觔布後次年即可飼蠶三箔三  
年後可飼五六箔其法築牆成園將園內地耕熟相去五  
尺掘一坑每畝該掘二廣深各二尺每坑內下熟糞三升  
合土令勻下水一桶調成稀泥將畦內種成魯桑不用連  
根掘出一科自根上留身五六寸其餘截去每一坑栽二  
根將根坐於泥中欲速見功按至坑底提三五次按桑身



略與地平擁周圍熟土令坑滿次日築實再擁熟土輕築  
令平滿附身土不可築用虛土封堆如蓋背子樣可厚五  
六寸周圍自成環池容水可芽出土長三四寸時節揀不旺  
者掐去每一株止留旺者一二寸澆如法當年次年附  
根割條到家揀葉飼蠶須用厚背鋼鎌一割要斷若鈍  
必傷蓋地桑不要放出身來只要從土中長出若割過處  
身出土名為脚高條既不旺又多被風雨擺折割過處  
每一根盤周圍生出數芽每一科可留六七條餘者減去  
年年附地割之愈割愈旺留條漸多有一種野魯桑亦可  
移植冬春上糞旱則澆灌年年茂盛三年後正長旺六年  
旺春時將相交根斬斷去上糞土或得雨或澆過即  
復長旺次後對酌其根漸大壓成栽子團別團如前法栽  
臨風廣義 卷上 二十九 關中叢書

之三年後新桑茂盛養蠶所桑時將舊桑根上只留一條  
隔年自成一株分出栽為行桑如此傳轉無有盡期然魯  
桑飼蠶其絲不堅韌可對酌栽荆桑樹數地桑須於園內  
株俟蠶大眠後採葉與魯桑相間飼之  
栽之有草則鋤無雨則澆比及蠶生可澆三次其葉自然  
早生桑種自有早生葉遲生葉者其行間宜種豆兩不相  
妨且豆性發桑勝於芝麻瓜蔬  
散種地桑法有地或三五畝或十數畝耕三次上糞五六  
寸再耕一次打耨極細摸成畦子或高燥之地無水澆灌  
能生每畝用黍子七合黍子即黍子一升者佳黍棍相  
活黍子製淨棍子一升者佳黍棍相  
合種之黍桑當俱生鋤之桑須稀疎調適尺一苗黍熟時  
藪去穗子俟經霜後以利鎌摩地刈之曝令燥後有風放

火燒之再上糞一二寸旱則澆之次年春生芽數條每株  
只留二條其餘掐去三四月常鋤令草淨空處點種菜豆  
黑豆等物不可種麥穀至秋收畢將地又鋤一次過年桑  
長漸大割取飼蠶每畝可飼三箔蠶又過一年可飼蠶五  
六箔又移栽小桑樹小根少上無寸土但經路遠風日耗  
竭脂液栽後難活即活亦不榮旺凡栽小樹取之地方者  
通約十餘株為一束於根鬚蘸沃稀泥泥上糝土包以柔  
草包內另用厚泥固封搵按車箱內令樹身順臥護閉兩  
頭不透風日上以蔦草覆蓋又須預於栽所掘區下糞樹  
到栽依法不苟無不活者九十月以後雖行千里亦不妨  
臨風廣義 卷上 三十 關中叢書

又取野荆桑魯桑入園中養者如其身乾枯或不端直或  
參差亂枝栽如上法栽畢用快刀摩地砍去樹身俟生出  
樹芽揀旺者留一本即成端正好樹且旺異常蓋桑聞鐵  
腥愈旺地桑是其驗也凡園內一切樹栽後二年不旺者  
或樹身不成材參差不齊者俱用快刀砍去樹身去地半  
指糝土封其樹槎俟其芽生止留旺者一本此法但可施  
二月以前  
修科樹法  
樹桑長六七尺高便斫去中心之枝其餘枝餘條自向外  
長臘月及正月間科令稀勻得所剪去冗枝內可容立一

人周圍枝稍皆順如一大傘之狀使條有定數葉不煩多  
衆葉脂膏聚於一葉其葉自大飼蠶自然絲績倍收足中  
紗羅之用

士農必用曰科斫樹桑惟在稀科時斫依時使其條葉豐  
稀則條自豐葉自腴今年科不  
腴而早發不致蠶之穉也過時則長條豐美明年之葉自  
然早發而

又科斫之利惟在不留中心之枝容立一人於內轉身運  
斧條葉偃落於外比之擔負高几遶樹上下採有心之樹  
者一人可敵數人之功條不可冗冗則費芟科之功葉薄  
而無味是故科斫爲蠶事之先務時人不知預治於農隙

幽風廣義 卷上 三十一 關中叢書

之時而徒費功力於蠶忙之月人則倍勞蠶復失所如得  
其法使樹生好條條長好葉蠶不急需乎葉而葉以時至  
又其葉潤厚農語云鋤頭自有三寸澤斧頭自有一倍桑  
按農政全書載秦中舊有一法名曰剝桑臘月中悉去其  
冗所存之條甚疎又於所存條根之上僅存四眼餘皆摺  
去其所留者明年則爲柯其眼中所發青條可長三四尺  
其葉倍常光潤如沃蠶近老而手探之獨留一向外之條  
滋養及秋其長以至尋丈臘月復科之如前歲久則所留  
之科重繁復從下斫去周而復始自成圓樹如傘蓋樣落  
陽河東亦同山東河朔則異於是必留明條疑風土所宜

以此觀之則秦古桑之法可謂精工矣  
今之鳥有者因兵燹之廢後世不察也

又科樹法自樹長五七尺高便割去中稍既不留心其條  
自向外長樹長大中心可容立一人如長成樹當中復生

正身及枝者亦須斫去凡科法當去者有四等一瀝水條  
向下一刺身條向裏一駢指條相併生者一冗腴條雖順  
垂者一刺身條生者調科時臘月爲上正月次之其所科之條當取皮以備抄

紙之用臘月津脈未上科不傷樹但剝皮不利今人春月  
其法臘月或正月科下條子埋於向陽坑中俟過年二月  
剝之自利如欲速用將條截作三尺長縛作一大束與大  
鍋用稻草繩一條如小碗口大長數丈纏束周圍自鍋  
口纏繞到頂令密使氣不得走泄上用鍋板蓋之  
蒸至皮利爲度取出剝之蒸取繅皮皆用此法

幽風廣義 卷上 三十二 關中叢書

### 接桑法

務本新書曰桑以接博爲妙一年後便可獲利昔人以之  
譬螟子取其速肖之義也接桑飼蠶一株可當數株之用  
且多絲而柔和有色但不可  
宜用向陽宿條  
宜用向陽宿條  
宜用向陽宿條  
飼初蠶須於大眠凡接枝條必擇其美者庶氣壯而茂新  
以後方可飼之  
陰條不根株各從其類魯桑仍接魯桑則葉愈厚而多津  
荆桑接以魯桑則根少而葉亦厚  
矣然魯桑宜多接荆桑宜少接至於接果杜梨樹可接梨  
白果樹可接懶果海棠可接檳子軟棗可接柿樹桃接桃  
杏接杏皆以接之器具用細齒鋸一連厚脊利刃小刀一  
把總須應手又必趁時古法以春分前後十日爲宜又不  
拘南北惟視桑條上青眼微動時  
爲的期余於此時接諸樣果樹皆活獨接桑百不一活  
如是風氣使然否後於小滿後桑樹熱時接之方活五六  
七月接之亦活若接諸樣果木須在驚蟄至春分前後皆  
可活惟是接桑素中必在小滿後至七月皆可接余果試

驗此法最的 一經接換二氣交通以彼易此變惡為美其  
利有不可勝言者矣其法有六一曰身接不可樹長盤口大  
用身接用細齒鋸截去原樹身作砧盤高可及人肩以須  
刃小刀於砧盤傍向下一寸半皮肉中間尖銳斷者則去  
斜劈兩道至平面向下其尖上肉中間尖銳斷者則去  
如鳥鴉樣樣兩壁有斜面無平底其尖淺向上漸深  
至頂可深至半指許接頭俗呼眼子須要揀肥大好香桑  
向陽枝條大如中指以下長可尺許將樹頭一寸半用利  
刀左右削兩刀成蕎麥樣樣令頭尖如鳥鴉樣與樹身上  
劈割成鳥鴉樣樣子大小相符合於老鴉樣樣子裏務  
要緊密總要皮對皮骨對骨與樹身一般無痕跡為妙如  
不合式再削眼子下鳥鴉樣樣要刻渠子務要緊密合式如  
砧盤可接四個原樹小者止接三二個接外用綿紙纏  
包再用構皮或桑皮或麻纏縛牢固則皮肉離脫不  
能活矣然亦不可太緊緊則將皮勒壞津脈不通亦不能  
活纏畢又用牛糞同泥封塗周圍又用破布片包裹如仰  
盆樣內盛潤土將接頭埋合略露稍一二寸如數日土乾  
則澆水少許其接頭發芽時亦不可取去葉土至秋長定  
關中叢書 卷上 三十三

然後將葉 二曰根接用之於小樹去地尺許截成砧盤接  
土去之 法與身接法無異接畢橫土埋合微  
露稍一二寸芽出之後便倚柱扶持 三曰劈接惟此  
五月間常看根下如有芽生即便拔去 三曰劈接惟此  
功易活子每用此法百接百活如身接根接亦用此法最  
穩不拘樹身大小皆可用將樹用小鋸截成砧盤其頂利  
刀削平隨以利刀按樹中心用斧背將刀背一擊樹身劈  
為兩半拔去刀中心用木釘一插其縫自開將接頭根下  
用利刀削兩面成蕎麥樣樣令接頭尖如鳥鴉樣樣短須  
量劈縫不可過長過短插入縫中兩邊務要兩皮相着如  
不合式拔去再削務要合式如樹稍大徑寸餘或二寸者  
十字劈開插去再削務要合式如樹稍大徑寸餘或二寸者  
或等麻縛之外用濕土封固微露其稍俟芽長三四寸時  
常起上看原樹根底發芽盡行拔去仍封土如故將所纏  
裹的皮子解去不然久則長成藥葫蘆樣豈能成樹待長  
三四尺高恐風擺折用一竹竿子或木杆子插立於旁以  
繩繫定然亦不可太緊一四曰枝接兩樹相渡者要美惡  
之如渡菓樹益栽移近美者將美惡兩樹相渡者要美惡  
條中間將皮身各削去一半長可二三寸將兩半相合成

一枝務要皮對皮骨對骨用桑皮或麻纏縛外用牛糞  
合泥封固俟長三五月之後津脈已通遂將美樹下枝連  
前惡樹上枝漸削俟其長定便解去纏縛俟入九五曰壓  
月間方斷美樹枝下此法須春分前後為之妙  
接將美樹枝條之上長就小鬮如麥子大未發出芽者將  
此鬮周圍方方一寸用快刀刻取連皮肉揭下於口內  
者一個將口內鬮皮取出貼印濕痕於惡鬮皮上以利刀  
依痕刻斷惡鬮處大小如之將惡鬮裏面空尖子合在惡  
美鬮合貼惡鬮刻痕上務要將美鬮裏面空尖子合在惡  
鬮上的小骨尖上如榫卯之相合要緊在四圍皮對皮無  
少間隙兩頭用溼綿包裏桑皮纏之不鬆不緊仍用牛糞  
泥封之但須露芽尖在外縛樹枝葉遮蔽烈日再將惡樹  
上一切枝條盡行砍去又將其餘惡鬮子一切搯去令津  
脈盡升於所接之鬮上及鬮發上尺餘便可解去纏物此  
法接諸果樹須在碗豆開花時若接桑無論接處接必  
須在二伏日初伏接者枝稍向上長中伏接者枝稍平長  
未伏接者枝稍向下長其餘諸月接皆難活亦不論下弦  
上弦月明月暗但入伏接之皆活桑惟接最穩十活八  
九然須用當年所生新條如小指大者周身有葉每一葉  
關中叢書 卷上 三十四

蒂下有一小鬮如麥子大搯去葉蒂刻取鬮子如上法六  
接於新生惡鬮鬮子上即活若微接不過十活三四法六  
曰搭接對鬮泥如上法但此接多難活  
擇桑之法不可不知凡本粗皮皺者其葉必小而薄白皮  
而節疎芽大者為柿葉之桑其葉必大而厚堅韌而多絲  
枝如藤蔓葉如絨帛謂之柔桑飼蠶多絲而堅韌有一種  
木理極粗葉如扇面光如沃油謂之鳥桑甚宜初蠶有一  
種紫藤之桑枝如紫色之蔓高大而葉肥厚飼蠶最好有  
一種白桑其葉厚大得爾重實絲每倍常余近得土爾番  
白桑種今已種成其形如馬乳色如珍珠其味甘美異常  
堪為佳菓葉可飼蠶兩有益也子可種條可壓亦能廣布

總勿用雞脚之桑即花桑葉其葉薄飼蠶便成薄繭又勿用毛背之桑其葉濇而有毛蠶多不食又桑葉忽生黃衣而斂者木將就槁名曰金桑蠶則不食此乃蠶絲不成之年故古詩云桑華腐蠶衣做如絡女工不成絲帛如玉此之謂也有一種先椹而後葉者其葉必小宜接之接過則椹少葉多且大矣

以上種桑修科栽接四法俱備人能依此飼蠶自然絲繭倍收亦且堅韌有色可中紗羅綾緞之用

### 附種柘法

柘亦飼蠶之物柘宜山石柘宜山阜柘字從石其此義與

商風廣義

卷上

三十五

關中叢書

柘木有紋理亦可旋為器其葉可飼蠶曰柘蠶柘蠶亦別先出先眠先起先繭如無柘蠶種以桑蠶飼以柘葉亦可得絲甚少然葉硬而薄小不及桑葉桑葉大而豐肥多津故多樹桑少樹柘柘宜山麓之人不勞種植而獲利處處山中有之喜叢生幹疎而直葉豐而厚團而有尖飼蠶成繭冷水繅飼謂之冷水絲作琴瑟絲清響異常亦可織紬且韌爾雅所謂棘繭即此蠶也此柘諸山皆有最多且茂惜乎近山之人多不知此美利無有為之者若在山麓之下蓋草房幾間內多置蠶種廣採山中野柘飼蠶其利可勝言哉無樹桑占田之累修接糞澆之勞豈非坐而獲利且蠶種廣布無窮而野柘多採無盡勝於深山採木幽壑負薪之勞遠

矣何憚而不為予近教盤屋山莊上人有幾家歲歲採柘飼蠶收絲織縲

種柘法耕地令熟攪搗作塊柘子熟時多收要揀無刺葉如身有刺葉小薄者勿用以水淘洗令淨曝乾臨種時用水浸一夜用柴灰拌勻散於畦中攪把蓋之苗出後時時鋤草令淨不可荒沒移栽者不可太稀大約三尺一株若在山田令其多布又須歲歲採葉飼蠶如一歲不採次年葉生有毒蠶食之不旺且多死如欲養蠶者先年夏月將柘葉打落次年生葉方無毒可飼蠶

柘蠶之種其時即生柘樹上乃柘之氣化生者人若細心於夏秋間年年在柘樹葉上撥看常有結成繭子可取以

商風廣義

卷上

三十六

關中叢書

為種但有無多寡年年不同柘蠶亦食桑葉且得良繭桑蠶不可飼柘葉食之多結薄繭以上樹柘諸法若能件件遵依再如法養蠶自然繭堅而多絲以之造綾緞紗羅無不盡善若不能依法樹藝只照平常栽法如多且旺亦可飼蠶然其絲粗硬僅可織縲絹而已  
今人多不肯樹桑者以為五七年以後方可成樹方可獲利我豈能待獨不思我即年老遺澤子孫為世守之業亦何不可先世早樹至我豈不大享其利我今仍舊不樹將來子孫蠶織終無望矣所謂及今不畜艾七年之病終不

痊者此也故玄扈先生曰恐不能待者急樹之便是妙方  
桑乃蠶食故居蠶先今樹桑之法已備方可以言蠶事矣

燕風廣義卷之中

茂陵楊 岫雙山氏編輯

蠶說原委

粵自伏羲氏採嶧山之繭抽絲為絃以定音律而天下化  
黃帝元妃西陵氏始為室養蠶黃繭繹絲制袞冕綉九章  
定儀度別尊卑垂衣裳而天下治蠶之為功於世由來久  
矣今日北人雖知重農而不知養蠶其亦未明其說乎蠶  
屬氣化純陽無陰喜燥惡溼食而不飲自卵出為蟻蟻而  
妙妙而蛻為蠶蠶而繭繭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復蟻  
亦有胎生者與母同老北蠶三眠三起南蠶四眠四起總  
燕風廣義 卷中 關中叢書

之二十七日而老奈何北人視為迂遠而不肯為乎彼百  
工商賈殫終歲之勤動以求利益而所獲之多寡尚未可  
知養蠶者不過費三十日之辛勤而即獲一歲之利益精  
絲造綾緞上可完賦稅粗絲織絹帛下亦能衣被一家綿  
可使高堂溫體絮可令妻子禦寒蠶之有功於人如此何  
憚而不為哉或曰君子宜養仁心養繭繹絲傷殘物命恐  
非仁者所宜為嗚呼此豈明上帝生物之意乎天地乃吾  
人之大父母也父母之治家百物而為之備皆有職分焉  
凡生殖萬物皆是為人而設三才無人天地亦為虛設造  
化亦為虛施萬物亦為虛備天之愛人無異慈父愛子雖

曰無心而成化實則有心為周備既造飲食之物以養身  
復造衣服之物以蔽體五彩以彰身花卉以養目木石以  
作宮室銅鐵以為器用高田生麥低田生稻陸生草萊水  
生蟲魚如此之類不可盡述至大至細皆有切於人用豈  
非慈父有心而為之者哉人能順承天命天之所命者用  
率循不違得其當以穀充饑以率循有道  
取蜜蠶取絲皆順其命而  
用之不萬物皆為我用事事皆以養仁是為上帝之肖子  
人若違棄天命用物不用失其道  
乘而設而反宰殺以食  
其肉粟本養體而反飼馬肉本養老而反饒犬錦繡紗羅  
本是彰身禮服之用而乃以錦作襦以紗糊窗彩作鳥籠  
綴包泄便之器如此暴殄天物用之材木作薪無故剪裁  
之類皆是用失其道暴殄天物用之材木作薪無故剪裁  
燕風廣義 卷中 關中叢書

之享用過分皆謂之違仁即為違上帝之命以故帝不眷  
佑降之以殃非當用者而用之斯有罪戾也如云萬物之  
生非以為人何以五穀春生夏長時至黃萎自然枯竭豈  
非草木順天命而盡職分乎牛耕田馬服遠雞司晨犬守  
夜猫捕鼠蜂釀蜜受其馴習能為我用豈非鳥獸昆蟲順  
天命而盡職分乎人為上帝之子萬物之尊苟無衣服蔽  
體何以禦寒何以別儀制而明等威是知蠶之吐絲衣人  
以補造化之不及在蠶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正蠶  
之順天命而盡職分也若果有害於仁義黃諸聖早已不  
為况后稷以農桑開國後世大昌孟子陳王道必以蠶桑

爲首務古聖先賢豈皆以不仁教後世哉世人誠能勤農  
之外家家養蠶自然衣食足而仁讓興唐虞三代之風日  
在民間是養蠶不惟厚民生而兼有以善民風也余不揣  
固陋嘗搜羅古法輯訪當世因得其說以告同志

### 淮南王蠶經說

淮南子曰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黃帝制作衣裳因此  
始也其後禹平水土禹貢所謂桑土既蠶其利漸廣禮月  
令曰季春之月具曲植籩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  
女毋觀去容飾也省婦使以勸蠶事婦使謂之縫蠶事既登分  
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無有敢惰及考之歷代皇后  
繭風廣義 卷中 三 關中叢書

### 王氏先蠶壇序

王氏曰先蠶猶先飯祀其始造者壇築土爲祭所也黃帝  
元妃西陵氏始蠶即先蠶也按黃帝元妃西陵氏曰嫫祖  
人副禱而躬桑乃獻蠶稱絲織之功因之廣織以供郊  
廟之服皇圖要覽云伏羲化繭西陵氏養蠶淮南王蠶經  
云西陵氏勸蠶禮月令季春是月也后妃齋戒享先蠶而  
躬桑以勸蠶事周禮天官內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  
祭於北郊漢禮儀志皇后祀先蠶禮以中牟魏黃初中置  
壇於北郊依周典也晉置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出陛  
陛廣五尺皇后至西郊親祭躬桑北齊先蠶壇高五尺方

二丈四陛各五尺外兆四十步面開一門皇后升壇祭畢  
而桑後周皇后至先蠶壇親纓隋制宮北三里壇高四尺  
皇后至大牢制幣而祭唐置壇在長安官北苑中高四尺  
周圍二十步皇后並有事於先蠶其儀備開元禮宋用北  
齊之制築壇如中祠禮通禮義纂后親享先蠶貴妃亞獻  
昭儀終獻夫蠶祭有壇稽之歷代雖儀制少異然皆遞相  
沿襲蠶羊不絕知禮之不可獨廢

### 王氏繭館序

王氏曰繭館皇后親蠶之所古公桑蠶室也周制天子諸  
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  
繭風廣義 卷中 四 關中叢書

閉之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周禮儀曰  
皇后躬桑始持一條執筐受桑持三條女尙書跪曰可止  
執筐者以桑授蠶母以桑適金室前漢文帝紀詔皇后親  
桑以奉祀服景帝詔后親桑爲天下先元帝王皇后爲太  
后幸繭館率皇后及列夫人桑明帝時皇后諸侯夫人蠶  
魏文帝黃初中皇后蠶於北郊遵周典也晉武帝太康中  
立蠶官皇后親桑依漢魏故事宋孝武立蠶觀后親桑循  
晉禮也北齊置蠶官皇后躬桑於所後周制皇后至蠶所  
桑隋制皇后親桑於位唐太宗貞觀元年皇后親蠶顯慶  
元年皇后武氏先天二年皇后王氏乾元二年皇后張氏

並見親桑禮玄宗開元中命宮中飼蠶親自臨視宋開寶通禮郊祀錄並有后親蠶祝辭此歷代皇后親蠶之事採之史編昭然可見茲特冠於篇首庶有按圖考譜知繭館之徒虛名也賦曰惟蠶有功於世歸美廣物產之貨資作人生之衣被仲春之月天子詔后以躬桑大昕之朝內宰告期而命祀於是詣靈壇降寶殿翠障夾乎道周鳳輦翔於畿甸順春氣於東方朝先蠶於北面具夫青縹之服皇后蠶服青上縹下深衣侑以芳馨之薦九宮傾動藹然致祭以陪班三獻禮成沛然迎祥於回眷當其疊成寵命適對韶光擇世婦於吉卜受鞠衣於明堂所以崇開禁館始入公桑持

幽風廣義 卷中 五 關中叢書

條有三聽女尙書之勸止執筐不再受官大人之是將體之以坤儀之柔順視之以母道之慈良破蟻以來庶養至於千箔獻繭之後諒化被於多方是以命繅治之成絲就趨工而俟織玄黃朱綠染各精明黼黻文章參同品色

什物宜預說

欲事蠶者須於秋冬農隙之時預置蠶具什物自不至臨時忙迫失措凡蠶食簇料火料葶草火具葦薦曲筐盤槌蠶架砧刀擗網葉篩椽杓蠶室必先精製習熟而後可望其獲利今條列各件一一備述使世之繪績其身者皆知其所自出云

預收蠶食

務本新書曰深秋桑葉未黃如有春蠶食不盡的葉夏探者更好若二番生者不可夏探須待秋探多廣收拾曝乾搗碎於無烟處收頓至臘月內搗磨成麵淨磁瓮收貯俟過年春蠶大眠後用之臘月內製者能消蠶熱又十二月初八日將菘豆用新汲水浸半日每箱約用半升酌量次年每箱約用薄攤曬乾又淨淘白米如養蠶十箔當備五升控水曬乾與菘豆俱陰處收頓以備大眠起拌葉飼蠶

預收簇料

士農必用曰預收黃蒿豆稽桑稍穀草黃野草蓬蒿稻草其餘稍勁不臭氣者亦可用余嘗試之以上諸簇皆不甚善惟有地膚子作簇甚妙一名千頭子俗名獨蒨棉竹蓋其玲瓏內空生涼無鬱滯之患死蠶旋墜無汚繭之憂沙汁不住無癩痕之疵乃天生簇蠶之物夏月田間多種或家庭多藝多收次年蠶大勝諸物

預收火料

蠶室用火以牛糞爲上炭火次之牛喜食桑葉並糞沙並食蠶糞亦喜牛糞氣大約蠶牛一氣宜冬月預收牛糞堆聚一處恐臨時缺少春暖踏成墜子晒乾收起待臨近穀雨生火蠶室暖而宜蠶又當備牛糞乾末以待用冬月收拾牛糞晒乾收藏成堆至

幽風廣義 卷中 六 關中叢書



春月聽用如牛糞太溼難以成壑者亦用此乾糞末攪攪少許

預收蔞草

露初生時筐底鋪細軟柔草草上鋪細軟綿紙紙上置露取其溫軟之義也臘月刈菜為上稻草次之麥草為下臨時搗極軟綿為妙

預置火具

農書曰露火類也宜用火養之但露最畏烟薰若近露處旋燒柴薪烟氣薰籠露濕熱毒多成黑蔞今制為擡爐先自外燒過薪葉待烟盡昇入室內各倉是室內預先造成放糞火的倉子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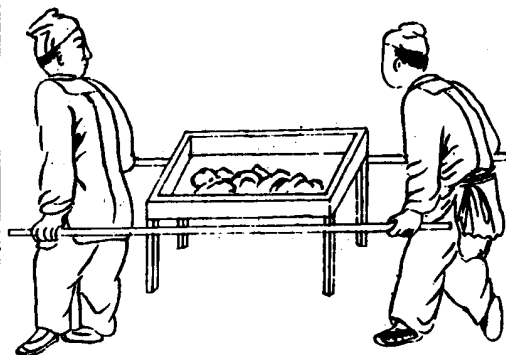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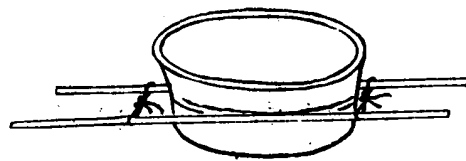
農風廣義 卷中

七

關中叢書

大者四倉室火之大小當隨寒熱添減務要溫和若忽寒小者一倉忽熱是為不均後必眠起不齊擡爐之制一如矮床如火盆架子內嵌燒爐兩旁出柄二人擡以出入無爐者或以舊破鍋銅鐵盆亦兩旁出柄亦可擡以出入送火亦妙露成於一室之功全賴此火出入加減涼暖用得其法自然絲續倍收不論風雨晴明寒熱晝夜總要室中加減一樣溫和倘火候失調則絲便減少可不慎與

擡爐式



農風廣義 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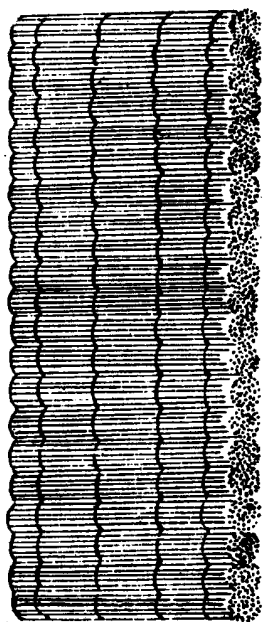
八

關中叢書

預織蔞薦

蔞薦者露初生之時天氣尚寒用薦掛門窗遮蔽風寒蒲草稻草為上麥稈子穀草次之織法每稻草十餘根為一束如編葦箔法

式薦蔞



預織箔曲

曲箔承蠶具也禮具曲植曲即箔也顏師古註云葦箔為曲北方養蠶者多於宅院後或園圃間多種荏葦以為箔材秋後芟取或山中松花細竹子皆可自織或冬月或正月皆可織其制闊五尺長一丈以二椽棧之懸於槌上至蠶分擗去暮時取其易卷舒以廣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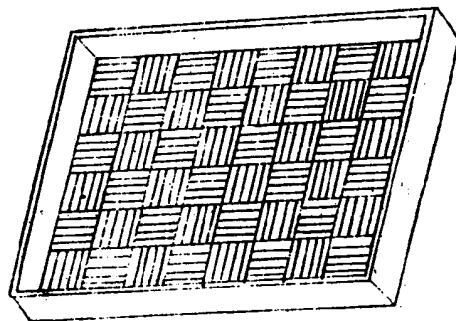
爾雅廣義 卷中

九 關中叢書

預編蠶筐

筐者古盛幣帛竹器也今用育蠶其名亦同蓋形制相類圓而稍長淺而有緣適可居蠶闊三尺長五尺南筐皆縱八尺闊六尺以竹編之余家每用鷄柳木作方筐闊三尺長五尺亦輕便但木性軟弱經溼葉久蓋則底換音磽音不不平不若用木作筐架以葦蓆作底周圍用竹篾子壓住葦蓆四邊錠在框架上蓆底用順木枕三道錠住自然挺硬堅久亦且輕便蟻蠶及劈分時用之擱於架上易於擡飼

蠶筐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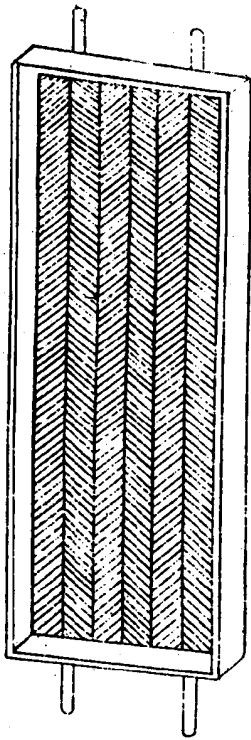
爾雅廣義 卷中

十 關中叢書

預編蠶盤

蠶盤盛蠶器也移蠶上簇皆可用之或以竹編或用木框以疎篲為底長七尺廣五尺出入擡便用

蠶盤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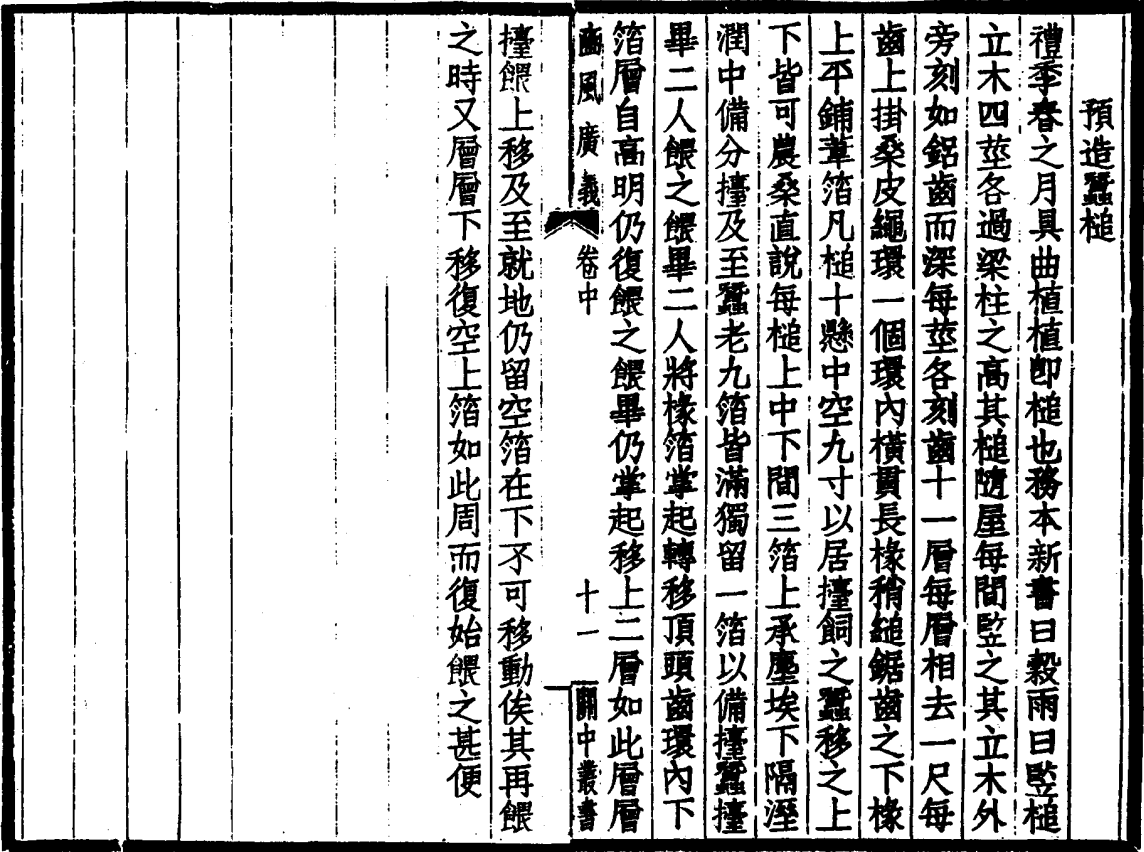
預造蠶槌

禮季春之月具曲植植即槌也務本新書曰穀雨日豎槌立木四莖各過梁柱之高其槌隨屋每間豎之其立木外旁刻如鋸齒而深每莖各刻齒十一層每層相去一尺每齒上掛桑皮繩環一個環內橫貫長椽稍絕鋸齒之下椽上平鋪葦箔凡槌十懸中空九寸以居擡銅之蠶移之上下皆可農桑直說每槌上中下間三箔上承塵埃下隔溼潤中備分槿及至蠶老九箔皆滿獨留一箔以備擡蠶擡畢二人餵之餵畢二人將椽箔掌起轉移頂頭齒環內下箔層自高明仍復餵之餵畢仍掌起移上二層如此層層斷風廣義 卷中 十一 關中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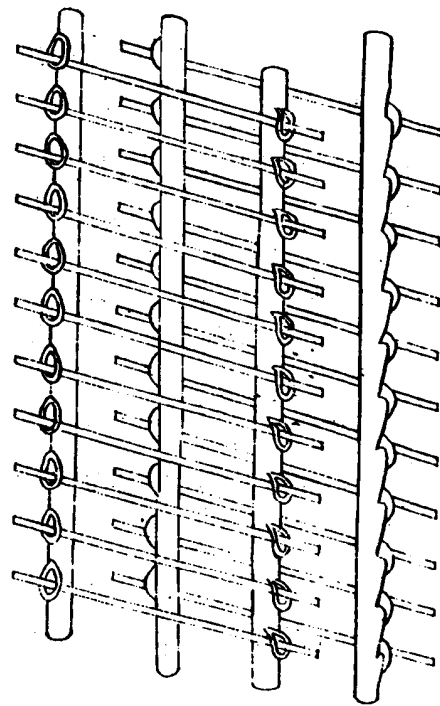
卷中

十一

關中叢書



蠶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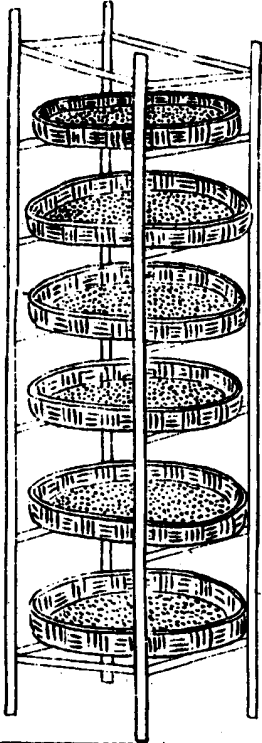
斷風廣義

卷中

十二

關中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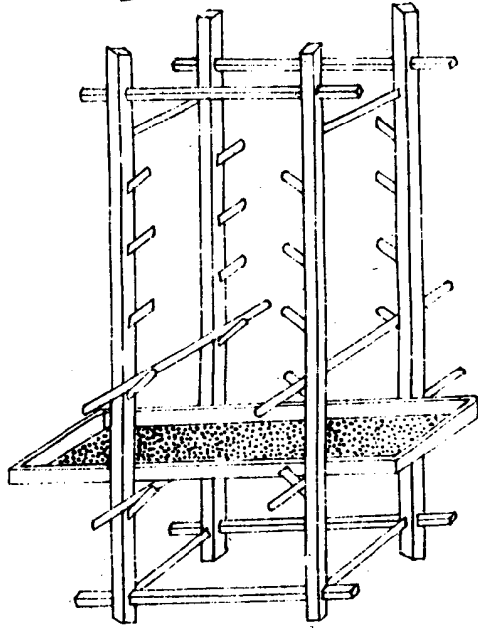
小蠶架式



預造蠶架

蠶架擡蠶盤筐具也以細枋四莖豎之高可八九尺上下以竹或以木棍作枕十層每層皆擡養蠶盤筐隨其大小蓋筐用小架筐用大架

余製此架  
架每柱裏  
邊各釘長  
鐵釘十層  
每層橫擔  
細木棍二  
根竹竿更  
好以攔籠  
盤飼時二  
人擲之上  
下挪移最  
便



商風廣義

卷中

十三

關中叢書

預編蠶網

蠶網者擡蠶除沙之網也為蠶事要具養蠶諸事皆易惟  
除沙揀蠶甚是勞苦往往婦女以手歐蠶頭時久則面  
目皆腫且蠶堆聚一處熱蒸汗出後  
結薄所以養蠶不多惟嘉興湖州用網擡蠶故歲有收絲  
數百斤者其餘諸省皆不知也其法以二網輪流擡換於  
燠已厚當除時待蠶食葉已盡將網蓋於蠶上以桑葉撒  
在網上蠶聞葉香自穿網而上二人執網兩頭連蠶擡起  
一人掃除下面蠶殘葉即將網連蠶輕輕放下不可移  
動治飼一晝夜沙燠厚時又將網一扇蓋蠶上撒葉如前  
待蠶上網仍擡起一人方撒下面網並掃去沙仍將網連  
蠶輕輕放下如前總之一網常在蠶下共用二網輪流替  
換若只用一網擡者蠶足據網捷便甚妙即養數百箔亦  
無難矣錫用上鞋細麻繩纏在竹釵上編如錫網樣孔如  
錫子大以熟漆漆過陰極乾則不腐壞如不漆亦

可用但不耐久耳農書有蠶性畏麻之說余累試之無妨  
故繼改用麻編最好若未頭眠時劈分用匙頭眠後用麻  
孝帽布孔如豌豆大者橫裁與筐等一布當用數扇熟漆  
漆過亦以兩扇輪流擡換二眠後用麻布孔如小指大者  
為之三眠後方可用網如蠶在箔網制長五尺闊三尺五  
寸每箔當用網三扇擡放其便若大與箔等遂難以用擡  
不可漆網其法接漆如漆難得者以稻草和石灰塗之亦可  
不知耐久其法接漆如漆難得者以稻草和石灰塗之亦可  
塊子石灰為末和入半合少頃攪之漸稠陸續入水二三  
盤緩緩不住手打到以成稀糊為度塗網一二次晒乾聽  
用魚網亦如此製

竹杖長尺餘闊四五分中心細如錐子扳之可上捺之可  
下翻轉以掛線繩一纏線數丈右手執之以圓頭出入網  
孔略無掛礙如尚有疑往問打魚網打鴨網或編筆絡人  
便知其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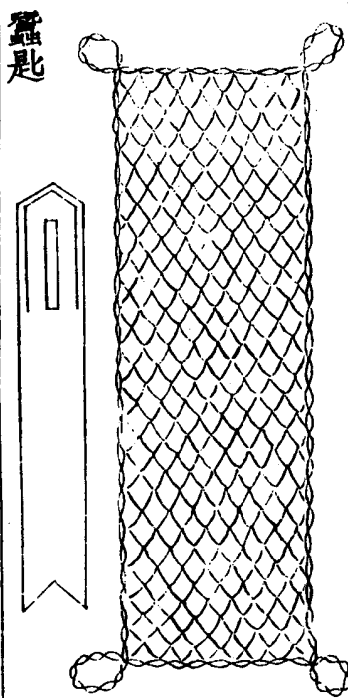
商風廣義

卷中

十四

關中叢書

蠶網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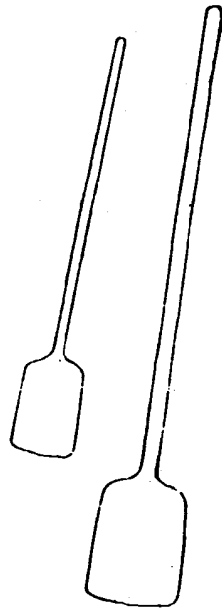


蠶匙

此劈分黑蟻匙也蠶初生三四日之間沙厚恐溼熱薰蒸  
生病宜急分劈用織下密網擡則跌落驚傷後多不旺宜  
用竹片或桑木削為方寸杖樣大小不等各數張欲分劈

時將葉厚篩蠶上片時待蠶已上葉用匙輕輕挑起須薄帶沙煥分布於淨筐內相去二三分許置一匙筐滿篩葉飼之一日夜即可滿筐待蠶大方用網擡此匙古法未用余家於蠶小時亦嘗用網其後見傷制此蠶匙輕便無損遠勝網擡

蠶匙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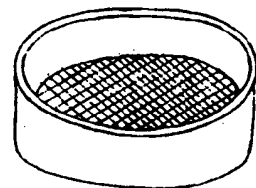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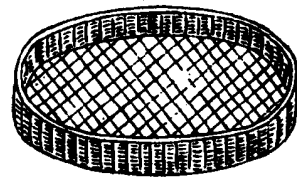
幽風廣義 卷中

十五 關中叢書

葉篩

此銅蠶布葉篩也蠶小時用手撒葉未免厚薄不均壓傷小蟻宜用竹編小篩徑五六寸孔如胡椒大將葉以利刀切碎置篩內細細勻篩不可過厚須頻頻篩之蠶食均勻自然眠起皆齊更有一法余家每用小木羅圈一個將孝帽麻布孔如胡椒大者蒙羅圈上以熱糶子糊粘周圍沿邊再以紙條蓋糊令不銳卸以生漆將羅底塗過蓋蠶惟畏麻漆之則無麻氣又且耐久然又須制一大篩俟蠶稍大時用之其孔可容黃豆

葉篩式



蠶椽

蠶椽架蠶木也或用竹長一丈二尺每層皆以二條和對架於槌上以擱蠶箔須直而輕者為上今秦中細松椽便好總不可用雜木恐蠶吐蟲屑墮葉上蠶食之有傷

幽風廣義 卷中

十六 關中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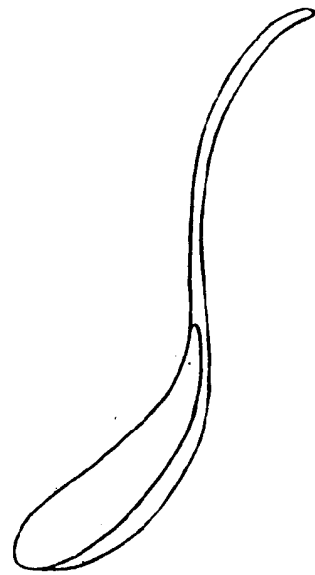
蠶椽式



蠶杓

此布蠶杓也剝桑木為之或無氣味之木亦可其首大如酒杯柄長三尺許如盤蠶空隙或撒葉不勻則必以杓挹或更以竹接柄

蠶室式



蠶室

蠶室記曰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官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三官之夫人及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此公桑之蠶室也其民

幽風廣義

卷中

十七 關中叢書

間蠶室坐北向南者為上向東者次之向西者又次之締構之制或瓦房草房俱以泥塗材木以防火患其大小廣狹任人之力務要間架寬廠每箔長一丈闊可容槌箔易於轉動每間兩頭各置大炤窗每臨日暮以助高明易辨眠起大眠之後可通風涼總用紙糊周密中糊捲紙一大方後可啓閉外掛草薦若卑溼之地須附地列置風竇每壁底門坎之下各開一穴大五寸以磚合封以防啓閉以除溼鬱高燥之處不必用此凡蠶室之內務要製造火倉隨室大小以為加減如三間四椽房者四角各置一火倉方四尺深二尺坑周圍用土壘或磚坯接壘高二尺長粘泥泥了通計深四尺如屋

小者當中置一火倉制如上法坑底先鋪預收細碎乾牛糞一層厚三四指再將帶根節粗乾柴塊於糞上鋪一層柴塊須徑五寸以上者凡桑榆槐及山中椽柴上又鋪糞木樹清剛之類堅硬無氣味之木皆可用柴上又鋪糞一層於柴空隙之處築得極實不可虛虛則火焰易起恐傷屋又恐熱火不能長久糞柴相間填坑令滿再築極實上復用糞厚蓋一層約蠶生前七八日今我秦中只在數雨前九日是其然火之時糞上煨火必有黑黃烟起令閉蠶室不可令煖氣出外凡五七日於蠶蟻生前一日少開門令烟出盡隨即閉之其柴糞陷下已成熟火蠶火畜也甚喜暖初生之蠶更宜暖但怕烟不可用生火又生火忽大忽小不能均勻此火既熟絕無烟氣一兩月不滅人不起動便如無火若用柴枝挑撥烟氣即起坑上必壘高二尺者欲使火氣上騰散布室中又防黃夜人行

幽風廣義

卷中

十八

關中叢書

誤陷其屋乾透其壁皆暖黑婆蚊蠅諸蟲盡可薰死牛糞薰屋大宜蠶也蠶喜牛糞後門掛簾薦或布簾或毡簾不宜捲起須防蚊蠅入內面簾上幾時生蛆於蠶身後必穴不能縲絲矣其糊窗之紙舊黑須用白紙替換糊窗時外扯故紙旋糊新紙蠶室務須早治室舊者預期泥補塞絕不使熱氣出外鼠穴鼠食蠶咬繭室中宜育貓捕鼠若臨時修治牆壁溼潤鼠穴殺凡簇箔之下宜留貓道非所利也下蟻前一日將屋上壁間及地上塵埃務要刷掃潔淨下蟻之後不宜掃動矣蠶室一切禁忌開列於後蠶屬氣化香能散氣臭能結氣故蠶聞香氣則腐爛聞臭氣則結縮凡一切麝檀零陵等諸香並一切葱韭薤蒜阿

魏等臭並有氣息之物皆不可入蠶室此係專備蠶室與工難治者能各於

居室之中察其寒熱開閉窗門

進退炭火勤謹飼養即可成熟

忌西南風入或預在室西南四五步作壁以禦之

忌燈火紙燃於室內吹滅油烟之氣

忌敲擊門窗箔槌及有聲之物

忌夜間燈火光射入蠶室窗孔

忌酒醋入室並帶酒人

忌正熱忽著猛風暴寒

忌蠶室內哭泣叫喚

忌正寒驟用大火

齋風廣義 卷中

忌不潔淨人入蠶室

忌燒皮毛諸骨臭物

忌一切腥臭之氣

忌燒硫黃之氣即趨燈子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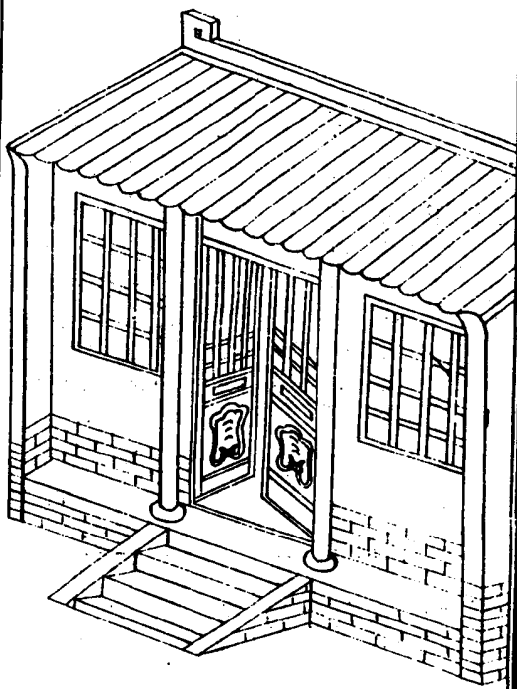
忌高拋遠擲蠶與箔相擊後多不旺

忌銅冷露溼葉及乾葉食則必頭大腹結尾尖

忌沙燠不除沙乃蠶屎煨乃沙葉相合粘連一片者久而不除發熱薰蒸多生白瘡

以上諸忌須宜慎之否則蠶不安箔多遊走而死

蠶室圖



齋風廣義 卷中

二十九

關中叢書

祭先蠶圖說

蠶室備內設先蠶位不忘本也歷代所祭不同即如漢祀宛窳婦人寓氏公主蜀有蠶女馬頭娘又有二娘為蠶神者又南方祀蠶花五聖者此後世之溢典也夫農桑天界養民重寶必有所司之神以主之所司者即始為開導者故農祭先農蠶祭先蠶神農始教稼穡是為先農黃帝元妃西陵氏始為室養蠶是為先蠶事蠶者先立先蠶木主當書先蠶神位畫像亦可安之蠶室高潔之處稽古制祭先蠶壇遺牲幣如中祀禮此後妃祭先蠶之禮也蠶書云臥種之曰割鷄設醴以禱先蠶此庶人祭先蠶之禮也自

天子后妃至於庶人之婦禮雖不同而敬奉之心則一凡養蠶家下蟻之日蠶多力厚者設三牲酒醴蠶少力微者割雞設醴點燭焚無氣味之香將蠶蟻之筐置先蠶几案蠶母率閨家奠醴拜讀祈祝之文曰惟蠶之原伊駟有星蠶事之興聖母肇成氣鍾孕育惟神適從保之佑之有箔皆盈尙冀終惠用彰厥靈簇老獻瑞繭盆效功敬獲吉卜克契心盟神其來享爰祀惟誠奠拜畢將蟻筐上架飼之此祭先蠶之章程也



蠶母者乃主蠶室率領飼蠶者每室必立一人以腹節飢飽以身測寒熱愛護珍惜如慈母育嬰故有母稱男婦皆可爲之男忌臭穢女忌產婦務要慇懃之人最忌懶惰貪眠之輩熟記其法能按規程飼養者身着袂衣不論新舊務要潔淨以候涼煖已身覺熱蠶亦熱宜退火已身覺寒蠶亦寒宜進火務使室中溫和始終不知有寒熱之苦不得頻換顏色衣裳洗手當要潔淨不可手拈苦菜食生姜葱蒜香椿大豌豆並飲酒又不可親身拌醋燒石灰衣染惡氣慎之以上一切忌惡之事邪穢之氣辟除蠲潔夙夜齋敬不致





衰慢能依此法自然宜蠶不必聽信陰陽師巫並愚婦之  
 言某人命裏不宜蠶某相屬不宜蠶豈不知農桑一理世  
 無不宜農之男焉有不宜蠶之婦乎至使改門換戶諂禱  
 神祇虛費財用實無所益故先儒有銘以為業蠶者戒銘  
 曰世業農桑既與我室比臨蠶月復事塗飾桃荊拔除神  
 主斯立曲植既具錡筐乃集連蟻方生若不厭密婦以母  
 名育有慈德爰求柔桑入此飼食寒燠身先是為體測上  
 無疎薄下無溼浥簾箔垂門龕火在壁夜窗或遮風寶時  
 室頗忌北風空障西日他工莫與外人莫入庇護攸安漸  
 至捉績祈祀以時願獲終吉神實相之簇如雪積分繭稱  
 繭風廣義 卷中 二十三 關中叢書

絲來告功畢

論蠶

欲事蠶者先樹桑次製什物修蠶室安蠶神立蠶母數事  
 備而方可以言蠶矣夫蠶為衣冠文物之祖所係不恭重  
 哉考我中國自草服後皆務桑蠶以絲帛為衣自炎宋時  
 棉花之種傳自海南始入中國率土共仰其利而獨不宜  
 於秦秦之桑蠶又久失傳秦人衣被皆仰給外省蠶之名  
 義俱失今特表而出之

蠶乃天駟之精孕絲蟲也衣帛所出功與穀對非他蟲可  
 得而比形乃氣化可六尺餘於庚戌夏四月忽生小蠶滿  
 園余收而養之得良繭以此傳種與家蠶無異方知古來  
 蠶種所出皆氣化而成況氣無停止觀蠶身之中閃爍不  
 繭風廣義 卷中 二十四 關中叢書

定如湯面集氣之象時時變換一日性屬純陽喜燥惡溼  
 一小變七日一大變凡七變而息  
 陽立於三春故蠶生於三春陽後種類甚繁五方所產各殊  
 息於陰生故蠶死於夏至之後  
 一種四臥一生蠶自南方歲獲作繭蠶亦無南北之分一  
 種四臥再生蠶四眠四起一種柘蠶生於柘上一種餘山  
 蠶食柘作一種坑蠶食蕭葉一種柘蠶食柘椽作繭者三  
 蠶繭者一種柘蠶食柘椽作繭者三  
 生樹放而海南橫州一種風蠶絲作釣緝貝蟻之山一種  
 冰蠶長六七寸黑色有鱗甲以雪覆之則作繭長尺許抽  
 亦雪相之類此尤蠶之異者也廣東一種八輩原蠶再也  
 請一歲再養者原蠶子為珍子又有白頭蠶頭石蠶楚蠶  
 為愛三月至十月能生八輩  
 黑蠶灰兒蠶老秋兒蠶錦兒蠶秋末老獬兒蠶同繭蠶不

可盡述我秦中一種三臥一生蠶北蠶皆三眠三起有大南方亦有養之者小白烏斑色之異繭有青黃白綠之殊自卵生為蟻蟻脫為妙妙脫為蠶蠶脫為蛹蛹脫為蛾蛾脫繭復卵蠶屎名為蠶沙蠶皮為蠶蛻蠶紙為連蠶臥曰眠蠶已脫殼為起蠶臥之暮曰沙燠不論南北之異四眠三眠之殊總之一七而變四變而老七變而死蓋氣化神物也乃資生要理安可不知哉

擇種下子

養蠶之法擇種為先如五穀然倘繭種薄則蛾多病雖生子來春養之其蠶必病若收種不得其法生子不齊來春

繭風廣義 卷中

二十五 關中叢書

養之則眠起不齊將來上簇必不齊其為患也大矣惟在謹於謀始如胎教然開簇時須擇簇中近上向陽堅實好繭雌雄相間而收雌繭圓厚大雄繭緊細尖小摘出於通風涼房內淨箔上一單擺不可堆聚恐暑厭熏蒸因熱而生決無完好其母病則子亦病理固然也待七日之後其蛾自生若有拳翅禿眉焦脚焦翅焦尾熏黃赤肚無毛黑紋黑身黑頭並先一日出者名苗蛾末後生者名末蛾俱揀出不用在室一角空閒處豎立柴草將此揀出不用之蛾置於其上不可令禽蟲傷食及人踐踏俱為不吉至十八日後蛾自死擇淨地掘一坑貯蠶其中用原柴草蓋蔽以土封之蠶有功於人理當如此只用次日並第三日出出的完全肥好蛾子令雌雄相配辰

時至戌時方析開當日亦宜提撥去其便尿厥氣乃全生子氣足款款摘去雄蛾放在揀出之處將雌蛾勻稀布於連上連須桑皮皮紙次之不可用麻紙連須用厚紙若紙將連鋪於無風薄不耐浸洗連取掛時二紙相連之義將連鋪於無風涼房中淨蠶盤內上再用盤覆之令暗則生子不遊散生子數足更令母蛾就連上覆養三五日則氣完固然後將母蛾摘去放在揀出之處後同埋之每日所出之蛾下子為一輩不可將數日之蛾混在一處下子連上須記寫日子來年養時將同日所下之子生蟻為一等養之自然眠起皆齊若將數日所下之子混在一處生蟻同養則眠起必不齊極為患害蠶連懸掛於通風涼房內忌煙薰日晒預時

繭風廣義 卷中

二十六 關中叢書

將繩子編緊兩背相靠蠶子向外勿致風磨損傷其子

下子掛連圖  
 取曰  
 雖難對待造化機  
 展時相配成時折  
 展氣乃全生子足  
 明年由產滿相衣



浴蠶種法

蠶子自初生至一十八日後取下蠶連用井華水初汲者  
 浸洗去便瀉毒氣仍復掛起待十二月初八日仍用井華  
 水浸一二時南方有一法於臘人日將蠶種以鹽水浸三  
 次年耐養子初得其法疑子被鹽漬恐不能出蟻後依法  
 試之亦能生活但後來繭成與水浸者無異似不必用鹽  
 取出懸乾再用長竿懸蠶連於上置院中日晒月照一晝  
 夜使受日精月華之氣則耐養復懸室中立春日用新瓮  
 一個大小不拘如蠶連數張或新瓦罐一  
 個亦可多用大瓦盆或大磁盆將蠶連豎立其  
 中須使虛鬆玲瓏每十數日於巳午時間取出瓮中蠶連  
 展開一二時復收豎立瓮中如有雨待雨止後亦宜取出  
 幽風廣義 卷中 二十八 關中叢書

少通風日仍入瓮中至清明日取出用韭菜柳葉桃花並  
 菜子花揉碎於井華水內浸浴之懸乾見日不可移於温室中  
 懸掛此浴種法也



浴簾種圖

歌曰  
簾種三浴最易脫  
明年綠蟻自繁多  
其惜子指法來求  
不日豈稱五情歌

養蠶總要

蠶種備方可言下蟻養蠶未下蟻養蠶先講養蠶總要飼  
蠶必晝夜無間故頓數多蠶疾老頓數少蠶遲老古人云  
養蠶莫巧食到便老若慙敷布葉按時飼養蠶室溫暖不  
惟繭堅多絲亦且省葉絲韌若怠惰因循或飢一頓飽一  
頓緊一頓漫一頓寒一時熱一時不惟繭薄絲少亦且費  
葉絲腐難上機杼若蠶二十五日而老一箔可得絲二十  
五兩二十八日而老一箔可得絲二十兩若月餘或四十  
日而老一箔只得絲十餘兩大約飼蠶者慎勿貪睡以致  
功廢於半途事雖一月其實要緊只在大眠後七日受此

七日辛苦即獲一歲之利可不猛醒務本新書曰蠶有十  
體寒宜寒熱宜熱飢宜飢飽宜飽布宜稀密宜密眠臥為  
起脫壳宜眠上簇漫方起宜  
蠶經曰蠶有三光白光向食青光厚飼皮數為飢黃光以  
漸住食蠶有三稀下蟻稀上箔稀上簇稀蠶有五廣一桑  
廣二人廣三屋廣四箔廣五簇廣  
韓氏直說曰蠶有八宜方眠時宜暗起以後宜明蠶小並  
眠時宜暖宜暗蠶大並起時宜明宜涼向食時通風小孔  
賊風宜加葉緊飼新起時怕風宜薄葉漫飼蠶之所宜不  
可不知反此者為逆必無成理

蠶室須知加減涼暖蟻初生時宜極暖蓋是時天氣尚寒  
兩陰晴不測朝暮晝夜不同一或失宜蠶病即生惟在蠶  
室得法則置捲窗中伏熱火如蠶欲暖而天氣寒者閉窗  
門外掛簾薦內加炭薪熱火則外寒不入和氣內生若遇  
大寒苦窗撥火不能勝其寒者則用捲爐外燒木炭火料  
置蠶室四隅火氣自然薰蒸覺熱則去餘火蠶欲涼而天  
氣熱者蓋閉火倉捲起窗紙涼氣外入熱氣內消若遇大  
熱閉火捲窗不能解其熱者則去其窗紙下開風眼窗外  
及捲下俱灑灑新水涼氣自然透達熱退則糊補其窗閉  
塞風眼使其蠶自初至終不知有寒熱之苦病少繭成一  
室之功也然寒不可驟加熱當漸而益火寒而驟熱則生  
黃輒等疾熱亦不可驟通風涼當漸而開窗熱而驟通風  
涼則變白蠶此又不可不知也又正熱猛着寒氣便紫口  
不食即用捲爐盛無烟牛糞火用以撥火  
於捲箔下往來時去寒氣則蠶自然食葉  
眠起取齊法蠶若齊眠齊起自然上簇便齊不惟省功省  
今既然矣當從此以治之如於純黃之中間有退白而向  
黃者是與純黃不相遠須頻飼以督之則速其眠猶可相

及如已見純黃又多青白此與純黃懸遠雖飼之類則亦  
莫及蓋蠶之變色為變之小純食退膚為變之大為蠶為  
蛾則變之尤大而至於化也凡至純黃則結葉不食而眠  
如人之大病周身氣血為之變換一晝夜安靜不擾則眠  
為得所今以青白者尚多飼而亂之動而驟之則眠而失  
其所矣及其青白者變黃向之眠者至此已起者如病  
人新愈欲得少食以接氣血但後眠者不能食若先起者  
先飼則先老上篋便不齊焉得個個細揀若待後眠者起  
而同飼則先起者已經餓損多病少絲端為  
可惜故蠶經云眠起不齊絲減少正謂此也

又要量葉下蟻不可貪多如已力只合放蟻三兩老可三  
十箔就用箔二十簾椽六十條房三間桑五畝  
人八個牛糞一車槌繩鋪紙草俱要預算 因為貪多  
便放四兩以致桑葉房屋椽箔人力糞薪俱各不給因而  
兩失慎之

### 初蠶下蟻法

蠶風廣義 卷中 三十一 關中叢書

凡各省養蠶下蟻之時不同自秋分之日日行南道極南  
所以溫和之氣自廣東立春廣東北極出地日二十三  
南而漸及於北 廣東立春廣東北極出地日二十三  
川驚蟄北極出地日二十九 江浙清明 浙江出地日三十  
十二度半又次 我秦中在穀雨前三日 西安出地日三  
暖於四川者 我秦中在穀雨前三日 西安出地日三  
江浙至於山西二十八度北京四十四度又次於陝西者當  
在穀雨之後至於山東三十二度半河南三十五度江西  
雲南二十九度湖廣三十一度福建二十六度廣西二十五度  
蠶即得 今人不知其時往往在清明日便暖蠶種及其蟻  
出桑葉未生每飼以榆葉不知蠶小受饑終不能成絲凡  
養蠶者須在清明日取出瓮中所收蠶連按上法用葉花  
水浴過遷於無風溫室中間懸挂 太下傷風 每日轉動蠶

連以左者向右以右者向左使受寒熱均平變色必齊自  
此以後蠶蟻之生遲速由人欲遲生者將蠶連緊捲用紙  
數層包裹收入瓮中密封不可開看能遲十日半月欲早  
生者須看桑上葉生如茶匙大是蠶生之候 不論各處寒  
桑上葉生為準秦中將蠶連收來以二連相合層層平鋪  
只在數雨前後數日將蠶連收來以二連相合層層平鋪  
連背向外用棉花包裹厚三四寸外用被蓆或淨棉襖  
包裹共厚四五寸置溫室暖匣上外用衣被覆之有日  
中晒連提撥變色生蟻之法余屢試不善惟此棉包暖蟻之法最好常以手試蓆底有溫和  
之氣如雞抱卵 不可熱熱則蟻死不出即有出者亦不  
寒寒則遲出不齊 亦不可作寒作 每日夜翻轉棉包十餘  
次常要溫和以向下者復向上又要早午晚三次取開棉  
包提撥蠶連將中間者換在兩邊將兩邊復換在中間其  
受氣均勻仍包裹溫暖開包時忌見風日 否則乾乾 又要  
看蠶種變色 蠶子本青色將出先變灰色潤和肥滿再變  
色此必收之種也若頂平焦黑者若暖之合時如法不過  
三四日即出 不知時者有在清明前暖至十數日焦枯不  
黃赤色便不可養此難成之種也 若暖之合時如法不過  
時不能成絲若合時得法三日出者為上四日出者皆謂之失  
五日出者為下六七日出者不堪養多不能成生蟻惟在  
涼暖知時開得法使無先後參差若見蠶種十分皆變灰  
白色次日蠶蟻必出先將蠶室東邊一間掃除潔淨遮蔽  
門窗內添熱火使之極暖凡蠶室或三五間另辟東邊一

蠶風廣義 卷中 三十二 關中叢書

門窗內添熱火使之極暖凡蠶室或三五間另辟東邊一

蟻之所東間者取其太陽先照之義另隔一間者取其室  
 小易於放火生暖况養蟻止用一間足矣或另修一間在  
 穀雨前七八日放火生暖專為養蟻之所蟻生五六日後  
 再於大籠室內放火及烟息室暖正蟻大分箔之時移入  
 大室暖氣尚勝若同在穀雨前放火次日東友白時將棉  
 火至蟻大分箔時暖氣已微矣  
 包取開提授鬆活仍覆以輕棉待半頓飯時見有黑蟻出  
 者將蠶連單鋪室內匠上或箔上此時要極暖如寒少間  
 黑蟻齊出若有先一日生者或未後生者皆不可用後必  
 一將連同蟻稱之記寫分兩如蠶連共蠶用戩子稱得九  
 少即知先將蠶管或箔用前所收草搗極軟綿勻鋪筐  
 底或箔上再鋪厚綿紙一層紙用桑皮或構皮者佳再將  
 柔桑葉採來貯懷中令暖去露溼惡氣或葉多不便懷暖  
 幽風廣義 卷中 三十三 關中叢書  
 將葉同細白米共入籠內搖動令米收乾葉用刀理齊細  
 上露氣籠是圓竹製如無只用木製亦可  
 切如髮須用極快刀方用葉篩勻勻篩於筐內蓐紙上卻  
 以帶蟻蠶連以蟻向下覆於葉上其蟻聞葉香自下食葉  
 不知此法者往往以鷄翎掃撥或用桃條在連背下打  
 落又有掃聚一處以紙包裹稱其分兩布在箔上者節節  
 病生多因此弊或有時不下緣於連背翻週自下又不下者並  
 連取去此殘病蟻也雷聲以此覆之可免驚傷之患有待蟻  
 下之後將空連一稱即知蟻之多少如蠶連共蟻稱得九  
 兩今蟻下之後空連只稱得六兩便知下蟻三兩至老可  
 分二十箔每蟻一錢可老一箔箔長一丈闊五尺如箔小  
 可減蟻不然蠶稠必為後患如養蟻過三兩者可更加箔  
 如養蟻少者用筐籠可均在一箔惟在詳款稀勻不至凋  
 也總以三兩一箔為差

登驚壓上用一箔遮塵土下用一箔隔溼氣中箔養蟻是  
 驚母沐浴淨衣入蠶室祀神儀注詳前又用炭火燒窠子  
 一二枚以辟邪惡之氣又將院內雞犬畜類逐向遠處恐  
 驚新

幽風廣義 卷中

三十四 關中叢書



稱連下蟻圖

歌曰  
 清明冷花挑柳湯  
 出兩籠出細如芒  
 阿婆已稱定分兩  
 葉葉下蟻春應佳

劈蟻法

蟻既下連用快刀切桑葉極細以葉篩篩於蟻上務要薄而勻好以後旋摘旋澆則桑多液切葉必須細者恐蓋蟻也必篩者恐不勻也則食葉有偏偏則眠起不齊然葉也此時不可飼以接桑葉飼第一日不住頻飼一時當飼則多病須在大眠後用之

一頓一晝夜通飼一十二頓甚要勻薄勿憚煩冗蓋新蟻譬如寸乳嬰兒小時失乳後必羸弱病生蠶室宜極煖極暗大凡初蟻宜暗眠宜微明向食第二日減飼至八頓加厚第三日又減飼六頓又稍加厚此時沙燠已厚急宜撞蠶除沙不然溼熱於頓薰蒸蠶必病生撞蠶除沙者俗為歐蠶也後皆做此於己午時間復用葶草綿紙另鋪一箔先將細切桑葉篩於

蠶風廣義 卷中 三十五 關中叢書

蠶上較前稍厚些待黑蟻上葉時用蠶匙薄帶沙燠輕輕將蟻款手挑起分如小團基子大布於新安箔上盈滿一箔先下蟻留箔周箔邊今布滿全箔

分蟻圖

歌曰  
蠶至三日宜劈分  
勿使沙蒸熱氣薰  
煖應類除葉類上  
時時用意要恐熱

頭眠飼法

蠶風廣義 卷中 三十六 關中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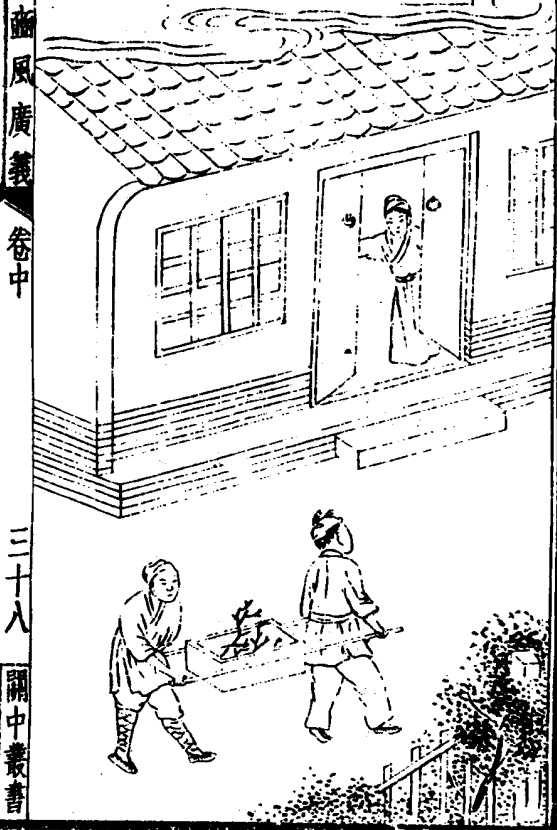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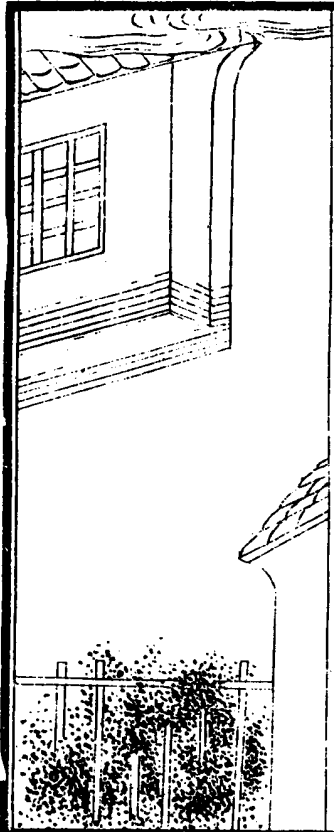
劈分盈箔之後可漸漸加葉早晴可捲東窗苦自此以後若天陰及日暮不宜捲每日至夜則垂箔凡第四五日每迎風草薦並西照窗薦切不可捲後皆做此日夜可飼五六頓加厚第六日蠶將眠之時身肥皮緊飼之宜薄宜頻一日夜可添飼至七八頓漸變黃色隨色加減其食第七日蠶皆變黃盡結嘴不食是為頭眠蠶眠者之候也蠶食至此身肥皮緊色帶微黃嘴亦縮入若不脫換必不能長故身硬靜臥如睡眠一般一日一夜不食不動至於脫殼復起食之甚急一日之間長大數倍乃靜化自然之妙三眠皆此理也正眠之時不可驚動擾亂眠安得所自然蠶旺眠亦不拘定七日若室煖飼緊則早眠一日室寒飼漫遲眠一日以七日而言者蠶屬純陽一七而變四七而老七七而死是常道也室煖飼緊陽氣先得充盈故二十五日而老七七而死是常道也室寒飼漫陽氣先得

月餘四十日而老蠶便絲少總之不論眠之遲  
 速只從眠前臨眠既起三法飼之自然不錯  
 眠有抽飼  
 斷眠之法請抽減眠蠶之葉不致覆壓惟專飼未眠之蠶  
 古人云學得抽絲斷眠法年歲計得絲蠶後停眠大眠  
 上發皆做此不可不知蠶向眠時量黃白分數抽減所飼  
 之葉漸次細切薄篩頻頻飼之如十分中有三分黃光者  
 即十分中減葉三分比平常稍宜細切薄篩數亦宜稍  
 薄篩其頓數亦宜加頻如十分中有八分黃光者即減去  
 入分葉比先大則用網宜預鋪於別箔上分揭如劈蠶法  
 令極薄其頓數亦宜極頻 不論陰晴早夜急須擡過時  
 意小用匙大則用網宜預鋪於別箔上分揭如劈蠶法  
 日蠶漸大分塊亦宜漸大如大團菓子空亦宜漸寬每塊  
 各相去  
 一三分擡畢急須細切頻飼候十分盡眠不食方住投葉  
 一日一夜不食不動此時要極暖暖則一日夜可脫殼入  
 殼若寒則不止一日夜或一日半或二日方能脫殼第八  
 日頭眠之蠶脫殼盡起皮殼食葉甚速移時而長大一倍

乃蠶之一大變也  
 商風廣義 卷中 三十七 關中叢書

頭眠

歌曰  
 一眠一食一番新蟻形脫換見蠶身  
 室中宜暗常加暖此時愛護情如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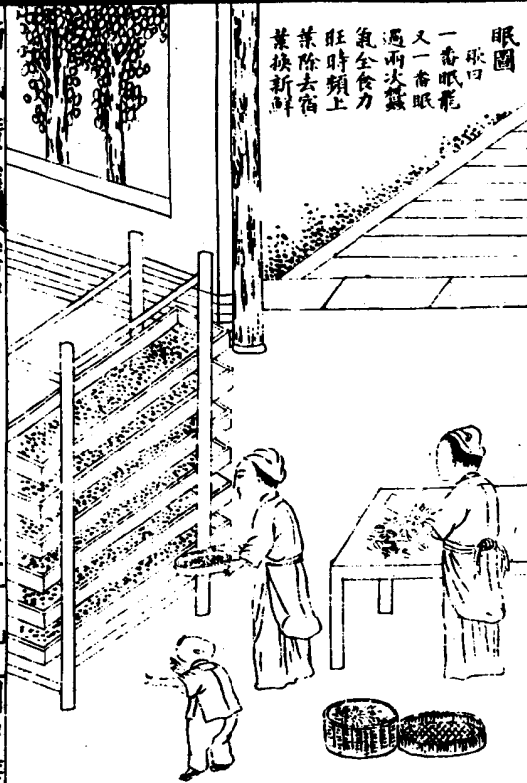
商風廣義 卷中 三十八 關中叢書

停眠飼法

停眠飼法 停眠即二眠  
 頭眠初起將葉細切薄篩飼一頓亦如人之病起欲得少  
 多必至內傷 一日夜飼四頓第九日擡蠶分箔用葦紙另  
 後必食漫 正食時用匙薄帶沙煥將蠶揭起分如象第  
 巳時厚飼蠶三四分滿二箔漸加葉一日夜飼十五六頓第  
 十一二日每日夜飼五六頓十三日分揭如上法錢如小  
 滿三箔一日夜 第十四日蠶復將眠上抽飼斷眠法如宜  
 飼二十二頓 極暖候蠶變黃色不論陰晴急須擡過上法布滿六箔宜  
 飼候盡眠一日夜十五日蠶復脫殼盡起是為二眠



眠圖  
歌曰  
一番眠罷  
又一番眠  
過兩次蠶  
氣全食力  
旺時頻上  
葉除去宿  
葉換新鮮



齋風廣義

卷中

三十九

關中叢書

大眠飼法

二眠初起一日夜飼四頓宜第十六日宜漸加葉可飼至五六頓第十七八日宜飼至七八頓宜厚加葉此時宜分撞撞如上法撞時要天氣可布滿入箔第十九二十日每日仍可晴明若陰寒不宜辨色加減其葉飼六七頓至二十一日蠶復將眠宜微煖如上抽飼斷眠法候蠶變黃光不論陰晴急須撞過可布滿十二箔細葉頻飼候蠶盡眠方住食眠一日夜第二十二日復脫殼盡起是為三眠一名大眠北蠶皆三眠三眠起再飼切葉三頓以後不用切連枝飼大眠圖歌曰守過三眠大起時全在七日費心機老蠶正裏連連饒半刻光陰莫教飢

齋風廣義

卷中

四十

關中叢書

上簇法

大眠既起一日夜可飼三頓第一頓宜薄但令第二頓比前更薄仍覆第三頓如第一頓此三頓如不短葉二十三日一日一夜可飼七八頓此日早飼一頓再至辰巳間取臘月所藏菜豆預先溫水浸生芽晒乾磨作細麵將桑葉切碎攤在筐內新水灑拌極勻每箔以菜豆麵半升拌於葉上令極勻以蠶網覆於蠶上將所拌之葉布於網上蠶上網食葉殆盡復布純桑葉一層至第四頓復如上法切葉拌白粳米麵子半升又飼一頓此時方撞網要象手疾撞蠶身有汗後必病損漸漸隨布滿二十五箔要稀每蠶相撞減耗總有老者多作薄繭



此時方去葦草至第五六七八入頓皆飼純葉至第二十四日辰巳時復如上法拌臘月所製桑葉麵子一頓如大眠葉間飼四五頓不食葉盡時又將桑葉用新汲水噴令妨不關者不必用 食葉盡時又將桑葉用新汲水噴令微濕如細雨之狀噴時用新水再飼一頓已往用火今復用水者取其陽不離陰水火成功之意也飼水葉時須要天氣晴明若陰雨不可俟次日晴明再飼此時用網分擡可布滿三十箔擡除去沙煖自然無病自此以後不論日期頓數復要急飼不可缺葉缺則絲遂少矣此時漸暗蠶室覺熱者可全開捲窗外挂竹簾以防蠅蟲入內咬孔而出夜則宜閉窗門以防蚊蟲入內傷蠶若熱甚則更剗開窗紙室內再用水缸但有狂風暴寒又宜閉窗薦門戶略用微火若有雷

應風廣義 卷中 四十一 關中叢書

鳴須密閉窗門勿使電光射入周置水盆炭火以解其畏過後時時挾葉遶箔巡視但見箔上有空隙處即以葉補取大眠後食無停止缺一分葉即減一分絲故但見有空合隙處是蠶先食葉盡也即用葉補合晝夜巡視全在此數日否飼至身肥嘴小絲喉漸亮蠶將老時先自喉間明則繭薄飼至身肥嘴小絲喉漸亮蠶將老時先自喉間明蠶將老身漸軟及至通蠶將老之時也飼之宜薄宜頻如養小亦如人老多食傷脾若不薄頻則食不微煖老淨葉溼蒸其所結之繭亦必濕潤抽絲最難宜微煖老不耐寒然亦須量度天氣涼燥消不過一二日之間便可息斟酌比大眠後未老時宜微煖不過一二日之間便可上簇矣得絲多少全在此數日按法飼養只在二十六七桑愈費而見有老者依抽飼斷眠法宜薄宜頻候蠶盡皆絲愈少也見有老者依抽飼斷眠法宜薄宜頻候蠶盡皆身體透明不食遊走者性聚而不散守而不走如有遊走

上樣尋簇作繭乃是作繭也急宜撥之上簇造化自然之妙

造簇之法南北皆不同前入言南人釐少多室內造簇規人釐多簇大多院中造簇其弊須多薪積不無壓覆之害風雨浸滂亦有翻倒之虞以此觀之足徵蠶始於北漸及古法有圓簇方簇馬頭長簇余俱未試每於蠶上簇於南古法有圓簇方簇馬頭長簇余俱未試每於蠶上簇時用于頭掃竹子將上面葉蒂擇極淨以椽作層架縛掃竹子於中每掃竹子心內分開實以稻草或以草或蠶其下周圍布以稻草以承墜蠶將老蠶用盤擡來一把一把另放於掃竹子心內自能散而結繭如無者用稻草縛如鐘口大分如傘樣用椽板作層架豎立其上布蠶甚好或穀草乾竹稍皆可為之如蠶多者將稻草疏擇潔淨截

應風廣義 卷中 四十二 關中叢書

一尺二三寸長將上稍縛住約五六十根為一束分如傘樣豎立於老蠶箔上又每一空處仰立一束上復薄撒亂稻草一層不可厚了一箔上可簇兩箔之蠶可調了則則二三蠶合結一繭絲混不利難纏甚則積累厚壓蒸熱蠶死繭朽俗呼為傾簇即作繭亦不堪用此時宜極煖房大簇大者用炭火入盆房簇小者用火六盆室晝夜有人若上簇蠶寒不惟作繭遲而且少絲又難於以防火患 若上簇蠶寒不惟作繭遲而且少絲又難於繅如上簇時遇雷須密閉窗門覆以蠶紙周圍用水盆以止其畏用火要兩晝夜則繭成矣繭成之後大開門窗以通風涼七日而摘

上集圖  
歌曰  
筵上絲時透體  
朋吐絲結繭自  
經營老實寒  
室宜煖時添炭  
火加烘籠



繭風廣義 卷中 四十三 關中叢書

摘繭法

上簇六七日之間方可摘繭摘時將堅實良繭另放一器將薄繭兩頭薄的繭有孔的繭二三蠶相合的繭血蠶繭擇出另放一器製作綿用良繭繅絲最利而且勻淨若難惡不勻若惜病繭則反壞凡繭長而瑩白者細絲之繭大良繭求多絲而反少絲上黃者次之摘下攤於通風涼房內箔上厚二三寸不可過厚厚則發熱絲腐難繅五六日之間方可繅絲若早繅則繭嫩不利遲至七日後則蛾生若繅之不及

摘繭圖  
歌曰  
蠶欲黃金與  
白銀果敢欣喜  
貴財新摘來薄繭  
通風處厚積蒸  
熟有誤



繭風廣義 卷中 四十四 關中叢書

蒸繭法

繭以生繅為上若繅之不及古人有鹽醃食泥日晒之法余試之未善余家用蒸繅之法最好其法先將繭外蒙茸之衣拉淨是蠶初營繭而作厚四指許以籠兩扇安於鍋上蒸至熱氣透出頻於繭上以手背試之如手不禁熱即拉去底扇卻續添一扇在上方鋪繭如上法不要蒸得過了過則軟了絲頭亦不可不及不及則蛾仍生如手背不禁熱方是蒸得合宜將蒸下繭子盡攤於通風涼房內箔上用鐵刀撥動厚三四寸候冷定用細柳稍微覆之若欲久留時大約一日之內須要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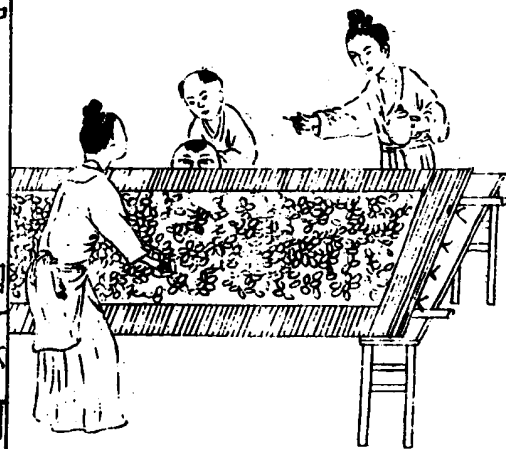
盡蒸時須在繭桶不然恐來日蛾出如法蒸晾雖徐徐繅至數月亦無妨但蒸過之繭日久必乾繅時須油鹽方得絲頭順利如繭少者不必用籠余嘗只用大竹篩一箇鋪繭於內亦厚四指許繭上置鮮椿葉一箇以布單覆篩安鍋上蒸至椿葉變色為度取下攤晾如上法摘繭蒸繭之法已備方可以言繅絲矣

蒸繭圖

歌曰  
摘繭七日城自生  
急須蒸繭莫滯停  
箔攤風乾猶久待  
月餘繅絲利且輕



晾繭圖



附養熱蠶法

原蠶原者再也一歲再養者一名夏蠶一名熱蠶廣人呼能生入輩此另是一種出自廣東秦中桑少人不知養余曾託人在廣東帶來養之得良繭惜桑少不能月月養之遂失其種桑盛之時何難於廣東再帶蓋彼處有一歲三出秋種秋養出來春種不可有闕則絕種我處春蠶亦偶爾有夏生者余家庚申歲四臥一生蠶忽生原蠶甚多養之亦得良繭但出無定時不限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為其殘桑也故禁再蠶者為傷馬與此見理不明乃謬言也特以桑不宜斬伐太過太倘春蠶不幸偶過則次年葉便遲生恐誤春蠶故禁之

遇天災夏秋養之以補歲計其法於立夏前三四日將蠶連蠶種以綿花包裹置溫處一二日即生蟻養法與春蠶

無異一十八日而老上簇六日而摘兩七日而蛾出生卵  
又七日而卵自生蟻是為原蠶其飼法必勤而無間葉香  
毋使饑吞火氣而病但夏月天氣大熱蠶室務要通風涼  
房南北開窗糊之以紗或用密孝帽麻布糊之或門窗俱  
挂細密竹簾或荻葦簾亦可務使通透風涼不令蚊蠅入  
內蠶於蠶身生蛆蚊能叮傷蠶膚最能壞蠶始終不可捲  
起門簾並窗扇致令鑽入慎之蠶沙每日早晨擻除勿  
令濕生白蟻秋蠶亦宜如此三眠後常飼以菜豆麵以解  
熱毒將菜豆用溫水浸生芽晒乾磨為麵用菜一筐切碎  
灑以新水拌菜豆麵五六兩三眠室內多用水缸日換新  
水不可令雜人出入其蠶最小十八日而老見利甚速夏  
蠶亦不可多養只須些少以度秋種秋月養之比春更穩

商風廣義 卷中

四十七

關中叢書

但秋蠶初宜涼漸漸宜暖正與春蠶相反春蠶初宜暖後  
涼後宜暖因天氣故也但夏秋蠶草初糊窗以紗漸漸  
須用陳稻草搗令軟爛為之勿用麥苗初糊窗以紗漸漸  
天寒復用紙糊之及至臨老上簇之時天氣更寒室中亦  
可用火至於上簇繅絲其法與春蠶皆同

繅絲法 俗呼為打絲

繅絲法古今南北甚多不可盡述只就余家用過二法言  
之今益絲為上火絲次之二法詳列於後

繅水絲法

水絲者乃冷盆所繅之絲也精明光彩堅韌有色絲中上  
品錦繡紗羅之所出也雖曰冷盆亦是熱釜提頭摘去黃

絲亂茸單留清忽送入溫水盆中以數忽相合成絲自然  
光淨勻細勝於熟釜其法用小鍋一口徑一尺餘者銅鍋  
砂鍋次之鐵鍋為下鍋小則下蘭少旋下旋燥則絲性不  
損若鍋大下蘭必多繅之不及煮傷絲性腐爛無力且成  
粗澀周圍用土壘泥成風竈如泥燒鍋火門向上如湯碗  
不能作風竈者只照平常泥鍋之法燒火門向上口大如  
泥鍋法但多用一人燒火柴柴往下燒火焰透鍋底而後出  
鍋後相去六七寸再安一小鍋火從下過鍋水亦熱以後  
作長烟洞用椽二條長一丈斜安在鍋後對接烟洞高四  
邊側立磚坯上復平蓋一層使烟遠出免致薰傷繅絲之  
人鍋高與繅人坐而心齊坐高一尺左邊安大盆一口較之  
鍋高二三寸無即大瓦瓮一箇內置溫水九分滿盆上

商風廣義 卷中

四十八

關中叢書

橫安絲車一箇古法以竹筒貫一鐵條或用木棍軸貫鐵  
一不響之車其法用一木椽削方徑寸半高過繅盆五六  
寸插在盆邊地上近頂處安一橫椽亦削方徑一寸五分  
長與盆齊其橫椽當盆之中豎安兩小柱高四寸兩柱相  
去三寸餘在盆上橫安一細竹條如簪幹壯貫一輕筒觀  
軸即葫蘆皮其制用第一員竹筒徑寸餘兩片相去三寸  
近邊一週俱插細竹幹亦如簪幹壯貫成一圓籠樣兩筒  
片當中鑽一孔接一竹筒貫於細竹條上令其滾轉活動  
無帶軸下木椽當中鑽一孔內接一小竹筒孔如碗豆大  
椽下露出三四分此車不用錢眼繅時將絲頭用棉竹芒  
子從孔中引過上軸抽交此絲車架無銅鐵滾轉最輕快  
利無比

靠盆邊又立插一木棍名為絲老翁以挂清絲  
無響聲

頭繅盆右邊安置絲車離繅盆三四寸軋式最多有重大  
軋一手添絲頭邊速由人較之脚踏大軋甚便其制用立  
木椽一根徑三寸高五尺下作木架立安其中頂頭安一  
橫椽長三尺五寸以懸搖絲竿椽中間安一木軸徑寸半

軸上貫安絲軒如車輪有頭有幅頭徑五寸周圍裁幅  
入行每行二幅上安平材幅高一尺五寸枕長八寸安雙  
耳樣用時相合以麻繩繫待絲幅中間斜錐成兩截如馬  
脫絲遂可卸頭後邊豎立一圓木樑高五寸徑三寸底微  
尖如錐底樣中間豎安一細柄高二尺柄頭安三寸長柄  
一銅鉤子以提絲繩交其橫枕近稍處縛一竹圈貫搖絲  
竿於內令其擺搖活動無滯又於幅絲中間安一木樑長  
四寸手握攪之則木樑自轉搖絲竿自能擺動其絲根根  
相為斜壓略無分毫紊亂後日絡車解絲時纒時用一人  
頭自在交中不難尋覓雖夜間亦可解之

幽風廣義 卷中 四十九 關中叢書

熱但不可滾方將爾子一大把投入鍋內用筋輕輕挑撥  
令爾滾轉盪勻又以筋左右亂攪數次挑起自然帶出絲  
頭以手捻住於湯面上捉撥數度如有破頭壞爾不利者  
盡行摘去先提撥起粗頭混絲不可輕棄用一木板寬提  
撥纏攪清絲已出將粗頭摘斷用漏瓢否爾送入溫水盆  
內瓢用瓜籬將清絲掛在盆邊絲老翁上此時線人將  
絲老翁上清絲約十數根絲之粗細由人細絲不過十一  
黃繭絲粗纒時斟酌上頭不可不知總為一處穿過絲車竹筒中扯起從前  
面搭過輓軸從軸下面掏來於輓軸上拴一迴再從拴過  
中掏繳一迴不可拴成死過須令扯之滑利活動在此處  
絲係散忽用絲車拴攪成交如紡車紡綿上砌一般永不  
散脫古書所載線絲之法多是耳間輓圖纒法俱無線車  
豈能將絲挂在搖絲竿銅鉤中又將絲頭拴在絲軒平枕  
上此時攪動軒輪絲車隨之輓轉搖絲竿自然擺動其絲

勻勻繃在軒上一手攪軒一手添續絲頭其快如風自然  
之妙甚是美觀軒轉絲上時時下爾提頭繼續不絕常要  
照看撥掠絲窠內有繭絲先盡蛹子沉下者有絲頭斷了  
繭浮出絲窠外者其絲窠便減少即取清絲約量添加務  
要絲窠常勻眼專看手頻撥頻添不過三四絲失添則細  
過攪緊些務繅絲貴細圓勻緊使無匾漫節核龜惡不勻  
添絲要訣務將絲窠分開以手中食二指食指係手二指捻取絲  
老翁上清絲三四條以手在絲窠將絲頭向絲眼上猛一  
提頭隨絲綸自然夾帶上去去絲頭便在裏邊外自無接  
頭疙瘩此名全繳圓緊通勻是上等如將清絲頭纏在絲

幽風廣義 卷中 五十 關中叢書

窠外邊帶上去便有接頭疙瘩絲便減價不可不知  
一軒上絲約有四五兩便可卸卸時將單幅扎繩解去其  
枕自脫徐徐取下挂通風處晾乾每絲一軒用紙撚四條  
勻布拴之不使散亂輕輕擰成把子包裹收藏  
繭多者作雙頭繅之更好一軒可繅兩軒之絲只將軒枕  
造長一尺四五寸能擺絲兩行搖絲竿上並錠二銅鉤相  
去三寸餘絲車亦並造二輓軸相去三寸餘並上兩條頭  
一人照看撥掠繅如上法功必倍之

繅水絲圖

歌曰  
煮繅絲手勿停  
要分粗細用心情  
上好細絲增價值  
粗絲賣得價錢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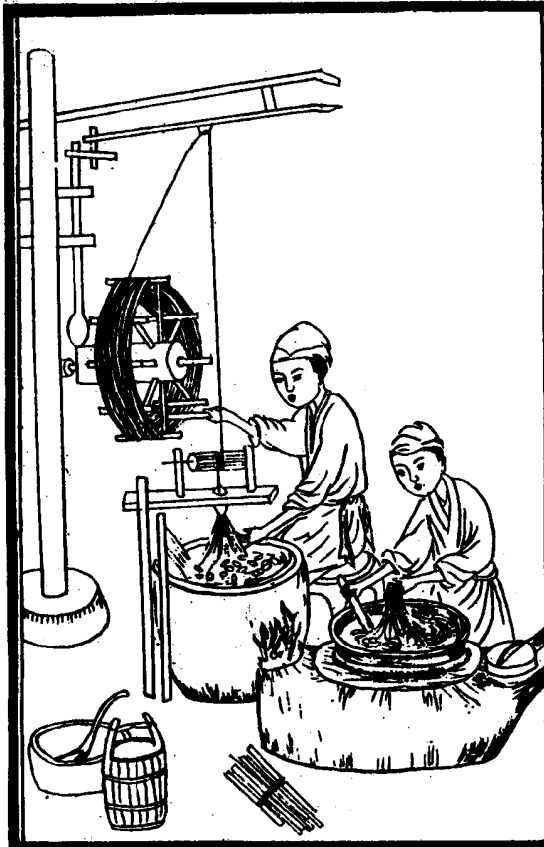


繭風廣義

卷中

五十一

關中叢書



繅火絲法

安絲如上法亦作臥烟洞使烟氣遠出繅人自得安詳鍋上橫安絲車一箇其制亦如上法鍋右邊安絲軋亦如上法繅時將水燒令大熱不可滾滾則將繭投入鍋內以筋撥攪提起絲頭用手捻住穿過錢眼繅火絲頭不用在竹下枕前面平安一錢令攪起搭在軋軸上又從下面掏過攪將枕頭從錢眼穿過攪起搭在軋軸上又從下面掏過拴在軋軸之上一迴又於拴處再掏絞一迴不可死拴以致不能滑利軋轉絞法與繅水絲無異將絲挂在搖絲銅鉤上再將絲頭拴在橫枕上一手攪動絲車隨絲而轉其絲自然上軋其快如風搭頭時頻以筋攪撥將絲窠分開以筋挾亂

繭風廣義

卷中

五十二

關中叢書

緹火絲圖



風廣義 卷中 五十三 關中叢書

謝蠶神說

絲已登軒蠶事畢矣古有謝神之禮示不忘本也如絲多者當用三牲酒醴絲少者或止割鷄焚香奠醴可也先設先蠶位陳獻新絲於神前敬設牲醴香燭率闔家長幼跪讀報祝之文曰龍精一氣功被多方聖母作則降福無疆錫我繭絲製此衣裳室家之慶閭里之光敬帥長幼虔誠升香設設於俎奠醴於觴工祝致告神德彌彰讀畢斟酒闔家下拜此謝神之禮古今皆然

謝先蠶圖  
敬曰  
新陳指日可  
衣人造化功  
同字由春厚  
德深仁何所  
報願則福物  
謝蠶神

風廣義 卷中 五十四 關中叢書

解桑多蠶廣做法

或畏其桑多蠶廣功大難成一家人力有限婦工無幾何能任此勞苦而獲斯大利是不知江浙有歲可收絲數百觔者豈可盡靠女工蠶雖婦事而實得力於男子南方至蠶忙之月官長停其徵訟里民停其婚喪親友息其往來專心事蠶里有蠶市春日賣筐箔簾薦一切蠶事器具賣桑樹賣蠶連賣蟻賣桑葉賣繭賣絲無不備具來備功者成都市即日用百餘人登時俱有更有包箔者每箔蠶至蟻至老備價不過錢餘量力包飼數箔各自經理主人只是熟記養蠶之法坐而提調至於蠶多之家備功者甚衆





卽飲食亦是僱覓人做女工豈能任此南方蠶月正是種  
稻插秧之時內外並忙猶不肯失此美利况我秦中三月  
正是農閒之月卽僱覓人工一月不過費錢三四百文人  
若將此養蠶之法熟記胸中多僱人工不過用心提調教  
他採桑布葉除沙擗網擗爐用火安箔盤簇使一人各執  
一事有何不能卽養至數百箔亦爲極易卽如我處農忙  
之月亦有遠方之人皆來傭工包種麥包鋤地至於農家  
什物器具自有貨賣者誰使然與良由此感彼應自然之  
理也若桑多蠶廣之時傭工什物縲絲之人無不畢至勿  
嫌其室窄不爲而失此大利卽於小室中作層架少養將  
所獲之利積二三年便可如法造蠶室火倉一切什物可  
爲世守之業一勞永逸享利如江浙矣有桑而能養蠶固  
好若不能養蠶葉亦可賣錢養蠶而能織絹緞綾絀其利  
更倍卽不能織賣絲亦得重價余家嘗將所縲之絲以二  
絲相合上紡車成線織成堅重練絀現衣之數年猶然  
完好貨之價同緞價若果桑蠶大盛絲廣之時便有江廣  
巧匠來開織房不待招而自至矣南方二忙故人得豐衣  
足食所以富稱東南秦只一農忙僅可自給若再得一蠶  
忙復增利一倍便可富甲天下矣當共勉之

商風廣義卷之中終

商風廣義

卷中

五十五

關中叢書

商風廣義卷之下

茂陵楊 岫雙山氏編輯

織紙說

昔黃帝命伯餘制帛作織紙之功因之而始衣冠文物之所出也傳曰一女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由是觀之織紙之係於民重矣故王后親織玄紉公侯夫人自制紵縵命婦成祭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富貴家務之不惟重本防佚又使知服被之所自不敢易也故農家春秋績織必有其具秦中桑蠶久廢織紙之具盡失所以衣被不敷日蹙兩艱予屢事桑蠶已獲實效若織紙不講終屬無衣

商風廣義 卷下 一 關中農書

因而詢及紡絡經緯之法梭維機杼之具穿絲貫緒莫不留意提綜躡交思之精勤自製平機絹機提花綾機俱有成式織為綾絹紗紬等物不減南工爰將紡絡織諸法繪其圖形解以尺寸詳述作法備載於後庶使資生者一見了然云爾

脚踏紡車

縲軋紡車乃織具之先上縲軋已備方可以言紡車矣凡繭子頭破者縲絲不利者並出蛾之空繭俱宜製造上紡車成線然後可授今機杼西安近地亦有紡車乃紡木棉之車不可以紡絲綿也蓋木棉芒短易扯故一手攬輪一

手扯棉筒俗曰便可成線若繭綿力勁芒長扯不利必須

用脚踏車轉車一手執繭一手扯絲方能成線此車若紡

上並安二定以兩手並扯棉筒則成二維功加一倍若紡

織成麻縲上並安三定以麻縲夾三指縫中紡之並上三

二倍其制用木造成地平方架長二尺五寸闊一尺五

寸於二尺五寸中間安一方木椿高三尺徑二寸半於近

上三寸處安一橫木長五寸徑一寸五分此是安定處若

者橫木宜闊三寸立椿亦宜闊三寸若稍頭留寸許安一

立木牌高二寸厚七分闊與橫木齊上刻一小口如豆大

如欲安二定以容鐵定頂對牌口後椿上鑽一孔內棲細

鐵筒約三分以容定尾定長一尺中間硬安一木轆轤子長

一寸周圍刻渠子二道以承轉絃椿下離地八寸安一鐵

軸長九寸大軸上貫以車輪輪制用木板六個俱長一尺

如小指三板正中斜鋸扣子硬安成輪子以二輪相去四寸中安

木棹梳六個便相合成一輪周圍用皮絃繫緊以承轉絃

絃用棉線繩一條如貫錢繩將輪與定攀住令其活轉

又在前面地平木上復安一橫枕長與地平等闊二寸

柱高枕中間安一鐵檝大如小指長六七分以承脚踏版

形如鞋底厚一寸中間刻一小窠如指版一頭中間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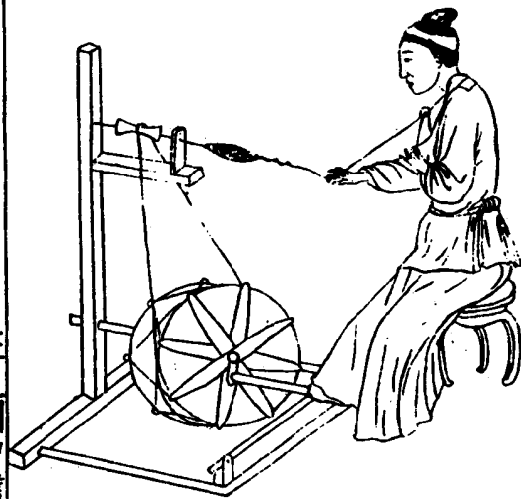
頂大深二分活安在鐵檝上令其活動版一頭中間安一

鐵攪杖狀如細筆攏於輪版近軸處孔內鑽孔係輪上預先

脚踏紡之

商風廣義 卷下 二 關中農書

脚踏絲車圖



風廣義

卷下

三

關中叢書

綿繭蒸法紡法 俗呼為蠶空子

綿繭以出蛾者為最縲之不利盆中撈出者次之薄繭並  
 血蠶繭俱不堪用其法將好空子扯淨蒙戎稱足一斤温  
 水泡一日捥洗去濁水盛篩中以水四升入蒲簾四兩煎  
 滾潑之數十次繭湯仍以手試扯絲開為度將篩安鍋內  
 蒸之如水將乾再約一鍾茶時如蒸之不及則生而難紡  
添水一升取出翻於箸頭上每箸可套二十個温水中手握洗去黃水乘  
 溼紡之其法以筆筒帶節安於鐵定上令緊露出定尖二  
 三分右脚踏轉攪版脚稍向下一踏輪自轉動又脚跟在  
 版後一踏自然一上一下其快如風習之二五日自熟左

風廣義

卷下

四

關中叢書

手執繭箸右手輕輕橫扯絲頭紡之指縫夾一箸以上線  
 如女人脚小須兩脚踏版右脚在前左脚在後亦甚順便  
 紡成維子約重一兩可卸○如蒸之太多紡之不及或在  
 夏月恐腐壞者可將空子晒乾收藏臨翻然後溼之如翻  
 在箸上太多紡之不及者亦可晒乾收藏紡時再以温水  
 泡洗更好○又煮成張綿亦可乾紡其法將好蛾空温水  
 浸溼翻在箸頭上口小難翻厚者二三個一套稍薄者三  
 四個一套隨翻隨卸浸温水盆中數日換水數次揉洗令  
 淨每斤用蒲簾四兩滾水三四升化開煮之兩鍾茶時取  
 出再用清水淋去蠶氣懸乾收貯臨紡逐個揉扯令薄如  
 紙張於綿竿上左手執之右手扯紡○凡欲作綿維衣者  
 不必翻只將繭子入鍋內煮如上法取出用清水淋去蠶  
 氣晒乾槌過用凡血蠶繭及最薄俱不欲織綿維者如以  
 生絲作經以所紡者緯之既省功且光平亦更耐久煉法  
絲經綿維一筋用蒲簾三兩水五大碗化開入綿維在內  
提攪煮兩鍾茶時以絀柔軟色變為度取出將豬胰子用  
稻草裹揉成膩汁將絀浸入膩汁內一半時但看絀上發  
光明亮即取出再用清水洗數次上捲軸輕碾卸下即光  
平堅韌遠勝  
 他省所織

解絲圖說

解絲惟絡車最便為理絲先具南人皆掉雙解之終不若  
 絡車之安且速也其制用二木椿徑一寸一長一尺五寸

近頂鑿一通槽長三寸以容絡軸之大頭絡軸俗一長一尺一寸近頂向裏鑿一孔勿透以容絡軸之末二槽下截連安二枕相去二寸長一尺二寸套安板凳一頭以楔偏緊將絡軸穿雙令緊貫於兩柱之間大頭略高於小頭大頭椿頂錠一鐵釘繫一細皮條麻繩亦可纏於絡軸從裏面自下絞上以右手牽扯一縱一扯則軸雙忽上忽下隨手旋轉如風絲自上雙解時先將軒絲張於四柱柱用木尺餘各安大輒上四又另置二柱以分交最易尋頭二柱方分立將軒絲編緊又另置二柱以分交最易尋頭二柱竹棍同安於一輒相去五寸分交法二人將絲兩邊信手中分自有交出安於二柱之中倘頭緒斷時只從交中一得自上作懸鈎時將竿繩一扯頭自下垂掛學丟脫竿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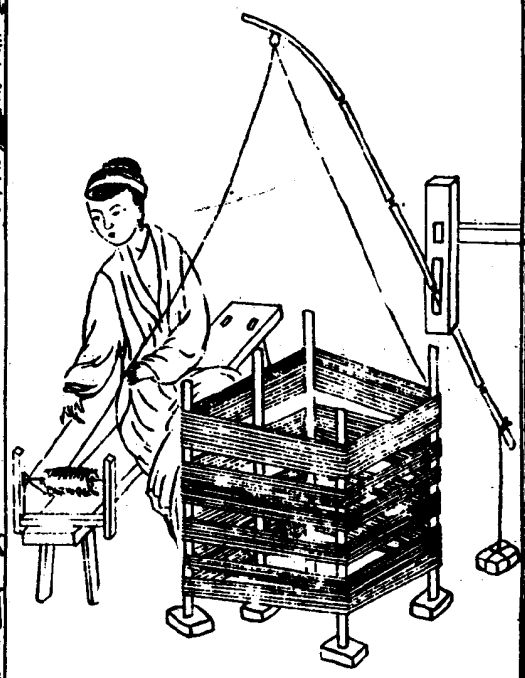
豎立稍鉸以引絲上下纏於雙上然後可排雙經縷矣

卷下

五

關中農書

解絲絡車圖



豎風廣義

卷下

六

關中農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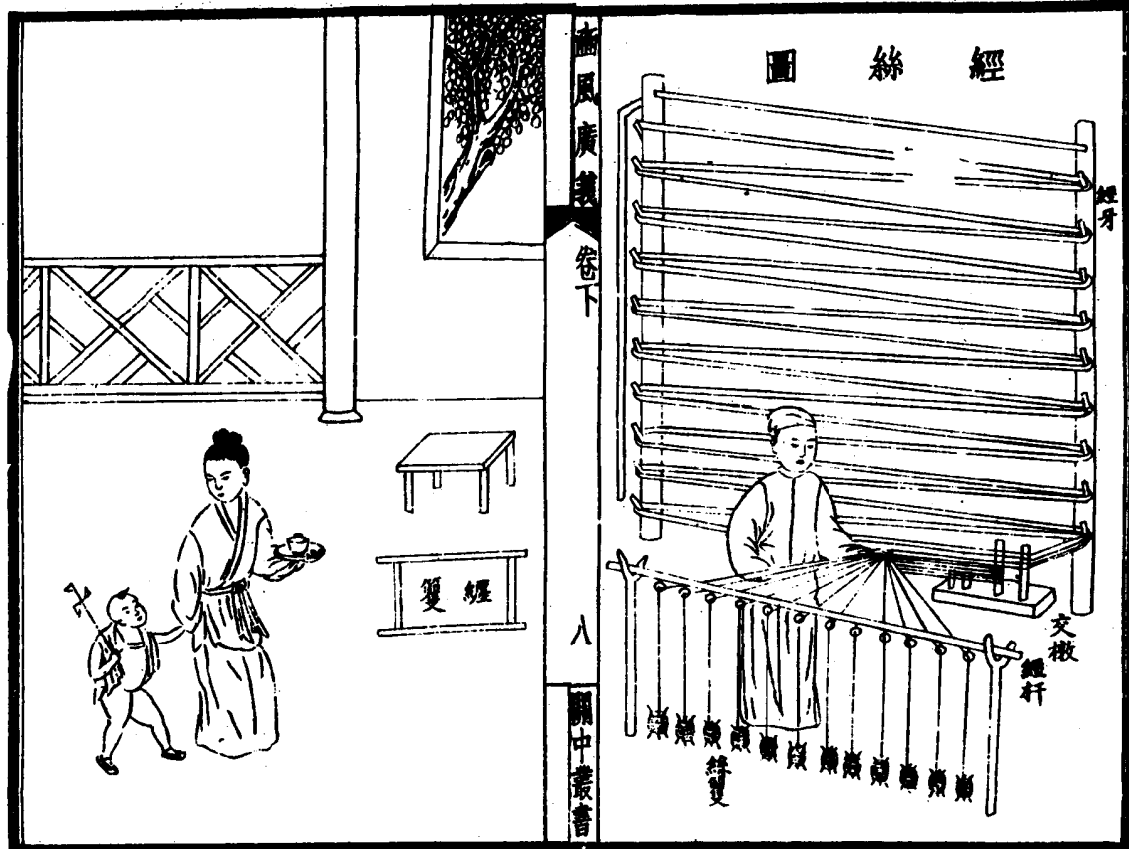
經絲圖說

絲已上雙方可經縷而經必有其具先造經牙一副用方二根長八尺密鑿二寸長木概一行相去寸餘每根可鑿概六七十上下安撐枕二道闊一丈左邊木椿外側近頂地五寸亦鑿一木概下去用時倚牆斜立經牙之下近右椿一尺五六寸地上置交檝一個用木板一塊長一尺二寸闊高一尺以左三根編大對經牙相去五尺用繩懸經竿一丈上鑿小鐵環五十個略與人肩齊下置絲雙五十個密擺二行將雙上絲頭提起貫入經竿環內總收一處挽成一結挂在交檝右邊第一竹棍上一人手牽絲絡又挂在右邊椿下第一木概上復牽挂在左邊椿下第一概上如此往來牽

挂層層至頂板盡處如經緯只有二三又將絲絡牽在左  
 樁外側木樑之外邊引至樁下樑上復牽往右行至中間  
 以左手提住絲絡以右手大指食指向上升將絲頭在二指  
 虎口內一左一右拾成交挂在交檄竹竿上以左邊三指  
 右邊二棍挂拾下的小交復挂在右樁下第一樑上如前層層經挂迴  
 迴拾交週而復始以足數而止絲頭或一千五百或二千  
 為多經畢在交檄外右邊空處剪斷將交用絲繩貫在兩  
 邊拴緊若繩脫交亂則滿架經緯無用矣將兩頭俱挽一結再用繩拴緊  
 然後用繩繫一個用木四根各長二尺造成方架闊一尺八寸內釘一釘將有交一  
 頭以壯繩子拴繫釘上一人執定繩繫緩緩將經牙上絲  
 絡旋卸纏纏訖再上綱牀

幽風廣義 卷下

七 關中叢書



紉牀圖說

紉牀之制用本四根徑三寸後二根高二尺六寸前二根高三尺四寸從二尺六寸處順安二大平枕三徑三寸長下用撐枕四道安成方架長三尺五寸於前椿平枕以上高出八寸勒成扁榫鑽一大孔以套壓天雙的架子二大平枕上中間相去三寸各安二擒齒以承天雙之雙也將纏雙上經縷復纏於此然後可以剝刷其制用木一根長二尺五寸徑六寸削為八面每面安輻二條高八寸輻上安順枕一道其八枕十六輻湊成輪子放在擒齒內又將纏於軸上中間錠一鐵釘子繫麻繩一條以拴經縷將纏雙上收下經縷無交的一頭拴繫天雙釘上一人搬轉天雙一人兩手執住纏雙旋放旋纏緊又纏在天雙上至

有交處方止然後將壓天雙架子制用木二根長三尺五寸長卯用時套在勒成扁榫上套在前椿扁榫上橫貫一細棍使不上脫又以石版壓住架尾方不浮起交用二竹棍長二尺壯從交兩邊貫過交夾在二竹棍之中竹棍兩頭用繩子繫住不可令脫一人撥交從交棍中將絲頭掛在繩上一人執繩貫頭繩即竹篾縛成齒眼或八百或一鉤之上一人執繩貫頭繩或千五隨軸輕重酌量多少貫法用薄竹篾刻一鉤搭子從繩齒眼透過一人將絲頭二根如絲綫有用四根五根者掛在繩鉤上扯過齒眼收住挽一結齒齒貫畢用藤梯一個其制用木二根長二尺寸椿頂刻二圓口將藤子橫擔其上藤子用木一根徑

商風廣義 卷下

九 關中叢書

兩頭各安數個令藤梯去紉牀三丈將底枕以繩繫住再將貫過經縷以數十絲挽一結用一竹棍貫住牽紉至藤梯將竹棍橫架藤子上一人搬轉藤子一人手執撥簪用子邊股將一頭往來在經縷上撥挑如有粘絡結絲俱用撥簪排開繩齒一過遂搬轉藤子容將經縷綳緊如有漫處下面用紙一墊務要平緊一樣隨撥隨捲盡捲在藤子上可以言織矣

商風廣義 卷下

十 關中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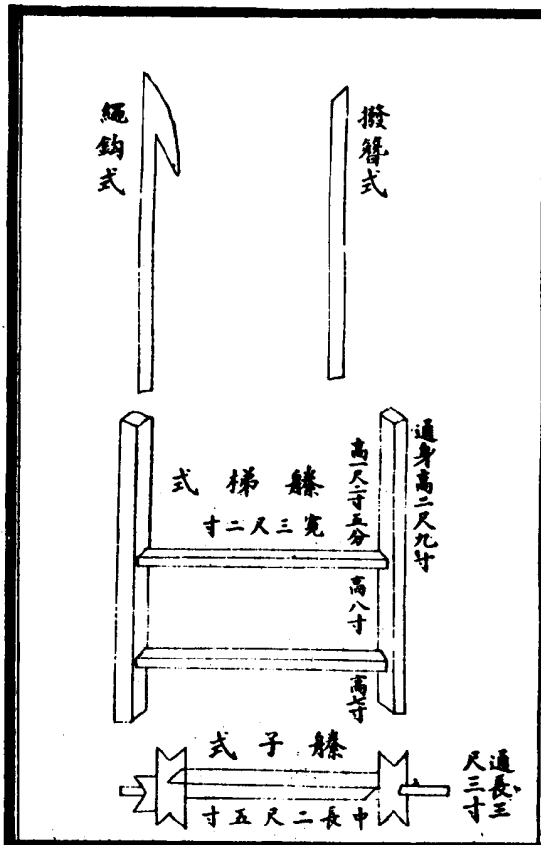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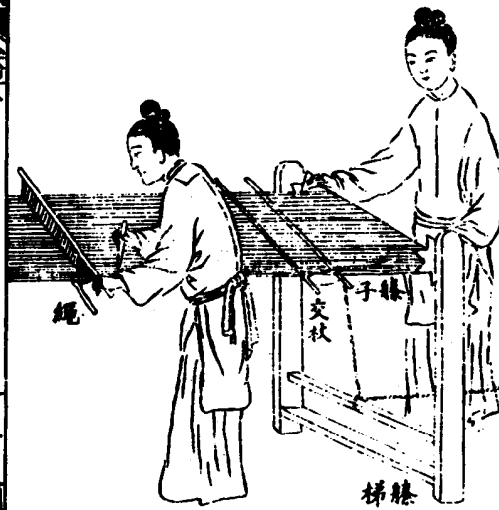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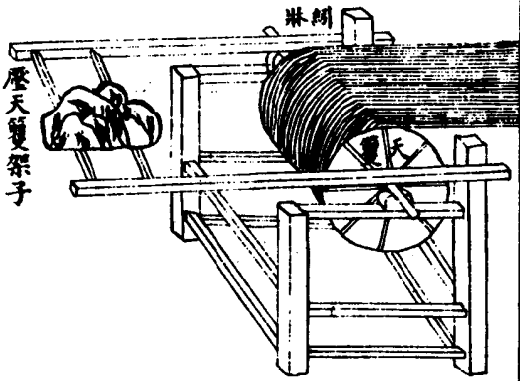


圖 絲 紉



幽風廣義

卷下

十一

關中叢書

織經圖說

經纒卷在簾子上可授之機杼矣機制甚多不能盡述只就余家用過簡便機言之亦能織提花綾絹紗但其制難以筆罄故列圖於後就圖詳解尺寸業織者自能一見了然織時將經纒根根穿過綜環五根徑六分造成方架開長各二尺中安一梁二人對坐以綜線二環相套總於架上或一千或二千足數而止再用細竹竿二根大如小指長二尺二寸將綜線兩邊領起卸去綜架掛在機頂羅網枕之上每綜一付下用脚竿棍一根安在機之中間以便躡交若織無花絹線只用綜二付若織提花綾級將綜線縛於範架之上用十付下用脚竿棍十根又將渠線從花樣中穿過掛於花樓之上花之式樣隨人所便乃江南織工以絲線盤結而成者其價上好花樣三兩有餘其餘小花不過一兩有餘織時一人坐在花樓之上手提深線一人坐在捲幅之後以脚次第躡竿旋提旋織自

然成 又將經纒前後二根相並穿過繩齒以數絲拴一結復貫在小竹棍子上長與捲幅齊牽引經纒縛在捲幅之上兩邊再拴邊線十二根織不另掛邊線緣束經線窄小必不能織須用雙絲合成壯線懸掛於邊線從環中穿過牽引至前簾子對高梁上再定一鐵環將邊線引下將邊線停分開用竹片二個長六寸上各鑽六孔將線後穿過孔中引至綜環分左右各貫六環復穿過繩齒三眼內緊繫捲幅上織時用靴一塊約用斤餘用繩子拴在邊線之上自然邊線編緊線不能束邊易織再紉面用撐幅二根用竹片二個開二指長與幅等厚二分緊撐在幅上機制經緯安頓停當然後推撞拋梭自然成幅織具無他奇惟人自便智者斟酌損益而為之自見其妙若肯親身經歷未有不能者事雖瑣細實係資生要務能

幽風廣義

卷下

十二

關中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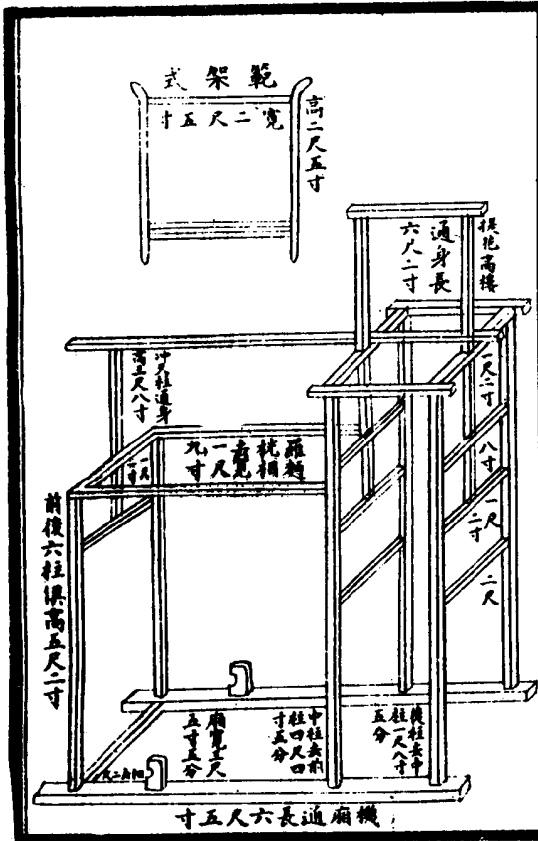
耕能織衣食兩有世不求人治生者不可忽焉

臨風廣義

卷下

十三

關中叢書



寸五尺六長通廂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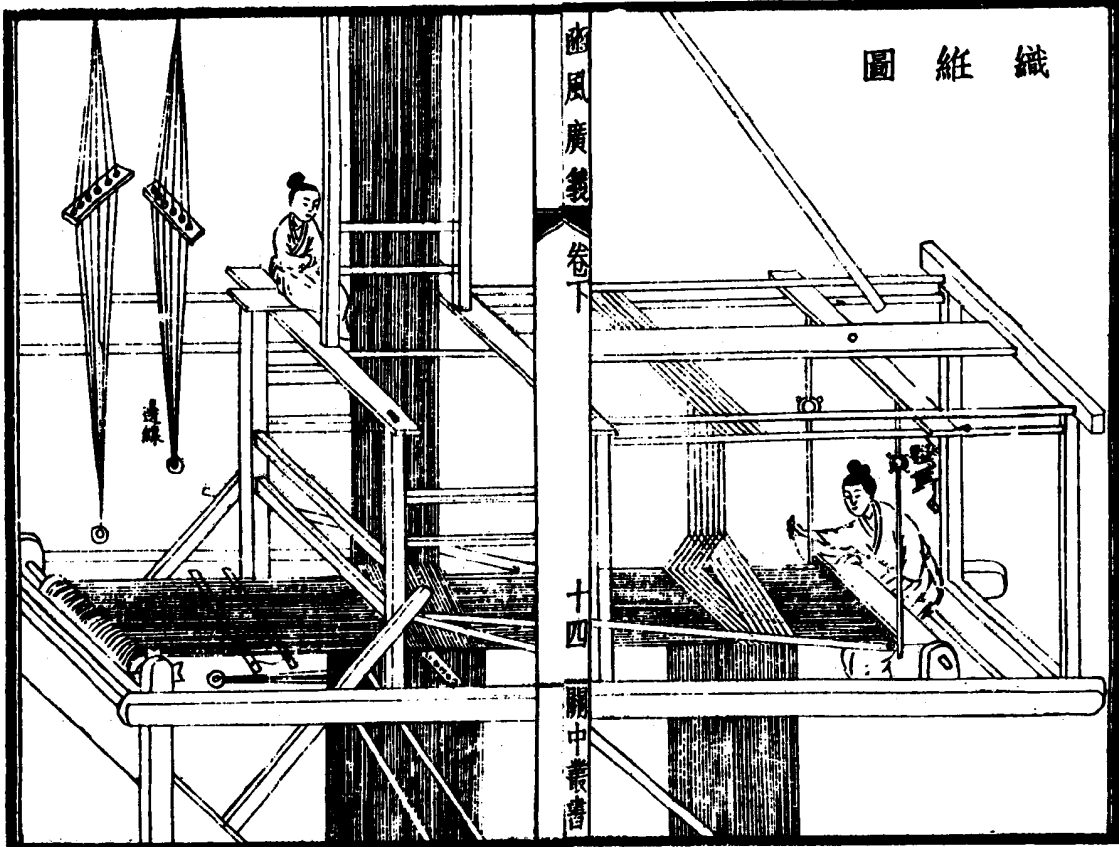
織經圖

臨風廣義

卷下

十四

關中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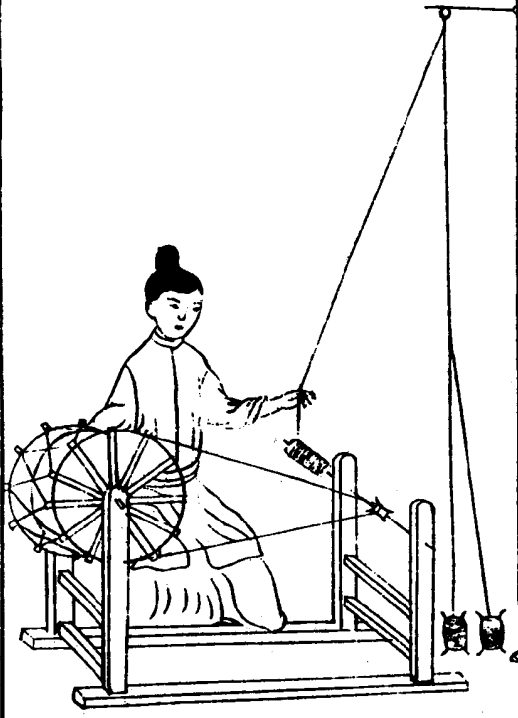




緯車圖說

織必用緯其法用細竹筒壯如筍子長三寸貫在緯車鐵定之上用絲雙二個以水潤溼將二頭提起穿過竿上鐵環以右手攪輪左手捻絲頭纏在緯筒上約如大指壯便可卸下緯車之制茲不詳解見圖自明但輪徑一尺二寸為則前圖脚踏紡車亦可用之緯筒已就然後貫在鐵梭內穿經往來自成錦繡

緯車圖



附養蠶法

柵蠶始自明末即今之織繭紬蠶也此蠶本生於柵樹之上古人未有知而養之者至明洪武中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表賀始知有此蠶又至永樂十一年十一月山東有民獻野蠶繭者羣臣奏賀瑞應上特命織帛製衾以薦以為瑞降自天未有知人力能廣布而為之者故古書未載此法後明末之時有神人在山東教民始牧養此蠶至今率土受益蠶雖生於柵樹而青剛橡葉皆食之其結繭一也今山東此蠶甚盛秦中終南山亦多有柵橡青剛樹但人不知養此蠶之利鮮有留心者余於雍正乙巳年買得山東蠶種並招致養蠶之人因得其法立春日山根之下密室中將繭厚攤於大筐內閉其門窗勿使通風以乾硬柴然火常令室中暖如三月至春分前五日共四旬晝夜不可間斷天寒加火天暖減火若室中大熱則生子焦黑暖氣若微則出不及日凡四十日則蛾出於辰巳時令雌雄相配申時摘去雄蛾以挽兒稍或圪麥條編成大筐幾個徑三尺深一尺又編一蓋將雌蛾百餘放筐內以蓋合定令其下子於筐內三五日後去蛾不用將筐別懸於無煙涼房內待山中陽坡柵橡等樹葉長寸許便將前溫室中仍以硬柴燒令溫暖須閉門窗以炭火繼之亦不

可太熱將蠶子筐懸於室中亦不可近火凡五六日時時溫暖蠶自生於筐內於辰巳時將筐或七八人筐安置峪口揀寬平處一方在水渠中筐底支以石取柵樹枝稍插於筐之周圍水中若非插在水中蠶聞柵氣自出筐上葉餘未出者至午後將筐取回仍懸暖室中次日又出仍如上法以筐中子皆盡出方棄筐不用常常插換新柵葉勿令蠶饑插稍時須令新稍挨着舊稍待蠶上新稍然後拔去舊稍又在蠶傍搭一草菴日夜看守須防鳥雀時時換葉待柵葉稍大陰坡葉亦生此時方可轉移上樹使自食葉移時將蠶帶着柵稍款款放在提籃簍子內或竹或樹條皆可編徑二三尺深三四寸

蠶風廣義

卷下

十七 關中叢書

寸上有筐系跨於提至山中有葉柵樹下量樹大小高不過五尺斟酌將蠶連稍放於樹上令其自然上葉時常看蠶食將盡又用極利大剛剪即將蠶連枝剪下放於簍中移置有葉樹上或橡樹或青剛皆可若此處葉盡更移放他處但此蠶亦三眠三起眠時不可移動須要晝夜看守以防白日飛禽啄食夜間蠶蝠傷害彈弓鳥鎗時常擊打如一朝無人看守滿坡盡為烏有矣此蠶亦耐風寒二月間有雪蠶亦不至凍死昔日養此蠶三月大雪蠶凍成硬冰但怕久雨多不旺感到夏至後自結繭於樹上摘來攤於涼房內箔上數日蛾自生寅卯時令雌雄相配午後析開摘去雄蛾不

用將雌蛾以麻線縛一腿拴一柵樹上線須量樹之大小以爲多少或拴數十或拴數個次日自下子於樹上待入伏後五日其蠶自生便能食葉至於看守轉移俱如前法待白露後自能結繭一一結成摘取收貯至次年立春日溫養如前法歲歲之生發不窮其利不可勝言此繭不能縲絲必須於出蛾後製而紡之

紡繭法

先將木炭灰以滾水潑之淋得極醜以舌試銛螫舌甚烈爲度將繭子盛於竹篩內一斤許將灰水入鍋內燒滾勻潑繭上數遍將繭篩置鍋上淋入鍋中再取潑數次手試

蠶風廣義

卷下

十八

關中叢書

扯之以絲開爲度又將篩置鍋內蒸少頃取出翻於筴頭上層層相套一筴可套十數個浸於淨水盆內以手握洗十餘次以去其煙垢灰水之氣於繭外橫扯起絲頭用前所圖紡絲綿脚踏紡車上紡之層層扯紡不可亂了色道若或扯亂則織成繭紬遂無色道可觀矣其法將葦筒貫於鐵定上以線纏紡於葦筒之上既成縲取下候紡數十縲貫於經板之上來往牽引經之經成經縲收於紉牀之上撒放二丈餘中架一梁如四丈長者架二梁將經縲勻擺梁上手執縲刷縲刷乃疏布器也東黃白菅根爲上或硬草根皆可爲之縛如大銅刷樣柄可長尺許圍尺蘸稀蠶水或糯米汁刷之合勻務要經縲條餘其形扁

條疏通或日晒或風吹將乾須要繩過一遍庶無糊絡不至粘連後用油水相合芝麻油最好菜油次之攪打百餘次使油水相混不分用縷刷輕輕蘸而刷於經上不可太多多則油大不堪用矣但使光滑易織可也待乾捲於機簾之上或平機或高機或紬機皆可織惟人所便

又有襪練一法更穩將紡成的維子用柺子柺成把子重四五兩卸下用糯米熬汁無糯米用麵糰子亦可將練揉糰令勻挂在椽上再用石杵子挂在練把一頭旋扭旋揅令練乾散為度再上絡車纏在雙子之上經同上經紬法

畜牧說

昔先王之教民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盡人之力始事農桑繼勸孕字若農桑已舉而畜牧之道闕焉不講則衣帛之老者何由食肉乎予將畜牧之法附於桑蠶之後使資生者樹畜兼營自然衣帛食肉成一豐亨景象但畜牧甚夥秦中人稠地狹開墾無餘又無湖泊水灘閒曠之土即有其法而無其地畜牧之道亦難周詳而悉備莫若取其切於日用家家可畜人人易牧者力舉而行之則亦可馴致富饒而無難孟子曰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可以食肉夫孟子以亞聖之才經天緯地而其留心王政無

過養民數大端利民之術養老之典亦惟母雞母彘無失其時而已後世畜牧不講孕字失時無怪乎棄本有之良圖事規畫之末技往往力倍功半罕睹實效反視王政大務為平淡無奇其亦弗思之甚矣余因悉採農書究心法制只將畜牧猪羊雞鴨四條已親經實效有裨農家日用者一一詳述而備載之願我同志共相從事不但奉高堂而享肥甘亦足佐蠶桑而滋餘利其益於人世寧有既乎為列其條如左

畜牧大略

畜者養也牧者守也養而守之如郡縣之親民慈愛之珍

惜之以身測其寒熱以腹節其饑飽自然生息曰蕃資財漸廣昔陶朱公語人曰欲速富畜五特五特者牛馬猪羊驢之牝者也西安諸州縣無山澤曠土不便雜畜五畜家便廣畜耳不舍三畜而專言猪羊雞鴨亦資生之一法也大約不過用二萬錢之資而數年之閒其利百倍惟多種首者廣畜四牝使二人掌管遵法飼養謹慎守護必致蕃息仍量其所能而授以便業或拈綿或編竹為飲食之資又多得糞壤以為肥田之本所有猪羊雞鴨之名義飼法開列於左

### 論猪類

論風廣義

卷下

二十一

關中叢書

猪類甚多各處不同稱名亦異杜曰猥亦曰牙猪牝曰彘亦曰彘猪去勢曰積四蹄白曰孩猪高五尺曰豨猪之子曰豚一子曰特二子曰師三子曰穠末子曰亥生其實一種也生於青兗徐淮者耳大生於燕冀者皮厚生於遼東者頭白生於江南者耳小生於嶺南者白而肥生雍梁者足短猪乃水畜性趨下而喜穢在天應室在卦屬坎乃北方之獸也南方之猪味酸冷而有小毒食之動風生痰弱筋骨虛人肌不可久食北方水深土厚風氣高燥其肉味甘性平無毒大能補腎氣虛損壯筋骨健氣血而秦中之猪甲天下尤非他處可比此皆不可不知者也

### 論擇種法

母猪惟取身長皮鬆耳大嘴短無柔毛者良嘴長則牙多飼之難肥猪以三牙為上有柔毛者治難淨猪孕四月而生母猪懷子時不可餵以細食恐猪肥油大則生子難活猪忌五月配圈恐九月生子少腦難成生子後母猪當餵以細食生乳以奶豚子

### 養猪七宜入忌

一宜冬暖臥處宜向陽夏涼夏日圈中當積水池使得避嚴冬宜速蔽暑再圈中傍牆多栽樹木亦好  
一宜窩棚小廠以避風雨一宜飲食臭濁和食不可用宜宜令一宜細篩揀柴凡草末糠秕一切食料務宜細篩揀柴乾淨食粗者宜碾令極細

論風廣義

卷下

二十二

關中叢書

一宜除風去賊牙猪身生虱者用菸筋或菸輪泡水洗之即除槽牙後有賊牙者即打去之  
一宜藥餌避瘟猪惟有瘟症最惡往往有淨圈者須預防之宜蒼木實衆搗為細末三五日和入食中一避瘟一忌牝牡同圈牝牡同圈則亂意聚不食豚子不必多留一忌圈內泥瀟泥瀟則多一忌猛驚撓亂一雄可配羣雌一忌圈餒失時一忌重擊鞭打一忌狼犬入圈一忌誤飼酒毒猪臟最軟餒酒醉時有酒味厚者便能毒死或種烏藥南星半夏處不可牧放

### 飼豚子法

豚子初生宜煮穀飼之或大麥屑或豆腐蕎麥稗稊屑務宜煮熱少加草末糠麩飼之不可與母猪同食或置木柵

欄留空只容豚子出入或圍牆下開一小竇令豚子出外飼之亦可六十日後闌之俗呼爲闌了則骨細肉多易長易肥必須截去尾尖闌不截尾則前大後小豚子闌後待瘡口平復取巴豆兩粒去殼搗爛和食中飼之半日後當大瀉其後則易長肥大十二月生子者必須置溫暖處常以火烘之或將地下掘空如匠樣下煨以火不然則腦凍不合出旬便死欲養肥猪者須於豚子中擇長大皮鬆嘴短牙少毛稀者其共食乳時居下者最佳揀取別飼之宜將碎小不堪牙多食少者早賣之

收食料法

風廣義 卷下

二十三 關中叢書

養猪以食爲本若純買麩糠飼之則無利大凡水陸草葉根皮無毒者猪皆食之唯首耆最善採後復生一歲數剪以此飼猪其利甚廣當約量多寡種之春夏之間長及尺許割來細切以米泔水或酒糟豆粉水浸入大甌窖內或大藍瓮內令酸黃拌麩雜物飼之亦可欲積冬月食料須於春夏之間待首耆長尺許俟天氣晴明將首耆割倒載入場中攤開晒極乾用碌碾碾爲細末密篩篩過收貯待冬月合糠麩之類量猪之大小肥瘦或二八相合或三七相合或四六或停對斟酌損益而飼之且飼牧之人宜常採雜物以代麩糠拾得一分遂省一分食稍有空閒之

處即可牧放放得一日即省一日之費總要懇懇細心掌管自然其利百倍矣

飼肥猪法

欲餵肥猪先擇佳種至三五十斤者猪多則總設一大圈內又分小圈每一小圈止容一猪使不得鬧轉則易長肥飼法用貫衆三兩蒼朮四兩黃豆炒一斗芝麻炒一升共爲末拌入細食內飼之食後每猪再餵生大麥一升不過半月即肥又方用麻子二升搗爛鹽一升和糠三升煮熟雜入細食內飼之即肥

治猪病方

風廣義 卷下

二十四 關中叢書

猪有病時割去尾尖及耳出血即愈若瘟疫用蘿蔔及梓樹葉與食之即愈不食者死又猪纒病不食即用滾湯一椀沃其頭半日即食又猪將肥時內生水鈴每食數口即遊走不食用鍛下磨子的石渣子爲細末羅過拌食中飼之不過數頓即愈

論羊

羊祥也故吉禮用之在畜屬火故易繁而性熱在卦屬兌故外柔而內剛其性喜燥惡濕其味甘美豐厚內則謂之柔毛又曰少牢五方所產不同而種類甚多哈密一種大尾羊尾重二十斤大食一種胡羊高三尺餘尾大如扇土臨洮人歲取其脂不久復滿

一種洮羊重六七十斤尾小江南一種吳羊頭身相等英州一種乳羊身肥而無我秦中一種綿羊頭小身大尾長多脂最以為物隨隨兩岸其毛更細一種殺癩羊俗名駒癩羊可作綴物隨衣衫等物絕佳一種同羊又大供饌捷善緣屋壁其味亦美同華之閒一種同羊又大供饌抵南方之羊少味發病北方之羊味厚大補蓋土地使然也羊之牡曰羖曰羝牝曰羴曰羸曰羸曰羸去勢曰羯羊子曰羔羔五月疔六月羴七月卒未卒歲曰羴諸羊孕四月而生其目無神其腸薄而縈曲食鈞吻而肥食仙茅而肪食仙靈脾而淫食羊躑躅而死物理之宜忌不可不知者也

一擇種  
羊種以十二月正月生者為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其餘之月生羔則皮毛焦卷骨髓細小不堪為種欲畜羊者須在九十月間於羊市上揀買肥大毛粗尾長懷羔母羊一二二十口同州者為上西羝羊一口羝少則不孕羝多則則非惟不蕃息經冬則依法牧養冬月漸次生羔若值嚴死羝以無角者更佳必須然火不然多凍死羝羊二三日即母子俱放及至春月可得羊五六七十口便成羣矣但我處無湖灘積土不能廣畜為可惜耳

一治圈法

圈與人居相連必須開窗向圈任性最弱不能禦物任性惡濕利居高燥作棚宜高架北麓為宜寒涼則生圈內常撒乾土積糞以為膏腴之本無令停水勿使糞污穢則汚毛停水則腹脹圈內須並牆樹柴柵令周匝不樹柴者狹時眠濕則腹脹毛皆成毡若不措土毛長自淨又至欄出牆虎狼犬俱不敢踰

一牧放法

羊必須老人及心性婉順者放之方得起居以時調其宜適卜式云牧民何異於是者若使急性及小兒欄約不看則有狼犬之害懶不驅行無肥惟遠水為良二日一飲充之理將息失所有羔死之患俗云水馬早羊西北缺水處羊甚多或十日半月不飲亦無妨若頻飲則傷水而真膿今近水之羊甚瘦者多以此

一收食料

故緩驅行勿停息息則不食而羊瘦急春夏宜早放秋冬宜晚出二月以後氣熱所以宜早夏月盛暑須得陰涼若氣令羊口瘡腹脹又綠蜘蛛在露草上羊食之多死日照去則匿每於羊羣之中擇其肱而大者立之主一出入使之倡先則魚貫而行免踐害路旁禾稼又在春月羊食青草時將鹽礮末薄撒於甄石上令羊出入少食則易肥而少病

須在三四月間以羊之多少預種大豆或小黑豆雜穀並  
草留之不須鋤治入九月間帶青色獲取晒乾多積苜蓿  
亦好或山中黃白菅並一切路旁河灘諸色雜草羊能食  
者於春夏之間草正嫩時收取晒乾以備冬用若值羊不  
能出放之日須於高燥處豎立雜木作數圓柵各五六步  
許將草堆積柵中雖高一丈亦無妨任羊透柵而食竟日  
通夜口常不住終冬過春無不充如不作柵假有一車  
草擲與十羊口亦不得飽羣羊踐躡而已圓柵之制所費  
有限所得甚多不可不知

### 一 絞毛法

風廣義 卷下

二十七

關中叢書

綿羊三月得草力毛壯勁則絞之絞時先將羊用水洗淨  
晒乾以鐵抓子抓之令毛和軟然後絞絞畢將羊又以水  
洗之則生白淨之毛六月毛長復絞仍如上法至八月初  
胡桌子未成時又絞如上法若天氣覺寒不用洗若胡桌  
淨又歲稍晚至冬寒  
毛長不足令羊凍損

### 一 飼肥羊法

羊須馴過最美羊生十餘日便  
馴名曰羯羊飼時不拘多少初飼時將  
乾草細切少用槽水拌過飼五六日後漸次加磨破黑豆  
或諸豆並雜穀燒酒糟子稠糟水拌每羊少飼不可多與  
與多則不食浪棄草料又不得肥勿與水與水則溺多退

脹當一日上草六七次勿令太飽亦不可使饑攔圈常要  
潔淨勿餒青草否則減脹破腹不肯食枯草矣亦間飼食  
鹽少許不過一兩月即肥

### 一 治羊病法

羊有疥者另置一處否則相染以致合羣俱病不可不知  
治羊疥方疥先著口者難治多死用藜蘆根搗碎以米泔  
水侵入瓶內塞其口置於竈邊常令溫暖數日瓶內泔發  
變酸便可用先以瓢瓦片刮疥令赤再用葱白湯刮洗令  
淨拭乾以藥汁塗之再上即愈若多者不可通身盡塗須  
節節治若通身盡塗羊皮不堪藥力則死矣又方用臘月  
猪脂調熏黃末塗之即愈熏黃即雄黃  
色黑氣臭者凡羊經疥得瘡者  
至夏後肥時便賣不然來年再發必死治羊脾脹方其症  
來時肚脹眼大亂跑用大針一個在左邊前夾第二根肋  
枝縫中以針刺入一二寸即愈

治羊膿鼻眼不淨者以湯和鹽研之極鹹塗眼鼻再將清  
鹽水用小鐵灌角灌入兩鼻內半鍾不瘥再灌五日勿見  
水

凡羊倒圈者乃瘟症用獼猴一個置圈中高竿上頭以避  
惡氣又用雄黃藜蘆蒼朮乳香火硝細辛甘松川芎降真  
香等分爲末不論有病無病凡羊兩鼻中用竹筒各吹一

風廣義 卷下

二十八

關中叢書

遍

治羊兒風用艾在頭中旋內灸五六壯即愈

治羊漏蹄方殺癩羊脂煎熟去渣取鐵箭一個燒大熟將

羊脂油塗箭頭烙患上勿令見水治之不愈者剜出蹄甲

內毛蟲兩個再烙即愈

一羊肉食忌 天行熱病人新愈勿食羊 獨角者勿食

食之生癰 不可用銅鍋煮肉能損人 又不可同蕎麵

豆醬食食之發痼疾

論雞

雞類甚多稱名亦異雞者稽也能稽時也大者曰蜀小者

燕風廣義 卷下

二十九

關中叢書

曰荆初生曰雛一名鶩今處處人家畜養五方所產大小

形色各殊朝鮮一種長尾雞尾長三四尺遼陽一種食雞

一種角雞味俱肥美南越一種長鳴鷄晝夜啼叫南海一

種石鷄潮至即鳴蜀中一種鷄鷄楚中一種儉鷄並高三

四尺江南一種矮鷄脚高二寸許江西一種太和鷄按時

而鳴我秦中一種邊鷄一名鬪鷄脚高而形大重有十餘

斤者不杷屋不暴園生卵甚稀欲供饌者多養之又有一

種柴鷄形小而身輕重一二斤能飛善暴園生卵甚多欲

生卵者多養之鷄在卦屬巽在星應昴無外腎而虧小腸

膀胱所以便而不瀉凡鷄有五色者玄身白首者大指者

四距者死而足不伸者並不可食食之傷人食拖卵母鷄

令人作癰小兒五歲以下者不可食鷄肉食之多生寸白

蟲成積有風病之人不可食能動風也此皆不可不知

拖鷄雞法

拖母鷄一隻 母鷄須用數年者拖之方工新鷄不堪伏卵

大者可覆二十二卵小者可覆十八卵而卵須用雌雄相配

窠忌近打鼓紡車砧杵脚踏羅春搗及振動有聲之處被

震蕩雞形窠不宜低低則恐有蟲害母鷄伏四五日令起

與之食飲 久不起者饑羸身冷難伏無熱 伏至二十一日

而雞出 亦視乎涼暖則雞出之時不可用手剝取須聽

燕風廣義 卷下

三十一

關中叢書

其自出 若用手剝則既出之後飼以小米乾飯一頓若

以濕飯則次後飼以小米飲以溫水候五七日方可下窠

臍腹多死 任食無妨一歲可拖數次晚拖者形小而多骨生卵欲廣

雞而取利者後有火拖之法

火拖法

拖時用密室一間內分左右盤二大匠匠上周圍泥小牆

裏面鑲稻草或麥管編子一匠匠上鋪搗爛軟麥管一層

厚三五寸將匠用糞煨至溫不可熱熱則卵壞矣若夏至

亦自能生 將雌雄配過所生之卵或鷄或鴨蛋須得一千

或五六百方可少則易冷難成先將稻糠皮或粗穀糠



蛋用乾牛糞為末焙溫暖鍋內烘熱不可大熱先鋪於右邊糠上一層厚二三寸次將卵密密排一層又鋪熱糠三四寸又鋪卵一層如此相間或入千一萬皆可鋪畢上再用熱糠厚蓋一層糠上再厚覆稻草或麥菅一層時常以手探試不可令內熱亦不可令內寒常要裏面溫溫有和氣方好或二三日覺上面及中間有涼意如前法復倒於左邊匠上將上面要倒在下面二三日之間如覺又涼復倒於右邊匠上如此六七遍是雛成形之時大約雞在二十一日鴨在二十八日將卵或放羅底上或放溫水內試之見卵自動搖不定者是雛將出之時也分於兩匠之上

齋風廣義

卷下

三十一

關中叢書

溫養如上法俟雛有一二出者將卵用熱糠單排溫室中此時室中宜放不過一半日之間皆可出矣火煎莫巧只守溫和之氣不絕不惟出齊亦且速而無壞卵出齊時忌若乍寒乍熱不惟出之不齊卵亦多腐壞不成柳柴煙薰用小米蒸成乾飯不可粘了飼二三頓不可令出房外室中常須用火溫暖不可使冷以致凍死新雛或置之匠上日飼以生小米飲以溫水十餘日後置園中放之令其自食

園放之法

園闊六七丈或十餘丈上用葛條或葦子作繩或樹皮作繩在牆上斜編如網樣以防鳥為將園中間順界短牆一

道分為兩院先將糜子磨麵或稗秫麵皆可煮成稀糊潑於右邊園內以散草覆之不過三四日便可生蟲驅雞食之又如上法潑於左邊俟右盡而驅左如此週而復始不過一兩月便可貨賣夜防貓鼠須收入密室溫暖處及雞大時或用苜蓿煮熟拌以麥麩或糜麵秫麵皆可或粟豆或農忙之月場邊掃積五穀草子皆可飼之中用長槽盛水令其便飲若生卵時在牆周圍離地尺餘鑿牆為窠內鋪軟草令生卵其中日日收取周圍豎架令棲其上冬月宜掃擁田極肥上百合更妙內有善飛者剪去六翮不可深則不旺只剪去六根長翎則不能飛矣

齋風廣義

卷下

三十二

關中叢書

又穀產鷄子法

欲供常食者將雄雞擇去另籠單飼羣雌令足其食料一鷄一次能生百卵只不能出雛食之亦能益人

又飼鷄易肥法

欲鷄易肥者以油和麵捻成指尖大小日與數枚食之又以小米蒸飯拌以硫黃細末四五分飼數日即肥又將小麥水浸蒸熟飼之三七日即肥

飼鷄不耗法舊俗呼為單窠

欲鷄不單窠於下卵時食內加麻子餒之則常生卵不耗

若有抱而不起者冷水中猛淹之則迷其抱

治鷄病方

凡鷄有雜病者以真麻油灌之立愈若有瘟疫者預用吳菜萸為末以少許拌乾飯上餵之又以雄黃末拌餵飯之皆能不病若已病者以蒜瓣一粒餵之

論鴨

鴨類不繁只有家野之別近來有西洋一種洋鴨鷄頭鴨身善鬪其餘各處皆同但稱名則異一名舒鳧一名家鳧一名鶩鴨一名鶩鶩者木也鶩性質木而無他心故庶人以為鶩故曲禮云庶人執四匹者雙鶩也匹夫卑末故廣風廣義卷下 三十三 關中叢書

雅謂鴨為鶩鴨禽經云鴨鳴呶呶其名自呼故謂之鴨格物論云鴨雄者綠頭文翅雌者黃斑色有純黑純白又有白而烏骨者藥食更佳鴨皆雄瘡雌鳴重陽後乃肥膈味美清明後生卵伏二十八日而雛生鴨乃水禽也治水病利小便最宜故水腫人多食之卵不宜炒食多食發冷氣小兒多食令足軟惟鹽醃食之益人生瘡毒者不可食食則冷惡肉突出

養鴨法

抱鴨雛與鷄同卵用五雌一雄者抱之能成原來是鴨抱鴨卵但窠須平地護持難密故後人以鷄抱之最穩欲成

雛取利者用前火抱法用乾牛糞末鴨雛出時頭一頓用

粳米煮粥令飽食之名曰填臍以後食物無傷然後以小米飯

切苦菜蔓菁首蓿飼之飲以清水濁則易之不易忍泥濁

塞鼻則死一二十日之後靡不食矣於初出下窠時看尾

尖下有硬毛一根須拔去不然則自刺而死至於草菜魚

蟲青泥皆食之雛出窠之時便可驅入水中少刻宜驅出

鴨雛水禽不得水則死但雛鴨未合在水中久冷亦死夜收於溫暖處下厚鋪軟草

則多死

飼鴨與鷄同用粟豆飼鴨其利有限不若細剉首蓿煮熟

拌糠熬飼之價省功速亦善法也

廣風廣義卷下

三十四 關中叢書

相鴨生卵法

鴨頭欲小口上齧有小珠滿五者生卵多滿三者生卵少擇其多者養之

又穀生卵法

純飼雌鴨無令雄鴨入內足其食料常令肥飽一次便生百卵

卵不遺失法

鴨喜浪生每常遊走走生卵遺失在外每至生卵之時按每日所生之候驅至園內多用軟草就地作窠先將白木刻成鴨卵形每窠中各置一枚以誑之鴨遂上窠無疑矣

養素園序

園圃之制防自上古帝王以之養聖聰而同民樂富貴家以之識稼穡而為遊息之所文人學士以之暢達襟懷煥發神采高人逸哲以之作助道之資託為隱處農家以之樹桑麻布果蔬為衣帛之藪且適遠其中故稱田園之樂古者人皆有園以為樂利之本奈我秦中久廢其制士失為學之資農乏日用之需予嘗閱太史公治生論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匹也五十牛蹄角千七頭也千足羊澤中千足龜也 三十五 關中叢書

二百五 十頭也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環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准北常山河濟之間千樹梨陳夏千樹漆齊魯千樹桑渭川千畝竹及千鍾之田千畝厄西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言耕桑樹畜布置得法歲獲大利白衣無爵祿之位而有封邑之入故稱素封園林之益載諸史冊昭然可考後人何得棄而不復哉試觀古之賢哲隱君子皆藉園田以為養素之資所以成其高若從事岐途則物欲擾雜機械縈心烏能涵育天和求志樂道為潔身立德之士乎是以曾子有三省園曾子居魯食力養志躬耕親桑常耘瓜蒔蔬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

君即不我屬烏得無異乎自是甘貧樂道力食以養親每飯必有酒肉然曰三省其身於聖人之道每事精察力行以求至乎其親明道皆賴此園之力也 顏子有屨空園孔子謂顏子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曰同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饋將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桑麻鼓琴足以為娛所學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也夫貧而無憂而威終身無患難不亦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無勇無威恭敬而不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謂言而田也若回者其至矣乎顏子開口先道田園二事足知田園乃養道之本也顏子得保全聖德育養天和已臻聖人之域者皆賴此也邵子有安樂園遊歷四方定居於洛初至洛蓬華環堵不庀風雨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皆制園自娛雅敬堯夫恆相從遊為市園宅自名其園曰安樂園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曰安樂先生與其子親耕躬桑種蔬蒔藥食力自養四十年來未嘗皺眉嘗讀書至夜深命子煮菜羹芥辛食之甘美歎曰味含土膏其可口人口膏梁者豈能知此味也遂有菜園生兒芥生徐之句 三十一 關中叢書

嘗作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分明寫出浩然之氣天然之趣嘉祐熙寧中屢詔稱疾不之官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其心虛明自能知之觀其漢陰之獨力所學至誠之道也惟賴安樂園修養之力也 灌畦河陽之閒居賣蔬德操之採桑銅蠶昔司馬德操探問之曰大丈夫生於斯世當懷金衣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作絲婦之事哉德操曰居吾語汝子適知捷徑之速而不知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柘不難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出則肥馬侍妾數十然後為奇此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息者也雖有藕秦之爵千兩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某生處邊陲寡見大義若則不知其音響也林逋之計日樹海林公樂道獨善終世不啻洪鍾伐雷鼓也梅三百六十計一梅所出約足一日之用隨梅子所收之豐款以為自養之厚薄終身坦然自得略無營求世利皆取自然之衣食作養德之寶具超然物表淡然象外養素之道誠無有加於此者他如韓康之鬻藥老萊

之織履君平之賣卜常常交易日日營物以之養素豈能  
純白乃衷何如園圃之事得之分內無欲自足蓋其制田  
少而易辦功倍而業精古云務廣田者荒詩曰無田甫田  
維莠騶騶后稷爲田一畝三畝伊尹作區田負水澆稼盡  
力盡法不務於多人得豐衣足食先世成效難以盡述予  
感慕興起實踐其事自制一園名曰養素用田十餘畝依  
法培植比之常田歲利十倍數十年之後歲利百倍不惟  
資身樂亦在其中矣外周以桑課之以蠶利內樹雜果滋  
殖無窮中造水車灌溉蔬藥并養不窮少布花石點染園  
林景色幽然後造大密冬暖夏涼上構一亭四時登眺前  
幽風廣義 卷下 三十一 關中叢書

園制  
負郭之間得田十餘畝若去城市稍遠者更益其數田多  
者可作素封高故園田不待多若離城市遠者莫不可多  
得果蔬之價又賤故田不可少若田更廣能樹千株桑果  
者多植桑果夏則積水澆冬 田少者緣以垣牆務使西  
則掃雪擁根亦能大茂成林 高以遮蔽園大者培植柘牆其種法詳種柘門中之寬  
西北之風園大者培植柘牆其種法詳種柘門中之寬  
糖同南方汝穎間桑園有六十餘畝者縱橫成行整齊可  
觀行間盡種雜豆肥壯異常而周圍種柘編爲籬牆以荆  
爲門司園者守之爲柘牆蓋柘身有刺盜探不易而一  
切牲畜不得入內既爲桑障又益春蠶且易生倍於桑惜  
乎北人不 或棘牆須十畝以上或二十畝者周圍耕作三  
知樹之 用背籠一個以木杖將酸棗枝入背籠內用杖一振則棗  
自落籠中收來運於櫥中須稠次年春生苗秋高則棗  
幽風廣義 卷下 三十一 關中叢書

或欲去數株便無遺漏其結實亦可作藥品於子大如  
指頭時時成兩半晒乾為粉熟分兩板壓去其子取去水  
氣以砂糖厚拌茶缸中數月食之亦中設總門上起門樓  
能利氣消痰如無砂糖可用蜂蜜

外懸園名扁額不必拘定名門樓內作園夫夜間瞭望之所  
以防小人盜竊蔬果後棘牆中間向南造連三大審石

籬成者固好但貧者力不能為只造土審尋常以土壘籬  
破裂之患其法先以濕土築成四道土壘南北長二丈先  
築一尺高或尺餘極堅實晒二三日不濕不乾再築一層  
仍晒數日再築層層須極其堅實至八尺高方命匠人  
成捲子以椽順鋪於四道土壘上以硬泥填厚尺許晒次  
日踐實又晒又踐至將乾再如此築之至與地平通填硬  
泥築之徐徐築至四五尺厚方住動工以後如有雨須苦  
蓋之無力作亭者頂作鑊背形雨亦不能深入中審開九  
尺兩旁審各開人尺中審近後東西各開一門以通左右  
商風廣義 卷下 三十九 關中叢書

二審二審口各安大揭窓窓下盤大匠審口外接蓋小短  
椽度房前面布置冬月花草菜蔬俱要有出息之物下雪  
時撐起揭窓窓上擁爐賞雪亦作冬時道遺中審下陳列  
詩書文具造此審貴在二三月九十月方能冬暖夏涼若  
在五六月造者夏上構一亭審前接蓋廈房三間門前作  
甬路兩旁置四時花木俱要有前堆假山山下造蓮池池  
前造臺級一方有力者構四明講亭一所無力者培植葡  
萄架一所下設瓦坐石桌或甌桌亦可此處焚香殿左右  
兩旁多結草廬有力者瓦房更勝以為廚竈茶司之所中  
造水車以備灌溉多收糞壤以為膏腴之本多取牛馬糞

合土壘過造成熟糞油渣更好上油渣時不可攪着果樹  
菜根不然則爛傷如菜地須上底糞菜出二三寸高須上  
浮糞如桑果之類上糞須在冬月或正月二月蓋三四月間  
嫩根發生糞氣能傷不如澆肥一次可旺數年澆肥者將

黃肉湯帶油氣味冷澆之也國以積糞 僱覓園夫經理桑  
果蔬菜須要應酬朴實之人或合夥亦可勿惜人工之費  
所得自倍於所費 覓一童子以給手下使令 菜譜非之類  
利即在其次矣

牆內樹桑一周以收蠶利 相去五尺一株一周可樹二百  
歲可收絲一二十斤能給 株科如拿樣或再種地桑一  
一歲之衣樹桑法已見前中可植梨樹三四十株 素地甚  
省皆有其裁法接法與桑無異梨乃百果之宗古云圓植  
千樹梨與千戶侯等而種類甚多有一種大梨形大而味  
笑但不能久放有一種小梨味木而實繁日久不壞能放  
至次年三四月二梨間植可也三年之後便可開花頭一  
次開花盡行打落以後結果不歇四五五年後便可獲利每  
能賣錢一二百文十數年後每株可賣錢千文二十年之  
後每株可賣錢七八千文至於六年後方能結果大繁但易  
餘者不可心急往往有十五年六年後方能結果大繁但易  
生蟲看樹身上有斑痕蟲孔用壯鐵絲追取之或灌以百  
部濃汁或灘桐油若樹老皮粗厚者冬月用鏟刮去外面  
商風廣義 卷下 四十 關中叢書

粗皮勿傷裏肉若樹茂而不結者於元日五更以斧背亂  
砑斑點則子繁而不落謂之嫁果又十二月晦日以石塊  
安樹下中亦結又有雄樹不結者將身擊方寸孔以雌木  
填之令實即結元日五更並清明五更用大火把照樹下  
則不生蟲災又法將不結實的樹旁掘一坑深尺餘尋見  
正中主根去法將不結實的樹旁掘一坑深尺餘尋見  
如故則結實更妙云羣雌間一雄結實飽蓬蓬取陰陽  
中留一雌樹更妙云羣雌間一雄結實飽蓬蓬取陰陽  
相感之義此果最美諸鳥皆食臨熟時常常看守用  
彈弓鳥槍打死飛鳥掛在樹上則羣鳥不敢來又有金巴  
牛攻梨樹十橫聚一窠先將地下掘一小坑用接長柄鉗  
子取梨蒂輕輕勿使蟲知即置坑內急以土填之處暑  
以後便可摘實先摘二三同蒂者只留一枚若高枝遠揚  
手摘不便者用長竹竿一根稍頭劈開成一寸二寸中  
間安刻刃片如推狀內欲久貯者經經摘去堆聚一處  
以草覆之數日出汗勿打動動則爛俟至水乾變黃色  
方有香氣若不食亦不能香須在秋社後摘取經霜者可  
久貯法用麥糠或穀糠與梨層層相間至五六日一倒揀  
有斑痕者隨即貨賣如用白萊藤皮包裹能藏至次年四

有斑痕者隨即貨賣如用白萊藤皮包裹能藏至次年四

五又植榲果檳子二十三十株榲果用白果樹接榲子用海  
處處皆成但不可另栽一處必與榲果樹相間栽之以防  
日後蟲蛀樹死及雄不結實者於榲果樹間栽之榲果樹  
去惡者數年之後便可獲利榲果樹大時一株能賣錢七八千  
文欲久放者須在八月九月間輕輕摘下一枚能賣錢七八千  
掘作深陰院內作小窩鋪軟草置榲果樹於其上須預  
覆蓋至過年二三月亦能收穫榲果樹於其上不須預  
收積一處次年花將開時如有雨後後值西北風可知次早  
必然有霜夜深時將年前所積榲果樹堆聚果樹之下上風  
頭更多堆五更時放火以煙火之氣熏之如寒甚再續火  
火把命園夫遶林繞之待天明而後止連植榲果樹十數架  
防一二夜則免霜害桃李諸果皆如此法植榲果樹十數架  
樹未成蔭隙中先種葡萄十數架三年之後便可獲利十  
年以後成樹蔭時葡萄已老可掘去矣種榲果須用土爾香白  
葡萄味甚甘美能得重價但經雨則爛須於將雨時以蘆  
蓆苦之次以山西漫朵墨葡萄經雨不爛二者可兼種之  
盤時須在九月十月間用當年大條盤入地中外少露其稍  
冬月用柴草蓋之勿致凍損俟驚蟄後掘去柴草時常澆  
壺風廣義 卷下 四十一 關中叢書

之即活年年冬月落架用土埋合春月上架即旺不然冬  
月凍損便不結子矣用架引蔓易長若無架則不長三四  
月葉旺時恐葉厚不通風日以致結子甚少即多結亦多  
壞爛須將厚葉剪去幾分以通天氣七八月熟時隨時摘  
賣欲久收者俟霜下時將地下掘一坑深三尺闊三尺長  
一丈用新斫來柳棍大如鐘口截長四尺周身用大鑽左  
右鑽成孔竅將葡萄蒂用刀削圓插入孔中橫懸地院覆  
以草上蓋以土俟年終或正月遂賣鮮葡萄可獲重價欲  
作乾葡萄者用密室一間內作層架將葡萄懸至屋頂盤  
下作地爐以藍炭火熏之數十日以乾為度收藏可久盤  
栽石榴數株此果無風蟲之災十栽九成但用者甚少不  
在九十月之間最易生活次年以葦箔遮嚴烈日處暑後  
去之甚喜水澆且日中澆之易旺不結實者用斧將了中  
劈破次間種紅果白果之類恐梨榲果不收之年須  
年即結間種紅果白果之類恐梨榲果不收之年須  
韭一二百畦二月下旬種子六月每畝其畦須深每歲可  
層至正月掃除畦中陳葉以鐵把翻起地皮如乾即每一  
水再加熟糞又入九月間將老韭根掘出學去老根每五

六枝栽為一撮深二三寸次年可用至百合三四分真百  
於黃韭黃之法國夫皆知無容復費  
葉短而闊似竹葉白花四垂根似蓮花其中只一心者  
百合也葉細花紅者山丹也花紅黃而四垂上有黑點  
其子先結在枝間者卷丹也其根似百合而中有數心非  
如百合亦止一心也秋分時先將地耕一遍加雞糞甚妙  
薄糞亦可再種兩道深三寸用大百合一個將畦兩  
邊後下種小梁兩道深三寸用大百合一層將畦兩  
下相去四寸一瓣種小梁內埋實再上糞九十月其根可  
發芽苗漸生又次年便可開花清香可食九月十月其根可  
用子初疑子無心不能生芽及苗出時掘視之生小  
百合大抵生意與山藥同每分可出數十斤藥品蔬菜皆  
須之此物始終不喜澆澆澆則敗如遇甚旱只於行山藥  
間正中種一小梁徐徐令水漸漬不可直澆其根  
四五分春分時治地種法與百合同冬月掘出山藥將根  
鍊相次臥種畦內如無蘆頭即將山藥折二三寸長臥栽  
畦內埋實上糞一二寸厚十日以後便可澆灌個個可活  
且每畝只出一苗三月蔓生畦中插樹稍一行以引蔓上  
出自然易長若無枝引蔓則山藥不成入九月葉間生子  
壺風廣義 卷下 四十二 關中叢書

如豆大黃粥食之或蜜蒸最佳甚益人亦可作種當年苗  
生次年移栽即可成大山藥掘法從畦中間割一長渠深  
二三尺割取其根其長甚速春種豇豆刀豆瓜茄秋種菜  
種黃菜須七月下旬未種之時三浸三晒將種之時晝浸  
夜攤於地上俟芽生將地用肥糞上厚耕治甚熟成畦  
子將子撒於畦內勿用土蓋只用水一澆自然生根時常  
澆澆勿使地乾常澆之冬月可食若八月種者則遲而  
不得食矣麥葱高笋荳菜白菜種白菜須在中伏要  
為真京白菜子六月將地用肥糞上厚耕六七次轉作深  
畦種之苗長三四寸再上油渣一遍即用水澆過數日之  
間生蟲用灰撒之今西安一帶所賣菜子俱非安肅真種  
是淮河一帶所出者名煙老漢類京白菜但有絲如有  
且草氣其重亦不過三五斤此余所親手經歷者  
河水種蓮畝餘藕花小池水許可貨賣如無河水用缸水磨  
水車風水浸之俟春分前去水將淤泥成渠子揀取大  
藕三節無損者臥於渠內頭向南芽朝上用豬毛蓋一層

上再蓋泥五六寸七日勿下水七日之後用水車耳水  
浸漬勿令水乾當年花開甚茂常上猪毛油渣更旺無藕  
處入九月收取蓮子堅黑者於瓦上磨其大頭令薄春月  
置水泥中令薄頭向上易於生芽次年方能開花方丈之  
池雖不能取利然一以增助園林之景如地多者更可詩  
一以實根花葉皆不可缺少之物也

藥春種草決明青箱子胡蘆巴紫蘇牽牛之類秋種益母  
荆芥微撥不可深埋深則不得出又須用新者陳亦不  
出次年五六月間俟穗生方可收曬乾賣之白芷每畝用  
尋常每分可賣錢數百如逢缺時可賣數兩

須新者若隔年則不出宜下濕沙地八月間將地耕二  
三次上糞一層俟寒露後將子以溫水浸濕灰拌之一夜  
次日將地耕平浮撒糞之深則難出過年二月手薅草一  
遍三月上糞之相去七八寸一苗秋社後到其葉掘出  
根去蘆頭切寸許攤場中曬八分乾收貯置樓版上更好  
每畝地肥者可得四百斤留數十苗勿掘次年七月開花  
結子秋社後黃色折又於僻處作一小園歲飼猪一二口  
來曬乾收入葫蘆內

幽風廣義 卷下 四十三 關中叢書

園中所棄菜根葉壞瓜老茄或生錢或以水盪缸中每  
年可餵一二口肥猪一歲肉食不用錢買矣其飼法見上  
畜牧以上諸物皆秦中之所生者至風土之異燥濕之宜  
方所之用在智者斟酌而損益之即如黃壤宜桃桃以連  
為上不惟長速榮旺而且早實肥大不失原味時揀挑  
中熟肥大圓滿甘美者數百枚蓋以糞汁免人糞食治哇  
一澆常上熟糞及至冬月長高五六尺再上糞四五寸又  
至次年春發更旺時常澆灌及至冬月長高七八尺遂可  
移栽縱橫成行相去二丈餘行間宜種雜豆諸瓜勿種麥  
穀使桃不旺常種草淨冬月亦宜上糞早則澆之惟結果  
時不可多澆三年後便可開花結果如桑法或根接或  
佳者俱用美枝接過更便大更美脈上連而旺至於花開時  
接皆可活冬月所去梢枝則氣脈上連而旺至於花開時  
須防春霜凍燒田宜李李可根分亦可連果種如種桃法  
薰同梨花 二寸哇種皆活糞澆如養桃法三年可移栽亦可接長  
過更美亦可接桃桃亦可接李名曰李光桃更佳此果摘

下食之最笑若放二三日香味  
皆失至於修防霜法同桃樹白墳宜麻俗謂麻古人  
之其衣被之功惟亞於絲今秦人盡廢之麻布皆績麻為  
上其餘皆油麻子不堪為種地須肥熟每畝先上底糞五  
六車後耕五七次清明後得雨即種無雨則澆過俟土散  
耕之以耕種種一畦一律種後未出遇雨急宜用把輕  
一遍使地鬆活易出不過三四日苗俟生須防麻雀啄食  
每日看逐待三五日葉生則不異矣苗高三寸用手拔  
撥相去三寸一苗候長一尺五六寸每畝再上油渣八九  
十斤先用長木刀劃去枝葉研來細把如糞碗大不可停  
留即入淨輒池內設法壓定然後放水勿令浮起以淹過  
數寸為度不過一二日地泛小水泡漸漸泡密及至麻熟  
泡漸減少若在伏天不過三日若七月內須瀝至五六日  
總要不時照看以手試刺其節皮如利骨節取出大頭  
細繩留上稍細繩撒曬濕地日曬夜露總要晴 沙土宜棉  
明無風不時撥曬俟盡乾收房內間時刺之

之類木棉始自海南諸國至宋未始入江南今則遍及宇  
多不宜藝之少成惟在沙土下濕亦能有收其法先將地  
深耕四五次精治土細俟穀雨前後天氣溫和得雨便種

幽風廣義 卷下 四十四 關中叢書

種時先取中熟青白好棉子置滾水缸內急翻轉數次即  
投以冷水攪令溫和如有浮起輕批不實棉子務要撈淨  
只取沉底好子澆出以柴灰揉拌灌田畦種早田漫種每  
畝約種淨棉子六七升待苗出三十日後方可鋤初鋤只  
去草並稠簇次鋤則稍密以備死傷三鋤則定苗宜疎不  
宜密大約地簿者每苗相去七八寸地肥者相去一尺五  
六寸更起而無旁枝中下無棉挑種不宜晚晚則秋寒棉  
挑不開亦不可早早則棉挑不成打尖時須在伏中晴日  
己午時鋤去中心及旁枝長大者若值雨暗打尖則灌  
水而多空幹若早則宜肥不然久旱得雨則棉挑脫落種  
棉花大法總要地肥稀種稠則有四害苗長不作倍倍種  
開不結棉挑一也花開結子雨後鬱蒸一時脫落也二也  
根淺近不耐風旱也三也生蟲暗蛀也四也今人往往於肥田  
密種苗長四五尺枝冗葉破花子脫落棉挑蟲蛀皆責之  
地肥之弊而不知其是稠之弊也若地肥稀種則四面通  
透風日根株自實花收倍常不可不知又有四病一病二  
密三瘠四蕪批者種子不實密者留苗太稠瘠者上真不  
多蕪者鋤除不數除須七八遍苗高七八寸再上真一層  
自然挑大子堅花多絨長故先儒有種花四言真訣人能

遵依未有不成立之理訣曰精揀核時若天道大旱改菜畦  
 下種深根短幹稱科肥壅此至言也而種麥穀所收更倍尋常相其宜而消息之皆可資身助  
 道矣

豳風廣義 卷下

四十五 關中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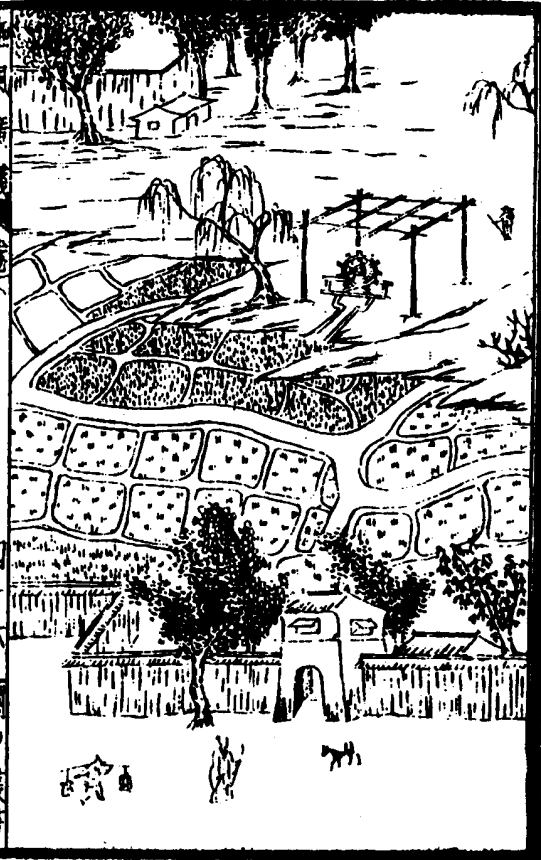


豳風廣義卷之下終

豳風廣義 卷下

四十六

關中叢書





跋

右齋風廣義三卷興平楊雙山先生著其時已由當道刊行於世閭文介相國因其推行未廣甚珍惜之以授葉冠卿中丞中丞敍而重刊俾廣流傳凡以利吾秦也書綜諸家論說證以一已經歷節短取長精益求精凡育蠶之法樹桑之要擇種置具繅絲織紵諸事以及園林畜牧有關於民家生計者罔不考驗精詳繪圖立說盡力提倡其原文與凡例中又將蠶桑之興廢利害條分而縷析之均能切中時弊可謂苦口婆心啓迪後人者矣爰檢是編另行付梓以廣雙山之傳亦以繼閻葉二公之志願我秦人熟讀深思急起直追勿僅爲終歲之勤而昧十年之計也民國二十五年六月校

齋風廣義跋

關中叢書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渭南武樹善



毛

詩

古

義

1992/93

1992/93

1992/93

1992/93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四

吳江 沈楸惠 翠嶺 輯

毛詩古義

元和惠棟松崖著

王伯厚云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

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棟案藝文類聚三十

五卷載張超誦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

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

如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世楷堂藏板

首案其文云康王晏起與魯詩同漢思古道又同

韓詩超漢末人范書有傳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

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邕賦亦載

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云頃筐易盈之器也荀卿子

以此詩亦云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以

貳周行大雅行葦云敦弓既堅傳云天子敦弓敦

與彤古今字荀卿子云天子彤弓諸侯彤弓正義

以天子彤弓為事不經見非也經典序錄云孟仲

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

人大毛公此傳及行葦傳蓋用其師說王伯厚曰

毛傳以平平為辨治又以五十矢為束皆與荀子

同鄭氏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為故訓傳於其家河

開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徐堅曰荀

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

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後儒以為毛萇作詩傳

也非

肅肅冕旒施于中達韓詩作中旒薛君曰旒中設九

交之道也案說文旒正字也達或字也當從韓詩

玉篇旒古 釋草云中旒菌釋文云郭音仇舍人本

文作旭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四 毛詩古義

二 世楷堂藏板

作中鳩是旒有鳩聲與仇協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釋文云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

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案韓詩外傳息作思樂

記云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荀卿子息作認說文云

認思之意从言从思禮記多古文或思息通也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說文于篆字下引詩云江之羨

矣韓詩同尔正云羨長也郭璞云羨所未詳是未

攷韓詩齊侯縛鐘云士女考壽萬年羨保其身又

从古文故作業說文承 部別載篆字未之攷也

采蘋云夙夜在公尉氏令鄭君碑云夙夜在公即夙

字說文曰夙早敬也从夙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

也義雲章及古鐘鼎文皆作夙徐鉉曰今俗作夙

譌春秋有季孫夙左傳作宿从古文

采蘋云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傳云湘亨也正義云尔

疋無文傳以當時驗之案漢書郊祀志云皆嘗飭

亨上帝鬼神小類云飭亨煮而祀也韓詩采蘋曰

于以鶡之唯錡及釜湘訓亨無攷當从韓詩作飭

廣雅云鶡飭也音傷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占義 卷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白茅純束箋云純讀如屯戰國策曰錦繡千純高誘

曰純音屯束也左氏傳云執孫蒯于純留漢書作

屯留是古文皆以純為屯 古文純作屯 見說文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云物有其容不可數也案朱

穆集載絕交論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鄭注論語

云算數也與毛訓同 漢書車丞相贊云斗符之徒 何見選也 古選與撰通 周禮

六司馬云撰車徒鄭注云撰 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

日月云報我不述傳云述循也箋云不循禮也釋文

云述本亦作術文選注引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

曰術法也棟案術古文述薛夫子訓為法非也士

喪禮云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述循也既受命而

申言之曰述古文述皆作術 祭義術省鄭氏云術 皆為述聲之誤也

谷風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傳云畿門內也案呂覽

正月紀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

招蹕之機高誘曰招至也蹕機門內之位也 上冠 禮注

云闕門蹕也闕闕也古文闕為樂闕為蹕春秋傳 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禮記云內言 不出于闕蹕即蹕也或蹕字 之誤是蹕闕字通蹕即闕也 棄輦于宮中遊翔至

于蹕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曰不遠伊邇薄送我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占義 卷四

四 世楷堂 藏板

畿此不過蹕之謂畿與機古字通

旄丘云狐裘蒙戎蒙徐邈音武邦反春秋傳作虺茸

故讀从之棟案蒙本與虺通管子五輔篇云敦蒙

純固義作敦虺荀子引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

駿蒙今詩蒙作虺小戎詩云蒙伐有苑箋云蒙虺

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云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

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

呂氏春秋曰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

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  
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  
戍文於天下矣大毛公與呂氏同時蓋皆有所受  
之也

赫如渥赭堯廟碑云赫如屋赭案易鼎九四曰其形

渥鄭元本作劇音為屋云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

中刑之古形與刑通見漢碑又傅氏易萃初六一渥為矣易今

握鄭元讀為夫三為屋之屋蓋古文渥字或省文

或屋字反从水旁五帝紀帝嘗既執中而偏天故下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

昭代叢書甲集補毛詩古義卷四 五 世楷堂藏板

諸儒訓詁各異也

北風云其虛其邪箋云邪讀如徐曹大家注幽通賦

引作徐蓋三家之說也弟子職云志無虛邪亦讀

如徐虛徐狐疑也

柏舟云實維我特韓詩特作直高誘注呂覽云特猶

直也棟案直猶植也繁陽令楊君碑以植為特故

韓詩作直義得通也穀梁傳曰植言同時本亦作

特玉藻注云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是植與特

同又讀為直士相見禮曰喪俟事不植弔定本作

特義雲切韻  
特作植

中菁之言不可道也玉篇引作菁云中夜之言也韓  
魯詩同廣雅曰菁夜也大元元攤曰晝以好之夜  
以醜之故下云言之醜也

不可讀也傳云讀抽也匡謬正俗曰抽當為籀籀讀

也从竹摶聲摶即古抽字皆依說文為說棟案說文云籀

讀書也又手部摶或从抽大史公曰紬史記石室

金饋之書紬亦讀抽也王莽傳云或紬其兩脅師

古曰紬與抽同呂覽十月紀云涉血盪肝高誘曰盪古抽字

昭代叢書甲集補毛詩古義卷四 六 世楷堂藏板

象服是左傳云象服尊者所以為飾案說文曰襍飾

也史游急就篇云襍飾刻畫無等雙漢書外戚傳

襍飾將暨往問疾師古曰襍盛飾也象本襍字古

文省疏以為象骨飾服失之

鶉之奔奔高誘注呂覽引作賁云色不純也左傳禮

記皆作賁案漢有虎賁舊作奔古字通白駒詩云

賁然來思傳云賁飾也鄭箋引周易賁卦以釋之

徐邈音賁為奔真得古音矣今人以賁卦之賁及

詩賁然來思皆音彼義反失之詳易攷朱育集字奔作賁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傳云虛滑虛管子大匡曰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注云虛地名

干旄云素絲祝之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鄭氏攷工

函人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戰國策曰一舉而注

地於楚高誘曰注屬又周禮瘍醫職云祝藥劑殺

之齊注云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

謂附著藥淮南子曰冶工之鑄器高誘曰鑄讀作

祝禮記樂記云封帝堯之後于祝注云祝或為鑄

蓋古字祝屬注鑄皆同音陸氏釋文音祝為之蜀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七 世楷堂 藏板

反未詳

考案在澗韓詩澗作干棟案澗當作閒與寬諉協韻

閒與于古今字聘禮記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

閒可也注云古文閒作干文選注五卷引韓詩云

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

庶姜孽孽釋文云孽魚竭反徐五謁反韓詩作轆牛

過反長貌呂覽云宋王築為孽臺高誘曰孽當作

轆孽與轆其音同詩云庶姜轆轆長貌也

芄蘭云能不我甲傳云甲狎也徐邈音胡甲反匡謬

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為狎其說

非也漢儒訓故音義相兼毛傳如汝濟怒如調飢

調朝也小星維參與昴集韻引昴雷也騶虞彼茁

者葭茁出也谷風亦以御冬御禦也葛屨摻摻女

手摻摻猶織織說文作宛丘子之湯兮湯蕩也東

山烝在桑野烝實也破斧四國是皇皇匡也齊詩

常棣烝也無戎烝填也蓼蕭為龍為光龍寵也左

寵六月如輕如軒輕輦也正月寢如威之威滅也

左傳作滅小旻是用不集集就也韓詩小弁譬彼壞木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八 世楷堂 藏板

壞癭也說文鴛鴦推之秣之摧莖也文王陳錫哉

周哉載也左傳大明倪天之妹倪磬也韓詩棫

樸追琢其章追彫也文王有聲適求厥寧適述也

孫炎亦正注王后維翰翰幹也同音卷阿似先公

曾矣似嗣也蕩侯侯侯視作詛也崧高往迓王舅

迓已也烝民古訓是式古故也我儀圖之儀宜也

江漢矢其文德矢施也禮記與施同 閔子小子繼序

思不忘序緒也良相畏畏良相畏猶測測烈祖

醜假無言醜總也長發率履不越履禮也韓詩如



此類不可悉舉皆音義相兼者芄蘭詩甲字韓詩

本作狎尚書多方甲于內亂鄭王皆以甲為狎古

文省少以甲為狎遂有狎音非假借也經傳中惟

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輒斥以為非何也

清人云河上乎逍遙釋文曰道本又作消遙本又作

搖說文新附曰逍遙猶翱翔也徐公文曰詩只用

消搖字此二字字林所加棟案後漢崔駰撰張平

子碑已用逍遙字不始于呂湛也但經典中只合

用消搖耳近有倉父作字書名正字通謂莊子消搖游象文已從彡其安若此

昭代叢書申集補毛詩古義卷四九世楷堂藏板

羔裘字亦云舍命不渝箋云舍猶處也王肅云舍受

也棟案舍猶釋也管子小問曰語曰澤命不渝信

也徐廣史記注云古釋字作澤周頌載芣曰其耕

澤澤尔正作釋釋今亦讀為釋康成周禮注曰舍

即釋也又士冠禮注云古文釋作舍是澤命即舍

命也蓋古有是語詩引之以美君子之信列子云其人舍

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舍皆讀為釋

子之昌兮侯我乎堂兮箋云堂當為棖棟案古文論

語有申棖史記作申堂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絮

無申棠之欲堂與棠同見魯峻碑是堂本與棖通故讀為棖

非鄭之改字也

子衿傳云青衿青領也正義曰釋器云衣皆謂之襟

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

音義同棟案張有復古編云衿衣系也从糸今古

作衿別作衿非又云衿衽也从衣金別作襟非衿

與襟通與衿異正義混衿襟為一非也王伯厚云

漢石經作子衿得之

縞衣茶巾聊樂我員釋文曰員本亦作云商頌箋曰

昭代叢書甲集補毛詩古義卷四十世楷堂藏板

員古文作云言古文以員為云也韓詩作魂案魂

亦與云通中山經曰其光熊熊其氣魂魂魂猶

云云也呂覽園道篇曰雲氣西行云云然云亦古文雲字

薛夫子訓魂為神失之春秋正義引孝經說云魄白也魂云也是魂與云通

云動也易繫辭云動靜云為敵苟在梁其魚魴鰈箋云鰈魚子也古魂反正義曰鰈

魚子釋魚文今尔无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鰈也

鯢鯢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鯢棟案說文鯢

从魚鬣省聲鬣本昆弟字古魂切周人謂兒曰鬣正

世从弟爲冢从魚爲鯁與鯁同物同音非通用字也汗簡云古論語昆侖冢又云石經鯁作冢

齊子發夕傳云發夕自夕發至旦小宛詩云明發不

寐薛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故焦氏易林云襄

送季女至於蕩道齊子旦夕畱連久處旦夕猶發

夕也說文云禮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

晨旦明五通爲發明發明猶旦明下經云齊子愷悌尔正云愷悌

發也郭璞云發發行也

河水清且漣漪釋文云漣力漣反案說文漣即瀾或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四 毛詩古義

字也音洛干切尔正釋水正作瀾漸漸之石箋云與衆豕涉入水

之波漣瀣即瀾字故一

胡取禾三百億兮傳云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賈

逵唐固注國語皆以萬萬爲億棟案徐岳數術記

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

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

也其下數者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

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

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甄鸞曰毛注曰萬萬

曰億此卽中數也鄭注云十萬曰億此卽下數也

鄭注以數爲多故合而言之上數宏廓世不可用

韋昭楚語注云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爲億是中數之說始於秦漢也

三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外傳國語云入宦於吳韋昭

曰宦爲臣隸也嘯堂集古錄有臣數卽其字作臣數貫當讀爲宦徐

邈音官此宦字之誤傳云貫事也蓋本尔正而與

宦義亦通婁壽以爲宦卽貫字恐未然也

素衣朱襦傳云襦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四 毛詩古義

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

純棟案鄭氏此說蓋从魯詩見士昏禮注焦贛曰素衣

朱襦衣素表朱也

見此案者傳云三女爲粲案說文云三女爲姝姝美

也从女奴省聲字林从女奴不省廣韻引此傳亦

作姝周伯琦六書正譌云詩云見此奴者俗用粲非

有杖之杜云噬宜適我傳云噬逮也韓詩噬作逝云

及也案尔正釋言云噬逮也與毛傳合从是

口方言云噬逮也北燕曰噬逮通語也

載檢獸騎箋云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朱子謂以車載犬休其無太恐非重人賤畜之義張衡西京賦云屬車之造載檢獸騎寧得謂以副車載犬邪蓋文似相連而意不屬耳

小戎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案齊語及管子

云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韋昭

曰此有司之所棄故曰小戎古者戎車一棄步卒

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棟謂韋氏所據乃司馬遷

云六月詩所謂元戎也七十二人為大戎五十人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為小戎其周之制與

無衣云與子同澤傳云澤潤澤也箋云釋褻衣近汚

垢案說文釋絳也絳為脛衣非褻衣也釋名汗衣

近身受汗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裁足覆

胷背汗衣滋液故謂之澤毛說是也釋文不云鄭

異字正義謂易傳為釋非也

宛丘云子之湯兮傳云湯蕩也陸氏曰舊音他浪反

棟案湯本古蕩字王逸引此詩正作蕩云蕩猶蕩

蕩無思慮兒也古文論語云君子坦蕩蕩鄭康成

注云魯論作坦湯是古皆以湯為蕩古又以蕩為內蕩陰縣或音他郎反者非

穀且于差王肅音嗟韓詩作嗟古嗟字或省文作差

然此詩差字仍當从鄭音初佳反

可以棲遲嚴發碑云西遲衡門說文云西鳥在巢上

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為東西之西或作

棲从木妻是西為古文棲也

防有鶴巢卯有旨茗後漢志注博物記云卯地在陳

國陳縣北防亭在焉詩云卯有旨茗防有鶴巢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四 世楷堂 藏板

胡為乎株林毛氏傳云株林夏氏邑劉昭曰陳有株

邑蓋朱襄之地

有蒲與荷正義曰如尔正則夫渠之莖曰茄見釋草此

言荷者意欲取莖為喻亦以荷為大名故言荷耳

樊光注尔正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者

者案揚雄反離騷曰稔芟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

朱裳師古曰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譜

檜王符潛夫論云會在河伊之閭其君驕貪嗇儉滅

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

閱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  
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亾余案節信  
此言蓋本周書史記此高辛時有鄩之君非外傳  
檜仲也是以汲郡古文云帝高辛十六年帝使重  
帥師滅有鄩左史戎夫所云重氏伐之鄩君以亾  
是也世本云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嬪生子六人  
四曰求言是爲鄩人鄩人者鄭是宋衷曰求言名也  
也也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鄩之墟而封之後爲  
鄭武公所滅耳王符之說失之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五

世楷堂 藏板

素冠云棘人樂樂兮傳云棘急也棟案棘古瘠字義  
雲章作瘠義雲切韻又作棘見汗字相似因誤爲  
棘呂覽任地曰肥者欲棘高誘曰棘羸瘠也詩云

棘人之樂樂

東山云零雨其濛

王逸引作蒙云盛兒

說文引作需从雨卍象

霽形石鼓庚文云霽雨奔流又鐘鼎文皆以霽爲

令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云皇匡也董氏曰齊詩作匡  
賈公彥引以爲據則是皇讀爲匡尔正皇匡皆訓

爲正白虎通曰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

正也法言又

伐木許許傳云許許栝兒說文引作所所云伐木聲

也从斤戶聲許所古通字尋詩意毛說爲長朱子詩傳

引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案邪許者舉木之

聲非伐木也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

所者削栝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从斤說文依毛

傳而云所所伐木聲遠聞其聲近見其貌傳言貌

與縮酒之茅者以花木之栝天保云俾爾單厚傳云單信也或云單厚也箋云單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六

世楷堂 藏板

盡也棟案王符潛夫論引此詩本作單故傳訓爲

信鄭本作單故爲盡直與單古今字周頌云於緝

國語引 作單

吉蠲爲饔釋文云蠲舊音圭案呂覽曰臨飲食必蠲

絜高誘曰蠲讀爲圭蓋三家詩本作吉圭惟饔故

高讀从之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曰圭潔也

采薇云歲亦陽止又杕杜云日月陽止案董仲舒雨

電對云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

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鄭

采薇箋用董說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宜束皙補詩引作儀  
李善注云毛萇詩傳儀宜也倉頡篇曰宜得所也  
此與角弓如食宜餽文王宜鑒于殷皆當從韓詩  
禮記作儀訓為宜尚書般庚曰若顛木之有由蕪  
說文由作聿云古文作由木生條也是由訓為生  
故序稱萬物之生徐鍇曰由本古文聿後人通用  
為因由等字

為龍為光傳云龍寵也案龍讀為寵昭十二年傳云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七 世楷堂 藏板

公賦蓼蕭叔孫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

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焦氏易林曰蓼蕭露瀼

君子寵光鳴鸞嚙嚙福祿來同是書傳皆讀龍為

寵玉肅周易師之九二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訓為寵今易作寵知龍為古文寵故傳云龍寵也

商頌長發曰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

謂

太月云如輕如軒傳云輕攀也攷工云大車之轅攀

其登又難注云攀輞也輞人云軒攀之任淮南人

閒云道者置之前而不聳錯之後而不軒高誘曰

聲音志从車不从小既夕禮云志夫一棄軒輞中

搏獸于敖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敖東京賦同徐堅初

學記引作搏狩棟案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田獵

搏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淮南覽冥云狡

蟲死高誘曰蟲狩也漢石門頌云蕙虫孽狩婁壽

曰義作斃獸若經文作搏獸鄭氏之箋不已贅乎

唐石經仍 作搏獸

既伯既禱說文引云既禱既禱云禱牲馬祭也周禮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六 世楷堂 藏板

大司馬云有司表貉先鄭云貉讀為禡禡謂師祭

也又旬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

亦或為禡後鄭肆師注云貉讀為十百之百蓋貉

讀為禡又讀為百百即伯也字異而音義皆同旬

祝又云禡牲禡馬杜子春云禡禱也詩云既伯既

禱後鄭云禡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棟案尚書

無逸口講張為幻馬融本作輞尔正及詩又作侏

侏張也

揚雄國三老箴曰負稊覆餗姦寇侏張

李善曰輞與侏古字通然則禡侏禱侏四字皆音

同

吉日庚午翼奉曰南方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喜  
行寬大已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  
詩曰吉日庚午棟案穆天子傳云天子命吉日戊  
午又云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此王者吉  
午酉之證也穆天子書出於晉代而奉說與之合  
當亦傳之先達者

鶴鳴于九皋韓詩章句曰九皋九折之澤楚辭章句

澤曲曰皋王充亦言鶴鳴九折之澤孫叔敖碑云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九 世楷堂 藏板

收九罪之利婁壽曰本澤字去水省非也畢即泉

字馬文淵所謂四下羊也

案文當云四下羊音工刀反从四丰聲漢時

已誤丰為羊故文淵辨之

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傳云威滅也案靈臺碑

云與威繼絕騶氏竟銘云胙虜殄威詛楚文伐威

我百姓皆以威為滅

十月之交云蕃維司徒古今人表蕃作皮案魯國有

蕃縣應邵曰蕃音皮是蕃有皮音故亦作皮也儀

禮既夕云設披鄭注云今文披皆為藩案披从手

皮聲見說文藩與蕃同故以披為蕃聲之誤也鄉射

禮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云今文皮樹為繁豎

是古皮繁同音故韓詩作繁白哀魯國記云陳逸

子游為魯相蕃子也國人為諱改曰皮白哀晉人

未識古音故有是說古蕃繁皆音婆春秋傳有遠

音婆

家伯維宰案古今人表有太宰冢伯是家伯作冢伯

故鄭箋以冢宰釋之

豔妻煽方處說文煽傳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案魯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詩十月之交云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閭婁扇

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

日為之食為不善也中候擿雒戒曰刻者配姬以

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冢主異載震孔穎達

云剡豔古今字以剡對姬為其姓以此知非褒姒

也鄭從魯詩為厲王時事是也下經云皇父孔聖

文幽王元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六年皇父作

都于向鄭氏詩序箋云作詒訓傳時移其篇第毛

公秦人必有所據未可盡非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徐邈

音噫韓詩云抑意也案意卽噫也周頌噫嘻成王

定本佗意淮南繆稱曰意而不戴高誘曰意恚聲

抑本與意通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

佗抑大雅有抑篇外傳佗  
誌韋昭云誌讀曰抑

雨無正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韓詩云薰胥以痛薰

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

相帥而病是其大甚後漢書敘傳云烏乎史遷

薰胥曰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佗薰薰帥也从人得

罪相坐之刑也顏籀曰韓詩淪佗薰薰者相薰蒸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四  
毛詩古義

世楷堂藏板

棟謂薰閣也春秋傳云以韓起爲閣薰與閣通易

艮之九三曰厲薰心苟爽本薰佗勳虞翻本又佗

閣胡廣漢官解詁曰光祿勳猶閣也易曰爲閣

寺是薰與閣通之證胥胥靡也漢書楚元王交傳

云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云淪胥

以鋪胥靡刑名也呂氏春秋曰傳說般之胥靡高

誘曰胥靡刑罪之名詩言王赦有罪之辜而反坐

無罪者以薰胥之刑也三家詩得之毛公誤也荀爽

木云厲動心注云互體有震震爲動古動勳字每  
相亂樂記謹以立動注云動或爲勳淳于長夏承

碑云薰薰著于王室劉向說苑  
曰太王有聖人之思故事勳育

小明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傳云集就也韓詩佗就見外傳尙書顧命曰克達殷

集大命蔡邕石經達佗通集佗就是集讀爲就與

咎協韻也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案左傳襄八年子駟引

此詩杜元凱注云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不得

於道衆無適從顧炎武云案詩云謀父孔多是用

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杜解爲長棟案此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四  
毛詩古義

世楷堂藏板

必三家詩有佗彼者故杜據彼爲說雨無正云如

彼行邁其意略同顧又云古有以匪字佗彼者襄

廿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佗匪交匪敖案漢書引桑

扈詩亦佗匪又荀子勸學詩云匪交匪紆天子所

予今采菽詩上匪字佗彼或古匪彼通用如顧說

也

小宛曰握粟出卜是何能穀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

米以享神謂之糈東山經曰糈用稌米淮南說山

曰巫用糈藉郭璞高誘皆云祀神之米楚辭云巫

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曰言巫咸將下

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是也故曰

者列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詩言貧者不得

精鑿之米貞于陽卜而但持卷握之粟求兆于猪

肩羊膊雖得吉卜安能為善乎管子云守龜不兆

握粟而筮者屢中言無與於吉凶也精王逸郭璞皆音所莊子

云鼓策播精司馬彪曰簡米曰精釋文云精一音

所則當作數精非也此必精字之誤王伯厚曰文

選注但播精故音所從誤云鼓策播精言賣卜說

文曰齋財卜問曰貶从貝疋聲讀若所然則曰者

傳奪精當作奪貶胥與疋同墨子曰有二生於

此善星一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

巧言曰諧始既涵傳云涵容也鄭音咸云涵同也韓

詩作減減少也棟案古咸字作減春秋傳云咸黜

不端諸本咸或作減說文云涵水澤多也毛既訓

涵為容當从省文作函函本與咸通周禮伊耆氏

共其杖咸鄭注云咸讀為函司馬相如封禪文云

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書天文志閭

可械劔蘇林曰械音函容也毛音含訓為容鄭音

咸訓為同義並得通薛君以為減少之減失之

何人斯云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熊氏經說云舍與車

盱協音作舒便合讀作舒春秋定六年齊人弑其

君荼舒音公芊作舍字音舒自古有之棟案史記律

書云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

有舒音

大田云傲載南畝箋云傲讀為熾載讀為蓄粟之蓄

地理志云梁國留縣故戴國春秋正義曰古者留

戴聲相近故鄭元詩箋讀傲戴為熾留棟案詩傲

昭代叢書甲集補毛詩古義詩世楷堂藏板

載字不作戴春秋戴國陸氏釋文作載石經作戴

戴與載字本通絲衣詩載弁俵俵箋云載猶戴也

陳留戴國本亦作戴故隋時置戴州顏籀以為誤

而駁蓋未知字之相通也釋名云戴載也載之於頭也

去其螟螣說文曰螟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即生

螟螣釋蟲云食葉螣吏乞貸則生螣吏乞貸者周書

濟貨也詩曰去其螟螣案騰古文作騰見朱育

集字與毛詩合唐公昉碑作螣孫叔敖碑作貸與

說文略同呂覽五月紀曰百騰時起高誘曰騰讀



近殆兗州人謂蝗爲螻其音與說文說亦同

瞻彼洛矣傳云天子玉琫而琫琫諸侯邊琫而琫琫

大夫鐙琫而鐙琫士琫琫而琫琫正義云傳因琫

秘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所出說文玉部

云禮云佩刀天子玉琫而琫琫諸侯邊琫而琫琫

士琫琫而琫琫又云琫佩刀上飾琫佩刀下飾天

子以玉諸侯以金說文所稱禮者蓋逸禮也棟間

之余正者六經之訓詁也其釋器一則云黃金謂

之邊其美者謂之鏤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鏤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五

世楷堂 藏板

又云以蜃者謂之琫豈非以禮有成文而爲是說

與毛公詩傳多識故實可以補傳記之缺學者省

之

桑扈云兜觥其觥說文引云兜觥其觥从角月云角

兒良耜云有球其角箋云球角兒穀梁傳云展劍

角而知陽范甯云劍球球然角兒則觥與球皆當

作劍周伯琦六書正譌云劍从角以聲俗作觥非

樂酒今夕君子維宴于逸楚辭章句引云樂酒今管

云管夜也管夕古字通穀梁傳曰日入至于星出

謂之管崔謨莊子注云管夕也管子小匡云旦管

從事旦管猶旦夕也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管管

瓠葉云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

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正

義曰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曰白頭兒字

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案尔疋釋詁

曰鮮善也釋文云本或作誓沈旋曰古斯字又說

文雨部云露从雨鮮聲讀若斯此鮮與斯聲近之

證旋沈

約子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五

世楷堂 藏板

漸漸之石云山川悠遠惟其勞矣箋云山川者荆舒

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

可卒服正義云廣闊遼遠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

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

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

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案昭七年左傳云隸臣僚

服虔解詁曰僚勞也共勞事也寮勞古音同故潦

水亦作潦水師古注上林賦潦音牢勞勞之語見

孔氏聘辭僚與潦皆從寮聲知古字通也

文王云於昭于天正義曰尚書注云鄒注尚書於者鳴聲

則於嗚古今字案說文及義雲章古鳥字皆作於

鳥本嗚呼字古文春秋傳皆然於於字相似因譌

爲之

大明云倪天之妹傳云倪磬也說文曰倪譬諭也韓

詩作磬磬譬也傳不訓爲譬而云磬者蓋讀倪爲

磬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說文引此詩會作檐春秋傳云

昭代叢書

甲集補毛詩古義卷四

毛世楷堂藏板

檐動而鼓杜元凱以檐爲旃故馬融廣成頌曰旃

檐森其如林

檀車煌煌駟駟彭彭箋云兵車鮮明馬又彊則暇且

整小正出車云旂旄央央傳云央央鮮明也棟案

漢有鮮明騎見魯峻石壁殘畫又朱浮墓石壁人

物有鮮明隊皆見司馬彪輿服志云若會耕祠主

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史記褚少孫撰任安傳云小

史上書言任安受太子節發兵言幸與我其鮮好

者索隱云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漢

書辛慶忌傳云慶忌性好輿馬號爲鮮明此與皇

矣箋以辟援爲跋扈跋扈將軍見漢人所撰梁冀皆

當時之語跋扈將軍見漢人所撰梁冀皆

會朝清明傳云會甲也甲朝者一朝也古皆以甲爲

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書

曰壹戎殷言役不再籍也戰國策張儀曰昔者紂

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

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高

誘曰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爲號到牧野便克

昭代叢書

甲集補毛詩古義卷四

毛世楷堂藏板

紂故曰一日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又

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不崇朝者不終朝也後人

泥于訓詁或訓爲甲子之朝或訓爲甲兵之甲皆

非毛公之意

古公亶父古公者故公也說文云古故也穀梁傳云

踰年不卽位是有故公也猶言先王先公穆天子

傳云大王亶父

周原膺膺此名國之始也汲郡古文云武丁元年邠

遷于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高誘呂覽注云岐山

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以爲天下號也

乃慰乃止傳云慰安案方言也慰居也江淮青徐之間曰慰是慰與止同義

皇矣云其菑其翳傳云木立死曰菑李巡尔疋注云以當死害生曰菑棟案菑者側立之象木死不臥以根著于地故謂之菑鄭氏周禮注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戴博立梟棊亦爲菑菑猶事也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羌 世楷堂藏板

患夷載路毛讀患爲串鄭如本字釋之正義云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棟案董仲舒云書云止于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混夷之人荒忽無常故謂之患夷患夷載路鴟鴞革響矣一說說文無串字古患字作患串乃古貫字晉姜鼎云令俾聿通楊南仲訓爲毋與貫同棟案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鄭氏云崇貫封父皆國名貫之與昆同物同音故絲詩謂之混皇矣詩謂之串尙書大傳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六年伐崇鄭注云犬夷

混夷也皇矣伐崇之詩時混夷已平故云載路崇鼎貫鼎皆伐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則串夷之爲貫無疑矣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周書和寤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孔晁曰近岐周之地汲郡古文曰帝辛十五年秋周師次于鮮原則鮮原乃商周之境鄭訓爲善非也正義及蘇氏皆誤以爲程邑王氏地理攷亦未及引蓋博物之難如此

與爾臨衝傳云臨臨車也衝衝車也案文當云隆隆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辛 世楷堂藏板

車也隆高也巢車之類鹽鐵論云衝隆不足爲強高城不足爲固韓詩作隆衝後漢殤帝諱隆改隆爲臨漢有隆慮縣東京爲臨慮避諱也臨慮屬河內郡亦作林高誘注淮隆之字曰盛故伏隆爲伏盛見東觀漢記南仍作林孔穎達以爲臨者臨下之名失之左氏定八年傳云主人焚衝注云衝戰車釋文云說文作輶陷陳車也衝車隆高口故可焚

下武云昭茲來許傳云許進訓許爲進未詳所出案後漢志載東觀漢記引詩云昭茲來御蔡邕獨斷

云御者進也與傳合疑傳寫之誤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棟案漢儒皆以行葦為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公劉厚德恩及草木芊牛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葦葦長君从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

既醉云永錫爾類傳云類善也王逸曰類法也案荀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卿子禮論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注云類種襄廿三年傳云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曰請舍子明之類良子明子是類為子呂

覽權勳篇云齊王謂觸子必刻若類又云若殘豎子之類皆謂類為子周語叔向日類也者不忝前

哲之謂也韋昭云言能以孝道施於族類故不辱前哲之人後漢書劉平傳曰平抱弟仲女云仲不可以絕類邳暉傳鄭敬云今幸得全軀樹類注云樹類謂有子嗣故鄭箋改傳以為族類是也

假樂云民之攸暨傳云暨息也正義曰釋詁云咽息

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暨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為咽則暨與咽古今字也棟案說文暨仰涂也非休息之謂又說文口部引詩云犬夷咽矣東夷謂息為咽正義以暨與咽為古今字未知何據釋詁云暨休咽息也尔正釋文云 暨本或作惕玉篇云暨息也今為憩

則釋詁暨字當依玉篇作暨故某氏于此下引詩云民之攸暨大正民勞云沇可小惕傳云惕息甘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棠詩云召伯所憩釋文云暨本又作揭揚雄賦云度三巒兮偈棠梨師古曰偈讀曰憩說文心部云

惕息也从心曷聲徐鉉曰今別作憩非是然則甘棠詩憩字當作惕假樂詩暨字當作暨詩同又谷來暨皆从土既或古字假借以暨為暨 風詩伊余

公劉傳云嶽小山別於大山也劉熙釋名曰小山別大山曰嶽音彥嶽也嶽一孔嶽形孤出處似之也尔正云小山別大山鮮與毛傳異毛於皇矣傳仍用尔正此傳或別有所據

汜可小康箋云汜幾也釋詁曰譏汜也譏古幾字見

碧落文汗簡云

板詩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棟

案欣讀為軒古憲獻二字皆有軒音樂記曰武坐

致右憲左鄭注云憲讀為軒劉熙孟子注文選曰注引曰

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左傳掀公出於淖徐邈

云掀許言反是古音欣與軒同鄭注內則云軒讀

為憲二字又反復相訓吳時兼信有听天論云听讀為軒見月令正義說文

所讀若希與此異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垂 世楷堂 藏板

天之牖民如堦如麓傳云牖道也箋云王之道民以

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說文曰牖譚長以為

甫上日也非戶也棟案甫上日从昏而明道民以

禮義猶昏而照之以天光也尚書大傳云文王有

害又商傳云太公與三子見文王於美里美本古文誘字正義云牖與誘古今字韓詩外傳牖作誘

抑詩云用遏變方箋云遏當作剔剔治也泮水詩云

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韓詩作翳云除也士喪

禮云四翳去蹄注云今文翳為剔棟案遏古文逆

見說文義雲章又作愁訓為剔左氏僖廿八年傳云

糾迷王慝漢都鄉正街彈碑云糾剔王忒迷訓遠見尔疋或从狄省文也

桑柔云靡所止疑傳云疑定也正義云疑音疑棟案

鄉飲酒禮云賓西階上疑立注云疑讀為疑然从

於趙盾之疑疑然立自定之兒音魚乙反正義音

疑非也

孔棘我圍箋云圍當作禦棟案漢書強禦字皆作強

圍又管子書多以圍為禦

雲漢云耗斃下土箋云斃敗也棟案斃當作殲汗簡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誥 世楷堂 藏板

云古文尚書斃作殲故春秋繁露引此詩云耗射

下土射與斃通斃本訓殲毛詩古文作殲鄭隨文

釋之故訓為敗

崧高云往近王舅傳云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

記之子之記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近說文作𠄎从

丌从彡丌音基彡音綽今作近音記字譌作近不

敢改也說文云近者古之適人以木鐸記言从彡

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玉篇云近今作記今釋文

唐石經皆作近此傳寫之誤鄭讀如彼記之記者王風揚之水云彼其

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  
聲相似故毛訓為已鄭讀為記

烝民云古訓是式傳云古故訓導箋云故訓先王之

遺典也說文引詩作詒訓言部云訓故言也張揖雜

字云詒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郭

氏尔正有釋詁釋訓樊孫等尔正皆為釋故見詩釋文

釋訓菽文志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

詩故訓傳唐石經及正義皆作詒訓釋文作故訓正義云定本故作書有大小

夏侯解故皆所謂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小顏曰故

者通其指義孔穎達以為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為

昭代叢書申集補毛詩古義世楷堂藏板

先王之遺典何其謬與周書大開武曰淫文破典

典不式教民乃不類荀卿子引傳曰博聞彊志不

合王制君子賤之皆謂不式古訓者也正義首卷詒訓傳下

亦引是詩以為證與此疏異者顧君寧人所謂諸儒異疏不出一人之手是也

江漢云匪疚匪棘箋云棘急正義云棘急釋言文彼

棘作械當作音義同案釋言云械褊急也注云皆

急狹鹽鐵論引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戒即械

也毛詩戒作棘是棘與戒古字通

瞻印云蝨賊蝨疾釋文蝨作蟬云本又作蝨棟案蝨

本作蝨从蟲不从虺見古文蝨作蟬从虫从牟釋

文是也

清廟釋文云廟本又作廡古今字也棟案士冠禮廟

字亦作廡說文云廡古文廟

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釋文洛作雒云本亦作洛字

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為水尅火故改為各傍

佳棟案陸氏此說見魚豢典略然案朱育集字以

離為雒則古本有此字非始於後漢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正義曰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

昭代叢書申集補毛詩古義世楷堂藏板

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棟案說文以字从反已漢

書皆作呂與已同檀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本

同又與似相通易明夷日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鄭

氏本以皆作似斯干詩云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如

已午之已正義曰直讀為已不云字異則古者似

已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孟仲

弟子思

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諛以溢我諛嘉善也廣韻引云

諛以諛我左傳又云何以恤我襄廿七年毛傳云假嘉

盜慎案議與何音相近故譌爲何盜與謚字相類  
謚又與恤通皆訓爲慎古文虞書云惟刑之恤哉  
伏生尙書恤作謚此其證也

貽我來年漢書劉向傳引作釐楚云釐楚麥也始自  
天降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天所來也故爲行來  
之來棟案郭焯卿字指後漢仲庶子釐字从釐徐仙民

讀與來同

載芟云有略其相俗作傳云略利也釋文云字書作

芻棟案芻本籀文鏹字故釋詁云芻利也相有鋒

昭代叢書甲集補毛詩古義卷四三七世楷堂藏板

鏹乃能熾苗其田畝略無訓利之文當从字書作

畧唐石經亦作略非

萬億及秭廣韻秭云千億也風俗通云千生萬萬生

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

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

良相云以開百室周書作維曰都鄙不過百室以便

野事都鄙謂采地井田六鄉則一族六遂則一鄙

皆百室也周禮百室之制都鄙與鄉遂同也

絲衣鼎鼎及釋文云蕞音茲徐音災郭音才說文

曰蕞从鼎才聲郭音是也史記音義引此詩蕞作  
哉云哉音資案哉與才通張平子碑云往才女諧  
邢昺曰哉古文作才蕞省文作才音資失之

酌告成大武也案儀禮漢書作勺禮樂志獲赤馬歌云勺椒漿靈已醉  
是勺與左傳作酌周禮士師云八成一曰邦酌先  
鄭云酌讀如酌酒尊中之酌陸氏詩釋文云酌亦

作灼正義云古今字

保有厥士棟案士古文士見周牧敦史記云有邦有

士告汝祥刑合尙書呂刑士作土呂覽任地云后

昭代叢書甲集補毛詩古義卷四三七世楷堂藏板

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剛浴士乎高誘曰士當作

土

泮水云薄采其芣傳云芣鼻葵也周禮醢人有芣蒞

鄭大夫讀芣爲茅杜子春讀芣爲卯說文引詩云

言采其芣徐仙民音柳與說文合案汗簡云古文

尙書以芣爲縮左傳縮酒說文引作茵茵與芣同

與鄭大夫說合不得訓爲鼻葵矣芣本从芣不从

芣周禮芣蒞北人皆音柳非也律歷志云茵芣與卯

闕宮曰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傳

云翦齊也箋云翦斷也鄭注周禮翦氏云翦斷滅之言也詩云賁始翦商

棟案毛鄭二說皆非也尔无釋詁曰翦勤也周自

后稷受封以來世有爵土自不啻失官社稷幾不

血食至於大王初遭獯鬻之難自幽遷岐始能光

復祖宗脩朝貢之職勤勞王事至於文王三分有

二尚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見周書程典篇武王初循服

事之誠末年然後受命皆所謂續大王之緒也楊慎

據說文引詩作職商解云福也以爲大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國案說文戈部云說滅也宋本亦然

說與鄭氏合爲訓說爲福之女惟尔无及天保傳云發福也然實始福商其說大鑿恐未然也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說 世楷堂 藏板

狄是膺荆舒是懲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戎

狄是膺荆荼是徵裴駟注毛傳云應當也鄭元云

徵艾尔无云應當也故傳从之說文云膺受也又

訓受與傳異今作膺者蓋沿孟子之誤孟子多俗

字當以史記所引爲正

玄鳥云奄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韓詩作九域訓與

毛傳同棟案域當作或說文曰或邦也从口从戈

以守一一地也古或字作有有字作又亦作或詳

商書云九有以亾又云以有九有之師皆九州

也上云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案域亦當作或

武王載旆史記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旆說文引作

坡治也荀子引作發坡與發通公孫文子名坡或作發見禮弓注

與下協韻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芟舍鄭注云芟讀如萊沛之沛沛與旆皆音浦貝反與芟舍音通是旆亦讀爲坡古音通也

惠棟曰王伯厚謂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三禮與箋

詩異案鄭志荅吳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

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

復改之盧君謂盧子幹也先師謂張恭祖也續漢

昭代叢書 甲集補 毛詩古義 卷四 學 世楷堂 藏板

書盧植與鄭元俱事馬融同門相友元本傳云元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記注多依韓說六菽

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

不同卽下己意案鄭箋宗毛然亦間有從韓魯說

者如唐風素衣朱襮以繡黼爲綃黼十月之交爲

厲王時皇矣侵阮徂共爲三國名皆从魯詩衡門

可以樂飢以樂爲藥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讀爲

意思齊古之人無數數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

豸皆韓詩說也鄭漁仲以素衣朱

綃爲齊詩未詳



鄭漁仲云漢氏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

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

行棟案左傳襄廿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

謂夏聲服虔解詁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

御之臣戎車四牡田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

聲詩正義引之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

自清廟至般詩一字不異何得云至黃初時始行

于世耶漁仲又謂詩序作于衛敬仲亦臆說

毛公傳詩世謂趙人毛萇撰而不知為大毛公也薛

昭代叢書甲集補毛詩古義卷四望世楷堂藏板

君為韓詩章句世謂淮陽薛漢撰而不知為薛夫

子也大毛公名亨魯人著故訓傳見詩譜及初學

記薛夫子名方回字夫子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

唐書宰相世系表

跋

漢代言詩者四家齊魯韓毛各有師承齊詩自漢書

翼奉傳所述五際而外流傳絕少魯申培詩說又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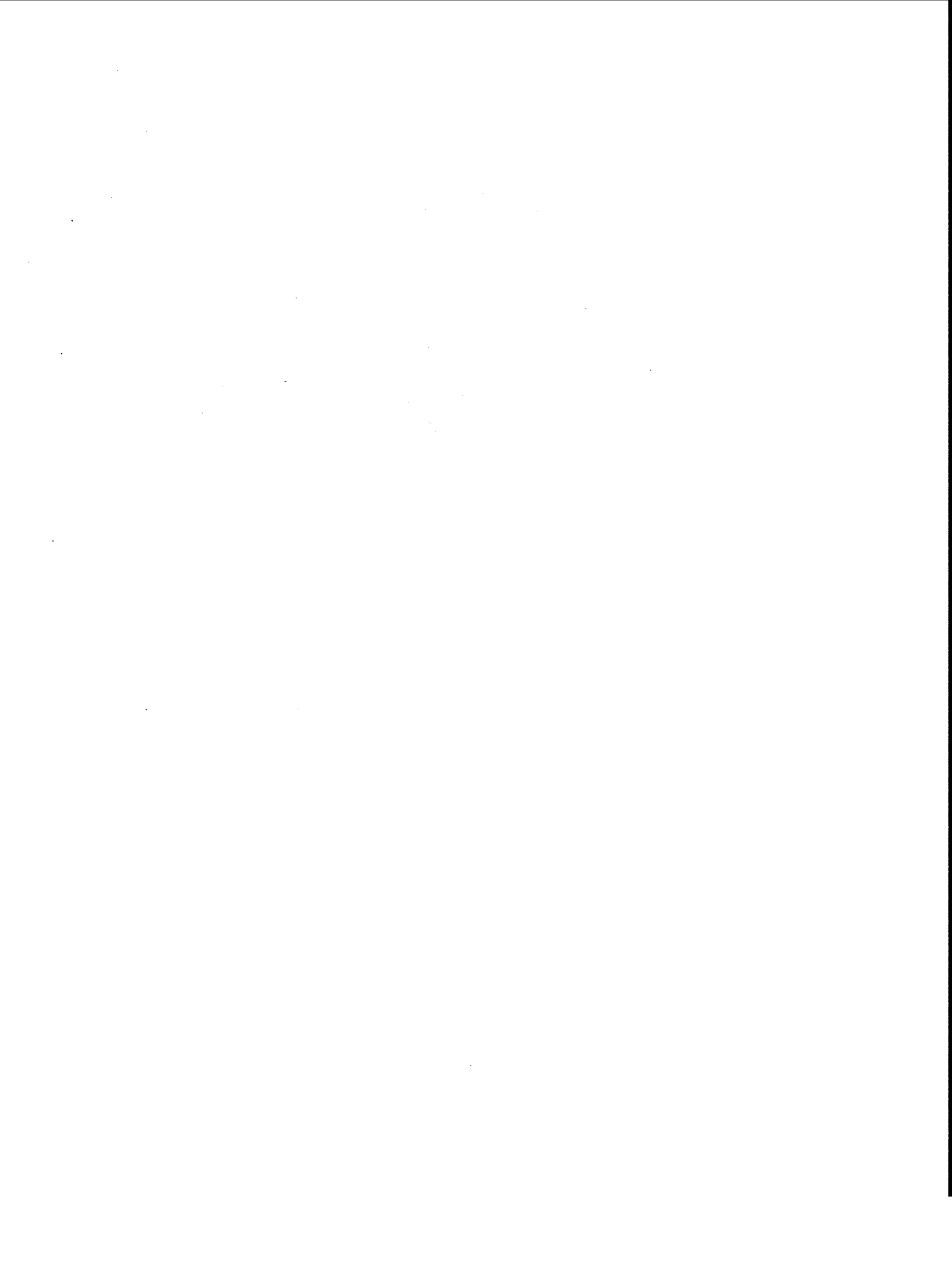
俗儒偽造韓詩內傳雖公然如薛夫子章句之類時

時見于載籍惟毛詩則小毛公之傳鄭康成之箋家

有其書但其字義有與三家迥異者今得松厓先生

是書可以互相攷證矣翠嶺沈楸惠

昭代叢書甲集補毛詩古義跋卷四望世楷堂藏板



毛鄭詩釋

甲卷

11047 70 17X

六藝堂詩禮七編敘

鄉先生北海鄭君經傳洽熟為世儒宗其所注易書論語皆伏今所傳者詩箋禮注而已自後儒空言義理而鄭君之學微然王禕謂朱子詩集傳訓詁多用毛鄭朱子論孟精義序云漢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孟子集注以柏舟為衛之仁人白鹿洞賦廣青衿之疑問仍用毛鄭舊說至僕禮經傳通解徵引三禮備載鄭注讀經而不由鄭學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山陽丁儉卿同年覃精研思諸經皆有誤述篤好鄭學於詩箋禮注致力尤深以毛公之學

一

得聖賢之正傳其所傳道與周秦諸子相出入鄭君申暢毛義修敬作箋孔疏不能尋釋誤謂破字改毛援引疎漏多失鄭旨因博稽互考證之故書雅記義若合符讓毛鄭詩釋四卷鄭君詩譜宋歐陽氏補亡今有通志堂刊本諺脫躡駁爰據正義排比重編讓鄭氏詩譜次正一卷鄭君兼采三家詩王厚齋有二家詩次附刊玉海之後舛繆錯出世無善本通蒐采原書校讐是正讓詩次補注二卷補遺一卷鄭君注禮至精去古未遠不為憑虛臆說迄今可考見者如儀禮喪服注多依馬融師說士虞記中月而履注二十七月依戴德喪服變除周禮大司樂鼓鼗注依許

叔重說與先鄭不同小胥鍾磬注二八十六枚在一處依劉向五經要義小宗伯注五精帝依劉向五經通義射人注稱今儒家依賈侍中注考工記山以章注作璋依馬季長注禮記檀弓瓦不成味注當作沬依班固白虎通王制大綏小綏注當為綏依劉子政說苑玉藻元璋朝日鄭讀為冕依大戴禮朝事義祭法幽宗零宗鄭讀為禁依許氏說文鄭君信而好古原本先儒確有據依凡此釋義補賈孔之闕遺皆前人未發之秘疏通證明燭若燿火讓三禮釋注共八卷深明小學刊正舊文申與析疑平易純實無穿鑿傳會之辭亦無高遠詭僻之論俾學者循覽易曉

敘

二

訓詁既定義理斯明其有功於經學匪淺渺也儉卿著書甚夥既輯鄭君年譜又署其堂曰六藝取鄭君六藝論以志仰止之思余錄其釋詩禮者彙刻六藝堂詩禮七編於以翼贊箋注嘉惠來茲而鄉先生北海之學亦藉是以闡明也已  
咸豐壬子秋九月年愚弟聊城楊以增敘於南河節署

毛詩古學原序

自孔子以詩三百五篇親授子夏五傳而至荀卿親授魯人大毛公亨為故訓傳漢世言詩者有齊魯韓三家惟毛公之學獨得子夏荀卿之傳為後儒言詩者所宗又身為獻王博士多得秦以前經傳古文其所撰述實六藝之指南百氏之淵藪也漢三家詩多從今文而毛公皆依古文其曰故訓者古言也明其信而好古不敢以凡見廁其間也班志稱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鄭志答張逸云詩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是子夏得聖人之傳而毛公又得子夏之傳王肅蕭統沈重陸德明孔穎達並謂詩序子夏作

毛詩古學原序

范蔚宗乃謂衛宏作誤也爾雅或言子夏所足今毛公詁訓多依雅故亦淵源子夏之證草蟲傳婦人歸宗則喪服傳文也絲衣序靈星之尸則高行子說也大雅傳一取九女小雅傳大庖三田合於公羊車攻傳詳田獵之文雲漢傳載歲凶之禮合於穀梁公穀皆子夏之門人也周頌言天命魯頌言禘宮皆孟仲之緒言亦西河之私淑則謂傳自子夏者信也唐陸氏孔氏皆謂荀卿為毛公師今案頃僅傳云易盈束矢傳云五十行葦傳依天子彤弓之制巷伯傳援柳下後門之文並與荀子脗合毛以追琢為彫與荀書彫琢其章合毛以秋冬為昏與荀書霜降冰泮合富

毛詩古學原序

國篇引蓋云歸哉蓋即蓋也大畧篇引勿用為笑用即也以古蒙麗字通而榮辱篇引駮麗作蒙古隱遺聲近而非相篇引下遺作隧荀引臺臺作勉勉而文王傳臺臺勉也荀以平平為治辨而采菽傳平平辨治也殷武傳賞不僭刑不濫致仕篇文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儒效篇文莫非本於孫卿著之詁訓又威儀棟棟傳富也左右趣之傳趨也並見於賈誼新書賈誼從荀卿弟子受左傳後傳至貫長卿亦毛公弟子賈與毛同出荀卿故其言詩多相符也芄蘭傳稱射御佩褫絲衣傳稱先小後大素冠傳述閔子援琴之事大雅傳述虞芮爭田之文並見於劉向說苑楚元王受詩於荀卿門人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故其言詩亦相符也由是觀之則謂親事荀卿者亦信也漢書獻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之屬皆經說傳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又立左氏春秋博士毛公仕於河間罔羅遺失左右采獲今見於詁訓者可案也大車傳毳冕司服文蟋蟀傳役車中車文行露傳紉帛五兩媒氏文駟傳諸侯六閑校人文公劉傳新國則殺草咨文常棣傳燕則向毛司儀文駟驥傳冬獻狼夏獻麋獸人文七月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文生民傳嘗之日以下肆師文雲漢傳

國凶荒以下大司徒文秦風傳車旗六命出於典命無衣傳冕服七章出於大行人正月傳言團土則稱大司寇之文齊風傳言告時則稱望壺氏之職是時周官初出於山巖屋壁旋入祕府世儒莫得見獨毛公爲獻王博士獲親古籍識其爲成周致治之書於詩傳動見稱述而後人猶疑周官爲漢末增竄其亦弗思耳矣又無衣傳引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尺考工記慮人文行葦傳引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考工記弓人文考工記亦獻王所得故毛公引用之禮記正義謂孝文博士所作非也伏生治書爲秦博士遭秦滅學伏生壁藏之漢定獻王始得尙書今考彤管

毛詩古學原序

三

傳書進御湛露傳戒濶宗絲傳開田之化車攻傳射澤之儀並與書大傳同蓋伏生以廿九篇之文教於齊魯之間大毛公魯人習聞其說傳所依用蓋先秦老師授受之說也獻王得禮古經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正同考雞鳴傳言纒笄七月傳言纁裳寶筵言燕射之禮鼓鐘言笙磬之樂邶風傳納采用雁東山傳施衿結帨葛屨傳夏葛屨冬皮屨魏風傳婦至門夫揖入皆據儀禮之文碩人傳娶禮卽士昏禮頌禫之異文也采菽傳羊苦卽公食禮羊芋之異文也毛公當西漢之初徵引儀禮如此而宋樂史乃謂班固七畧不著儀禮班志禮古經卽儀禮又謂魏晉梁陳之

同儀禮始行斯誠疎陋不學之瞽說也記百三十一篇亦獻王所得而毛公親見之吉日傳外事以剛日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以下縣傳君子將營宮室以下皆曲禮文車攻傳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泮宮傳天子辟雍諸侯泮宮皆王制文七月傳孟冬天子始裘生民傳元鳥至以下皆月令文葛屨傳婦人三月廟見草蟲傳嫁女三日不息火皆曾子問文碩人傳聽朝路寢候人傳一命緹芾以下皆玉藻文揚之水繡黼丹朱中衣既醉傳恆豆之菹以下皆郊特牲文大雅傳殷毋夏收周冕古弁作冕與冕相似夏醴殷毋周爵商頌傳夏足鼓殷置鼓周縣鼓皆明堂位文葛

毛詩古學原序

四

覃傳女師教婦德以下采蘋傳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皆昏義文行葦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至僅有存焉錄射義文瞻卽傳古者天子爲藉千畝至敬之至也錄祭義文簡兮傳引祭統昇輝炮翟闡寺葛生傳引內則夫不在斂枕篋衾東山傳引文王世子公族有罪素服不舉樂黃鳥傳鳥止於阿人止於仁旱麓傳言上下察也本諸記大學中庸其說經得聖人之旨歸記爲七十子後學者所作故毛公多引用其文後儒有謂禮記爲漢儒作者亦失之不考耳至若小弁傳言親親之仁絲傳言遷岐之事皆據孟子北山傳云賢勞烝民傳云述職民勞傳賦義曰殘文王傳盛

德不可爲衆也皆認法孔孟之言以爲訓釋此毛公之學所以能高出漢儒而又非宋以後鑿空之學所能企也獻王好左氏春秋與毛公並立博士今二子乘舟傳言似詩事甚詳皇皇者華傳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詠皇矣傳心能制義曰度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俱左傳文左氏引荷天之寵而毛公讀何爲荷左氏引衰似滅之而毛公訓威爲滅左氏以哉周爲載周而傳卽訓載左氏以干城爲扞城而傳卽訓扞方西京之世左氏未顯於時而毛公識其爲古文舊書首先採用然後歎毛公之學極博而其識至遠也凡此所引經記子傳皆聖賢毛詩古學原序

五

而三家多用今文載衣之祓韓作禘禘古文禘今文也秣之摧之韓作莖摧古文莖今文也臯門有仇韓作閔仇古文閔今文也福祿麕之韓作牝牝古文牝今文也韓詩宜岸作宜犴岸犴古今字韓詩來牟作嘉黎牟黎古今字漢石經魯詩殘碑惟是褊心毋食我黍惟與母皆今文毛詩作維作無皆古文也蓋古文多假借不失六書之指許叔重說文敘偁詩毛氏爲古文其書援引毛傳甚夥畧舉一隅如展衣傳爲丹穀琫琕傳據逸禮孔疏所不能詳者皆具於說文則毛公之學古矣又簡兮傳動於近成於遠與淮南合于旄傳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與呂覽合以禦務爲毛詩古學原序

六

之遺典向非獻王實事求是固無由盡得其書而非毛公之深知篤好亦無由發其秘藏而著之竹帛也且毛詩所以獨傳至今者以其義理度越乎三家而其詁訓又兼綜乎三家也以韓詩考之能不我甲傳甲狎也韓詩作狎是用不集傳集就也韓詩作就率履不越傳履禮也韓詩作禮倪天之妹傳倪磬也韓詩作磬何彼穠矣傳穠猶戎戎韓詩作戎音戎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織織也韓詩作織織緣竹如簣傳簣積也終日七襄傳襄反也屈此羣醜傳屈收也百川沸騰傳騰乘也他如魚勞尾赤鶴鳥長鳴施施難進唯唯不制類皆兼取韓生廣徵訓義又毛詩多古文

侮以忠信爲周既醉以壺爲廣周頌以熙爲廣葛覃傳王后織元紈以下綢繆傳三女爲粲那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並與國語合外傳呂覽皆秦火以前書淮南亦漢初人書皆與毛公合足徵毛公卓然古學其所稱道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惜古書散佚不存一無能盡知其原本而表出之也然卽今可考而知者灼然見其爲子夏荀卿之傳故訓所徵皆獻王蒐集之古文七十子之徒所傳述程子謂毛公能得聖賢之意其言純粹明白質而不蕪約而不肆學詩者於毛公之學紬繹而有得焉詁訓通而義理明義理明而心術正其於孔子無邪之言直一以貫之矣



區區章句云乎哉淮安山陽丁晏謹識

毛詩古學原序

七

毛鄭詩釋自序

余年十五始得見毛詩注疏受而讀之其間故訓古文多所疑滯久之得陳氏稽古編惠氏古義戴氏詩考正疏通隱義啟迪蓬心然古義古音猶有未能盡釋者暇日以鄙見鈎稽記於簡札積久成帙為毛詩古學後又兼及鄭義遐思博考用力綦勤迄今歷十有四年所得滋多因取舊稿刪存什之五以少年精力所寄不忍棄擲聊過而存之自知譎陋其於陳氏諸家之書無能為役然續述之苦心頗為矜慎至於勦說雷同鑿空臆造二者之譏庶知儆爾錄既畢釐為二卷改題曰毛鄭詩釋仍以毛詩古學舊序

毛鄭詩釋自序

一

冠於前志不忘初也道光壬午秋八月十九日淮安山陽丁晏識

毛鄭詩釋卷一

淮安山陽丁晏學

葛覃薄汗我私傳汗煩也箋煩煩攔之釋文攔諸詮之音

而專反何允沈重皆而純反阮孝緒字畧煩攔猶撻莎

也撻音奴禾反莎音素禾反案考工記鮑人進而握

之注謂親手有之廣韻二仙攔而緣切摧物也二十

二元懶撻也戈抄手撻莎也說文手部撻推也從手

委聲一曰兩手相切摩也

葛藟荒之傳荒奄案釋言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說

文荒一曰艸淹地也奄覆也大有餘也東萊說亦云荒

毛鄭詩釋

卷一

芘覆也

葛藟紫之傳紫旋也案說文引詩作藜草旋兒也蒙字

注仍引作紫釋文紫本又作芘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扞城其民案左氏成十二年傳

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引詩公侯干城又云天下

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下公侯腹心傳

云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並與左氏合毛公左氏皆古

文舊書故其言往往相符

不可方思傳方泐也正義曰釋言文案說文方併船也

象兩舟首總頭形或從水作泐

怒如調飢傳調朝也案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倘如日

飢漢東方朔傳注調與謝同以偏秀考之調朝亦一聲

之轉

魴魚頰尾傳頰赤也魚勞則尾赤案後漢書周磐傳注

引韓詩薛君章句頰赤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

則顏色變是毛與韓同

草蟲傳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案黃鳥傳亦云婦人

有歸宗之義喪服子夏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鄭注

父雖卒猶自歸宗毛公之學出於子夏故用禮服傳文

召伯所茇箋云茇草舍也案說文引詩作庠艸舍也鄭

毛鄭詩釋

卷一

本許君

勿翦勿拜箋拜之言拔也案廣韻十六怪扒拔也詩勿

前勿扒按本亦作拜與拜音同扒正字拜段借字

召伯所說傳說舍也案文選應詔詩注引毛傳說猶舍

也

何以速我獄傳獄塙也釋文盧植云相質較爭訟者也崔

云塙者塙正之義一云獄名正義曰鄭駁異義云獄者

塙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囹圄案說文狀部

獄确也從狀從言二犬所以守也釋名釋宮室獄确也

言實确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囹

土言築土表牆其開函也又之固固領也固禦也  
領錄囚徒禁禦之也

迨其謂之箋云謂勤也 案鄭本釋詁文疏未引

何彼禮矣傳禮猶戎戎也 案說文禮衣厚兒從衣農聲

引詩此文釋文引韓詩作茂音戎與毛義同

威儀棣棣傳棣棣富而閑習也 案賈誼新書容經引此

詩云棣棣富也與毛公同

其心塞淵傳塞瘞也釋文瘞崔集注本作實正義曰定本

塞瘞也俗本塞實也 案舜典正義曰詩正義訓塞爲

實定本作瘞非是說文心部塞實也從心塞省聲文選

毛鄭詩釋

卷一

三

舞賦注引詩其心塞淵毛萇曰塞實也定之方中云秉

心塞淵鄭箋云塞充實也當以崔靈思本爲長正義曰

其塞實而深遠則仍從俗本作實也

逝不古也傳逝逮正義曰釋言文也 案今釋言作噬與

逝通用有杖之杜云噬肯適我韓詩噬作逝云及也

自詒伊阻傳伊維箋伊當作繫繫猶是也 案兼葭白駒

所謂伊人東山伊可懷也正月伊誰云憎箋並同釋詁

伊維也郭注發語辭毛公本雅訓古伊繫通用史記周

本紀恭王繫扈立索隱曰系本作伊扈唐人亦作伊扈

漢書揚雄傳伊年莫春師古曰伊是也伊本有是義故

鄭讀爲繫仍訓爲是

執轡如組傳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也

案淮南子繆稱訓詩曰執轡如組謂動於近成文於遠

與毛公合

終窶且貧傳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 案說文穴部窶

無禮居也從穴婁聲倉頡篇云無財曰貧無財備禮曰

窶廣韻九虞窶貧無禮也或從穴作窶非

其虛其邪箋邪讀如徐 惠棟曰曹大家注幽通賦引作

徐蓋三家之說也弟子職曰志無虛邪亦讀如徐晏案

邪古音徐與下只且叶駟之四章思無邪思馬斯祖亦

毛鄭詩釋

卷一

四

然管子水地篇一則欲不汙民心易則行無邪淮南子

時則訓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易林剝之需上

下惟邪寡婦無夫太元經法次八正彼有罪格我無邪

並讀若徐爾雅釋訓其虛其邪威儀容止也箋謂威儀

虛徐寬仁義本雅故

貽我彤管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

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

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

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

法正義曰此似有成文未聞所出 案周禮有女史八

人鄭注女奴曉書者尚書大傳云凡進御君所女史必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伏生所說與毛公同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毛傳生子月辰又引五經要義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作娠為是藝文類聚后妃部卷十五引五經要義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君故著左手右手陰也御而復故太平御覽百四十五引劉芳義疏女史彤

毛鄭詩釋

卷一

五

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過人君有柱下史后夫人有女史外內各有官也後漢書皇后紀論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劉熙釋名謂止御以丹的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此是漢法與古制用環異也大戴禮保傳篇以下有子月震女史皆以金環止御說懌女美箋說懌當作說釋 案說文無懌字新附有之懌悅也經典通用釋言部說說釋也漢書王尊傳姦邪消釋師古曰釋解也音懌文選琴賦其康樂者聞之則欲愉懌釋六書正譌云釋別作懌非 新臺有泚傳泚鮮明貌 案說文王部此玉色鮮也釋文引作

新色也從王此聲詩曰新臺有玼君子偕老傳玼鮮盛貌釋文引字林新色鮮也泚玼聲近段借

新臺有酒傳酒高峻貌 案爾雅釋耶望厓酒而高岸夷上洒下不滲毛以洒為高峻與雅故合說文戶部岸六厓洒高者

暹條不殄箋殄當作腴腴善也正義曰腴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腴古文字作殄是也 案考工記軋人軋欲欣典先鄭云典讀為殄高誘注淮南子云殄讀曰典

髡彼兩髦傳髦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 案說文髡部髡髮

毛鄭詩釋

卷一

六

髮至眉也從髡發聲詩云髡彼兩髮或省作髡不可襄也傳襄除也 案襄除釋言文出車傳亦云襄除也說文衣部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皇矣云攘之剔之孔疏謂攘除攘從手襄聲六月獫狁于襄釋文襄木或作攘舊唐書陸贄傳引作獫狁于攘攘襄古通用不可讀也傳讀抽也 案方言抽讀也古讀字音連與抽聲相近 其之翟也傳褕翟闕翟羽飾衣也 案內司服注鄭司農云褕狄闕狄畫羽飾說文衣部褕翟羽飾衣羽翟翟山雉尾長者

副笄六珈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 案周禮追師副編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釋文云繇本或作搖禮記明堂位副祿注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續漢書輿服志皇后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柱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翹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鄭舉漢法以況古也

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正義曰丹縠亦不知所出 案依字當作襄說文衣部襄丹縠衣從衣𠄎聲綠衣釋文引馬融云色赤亦與毛合廣韻二十三綫

毛鄭詩釋

卷一

七

衰周禮王后之六服其一曰展衣禮上同陟扇切

是繼袷也傳是當暑袷延之服也正義曰袷延是熱之氣也 案說文衣部褻私服從衣執聲詩曰是褻袷也徐鼎臣曰從熱省乃得聲袷衣無色也從衣半聲一曰詩曰是繼袷也讀若替日部替日無色也 袷褻衣近汗故素質無色類篇亦云袷延衣熱也說文褻車温也

下云其吉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案初學記文部文章類云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

紀能誅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矣古升登通用故徐堅作登

素絲紕之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 案呂氏春秋盡數引詩執轡如組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與毛公合楚辭王逸九歎章句織組者動之於此成文於彼蓋漢儒相傳之古義也正義謂二句家語文家語乃王肅所爲襲用詩傳此語孔疏反謂毛本家語其誤甚矣

素絲祝之箋祝當作屬屬著也 惠棟曰鄭氏考工函人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戰國策曰一舉而注地于楚高

毛鄭詩釋

卷一

八

誘曰注屬周禮瘍醫職云祝藥劑殺之齊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淮南子曰冶工之鑄器高誘曰鑄讀作祝樂記云封帝堯之後于祝注祝或爲鑄蓋古字祝屬注鑄皆同音陸氏釋文音祝爲之蜀反未詳晏案儀禮士昏記酌元酒三屬于尊鄭注屬注也周禮匠人水屬不理孫鄭注屬讀爲注左氏成十六年傳有韎韍之附注周禮司服正義引賈逵注注屬也定十四年傳屬劍於頸師屬之目釋文又音之住反晉語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韋昭注屬注目也宋庠補音屬音著釋名祝屬也以善惡之辭相屬著

也荀子禮論篇註擴聽息之時楊倞注註讀爲注注擴猶屬擴也古同音多改借故鄭轉祝爲屬元朗讀祝如今音失之

緣竹猗猗傳竹篇竹也 案釋文云韓詩竹作薄音徒沃反云薄篇筑也石經同陸氏隋唐間人所引蓋熹平石經漢石經爲魯詩是魯韓毛義並同薄正字竹段借字毛詩古文故多同音段借

會弁如星傳弁皮弁所以會髮 案說文骨部膾骨槌之可會髮者從骨會聲詩曰膾弁如星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綦鄭注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

毛鄭詩釋

卷一

九

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揄用組乃笄揄讀與膾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揄沛國人語謂反紛爲膾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膾會古今字

緣竹如簣傳簣積也 案文選西京賦注引韓詩曰緣葦如簣積也薛君曰緣葦盛如積也葦音竹是毛韓義同說于農郊箋說當作禴禮春秋之禴讀皆宜同衣服曰禴

今俗語然釋文說本或作稅 案說文稅贈終者衣被曰稅從衣兌聲稅禴稅聲相近西京雜記趙后女弟遺書曰謹上禴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則后服通稱禴

不獨送死之禮也故鄭說莊姜之服亦曰禴也文選上林賦注引詩稅于農郊

朱幘鑣鑣傳幘飾也人君以朱纒鑣扇汗且以爲飾釋文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名排沫 案說文巾部幘馬纒鑣扇汗也從巾賁聲詩曰朱幘鑣鑣續漢書輿服志乘輿赤扇汗王公列侯絳扇汗卿以下緹扇汗

鱣鮪發發傳發發盛貌 案釋文發補末反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韓詩作鱣廣韻十三末鱣北末切魚掉尾也說文魚部鮪鱣鮪鮪從魚友聲呂氏春秋季春紀注引詩鱣鮪發發鮪鮪發發聲相近孫愐鮪音北末切商

毛鄭詩釋

卷一

十

頌武王載旆說文引作坡荀子作發 照則有泮箋泮讀爲泮泮涯也 案隸釋史晨碑飲酒泮宮任伯嗣碑修序泮校周公禮殿記開建泮宮泮泮古同音段借

佩玉之儺傳儺行有節度 案說文人部儺行有節也從人難聲引詩此文說文敘稱詩毛氏皆古文故多與故訓傳合

容兮遂兮箋遂瑞也 案小雅瑁珣佩璲傳璲瑞也本釋器文

雖則佩鞞傳鞞玦也能射御則佩鞞箋鞞之言皆所以強

沓手指 案車攻傳決所以鈎弦也說文章部鞞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箸右巨指從韋某聲引詩此文或作鞞說苑修文篇治煩決亂者佩鞞能射御者佩鞞義與毛合玉篇鞞指沓也說文措縫指措也一日鞞也

一葦杭之傳杭渡也 案說文方部航方舟也從方亢聲亦作航方言舟或謂之航

會不容刀箋小船曰刀正義曰說文作舩舩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 案釋文引說文同今本說文無此文蓋傳

毛鄭詩釋

卷一

十一

寫脫耳舟部舩船行不安也從舟別省聲讀若兀太平御覽引釋名作舩初學記引埤蒼云舩吳船也玉篇舩小船形如刀舩舩皆後來俗字古止作刀

焉得諼草傳諼草令人忘憂 案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注引韓詩曰焉得諼草薛君曰諼草忘憂也是毛韓義同說文艸部蕙令人忘憂草也從艸憲聲詩曰安得蕙草或從蕙或從萱白帖初學記引詩焉得萱草爾雅釋訓釋文詩云焉得蕙草毛傳蕙草令人善忘與今傳文小異

木瓜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案孔叢子記

義載孔子此語即襲用毛傳文又稱孔子說二南諸篇亦因此語而傳會正義不當引以為證說苑貴德篇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鹽鐵論執務篇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與毛公引孔子語相類

曷其有佻傳佻會也 釋文韓詩至也案說文人部佻會也從人昏聲引詩此文佻會一聲之轉士喪禮注古文皆為括釋名釋兵栝會也與弦會也尙書栝柏即栝栝也上文曷至哉韓詩訓至亦通下羊牛下括傳括至也括與佻通用車牽德音來括傳括會也釋文本又作佻說文言部語籀文从會作論

毛鄭詩釋

卷一

十二

左執翽傳翽也翽也 案說文翽翽也所以舞也從羽設聲詩曰左執翽字與翽同

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箋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案大叔于田箋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崧高往迓王舅傳迓己也箋迓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今作近誤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說文作新今作迓音記字譌作近說文刀部迓从辵刀亦聲墨子書其字多作六與讀與記同玉篇迓今作記韓詩外傳引詩汾沮洳椒聊羔裘彼其之子皆作彼己晏子春秋內篇襟上引詩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新序節士引詩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彼己之子邦之司直釋

文已音記禮記表記引詩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國語晉語引曹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詩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文選求白試表注引詩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又吳趨行注引毛詩彼其之子邦之彥兮謝元暉郡內高齋閑坐詩注引毛詩彼己之子美無度古其記已近忌並同皆語辭也

曠其乾矣傳曠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 案說文水部灑水濡而乾也從水鷄聲詩曰鷄其乾矣俗從佳作灑艸部菸一曰痿也楚辭九辯葉菸邑而無色廣雅菸慈也一切經音義曰關西言菸山東言蒿江南音痿

三鄭詩釋 卷一 三

曠其脩矣傳脩且乾也 釋文脩本或作脩案乾脯曰脩引伸之草乾亦曰脩大徐本說文脩音徒聊切與下獻協

尙無造傳造偽也 案釋言造爲也古爲偽通用唐風人之爲言正義曰定本作偽言白帖九十二引作偽言葛藟序傳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 案序下例無傳文此傳當作箋正義謂鄭用古尙書說甚明毛本作傳誤也今本瀆周氏刊本作箋

毳衣如裘傳裘離也蘆之初生者也 案傳本釋言文爾雅釋文作離如離馬色也說文糸部縹帛離色也從糸

剡聲詩曰毳衣如縹艸部蒺藜之初生一曰藪一曰離從艸剡聲

毳衣如縹傳縹類也 案說文毛部縹以毳爲縹色如縹故謂之縹縹禾之赤苗也從毛滿聲詩曰毳衣如縹王部縹玉經色也從玉滿聲禾之赤苗謂之縹言縹玉色如之與毛義同縹縹相近

彼留子嗟傳留大夫氏 案廣韻十八尤留亦姓韻會留出會稽本衛大夫留封人之後吳志有左將留贊將其來施施傳施施難進之貌 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將其來施施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

毛鄭詩釋 卷一 四

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 二矛重喬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 釋文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鶴案說文鳥部鶴長尾雉走且鳴乘輿尾爲防鉞箸馬頭上從鳥喬聲鄭以重喬爲雉義本韓詩

摻執子之祛兮傳摻摻 案說文摻撮持也宋玉賦遵大路兮攬子祛 無我醜兮傳醜棄也箋醜亦惡也 釋文醜本亦作敝又作敝案說文攴部敝棄也從攴曷聲周書以爲討詩曰無我敝兮與毛訓合陸氏謂本作敝是也鄭讀敝爲醜

無我醜兮傳醜棄也箋醜亦惡也 釋文醜本亦作敝又作敝案說文攴部敝棄也從攴曷聲周書以爲討詩曰無我敝兮與毛訓合陸氏謂本作敝是也鄭讀敝爲醜



7705011

故轉為惡

山有扶蘇傳扶蘇扶胥小木也 正義曰釋木無文未詳其所出也釋文蘇徐音疎扶胥木也無小字案說文木部扶扶疏四布也從木夫聲呂氏春秋樹肥無使扶疏司馬相如上林賦垂條扶疏劉向傳梓樹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揚雄傳枝葉扶疏古疏蘇胥通用若姑蘇一作姑胥赫胥氏一作赫蘇氏可證也縣云子曰有疏附後漢書何容傳注引作胥附扶胥狀木敷布之形非小木也當從陸氏本

顏如舜華傳舜木槿也 案說文艸部舜木堇朝華暮落

毛鄭詩釋

卷一

五

者從艸舜聲引詩顏如舜華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椿一名樛樛木槿也舜樛皆後來字古文作舜

子之丰兮傳丰豐滿也 案說文生部丰艸盛丰丰也從

生上下達也豐豆之豐滿也從豆象形戴侗曰唐本日

從豆從山拜聲蜀本日丰聲 方言趙魏燕代之間曰蜂或曰蚌郭注言蚌谷也音

俟我乎堂兮箋云堂當為棖 惠棟曰古文論語有申棖

史記作申堂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絮無申堂之欲是

堂本與棖同故讀為棖非鄭之改字也晏案申棖史記

弟子傳作申黨黨皆從尙聲釋元應大莊嚴經論音義

說文檜柱也又作棖堂棖聲相近

人實廷女傳廷誑也 案左氏定十年傳是我廷吾兄也

杜注廷欺也

縞衣綦巾傳綦衣蒼艾色女服也 案說文縞帛蒼艾色

也從糸界聲詩曰縞衣縞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縞

或從綦周禮弁師注薄借綦即許君所謂不借縞也

方渙渙兮傳渙渙盛也 案釋文云韓詩作洹太平御覽

引韓詩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是毛韓字異而

義同吳淑事類賦春賦注引韓詩章句方渙渙兮此後

人據毛詩矣改

毛鄭詩釋

卷一

六

方秉蘭兮傳蘭也 釋文韓詩云蓮也臧氏鏞堂曰蘭

與蓮是兩物太平御覽三十引韓詩蘭也後漢書注

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文選注皆引韓詩秉

執蘭草此蓮也當作蘭也晏案臧說非也古蘭蓮聲同

通用澤陂箋云蘭當作蓮釋草邢疏引詩作有蒲與蓮

御覽九百七十五亦引詩作蓮以偏旁考之伐檀河水

清且漣猗釋水作瀾漪漸漸之石箋與眾豕涉入水之

波漣釋文漣一本作瀾釋名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

說文瀾或作漣易繫辭同心之言與其臭如蘭協楚辭

招魂川谷徑復流潺湲兮光風轉蕙汜崇蘭兮經堂入

吳朱塵筵今以蘭與浚筵協足徵古蘭亦有蓮音故相通用熊氏古今韻會亦引韓詩傳蒹蓮也與釋文正同陸氏未嘗誤也

遭我乎猫之間兮傳猫山名 案釋文崔集注本作嘯漢地理志引齊詩遭我乎嘯之間兮師古曰嘯山名也廣韻六豪嘯奴刀切平嘯山名猫上同

並驅從兩肩兮傳獸三歲曰肩 案七月獻豨于公傳三歲曰豨周禮大司馬注引詩作獻肩古豨肩通用說文豕部豨三歲豕肩相及者從豕开聲詩曰並驅從兩豨今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韓詩薛君傳獸三歲曰肩是毛

毛鄭詩釋

卷一

七

韓義同豨正字肩段借字也

大司馬先鄭四歲為肩與毛許異石鼓文作豨

東方未明箋羣臣之朝別色始人 案卽玉藻辨色始人

古辨別通用

寫履五兩

案說文糸部緇履兩枚也從糸從兩兩亦聲

衡從其畝傳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 案釋文引

韓詩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由亦從也釋元應摩訶

般若波羅蜜經音義引韓詩南北曰從東西曰橫又妙

法蓮華經音義引韓詩傳南北曰縱東西曰橫漢書項

籍傳注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

甫田箋積小以成高大 案古易如此詳見周易釋詁

其人美且鬢箋鬢讀當為權權勇壯也 正義曰巧言云

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鬢為勇壯也案鬢權聲相近說

文齒部鬢從齒矣聲讀若權淮南子修務訓唵鴈哆噉

高誘注唵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張參五經文字權從

手者古拳握字今不行俗作權訛據此則鄭箋當從手

作權權卽拳之異文故孔疏引無拳無勇則正義本不

誤後來注疏刊本訛從木耳文選吳都賦注毛詩無拳

無勇拳與權同此權字亦權之誤後漢書西羌傳恃其

權勇通鑑作拳古鬢字省作卷鄭人土云卷髮如鬢卷與拳通用

漢書賈捐之傳敢味死竭卷卷師古曰讀與拳拳同文

毛鄭詩釋

卷一

七

選報任安書注引李登聲類云拳或作卷說文手部捲

气故也從手卷聲國語曰有捲勇今齊語作拳勇目部

鬢讀若書卷之卷方部展或曰拳勇字史記孫吳列傳

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後漢書張堪傳捲握之物足富

十世皆以捲為拳鄭以卷拳段借故讀為權非改字也

盧重錡傳錡一環貫二也 案說文金部錡大環也一環

貫二者從金每聲引詩此文廣韻十五灰錡大環說文

瑣字疑環之譌詩正義亦引說文錡環也

其人美且偲傳偲才也箋云才多才也 案說文人部偲

彊力也引詩此文廣韻十六哈偲倉才切多才也

其魚唯唯傳唯唯出入不制 案釋文云韓詩作遺遺言

不能制也是毛韓義同

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 案釋文引韓詩云發旦

也毛韓義同楚辭招魂章句引詩明發不寐王逸云發

旦也

齊子豈弟箋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闔弟古文尙

書以弟為團團明也 正義曰說文云團開也古文尙

書卽今鄭注尙書是也無以悌為團之字唯洪範稽疑

論卜兆有五曰團注云團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

文作團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團故鄭依賈氏所奏

毛鄭詩釋

卷一

九

從定為團於古文則為悌晏案說文團回行也從口睪

聲尙書曰團團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叔重從賈侍中

受古學故與鄭君所引合周禮大小注引洪範曰團疏

引鄭注洪範云團色澤而光明也史記宋世家團作悌

蓋悌之譌史公從安國問從古文作悌爾雅釋言悌悌

發也詩疏引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闔明發行郭又

引此詩云齊子悌悌漢書司馬相如傳昆蟲闔澤師古

曰闔讀曰凱史記作凱澤呂覽引旱麓豈弟君子作凱

弟漢書引青蠅豈弟君子作悌悌古豈凱悌闔聲近通

用

齊子翺翺傳翺翺猶彷徨也 案釋名翺佯也言彷徨也

史記吳王濞傳彷徨天下楚辭招魂彷徨無所倚後漢

東平王蒼傳消搖仿佯集韻彷徨徘徊也

舞則選兮傳選齊 正義曰傳選之為齊其訓未聞當謂

其善舞齊于樂節也案周易說卦傳齊乎巽齊也者言

萬物之潔齊也漢上易引鄭注風搖動以齊之也說文

選從巽聲古選與通用若選與一作巽與可證也毛公

傳蓋本易文文選傳武仲舞賦注引韓詩曰舞則纂兮

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日出東南隅行注引韓詩曰

舞則蕞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選蕞纂聲相近

毛鄭詩釋

卷一

三

周禮大司馬鄭注撰讀曰算論語何足算也漢書車丞

相傳引作何足選也說文纂或作饌古聲近之字多段

借也

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纖纖也 案說文手部攬好手貌詩

曰攬攬女手從手戔聲又戈部戔讀若攬攬女手文選

古詩十九首纖纖出素手注引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

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是毛韓義同

好人提提傳提提安諦也 案釋訓媢媢安也詩正義引

釋訓作提提說文女部媢媢也從女是聲楚辭七諫章

句引詩好人媢媢 王逸謂媢媢好禮禮檀弓吉事欲其折

折爾鄭注安舒貌引詩好人提提古媿提通用媿正文  
提段借字也

我歌且謠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 案初學記歌類引  
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義與毛合

胡取禾三百億兮傳萬萬曰億箋十萬曰億 案釋元應  
妙法蓮華經音義算經有三數下數十萬曰億中數百  
萬曰億上數萬萬曰億

河水清且淪猗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案釋文引韓  
詩云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文選謝希逸月賦注引薛

君韓詩章句從流而風曰淪釋名水小波爲淪淪倫也

毛鄭詩釋

卷一

圭

水文相次有倫理也

他人是愉箋愉讀曰愉愉取也 案漢書地理志文選西

京賦注引此詩並作愉周禮大司徒以俗教安則民不  
愉釋文音愉坊記鄭注言不愉於死亡釋文愉音愉本

亦作愉公羊桓七年何注則民不愉釋文本又作愉漢  
書韋賢傳我王曰愉師古曰愉與愉同賈山傳愉合取

容師古曰愉與愉同說文愉薄也從心俞聲愉愉倫三  
字通用古並音俞羔裘云舍命不渝韓詩外傳作舍命

不渝

弗洒弗埽傳洒灑也 案說文水部洒灑也從水西聲古

文以爲灑埽字毛詩先秦古書故多古文

素衣朱襮箋繡當爲綃 詳見禮記釋注

于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 正義曰茲此也案說文口  
部嗞嗟也從口茲聲廣韻七之嗞子之切嗞嗟憂聲也

茲卽嗞之省文正義訓爲此恐非  
有杕之杜傳杕特貌 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詩有杕之杜

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徐仙民音徒計反韻集音次第之  
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說文

木部杕樹貌從木大聲引詩此文廣韻十二霽杕特計  
反木盛貌家訓又引毛傳作獨貌獨亦特也

毛鄭詩釋

卷一

圭

獨行畏畏傳畏無所依也 案文選思元賦注陸士衡

爲顧彥先贈婦詩注俱引毛詩獨行兇兇洪範正義引  
亦作兇兇釋文畏畏本亦作兇又作兇廣韻十四清兇

獨也兇上同說文目部畏目驚視也從目袁聲引詩獨  
行畏畏忝部趨獨行也從忝勻聲讀若兇漢李翊夫人

碑魂魄孤兮獨兇兇隸釋云兇卽兇字

王事靡盬傳盬不攻緻也 正義曰盬爲盪字異音同盪  
害器敗穀者皆謂之盪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

四牡傳云盬不堅固其義同也案采薇箋盬不堅固也  
周禮典婦功辨其苦良先鄭注苦讀爲盬典絲則受良

功而藏之後鄭注良當為苦字之誤受其蠶鹽之功典  
泉受苦功賈疏蠶鹽之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鹽惡故  
毛以為不攻緻

舍拔則獲傳拔矢末也箋拔括也 案釋名釋兵矢末曰

括括會也與弦會也說文木部括槩也從木昏聲一曰

矢括槩弦處緇衣引太甲曰往省括于厥度則釋拔括

疊韻段借

載獫狫驕傳獫狫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狫驕 案

說文獨短喙犬也從犬曷聲詩曰載獫狫獨獫爾雅畜注

漢書地理志引詩皆作獨獫釋文獸本又作獨驕本又

毛鄭詩釋

卷一

五

作獫

五檠梁榘傳五五束也檠歷錄也一榘五束束有歷錄

案說文木部檠車歷錄束文也從木秋聲引詩此文革

部鞏車軸束也從革秋聲釋文檠本又作鞏

蓋以艘納 案說文艘環之有舌者從角隻聲或作鑄莊

子因扁鑄釋文崔云鑄環舌也

公矛蓋鐔傳公三隅矛也 正義刃有三角蓋相傳為然

也案釋名釋兵仇矛頭有三又言可以討敵之矛也與

毛言三隅矛合公仇聲同段借

蒙伐有苑傳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蒙麗也討雜

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麗伐 正義曰左傳及旄邱

言狐裘蒙茸皆麗蒙同音周禮用牲用玉言麗者皆為

雜色故轉蒙為麗案長發為下國駿麗荀子引作駿蒙

大戴禮引作恂蒙古蒙麗聲同釋文伐本或作戩說文

盾戩所以扞身蔽目象形戩盾也從盾戈聲廣韻十月

戩盾也或作戩玉篇盾部引詩蒙戩有苑戩正字伐段

借字 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戩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郭注戩音伐

竹閉緹藤傳閉緹繩繩藤約也 案儀禮既夕記注引詩

竹秘緹藤鄭云秘弓檠也周禮考工記弓人注引詩竹

秘緹藤鄭云緹弓秘

毛鄭詩釋

卷一

五

百夫之防傳防方也 案釋文引徐云毛音方比方之義

漢書功臣表記防肅侯雍齒史記作方古方防通

歛彼晨風傳歛疾飛貌 案說文鳥部歛鷗飛貌從鳥穴

聲詩曰歛彼鷗風釋文稱說文作鷗詩攷載說文亦作

鷗今本說文作鷗是近人所妄改也文選古詩十九首

曹顏遠感舊詩注俱引詩鷗彼晨風爾雅郭注亦引作

鷗則古本皆作鷗也韓詩外傳引詩鷗彼晨風此據詩

攷 今外傳八仍作鷗是後人據毛妄改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韓詩外傳

作鷗木元虛海賦鷗如鷺鳧之失侶李善注鷗疾貌蜀

都賦鷗鷗其陰劉淵林注鷗疾貌也鷗鷗音義同

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釋裏衣近污垢正義曰釋袴釋也案周禮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屨衣袍釋之屬賈疏引詩與子同釋說文衣部釋綺也從衣畢聲釋名釋衣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誘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尺覆背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廣雅釋袍長襦也廣韻十九鐸釋裏衣曲禮疏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凡衣近體有袍釋之屬

東門之池序箋孔安國曰停水曰池案此係釋文引秦

誓偽孔傳文汲古閣本誤作箋闕氏尚書古文疏證亦

毛鄭詩釋

卷一

五

引作箋因毛本而誤也說詳論語孔注證偽

東門之楊傳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曰荀卿書云

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今大畧篇作殺內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

也荀在焚書之前必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

爲秋冬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

起昏禮殺於此案焦氏易林復之履曰十五許室柔順

有德霜降歸嫁夫以爲合中孚之坎曰剛柔相呼二姓

爲家霜降既同惠我以仁夫之復曰霜降合好初學記

婚媾引董仲舒論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

向秋冬而陰氣結向春夏而陰氣去故曰霜降而送女

冰泮而止殺周禮媒氏疏引韓詩傳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董子韓生所說並與毛同初學記十四又引聖證論嫁娶古人皆以

倭人僚兮傳僚好貌舒遲也釋文倭字又作狡僚本亦

作僚同案文選舞賦貌僚妙以妖蠱兮注引毛傳曰僚

好貌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一切經音義並引詩狡人

僚兮方言鈔僚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鈔或謂之僚郭

注今通呼小狡潔喜好者爲僚鈔廣雅僚好也

有蒲與苒箋苒當作蓮案苒蓮古聲近假借說詳見前

棘人樂樂兮傳樂樂瘠貌案說文樂臞也從肉絲聲詩

毛鄭詩釋

卷一

美

曰棘人鬱鬱兮鬱鬱聲相近鬱正字樂借字

素冠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衍而樂

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閉子騫三

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

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

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閉子

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

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正義曰檀弓說子夏之行與

此正反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案說苑

修文篇云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

之弦援琴而弦行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感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劉子政所說與毛公合蓋皆有所受之也正義謂毛公當有所憑據甚是檀弓孔疏謂當以詩傳為正

毛鄭詩釋

卷一

壬

猗儻其枝傳猗儻柔順也 案楚辭九辯紛旖旎乎都房 王逸章句引詩旖旎其華九歎章句引同旖旎即猗儻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旖旎從風注旖旎阿那也漢書作猗旎師古曰猶阿那也文選上林賦作猗猗張揖曰猶阿那也東方朔七諫拔萃元芝兮列樹芋荷橋柚萎枯兮苦李旖旎以旖與荷叶以旖旎讀如猗儻也說文於部旖旎旖旎木部旖旎旖旎旖旎禾部旖旎禾相倚次也旖旎施倚移皆猗儻之轉也廣韻四紙旖旎三十三笮榘榘木盛貌哀衰衣好貌婀娜美貌皆取疊韻同意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

非有道之車 案韓詩外傳國無道則飄風厲疾引詩

匪風發兮漢書王吉傳上昌邑王疏曰詩曰匪風發兮

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

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惻古怛

字儒林傳趙子事燕韓生授蔡誼誼授王吉吉學韓詩

而所引之說與毛公合足徵毛公之學由來古矣

匪車嘒兮傳嘒嘒無節度也 案說文口部嘒疾也從口

與聲即詩此文正義曰上章言疾驅此言無節度由疾

故無節度是毛許同意

漑之釜鬻傳漑漑也 案說文手部漑漑也從手既聲詩

毛鄭詩釋

卷一

壬

曰漑之釜鬻釋文云漑本又作漑

衣裳楚楚傳楚楚鮮明貌 案說文尙部黼合五采鮮色

釋文引說文會五採鮮 從尙盧聲詩曰衣裳黼黻廣韻

八語楚黼皆創舉切同音段借

好游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

案說文土部掘突也從土屈聲詩曰好游掘閱容閱雙

聲耶風我躬不閱傳閱容也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

謂開解而容閱此與箋義正合孔疏又謂形容鮮閱失

之

三百赤芾傳芾譯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

赤芾慈珩 案玉藻作幽衡鄭注幽讀爲勳義本毛傳  
玉藻芾作鞅珩作衡古今字說文章部鞅也一命緼  
鞅再命赤鞅

其弁伊騏傳騏文也箋騏當作璫以玉爲之 案書顧命

四人綦弁釋文馬本作騏詩正義引書亦作騏古騏綦  
通用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後鄭云璫讀如

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

爲飾謂之綦引詩其弁伊綦釋文璫本亦作璫說文玉

部璫弁飾往往冒玉也從玉綦聲或從璫鄭以騏爲段

借字故從正文定作綦

毛鄭詩釋

卷一

无

一之日夙發傳夙發風寒也 案說文夙部夙風寒也從

夂畢聲夂一之日燁發從夂夂聲燁發段借字當依說

文作燁發

二之日栗烈傳栗烈寒氣也 案釋文說文作颯颯風部

颯風雨暴疾也從風利聲讀若栗颯烈風也從風列聲

讀若列又夂部凜寒也凜寒也凜亦烈也古厲烈賴並

通用 論語鄭注厲讀曰賴段氏  
說文注改瀾作例非也

四之日舉趾傳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

案太平御覽八百廿三引韓詩四之日舉趾至於四月

始可舉足而耕是毛韓義同也漢食貨志引詩作舉止

士昏禮注古文止作趾釋名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  
說文無趾字古省作止 漢禮樂志刑法  
志皆以止爲趾

田峻至喜箋喜讀爲館館酒食也 案甫田大田箋同釋

訓館酒食也釋文舍人本作喜釋云古曰館詩疏引李

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疑李本亦作喜喜卽館之省文

鄭從正字定作喜毛傳無訓釋文稱王申毛如字是王

肅私定以難鄭也 取彼斧斨傳斨方登也 案說文斤部斨方登斧也從斤

斤聲詩曰又缺我斨 四月秀萋傳萋艸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萋秀萋其是乎

毛鄭詩釋

卷十

羊

案夏小正王萋秀幽卽鄭所云秀萋幽萋聲相近

爾雅釋地疏引李巡云幽要也廣雅萋秀也戰國策云

幽秀之幼也似禾則幽卽萋明矣穆天子傳珠澤之藪

爰有萋葦莞蒲葦萋萋郭注萋秀屬引詩四月秀萋

與鄭說合說文繫傳引字書云萋狗尾艸也 毛以萋爲  
艸與鄭同

意太平御覽引韋曜毛詩答雜問云甫田維秀今之狗

尾也萋秀一物異名鄭意秀萋卽小正之秀幽幽亦萋

也以王萋同在四月故連引之非謂萋卽王萋也正義

謂鄭疑王萋與萋爲一未免誤讀箋文矣且鄭注月令

王瓜引王萋豈得謂萋卽王瓜之屬乎 源古開本鄭  
箋作秀萋 又



說文艸部萋艸也從艸要聲劉向說此味苦苦萋也萋  
艸即毛詩說漢書楚元王傳少受詩於浮邱伯子政為  
元王之孫所說殆魯詩歟

言私其豨傳豕一歲曰豨豨豕生三曰豨 案鴟虞傳亦

云一歲曰豨說文豕部豨生六月豚從豕從聲一曰一

歲豨尙叢聚也周禮大司馬先鄭注一歲曰豨與毛公

合鄭君據釋獸文

塞向墻戶傳向北出牖也 案釋文引韓詩云北向窗也

說文片部牖穿壁以木為交窗也是毛韓義同說文片

部向北出牖也從山從口引詩此文士虞禮疏引作塞

毛鄭詩釋

卷一

手

鄉墻戶向鄉古今字 明堂位注鄉墻  
屬謂夾戶商也

以介眉壽傳眉壽者豪眉也 案文選南都賦注引毛傳

豪眉也南山傳眉壽秀眉也方言眉老也東齊曰眉郭

注秀眉也

八月斷壺傳壺瓠也 案爾雅釋木壺棗郭注今江東呼

棗大而銳上者為壺壺猶瓠也釋文引孫炎注棗形上

小下大似瓠故曰壺楚辭招魂元龜若壺王逸章句壺

乾瓠也鴟冠子學問篇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亦謂瓠也

壺卽瓠之段借

九月叔苴傳叔拾也 案說文又部叔拾也從又未聲汝

南名收芎為叔或作村 釋言筑拾也金縢馬融注  
築拾也築築叔亦聲相近

予手拮据傳拮据據拮也 案說文手部拮據持也從手

局聲据載拮也從手居聲拮口手共有所作也從手吉

聲引詩此文釋文引韓詩口足為事曰拮据 說文夙持  
也象手有

讀若職

子所蓄租傳租為 正義曰租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為

之故云租為案釋文租本又作祖為也韓詩云積也正

義謂租訓始則作祖字矣注疏本作租誤也廣韻十一

模租積也

娟娟者蠲傳娟娟蠲貌桑蟲也 案說文虫部蜀葵中蠲

毛鄭詩釋

卷一

毒

也從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娟娟詩曰娟娟者蜀

爾雅釋蟲釋文引說文蠲桑中蟲也莊子庚桑楚奔蜂

不能化蠲蠲釋文引司馬彪云豆蘊中大青蟲也然則

蠲葵蘊皆有之毛公以下云烝在桑野故指為桑蟲也

蜀本從虫後人又加虫旁非

烝在桑野傳烝寘也箋古者聲寘填塵同也 釋文寘音

田又音真一音陳字書云寘大千反從穴下真寘填塵

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云古聲同按陳完奔

齊以國為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案下文

烝在栗薪箋烝塵常棣烝填無戎傳烝填箋古聲填寘

塵同南有嘉魚箋云蒸塵也柔柔云倉兄填兮傳填久也正義曰釋詁云蒸塵也孫炎曰蒸物久之塵則塵為久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為久釋文填音塵瞻印云孔填不口傳填久正義曰釋詁塵久也古書填與塵同故以為久釋文填音塵下篇同下篇亦說文實填皆云塞也田陳也象形急就篇顏注古者田陳聲相近定之方中以信人與桑田叶焦氏易林噬嗑之未濟曰邪徑賊田政惡傷民節之井曰宜髮龍身為王主田以田與民身叶韓退之越裳操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以田與臣叶古田有陳音也易林大車多塵

毛鄭詩釋

卷一

蒸

小人傷賢班彪北征賦忽進路以息節兮飲余馬兮涸泉朝露漸余冠蓋兮衣晡霽而蒙塵以塵與賢泉叶古者實塵同音也

蒸在栗薪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案考工記弓人菑栗不逆後鄭注栗讀為裂繻之裂大東傳云律律猶烈烈也四月箋云烈烈猶栗烈也是栗裂同聲

鶴鳴于垤傳鶴好水長鳴而喜也箋鶴水鳥也將陰雨則鳴案文選張茂先情詩巢居知風寒穴處譏陰雨注引韓詩曰鶴鳴于垤婦歎于室鶴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壘土鶴鳥見之長鳴而喜是毛鄭

與韓詩說同說文種種爵也本或作小爵誤今依太平御覽引從荏卍聲詩曰鶴鳴于垤釋文鶴本又作種玉篇種水鳥種本從佳後人又加鳥旁俗體字也

既破我斧傳隨釜曰斧案說文釜斧空也七月傳斨方釜也毛以此詩斧戕對文故以方釜為戕隨釜為斧釋文隋何湯果反孔形狹而長也月令鄭注隋曰寶方曰容釋文隋謂狹而長禮器禁注如今方案隋長局釋文隋他果反字又作橢釋魚鱗小而橢郭注橢謂狹而長

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又缺我鉢傳木屬曰鉢案釋文引韓詩錡木屬鉢鑿屬也管子輕重乙篇一車必有一鑿一鉢注鉢奇休切鑿屬說文木部鉢曰鑿首許君從韓詩說也

毛鄭詩釋

卷一

蒸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案文選辨亡論下注引詩鴻飛遵渚毛傳遵循也周書諡法解遵循也焦氏易林剝之升云鴻飛循陸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案文選辨亡論下注引詩

鴻飛遵渚毛傳遵循也

鴻飛遵渚毛傳遵循也

鴻飛遵渚毛傳遵循也

淮安山陽丁晏學

周道倭遲傳倭遲歷遠之貌 案釋文韓詩作倭夷文選

稽叔夜琴賦臨迴江之威夷注韓詩曰周道倭夷潘安

仁西征賦登峭岬之威夷注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

威夷險也潘安仁金谷集作孫興公天台山賦路威夷

而修通注韓詩曰道威夷者也陸佐公石闕銘注引韓

詩周道威夷顏延年秋胡詩行路正威遲注韓詩曰周

道威夷又北使洛詩威遲良馬注韓詩曰周道倭遲後

人據毛詩矣改當作倭夷威倭聲相近夷遲通借漢婁壽碑徂復衡

毛鄭詩釋

卷二

一

門卽樓遲之變體也廣雅釋邱威夷險也義本韓詩漢

書地理志右扶風郁夷自注引詩周道郁夷師古曰韓

詩作郁夷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倭郁亦一聲之轉洪

傳與限也

嘽嘽駱馬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 案說文尸部

彡馬病也從尸多聲詩曰彡彡駱馬又口部嘽嘽息也

從口單聲詩曰嘽嘽駱馬漢書大人賦衍曼流爛彡以

陸離史記司馬相如傳彡作壇古彡嘽嘽聲相近廣雅彡

彡疲也與馬勞同意漢書敘傳顏注引詩作驪驪喘息

之貌

和樂且湛傳湛樂之久 案常棣和樂且湛釋文又作耽

韓詩云樂之甚矣

鄂不韡韡等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柎

同 案說文鄂部韡盛也從鄂韡聲詩曰鄂不韡韡文

選宜貴妃誄注亦引鄂不韡韡藝文類聚引韓詩夫侈

之華萼不韡韡鄭以鄂爲華萼義本於韓詩也釋文柎

作柎字又作附說文木部柎闌足也玉篇附花萼足也

管子地員篇朱附黃實注附花足也文選東哲補匹詩

白華絳跌李善注引此箋云附鄂足也附與跌同左氏

成十六年傳有誅韋之附注周禮司服疏引賈逵服虔

毛鄭詩釋

卷二

二

注附謂足附六月正義引雜問志曰韡韡之不注不讀

如幅古幅字讀若富同與附聲相近也又成二年傳三

周華不注伏琛齊記引擊虞畿服經不音附與詩鄂不

之不同水經注濟水注華不注山青厓翠發望同點黛

李白詩昔我游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綵翠如

芙蓉皆言華附之狀也四牡傳雖夫不也釋文不音芳

餘不淡作跌音讀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傳飫私也不脫履升堂謂之飫 案

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曰賓爾籩豆飲酒之醴能者飲

不能者已謂之醴醴既聲相近初學記服食部酒引韓

詩夫飲之禮不脫屣而卽序者謂之禮既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說文酉部醜私宴飲也

伐木許許傳許許柿貌 顏氏家訓書證篇後漢書楊出傳風吹削肺此是削札積之柿貌詩云伐木濟濟毛云濟濟柿貌也史家段借爲肝肺字晏案漢書楚元王傳肺謂斫木之肺札也此卽顏氏所謂借爲肝肺字也說文木部柎削木札樸也從木川聲陳楚謂積爲柎釋元應見正經音義引蒼頡篇柎札也謂削木柎也瑜珈師地論音義引三蒼柎札也今江南謂斫削木片爲柎關

毛鄭詩釋

卷二

三

中謂之札 字本作柎隸變作柎又作柎實一字也 廣韻二十廢柎斫木札也晉書王濬傳濬伐吳造船木柎蔽江而下魏書太祖紀營梓宮木柎盡生成林五代史周顯德六年役徒削柎爲匕柎乃削木之名故毛舉以況伐木之貌也 又案說文斤部所伐木聲也從斤戶聲詩曰伐木所所古所許通用檀弓鄭注謂高四尺許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師古曰猶言幾許也張良傳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來劉義慶世說張元與王建武初不相識後遇於范豫章許杜少陵詩今復在何許言何所也

釃酒有奠傳以筐曰釃以藪曰漚 正義曰筐竹器也藪

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釋文釃葛洪所寄反謂以筐盛酒漚本又作漚謂以茅涉之而去其

糟也案說文酉部釃下酒也從酉麗聲水部漚釃酒也從网從水焦聲大徐曰以絲帛漚酒漚酒也從水胥

聲漚禮祭束茅加於裸圭而灌鬯酒是爲漚正義謂用草者用茅也與許君合下有酒漚我傳漚酒之也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 案說文酉部酤一宿酒也一曰買也從酉古聲小徐曰謂造之一夜而

熟若今雞鳴酒也又醴酒一宿孰也漢食貨志引詩無

毛鄭詩釋

卷二

四

酒酤我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孟堅亦以酤爲買是鄭君所本也晏子春秋曰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韓非子作宋人有酤酒者訓酤爲買亦通

蹲踞舞我傳蹲踞舞貌 案釋文蹲本或作蹲說文士部蹲舞也從土尊聲詩曰蹲踞舞我釋訓蹲踞喜也釋文

引舍人云舞貌又引說文蹲士舞也今說文脫士字吉蠲爲餽傳蠲絜也 釋文蠲傳音圭案周禮蜡氏令州

里除不蠲鄭注蠲讀吉圭惟蠲之圭圭潔也賈疏云毛詩云潔蠲爲餽鄭從三家詩故不同宮人除其不蠲鄭

注獨猶潔也詩云吉圭爲饋儀禮士虞禮記哀子某圭而哀薦之饗鄭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饋古獨圭聲同通用尙書多方不獨絜釋文一音圭左傳成九年鄭人使伯獨行成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攄師觸師獨釋文又音圭呂氏春秋臨飲食必獨絜高誘曰獨讀爲圭

羣黎百姓傳百官族姓也 案堯典平章百姓史記集解引鄭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孔疏此下有黎民故知百姓卽百官周語富辰曰百姓兆民韋昭注百姓百官也丹鉛總錄引唐張說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

毛鄭詩釋

卷二

五

有爵者也

如月之恒傳恒弦 正義曰集注定本恒字作恆釋文恆本亦作絙同案說文二部恒古文作亟從月引詩如月之恆劉熙釋名釋天云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有直若張弓施弦也白孔六帖引詩作如月之絙考工記弓人恒角而短鄭司農云恒讀爲絙之絙楚辭九歌緝瑟兮交鼓注絙急張弦也廣韻十七登絙絙同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傳玁狁北狄也箋北狄今之匈奴也 案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

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孟堅以采薇爲懿王時詩史記周本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蓋指此也與毛序文王時不合疑馬班所據者三家詩也 釋文獨猶本 或作檢允 薇亦柔止傳柔始生也箋柔謂脆脫之時 正義曰定本作脆脫之時案廣韻二十三問菟兔運切新生草也脫

毛鄭詩釋

卷二

六

歲亦陽止箋十月爲陽時坤用事 案周易集解荀爽曰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侯果曰坤十月卦也 彼爾維何傳爾華盛貌 案說文艸部爾華盛從艸爾聲 詩曰彼爾維何爾正字爾借字 檀車鞞傳鞞鞞貌 釋文鞞詩作鞞音同案說文巾部鞞鞞車鞞貌從巾單聲引詩此文糸部鞞偏緩也從糸美聲鞞帶緩也從糸單聲廣雅鞞鞞緩也又鞞鞞鞞緩也義本韓詩 魚麗于雷傳麗歷也 案麗歷雙聲釋名語詁歷也以惡言相爛歷也春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

鄴穀梁傳作麗廣韻鄴郎擊切縣名在南陽亦姓鄴從  
麗聲亦讀如歷周書王會解江歷孔晃注珠名  
龍解得也揚慎曰即江歷也又案小  
弁正義曰離者謂所離歷小明載離寒暑正義曰至於  
今則離歷其冬夏寒暑矣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正義  
曰又值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

魚麗傳庶人不數咎 正義曰庶人不總咎集注總作綬  
依爾雅定本作數案九罭傳綬咎釋文字又作總咎羔  
羊傳總數也東門之枌傳醜數也烈祖傳醜總也聲近  
義同轉相訓也

毛鄭詩釋 卷二 七  
烝然汕汕傳汕汕櫟也箋云櫟者今之捺咎也 正義曰

釋器云櫟謂之汕孫炎曰今之捺咎皆以今曉古案釋  
文櫟字或作巽同今釋器作巽郭注亦云今之捺咎本  
孫炎說也文選吳都賦巽鯨鯢劉淵林注抑魚之器也  
廣雅捺取也廣韻五肴巽抄網

翩翩者雛傳雛壹宿之鳥箋云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  
案說文雛祝鳩也或從佳一作佳從一者謂壹宿之鳥  
也釋文雛本亦作佳爾雅釋鳥雛其鳩鴝釋文亦作佳  
佳皆當作佳從佳一傳寫誤作佳也

不醉無歸傳宗子將有事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  
醉而不出是渫宗也 案尚書大傳宗將有事族人皆

侍終曰大宗已侍于賓莫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  
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  
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白虎通宗族引禮曰宗人將有  
事族人皆侍並與毛公合漢儒去古未遠夫有所受之  
也

一朝右之傳右勸也 案楚茨傳侑勸也右即侑之段借  
菁菁者莪傳菁菁盛貌 案文選班孟堅靈臺詩注引韓  
詩菁菁者莪薛君曰菁菁盛貌也桃夭傳菁菁至盛貌  
蔡菁聲相近義與毛同集韻萍將先切詩菁菁者莪李  
舟說作萍萍廣韻二仙萍子仙切草茂貌

毛鄭詩釋 卷二 八

六月序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案文選謝叔源遊西池詩  
注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與毛義同  
于三十里傳師行三十里 案白虎通引曾子曰師三十  
里

織文鳥章箋織徽織也 案周禮司常疏引詩織文鳥章  
識古織字詳見禮記釋注  
元戎十乘傳元大也箋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其  
制之同異未聞 案史記三王世家裴駟集解引韓嬰

章句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  
被甲衝扼之上畫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言突先

啟敵家之行伍也與毛公訓元為大合鄭君謂啟突敵陳亦本於韓詩也

如輕如軒傳輕擊也案說文車部擊抵也從車執聲擊

傳云潘岳曰如擊如軒軒舉也廣韻五寘擊車前重也

輕上同又作擊集韻擊車前重也考工記斲人大車之

輶擊又曰大車平地既節軒擊之任鄭注擊輶也說文

輶重毛訓為擊亦謂車前重

約輶錯衡傳輶長轂之輶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案

說文車部輶長轂之輶也從車氏聲引詩此文烈祖箋

云約輶轂飾也

毛鄭詩釋

卷二

九

如霆如雷案文選南都賦注引詩如霆如雷毛傳雷出

地奮震驚百里今傳無此文殷其雷傳有之李善引作

此傳誤也

車攻傳田者大艾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

纏質以為楸間容握驅而入御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

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

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

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正

義曰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案穀梁昭八年蒐

于紅傳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輶門以葛覆質以為輶

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又云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

范甯注葛或作褐疏引徐邈云恐傷馬足故以毛布覆

之是傳亦作褐與毛公同穀梁為子夏門人釋文引風俗通說

毛公之學出於子夏故所說符合蓋皆孔門授受之緒

言也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一引韓詩內傳天子抗大綏

諸侯小綏羣小獻禽其下是韓詩亦與毛同

東有甫草箋云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正義曰鄭有圃

田釋地文也釋文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案鄭說本韓

詩文選東都賦李善注引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曰圃

博也有博大茂草也後漢書班固傳注引韓詩曰東有

毛鄭詩釋

卷二

十

甫草駕言行狩薛君傳云甫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馬

融傳注亦引韓詩東有圃草水經注王逸九歎章句引

詩俱作圃皆本於韓詩也

決拾既飲傳拾遂也飲利也箋云飲謂手指相次比也

案鄉射禮袒決遂鄭注遂射講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

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賈

疏此篇及大射將射云袒決遂訖則云說決拾于公雖

射亦謂之拾說文依便利也從人次聲引詩此文周禮

注引詩挾拾既飲詩家說或謂挾謂引絃也拾謂講杆也

助我舉柴傳柴積也箋舉積禽也案柴段借字依字當

作學說文手部學積也從手此聲詩曰助我舉學張衡

西京賦收禽舉爵薛綜注爵死禽獸將腐之名也李善

注爵聚肉名不論腐敗也廣韻五實爵學同疾智切馮

訓詩紀石鼓文有學字  
宋薛尚功款識本無之

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傳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

庖故自左臛而射之達於右臛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

射左臛達於右臛為下殺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心雖

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官田雖

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

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 案公羊桓四年傳一曰乾

毛鄭詩釋

卷二

十一

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何休解詁一者第一之殺

也自左臛射之達于右臛中心死疾鮮潔二者第二之

殺也自左臛射之達於右臛遠心死難三者第三之殺

也自左臛射之達於右臛中腸胃汚泡死遲穀梁昭八

年傳曰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

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

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

勇力也尚書大傳凡祭取所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

相與射也中者雖中不取也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何以

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公穀及伏生何

休皆與毛合足徵毛公之學由來古矣周禮小宗伯鄭

注引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

習射於澤宮而分之亦與毛公合賈疏不言是毛詩傳

蓋鄭注禮時先通韓詩未得毛傳所引詩傳疑韓詩傳

文也玉府注引詩傳  
亦韓詩傳文

其祁孔有箋祁當作慶慶麋牝也 正義曰注爾雅者某

氏亦引詩云其麋孔有與鄭同經義雜記曰唐人引某

氏注爾雅或引作樊光樊氏漢人其引詩當本之三家

故與鄭合則改祁為慶本三家詩也晏案釋獸邢疏亦

引詩其麋孔有大司馬注鄭司農云五歲為慎後鄭云

毛鄭詩釋

卷二

十三

慎讀為慶麋牝曰慶釋文云慶字林上尸反聲與祁近

儻儻俟俟傳趨則儻儻行則俟俟 案後漢書馬融傳注

引韓詩曰駉駉俟俟文選西京賦羣獸駉駉李善注引

薛君韓詩章句趨曰駉行曰駉與毛公訓趨行合駉云

以車任任釋文字林作駉走也廣雅駉駉走也王逸招

魂章句駉駉走貌也說文人部俟大也從人矣聲詩曰

任任俟俟馬部駉馬行佹佹也從馬矣聲許君本韓詩

說也

鴻雁箋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正義曰今

泰誓文案鄭詩譜序云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



正義曰秦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夜木央傳央旦也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顏師

古匡謬正俗曰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

俗呼二更三更為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中

耳鄭云未渠央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

同王林野客叢書曰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

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夜未渠央

其據切見釋當呼遽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

王融三婦豔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又長安狹

毛鄭詩釋 卷二 七

邪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

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槃未遽透並合呼遽史記尉佗傳

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益可驗

也晏案史記張儀傳且蘇君在儀渠能乎渠亦讀為

遽南史文學傳高爽書鼓云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

陶淵明雜詩嚴霜結野草枯悴未渠央文選魏都賦其

夜未遽庭燎晰晰李善注引鄭箋未渠央荀子修身篇

其義則渠渠然楊注渠讀為遽古字渠遽通

可以為錯傳錯石也 案說文厂部厝厲石也從厂昔聲

詩曰佗山之石可以為厝漢書地理志五方雜厝苻灼

曰厝古錯字

祈父傳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 案周語宣王二

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韋昭注西戎之別種四

嶽之後也說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商頌箋氏羌夷

从國在西方者也史記匈奴傳氏羌注姜姓之別故毛

以姜戎為羌戎

在彼空谷傳空大也 案釋詁穹大也文選西都賦注引

韓詩曰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苦寒行注亦引

韓詩曰在彼穹谷考工記鞀人注穹讀為志無空邪之

空呂覽伊尹生于穹桑卽空桑也古穹空通用

毛鄭詩釋 卷二 十四

不可與明箋明當為盟盟信也 案釋名盟明也告其事

于神明也說文作盟從皿聲篆文從明作盟古文從

明作盟

成不以富 案論語作誠禮記經解鄭注誠或作成

秩秩斯干傳干澗也 案干澗聲相近考槃在澗釋文引

韓詩作干文選吳都賦引韓詩考盤在干易漸卦鴻漸

于干釋文引荀爽王肅云千山間澗水也聘禮記鄭注

古文問作干

無相猶矣箋猶當作瘡疾也 正義曰猶瘡聲相近故知

字誤也案鼓鐘其德不猶箋同周禮春人注引詩或春

或抗釋文抗音由又音掄今生民作或春或掄釋文音由又以朱反禮記檀弓咏斯由鄭注猶當爲搖聲之誤也秦人猶搖聲相近玉藻夫人掄狄鄭注掄讀如搖說文手部掄從手俞聲冲遠謂猶瘡聲近得之周禮大宗李一音由釋元應放光般若經音義俞句又作由句或由作由延伯釋文俞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己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案裳裳者華傳似嗣也江漢召公是似傳似嗣良耜以似以續傳嗣前歲續往事也似嗣同音段借古讀已午之己已止之己同史記律書曰己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說文己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

毛鄭詩義

卷二

五

已臧萬物見成文章故已爲蛇象形正義引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古似已通用故鄭讀似爲已

約之閣閣傳閣閣猶歷歷也案周禮注引作約之格格

釋訓格格舉也郭注舉持物

君子攸芋傳芋大也箋芋當作幠幠覆也案釋詁許幠

大也許與芋同方言芋大也郭注芋猶許耳又許大也

中齊西楚之間曰許郭注許亦作芋音義同耳又奔音大

幠大也東齊海岱之間曰奔或曰幠說文巾部幠覆也

廣雅同士冠禮鄭注得名出於幠幠覆也釋名序幠也

幠之言覆言以覆首也許芋音幠並聲相近

如鳥斯革傳革翼也箋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案釋

文韓詩作翱云翅也與毛義同說文羽部翱翅也從羽

革聲廣雅翱翼也皆本韓詩

噉噉其冥傳冥幼也正義曰冥幼釋言文爾雅亦或作

窳孫炎曰冥深闇之窳也某氏曰詩曰噉噉其冥於義

實安釋文幼王如字本或作窳崔音杏案崔靈恩音杏

甚是說文冥幽也從日六一聲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

虧冥亦夜也玉篇冥窳也夜也王肅安改毛爲幼而郭

璞注雅誤從之當以崔本爲正與孫炎合

毛鄭詩義

卷二

六

載弄之璋傳半圭曰璋案說文剡上爲珪半珪爲璋白

虎通文質引禮曰半珪爲璋毛公據古禮文也

朱芾斯皇箋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案說文市釋也

天子朱市諸侯赤市

載衣之褐傳褐祿也釋文韓詩作禠音同案說文衣部

禠緜也從衣番聲詩曰載衣之禠集韻禠或禠字毛作

禠以借字當依韓詩作禠

載弄之瓦傳瓦紡博也案說文寸部專一曰專紡專缶

部罇瓦器也從缶薦聲廣韻二十二霰罇紡錘集韻罇

曰紡瓶說苑千金之寶用以間紡不如瓦博曹昭女

誠古者生女三日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

其耳濕濕傳同而動其耳濕濕然 釋文同本又作齟亦

作齟丑之反一音初之反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

也今江東呼齟為齟音漏洩也案釋獸牛曰齟羊曰齟

釋文齟郭音泄息列反齟字林以為古齟字說文齒部

齟吐而噍也從齒台聲玉篇同牛噍也廣韻七之齟牛

吐食而復嚼集韻齟或作齟

憂心如惓惓燔也 釋文韓詩作炎案說文火部天小

蕤也從火干聲詩曰憂心天天又心部惓憂也從心炎

聲詩曰憂心如惓廣韻二十四鹽天字林云小熱也

毛第詩釋

卷二

七

維周之氏傳氏本也箋氏當作桎鍤之桎 正義曰孝經

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鍤說文云桎車鍤也案正

義引說文今本無之說文氏至也從氏下著一一地也

聘禮記鄭注今文至為砥桎從至聲氏桎亦聲相近

車部鞞抵也禹貢覃懷底績史記作致績

俾民心闕傳闕息也 案說文門部闕事已閉門也從門

癸聲玉篇闕息也後漢書楊璇傳剽人盜邑者不闕時

月注闕息也

蹙蹙靡所聘傳聘極也箋蹙蹙然雖欲馳聘無所之也

案文選登樓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聘馳也箋本韓詩

方茂爾惡傳茂勉也 案傳本釋詁茂與懋同漢律志顏

注株古茂字

天之抗我傳抗動也 案說文抗動也考工記輪人則是

以大抗鄭注動搖貌方言抗不安也文選吳都賦劉逵

注抗搖也李善引詩傳此文

執我仇仇傳仇猶警警也 案釋訓仇仇敖敖傲也注

皆傲慢賢者釋文敖敖本又作警舍人本傲作毀云仇

仇無倫理之貌警警衆口毀人之貌說文言部警不肖

人也從言敖聲廣韻警不肖語也楚辭九思令尹兮警

警王逸章句不聽語言而妄語也

毛第詩釋

卷上

六

員于爾輻傳員益也 案廣韻二十文員益也說文員物

數也從貝口聲數有增多之義引申之故為益

昏烟孔云傳云旋也 案左傳襄二十九年晉不鄰矣其

誰云之杜注云猶旋旋歸也說文雲山川氣也從雨云

象回轉之形古文省作云云象回轉故毛訓為旋取旋

轉之象此云之本義也

低低彼有屋傳低低小也 案說文人部低小貌從人凶

聲詩云低低彼有屋細亦從凶聲故為小貌玉篇低小

也亦作低廣韻四紙低斯氏切小貌詩云低低彼有屋

本作低低低小貌與低音同

蔽蔽方有穀傳蔽蔽陋也箋穀祿也釋文云方穀本或作  
方有穀非也 案後漢書蔡邕傳注引詩小雅速速方  
穀蓋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方猶竝也與陸氏方穀本  
合李賢訓穀爲車穀異於毛鄭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  
其篇第因改之耳 正義曰中候曰刺者配姬以放賢  
刺豎古今字耳攬雜貳曰昌受符厲倡變又曰山崩水  
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剌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  
崩水潰卽此篇百川沸騰山冢萃崩是也如此中侯之  
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

毛鄭詩釋

卷二

五

引之又尙書緯說豎妻謂厲王之婦案鄭君謂十月之  
交雨無正小□小宛爲刺厲王漢書谷永傳閭妻驕煽  
日以不臧顏監注引魯詩十月之交篇此日而食于何  
不臧又曰閭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  
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則知箋本魯詩非鄭  
君之臆說也漢書劉向傳上封事曰下至幽厲之際君  
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  
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瞽瞍  
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  
之亦孔之醜此下引十月之交篇甚詳毛以此爲幽王

詩子政兼言幽厲又曰自此之後天下大蓋中壘世傳  
魯詩參用申公說也又案鄭氏謂毛移篇第正義謂韓  
詩次第亦與毛同是毛韓本合也漢書古今人表下下  
皇父卿士司徒皮毛詩作番音婆韓詩作繁古讀繁皮皆音婆大宰家伯膳  
夫中術內史掇子趣馬蹶師氏萬顏注萬讀曰馮並繫幽王之  
下仍從毛公說

百川沸騰傳騰乘也 案文選甘泉賦注顏延年侍遊菘  
山詩注引韓詩薛君章句騰乘也與毛公合易咸卦騰  
口說也釋文滕九家作乘

謀猶回適傳回邪適僻 釋文通韓詩作欵義同案文選  
西征賦注引韓詩謀猶回次薛君曰回邪僻也幽通賦

曹大家注引謀猶回穴云僻也是毛韓義同  
是用不集傳集就也 案韓詩外傳引詩是用不就大明  
傳集就

翰飛戾天傳戾至也 案文選西都注引韓詩翰飛戾天  
薛君曰附也卷阿亦傳于天傳傳猶戾也菴柳亦傳于  
天箋傳至也

題彼脊令傳題視也箋題之爲言睇視也 案說文目部  
睇匪視也從目是聲廣韻十二齊睇遠視也廣雅睇視  
也說文見部睇顯也從見是聲題卽睇之假借字潛夫

毛鄭詩釋

卷二

五

論讀學引詩顧彼鶴鶴徐幹中論貴驗引詩相彼脊令  
宜岸宜獄傳岸訟也 釋文韓詩作狂鄉亭之繫曰狂朝  
廷曰獄案初學記獄類引詩宜狂宜獄韓詩外傳曰鄉  
亭之繫曰狂朝廷曰獄說文牙部狂胡地野狗從牙干  
聲或從狂詩曰宜狂宜獄周禮射人鄭注狂讀如宜狂  
宜獄之狂鹽鐵論刑德篇引詩宜狂宜獄文選范蔚宗  
皇后紀論注亦引毛詩宜狂宜獄荀子宥坐篇獄狂不  
治楊倞注狂亦獄也詩曰宜狂宜獄獄字從二犬象所  
以守者狂胡地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狂也後漢書崔  
駰傳獄狂填滿注引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狂朝廷

毛鄭詩釋

卷二

圭

曰獄梁書武帝詔鉗之刑歲積於牢狂高彪碑獄獄  
生少即狂字也毛公作岸段借字依字當作狂皇矣箋  
云岸訟也義本故訓  
怒焉如擣傳擣心疾也 釋文本或作癆同韓詩作疔案  
說文疔部疔小腹痛從疔肘省聲玉篇疔心腹疾也廣  
韻四十九宥疔直疔反心腹疾癆上同毛作擣段借字  
譬彼壞木傳壞癭也謂傷病也 正義曰爾雅注某氏曰  
譬彼癭木案釋木釋文稱樊光引詩譬彼癭木沈旋疑  
非光注故沖遠渾言某氏也說文疔部癭病也從疔鬼  
聲詩曰譬彼癭木許氏所引與故訓正合

尙或瑾之傳瑾路冢也 案說文占部瑾道中死人人所  
覆也從占堇聲詩曰行有死人尙或殯之荀子禮論篇  
以昏殯楊注殯道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尙或殯之九  
經字樣亦作殯與說文引詩同瑾段借字依字當作殯  
小弁傳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鬪弓而  
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疎之也兄弟鬪弓而射我  
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  
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爲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

毛鄭詩釋

卷二

圭

不怨是愈疎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疎不孝  
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正義曰皆孟子文案毛公多引傳記說詩最爲近古東  
漢以後以注附經古意浸微矣絲衣序引高子曰靈星  
之尸也韓詩外傳稱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  
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  
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釋文序錄引徐堅云子夏授高  
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  
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高行子當卽高子高子  
爲子夏弟子孟子稱之曰叟有以夫 子夏猶及見魏文  
侯故其弟子得與

孟子又案趙岐注孟子曰小弁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同時又案趙岐注孟子曰小弁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與毛詩不同王充論衡書虛篇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又中山靖王勝傳聞樂對曰伯奇所以流離下引詩我心憂傷怒焉如擣亦以小弁為伯奇詩蓋三家之說也伯奇乃尹吉甫子文選笛賦注引琴操惡鳥論並謂尹吉甫子後漢書周舉路史發揮引曹子建傳注引說苑謂王國子此傳聞之異而邵武士人偽疏乃云伯奇宜曰也太憤憤矣

哆兮侈兮傳哆大也 案說文口部哆張口也從口多聲金部侈一曰詩云侈兮侈兮繫傳侈一曰若詩曰侈兮

毛鄭詩釋

卷二

五

之侈同大徐本誤例經文當以小徐本為正唐石經亦作哆兮侈兮詩考補遺引說文侈兮侈兮當是侈若侈兮之訛也詩攷多訛字別有按注本

哆兮侈兮傳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摘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閉居今子幼吾亦

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

之女國人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

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

有似於是也 正義曰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

畧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

案家語好生篇襲用毛傳而小變之王肅偽撰不足據

也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浸淫叔子遠其類李善注引毛

詩傳顏叔子事張平子東京賦昭藐流盼一顧傾城展

季桑門誰能不營展季即柳下惠也李善注引家語是漢儒多

用此事荀子大畧篇子夏曰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

毛鄭詩釋

卷二

五

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後門即所謂嫗不逮門不見疑

即所謂不稱其亂毛公親事荀卿淵源子夏其所傳述

蓋西河授受之緒言也又案後漢書崔駰傳展季効貞

於門女章懷注引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

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

十不閉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

國人不稱其亂焉是韓詩亦有此文與毛詩同今本外

傳無之傳寫脫也焦氏易林隨之謙云顏叔子夏徐幹

貴驗云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其亂焉列女傳齊威虞姬傳柳下覆寒女而不亂

佻佻公子傳佻佻獨行貌 釋文韓詩作嬿嬿往來貌並

音挑案釋訓桃桃契契愈還急也文選魏都賦注引爾

雅作嬿嬿李善云桃或作嬿以偏秀考之周禮守桃注

古文桃為濯顧命王乃桃類水鄭注讀桃為濯見吳志虞翻傳

是從兆從翟之字古通用也廣韻二十九篠嬿嬿往

來貌韓詩曰嬿歌巴人歌也韓詩曰三字當在往來貌

之上

行彼周行箋送轉餽因見使行 釋文餽音運案說文食

部餽野饋曰餽從食軍聲左傳成五年宣伯餽諸穀杜

注野饋曰餽運糧饋之黍苗箋云營謝轉餽之役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箋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

毛鄭詩釋

卷二

五

廣川書跋伯庶父尊敦銘曰伯庶父作王姑月姜尊

敦朱鮪集字月為古文周字顧野王謂月為周詩言舟

入之子則周也又史伯碩父鼎銘王母月母則以舟為

王母其周女也晏案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

周鄭司農云當為舟堯廟碑委曲舟而隸釋云以舟為

周說苑立節篇有華舟即華周也說文葵古文省衣作

求然則鄭君所據皆古文也

跂彼織女傳跂隅貌 正義曰說文云跂頃也字從匕孫

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案說文匕部跂從匕支聲引

詩跂彼織女匕頭頃也頃頭不正也織女三角跂然不

正如隅也毛許同意

終日七襄傳襄反也 正義曰謂從日至暮七晨而復反

於夜也案文選顏延年夏夜詩注引韓詩終日七襄薛

君曰襄反也與故訓傳合是毛韓詩同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傳日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

明星為長庚庚續也 正義曰釋天云明星謂之啟明

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曰明星昏出西

方高三舍今日曰太白案爾雅郭注云晨見東方謂啟明

昏見西方為長庚史記索隱引韓詩太白星晨見東方

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毛韓義同廣雅太白謂之長

毛鄭詩釋

卷二

五

庚傳庚續本釋詁文說文以庚為古續字書皋陶謨正

義引詩西有長庚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箋爰曰也 案文選關中詩注引韓

詩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讓吏部封侯表

注引韓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左傳宣

十二年引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杜注爰於也說苑政

理篇詩不云乎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

者也漢以前古本皆作爰王肅家語辯政篇爰改為奚

而集傳誤信之

百卉俱腓傳腓病也 釋文韓詩云變也案文選謝靈運

送孔令詩注引韓詩秋日淒淒百卉俱靡薛君曰靡變也俱變而黃也靡音肥毛萋曰靡病也今本作靡字非李善此說甚明釋詁靡病也郭注靡見詩玉篇引詩百卉俱靡傳訓為病當作靡為是

廢為殘賊傳廢快也 正義曰說文云快習也案史記漢興諸侯年表序諸侯或驕多快邪臣計謀為淫亂後漢馮異傳忸怩小利注忸怩慣習也王肅改為廢大也定本誤從之非也

不出於頰傳頰光也 案說文火部頰火光也從火頰聲借借士子傳借借強壯貌 案說文人部借借也從人皆聲詩曰借借士子一曰俱也徐錯繫傳曰彊力也能皆同於人是彊也

憂心且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 案檜羔裘中心是悼傳悼動也苑柳上帝甚蹈傳蹈動箋云蹈讀曰悼蹈悼妯音近義同故箋以妯為悼方言妯擾也人不靜曰妯郭注謂躁擾也妯音迪廣韻二十三錫迪蹈也妯與蹈亦一聲之轉釋詁妯動也疏未引說文心部妯朗也從心由聲引詩憂心且妯許君訓朗未間疑有訛誤

以雅以南傳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

毛鄭詩釋

卷二

三

之樂曰禁 案明堂位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鄭注引詩以雅以南周禮鞀師鄭司農說以明堂位云

鞀東夷之樂鞀樓氏掌四夷之樂注四夷之樂東方曰

鞀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

也賈疏引孝經緯鈞命洩云東夷之樂曰鞀旄人疏文

孝經緯作侏明堂位正南夷之樂曰任明堂位正義引

義作昧昧株古通用南夷之樂曰任明堂位正義引

南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文王世子文選東

都賦注引毛詩傳東夷之樂曰鞀南夷之樂曰任詩釋

文作鞀云本又作昧古南任聲近通用也後漢書陳禪

傳以雅以南鞀任朱離章懷注毛詩無鞀任朱離之文

蓋見齊魯之詩也今匹竊謂鞀任朱離乃故訓之辭李

賢以為詩之逸文誤矣魏都賦注引韓詩內傳曰王者

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與毛義合後

漢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

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借差也是毛韓

義同白虎通禮樂引樂元語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

南夷之樂曰兜明堂位正義引白虎通南夷之樂曰禁

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樂元語為河間獻王所

作漢食貨志毛公為獻王博士其言德廣所及與樂元

語同說四夷之樂不同者傳間異辭賈公彥禮疏引虞



傳云陽伯之樂舞殊離則東夷之樂亦名殊離是伏生所說與獻王相符也又通典引五經通義云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東夷之樂曰侏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公羊昭廿五年注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侏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劉向何休所說與樂元語同

獻酬交錯傳東西為交邪行為錯 案特性禮交錯以辨鄭注交錯猶言東西

既齊既稷傳稷疾也箋稷之言即也 夢溪筆談卷廿六

毛鄭詩釋 卷二 无

曰稷乃今之稌也齊晉之人謂即積皆曰祭乃其土音無他義也

既優既渥 案文選塘上行注引詩既霑既渥毛傳渥厚

也今傳無此文說文水部漫澤多也從水憂聲詩曰既漫既渥

先祖是皇箋皇之言咼也 案泮水箋云皇皇當作咼咼

咼咼猶往往也釋詁咼咼皇皇美也說文作咼咼咼咼

少儀祭祀之美穆穆皇皇鄭注皇皇讀如歸往之往周

禮保氏注祭祀之容穆穆皇皇釋文皇又音往釋名往

咼也歸往於彼也故其言之叩頭以指遠也

299 99 00 111

或耘或耔傳耔壅本 案說文禾部耔壅禾本從禾子聲廣韻耔壅苗木也周禮甸師注耨芸芋也賈疏芋擁本也漢食貨志引詩或芸或芋芋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班云附根猶毛云壅本也三公山碑或芸或芋耔籽芋聲同通用

大田箋至孟春土長冒擷陳根可拔而事之 正義曰孟春土長冒擷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案周語韋昭注亦引農書曰春土冒擷陳根可拔月令孔疏云先師以為汜勝之書

毛鄭詩釋 卷二 三

以我覃耜傳覃利也 釋文覃以冉反案釋詁剡矧利也郭注引詩以我剡耜說文刀部剡銳利也從刀炎聲文

選東京賦介馭間以剡耜李善注覃與剡同

俶載南畝箋俶讀為熾載讀為蓄栗之蓄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蓄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 正義曰方言入地曰

熾反草曰蓄也惠棟曰地理志云梁國甯縣故戴國春秋正義曰古者出戴聲相近戴與載通晏案中庸上天

之載鄭注載讀曰裁謂生物也釋地田一歲曰蓄郭注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蓄釋文蓄本或作出同孫音

災詩疏引孫炎曰蓄謂始災殺其草木也古蓄載裁災

聲近通用凡入地深而建立者皆曰菑考工記輪人鄭  
司農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截博立臬某亦  
爲菑弓人菑栗不迪先鄭注菑讀爲不菑而菑之菑漢  
書張耳陳餘傳注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中爲事師  
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菑音皆  
同耳管子輕重篇春有以剗耕夏有以洩耘又傳戟十  
萬釋名釋言語事傳也傳立也凡所立之功也故青徐  
人言立曰傳也菑事傳判音近義同皇矣其菑其翳傳  
木立死曰菑韓詩云菑反草也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  
觀民惡草發淵淵菑音

耳部音釋

卷二

手

既方既阜箋方房也 案古方房通漢書高帝紀沛公攻  
胡陵方與注音房

璆琕有琕傳琕上飾琕下飾也天子玉琕而珽琕諸侯璆  
琕而璆琕大夫鐐琕而璆琕士珽琕而璆琕 正義曰  
傳因琕琕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所出惠棟曰  
說文玉部云禮云佩刀天子玉琕而珽琕諸侯璆琕而  
璆琕士珽琕而璆琕又云琕佩刀上飾琕佩刀下飾天  
子以玉諸侯以金說文所稱禮者蓋逸禮也爾雅者六  
經之訓詁也其釋器一則云黃金謂之璆其美者謂之  
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又云以璆者謂之璆豈

非以禮有成文而爲是說與毛公詩傳多識故實可以  
補傳記之缺學者省之案漢書王莽傳瑒瑒璆璆孟康  
曰佩刀之飾上曰琕下曰璆與毛公合

戢其左翼箋戢斂也 釋文韓詩云戢捷也捷其囁於左  
也案捷插也集韻捷與插同插猶斂也與鄭同意

摧之秣之傳摧莖也箋云摧今莖字也 案釋文莖韓詩  
云委也是韓詩作莖毛詩皆用古文三家詩皆用今文

故箋云今莖字也說文艸部莖斬芻從艸坐聲委食牛  
也藪以穀萎馬置莖中萎卽委也說文繫傳引詩芻之

餘之引下章秣之摧之作秣之剗之白孔六帖九十六  
引詩程之秣之芻程莖剗音義同

爲與女蘿傳爲寄生也 正義曰爲釋草無文寄生者毛  
以時事言之耳案說文艸部爲寄生草也從艸烏聲引  
詩此文或從木作爲費風碑爲與女蘿廣雅釋木亦作  
爲爾雅釋木寓木宛童郭注寄生樹一名爲是釋木有  
此文也

以慰我心傳慰安也 正義曰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定  
本慰安也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

矣釋文慰怨也王申爲怨恨之意韓詩作以愠我心愠  
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案

以慰我心傳慰安也 正義曰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定  
本慰安也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

矣釋文慰怨也王申爲怨恨之意韓詩作以愠我心愠  
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案

以慰我心傳慰安也 正義曰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定  
本慰安也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

說文心部慍怨也怨恚也韓詩訓爲怨恚與毛公異說  
文又云慰安也從心尉聲一曰恚怒也許君序稱毛氏  
古文故前一說從毛義後一說則兼采韓詩馬季長習  
毛詩訓安正與毛合文選詠懷詩注引毛傳慰安也應  
德連建章臺集詩注引毛傳慰猶安存之也王肅申毛  
爲怨恨因并改傳爲怨孫毓朋於王故用王本陸氏誤  
從之非也當以正義本爲正

營營青蠅止于樊傳營營往來貌樊藩也箋與者蠅之爲  
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案論衡  
商蟲篇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說

毛鄭詩釋

卷二

七

言傷善青蠅汙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後漢書楊震傳  
青蠅點素同茲在藩漢書武五子傳引詩止于藩昌邑  
哀王傳傳引詩至于藩說文言部營小聲也從言榮省  
聲詩曰營營青蠅爰部楸藩也從爰林詩曰營營青蠅  
止于楸

構我二人箋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案釋文引韓詩構亂  
也箋本韓詩

左右秩秩傳秩秩然肅敬也 案後漢書孔融傳引韓詩  
言賓主初就筵之時秩秩然俱謹敬也與毛義同  
發彼有的傳的質也 案荀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

焉玉篇的射質也釋元應瑜伽師地論音義云的射質  
也謂的然明見也今射棚中珠子是也  
有壬有林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 案史記律書壬之  
爲言任也壬任聲相近

賓載手仇箋仇讀曰斟賓手挹酒 案大東毛傳挹斟也  
少牢饋食禮鄭注斟水器也釋文斟劉音苦侯反斟  
仇聲相近故鄭讀仇爲斟士冠禮鄭注勺尊升所以斟  
酒也說文斟挹也從斗與聲徐錯繫傳云張衡思元賦  
斟白水以爲漿廣雅斟酌也

有頌其首傳頌大也 正義曰釋詁墳大也頌與墳字雖  
異音義同案說文頁部頌大首也從頁分聲詩曰有頌  
其首書盤庚疏引作有賁其首賁卦釋文引傳氏曰  
賁古斑字賁墳頌班聲相近

毛鄭詩釋

卷二

七

赤芾在股那幅在下傳諸侯赤芾那幅幅偈也所以自偈  
束也箋那幅如今行膝也偈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  
下 案內則偈鄭注偈行膝釋文偈本又作幅左傳桓  
二年帶裳幅舄杜注幅若今行膝者劉熙釋名釋衣服  
偈所以自偈束今謂之行膝言以裹腳可以跳騰輕便  
也

殿天子之邦傳殿鎮也 案釋文鎮又音真本作鎮古鎮

字讀如填與殿聲相近

平平左右傳平平辯治也 釋文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

貌案左傳襄十一年引詩便蕃左右釋訓便便辯也書

堯典平章百姓史記五帝本紀作便章索隱曰今文作

辯鄭注亦作辯古平便辯通用故毛以便便為辯治

紉繩維之傳繩紉也 釋文繩韓詩云笮也笮音才各反

案爾雅釋水紉繩維之綱紉也綱繩聲近義同文選元

皇后哀策文注引韓詩繩繫也繫謂以笮繫之也說文

竹部笮笮也笮竹索也釋名引舟者曰笮笮作也作起

也起舟使動行也劉向九歎云濟楊舟於會稽兮注楊

毛鄭詩釋

卷二

美

木之舟輕而易浮必竹笮維繫以制其行孔疏謂綱訓

為綏綏又為繫與韓同意

福祿臆之傳臆厚也 釋文韓詩作肫注同案釋肫肫厚

也說文月部臆或作肫

駢駢角弓傳駢駢調也 釋文說文作弣案說文弓部

弣角弓也從弓肩聲角部解用角低仰便也從芊牛角

讀若詩曰解解角弓許云低仰便猶低昂便也與毛公

調和同意 說文無駢字馬部新州有之云從馬駢省聲

民之無良箋良善也 案後漢書肅宗紀注引韓詩人之

無良良善也言王者所為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

怨之

雨雪濼濼見晁曰消傳晁日氣也 釋文韓詩作曠見日

出也曰消韓詩作聿消劉向同案漢書劉向傳引詩雨

雪庶庶見晁聿消荀子非相篇引詩雨雪濼濼宴然聿

消古曰聿通用說文曰邵晁日見也從日從見見亦聲

引詩見晁曰消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遺讀曰隨婁斂也 案周禮遺人

先鄭注遺讀如詩曰棄子如遺之遺釋文遺司農音維

雲漢以遺與雷摧協古音與隨近荀子非相篇引詩莫

肯下隱式居屢驕楊倬注隱讀為隨屢讀為婁婁斂也

毛鄭詩釋

卷二

美

文選歎逝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隕猶遺也古隕隕隨

遺聲相近大雅草不潰茂傳潰遂也說文自部隕下隊

也士喪禮注襚之言遺也

謂之尹吉箋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嫺之舊姓也

案晉語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姑其一也漢書古今

人表姑人棄妃潛夫論志氏姓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姑

氏封于燕及鄭文公有賤妾燕姑姑氏之別有闕尹蔡

光魯雍斷密須氏及漢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姓

音與古姑同而書其字異鍾鼎款識故義母作旅匪寅

簋云叔邦父叔故叔留敦云叔留生作尹攷尊敦即尹

姑之異文

垂帶而厲箋厲字當作裂 案思齊烈假不瑕鄭作厲假古厲烈通用祭法厲山氏國語作列山春秋隱二年紀裂繻釋文裂或音厲內則注引詩作垂帶如厲箋云而亦如也古而如通用

英英白雲傳英英白雲貌 釋文韓詩作泱泱同案說文泱滄也雲氣起貌文選射雉賦天泱泱以垂雲徐爰注泱音英李善曰泱與英古字通

視我邁邁傳邁邁不說也 釋文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孚吠反又孚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

毛鄭詩釋

卷二

毛

很怒也案今說文作恨怒也毛用段借字作邁韓許作怖怖是正字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 案淮南子齊俗訓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注人君升車有乘石也

有免斯首箋云斯曰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 正義曰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斯聲近鮮故為白頭也惠棟曰爾雅釋詁曰鮮善也釋文曰本或作誓沈旋曰古斯字說文雨部霽從雨鮮聲讀若斯此鮮與斯聲近之證晏案

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斯聲近鮮故為白頭也惠棟曰爾雅釋詁曰鮮善也釋文曰本或作誓沈旋曰古斯字說文雨部霽從雨鮮聲讀若斯此鮮與斯聲近之證晏案

文雨部霽從雨鮮聲讀若斯此鮮與斯聲近之證晏案

文雨部霽從雨鮮聲讀若斯此鮮與斯聲近之證晏案

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毗一師古曰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左傳釋文引賈逵亦云思白頭貌

炮之燔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 案文選西都賦注引毛詩魚之燔之毛萇曰去毛曰魚去毛加火對文毛傳多

此句法孔疏謂傳直言毛曰魚是合毛而炮之與李善所見本異周禮封人毛炮之豚鄭注爛去其毛而炮之言去毛亦得通也釋元應五分律音義引毛詩以毛曰

炮說文炮毛炙肉也 胖羊墳首傳胖羊牝羊也 案說文胖牝羊也牡字轉寫

之訛初學記羊類集韻並引說文胖牝羊也則牡字之誤無疑矣爾雅釋畜牡牝牝胖廣雅其牝三歲曰胖釋元應引字林胖牝也並與毛公合近刻段注說文亦改作牝羊措不引初學正之

毛鄭詩釋

卷二

毛

毛鄭詩釋卷三

淮安山陽丁晏學

聿修厥德傳聿述 案漢東平王宇傳引作述修厥德

大任有身傳身重也箋重謂懷孕也 正義曰以一身中

復有一身故言重案釋元應大集日藏分經引詩太任

有娠佛本行集經音義引詩大任有娠傳曰娠動也娠

謂有胎懷孕者也廣雅娠傳也今皆作身兩通前世三

轉經音義引詩傳娠動也說文女部娠女妊身動也從

女辰聲

倪天之妹傳倪磬也 釋文韓詩作磬磬也案說文人

三鄭詩釋

卷三

一

部倪警諭也從人從見引詩倪天之妹許君用韓詩說也

續女維莘傳莘太姒國也 案劉向列女傳母儀傳太姒

者武王之母禹后有嫫媧氏之女廣韻十九臻藝所臻

切有藝國名古莘藝聲同通用

絲絲瓜臙傳瓜紹也臙臙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

必小狀似臙故謂之臙 釋文引韓詩云臙小瓜也案

文選潘安仁在懷縣作注引韓詩絲絲瓜臙薛君曰臙

小瓜也說文瓜部臙臙也從瓜失聲引詩此文臙小瓜

也與韓義同

絲傳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

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間之君子不以其所養

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論梁山邑乎岐山之

下闕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案伏生

書大傳呂氏春秋俱有此文不獨孟子也毛公先秦古

書故所引多傳記文

周原靡靡傳靡靡美也 釋文韓詩同案文選魏都賦注

引韓詩周原腓腓小 國雖靡靡韓詩作靡腓靡腓古

通用

毛鄭詩釋

卷三

二

其繩則直傳言不失繩直也 案東京賦注引毛傳言不

失繩直之宜也 臯門有仇傳仇高貌 釋文韓詩作閔云盛貌案漢書揚

雄傳閔閔聞其寥廓兮師古曰高門貌文選西京賦高

門有閔李善云仇與閔同吳都賦高閔有閔玉篇門部

引詩亦作閔仇閔古今字說文自部阨閔也門部閔門

高也阨卽仇之正文說文無閔字廣韻四十二宕閔閔

門高

混夷駢矣傳駢矣 案說文駢馬行疾來貌從馬兌聲詩

曰昆夷駢矣趙岐孟子章指亦引詩昆夷駢矣釋文混

音昆

維其喙矣傳喙困也 正義曰喙之為困未詳案晉語靡  
笄之役卻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喙短氣貌方言喙  
極也郭注江東呼極為喙倦聲之轉也又喙倦也郭注  
今江東呼極為喙外傳曰余病喙矣廣雅喙極也玉篇  
喙困極也廣韻二十廢喙困極也引詩昆夷喙矣本亦  
作喙喙上同

虞芮質厥成傳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  
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  
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

毛鄭詩釋

卷三

三

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  
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  
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正義曰似有成文未  
知出何書也案尚書大傳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  
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  
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  
居也讓其所爭以為間田說苑君道篇云虞人與芮人  
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  
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  
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

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  
爭以為間田而反史記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  
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  
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  
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並與毛公合正義  
引家語  
不足據

芄芄械樸傳樸枹木也 案文選西京賦注引毛傳樸包  
木也

薪之樵之傳樵積也 案說文樵積燎也周禮以樵燎祀  
司中司命飄師兩師鄭注樵積也引詩薪之樵之

毛鄭詩釋

卷三

四

左右趨之傳趨趨也 案賈誼新書連語引詩左右趨之  
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容經引詩同與毛傳訓趨合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 案荀子  
富國篇引詩彫琢其章毛公親事荀卿故訓本於師說

也說苑修文篇亦引詩彫琢其章金玉其質言文質美  
也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案荀子富國篇引詩疊疊我王文  
王毛傳疊疊勉也亦本於師說也韓詩外傳亦引詩云

疊疊文王綱紀四方

施于條枚箋延蔓於木之枚下而茂盛 案呂氏春秋恃

君覽知分引詩延于條枚後漢書黃琬傳注同韓詩外傳引詩亦作延鄭君釋施為延蔓本韓詩說也皇矣箋云施猶易也延也

魚躍于淵箋魚跳躍於淵中喻民喜得所 案文選四子講德注引韓詩魚躍于淵薛君曰魚喜樂則踊躍於淵中與箋義合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太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

案白虎通姓名文王十子引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

南季載班氏所引疑三家詩傳文史記成叔名武霍叔

毛鄭詩釋

卷三

五

名處漢古今人表同與詩傳所言互異南季管蔡世家作冉季古楠字本作柁或作柁故冉亦誤為南劉向列女傳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以周公為管叔兄與班引詩傳及趙岐注孟子合

烈假不瑕箋厲假皆病也 案鄭讀烈為厲古厲烈通用

集韻引詩厲假不瑕從鄭讀也

上帝耆之傳耆惡也 毛本誤 箋耆老也 案周頌武云耆

定爾功釋文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老也韓詩音同鄭

云惡也王符潛夫論班祿引詩云上帝指之憎其式惡

其畜其騶傳自斃為騶 釋文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填下也案釋名殪騶也就隱騶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彼言維

此文王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案樂記注云言文

王之德皆能如此則鄭所据詩亦作文王鄭注禮多依

韓詩與毛不同又徐幹中論務本詩陳文王之德曰惟

此文王帝度其心 杜預多同王肅說見桓五年疏

貊其德音傳貊靜也 釋文貉本作貊左傳作莫韓詩同

云莫定也案釋詁貉莫定也正義引作貊莫定也

四方以無拂箋拂猶侷也言無復侷戾文王者 案考工

毛鄭詩釋

卷三

六

記察其畜爪不調注畜與爪不相侷買疏不相侷戾鄭

注禮記亦云拂猶侷詳見禮記釋注

鼉鼓逢逢傳逢逢和也 案呂覽季夏紀注引詩鼉鼓聲

詳釋元應維摩經音義亦引作鼉鼉廣韻四江鼉鼓聲

也鼉上同逢即鼉之段借

矇眊奏公傳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眊公事也

案文選連珠注引韓詩矇眊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

珠子具而無見曰矇與毛不同春官大師注鄭司農注

有目矇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眊晉語韋昭

注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眊釋名矇有眸子而



無明蒙蒙然無所別也說文眡無目也並與毛合當以

毛義為長漢樊安碑以公德加位特進隸釋云以公德

為功德詩以奏庸公王公伊濯肇敏戎公訓皆為功公

功古通用文選揚德祖答臨淄侯牋注引詩矇眡奏工

楚辭九章章句亦作奏工呂氏春秋達鬱注引詩矇眡

眡奏工周禮肆師先鄭注古者工與功同字

昭茲來許傳許進惠棟曰東觀漢記引詩云昭茲來御

蔡邕獨斷云御者進也與傳合疑傳寫之誤案廣雅

許進也義本毛傳續漢書祭祀志注引大雅曰昭哉來

御繩其祖武

毛鄭詩釋 卷三 七

築城伊減傳減城溝也釋文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池

案說文古文闕從闕減洫古通

時維姜嫄傳姜姓也案史記周本紀引韓嬰章句姜姓

原字漢禮樂志古今人表俱作姜原不加女旁

克岐克疑傳疑識也案說文口部疑小兒有知也從口

疑聲引詩克岐克疑淮南子注軫軻之軻訓如克岐克

疑之疑是漢人多作疑巽壽碑岐疑有志鄭固碑善性

形於岐疑仍作疑又劉熊碑誕生岐疑武班碑其在孩

提岐疑發蹤馬江碑岐疑有度童子逢盛碑亦作岐疑

書作山旁漢人分隸往往移易如此

種之黃茂傳種雜種也正義曰其苗實雍種而肥又曰

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為雍腫謂苗之

肥盛也又曰傳言雍種是肥充之貌案正義則毛傳本

作雍種後人訛為雜耳

或春或揄傳揄扞曰也案周禮春人注抗扞曰也詩云

或春或抗釋文抗音由儀禮有司徹注挑讀如或春或

抗之抗說文曰部百扞曰也從爪曰詩曰或箴當作或

百百或從手穴作抗或從曰穴作抗廣韻十八尤抗扞

曰揄百上同古抗揄聲相近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案楚辭招魂章句引作

毛鄭詩釋 卷三 八

肆筵設机涉上二句而誤也古書几多作机漢九二漢

奔其机虞翻曰漢宗廟中故設机釋文机音几左傳襄

十年投之以机釋文机本又作几莊子齊物論隱机而

嘘釋文机李本作几州輔碑有机杖之賜

室家之壺傳壺廣也箋云壺之言拊也室家先以相拊

已乃及於天下正義曰周語引此章壺也者廣裕民

人之謂也案周語韋昭注壺拊也言孝子之行先於室

家族類以相致乃及於天下也義本鄭氏孟子滕文公

篇音義引埤蒼云拊級也

公尸來燕來宗傳宗尊也案說文宗尊祖廟也白虎通

宗者何宗有尊也初學記引釋名宗尊

鳧鷖在壘傳壘山絕水也箋云壘之言門也 釋文壘音

門案文選吳都賦注引韓詩壘水流進貌與故訓合漢

書地理志浩壘師古曰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引詩此

文趙充國傳至浩壘師古曰音門水名也後漢書馬援

傳毛聚寇鈔拒浩壘隘李賢注音告門屬金城郡浩水

名也壘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壘也詩曰鳧鷖在壘

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蓋疾言之耳壘門音

義同故箋訓為門

芮鞠之即傳芮水厓也鞠究也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

毛鄭詩釋

卷三

九

隩水之外曰鞠 案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注

汭在隩地引詩汭沔之即漢書地理志孟堅自注詩芮

隩雍州川也師古曰隩讀與鞠同大雅公劉之詩曰止

旅乃密芮鞠之即韓詩作芮隩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

安靜乃就芮隩之問耳爾雅釋邱厓內為隩外為隩邢

疏隈當作鞠傳寫誤也釋文作鞠引字林作坵云厓外

也詩正義引爾雅亦作鞠李巡孫炎本同廣韻一屋隩居六切

曲岸水外曰隩坵上同

蒹葭爾康矣傳蒹小也箋云蒹福 案蒹蒹通甘棠傳蔽

蒹小貌韓詩外傳蔽蒹易釋文引子夏傳豐其蒹蒹小

貌故毛公亦訓蒹為小釋詁被福也郭注引詩被蒹爾

康矣生民箋云弗之言祓也

晉不畏明傳晉會也 案說文曰部晉會也從曰炘聲詩

曰晉不畏明入部會詞之舒也

柔遠能邇箋能猶仰也 正義曰尙書注以能為恣則此

云如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釋文仰檢字書未見所

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庶

反義亦難見鄭注尙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案集韻仰

均也人余切音如通作如秦誓其如有容焉公羊文十

二年傳作其能有容古能如多通用故訓能為仰

毛鄭詩釋

卷三

十

無然泄泄傳泄泄猶沓沓也 案說文曰部沓語多沓沓

也從水曰說文口部咄多言也從口世聲詩曰無然咄

咄言部詆多言也從言世聲詩曰無然詆荀子解蔽

篇注引詩無然詆詆

聽我囂囂傳囂囂猶警警也 案正義引釋訓囂囂傲也

今本作敖敖釋文本又作警又作囂同小雅說口囂囂

漢書劉向傳作讒口替替

民之方殿屎傳殿屎呻吟也 釋文云說文作唵唵案說

文唵呻也從口念聲詩曰民之方唵呻五經文字屎

說文作伊則唐本說文作唵呻

騙民孔易。案韓詩外傳作誘民傳騙道也。召南傳誘道也。古騙誘通用。劉勰新論從化引詩誘人孔易。

會是彊禦傳彊梁禦善也。案莊子山木篇以其彊梁隨其曲。傳釋文彊梁多力也。漢書注引詩作彊圍烝民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引作彊圍柔箋云圍當作禦。古字多通用。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彊梁者不得其死。漢書河間獻王所得古書老子其一也。毛公為獻王博士故依用之。

女怨休于中國傳怨猶彭亨也。案易大有九四匪其彭釋文引干寶云彭亨驕盛貌類篇彭亨驕滿也韓退

毛鄭詩釋

卷五

十一

之城南聯句苦開腹彭亨用毛公語文選魏都賦吞滅咆然劉淵林注咆然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引詩咆休於中國。

內吳于中國傳吳怒也不醉而怒曰吳。案文選魏都賦姦回內曩劉逵注不飲酒而怒曰曩詩曰內曩于中國西京賦巨靈鳳屬薛綜注曩鳳作力之貌也釋元應宏道廣顯三昧經音義曩古文吳說文曩壯大也謂作力怒也今說文大部曩壯大也從三大三日二目為曩三日為曩益大也一日迫也讀若易虛儀氏詩曰不醉而怒謂之曩即詩傳文也廣韻六至曩平秘切怒也一日

近也當作曩上同見經典省。

曩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正義曰未知何方也案文選五等諸侯論注引詩曩及鬼方毛萇曰曩延也今傳無此文傳寫脫也丙子學易篇引蒼頡篇鬼遠也文選趙充國頌注引世本注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

在夏后之世箋近在夏后之世。案周語引詩近在夏后

靡哲不愚傳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案毛公避漢高祖諱改邦為國。

有覺德行傳覺直也。案緇衣作有栝德行鄭云栝大也

毛鄭詩釋

卷三

三

直也古覺栝聲相近。

用邊蠻方傳邊遠也箋云邊當作剔剔治也。惠棟曰泮

水詩云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韓詩作彗云除也土

喪禮云四鬢去歸注云今文鬢為剔說文邊古文邊義

雲章又作愁訓為剔左傳二十八年傳糾迷王慝漢都

鄉正街碑云糾剔王慝迷訓遠見爾雅或從狄省文

也。晏案書牧誓潛夫論勸將引詩用邊蠻方邊矣西

上之人郭註釋詁引作邊矣西土之人後漢書注文選

注引書皆作邊邢叔明爾雅疏云邊古文邊也瞻印云

舍爾介狄傳狄遠也集韻云說文引詩舍爾介逃許君

云遠也漢書古今人表簡邊師古曰卽簡狄也廣雅狄  
馭也王充論衡狄牙之調味也卽易牙古易狄聲相近  
倉兄填兮傳倉喪兄滋也 釋文倉初亮反兄音况本亦  
作况正義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  
則益滋多故况爲滋也案倉喪同音段借說文心部愴  
傷也從心倉聲兄讀與况同小雅况也永歎傳况兹出  
車僕夫况瘁箋云况兹也大雅職况斯引職况斯宏傳  
况滋也又亂况斯削箋云而亂滋甚古兄况兹滋通用  
冲遠訓况爲賜又轉爲嘉貺之貺其說非也

靡所止疑傳疑定也 正義曰疑音疑疑者安靜之義故  
三鄭詩釋 卷三 三

爲定也釋文疑魚陟反惠棟曰鄉飲酒禮云賓西階上  
疑立注云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然立自定之  
貌音魚乙反正義音疑非也晏案士昏禮婦疑立于席  
西鄭注疑正立自定之貌鄉射禮賓西階上疑立釋文  
疑魚乙反陸氏得之

至今爲梗傳梗病也 案釋元應放光般若經音義引楚  
辭梗其有理王逸云梗強也亦害也病也

反子來赫傳赫炙也箋口距人謂之赫 正義曰定本集  
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  
我欲有以阻止我言者也釋文赫毛許白反 也與王

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嫁反口距人也莊子云以  
梁國嚇我是也 案毛傳本訓光王肅改毛爲炙以合  
已說且以難鄭也莊子秋水釋文嚇一本作呼許嫁反  
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已也故鄭謂以口距人一切  
經音義引詩作嚇

國步斯頻傳頻急也箋頻猶比也 案說文目部瞋恨張  
目也從目賓聲詩曰國步斯瞋莊子天運釋文引通俗  
文曰蹙額曰瞋古瞋頻通用

蘊隆蟲蟲傳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 釋文蘊紆  
粉切韓詩作鬱同蟲蟲爾雅作蠱云熏也韓詩作炯音

三鄭詩釋 卷三 古

徒東反案蘊當作蘊說文艸部蘊積也廣韻蘊俗作蘊  
荀子富國篇使民夏不宛暘楊注宛讀爲蘊暑氣也引  
詩蘊隆蟲蟲內則注宛或作鬱都人士箋云苑猶屈也  
積也釋文苑徐音鬱古蘊宛苑並通用讀如鬱廣雅炯  
熱也廣韻一東炯熱氣炯炯徒紅切毛作蟲蟲段借字  
也

后稷不克箋克當作刻刻識也 案劉熙釋名克刻也刻  
物有定處人所克念有常心也史記孔子世家有顏刻  
論語包注作顏尅  
耗數下士傳數敗也 釋文耗韓詩云惡也案後漢書竇

皇后紀引薛氏韓詩章句耗惡也唐石經亦作耗說文無耗字當以石經為正春秋繁露郊祀引詩耗射下土古射數通用

先祖于摧箋摧當作唯唯嗟也 案易晉初六晉如摧如釋文鄭摧讀如南山崔崔之崔李氏集解虞翻曰摧憂愁也與鄭訓嗟同意

滌滌山川傳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 案說文艸部薇艸旱盡也從艸微聲詩曰薇薇山川廣韻二十三錫薇艸木旱死徒歷切音與滌同

如煠如焚傳煠燎之也 釋文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案毛鄭詩釋 卷三 五

後漢書肅宗紀注引韓詩作如焚如焚上文赫赫炎炎釋文或作煠古煠炎通用

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正義曰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也曲禮又有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徹膳不秣意同而文異耳大戴禮白虎通皆云一穀不升徹鶉鷄二穀不升去鳧雁三穀不升去兔 疏引作損 四穀不升去圃獸 曲禮疏引作損圃獸又五穀不升不備三牲今白虎

通文 不具案穀梁襄二十四年大饑傳大饑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范甯注弛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燕射即毛公所

謂弛兵穀梁毛詩源皆出於子夏蓋七十子傳授之微言也韓詩外傳云大饑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是毛韓說同

靡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翦 案周禮鄉師而翦萬民之薙阨鄭司農云翦讀為周急之周釋元應維摩經音義周古文翦同詩靡人不翦大智度論音義引詩靡人不翦傳翦救也此箋申毛非改毛也

毛鄭詩釋 卷三 六 我儀圖之傳儀宜也 案角弓云如食宜儀釋文引韓詩作儀古宜通用

幹不庭方箋作榦幹而正之 案西京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幹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之箋本韓詩

鈎膺鏤錫傳鏤錫有金鏤其錫也箋肩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 案說文金部錫馬頭飾也從金陽聲引詩鈎膺鏤錫巾車鄭注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也賈疏肩上曰錫故知當額盧左傳桓二年錫鸞和鈴杜注錫在馬額文選東京賦注鏤彫飾也當額刻金為之續漢書輿服志青被尾當盧又髻釋元應樓炭經音

義當盧字宜作顛同力胡反言馬面當顛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

出宿于屠傳屠地名也 詩地理考滴水李氏曰同州廊谷說文邑部廊在馮翊邵陽亭

祁祁如雲傳祁祁徐靚也 案司馬相如上林賦靚裝刻飾後漢書南匈奴傳豐容靚飾廣韻四十五勁靚疾政切裝飾也

實墟實壑實畝實籍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實是也 正義曰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案釋詁寔是也郭注引公羊

毛鄭詩釋

卷三

七

傳曰寔來者何是來也周語咨於故實韋昭注故事之是者也周策是攻用兵高誘注是實也書秦誓是能容之禮記大學作實唐石經衛氏集說作寔小星云寔命不猶釋文韓詩作實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傳九命錫圭瓚秬鬯 案韓詩外傳引傳曰九錫秬鬯

來旬來宣箋旬當作營 案周禮均人注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營從田榮省聲營從宮榮省聲古書榮惑一作營惑虞翻易注坤爲營公羊疏引爾雅孫炎注營州受性平均古旬均營營

榮並聲近通借

矢其文德傳矢施也 正義曰定本爲弛字案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弛其文德注弛施也釋詁矢弛也

既敬既戒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眾 案說文言部警言之戒也從言敬敬亦聲小徐繫傳引禮曰先鼓以敬戒周禮注引詩既敬既戒古敬警通用隸僕注敬蹕釋文敬字又作警釋名敬警也恒自肅警也

徐方釋駟箋釋當作驛 案載及云驛驛其達釋文爾雅作釋釋云生也文選甘泉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釋釋盛貌廣雅驛驛盛也駟云以車釋釋釋文崔本作驛後

毛鄭詩釋

卷二

六

漢書郭伋傳駱驛不絕卽絡繹也隸釋丁飭碑亦以駱驛爲絡繹古釋驛通用

鋪敦淮瀆箋云敦當作屯 案漢書揚雄傳敦萬騎于中

營兮師古曰敦讀曰屯文選甘泉賦注敦與屯同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應劭曰敦音屯釋文鋪韓詩作敷後漢書馮緄傳亦引詩敷敦淮瀆古鋪敷通用詳見禮記釋注

縣縣翼翼傳縣縣靚也 正義縣縣舒緩之意故爲靚也案賈誼鵬鳥賦澹乎若深淵之靚揚雄甘泉賦稍暗暗而靚深師古曰靚卽靜字

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 案漢

郊祀歌青陽開動根麥以遂遂即茂意韓退之文根之茂者其實遂

箋申毛非改毛也說文彙作寘艸木寘字之貌韓詩外傳作潰

茂疑潰之譌

不云自類傳類厓也箋云類當作濱 釋文張指字詁云

瀕今濱則瀕是古濱字案說文類水厓人所賓附類覺

不前而止從頁從涉徐鼎臣曰今俗別作水賓非是瀕

濱古今字采蘋北山傳皆云濱厓也劉向列女傳引詩

作濱與鄭君合蓋漢人多用今文故箋易作濱也

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慎 案說文言部誡嘉善也從言我

毛鄭詩釋

卷二

尤

聲詩曰誡以溢我廣韻引詩誡以謚我左傳襄二十六

年引詩何以恤我古假與遐通揚子法言寡見篇假言

周于天地贊于神明注假作遐漢禮樂志注假即遐字

皆以假為遐廣韻三十五馬假說文作假古遐胡同音士冠禮注胡猶遐也

表記注瑕之言胡也桑柔箋胡之言何也伐檀箋胡何

也魏風何不日鼓瑟魯詩石經殘碑作胡左氏作何許

君作誡皆音近段借也尚書惟刑之恤哉今文作謚古

謚恤亦通戴氏謂春秋傳作何傳寫謫失恐非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 案後漢書祚都夷傳引

詩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

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

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沈

筆談引作朱浮傳誡案此朱輔上疏引詩非說苑君道

朱浮也薛君曰徂往也沈括引作離亦非篇引詩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韓詩外傳亦引詩岐

有夷之行是韓詩皆以岐字屬下讀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傳二后文武也密口也箋云

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 案賈誼新書容經叔向引詩

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謚者口也億也命者制

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

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

毛鄭詩釋

卷二

辛

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

昊天焉賈太傳直以成王為周成王與鄭不同周語叔

向曰引此詩云云是道成王之德也賈唐鄭章注俱謂

成其王功詩正義引非周之成王恐非外傳之旨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熙廣肆固箋云廣當為光固

當為故字之誤 案荀子禮論篇澤厚者流澤廣大戴

禮記作光古光廣通用說文廣從廣黃聲黃從田作黃

莖古文光也周語引詩緝熙之廣也章昭注鄭後司農

云廣當為光虞翻同後司農即康成也禮投壺鄭注固

之言如故也史記魯世家谷于故實徐廣曰固一作故

國語作故古固故亦通敬之毛傳光廣也絲毛傳肆故今也並與鄭合此箋申毛非改毛也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傳震動疊懼 案後漢書李固傳注

引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

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

應其政教韓詩以時邁為成王時詩與箋言武王不同

思文后稷 案魯語展禽曰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注稷

周棄也勤播百穀死于黑水之山毛詩傳云魏志杜畿

韋昭引毛今毛傳無此文山海經海內經西南黑水之

山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東漢馬融亦作毛詩傳見後

毛鄭詳釋 卷三 三

漢書荀爽亦有詩傳則稱傳者不獨毛公詳玩韋宏嗣

所引疑非故訓文也

貽我來牟傳牟麥 案文選典引注引韓詩外傳貽我嘉

麥薛君曰麥大麥也漢書劉向傳引詩貽我釐麩釐麩

麥也師古曰貽讀與貽同孟子趙岐注白帖八十一皆

引作麩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也一麥二麩象其芒

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麩麥也從麥牟聲或

從艸作牟牟麥麩並同毛從古文省

無此疆爾界 釋文作介案魏都賦注引韓詩介界也

于彼西雝傳雝澤也案後漢書邊讓傳注引韓詩薛君章

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粹雍學士皆潔白之

人也以西雍為粹雍與毛鄭不同文選任彥昇為蕭揚

潛有多魚傳潛參也 釋文參也舊時傳並作米傍參韓

詩云涔魚池案文選笛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涔魚池

也音岑正義曰涔潛古今字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引

捷為舍人日以米投水中養魚為涔說文米部糶以米

和羹也一曰米粒也從米甚聲籀文作糶古文作糶陸

氏作米旁是禹貢沱潛既道史記夏本紀潛作涔古字

通用

玉鄭詳釋 卷三 三

條革有鷓傳言有法度也箋鷓金飾貌 案說文王部瓊

玉聲也從玉倉聲詩曰條革有瓊小雅有瓊蔥珩傳瓊

珩聲也商頌八鸞鷓鷓傳言文德之有聲也鷓段借字

依字當作瓊釋文鷓本亦作鎗故鄭以為金飾

媛媛在疚 釋文崔本作莞案漢書匡衡傳引詩莞莞在

疚文選揚荊州詠潘安仁河陽縣作注並引詩莞莞在

疚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引詩亦作莞莞說文山部次

貧病也從山久聲引詩莞莞在次左傳亦云莞莞余在

疚

佛時仔肩傳佛大也 案說苑韓詩外傳並引詩佛時仔



肩古佛弗通用

拚飛維鳥箋猶鷓之翻飛為大鳥也 案文選謝宣遠張

子房詩引韓詩薛君章句鷓飛貌陸士衡贈馮文熊詩

劉越石答盧謨詩注俱引詩翻飛維鳥廣雅拚飛也拚

即翻之段借毛詩作拚韓詩作翻古今字也拚從弁讀

如翻猶拚拚從弁讀如煩皆音之轉也 說文拚 拚手也

有噴其饒傳噴眾貌 案說文口部噴聲也從口貪聲引

詩有噴其饒廣韻四十八感噴眾聲鳥感切

縣縣其庶傳庶耘也釋文縣縣韓詩作民民眾貌 案大

雅縣縣翼翼釋文縣縣韓詩作民民同縣民聲相近

李鄭詩釋

卷二

圭

其縛斯趙傳趙刺也 案考工記粵無縛鄭注引詩其縛

斯捫賈疏捫刺也釋文捫音趙集韻二十小捫刺也詩

具縛斯捫或作趨通用趙

載弁俵俵箋載猶戴也 案爾雅釋言注引詩載弁俵俵

玉篇引詩亦作戴弁古載戴通用

自羊徂牛傳言先小後大也 案劉向說苑尊賢篇引詩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韓詩外

傳六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小成大是毛韓義同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 案史記孝武本紀作不虞不驚古

虞吳通用國語虞山漢地理志作吳山公羊傳伐鮮虞

釋文本或作吳音虞虞從虎吳聲足徵古本皆作吳不

當如何承天說誤作吳矣 釋名釋州國吳虞也漢衡

方碑不虞不陽即不吳不揚之異文說文亦作不吳不

揚孔疏本誤作吳

酌釋文字亦作灼 案儀禮燕禮若舞則勺注勺頌篇告

成大武之樂歌也內則亦作勺漢禮樂志武王作勺董

仲舒傳於周莫盛于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

祖之功以養天下也師古曰讀與酌同左氏宣十二年

傳荀子禮論篇又作灼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 正義曰龍之為和訓則未聞案長

李鄭詩釋

卷三

圭

發傳龍和也廣雅龍和也玉篇龍和也易乾為龍乾道

保合太和故為和也一說龍與脛通玉人上公用龍注

謂雜色非純玉龍訓和猶亂訓治也

鸞聲噦噦傳噦噦言其聲也 案說文金部鉞車鸞聲也

從金戔聲詩曰鸞聲鉞鉞徐鼎臣曰今俗作鉞以鉞作

斧鉞之鉞非是廣韻十四泰鑠鈴聲此即大徐所謂俗

體也目部賊讀若詩施眾滅滅大部齎讀若詩施眾滅

滅

屈此羣醜傳屈收醜眾也 案釋文引韓詩屈收也收斂

得此眾聚是毛韓同義

不吳不揚傳揚傷也 案澤陂云傷如之何爾雅郭注引  
魯詩陽如之何古揚陽通用詳見禮記釋注

東矢其搜傳五十矢為束搜眾意也 正義曰荀卿論兵

云負矢五十箇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

束也案說文手部搽眾意也從手參聲引詩束矢其搽

憬彼淮夷傳憬遠行貌 釋文憬說文作慮音獮云闊也

一曰廣大也案陸引說文與今本異說文心部憬覺悟

也從心景聲詩曰憬彼淮夷瞿部嬰讀若詩云穢彼淮

夷之穢文選安陸昭王碑文引韓詩穢彼淮夷薛君曰

穢覺磨之貌許於憬下依毛詩變下引韓詩憬與穢穢

毛鄭詩釋 卷三 圭

聲相近 闕宮有值傳闕閉也箋闕神也 案文選魯靈光殿賦注

引詩祕宮有值傳祕神也傳乃箋之誤

奄有龜蒙 案文選責躬詩注引詩奄有龜蒙毛莫曰奄

大也今傳無此文

奄有九有傳九有九州也 案文選策魏公九錫文引韓

詩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傳域有也祭法共工

氏之霸九州也魯語作霸九有漢律志作霸九域古字

通用

幅隕既長傳隕均也箋云隕當作圓謂周也 案說文

口部圓讀若員元鳥傳員均也隕即員之段借古員圓

通用

百祿是何傳何任也 案左傳隱三年引詩百祿是荷荷

讀如荷任之荷與毛公合

元王桓撥傳撥治也 案釋文韓詩作發發明也古發讀

如撥與撥通用

率履不越傳履禮也 案韓詩外傳引作率禮漢書蕭望

之傳亦引作禮宣帝紀同隸釋周憬碑帥禮不越並與

故訓合

為下國駿厖傳駿大厖厚箋駿之言俊也 案荀子榮辱

毛鄭詩釋 卷三 圭

篇引詩為下國駿蒙揚注駿大也蒙讀曰厖厚也毛公

親事荀卿故訓多本師說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

詩為下國恂蒙盧辯注恂信也今下國信蒙其富今案

盧說非也古恂駿聲近段借論語恂恂祝睦後碑鄉黨

逸遂可證也蒙厖亦通用小戎箋云蒙厖也大戴所引

與毛詩正合呂氏讀詩記稱董氏引齊詩作駿驪謂馬

也齊詩魏代已亡非朱董道所及見此齊詩即董氏所

偽托以詩文從馬詭為此說而朱子集傳誤從之遂廢

漢以來經師之訓故是可嘆也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箋龍當作寵 案大戴禮衛將軍文

子篇引詩何天之寵傳奏其勇鄭君依大戴文也書禹  
敷土史記夏本紀作傳七古敷傳通用

武王載旆傳旆旗也 案荀子議兵篇引詩武王載發注  
發讀爲旆說文土部坡治也引詩武王載坡坡與撥同  
烏部馱讀若撥長發傳撥治也坡撥發撥聲相近

苞有二藥傳藥餘也 案漢書敘傳注引詩包有三柝李  
善東京賦注藥與柝古字同詳見禮記釋注

采入其阻傳采深窈采冒也 釋文采說文作采從冫米  
云冒也案說文冫部采周行也從冫米聲引詩采入其  
阻廣韻五支采冒也采深入也冒也周行也

毛鄭詩釋

卷三

毛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傳商邑京師也 案後漢書樊準傳  
引韓詩京師翼翼是毛韓同義

淮安山陽丁晏學

關雎傳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 案列女

傳仁智傳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男女之盛

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與毛公合

左右芼之傳芼擇也 案說文見部現擇也從見毛聲讀

若苗玉篇引詩左右現之芼現音義同

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 正義曰

勞辱之事案文選干寶晉紀總論尊敬師傅服澣濯之

衣習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本毛詩序傳文

毛鄭詩釋續錄 卷四

施于中谷傳施移也 案荀子儒效云若夫充虛之相施

易也楊注施讀曰移古移弛通釋詁弛易也故毛訓為

移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紵數也

案後漢書王渙傳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

屈柔紵數名也與毛義同

素絲五紵傳紵縫也 案說文黑部賦羔裘之縫也從黑

或聲

于嗟洵兮傳洵遠 釋文韓詩作賈亦遠也案呂氏春秋

季春紀引詩于嗟賈兮賈大也遠也高誘據韓詩也與

毛訓遠合

邶釋文本又作鄩 案漢書地理志注師古曰邶字或作

鄩漢衡方碑感背人之凱風卽鄩之省文

如有隱憂傳隱痛也 案文選養生論勸進表詠懷詩注

引韓詩如有殷憂古殷亦讀如隱

深則厲傳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 案說文水部

砾履石渡水也從水從石詩曰深則砾或作瀦釋文引

韓詩至心曰厲玉篇水部水深至心曰砾禹貢礪砥砮

丹一切經音義引作砾砥汗簡云砾古文礪王逸九歎

章句瀦渡也由膝以下為瀦也

毛鄭詩釋續錄 卷四

有洧有潰傳潰潰怒也 案經本一字而傳重文申之如

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悻悻然有節度條條然獻也慄

慄懼也毛傳多此文法韓詩亦云潰潰不善之貌與毛

公同

出宿于沛傳沛地名 詩地理攷曰地理志禹貢道沔水

東流為沛東郡臨邑有沛廟注沛亦濟水字蘇氏曰書

導沔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春秋傳衛敗于滎澤

故濟水及衛 案劉向列女傳母儀傳楚子發母下引

詩出宿于濟飲餞于福文選謝宣遠王撫軍詩注亦引

毛詩出宿于濟玉篇沛古文濟字足徵蘇說之確

飲饑于福 釋文韓詩作坭案士虞禮鄭注引詩飲饑于  
年曲水詩序注引韓詩章句送行飲酒曰饑 案文選顏延

泥古從爾之字多與從尼字通如繫于金柅一作柅詳  
見周易釋詁

問我諸姑 案史記吳世家索隱未衷引毛讀姑為諸今  
傳無此文

靜女其姝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

案文選神女賦注引韓詩靜貞也與毛義同

不屑髦也箋云髦髮也 案周禮追師注引作不屑髦也

毛鄭詩釋續錄 卷四

三

說文髟部髮髮也從髟易聲或作髦

邗之媛也傳美女為媛也箋云媛者邗人所依倚以為媛

助也 釋文韓詩作援援取也案釋訓美女為媛釋文

作援說文女部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從女爰聲引詩

此文毛韓同意

椅桐梓漆傳椅梓屬 案說文木部椅梓也椅字注賈侍

中說櫛即椅木可作琴

終然允臧 案毛本注疏然誤焉唐石經作然不誤漢白

石神君碑終然允臧蔡中郎集濟北相崔君夫人誄終

然允臧

載馳載驅傳載辭也箋載之言則也 案七月春日載陽

汚水載飛載止小宛載飛載鳴賓筵皇尸載起湛露在

宗載考江漢王心載口時邁載戢干戈載囊弓矢箋皆

云載之言則也四牡云載飛載下箋猶則飛則下四月

云載清載濁箋云一則清一則濁傳言辭箋言則則亦

辭也箋申毛義文選高唐賦注引廣雅載則也

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 案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弔生

曰唁說文口部唁弔生也從口言聲引詩歸唁衛侯

何以畀之傳畀予也箋又欲以善道與之 釋文畀與也

注子同案論衡率性篇本性篇兩引詩何以與之與箋

毛鄭詩釋續錄 卷四

四

義合

考槃在阿傳曲陵曰阿 案文選西都賦引韓詩曲景曰

阿釋元應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韓詩曰曲京曰阿阿

謂山曲隈處也皇矣傳京大阜也爾雅釋地大阜曰陵

元鳥傳景大釋詁京大也景從日京聲古陵京景並通

用毛韓同意

譚公維私 案白虎通云覃公維私覃子也說文繫傳引

覃公維私古文私

體無咎言 釋文韓詩作履履幸也案禮記坊記注作履

無咎言鄭依韓詩也谷風無以下體韓詩外傳作下禮

古履禮亦通

啜其泣矣傳啜泣貌 案韓詩外傳作啜釋名啜啜也心有所念愀然發此聲也

雉離于學傳覆車也 案說文网部覆車也從車包聲詩曰雉離于苞古從包之字與從孚之字多通詳見禮記釋注

謂子不信有如皦日傳皦白也 案釋文皦本又作皎列女傳引詩作皎文選寡婦賦引韓詩謂余不信有如皎日皎皦音義同又劉公幹贈徐幹詩注引謂余不信江文通雜體詩注引有如皎日月賦注引詩月出皦兮今

毛鄭詩釋續錄

卷四

五

詩作皎曲禮注余子古今字

適子之館兮箋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 案漢書金日磾傳小疾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後漢書班固傳周廬千列李賢注謂宿衛之廬周於宮也鄭云諸廬舉今制以曉古也

抑釋棚忌傳棚所以覆矢 釋文馬云檣丸蓋也案說文棚所以覆矢也從手朋聲詩曰抑釋棚忌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杜預注冰檣丸蓋或云檣丸是箭筈其蓋可以取飲正義買達云檣丸蓋也北堂書鈔引劉楨毛詩義問云棚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

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琕瑀衝牙之類 案周禮玉

府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瑳珠以納其間賈疏謂是韓詩晉語韋昭注引詩傳曰上有葱珩下有雙璜亦韓詩傳文大戴禮保傳篇云下車以珩玉為度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瑳珠以納其間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日合章句曰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琕瑀以雜之衝牙瑳珠以納其間初學記佩引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衝牙瑳珠以納其間上下為衡半璧為璜璜中橫以衝牙以蒼珠為瑳徐堅所引蓋三禮舊圖非朱熹氏圖也

毛鄭詩釋續錄

卷四

六

東門之墀傳除地町町者 案釋名釋州國鄭町其地多平町町然也一切經音義華嚴經第八引韓詩墀猶坦也謂除地平坦與毛同意

零露漙漙傳漙漙然盛多也 釋文漙本亦作團案文選謝靈運永初三年詩謝元暉京路夜發苦寒行江文通雜體謝惠連七月七日詠牛女詩注並引毛詩零露團兮匡謬正俗曰鄭詩野有蔓草篇云零露團兮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之為漙字讀若團團之團作辭賦篇什用之遞相因襲曾無疑

者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充反此字本作露或作溥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充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非團義矣廣韻二十六桓溥詩零露溥兮露露貌並度官切

且往觀乎 案說文且部廬且往也從且康聲集韻廬才

布切且往也廣韻十一暮廬注也當作往也字彙補廬昨娛

切往也廬即廬之譌文

清揚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 案玉篇面部云

碗於遠切眉目之間美貌韓詩云清揚碗兮與毛故訓

合倚嗟傳婉好眉目也韓詩外傳作青陽宛兮文選射

毛鄭詩釋義 卷四

雉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青靜也

維是褊心 案隸釋漢蔡邕石經魯詩殘碑維作惟維惟

古今字

是以爲刺 案石經殘碑刺作刺廣韻五寘刺七賜切刺

俗五經文字引蔡邕石經頗多俗體省筆不合六書此

亦其一也

彼汾沮洳傳沮洳其漸洳者 案說文水部湔漸溼也從

水挈聲

河水清且漣漪 案漢石經漪作兮秦誓斷斷漪禮記大

學作兮古漪兮通

不素餐兮傳素空也 案論衡量知篇素者空也空虚無

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

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

坎坎伐輪兮 案漢石經作欲欲易坎卦京房劉表作欲

古字通

無食我黍 案漢石經無作毋又夙夜無已猶來無死並

作毋士昏禮注古文毋作無毛詩從古文魯詩從今文

山有樞 案石經殘碑作齒爾雅釋木釋文樞本或作齒

同

何不日鼓瑟 案石經殘碑何作胡伐檀箋云何胡也

毛鄭詩釋義 卷四

寺人之令 釋文韓詩作伶云使也案說文人部使伶也

從人吏聲許君本韓詩說

厭厭良人傳厭厭女也 釋文韓詩作惜惜和悅之貌案

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惜惜夜飲薛君曰惜惜和悅之

貌列女傳賢明傳引詩惜惜良人今詩作厭厭說文心

部厭安也從心厭聲詩曰厭厭夜飲左傳昭十二年祈

招之惜惜杜注惜惜安和貌惜厭厭聲相近

誰侑予美 釋文韓詩作媿音尾媿美也案說文女部媿

順也從女尾聲讀若媚周禮媿爲古美字廣韻五旨美

媿同媿即媿也古書尾與微通若華尾一作字微微生

一作尾生可證也

心焉惕惕傳惕惕猶切切也 案釋訓惕惕愛也郭注韓

詩以為悅人故云愛也漢書敘傳引孟康曰姤姤惕惕

愛也一切經音義引心焉惕惕傳惕惕猶切切也匡謬

正俗曰甫田篇云勞心切切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

者敘憂慘慘之情多為切切王仲宣登樓賦云心悽愴

以感發意切切而惻惻諸如此類皆當音切字與切字

相類切字從刀七聲傳寫誤亂或變為切今之學者誤

誦辭賦皆為切切不復言切失之遠矣據顏氏此說則

元應引作切切為長

毛鄭詩釋義卷四

九

碩大且儼傳儼矜莊貌 案太平御覽引韓詩碩大且儼

薛君曰重頤也五檢反說文女部媿含怒也一曰難知

也詩曰碩大且儼廣雅釋詁媿美也皆據韓詩禹貢厥

筐屨絲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皆作會古儼屨媿會

聲相近

婉兮變兮傳婉變少好貌 案說文女部媿順也從女媿

聲詩曰婉兮媿兮又變字音同

鳩鳩傳鳩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

案說苑反質引尸鳩在桑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

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一儀也列女傳母儀傳詩

云尸鳩在桑云云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

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

君風俗通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傳曰一心可以

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與劉子政同釋文鳩本亦作

尸漢書鮑宣傳後漢書袁紹傳注淮南子時則訓注俱

引詩作尸鳩說文廣雅亦作尸鳩

田峻至喜箋云田峻司嗇今之嗇夫也 案周禮職內疏

引王氏漢官解云卜官嗇夫各擅其職漢書丙吉傳有

少內嗇夫續漢書百官志大司農劉昭注嗇夫十一人

儀禮覲禮嗇夫承命鄭注蓋司空之屬也左傳昭十七

毛鄭詩釋義卷四

十

年引夏書曰嗇夫馳則此官不始於漢矣後漢書鄭本

傳少為鄉嗇夫是嗇夫之職鄭君身為之

小雅鄭譜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 案正義引

左傳服虔注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

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陳文王之德武王

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為正大雅鄭言正小雅篇

數與服畧同正大雅增假樂公劉洞酌卷阿四篇與服

小異鄭又以小雅六月以後大雅民勞以後皆謂之變

雅詩大序亦言變風變雅是鄭所據依也

鹿鳴之什 釋文以什篇編為一卷名之曰什案毛鄭分



什小雅則鹿鳴南有嘉魚鴻雁節南山谷風甫田魚藻是也華黍箋謂毛公推改什首非孔子之舊正義推衍孔子十首南陔第二彤弓第三鴻雁第四節南山第五北山第六桑扈第七都人士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朱子集傳又因孔疏而小變之分鹿鳴白華彤弓祈父小口北山桑扈都人士爲什首考呂覽音律高誘注摯讀如文王之什周禮樂詩注雍詩在周頌臣工之什是漢儒傳詩篇什本有定次未可以後人之臆見而改漢以來經師之舊第也文選謝靈運傳論紛披風什又案毛公信而好古其學具有傳授斷無私爲改竄之

毛鄭詩經續錄 卷四

十一

理鄭氏見笙詩次第與儀禮不合遂疑毛公推改什首然古人奏樂之次不必盡依詩次如間歌奏小雅而合樂則奏二南豈得謂二南在小雅後乎鄭君臆度之言斯不然矣鄭又謂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毛公移其篇第遂改爲刺幽王然孔疏謂韓詩篇第亦與毛同是毛詩之次乃漢經師所共傳之本也鄭君據魯詩刺厲王而疑毛公移篇第余未敢信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傳鹿待萍呦呦然鳴而相呼 案左傳文十七年正義引服虔注鹿得美艸呦呦相呼義本毛詩

承筐是將箋書曰筐厥元黃 案義典正義云鄭注禹貢引允征曰筐厥元黃正義曰鄭再貢注引允征筐厥元黃此卽孔氏逸書十六篇之文也魏晉間古文竄入武成正義據偽古文反斥鄭引張朔偽書其誤甚矣

示我周行箋示當作寅寅置也 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寅之河干之寅是示寅聲相近故誤爲示也案易坎上六寅于叢棘釋文寅置也劉表作示范審穀梁注引亦作示古示寅通

死喪之威傳威畏箋云死喪可畏怖之事 案續列女傳引詩死喪之威言死可畏之事惟兄弟甚相懷與毛鄭

毛鄭詩經續錄 卷四

十二

神之弔矣傳弔至也 案說文弔部迺至也從彡弔聲釋詁作弔古文省

鸞在鑣說文金部鑿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鑣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從金鸞省許君自序傳詩毛氏古文此謂鑣八鸞正依故訓續漢志注二十九引傳元乘與馬賦注鸞在馬勒鑣亦用毛傳此毛詩之說也禮記鄭注

引韓詩內傳鸞在衡和在軾正義曰韓詩外傳文當作內傳今外傳無此文周禮大馭鄭注鸞在衡和在軾賈疏引韓詩傳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左傳桓二年正義引韓詩內傳鸞在衡和在軾前荀子正論篇楊倞注引韓詩外傳亦當作內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此韓詩之說也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此魯詩之說亦與韓詩同也大戴禮保傅篇云在衡爲鸞在軾曰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賈誼新書容經篇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並與韓魯詩合漢時三家立學官毛詩不得立故多依用韓魯說也駟賦箋云置鸞于鑣異

毛詩釋義續錄 卷四

三

於乘車也正義謂乘車鸞在衡鄭君注禮時先通韓詩故周禮禮記注並依韓說至箋詩宗毛仍爲兩解鄭意亦不廢韓詩也晉崔豹古今注五輅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鑿所謂和鑿也此謂衡上鑿亦韓詩之說文選前緩聲歌注引應劭漢書注鸞在軾和在衡與韓魯詩互易應仲瑗漢人必依三家詩李善所引誤倒也又史記禮書集解引服虔曰鸞在鑣和在衡則又服杜之新說與魯韓毛並異不可承用諸說不同然秦風云輶車鸞鑣是鸞在鑣經有明文當以毛詩說爲正賈疏引毛云鸞在衡此誤以韓詩爲毛詩戴氏謂在鑣之說誤恐非說苑說

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

我是用急 案鹽鐵論繇役引詩我是用戒說文言部詳從言革聲讀若戒爾雅釋言戒急也大雅匪棘其欲箋棘急禮坊記引詩匪革其猶鄭注革急也采薇出車箋並云棘急也古急棘革戒戒並同音段借戴氏毛鄭詩考正謂訛作非

路車有夷傳夷赤貌 案簡兮傳赫赤貌夷卽赫之段借也小雅秣貽有夷白虎通爵位篇引作秣貽有夷李善文選注亦引毛傳夷赤貌

元戎十乘傳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

毛詩釋義續錄 卷四

酉

曰元良先良也箋云鈞鑿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 正義曰司馬法文也案今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有此文周禮鄉師注又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輶輦與毛引異毛所引者戎車鄭所引者輦車故不同也明堂位鈞車鄭注鈞有曲與者也釋名釋車鈞車以行爲陳鈞般曲直有正夏所制也元戎車在軍前啟突敵陳周所制也與箋義合釋文作鈞般音古爾雅釋水鈞般李巡作鈞般古般般形相近詳見周易釋詁

采芑云敏彼飛隼箋隼急疾之鳥也 案釋元應觀無量

壽經音義引詩賦彼飛鶴箋云鶴急疾之鳥也作本從佳俗又加鳥旁

鶴鳴于九臯傳臯澤也 案離騷章句引詩鶴鳴于九臯

王逸云澤曲曰臯釋文引韓詩云九臯九折之澤王充

論衡藝增篇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

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本

韓詩說又案古書皆無于字說文鶴字注引詩鶴鳴九

臯王充論衡藝增篇應劭風俗通聲音篇文選東方曼

倩答客難趙景真與嵇茂齋書注月賦注潘安仁為賈

誼作注並引詩鶴鳴九臯唐石經有于字誤

毛鄭詩釋續錄 卷四 五

如矢棘傳棘稜廉也 案釋文引韓詩作柶隅也抑傳

隅廉也毛韓同意

斯干序宣王考室也 案漢書劉向傳宣王賢而中典更

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與序言宣

王時合

節彼南山傳節高峻貌 案說文山部岵陬隅高山之節

從山從下文選吳都賦黃緣山嶽之岵劉逵注許氏記

字曰岵陬隅而山之節也節即岵之段借

何用不監傳監視也 案釋詁文爾雅釋文監字又作監

說文目部監視也從目監聲

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傳毗厚也 案荀子宥坐篇引詩天

子是庠卑民不迷楊注庠讀為毗輔也卑讀為俾漢校

官碑卑爾熾目古卑俾通用

癩癩以痒傳癩痒皆病也 案釋詁癩痒病也 疏未釋文

引舍人曰皆心憂德之病也孫炎曰癩者畏之病也字

林音怒詩作鼠兩無正云鼠思泣血箋云鼠憂也鼠即

癩之省文

四國無政不用其行箋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

善人也 案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引馬融集融上書

曰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

毛鄭詳釋續錄 卷四 夫

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于日月之災馬季長所引傳

昭七年左氏傳文鄭為馬之弟子所說亦同

弁彼鸞斯傳弁樂也 案釋詁般樂也說文日部昇喜樂

也弁昇般同音段借漢書杜欽傳小卞之作可為寒心

師古曰卞音盤晉語魯有卞費左傳作弁費論語卞莊

子漢書東方朔傳作弁嚴子成十八年左傳弁糾御戎

釋文云本亦作卞同

哀我填寡傳填盡也 釋文韓詩作疹苦也案雲漢云胡

口瘖我以旱釋文韓詩作疹云重也填瘖疹聲相近

匪其止共維王之叩箋云叩病也小人好為讒佞既不共

其職事又爲王所病 案韓詩外傳引詩匪其止恭維王之叩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箋本韓詩

秩秩大猷傳秩秩進知也 案說文大部載大也從大戔

聲讀若詩載載大猷走部越从走載聲讀若詩威儀秩

秩書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古秩程載聲相近也少牢

饋食禮鄭注秩或爲載柏舟云胡迭而微釋文引韓詩

作載漢書地理引詩四載卽四驥驥亦从載聲古載感

賦秩載迭並聲近段借

躍躍兔免傳兔免狡兔也 案說文兔部兔狡兔也免之

駿者從兔免史記注春申君列傳引韓嬰章句兔謂狡

兔鄭詳釋續錄 卷四

兔義與毛同

居河之麋傳水草交謂之麋 釋文麋本又作涓案爾雅

釋水注引詩居河之涓文選別賦注引詩亦作涓魏都

賦注引毛傳水草交曰涓古金石文多以麋壽爲眉詩

我心易也傳易說 釋文韓詩作施施善也案大雅施于

孫子箋施猶易也釋詁弛易也古施弛通用 論語君子

易也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

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案曲禮正義稱異義許慎

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左傳

鄭伯使卒出豕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又衛伯姬

盟孔悝以豕毛公謂雞犬豕近是韓生謂以牛失之

既其女遷箋云遷之言訕也 案說文訕從山聲古山遷

聲近釋名仙遷也遷入山也廣韻二仙仙僂同

無將大車箋云將猶扶進也 案說文手部肝扶也從手

月聲玉篇肝古文將字

至于芄野傳芄野遠荒之地 案說文芄遠荒也從艸九

聲引詩此文

苾芬孝祀箋苾苾芬芬有馨香矣 案文選蘇子卿古詩

注引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漢田君碑芬

手鄭詳釋續錄 卷四

馨馥芬膠東王君廟門斷碑有馥其馨卽詩有馥其香

之異文毛傳馥芬香也古馥苾馥聲相近

倬彼甫田傳倬明貌 釋文韓詩作薊云薊卓也案釋詁

薊大也邢疏引韓詩同引說文薊艸大也桑柔箋云倬

明大貌說文倬著大也從人卓聲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左陽道朝祀

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 案老子第三十一章吉事尚

左凶事尚右毛公本此老子爲獻王所得古書毛公仕

于河間間引用之然獻王所得禮經傳記之屬故訓引

用最多其依用老子者惟此及強梁一語豈非以其學

涉虛無不可以訓經典哉然則毛公之識亦卓矣注禮記

尚左右陰吉  
尚左右陽也

平平左右傳平平辨治也 案荀子儒效篇分不亂於上

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引詩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毛

公親事荀卿從師說也

天子葵之傳葵揆也 案說文手部揆度也又木部揆一

曰度也廣雅終揆權也考工記注作終葵古字通用

角弓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傳比周

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案荀子儒

效篇比周而譽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

毛鄭詩釋義錄 卷四

尤

身愈危詩曰民之無良云云楊倞注愈讀為愈 毛公傳本於荀

卿亦師說也

如鬢如髦我是用憂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

變化之我用是為大憂也 案韓詩外傳引詩如鬢如

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箋本韓詩

綱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 案說文鬢髮多也從彭周聲

三部參稠髮也

絲蠻黃鳥傳小鳥貌 案說文糸部絲聯微也從系帛廣

雅絲小也絲傳絲絲不絕貌箋云絲絲然若將無長大

時周書和寤解絲絲不絕憂憂若何漢書淮南王安言

粵人絲力蕩材皆小貌也又文選景福殿賦絲蠻黠雲

注引韓詩絲蠻黃鳥薛君曰絲蠻文貌王元長曲水詩

序亂鴛鴦于絲羽注引韓詩同與毛詩異禮大學作緝

蠻正義言緝蠻然微小之黃鳥亦用毛詩序為微臣刺

亂故托於小鳥以喻微賤之意

令聞不已 釋文聞音問案墨子明鬼下引大雅曰令問

不已卷阿令聞令望釋文聞本亦作問荀子正名篇引

作令問令望

其麗不億傳麗數也 案說文支部敷數也從支麗聲方

言亦云敷數也麗與敷同麗兩也兩敷之名也引申之

毛鄭詩釋義錄 卷四

辛

故訓為數

常服黼詩傳詩殷冠也 案白虎通三正云詩曰厥作裸

將常服黼詩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

使不挾四方 案韓詩外傳作挾法言淵騫篇膝灌樊鄴

曰挾介注挾與挾同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挾陛師

古曰挾與挾同

其會如林 案風俗通林引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

林之士往而不能反韓詩外傳卷五云山林之士為名

故往而不返應氏所引本韓詩傳文

涼彼武王傳涼佐也 釋文韓詩作亮亮相也案書畢命

疏引釋詁亮佐也今釋詁無此文應劭風俗通三王引詩亮彼武王小徐說文繫傳引作亮

自上沮漆傳土居也沮水漆水也 案漢書地理志右扶

風杜陽師古曰繇詩曰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

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與毛不同鴟鴞云徹彼桑

土釋文韓詩作杜郭璞方言注引作徹彼桑杜古土杜

亦通借

聿來胥字傳胥相 案新序雜事引詩聿來相字

還不作人 案潛夫論德化引詩胡不作人古返胡通用

以弗無子箋云弗之言祓也 案廣雅拂祓除也卷阿弗

毛鄭詩釋續錄 卷四

圭

祿爾康矣郭注釋詁引作祓此章弗厥豐草韓詩作拂

云拂弗也古祓弗弗拂皆通用並讀如廢 易既濟婦亨

夏作鬻荀 爽作絨

載震載夙箋云夙之言肅也肅戒不復御 案說文夙早

敬也從夙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古文作個又作何

徐鼎臣曰今俗作夙譌又肅持事振敬也從聿在淵上

戰戰兢兢也徐楚金繫傳通論曰肅之爲言夙也早也

恆夙具也特性饋食禮乃宿尸鄭注宿讀爲肅肅猶戒

也古夙宿肅並通說文鹽字注古者宿沙初作鬻海鹽

卽夙沙也 卜部宿從宀 個聲 個卽古文夙也

誕實旬劄箋云實之言適也 正義曰定本爲實之言是

案集注並爲適案箋云是時聲音則已大矣當從定本

韓 箋實當作寔寔是也

載燔載烈箋云烈之言爛也 案廣雅烈熱也一切經音

義又引廣雅爛熱也烈爛義同

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 釋文敦音彫案荀

子大畧篇天子彫弓荀卿毛公之師也公羊傳何休解

詁云禮天子雕弓文選西京賦彫弓斯毅薛綜注彫弓

謂有刻畫也說文弓部彗畫弓也敦卽彗之段借

舍矢既均箋云舍之音釋也 案鄉飲酒禮主人釋服大

毛鄭詩釋續錄 卷四

圭

射儀獲而未釋獲鄭注並云古文釋作舍周禮大胥春

人學舍菜注舍卽釋也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注舍讀爲

釋舍萌猶釋菜也古者釋菜釋奠多作舍字大祝反行

舍奠釋文舍音釋句祝舍奠于祖廟注舍讀爲釋大史

節史舍算注舍讀曰釋禮記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于

墓左釋文舍音釋祭統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注舍

當爲釋聲之誤也月令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呂覽仲

春紀作舍菜三國志魏少帝紀嘉平五年詔用孟子舍

生取義作釋生古舍釋通用四牡傳云臣受命舍幣于

禰乃行陸氏亦音釋

下民卒瘞傳瘵病也 案禮記緇衣引詩下民卒瘞士冠  
禮注古文宜為瘵

洒埽庭內傳洒灑 案韓詩外傳作灑掃古今字

無言不讐傳讐用也箋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價  
賈物惡則其售價賤 案韓詩外傳引詩無言不酬後

漢書明帝紀注陳球傳引詩俱作酬文選思元賦注引  
詩無言不酬据韓詩也戰國策壤地著之盤孟屬之讐

柞注與酬酢同鄭君作售史記高祖紀每酤留飲酒讐  
數倍如淳注讐亦售也古讐售酬並通用 表記引詩無  
言不讐鄭注

讐猶答也列女傳節義傳  
引詩無言不讐與酬同

重

敬恭明神 釋文作明祀本或作明神案漢西嶽華山碑

白石神君碑兩稱敬恭明祀文選陸士衡答張士然書  
亦引作明祀

于邑于謝 案王符潜夫論志氏姓引詩于邑于序鄉射  
禮豫讀如成周宜榭災之榭周禮作序今文豫為序古

序謝聲近通用  
仲山甫徂齊 案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

宣就封于齊注鄧展曰韓詩以為封于齊隸釋漢孟郁  
修堯廟碑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于齊

亦据韓詩說也

簞莛錯衡箋云簞莛潦簞以為車蔽今之藩也 案周禮

巾車潦車藩蔽鄭注蔽車旁禦風塵者藩今小車藩潦  
席以為之方言輶謂之輶漢書景帝紀今長吏二千石

輶黑輶朱輶說文無輶字車部軒字注曲輶藩車也當  
以藩為正輶俗字也

武夫洸洸傳洸洸武貌 案鹽鐵論繇役作武夫潢潢潢  
洸古形聲並近

彼宜有罪汝覆說之傳說赦也 案潜夫論述赦引作汝  
反脫之說脫古通用

毛鄭詩釋續錄 卷四

重

闕如虺虎傳虎之自怒虺然 案說文虎部虺虎鳴也從  
虎九聲虺部虺哮虺也通俗文曰虎聲謂之哮虺風俗

通云詩美南仲闕如哮虎文選七啟哮闕之獸注哮與  
虺同漢嚴詵碑威如哮虎武班碑哮虎之怒

日辟國百里傳辟開 案文選上林賦注引薛君韓詩章  
句曰辟除也天保傳除開也與毛同意

大王荒之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正義  
曰中侯稷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事何所出

案吳越春秋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  
而民五倍其初文選于令升晉紀總論居之一年成邑

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李善注新序曰大王亶父止于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單厥心傳單厚 案國語作亶厥心王符潛夫論慎微引詩傳爾亶厚胡福不除今天保亶作單胡作何古胡何通用史記歷書端蒙單闕二年注單闕一作亶案士冠禮注古文亶為痺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傳儀善刑法靖謀也 案左傳昭六年引詩正義引服虔注儀善也式用也刑法也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義本毛詩

毛鄭詩釋續錄 卷四

義

簫管備舉箋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餽者所吹也 案周禮小師注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餽所吹者未子京詩簫聲吹暖賣餽天劉筠詩餽市喧簫鼓是後世猶沿漢俗有客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案白虎通王者不臣引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

莫子拜蜂傳拜蜂瘳曳也 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謂掣曳入於惡也彼作粵峯古今字耳案說文彳部德使也從彳諱聲律使也從彳聿聲讀若蠡即拜蜂之異文柔傳云拜使也拜粵德同聲段借故許君亦訓為使又手部瘳引縱曰瘳從手瘳省聲皆掣曳之意

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案通典四十四靈星禮引五經通義曰靈星為立尸故云絲衣其掖會弁俛俛傳言王者祭靈星尸所服之衣也依高子說也

思樂泮水箋辟靡者案土雖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 案白虎通辟雍引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箋說本此

黍稷重穋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稷 案周禮內宰先鄭注先種後熟謂之稷後種先熟謂之稷注引詩作稷稷釋文種本又作重音同說文禾部種先種後熟也從禾重聲稷疾熟也從禾耋聲引詩黍稷種稷或作稷

毛鄭詩釋續錄 卷四

義

新廟 案斯所作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 案文選西都賦奚斯頌魯注引韓詩魯頌篇新廟 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 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奚斯頌偃歌其路寢注引韓詩同後漢書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李賢注引韓詩薛君傳同揚子法言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注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闕官之詩漢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甫之美張遷碑奚斯讚魯考甫頌殷楊震碑慕奚斯之追述緞民校尉熊君碑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追慕遺績紀述前勳楊



統碑庶考斯之頌儀張納碑庶慕奚斯口口之美其論  
敘紀著休烈刊口口頌匡謬正俗引陳思王承露盤銘  
序曰奚斯頌魯野客叢書引宋鮑昭河清頌藻披歌頌  
則奚斯之徒此皆韓詩之說與毛不同漢世毛詩不行  
故遵用韓說近段氏玉裁刻毛詩傳改作是廟為作是  
詩謂毛傳與韓詩同至鄭箋始為異說可謂不知而妄  
作者矣野客叢書引  
毛傳作是廟

賚我思成箋賚讀如往來之來 案說文貝部賚從貝來

聲下武昭茲來許釋文來鄭音賚下篇來孝同賚筵徂

賚孝孫周頌賚序書湯誓子其大賚汝古文武成大賚

毛鄭詩釋續錄 卷四 若

于四海徐邈並音來見釋文 仙民多識古音故與鄭君合

也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大雅釐爾圭

瓚沈重音賚亦見釋文 古賚來釐並聲近通用

武王載旆傳武王湯也 案韓詩外傳稱孫卿引詩武王

載旆有虔秉鉞此謂湯武之兵也與故訓合毛公親事

孫卿從師說也

賈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案文選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

賈揚子雲解嘲二十八將傳論運命論辨命論揚荊州

誅褚淵碑文凡七引詩賈維阿衡左右商王下句並無

實字

不僭不濫傳賞不僭刑不濫也 案左傳襄二十六年善  
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引商頌曰不僭不濫荀卿致  
士篇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荀卿本從左氏毛公親事荀  
卿亦從師說也

穹室熏鼠傳穹室塞也 正義曰大寒將至故穹室其

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案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晏子

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

韓非子作鼠穿其間堀穴託其中燠之恐焚木韓詩外

傳說苑並作燠是古者有熏鼠之事

子之佗矣傳佗加矣 案易訟卦終朝三褫之釋文鄭本

毛鄭詩釋續錄 卷四 毛

作佗徒可反項安世玩辭引鄭元曰三佗三加之也佗

佗聲相近

假哉天命傳假固也 案古假與假通玉篇假固也

生民傳以太牢祠于郊祿 案月令作高禘呂氏春秋仲

春紀祭神於郊謂之郊禘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禘

小子躑躅傳躑躅驕貌 案劉向新序引詩老夫灌灌小

子躑躅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與傳訓

驕合

威儀抑抑傳抑抑美也 案古抑懿通故毛以為美

衰如充耳傳衰盛服也大夫衰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

也 案漢書董仲舒今子大夫衰然爲舉首師古曰衰然盛服貌也引詩衰如充耳班固敘傳樂安衰衷古之文學師古曰衰衰盛貌也集韻四十九宥衰衷盛飾兒余救切

呦呦鹿鳴傳鹿得群呦呦然鳴而相呼 案白虎通文質

云卿大夫贊古以鹿鹿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

呼北史裴安祖傳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

兒曰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未嘗獨食焦氏易林

同人之蹇曰鹿得美草嗚呼其友升之乾曰白鹿嗚呦

呼其老少喜彼茂草樂我君子焦贛漢初人與毛義合

毛鄭詩釋續錄

卷四

虞

淮南子泰族訓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食而相呼也

序乃錢縛傳序具錢鈔縛錄 案攷工記注縛田器詩曰

侍乃錢縛說文人部侍待也儲侍也金部錢鈔也古田

器从金麥聲引詩序乃錢縛縛田器从金專聲引詩亦

同爾雅釋詁供峙共具也郭注皆謂備具文選羽獵賦

儲積共侍李善注引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物也侍具

事也是舍人本峙作侍亦訓爲具與毛故合又周語侍

而眷捐韋昭注侍具也

願言則嚏箋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今俗人嚏云人道

我此古之遺語也 案漢書藝文志雜占家有嚏耳鳴雜占十六卷野客叢書引隨筆曰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嚏嚏祝云有人說我蘇子瞻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詩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爲何人今世猶有此語

毛鄭詩釋續錄

卷四

手

書段氏按定毛詩故訓傳後

金壇段氏玉裁校定毛詩故訓傳合傳為一篇實於經後以復古經傳別行之舊甚盛事也間或考訂譌文疏通古義其大要亦頗詳審顧其間竊有未安者有出於臆改無據者是不可以不辨也防有鵠巢傳昔久也段改為夕謂誤作久案箋云自古昔之時常然申毛訓久之意正義亦云昔是久遠之事故為久也周禮酒正二曰昔酒鄭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賈疏言昔為久酋亦遠久之意也郊特牲舊澤之酒鄭注讀澤為醴謂昔酒也釋文引隱義云腊久也釋名曰驛酒久釀酉澤也古

毛鄭詩釋經卷四

羊

昔有久義故毛訓為久段改為夕非也伐檀傳實置也段氏為實者實之譌文實塞也案鹿鳴箋云實置也大司寇鄭注實置也易坎上六實于叢棘虞翻注實置也釋文實張璠作置古實置通用毛取同音訓為置段改作實亦非也生民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段謂假達為沓重沓而生案箋云達羊子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此箋申毛非改毛也說文羊部羊小羊也讀若達達本說文挑達字毛意段達為牽故訓為生但傳文質豈箋更申言如達之生非有異也引申之則凡物之生皆曰達載芟云驛驛其達傳達射也箋云達出地也正

義曰苗生達則射而出毛鄭同也段於車攻傳鳥達屬謂達沓古通覆下曰鳥猶可言也至此傳亦護前說為

重沓謂首生者乃如重沓而生之易說文段注詩當作背其說然非無乃郢書燕說歟闕宮傳云有大夫公子改經文亦非矣斯者作是廟也箋云矣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此毛鄭之說與韓詩說矣斯作頌者不同段氏改傳云作是詩與韓詩同尤武斷之甚者也皇矣傳多据左氏文其有不備箋更足成之段氏謂心能制義曰度至經天緯地曰文儿八句皆傳文各本以德正應和以下五句誤係之箋段之說亦想當然耳果何所据而為是說

毛鄭詩釋經卷四

羊

乎韋昭國語注引毛詩傳勤播百穀死于黑水之山今傳無此文此說見山海經海內經其文不雅馴與故訓文不類或馬融詩傳之文亦未可知後漢書馬融注亦稱毛詩傳段氏以此十字補入生民傳下斯為妄矣說文為六書之宗旨然所引詩或兼取三家不必盡依毛氏段於克岐克疑謂疑乃淺人改之當依說文作疑考漢書壽碑枝疑有志則疑亦漢世通行之字也幽風二之日栗烈段氏改作深例又謂說文列為類案說文風部屬讀若栗屬讀若列栗烈即屬屬之段借不必改從栗列也古列類聲同思齊箋以烈假為厲假類亦列也段氏謂列

謬為賴未免不諳古音矣車奉傳慰安也段依釋文作怨也案王肅申毛為怨恨孫毓朋於王亦為怨也凱風傳云慰安正義作安是也崧高傳贈送段依集注本作增也案涓陽傳贈送也女曰雛鳴韓箋並云贈送也當以作送為長甘棠傳依集注增召伯以下三十七字四牡傳依集注增無私恩以下二十八字皆過信崔本輕改孔疏節南山庶民弗信引日本古本作弗谷風傳据日本古本改無有不作無不有竊疑日本書為好事者依托其所稱古本尤多傳會古書不可据段氏引之亦輕信之過也又傳斯方盞也段盞下增斧字衮衣卷

毛鄭詩釋續錄卷四

畫

龍也段龍下增衣字古文簡質無庸添設他如兩駮不猗改作倚子維音嘒嘒增之字之類皆當存其原本著其異同今段氏皆徑改經文殊失古人傳疑之旨段所作說文亦多意必之說故特著之使後之讀段氏書者知所謹擇焉

詩序證文

案詩常棣正義引鄭志曰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魏王肅梁蕭統沈重陳陸德明唐孔穎達皆謂詩序子夏作獨後漢書儒林傳稱衛宏作詩序後儒多為所惑今案華黍箋云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則毛詩本有序不始于衛宏明矣董仲舒春秋繁露云詩書序其志詩序書序著于西漢之初烏得謂為東漢人作乎原其致誤之由衛宏本傳毛詩古文並述詩序蔚宗不學遂誤以序為宏作儒林傳中誤以漢一字石經為古文篆隸三體又誤以大毛公為毛萇其批繆大率類此漢魏

毛鄭詩釋續錄卷四

畫

以來說詩者多遵詩序唐韓愈始疑之至宋鄭樵培擊尤力謂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其言之狂悖如此樵又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其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詩序至是始行考漢世文字引詩序者凡十有五漢書禮樂志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師古曰勺讀曰酌董仲舒傳於周莫盛于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張晏三國時人應劭風俗通聲音云勺言能斟酌先祖之道並引酌序文一也文選王子淵講德論引傳曰詩人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李善注謂樂雜動聲儀亦有此文與大序同一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者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魚麗序文三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車攻吉日序于周詩馬季長傳毛詩亦稱詩序四也孫穀古微書引詩緯含神霧曰治世之音溫以裕其政平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陶宗儀說郛引含神霧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臯聞之者足以戒並大序文太平御覽禮儀部引詩緯經始靈臺天下附也依靈臺序文緯侯皆漢以前書五也蔡邕獨斷云清廟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

歌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維天之命告太平於文王之所歌也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天作祀先王之所歌也昊天有成命郊祭天地之所歌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執競祀武王之所歌也思文祭后稷配天之所歌也臣工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所歌也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也豐年蒸嘗秋冬之所歌也有瞽始作樂合諸侯而奏之所歌也清季冬荐魚春獻鮓之所歌也雍禘太祖之所歌也載見諸侯始見於武王

廟之所歌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之所歌也武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閔子小子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於廟之所歌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小毖嗣王求忠臣助已之所歌也載芣春藉田祈社稷之所歌也良耜秋報社稷之所歌也絲衣釋賓尸之所歌也酌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所歌也桓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賚大封于廟賜有德之所歌也般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並與周頌序三十一篇同六也左傳服虔詁載馳五章許穆夫人閔衛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載馳序文襄二

以諷刺上抑正義引侯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成六  
選登石門詩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侯包著  
韓詩翼要亦依抑序文劉元城引韓詩兩無極正大夫  
刺幽王也後人傳會不足據  
十三也儀禮鄉飲酒禮鄭注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  
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  
歌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  
有德樂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  
爲本大射儀注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燕禮  
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賈疏謂鄭君注禮之時  
未得毛傳而所說並與序同十四也正義稱張逸問有  
毛鄭詩釋續錄卷四

毛鄭詩釋續錄卷四

毛

不爲當時所重至東漢衛賈馬鄭諸儒表章古學毛詩  
始顯於世其後吳韋昭鄭語注引序秦仲始大初學記  
引韋昭答雜問時邁之詩巡守告祭柴望也魏左思三  
都賦序引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通典禮二引晉太  
康十年詔曰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  
焉晉束皙補亡六詩皆據詩序干寶晉紀總論引行葦  
序葛覃序六月序七月序文隋志周續之雷天宗孫暢  
之皆有毛詩序義阮珍之陶宏景皆有毛詩序注顧歡  
毛詩集解序義梁武帝毛詩發題序義劉勰毛詩序義  
疏劉炫毛詩集小序注北史有劉獻之毛詩序義注蓋  
七鄭詩釋續錄卷四

毛鄭詩釋續錄卷四

美

詩序於是乎盛行矣或問班志何以不載詩序子曰藝  
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古經傳別行  
二十九卷者詩之本文也三十卷者依經立傳增小序  
爲一卷也經義考分載漢志毛詩爲  
毛序故訓傳爲毛義大誤毛雖引序分置篇  
端而猶仍原序一卷以存子夏之舊鄭箋所云子夏序  
詩篇義合編正指此也後儒篤信詩序者莫如宋程子  
其言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又曰大  
序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若非國史則何以知其  
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烏虛  
可謂知言矣至若左傳爲古文舊書漢世所不行而詩

序卷百碩人載馳清人黃鳥桑柔及曲沃州吁衛伋鄭  
忽等事並與左傳合又鴟鴞序與金縢合東方未明序  
與周官合都人士序與緇衣合商頌序與國語合北山  
序與孟子合先儒論之詳矣茲不復述

毛傳格言錄

王伯厚困學紀聞於王輔嗣易注錄其善談名理者余  
謂毛詩格言尤多且其傳述皆聖賢之遺訓非輔嗣之  
學襍老莊者比也茲綴而錄之關雎傳夫婦有別則父  
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  
化成殷其雷傳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  
下野有死麕傳非禮相陵則狗吠匏有苦葉傳男女之  
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又非得所適貞女不  
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谷風傳夫婦和而室家成室家  
成而繼嗣生靜女傳女德貞靜而有遠度又云彤管以  
赤心正人也相鼠傳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  
行竹竿傳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菘  
蘭傳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伯兮傳婦人夫不在無容  
飾女曰雞鳴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  
好又云閒於政事則翽翽習射雞鳴傳雞鳴而夫人作  
朝盈而君作又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又  
云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陟岵傳父  
尚義母尚恩兄尚親也無衣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  
成爲君衡門傳可以樂道忘飢匪風傳亨魚煩則碎治  
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伐柯傳禮義者亦治國

之柄又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鹿鳴傳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四牡傳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伐木傳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采芣傳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出車傳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污水傳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鶴鳴傳言身隱而名著也又云錯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十月之交傳親屬之臣心不能已兩無正傳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小口傳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谷風傳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思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亦名言也



清歙汪龍著

毛詩異義附詩譜

安徽叢書第一期影印

民國二十一年安徽叢

書編印處據南陵徐

氏藏絜齋鮑氏刊本

毛詩異義序

說詩之家有二失一在穿鑿一在鹵莽  
穿鑿甚而不求甚解之說興鹵莽甚而  
宜略識字之譏起二者交病不求其安  
遂使和平之音異義林立善乎孟子之  
言說詩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  
意逆志是為得之文辭之害以普天之  
下四語泥臣父後世何譏焉詩宗毛鄭  
是已然生民詩箋履帝武敏屬下散字  
為句謂履跡歆然有感然則帝非高辛  
氏乎元鳥詩謂吞卵安知元鳥非古  
諸侯如六鳩氏乎穿鑿鹵莽關係甚鉅  
讀詩者安能守一家之說於義之未安  
者不訊其異不要其同以衷於至是哉

歛有汪子龍叔辰氏者鄉舉未仕著書  
自娛予守是邦見所緝新安郡志藁知  
非無本之學曾一造其廬而訪之粹然  
儒者也乃不數月而叔辰歿矣其子寶  
書府學生今將奉叔辰所著毛詩異義  
四卷暨鄭氏詩譜付梓問序於予予既  
傷叔辰之不可復見復重其請爰卒讀  
之見其於傳箋與諸家之異同者辨別  
論定詩譜之脫誤者詳加攷正以免穿  
鑿鹵莽之病非精心瘁力歷數十年不  
能至是不特有功毛鄭即質之朱子亦  
將心許焉此真嘉惠未學之書宜付梨  
棗故特就所見弁於簡端而歸之道光  
四年九月

賜進士出身

欽加道銜徽州府知府前詹事府春坊中允

兼充

寶錄館提調總纂脩官長白麟慶謹序

新安為人文淵藪自子朱子後以理學垂教者不下數十家近則崇經學者推江慎修先生嗣是而戴氏東原金氏輔之程氏易田類皆湛深經術卓然成家余既讀其書而知其人矣甲申春請禮家居新安紳士辱以古紫陽主講之命既至有素衣冠見者汪生寶書也其先人牀辰先生為郡中名宿教品勵學窮年著述余既知其人思讀其書則以及門能生方集將為刊毛詩異義對憲索觀之其所以為書意具詳自序中余不贊論而徵引確當斷制精嚴發明陸義羽翼經傳則斯其與江戴諸書并傳無疑也獨恨余生也晚江戴諸君不獲師事如牀辰氏又前數月下世不得朝夕講明切究以增長學

識徒於道編之際穆然想見其為人然猶幸在  
止名區得汪生純生皆執贄於余因以知其父  
其師之著作且於未刊布之始爭先快覩不  
禁欣然而書其簡端

道光四年歲甲申四月妻東錢寶琛拜序

毛詩異義述

毛詩自子夏述傳至大毛公爲詁訓傳三十卷漢時  
小毛公受其學河間獻王得之而立毛詩博士嗣是  
爲訓者有謝曼卿作傳者有馬融二家後不傳傳者  
北海鄭司農詩箋唐作正義宗禹孔氏正義曰箋者  
衷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鳴厥旨所以衷明毛意  
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陸氏釋文引六藝論云注詩  
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衷明如有不同卽下己  
意使可識別謹案鄭注周禮封人設其楅衡不從先  
鄭杜子春注而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及箋詩夏而

毛詩異義述目

楅衡則同傳以爲楅衡其半角爲其觸瓶入說文解  
字云楅以木有所逼束也衡字注云半觸橫大木其  
角是楅衡本一事禮注分之不若詩箋爲當矣然則  
鄭於傳義其有不同殆非苟爲異者顧棧樸箋不以  
六師爲六軍孔氏稽之鄭志謂非定解由所注者廣  
未及改正卽是以息其得無異所不當異者乎而正  
義申述又或異其所同或同其所異是蓋不可以無  
辨也鄭箋之外述毛者魏晉而下世不乏人正義主  
宗毛鄭唯鄭與毛異乃取王肅諸人之說以申傳否  
則略焉今諸家述毛其書已亡釋文開存各家音義

於孔氏所遺尚可尋討中固有失經傳之意者亦有  
 優於鄭義者而孔氏陸氏所據經本復各不同其所  
 申解亦或有異且有誤解經義而自異於毛鄭者是  
 又不可以不攷也龍不揆愚昧擬取傳箋與諸家述  
 毛及正義釋文異同著於篇凡說可兩通則存而不  
 論若義當一是而意有從違乃加辨斷其有肯人所  
 論定者采錄其語定而從之述為毛詩異義四卷復  
 攷正鄭氏詩譜附於篇末答許叔重以五經傳說臧  
 否不同撰五經異義鄭氏有駁異義今茲名書益本  
 許氏亦以埃窮經稽古學為儒宗者為之駁正焉

毛詩異義述目

二

嘉慶三季秋七月歛汪龍述

目錄

卷一

國風

卷二

小雅

卷三

大雅

卷四

三頌

附詩譜

十八季獲交金壇段懋堂先生讀其所注說文鄉所  
 疑義得補正者若干條重寫此為定本叔辰氏識

毛詩異義述目

三

周南

關雎 敍以關雎為后妃之德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無傷善之心故  
 傳三章皆主后妃思得淑女言鄭以既得言因改敍  
 哀字為束以成其說論語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  
 傷敍義正本此改哀為束恐非 傳云窈窕幽閒也  
 又云幽閒貞專之善女是指言淑女之德鄭云幽閒  
 處昌與切疏義讀淡宮貞專之善女鄭意亦以德言  
 但昌慮切則不辭以處淡宮逆通下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語脈

毛詩異義卷一

耳不得泥靜女箋貞女在窈窕之處以解此也此箋  
 若指淡宮則當云處幽閒淡宮之善女矣疏彊釋傳  
 箋以窈窕為淑女所居之宮既失傳意亦未得箋旨  
 釋文引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語本揚雄正幽  
 閒之義疏誤指居處故以揚語為非 君子好速釋  
 文云速本亦作仇案箋云怨耦曰仇而不言速當為  
 仇則作仇之本正矣爾雅云仇合也又云仇匹也傳  
 遵用雅義此經及免置以好仇秦無衣同仇小雅賓  
 筮賓載手仇大雅皇矣詢爾仇方皆訓為匹毛義當  
 矣箋據左傳怨耦曰仇釋為和好眾妾之怨與敍以

配君子之義不合 箋云左右助也義本爾雅案說

文左手相左助也徐氏曰俗右助也手口相助也徐

曰俗別少手也又手也陳氏稽古編云今用左右

為少又手字別作佐佑字以當助義詩無佑字佐字

見六月下武韓奕三詩餘則手義助義俱用用左右

字蓋衛包改經字有未盡故雅俗互見其言良是此

經左右疏從箋訓以申傳義最當釋文云左右王申

毛如字鄭音佐佑玩其語意王作少又字解疑魏末

少又字已通作左右然王說不如箋義優 寤寐思

服傳云服思之也疏引王肅云服膺思念之箋據爾

毛詩異義卷一

雅訓服為事義得兩通 傳三章皆主思得淑女言

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則豫計得時當如是友之樂之

也鄭主已得言琴瑟鐘鼓祭時所設善乎孔氏之申

毛也曰琴瑟樂神何言友樂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

淑女乎 左右芼之傳云芼擇也疏用雅義申傳案

說文玉篇有規字訓同傳說文不引詩玉篇則引詩

云本亦作芼顧梁人其所見經本必確疑經本作規

其作芼或通借也至爾雅芼訓擻擻乃拔義孫炎以

為擇菜似依此傳以注爾雅恐非正解又說文芼字

引詩訓芼為艸覆蔓則與傳異 疏曰自古而有篇

章之名那敍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敍曰一章言其  
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言引論語左傳證之然則章  
句之辨由來已久毛公分章當依於古非獨是其本  
意鄭君間有不從者如此篇分五章章四句取章句  
整齊及流求得服側采友芼樂各自分韻也然章句  
多寡與一章上下易韻詩中多有二章求之不得緊  
承寤寐求之三章友樂為一事似不得分疏引昔者  
先王受命  
有如召公之臣證句六字與本經異疑誤文卷  
可我姑酌彼金罍即六字不必遠引召旻也  
葛覃 首章傳取興之意鄭王異義疏引王肅云葛生  
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梁王義本唐葛生傳

毛詩異義卷一

三

視鄭形體浸長之說為優也萋萋之為茂盛則以喻  
女子可嫁之時黃鳥于飛以下又自以喻才美之達  
於遠方耳孔氏以重複疑之非也釋文云施毛以豉  
反鄭如字然則鄭以谷中喻女在父母家正與傳移  
去之義異鄭義或非毛意 薄澣我衣傳以衣為私  
服總名蓋以公服不澣也箋謂禕衣以下疏申箋言  
不必六服皆澣三狄不可澣鞠衣以下得澣是已然  
害澣害否依傳為詩人商度之辭則經文上下皆順  
依箋為無所偏否則與上二句義複而本句似贅矣  
至傳私服空澣公服空否是論澣否之事非詩問而

傳舍不如疏所難

卷目

云何吁矣傳云吁憂也本爾雅釋詁文詩注引

耳及都人士文孔疏於傳訓與爾雅同者皆引雅為

證而此獨闕今經傳吁皆譌作吁又何人斯都人士

二篇吁字傳不復釋者蒙此傳也彼箋皆訓為病蓋

從憂義轉

膠木 福履將之傳云將大也義本爾雅箋云猶扶助

也俱通

桃夭 古人嫁娶之期年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

至二十時自季秋至仲春從鄭義通則亦可至仲夏

毛詩異義卷一

此篇傳以桃少華威喻女年十五至十九首章宜其

室家二章宜其家室為得嫁娶之時言男有室女有

家也未章宜其家人云一家之人盡以為室則兼承

二章有實其實及本章其葉蓁蓁之喻言閨門雍睦

也三宜其本一義傳於首章明嫁娶之時末章言家

人以為室互舉以明之也范氏補傳曰家道既成不

獨夫婦相室一家之人亦皆相室也可以申成毛意

鄭據周禮禮記年數昏時皆與毛異末章宜其家人  
不從傳解而謂家人猶室家則有實其實之喻婦德  
其葉蓁蓁之喻至盛其義不見矣



免置 箋唯好仇與傳異義干城腹心大旨相同但傳

謂武夫可以為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箋則言公侯

任用武夫使之為民禦難和好敵仇策謀制勝於經

文多一轉折自然亦因好仇異訓不得不如此解要

在此經義亦可通 施于中遠傳云遠九遠之道疏

用雅義申傳引杜預左傳注謂以鄭之城內言於爾

雅不合蓋不從其義也釋文引杜注而不致辨非

施于中林施沈以豉反釋文謂移林中也勝讀如字

濛廣 不可休息疏以傳先釋思後言濛上又以詩之

大體韻在辭上疑經休與求為韻息當作思但未見

毛詩異義卷一

有如此本故不設改其說最為詳慎釋文謂本或作

休思是以意改蓋以古本皆作息作思者出於時之

近本故云然不言息宜作思則有未審

召南

鵲巢 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釋文云架俗本或作

加工案月令十二月鵲始巢淮南天文訓云陽生於

子故冬至鵲始巢始者初事於此之辭架之正始作

巢也加工似非始矣疏申箋文作加工疑據俗本

百兩御之傳云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釋

文御王肅負據反云侍也案負據反本古音顧氏詩本音云

古字字不入麻韻 其讀通即同御音訓侍則非傳義 百兩將之傳云

將送也釋文云將如字沈七羊反案七羊反義訓願

請沈音失之 百兩成之疏謂傳箋異義案傳云能

成百兩之禮箋云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傳特以能

字見夫人之德成之自當為成夫人與箋意亦不甚

殊箋上云是子有鴻鳩之德

采蘋 首章傳釋于在釋蘋下是唯解于沼于汙于字

其于以采蘋于字略不釋說天傳已箋補云于以猶

言往以疏謂傳訓于為於不辨上下蓋未明傳意

草蟲 傳以秋冬為昏時首章草蟲草蟲兼記時也二

毛詩異義卷一

三章采蘋采蘋則為託興箋以仲春為昏時首章草

蟲草蟲為託興而采蘋采蘋則為在陸所見在此篇

義各可通但昏相之時當以傳義為正

采蘋 故注引內則織紵組紃疏云紵也組也紃也三

者皆織之又引內則注組條也謂組亦條之類禮疏

亦云組紃俱為條皇氏謂組是綬則薄屬為組似純

者為條其言詳且確矣釋文訓組為綬誤 于以采

蘋傳云蘋大辨也案釋草云草辨郭注冰中浮萍江

東謂之蘋又云其大者蘋郭注引詩于以采蘋疏引

爾雅申傳合上下兩文於一置郭上注於下而刪其

引詩之文稽古編謂似以辨釋蕪矣又春秋禮記月疏引舍人爾雅注皆云萃一名蕪大者名蕪三及

此獨節去下句俱欠分晰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

云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芟芻之以

蕪藻疏謂毛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

者更不見教成之祭故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為一案

祭與醴女截然兩事傳豈合之傳言禮之於宗室當

謂教成之祭行禮於宗室故曰將嫁曰必先下言牲

用芟芻之以蕪藻本昏義文正謂教成之祭也首章

蕪之言實也藻之言深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

故取名以為戒蓋謂示女以禮也即傳禮之意

毛詩異義卷一

七

若父醴女而俟迎則當嫁之夕非將嫁之謂矣又父

醴女文本作醴傳文作禮疏引定本作醴雖醴禮古

通用要非傳意也傳訓尸為主少女為微主則謂季

女主設養矣其禮之非言父醴女也明甚但傳文簡

質故箋亦難之至王肅述毛以為大夫妻助夫氏之

祭其誤誠如孔駁然其解傳禮之於宗室謂教之以

禮於宗室解傳牲用芟芻之以蕪藻謂教成之祭則

仍有取焉王釋傳禮於宗室如以教于公宮三月言

行露 首章傳以行人之畏露與貞女之畏禮義本正

大鄭必傳合昏姻之時夫禮不足而強委禽豈復論

時之可否乎疏謂因過時假多露以拒之恭曲為回

護耳

芟芻 退會自公委蛇委蛇傳云公公門也委蛇行可

從迹也疏申之云少儀朝廷曰退退者自朝之辭故

公謂公門行可從迹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從迹

做故又釋文引韓詩云委蛇公正貌得與傳義相成

唯公正故言行正大始終如一可為人法即敝云正

直也箋訓委蛇為委曲自得疏以心志既定神氣自

若申之義亦得與傳通呂氏詩記云唯出入皆可從

迹則仰不愧俯不怍而從容自得是也至鄭以退會

毛詩異義卷一

八

為減膳意在發明教節儉之義然古人所謂節儉非

必貶損也記曰國奢示之以儉豈所論於文王之世

乎王肅云自減膳會聖人有逼下之譏孫毓云自非

天災無減膳之制皆不從鄭義 疏通攷裘服其說

與禮記疏多歧玉藻疏以熊氏言五冕及爵弁皆用

狐青裘為是而以劉氏買裘之說為非又云狐青

既是冕服之裘司裘謂之功裘者在冕服之內人

功微麤不如黼裘大裘之莫此疏從劉氏以六冕及

爵弁同用買裘引司裘文為難明狐青非冕服之

裘正與彼相反案冕服皆元衣纁裳爵弁服純衣練

毛詩異義卷一

九

裘狐青元衣之裘則熊氏之說為得其正王制疏謂  
 諸侯田獵亦用韋弁則服裘當同兵事疏衣二字  
 而此乃謂服美裘司服凡甸冠弁服謂天子朝服  
 言皮弁不通及諸侯也天子冠弁服以田其裘亦不  
 服美裘玉藻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黼  
 裘對大裘言則君當謂天子注謂國君大裘天子祀  
 天所服時王服以誓省故曰非古注謂諸侯借天子  
 則皆借之大者記則天子田獵當服黼裘黼裘以美  
 不得但言非古與狐白禼為黼文唯天子有之所以別於祀天之  
 大裘而與冠弁服為稱疏亦謂服美裘皆非也其韋弁

毛詩異義卷一

十

違異江氏鄉黨圖攷云玉藻言以帛裏布非禮而皮  
 弁服用錦衣褐狐白者錦衣非通身用錦唯以錦為  
 緣耳錦衣仍是素衣又云素雖是白繒而素衣麕裘  
 之素衣恐只是白布衣亦用白繒則有以帛裏布之  
 嫌其言與禮合可以辨正劉氏之失  
 殷其雷 何斯達斯傳云何此君子也箋云何乎此君  
 子皆釋經何斯謂君子也傳既以此字代斯字故下  
 又總解之曰斯此箋云適居此復忖此是總釋達斯  
 欲言所違必先言所居也疏謂傳訓斯為此在何此  
 君子下何此君子是解何字此非經中之斯箋適居  
 此是解經何斯忖此是經中違斯失經及傳箋之意  
 標有梅 傳以梅落興年箋以梅落興時疏申說兩家  
 之義亦略備矣但謂孫卿家語未可據信又引越王  
 下十七之期為疑夫家語為王肅所私定以為不可  
 據信猶可若孫子大略篇載記多采錄之獨霜降逆  
 女冰泮殺止二語乃不可信乎岷篇曰將子無怒秋  
 以為期鮑有苦葉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則經已明言  
 之矣越王喪敗其時民人嫁娶必不得其時十七之  
 令亦是約舉其中以爲斷且限以女十七不嫁男二  
 十不要父母有罪則不待男年三十女年二十矣是

為欲速為昏不得據以難毛也大戴禮男八歲而齒  
十六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歲而齒十四然後其化  
成墨子丈夫年二十毋設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設  
不事人蓋男二十而冠任為人父女十五許嫁有適  
人之道此為事舉其端至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  
有夫則禮言其極內則曰女子有故二十三年而嫁  
非嫁娶之常鄭所據者周禮禮記然此篇若依箋說  
以時言則至仲夏以年言則末章以為女年二十而  
無嫁端是為不及時矣非彼意也而疏則云及者汲  
汲之辭又昏義疏引異義禮為夫婦之長殤諸本作夫為婦

毛詩吳義卷一

士

之長殤注衛齊萊曰此引喪服總麻章當作為夫婦之長殤從故正則以為事關異代  
又云或有早娶孔氏此言失之矣

小星 抱衾與袖傳訓衾為被袖為禪被箋訓袖為牀  
帳疏謂鄭以衾既為被袖不空復為禪被蓋世名帳  
為袖故以袖為牀帳案說文袖字云衣被祇袖則不  
以為衾具而衾則云大被釋名不釋袖而衾則云广  
也其下廣大如广受人也意衾之為被特大故傳復  
以袖為禪被乎釋訓云情謂之帳說文帳禪帳也箋  
訓本爾雅非徒因於漢稱也齊詩三國詩已亡宋世  
所傳葉氏夢得謂漢倫未可知此與  
商頌駘風引齊詩作駘風未可知

野有死麇 有女懷春傳箋異義傳謂女年期盡思歸春正各之時各從其所據昏時也在此經俱可通  
何彼穠矣 疏引崔靈思差次諸侯夫人嫁時所乘之  
車謂二王後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夫人乘重翟  
其說非是疏言王姬雖嫁於王者之後亦為下嫁二  
王之後嫁女於諸侯非下嫁以其不得敵天子也又  
言二王後用先代禮樂唯祭為然則夫人始嫁安得  
乘其先王之上車乎明堂位言夫人副禕立於房中  
與祭統言夫人副禕立於東房皆為尊魯及二王後  
重其祭禮不得以例乘車謂魯夫人始嫁得乘重翟

毛詩吳義卷一

士

也賈氏巾車疏云王姬下嫁諸侯車服下王后一等  
不得乘重翟則上公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可知斯言  
近得其實賈氏士昏禮疏謂侯伯子男夫人乘翟車則與鄭巾車注違異當以巾車疏為正  
騶虞 壹發五縱傳云一歲曰縱義本七月言私其縱  
獻豨于公及大司馬職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箋云豕  
生三曰縱義本爾雅稽古編謂七月言公私正以一  
獸而分大小見幽民之愛君其說良是先鄭注大司  
馬引七月詩釋之亦言一歲為縱唯肩為四歲與毛  
異七月傳三要亦言其大於縱也

柏舟 傳文汎汎流貌釋文作汎流貌謂本或作汎汎  
流貌者從王肅注加案正義標起止汎流至濟渡是  
正義本亦不重汎字陸氏言是也至何彼禮矣傳訓  
禮猶戎戎疏謂戎戎者華形貌故重言之猶柏舟以  
汎爲汎汎之義則又據王本爲說矣書禹貢疏引傳  
綠衣 綠爲閒色黃爲正色此與義之賈明切者首章  
以表裏喻隱顯二章以上下喻尊卑三章以女之治  
絲本末不可敲喻公之定分嫡妾不可踰末章以絲  
絡不以當暑喻公於嫡妾不以其禮傳義本正大明  
順箋改綠爲祿不無彊經從己而三四兩章首二句

毛詩異義卷一

主

皆以責妻亦不若傳以責公爲優蓋妾之上僭公使  
然也

蕤蕤 二章遠于將之傳以將爲行箋以將爲送孫炎  
雅云將行末章仲氏任只傳以任釋文入爲大雅王  
義通謂有箋以任釋文而爲以恩相親信義各可通  
大德行又傳訓塞爲瘞釋文引崔本作實疏以爲俗此經箋  
不解塞義於定之方中訓爲充實而疏於兩詩皆以  
誠實申說瘞義別無發明案說文實室也寘隔也寘  
實也經言秉心塞淵塞當作寘寘本有實義傳訓爲  
寘者爾雅釋詁云寘微也邢疏云種藏之微釋言云

瘞幽也郭注云幽亦種也說文云瘞幽種也意種藏  
於實義爲近故疏以誠實申傳與則作實之本不可  
謂非訓塞爲實則以崔本爲是  
日月 故以至困窮之詩也疏謂俗本如是釋文謂舊

本皆爾俗本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案文勢陸說  
爲是又蜀本石經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疑因疏  
改從俗本 逝不古處釋文云處昌慮反又昌呂反  
案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則  
當讀昌慮反疏云不以古時思慮處遇之則讀從昌  
呂反疏又言下章傳云不及我以相好此亦空云不

毛詩異義卷一

主

及我以故處雖倒義與鄭同則孔氏所讀之音非傳  
箋之意但其義得通釋文昌呂反一音在逝不相  
好釋文云好呼報反注同王崔申毛如字案如字則  
當訓善義亦通

終風 惠然爾來傳云言時有順心也但解惠義未解  
爾來故箋申之云爾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  
爾不欲見其戲言傳故略不釋疏不以箋申傳而  
謂時有順心然後爾來是莊姜望州吁之來矣左傳  
隱三曰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惡之姜之惡州吁久  
矣沉躬行弑逆之後日見侮慢之時而反望其來見

乎且如疏說不唯於經文莫往莫來不接即於傳人  
無子道以來事已亦不貫疏謂來復侮慢何以言有順心願言則  
噫噫字後人從鄭改也釋文云書本又作噫又作壹  
鄭作噫其作壹乃崔本引傳訓壹為故云人志倦則  
效噫疑壹之異文其作壹據疏乃王本傳訓為貽釋  
為劬而不行二家經傳字異義殊而於不能加以母  
道則一鄭所見本當亦作壹故讀噫噫之噫說文引詩作噫  
疑非原文但鄭此解又似莊姜望州吁思己與下願言則  
懷易傳傷義為安皆與上箋不欲見其戲謔自異  
擊鼓 三章與子成說傳訓說為數謂死生相救士不

毛詩異義卷一

去

離散成其軍伍之數箋以為皆相說愛末章不我信  
兮傳訓信為極謂性命不信伸義同也箋如字訓為  
親信義皆通

雄雉 自詒伊阻傳訓伊為維為語辭箋改伊為繫訓  
為是義小異而不甚相遠

匏有苦葉 首章傳專為興喻首二句喻禮不可越  
兼記時首二句謂八月可行納采問義俱通 有鸛  
雉鳴驚從唯得聲釋文以小耀岐戶了三反皆誤

濟盈不濡軌傳由軌以上為軌箋必濡其軌軌乃軌  
字之譌疏引說文少儀皆證明軌義釋文載舊音也

莫反謂車輪頭疑誤讀少儀注謂疏亦謂數云依傳  
意空音犯亦以作軌為正也段氏音均裏云軌合韻  
杜讀如阜改為軌以韻牡者非其說本是後從戴氏  
言改從軌謂軌非車轍專名傳本作由軌以下為軌  
以車之高下言高誘注淮南兩輪之間為軌以車之  
廣狹言由軌以下謂軌之在輿下軸上者古者輿下  
兩輪之間正空處曰軌斯言也殆不然傳唯釋軌故  
言由軌以上以明之若釋軌或言車轍或如高誘注  
可也何必曰由軌以下乎軌車轍之名兩輪之間轍  
所由生是以誘謂兩輪之間為軌至高下空處與軌

毛詩異義卷一

去

不相涉且兩輪空處正無可濡經何以言不濡箋何  
以言必濡也 士如歸妻婦人謂嫁曰歸歸妻謂親  
迎鄭昏時不從傳故以為請期

谷風 中心有違傳訓違為離箋訓為徘徊言不忍離  
也義相申成 涇以渭濁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

濁釋文云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  
耳疏云箋述婦人以涇比己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

謂己濁下疏見謂濁言人見謂己涇猶婦人言以有  
新昏故君子見謂己惡孔正從作謂本也又云定本  
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皆於義為明順陸意殆謂涇

入涓故涓亦濁以涇比新昏以涓為舊室自比下混  
從其止說文引作混混其止則舊室自言其潔耳若然則箋上  
句當作涓水以有涇也傳云涇涓相入而清濁異是  
不謂涓濁矣陸於傳箋似皆未審 何有有傳以  
有謂富謂貧箋云有求多求有正申說貧富富  
益求多貧則求有也 不我能情釋文云情毛與也  
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疏云徧檢諸本皆云情  
養孫毓引傳云情與非也據疏則釋文與也與當作  
興乘本譌耳興與說文起義同箋云驕當謂寵異之  
於興義得相通也而疏以為非其中箋則云由養之

毛詩異義卷一

七

以至於驕義頗牽合今本傳文作養蓋由疏說遂以  
王注當毛義矣小雅驕義箋云畜起也畜為情之假借字也  
式微 式微式微傳云式用也疏申之云言君用在此  
而益微箋以式為發聲案敍云黎侯寓于衛其臣勸  
以歸也旄邱敍云衛不能備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  
子以責於衛蓋狄人破黎入而不去黎侯有國可歸  
然新破之後不能自振望衛備方伯之職以存救之  
而衛不能黎侯猶寓于衛以待救鄭注彼云衛處之  
訓式為發聲則恐久之地為人將無國可歸矣故  
勸之歸而言君用在此而益微也旄邱疏引宣十五

年左傳伯宗數赤狄之罪云奪黎氏地言此時黎為  
狄所逐更復其國則黎侯感於式微之言知衛不足  
恃而自歸於國可知傳義為長

旄邱 首章傳以葛之蔓延與諸侯國相連屬義本平  
正箋以葛之關節與臣子疏廢君事而云土氣緩則  
葛生關節雖美惡不嫌取喻然不見方伯連率憂患  
相及之義矣疏申箋言此下皆責諸臣三章靡所與  
同傳云無救患恤同謂不救患分災恤同國之憂也  
箋云不與諸伯之臣同語意回遠於敍責衛伯義皆  
不甚合至末章傳箋異義稽古編已辨之其言曰毛

毛詩異義卷一

六

以流離之鳥少好長醜喻衛臣不知救患恤鄰苟安  
旦夕始雖愉樂終必衰微因患衛不救黎狄患終及  
衛衛宣之時君臣荒惰其勢必趨於敍亡黎臣見微  
知著故以流離為喻夫子錄其詩示戒淡矣鄭謂衛  
臣初許迎復黎侯既而背之似流離之始矣終惡所  
見已私不如毛也傳訓衰為威服充耳為威飾衰字  
从衣元訓為威服漢武帝策賢良云子大夫衰然為  
舉首注云衰然威服貌正祖此詩義充耳即頊施於  
冕服故為威飾詩言充耳無取聲義者箋耳聾多笑  
之說其義纖巧龍案三章孤衷蒙戎亦是舉大夫冕  
服言與衰如充耳同義箋因經文如

字故以張為笑然如猶然也傳義本順南有嘉慶  
黎臣見微知著則何以使君失其國曰此可無疑也  
衛之為狄所賤也以文公之賢猶必得齊桓之救始  
能自立黎侯高衛衛不能靖方伯連率之職而終克  
復其國國無人焉能如是乎意者黎侯始不信用其  
人之賢臣乎觀其勤君之歸與譏衛之臣則必有碩謀  
遠慮之誠矣而黎侯終能任之亦可謂善補過者矣

簡兮 首章傳訓簡為大謂大德之人指教賢者言也  
其為舞有三方為山川之舞日中教國子之舞公庭  
宗廟之舞箋訓簡為擇方字疏申箋為有方且祭祀  
之時則義與將同言君擇人於方將祭祀時使之為  
舞其為舞止二而無四方一舞二義皆可通但傳視

毛詩異義卷一

元

箋於舞數為該備至萬舞兼干羽而鄭主公半傳專  
指干舞讀詩記非之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  
舞也籥舞文舞也春秋書萬入太籥言文武二舞俱  
入以仲遂之喪太其有聲者故太籥公羊乃以萬舞  
為武舞與籥舞對言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  
此詩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左氏載考  
仲子之宮將萬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詩記  
商頌萬舞仍箋義蓋公劉次 日之方中疏據王肅申毛  
章以下未及稟定也 為一日之中謂日中為期欲其偏至說雖可通然不  
若箋春八學舍采合舞其義為長莊二十九年左傳

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是古人言春秋分為日

中也傳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語意正同左傳當

從箋義申毛王語或非傳意疏謂春秋日中

泉水 首章聊與之謀傳訓聊為願箋訓聊為且略之

辭義俱通 三章不瑕有害傳訓瑕為過害如字言

不遠於禮義而有所害也箋訓瑕為過害音為何言

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則經文有害下必補

出止我語意方足與二子棄舟有害下當補不亦彼

云二子於行無過差 同一未竟不若傳解於經語為

有何不可而不亦 二子棄舟則因箋訓尚仍其舊

完成也通作瑕此及二子棄舟則因箋訓尚仍其舊

毛詩異義卷一

手

北門 王事敦我敦傳如字訓為厚謂役使之事厚集

於我也箋都回反訓為投擲室人交徧摧我傳以摧

為沮箋以摧為刺譏之言俱通而摧之為刺譏得與

沮義相申成疏釋王事謂非天子之事與箋國有王

北風 其虛其邪釋文引傳云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

案一本非也虛大正傳名此虛為謙虛故云虛虛也

靜女 說憚女笑箋云說憚當作說釋案說文憚字在

新附云說也經典通用釋則鄭此讀非破字也毛不

解說憚憚作釋本古所通用當與箋同王肅述毛就

憚字為義釋為喜樂其成女笑非古義矣後人但知



毛不破字而不攷於古遂以王義同之於傳非也  
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傳義為不徒說女之色而美  
其能遺我以法箋義為非女是美美人能遺以美女  
傳言非美其色結上二章之言其殊其變而歸重於  
城隅之高峻彤管之添度及本章之歸美取興於有  
始有終箋言遺我以賢妃結首章之言愛而不見而  
與本章自牧歸美相應但詩人極言女德不得言非  
女是美竊以傳義為長

新臺 二章蘧降不珍箋謂珍當作腆與首章不詳以  
腆與珍古通用也傳依字訓為絕謂行悖據疏以此

毛詩異義卷一

三

推首章不詳傳義當為少各通傳訓絕珍必是正

二子乘舟 願言息子傳以願為每言為辭疏曰每有  
子箋以願為念言為我云念我息此二子似泥爾雅  
言我之訓而為此解於文義不若傳優也

廊

柏舟 補傳曰共伯之北史記以為其弟和以略襲攻  
共伯自殺和即武公有攻凡之惡衛人豈以為賢謂  
之睿聖武公詩敘第云蚤夙不言故箋當以經證史  
之誤詩記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稱武公九年  
十有五猶歲微于國計即位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

伯則并伯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夙髦者子事  
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敘則脫之史記謂釐辰已葬而  
并伯自殺則并伯時既脫髦矣詩安得謂之髦彼兩  
髦是武公未有纂弒之惡也案疏依衛世家釋敘言  
世子謂釐之父在之辭蚤夙謂不得為君不必年幼  
釋經言髦為追本父母在之飾曲護史記誤解經敘  
當以范氏呂氏之言正之洪與敘疏謂美武公逆取  
君子偕老 傳義舉善以刺惡箋則指言宣姜案敘言  
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則傳義當矣疏申箋以人君  
之德謂行止有儀不謂內有其德似難強通又首章

毛詩異義卷一

三

經言如山如河不取於容潤則行步舉動何以言山  
河也三章展衣傳謂以丹敷為衣說文同孫箋謂展  
衣空白從先鄭內皆無明文說可兩是至傳釋首章  
象服謂尊者所以為飾次章翟為羽飾衣疏謂象骨  
飾服經傳無文引孫毓言以羽飾衣不可舒卷而不  
知其誤也傳之釋象服也曰尊者所以為飾不曰以  
象骨為飾惠氏詩古義云說文曰禼飾也急就篇禼  
飾刻畫無等雙漢書外戚傳禼飾將醫往問疾師古  
曰禼盛飾也象本禼字古文省然則傳言尊者為飾  
蓋謂盛飾其解翟為羽飾衣與碩人傳夫人以翟羽

飾車不同彼有以字此止言羽飾衣也則當同謂畫  
翟刻繪為飾引注三翟皆彩畫之失鄭意 翟為羽  
蟲故傳以羽言之鄭明傳意其釋象服曰謂禴翟闕  
翟箋引書于欲觀古人之象則解象字與傳少有不  
通同但象物制服分別等差尊者則飾或義得與傳  
也其釋翟曰侯伯夫人之服自禴翟而下如王后焉  
皆申傳之辭竝不與傳象飾羽飾為異說文禕字注  
云周禮曰王后之服禕衣謂畫袍內司服先鄭注禕  
同謂畫翟賈氏謂先鄭意非翟維其說 禕字注云翟  
非先後鄭所異者惟關翟畫與不畫耳禴字注云翟  
羽飾衣其說文與傳同與先鄭內司服注禴狄闕狄  
畫羽飾可以互證蓋古人言畫言飾對文則異散文

毛詩異義卷一

三

則通也昭十二年左傳楚子秦復陶翠被社注秦所  
者然此與傳二十四年傳鄭子臧好翠聽又首章傳  
冠同為末世不表之服非禮服所宜然又首章傳  
解笄為衡笄衡即次章之瑱釋笄而竝言衡者因追  
師成文引之見笄以玉為之非合衡笄為一也疏申  
傳亦衡笄竝言引追師注則遺太笄卷髮句又於祭  
服有衡下衍笄字疑泗不清嚴氏詩緝遂有毛鄭異  
義之辨較梁傳九年疏吉笄以象為之詩云象服是  
釋象服為空毛傳云尊者所以為飾鄭解象服異以傳  
釋笄更誤三章箋釋文有冬衣一音據疏乃俗本  
桑中 欬云刺奔也則經皆刺者之辭故傳箋釋云誰  
之思美孟姜矣曰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曰淫猷之

人誰思乎乃思美孟姜經期我乎桑中三句乃刺者  
詳其事以醜之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己亦言淫猷  
者之意耳疏誤會箋此句自云誰之思以下皆述為  
淫者自言謂陳其辭以刺之殆非

定之方中 疏據傳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謂毛則  
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為得其制鄭則定之方中得  
其時揆之以日得其制然又申傳曰既得其制則得  
其時可知是傳箋之義本通傳言南視定箋無易傳  
云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徒泥考工記文及注耳  
詩記載劉氏云建亥之月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  
景之可以楚宮楚室傳不分宗廟居室然曲禮言君  
正地勢

毛詩異義卷一

五

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此定制也箋實表  
明傳義 末章說于桑田箋辭說之解似迂迴疏以  
箋義申傳與碩人說于農郊語同而異訓未合釋文  
云說毛始銳反舍也得之 傳馬七尺以上曰駮疏  
謂定本云六尺恐誤釋文作六尺誤從定本  
相鼠 儀不僅在威儀止不僅在容止故傳訓無儀為  
闇昧之行止為止息言無定則也箋以儀為威儀正  
為容止者由外而知其內也故又申無儀之義曰傷  
化朕俗則容止當與韓詩無禮節同見韓文本疏作  
節也共十字 亦傳止息之義也稽古編非之過矣

千旄 傳以在浚為卿會邑於浚次章千旄與首章千

旄末章千旄皆一人所建凡旄千首注旄建旄旄

以卿之衆而如是則下此千旄不言旄緣故指言大

夫之旄平居之所建也出軍則建旄指所得建以見

其人也三章三四兩句則為賢者告之以善道總此

成文於彼如御者執轡於此馬聘於彼治民化立於己德加於民箋以在浚為來浚

見賢以敘言多好善不指為一人首章千旄兼舉旂

物指卿大夫所建次章千旄州卷之屬所建每章三

句皆以縫紕旌旗之旒繆言各成一義說皆可通唯

毛詩異義卷一

五

裂不若傳以輒轡之汰喻治民為得

載馳 載馳載驅傳云載辭也箋云載之言則也則亦

辭箋特申明辭義疏以為異非善善者載疏則謂

淇與 疏辨正陸璣以真為水名以綠竹為一州其說

是釋文引其語而不加辨未當博物志音淇水入

二章會弁如星傳弁皮弁所以會髮段氏說文注曰

此傳蓋淺人改竄也皮弁者諸侯所以視朔及與諸

侯相朝聘非為會髮之用也云所以會髮殊不解矣

說文體骨槌之可會髮者鄭風象之掃也傳曰掃所

以摘髮摘本又作槌體所以會髮與掃所以摘髮訓

釋正同體與掃一物而少異釋名曰掃槌也所以槌

髮也導所以導操髮使入巾幘之裏也或曰操髮

以事名之也然則掃一名槌鄭風所云也導一名操

鬢漢魏已後多云玉導簪導今人之振簪詩禮之體

也周禮弁師會五采玉璫注曰故書會作體鄭司農

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棺用

組乃笄指讀與體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笄

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為體先鄭之說云爾者蓋

毛詩異義卷一

五

同今士喪禮作鬢注云古文鬢皆為枯骨槌猶象掃

也必云骨者為其字从骨體者獸骨之成器者也說

文多沿毛傳其云可會髮當必本毛傳蓋毛詩本作

體弁傳本云體所以會髮弁皮弁正同周禮故書皮

弁體五采謂先束髮而後戴弁其光耀如星也自鄭

箋毛詩易體為會先生周禮讀及云箋體釋為弁

之槌中與注周禮從今書不從故書正同後人據箋

改傳致有此不通耳

考槃 傳文質略疏據王肅述毛申解傳義最合以大

人窮處則阿不先王之德不設過德而無所告箋

釋碩人為形貌大人與敍言賢者不合簡今碩人義  
自以寬邁軸為碩人虛乏飢病之狀而釋弗諶弗過  
弗告為誓不忘君之惡不復入君之朝不告君以善  
道非唯無以見其人之賢亦且於義有害 傳訓軸  
為進疏謂傳軸為迪或疑毛不破字不然疏說案迪  
从由得聲大雅桑柔十一章與復毒為韻正音軸傳  
於彼訓迪為進疏正據此申傳軸迪音同通用非破  
字也但孔謂箋以軸與陸韻而不辨迪讀軸則與釋  
文軸毛音迪鄭直六反及桑柔篇從徐氏音迪徒歷  
反同一未破古音

毛詩異義卷一

毛

碩人 傳釋碩人以德音箋以貌言案敍云莊姜賢而  
不奮傳說是也三章說于農郊傳不解說字疏引孫  
毓述毛訓說為舍據以申傳得之孫義及定之方中  
箋改說為穉以穉乃贈飢者衣名因又曰今俗語然  
恐濫末方言亦未可以道古也 傳釋鱣為鯉與魚  
鯉與鱣且互相訓而點亦為鯉郭璞注俞雅始以後  
世種類形狀別異之然俞雅之作所以釋也豈空列  
物名而待後人為之釋乎古今名物不同稱謂各異  
郭注俞雅而與經違孔執郭注而謂傳誤謬矣釋文

於此云鱣與鯉全異於魚麗云或古今名異逐世移  
耳陸之矜慎遠過於孔 俞雅云鮪鮪鮪傳釋鮪為  
鮪與俞雅同也陸璣疏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  
一名鮪案說文於鮪字注云鮪也於鮪字注云鮪鮪  
也蓋以大小別之則有王鮪鮪鮪之殊統名之則通  
曰鮪孔引陸疏而謂鮪鮪為異魚亦誤 七月傳云  
亂為葦葦為葦則毛於蘆葦二草本有分別大車傳  
以葦為蘆之初生或是舉類以曉人郭注俞雅云蘆  
葦也亂似葦而小曰似葦則雖有大小之別於其初  
生當不甚殊又大車以葦狀龜衣之青者本以色言

毛詩異義卷一

毛

而葦乃葦初生之名傳故假蘆以言之疏援大車傳  
謂毛以葦葦為一草未審大車疏同七月  
岷 首章將子無怒傳訓將為願箋訓將為請義通三  
章傳以桑之未落與女色之盛四章以桑落喻女色  
之衰箋則以為記時傳義與敍葦落色衰合其三章  
于噍鳩兮以下四章自我祖俞以下皆當以箋義申  
傳三章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耽非禮之樂  
其義一也疏申傳謂女為君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  
之嫁為耽蓋泥傳鳩會甚過醉而傷性與箋鳩以非  
時會甚之異遂為此解不知傳醉而傷性是與喻耽

字箋之非時是與喻非禮非禮即在耽字中見箋以  
桑未落爲仲秋時桑無苦故假苦會之非時箋記時  
之說與傳異耽非禮之樂則與傳傷性義通若依疏  
申傳則士之耽兮不可通矣四章自我徂爾二句毛  
無傳自者追溯之辭言自我往歸爾家之時其下則  
當從箋義疏用王肅述毛則此婦以貧見悔非以  
棄背見悔矣恐未得傳意也又以經文通篇思之氓  
之質絲也難以爲誘然託業於此其貧窶可知女說  
其蚩蚩之敦厚許之以身因以賄遷故三歲爲婦無  
居室之勞有偕老之約三歲會貧自是婦未奔以肯

毛詩異義卷一

无

事老使我怨則色衰見棄因而自悔也 末章傳泮  
坡也釋文云坡本亦作陂疏作陂本或作破字未詳觀  
王述意似作破案坡陂二字說文皆訓阪故通用王  
氏述毛之善今無攷然經有岸有泮對言自以淇隰  
之有限域反喻人心之無拘制王作破必非毛旨  
竹竿 二章右與母韻本作遠父母兄弟者誤釋文音遠凡二字是唐初經本作遠兄弟父母也段氏音均表引唐石經宋本集傳明監本注疏皆然  
芄蘭 傳以絃言刺惠公驕而無禮故以芄蘭興君德  
當柔潤溫良以能不我知能不我甲謂不自謂無知  
不自謂不習以見其驕箋以大夫刺君故以芄蘭喻

君當任臣以能不我知能不我甲謂不如臣之所知  
不如臣之狎習其言君當任臣義得兩通但大夫刺  
君而謂君不如我則君之驕慢未見而臣之驕慢先  
見矣此則傳義爲卷至傳以容爲容儀與昭五年左  
傳晉侯謂昭公爲知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禮  
同意箋以容爲容刀而總言德不稱服於敝無禮意  
亦不顯若鞮之爲鞮爲皆皆無明文說文云鞮鞮沒  
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柔著右巨指與傳同陳氏禮  
書則是鞮而非毛許攷之內則言右佩玳捍拉無佩  
沓之文則傳義爲有據

毛詩異義卷一

手

伯兮 傳以伯爲州里之伯言其官也箋以伯爲字疏  
謂婦人稱夫空呼其字不當言官蓋右鄭也然肯驅  
之士不止一人豈皆處居容亦有仲叔季者敝言刺  
時則詩乃刺者所作非一婦人之辭傳以官舉爲得  
甘心首疾傳訓甘爲厭當作厭厭訓非厭訓  
爲心不能已二義通也說文厭从甘从朕甘之故不  
能已不能已必求厭足疏申傳謂息之不已乃厭足  
於心又別異傳箋謂甘心未得爲厭蓋誤解傳爲已  
厭足耳 焉得諶草傳云諶草令人善忘明以諶爲  
草名也疏引釋訓云諶忘也謂諶非草名案釋訓差

謏也郭注義見伯兮考槃詩是此經謏本作菱菱  
从艸則為草名無疑其作謏蓋通借也陸氏釋文於  
爾雅菱字引詩焉得菱草於詩云謏本又作蓋然則  
經本不唯作謏矣陸氏又引說文相證其意以謏為  
草名見勝孔氏疏引考工記六建既備謂此篇兵車  
有夷牙與清人闕宮疏異辨詳清人  
木瓜 報之以瓊瑤據疏傳訓瓊瑤為美石說文據釋  
文則為美玉當從釋文君子比德瑤玉之別名舉瑤  
兼玉可以

王  
君子陽陽 右招我由房傳訓由為用言用此以為招

毛詩異義卷一

圭

也箋訓由為從言招之使從也俱通 其樂只且釋  
文云且子徐反又七也反案箋云道不行其且本或  
作自  
誤樂此而已則七也反是鄭義此經無傳疏同之箋  
釋文字子徐反一音在音或為傳音則且為辭義通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傳義為反與箋義為實喻  
以激揚之水而謂其實不能流移束薪不可也傳義  
采矣三章蒲之為草為柳非大義所關不妨兩是疏  
申箋謂薪是木名不空為草然翹翹錯薪吾刈其蕞  
蕞亦草也安在蒲草之不可言薪乎又孫毓以蒲草  
之蒲聲與許不協則釋文已謂二蒲之音未詳其異

珠意謂蒲柳之蒲讀上聲  
然詩之四聲通韻者多矣

中谷有暵 暵其乾矣釋文引說文暵作濕云水濡而  
乾也其義與傳菸貌陸草傷於水之解同暵訓乾燥  
傳不應釋為菸貌疑經文本作濕後譌作暵也疏依  
暵字牽合菸義似失傳意且於末章暵其溼矣亦不  
可通溼者傷於水疏云由菸机  
至乾燥則溼不得言暵陸氏引說文為得其  
解 末章箋離之傷於水始則溼中而脩久而乾有  
似君子於己之恩徒用凶季淡淡為厚薄釋文引沈  
云徒當作從案從訓自於箋語意為合疏從徒字申  
箋言君子於  
己自薄空假凶季為辭非箋意亦與較下疏菴之傷  
水始溼久乾猶夫之於婦初衰久甚婦既見棄先舉

毛詩異義卷一

圭

其重後本其初見夫遇己  
用凶季淡淡為厚薄相異  
免爰 首章箋有所操覺釋文云操今作躁與定本異  
與箋義合疏謂義竝得通疏說是 三章尚無庸傳  
云庸用也箋云勞也案說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  
事也更事則勞二義相申足  
葛藟 二章箋王又無母恩也疏云又者亞甫之辭上  
言王無父恩此責王又無母恩則箋文定作又也疏  
又引定本及諸本又作后謂義亦通恐非  
大車 毳衣如萑傳云毳衣大夫之服以敝言陳古大  
夫以刺今故言大夫又以周禮卿大夫之服自元冕

而下不服義冕故重言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其日出封正指封為諸侯其曰如子男之服者即典命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如正謂王朝大夫出封為子男乃得服義冕也大夫出封始得服義冕則此大夫而言義冕其為子男入為大夫可知故略而不言而箋則申之曰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義相接成也疏申傳義乃曰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為諸侯誤矣此亦如唐無衣次章無衣六兮傳止言天子之御服數而賈公彥疏周禮據為毛君之義出加入減同一

毛詩異義卷一

五

不審 說文薊菴之初生一曰薊一曰離段氏注兩一曰謂薊之一名也釋言云芟離也芟薊也王風傳云芟離也蘆之初生者也箋芟薊也案毛釋為離恐其與菴無別也故申之曰蘆之初生者也芟別於蘆析言之也統言之則芟亦稱蘆鄭恐菴菴無別也故又申之曰薊也薊與離皆言其青色薊言其形細莖積密許言菴之初生亦以正毛也 義衣如瑞傳瑞菴也段氏曰菴下脫玉字  
邛中有麻 穀云忠賢也賢人放逐國人患之故傳以麻麥草木見雷氏之治以施施為難進來會為民得

會貽我佩玖為患其美政咨言曰男子亦婦人桑之謂患本此意也箋以邛中為公治卑賤之職則所謂放逐者但不得立於朝耳又以施施為來見己來會為己厚待之末章言雷氏於患者為朋友之子則是察友相念之私情非舉國望治之公義矣傳義與敍合 首章傳境塌之處釋文云塌本或作遠本亦作遠此從孫義而誤疏申述作境塌又引定本云邛中境塌塌字遠盡有麻麥草木則定本從孫毓也疏又云與俗本不同則與陸氏意異陸說是 將其來施施釋文將王申毛如字鄭七良反案次章箋云吾其將

毛詩異義卷一

善

來會則鄭讀將亦如字 將其來會釋文會如字一云鄭音嗣案箋云吾其將來會正讀如字疏中箋來會之又云忠賢之至欲飲會之是中箋厚待之義箋於輕自如字  
鄭 緇衣 傳以改衣授祭為鄭民欲王如是釋授祭為采祿箋以為民改之民授之釋授祭為飲會疏申傳謂衣服采祿非民所能改授申箋謂愛之則願為之改作與之飲會非即實與之說皆可通而傳義為正大蓋改衣授祭出自王朝則為隆禮重任而民之願亦非虛辭也疏又申箋易傳之意以言子者為鄭人所

自目因引伐柯我觀之子蓮豆有踐證小民愛君願  
飲會之然彼箋是欲王以饗燕之禮迎周公也彼我  
不必為周大夫自致饗燕此予何必定出自鄭人  
大叔于田 殺叔多才而好勇釋文以好為衍字疏申  
解從有好字本亦通 首章叔于田釋文云本或作  
大叔于田者誤疏從有大字本謂作者意殊見與陸  
異陸說是 後人因於首章誤加 將叔無狂傳訓狂  
為習箋訓為復義同 疏云復亦 兩驂如手傳云進  
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案驂馬  
頭不當衡尤難於調習故傳解如手為如御者之手

毛詩異義卷一

一

見御之善箋義亦通

清人 駟介旁旁疏據北山傳義釋為馳驅不息勝王  
訓旁旁為彊 王語見 二牙重喬傳云重喬累荷也  
疏申之曰喬高也重喬猶重英二牙建於車上五兵  
之最者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音累荷謂  
二牙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其申箋縣毛羽之說  
則曰經傳不音牙有毛羽鄭以時事音之蓋不謂然  
也然不音箋與傳異釋文喬鄭居橋反雉名所以縣  
毛羽也韓詩作雉然則傳之釋喬也為高箋之釋喬  
也從韓詩為雉羽矣其曰喬牙於近上及室題者以

識毛羽所縣之處百重喬傳說為是釋文又釋傳荷  
字云荷舊音何謂刺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  
反謂兩牙之飾相負荷也疏引侯人傳以荷為揭義  
與沈同但沈云兩牙之飾是願上章重英音不若疏  
刃有高下之說為正至舊解則非傳意 河上乎道  
遠釋文逍遙本又作消搖案說文逍遙二字在新附  
徐氏謂詩只消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蓋自隸變以  
後經多俗書賴釋文所載開存古體此其一端也 自  
衛包改字益非古矣後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以  
為一軍之事左旋謂講兵右抽抽矢以射高克居軍

毛詩異義卷一

一

中為容好箋以為一車之事左旋謂御者旋車右抽  
謂車右抽刃高克居中為軍之容好將潰之師軍  
無紀律二說皆可通但經云中軍作好則傳以一軍  
言之較勝釋文引說文抽作搯 段氏云說文引抽理  
與抽同於六書為假 借然自陸氏時已誤云抽刃以習擊刺也義與傳箋  
抽矢抽刃同 疏引考工記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  
兵欲卷謂此禦狄于境是守國之兵用卷空有夷牙  
又引魯頌二牙是箇牙有二與此異彼疏亦引考工  
記謂當戒狄懲荆舒是往伐之明止有箇牙二疏皆  
不誤但伯兮乃衛人從王伐鄭亦是攻國彼箋音兵



車六等不數夷矛而疏因六建與六等不同乃謂彼有夷矛則與此篇及闕官所書自相異矣考工記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是舉六建以見車之善非謂兵車必備五兵如此篇則五兵皆備如伯兮及闕官則止合者箇字

美衰 舍命不渝釋文引王云舍受也與箋處義通

遵大路 不寔故也釋文云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禽

案作兮則經文體例乃一當是古本 無我執兮傳

訓魏為棄音市由反箋訓為惡音醜疏申為醜惡可

棄是說小異而大同然案說文引詩魏作豉云棄也

毛詩異義卷一

業

从支畧聲市流切醜从鬼酉聲昌九切二字迥異疏

謂魏與醜古今字恐非魏本俗書釋文引本亦作教

又作豉豉即說文豉字隸變畧為壽也其作教則又

豉之破體是亦古經文之僅存於釋文者上篇釋文

求此則要屬古文不可執以相律矣

山有扶蘇 傳以山隰之生草木高下各得其宜反與

昭公之用人賢不肖之易其位義本平正箋泥扶蘇

為小木荷萼為茂草因以上章喻置小人於上位君

子於下位為用之失所又所見本橋松作稿松而以

游為枝縱復以下章喻在上位則無恩以養之在下

位則聽其縱恣為養之失所上下兩解自相違戾故

孫毓已異難之疏雖曲為分說終難強通也孫又謂

傳以狡童為昭公於義雖通不若箋指小人為吞其

言亦是然以傳義求之疑傳文有誤也傳以章首二

句為反與則下二句義當接成且屈伸理對言伸必

有屈傳釋子都為美好子充為良人正指君子則狂

且狡童當指小人用舍失當反正對善舍狡所美非

美之義無由以狂且狡童目昭公也傳如以目昭公

亦必於釋狂且下著之不應於下章始言又上章解

狂且之義而狡童之義於狡童篇釋之似此傳狡童

毛詩異義卷一

業

昭公也係彼傳上文後脫誤移於此耳彼敘刺忽不

與賢人圖事為賢人指昭公之言故曰狡童昭公也

昭公有壯狡之志傳以狡童之義在後總釋此因略

而不言不然於此善其人於彼善其義傳文何確碎

乃禽彼此參枝知不如是也稽古編疏諸家引毛傳

與今本不同及傳文無者載李氏文選注西京賦注

發傳云體似勳上責躬應詔詩裏注引胡不遠帆傳

子胡顏而不遠帆也東京賦注引急率左右以美天

直之空也崇牙封初傳云置羽於構上以爲飾也陸

氏周禮疏中車疏引惟業傳云惟容章懷後漢書注孔融傳注

云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之卷伯  
 伯注魂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先武  
 紀注引公羊傳大師維垣大邦維屏也韋氏國語注  
 屏傳云當用公卿諸侯為藩屏也韋氏國語注  
 注引傳云不知何篇之傳謂諸條多是引者之誤唯  
 水之山不知何篇之傳謂諸條多是引者之誤唯  
 韋注最古必不誤而今通其文以此推知傳文有闕  
 可證此傳之謬陳氏所引各條間有誤文如體似船  
 各則非轉寫之誤當由陳氏錯記耳此無關要義故  
 之屬二條未盧氏釋文致證云箋不吉橋當為橋  
 注篇名今補是經本作橋松不作橋松王肅云高也是作喬作橋  
 皆王肅本蓋毛詩作橋三家詩作橋肅據改以難鄭  
 也龍謂不然首章傳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若作橋  
 毛詩異義卷一  
 松則傳義不可通矣釋文云毛作橋不言王作橋也  
 又云鄭作橋是作橋正鄭義但鄭不言橋當為橋則  
 所見本自作橋耳謂鄭非改字則可謂王據三家改  
 橋作橋則不可橋橋字相似鄭所據恐誤本  
 韓兮 叔兮伯兮倡子和女傳以為責臣之辭義與敍  
 不倡而和合箋以叔伯為兄弟之稱因易為羣臣相  
 謂蓋謂諸侯於其臣同姓卷少稱曰伯父叔父異姓  
 卷少稱曰伯舅叔舅也不知詩人便文省父舅字耳  
 寡裳 豈無他事段氏說文注曰古借事為士故傳云  
 事士也箋則承傳而申之曰他士猶他人也疏又發

明傳義曰傳言事士也以其堪任於事謂之為士後  
 人因箋改經傳及疏而義不可通矣龍案此經因  
 有誤謂我士也疏東山勿士行殺此與之同不知  
 保其屢士箋傳皆訓士為事通書此與之同不知  
 士事也亦是經文作事傳作事士也與此經同為後  
 人所改  
 幸 俟我乎堂兮毛無傳疏用王氏升堂以俟之義視  
 殊氏門側之堂之說為是釋文堂門堂箋改堂為楹  
 謂待於門楹詩古義引古文論語申楹史記作申堂  
 謂堂楹古本通用是已然以楹表門義似迂曲 三  
 章箋志又易也疏以變易肯志申解得之釋文音易  
 毛詩異義卷一  
 以故反則義當為難易之易疑誤  
 東門之墀 敍云刺敍也故傳以經首二句與昏姻之  
 際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下二句首章言無禮則室  
 通人遠下章為無禮則貞女不從以刺不待禮而奔  
 者箋乃云此女欲奔男之辭是為淫奔之詩而非刺  
 敍之作矣  
 子矜 敍云刺學校廢也是責人學業之不習故傳解  
 不嗣音為不習音樂不來疏準傳為不來習業一日不見如三月  
 兮吾禮樂不可一日廢義與敍合箋釋不嗣音用韓  
 詩義為不嗣續傳音問於己釋文引韓詩嗣作詰

來疏準箋為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為息之甚則為朋

友息念之情而已不見刺廢學校意傳青衿青領

也疏引釋器衣皆謂之襟云衿與襟音義同詩古義

曰張有復古編云衿衣系也从糸今古作衿別作衿

非又云衿衿也从衣金別作襟非衿與襟通與衿異

正義潤衿襟為一非也王伯厚云漢石經作子衿得

之釋文載本亦作襟雖屬別作之字然於義尚是

揚之水傳云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疏申

傳為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敵是固得為一

義矣然不若以興忽為人君不能舉賢用良以至無

毛詩異義卷一

里

忠臣良士與之同心於敘閔無臣之義更合而經文

上下勢相連接也又箋政令不行於臣下其義亦可

取以申傳激揚之水能流漂束楚國君之尊政令能行於臣下

出其東門傳以如雲為眾多如茶取其色白言皆喪

服箋以如雲為如雲之從風無定如茶取其性輕為

飛行無常二義俱可通其匪我息存以下則傳與敘

閔敵之義合傳釋匪我息存息音如字次章息且曰且音徂俞雅云存也

息不存乎相救急言相棄者多非己能救閔之也其

釋縞衣綦巾二句曰縞衣男服綦巾女服願室家得

相樂也言己既不能救故願其夫婦得相配合則可

以樂我心云耳亦所以閔之也箋釋匪我息存息反

次章息且且為非我息所存釋末二句以縞衣綦巾

為作詩者之妻所服言時亦棄之心不忍絕故言且

雷樂我員如其言則於時悲哀之不暇何樂之可言

乎敘云民人息保其室家者指當時民人之情而言

彼作詩者固閔敵之人非即棄妻之人也又傳以閔

為臺義同俞雅箋轉閔為都亦未安至釋茹蘆為茅

蒐染巾蓋既以縞衣為女服故從上綦巾同以為巾

亦義有不得不然者

野有蔓草章首二句傳云興也疏據王氏述毛為以

毛詩異義卷一

里

興民之所以能蕃息由君有恩澤之化義與敘合箋

不取興意以為記時著男女之失時蓋以敘言君之

澤不下流為男女失時之故於經無所當故為是解

於義得通

漆洧方秉蘭兮傳蘭蘭也釋文蘭蘭香也韓詩云蓮

也釋文攷證臧氏云太平御覽三十引韓詩蘭蘭也

此蓮也當作蘭也今注疏本毛傳亦有謫釋文本毛

傳必本是蘭香草也故又引韓詩之蘭以明同異龍

謂箋云託采芬香之草疏云執芳香之蘭草兮蘭即

香草也澤波傳亦作蘭蘭澤波箋破蘭為蓮似用韓也詩記引傳皆同

義與一以訓義破字 釋文蘭下衍香字或陸以香  
草釋蘭今本脫本草字 士曰既且釋文且音徂往  
也徐子胥反案且徂二字古本通用依陸義經文語  
意方足疏從徐音作語辭不如陸優

齊

雞鳴 會且歸矣釋文且七也反沈子餘反案箋云卿

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則且當七也反沈音或非

著 傳分三章為士卿大夫及君以策為象璜青黃為

玉璜瓊華等為佩策以三章并述一人以策青黃為

璜瓊之統以瓊華等為璜王肅孫毓皆難鄭而是毛

毛詩異義卷一

星

然王氏以石飾象之說不合傳旨而統唯一色見駁

於王基若孫氏充耳即璜之言疏雖曲為鄭回護要

不可易也又一統耳分策青黃為女所見之先後詩

人立吉何如是之纖邪不若傳舉璜及佩以見盛服

之為得也 傳門屏之間曰著當參用俞雅李注申

傳蓋著有二此經之著是門內兩塾間傳引俞雅成

文以著其名昏禮在廟廟門無屏不嫌與朝位之著

相涉也疏引李注不加分別 李注正門謂又竝引孫

注則洞視朝之著於門塾之著矣

東方之日 傳義為陳古時君臣明威化民以禮故民

皆依禮嫁娶以刺當時不然箋則正指當時君臣不  
能化民以禮以東方之日月為喻君臣之不明疏引  
昭五季左傳以申其義然傳言旦日明而未融非不  
明也月出東方是既望盛時亦不得以不明言之又  
以為女之訴男與較言男女淫奔不合疏則曰詩人  
假言以見男之強慾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訴男也如

其言是經文為飾辭矣易若陳古刺今之義安乎

有假言者有女同車是也此篇故

云刺東又曰男女淫奔非其類矣

南山 首章首二句傳以南山與國君尊嚴以雄狐相

隨失其匹與襄公與文姜失其匹取義正大箋以為

雄狐求匹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可惡以喻襄公

淫泆其可恥惡如狐義雖通然少佻矣易又懷止與

二章易又從止一例從為襄公從文姜淫泆則懷當

為襄公忠文姜經首又以喻襄公不空易傳忠義為

文姜來也 葛屨五兩冠屨雙止傳意但謂冠屨不

空同處以喻兄妹不得通淫也箋謂文姜與姪婦傳

姆五人為奇襄公從而雙之疏雖不別異同竊意毛

公未必如此解 易又鞠止鞠傳訓為窳箋訓為盈

各通 疏中傳謂窳極也文姜使在極邪意中

盧令 稽古編曰其人美且鬢毛訓鬢好貌鄭破字為

盧令 稽古編曰其人美且鬢毛訓鬢好貌鄭破字為

毛詩異義卷一

星

權云勇壯也疏謂好與美是一故易傳不知美是美德好是儀容三章皆以美德為主而仁則又有其政賢則有其容德則有其才容貌才技雖非美仁之比然詩人頃君往往及之終南之顏如渥丹駟鐵之舍拔則獲皆是也美與好何嘗一乎

敵笥 其美勳顯傳以顯為大與次章以勳顯為大與同疏引孔叢子證之失傳意經以敵笥喻魯桓微弱勳顯自以喻文姜強威箋釋顯為與子則非其比也其美唯唯傳謂出入不制釋文引韓詩義亦同箋謂行相隨順亦非其比也其從如雲與如雨如

毛詩異義卷一

業

水皆言其感春秋桓公三季經書齊侯送姜氏于謹左傳曰非禮也則姜氏為釐公寵女可知度姜度士感如雲雨誠有如孫毓所云者桓以絺凡篡國求昏於齊以自安駱縱文姜有所自來而箋竝以如雲如雨比從者亦隨文姜為惡因一人而槩及其餘不亦誣乎姜之與襄通也左氏繫於桓公如齊之末季南之詩當作於此時此篇敘言淫亂為二國患六季經餘其終事言之非據時即然於經無所當也 六季經書子同生公羊傳曰喜有正也其莊元季傳言姜氏諧桓公於齊侯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者設為諧之之辭耳徐氏尚恐人疑為之疏曰夫人加誣此言蓋

姜氏以三季九月歸桓六季九月生莊公已肯無如齊之事桓無自疑同非其子也猗嘯敘言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其上明言曰失子之道謂莊公不能防止其母聽其會齊侯于禛音于祝邛如齊師會于防于殺受制齊侯不啻齊侯之子乃甚之之辭非目之之辭也鄭注南山敘謂襄繁與姜氏淫通正與此釋如雲謂從者隨文姜為惡誤同彼疏援公羊傳猗嘯敘證成鄭說與此疏謂詩人賦文姜敗損族類皆不

審之言 聖人因時有齊侯之子之時曰同乎人也謂同生其發明聖人筆削之旨又是一義楊疏繫鄭注案與注通之誤更謂文姜適魯襄仍往來其謬尤甚

毛詩異義卷一

異

載驅 二章齊子豈弟豈弟傳解為樂易與下二章翔游敘為類鄭讀為閨團解為開明發行與上章發夕為類義俱可通 猗嘯 舞則選兮秋則貫兮傳訓選為齊謂齊於樂節訓貫為中謂中於正錦箋以選為上選貫為習貫不若傳義優也疏謂選之為齊其訓未聞宋文選舞賦注引韓詩選作纂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說與毛同可見古人詩義本如此 魏 汾沮洳 疏引集注敘作君子儉以能勤言今定本及

諸本枝直云其君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案經云殊異乎公路箋云采其之事非公路之禮也無刺其君之意疑定本脫子字君雖儉嗇何至親為采菜故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矣末章黃為水葛孔駁兼引陸疏詩緝已辨之

困有桃 傳以桃可為殺與民可為用箋不以為與謂魏君不取於民會困桃而已有是事乎疏所以不叙定汾沮洳之較為刺大夫者正以此箋謂君止會桃上篇當謂君親采菜徒以傳箋兩無明文不能遽斷其意不以王氏孫氏之說為然也然此箋不若傳義

毛詩異義卷一

星

之當矣 彼人是哉傳以彼人為不知我者言彼人以君之行為是箋以彼人謂君傳讀經與上文子曰何其傳義曰為辭言子之歌音箋訓曰為終言君之行是子於此憂說雖異於義大同

伐檀 詩古義曰河水清且漣漪釋文云漣力纏反案說文漣即瀾或字洛干切俞雅釋水正伯瀾元注漸箋云與瀾禾涉入水之波漣連即瀾 又曰胡取禾三百億兮傳云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賈逵唐因注國語皆以萬萬為億案徐古數術記遺曰黃帝為漆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

秭壞漢湖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甄鸞曰毛注曰萬萬曰億此即中數也鄭注云十萬曰億此即下數也鄭注以數為多故合而書之上數宏廓世不可用 不素飡兮傳云熱會曰飡箋既易之矣其會張逸又自著其易之故曰禮冷饗大多謂傳所言為掌客飡宰之禮也疏案傳意與小雅祈父篇熱會曰饗同與大東篇冷熱會謂黍稷也異

毛詩異義卷一

宋

碩鼠 詩古義曰三歲貢女魯詩賈伯官國語云入官於吳章昭曰官為臣隸也賈當讀為官徐邈音官此官字之誤傳云賈事也蓋本俞雅而與官義亦通

唐

蟋蟀 傳釋職息其外謂禮樂之外其憂謂可憂則傳意以其外為禮樂之外之事其憂為可憂之事王肅述毛謂外為息無越於禮樂憂謂越禮樂則可憂皆於經文不順非傳意也首章其斥準二章傳為以禮樂自戾得與箋政令之義通禮節民心樂和民聲禮樂正是政令之事末章箋釋憂謂鄰國侵伐之憂則

正申傳義唯釋外謂國外至四境與傳異義得各通

好樂無荒傳釋荒為大箋釋為廢黜義亦得通

山有樞 釋文云樞本或作莖案漢石經魯詩作莖又

樞當作樞自唐石經譌作樞後皆沿其誤爾雅經文

不首章他人是愉傳訓愉為樂箋讀愉為偷言為

他人所偷取伯倫古與二章是保傳訓安箋訓居皆通

傳訓考為山樞元本俞雅說文考作樞亦云山樞

也陸璣獨以方俗無名樞為考疑之此與秦晨風陽

有六駁謂駁為梓榆疏皆不合采入以異傳箋唯陸

謂許慎讀考為類則與杜協是為古音又樞俗誤作

毛詩異義卷一

况

樞 弗鼓弗考釋文云鼓如字本或作擊非案疏云

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竝通是

經本伯弗擊弗考故傳云考亦擊也文選潘安仁河

伯弗擊弗考引傳伯考亦擊也孔疏疏謂竝通是矣

陸氏以為非或未審

揚之水 案衣朱襮傳云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

箋云繡當為綉案疏鄭從魯詩也釋文云眾家中毛

竝依字疏謂下章傳曰繡黼也是以繡為義則眾家

與傳合

椒耶 疏據箋義申傳釋文引王肅孫毓申毛訓朋為

比音比必履反謂無比例也正合經與意視鄭平均

不朋黨之義為是又箋釋經首二句謂一椽之實蕃

衍滿升意在言其非常耳然疏引王氏種一實蕃衍

滿一升說正近理案椒叢生如蕃薇本非木故經言

遠條且說文作某入艸部卷大亦成木故俞雅在釋

木然不甚大又少實種一實即生而蕃衍滿一升斯

其盛矣孔氏所駁或有未通疏云種一實即成一

段氏說文注云一章曰遠修且傳曰修卷也二章曰

遠條且傳曰條言馨之遠聞也今本二章皆作條則

毛公不應別為傳矣而足利本尚可證經言修者枝

毛詩異義卷一

事

條之卷言條者芬香條也之謂也傳馨字今譌馨龍

謂傳言馨之遠聞也本與條卷也皆屬首章後人誤

分之耳條卷釋椒言馨之遠聞則以棗桓叔之政教

足利本所列異文攷之孔疏正當時俗本不可據也

細繆 此篇傳義之優於箋不獨昏時也傳以細繆束

薪與男女待禮而成故曰細繆猶纏繆以為實辭

謂束薪者於野見心星之在天傳以三星為參則經

文索然無義矣較言不得其時本刺昏姻之失時經

文如此良人何明是欲見而不可得箋乃為斥嫁娶

者之辭夫周禮有奔者不禁之文國家衰微過時而

昏賢者責人亦當未減何如是之終無已也疏申箋  
於標有梅則曰蕃育人民於此則曰遠禮文王之世  
過時尚以為美晉敵反以為刺此義之兩不可通也  
杜杜 釋木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白者棠是甘棠為  
赤棠又名杜其白者則名棠也草木疏云甘棠赤棠  
也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者為白棠甘  
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  
是也上以甘棠為赤棠下又以甘棠為白棠語自相  
反必有譌誤孔氏於甘棠篇不引陸疏蓋以其與禽  
雅毛傳異也此篇引之又節本首甘棠字致疑敵不  
毛詩異義卷一  
清 次章其葉菁菁菁菁本感義箋以刺不親宗族  
不宜以感為喻因易傳感義為稀少之貌然傳意與  
上章訓滑滑為枝葉不相比互明已通疏謂箋不取  
葉為與於經  
順不 稽古編曰綢繆杜杜美褒三詩敵不言刺何君  
疏以其在椒聊錦羽之間槩判為昭公時殆不然也  
鴉羽敘云刺時並不云刺昭公又音昭公之後大敵  
五世明是敵極始作鴉羽非昭公詩則綢繆諸篇可  
知矣昭公之立左傳雖云晉始敵然昭在位僅七季  
追潘父弑之敵斯甚耳昭公時未至大敵致民昏姻  
夫時父母其養也昭公封成師於曲沃不得為薄其

宗族也昭之後歷孝鄂哀小子緡五君而後併於曲  
沃綢繆以下四詩當作於最後二君之世此時晉敵  
已久容有昏姻失時父母其養者而曲沃已在晉君  
五服之外則所謂同父同姓自目其君之近屬而舌  
義無不通也疏誤解敵意矣案陳氏據昭公封成師  
而斷杜杜非刺昭公其言最當但孔疏乃依鄭詩謂  
左方為此又杜杜箋云昭公遠其宗族孔氏承用  
鄭說不能正其誤耳綢繆以下四詩時世當如陳氏  
所言  
鴉羽 稽古編曰敘云昭公之後大敵五世鄭以昭公  
毛詩異義卷一  
孝侯鄂侯哀侯小子後為五世非也敘既云昭公之  
後不應併數昭矣朱子初說不數昭而數緡最得之  
緡在位二十八季視皆數君獨久其時豈得無敵又  
滅緡之後曲沃武公始繼晉而作無衣之詩不容言  
晉敵者反闕緡而不數也  
采芩 傳以采芩為紉事以喻小行首陽為幽辟以喻  
無徵由君問小行之事於言語無徵之小人此讒言  
之所由興也箋以采芩者皆言於首陽似若可信然  
未必實於首陽喻事之似是而非以明讒言不可信  
疏引鄭舍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然



如傳解未見不為好聽讓也至傳訓苟為誠箋訓苟為且義得相通人之為言釋文云為于偽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偽字非疏則據定本偽字申說案箋云為言謂為人為善言以稱薦之則疏未合箋意也據箋經上為言當于偽反下為言總承上善言語訓二者或當如字讀

秦

駟賦 輜車轡鑣和所在經無正文鄭君注禮依韓詩內傳及大戴禮謂乘車轡在衡蒙蕭傳曰在鑣曰轡箋不之易烈祖箋又云轡在鑣四馬則八轡此箋

毛詩異義卷一

重

云置轡於鑣異於乘車孔氏於蒙蕭疏言箋不易傳者於此已明彼從可知也於烈祖疏言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解案桓二年左傳言錫鑣和鈴杜氏注云轡在鑣孔氏申之曰考工記輪崇車廣衡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詩每言八轡當謂馬有二轡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轡以此知轡必在鑣孔氏此疏可斷先儒異義和在賦諸家皆同杜謂在衡非也小戒 釋文云小戒王云駕兩馬者案經言四牡王顯與經違非是 陰荊蓋續傳所以引也段氏說文注引荀子揚注云說文荊所以引軸也左傳兩荊將

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荊皆絕是荊之任力幾與棘等荊引軸在輿下而見於軌前設環以續荊而繫於衡也疏謂繫於陰板之上令駢馬引之誤矣

蒹葭 章首二句傳以霜降物成喻國家得禮則興箋以霜降則蒼蒼強盛之蒹葭亦成而黃以興能用周禮則民之不從者皆服取與雖異大旨相同下六句傳以禮言所謂伊人為得人心言逆禮則難順禮則易箋則以人言所謂伊人為知周禮之賢人不敬順求之則難見敬順求之則易得蓋謂用禮治國必得賢人為輔也二義各通

毛詩異義卷一

書

終南 有條有梅傳云梅柎也案柎非酸果之梅與柎有梅之梅異木酸果之梅說文作柎古郭注爾雅云文作柎今通作梅俗誤似杏實酢本非疏誤引又釋文載沈重駁正孫炎語詳沈意及疏引孫注當作孫炎稱荆州曰梅揚州曰柎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柎今釋文刻本於孫注梅柎字互易必轉寫者誤也又孫意是謂一木二名荆揚人稱之不同沈意謂揚州人不名酸果之梅為柎蓋誤解孫注而亦未辨梅與果為二木也 黃鳥 傳以黃鳥止于棘為得所反與三良不以壽命終為不得其所箋以黃鳥止棘本以求安不安則公

喻臣之事君亦然使臣從非其本意穆公使臣從  
 飢固非事君之本意然鄭注敘謂三良自殺以從飢  
 則鄭之取與與其注敘不大相符矣 仲行傳無釋  
 伯仲叔季自是字稱疏以傳釋奄息為名謂仲行亦  
 為名非 百夫之防傳訓防為比箋訓為當各通  
 無衣 傳以章首二句為與書朋友相與同袍以與人  
 君與民同欲王于與師謂征伐自天子出以刺康公  
 非王與師而自好攻戰箋以首二句為責康公不與  
 民同袍疏申之曰士卒眾矣人君不可皆與同衣而  
 責君不與其袍者以上當恒民假同袍以為辭耳若  
 毛詩異義卷一

委

奉天子之職守所行固其非王事然春秋之世不遵  
 王命其以疆陵弱以眾離寡正大司馬所當伐者康  
 公之用師見於左傳者唯令狐之役其曲在晉他則  
 不免為報復侵陵之師矣豈得以王為言孔氏誤解  
 北門鴉羽二詩又援以證此經非也此篇經義斷以  
 傳為正 與子同澤傳云澤潤澤也箋云澤今本作  
記詩解引蒙衣近污垢疏及釋文皆引說文釋絳也  
箋皆作澤今據說文改正 案說文絳為脛衣孔陸皆誤證  
為證今據說文改正 案說文絳為脛衣孔陸皆誤證  
也釋文但云說文作澤不書鄭 釋名云汗衣近身受  
也作澤疏謂鄭易為澤更非 釋名云汗衣近身受  
 汗之衣詩謂之澤伯之用六尺裁足覆背又名鄙  
 毛詩異義卷一

委

禮又名善禮劉氏此釋可通毛鄭兩解傳云潤澤非  
 如疏甘雨潤物之說箋云近污垢其解澤與曲禮并  
 飯不澤手之澤同  
 權輿 每會四簋段氏說文注云秦風傳曰四簋黍稷  
 稻梁周禮掌客注簋稻梁器也簋黍稷器也毛意言  
 簋可以該簋鄭注則據公會大夫禮分別所盛也說  
 文簋黍稷方器也簋黍稷圓器也簋盛稻梁公會大  
 夫禮經文左擁簋梁是也許云黍稷者統言之也如  
 毛傳四簋黍稷稻梁也周禮舍人注方曰簋圓曰簋  
 與許不同者師傳各異許說簋為方器蓋以古文區

从匚也周易二簋可用言鄭注離為日日體圓巽為木木器圓簋象聘禮竹簋方注云竹簋方者器名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賈疏云凡簋皆用木而圓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簋而方元注宋刻單行疏內簋字凡四見今本依釋文改經注疏皆作也已上可證鄭謂簋為圓器也周禮舍人疏云孝經陳其簋注云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簋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孝經鄭注說者謂鄭小同之注賈所引文亦不完則無用漢求矣而秦風釋文有內圓外方曰簋內方外圓曰簋之文蓋本孝經注聘禮釋文方圓字皆互易之自相非刺聶崇義曰舊

毛詩異義卷一

卷一

圓內方外圓曰簋外方內圓曰簋與秦風釋文合廣韻曰內圓外方曰簋歐陽氏集古錄曰簋外方內圓與聘禮釋文合案圓器之內為之方方器之內為之圓似以木以瓦以竹皆難為之他器少如是者恐孝經注不可信許鄭皆所不害也鄭注禮曰飾蓋象龜蓋者意擬之辭注禮器云大夫刻為龜形可證也聶氏陳氏禮圖皆於蓋頂作一小龜誤解一蓋字耳簋以木為之大夫刻其文為龜形諸侯刻龜而飾以象齒天子刻龜而飾以玉其後乃有瓦簋乃有竹簋方因製从竹之簋字木簋竹簋禮器瓦簋常用之器也

陳

宛邛 傳以東門之粉厭大夫淫鼓此經與之相類故解經之所陳是大夫之惡由幽公淫荒昏亂化之使然故彼云刺幽公箋以經之所陳即是刺幽公義得兩通

東門之粉 穀旦于箋釋文云且本亦作且王七也反

苟且也徐子餘反箋王音噎釋文引韓詩徐七何噎王音蓋從韓

反義皆難曉釋文於箋字引沈云毛意不佞噎謂毛

無改字空從鄭讀初佳反擇也則且亦不應作且疑是誤

本 越以駿邁傳訓駿為數疏云駿謂麻屨每數一升而用總紀之故駿為

毛詩異義卷一

卷一

數疏用王肅述毛申傳言假有績者亦於是麻屨而行箋訓駿為總本商頌烈祖傳然傳於此必訓為數者蓋以經云越以駿邁言以則有所以也如箋云於是總行欲男女合行則經以字當訓與乃可通衡門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傳云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經言洋洋傳云廣大得正指泉水言與上兩句喻意相申明也言橫木為門雖至淺陋賢者可以游息見興治致政不必大國也泉水廣大出之有本樂道者可以忘飢見人君端化則國治而不蔽也箋於上二句補出賢者傳於此二句補

出樂道皆於喻意中指明正意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魏魏南面可以樂治忘敵得之矣鄭本樂作灑故有飲水灑飢之異然申明正意大義亦不甚殊疏別異傳箋又引孫毓難王不以王義申傳別為解曰泉水涓流不已乃至廣大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樂道忘飢則於經文傳意皆迂曲不合矣東門之池可以漚管釋草云白萼野管郭注曰第屬陸機曰管似第然則管不名第也已漚者名管未漚則名野管疏云未漚則但名為第與郭陸異蓋因白萼次章箋云蒼彼可以為管之第而為是說不知彼

毛詩異義卷一

无

箋本誤也釋文第已漚者為管與疏誤同

墓門 戴氏聲韻攷曰歌以訊之與萃為韻小雅其何用訊與遐遂將為韻而釋文以音信為正不知皆諄字之譌也王逸注楚辭引詩諄予不顧廣韻六至諄字下引詩歌以諄止然則此句止字與上句止字相應為語辭凡古人之詩韻在句中者韻下用字不異三百篇唯不可休息諄作息與此處止諄作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龍案釋文訊本又作諄徐息悻反是唐初經本尚有未諄者月出 聲韻攷曰勞心慘兮與照燎紹為韻而釋文七感反正月篇憂心慘慘與沼樂炤虐為韻抑篇我心

慘慘與沼樂炤虐為韻及北山篇或慘慘劬勞或慘慘良咎釋文反音竝同不知皆燥字之譌也燥朱老切愁不安也白萼篇念子燥燥此一處未譌釋文亦加以七感反之音是直不辨燥慘之為二字矣邵氏肅雅正義曰釋詁慘憂也釋訓慘慘慍也皆燥字之譌抑詩疏引李注亦當作燥燥段氏音均表曰慘本音在第七部月出合韻照燎紹字正月十一章沼樂炤虐為韻抑篇作燥引吳棫曰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為燥龍案北山篇釋文慘字又作燥是唐初經本亦有未譌之處白萼篇釋文燥燥亦作慘慘則又轉據誤本

毛詩異義卷一

卒

株林 首章上二句是正問下二句是反詰疏引王氏述毛言孫毓以王為是也讀詩記亦謂鄭不當以下二句為靈公砥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何砥拒之有至次章棄我棄駒傳明言大夫棄駒則王氏所述更合傳意箋以敘止言刺靈公故棄駒亦指靈公言然孔寧儀行父之惡靈公為之也傳義為允駒釋文作驕云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萼篇內同案說文駒為二歲馬驕字注云馬高六尺為驕馬維驕與箋馬六尺以下曰駒義同釋文所據本為得其正皇皇者萼釋文當作驕本亦作駒今驕駒互易蓋後人誤改

澤陂 傳為憂息時世淫敲之詩箋為男女說愛之詩  
案敘云刺時也則詩為刺者所作下云言靈公君臣  
淫於其國男女相說著淫敲之由也云憂息感傷焉  
著作詩者之情也傳義當矣箋讀敘男女相說憂息  
感傷為一句解經傷如之何不從傳為傷無禮而謂  
男子傷不得見有美之一人是為淫奔之詩非刺淫  
之詩矣而疏乃云溱洧桑中亦刺淫洩舉其事而惡  
自見此何獨傷其無禮孔於桑中誤會箋息孟姜之  
愛厚己一語不知失傳箋之意至溱洧苦士與女言  
女曰士曰言維士與女伊其相詭願出於刺者之口

毛詩異義卷一

李

不可以例此箋也又次章箋破蔕為蓮疏申其意言  
上下皆言蒲荷此不宜別據他草又蘭是陸草非澤  
中之物稽古編云蘭雖陸草亦生水旁何妨於澤陂  
咏之至三章同物徒取文義完整古人不以此洽拘  
也傳義為正 又案此篇箋義當是準月出篇為說  
但彼經上三句止言婦人形貌美好故勞心句得為  
男子憂息不見陳其事而不好德而好色之刺自明  
此篇首二句已於興意見男之說女下當為作詩之  
之憂傷時世經文語氣固自不同 首二句取興箋以喻男女相說義通

檜

芟 芟以朝箋以狐裘為黃衣狐裘疏云知非狐  
白狐青者諸民服狐白唯在天子之朝若用狐白以  
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絮狐青人功麤惡禮君好絮  
必不服之案狐青為冕服之裘服之以朝亦是僭上  
狐青之為功裘當以玉藻疏在冕服之內人功微麤  
之說為正 司衷注功裘謂狐青麤裘之屬賈疏曰玉藻有芟裘狐裘不引者之屬中會之矣  
芟冠 此篇傳箋異義疏申箋易傳之意者三一布不  
刺不行三季之喪當先息遠三不能三季當謂三  
季中少月日若不見練冠是若即解服連禮尤甚而  
王肅孫毓皆從鄭說是矣然疏又云喪服始終皆無  
釋芟冠是大祥祭服毛意亦以卒章息見大祥之人

毛詩異義卷一

李

伯者以時人皆不能行三季之喪故從初嚮末而息  
之然則傳義未嘗不可通也 讀詩紀定從毛傳當據孔氏此疏以申明之乃  
竟指為不著而除則非傳義 二章聊與子同歸兮  
傳云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疏申傳云謂同歸已  
家案傳無同歸於家之意疏解三章如一謂傳意言  
欲與之為行如一得之同歸亦當如此解箋釋同歸  
謂欲之其家觀其尻處如一謂欲與之尻處觀其行  
義各通 傳以芟冠為練冠箋易為縞冠疏謂鄭以  
練冠者練布為之經傳言芟皆謂白縞未有以布為  
芟者故易傳案記言以帛裏布非禮鄉黨言芟衣麤

來疑古人言策亦不專指白絹

曹

蚺蚺 詩譜左方昭公共公同列於惠王之世而繫以

蚺蚺一詩云右昭公釋文謂譜又云蚺蚺至下泉四

篇共公時伯疑陸氏讀譜有未審也此篇為昭公詩

疏述譜甚明

倏人 二三章首二句與意傳箋異義鵝鵝入水而不

濡其翼味本無此非常之事詩人安得以不濡為正

喻傳反舌之以與小人敵政於義為合

鳴鳩 其弁伊騏傳云騏騏文也箋云騏當作璣以玉

毛詩異義卷一

董

為之案今本說文騏字云馬青驪文如博棊也徐氏

錯曰博棊子也璣字云弁飾往往冒玉也徐氏曰謂

綴玉於武冠若棊子之列布也據此則傳箋二義可

通傳曰皮弁之會縫貫玉為飾文亦如騏段氏說文注曰馬青驪文如

博棊也李善七發注元應書卷二卷四卷八皆伯如

棊也凡馬舌色者全體之色也舌某處者一端之色

也舌禱毛者謂異色相錯也曰文謂異色相交如文

之錯畫然青驪文如棊謂白馬而有青異文路相交

如棊也棊系部伯鞅帛蒼文也秦風傳曰騏騏文也

魯頌傳蒼騏曰騏騏即蒼棊謂蒼文如棊也其弁

伊騏傳騏騏文也正義伯棊文龍案傳文伯棊文顧命騏弁

鄭注青異曰騏古多假騏為棊從段君說則傳箋義

異而箋改騏為璣非也

下泉 漫彼苞稂傳本爾雅訓稂為童梁箋改稂為涼

疏申箋易傳之意謂童梁為禾中別物伯者當言漫

禾不應獨舉漫稂且下蕭著皆野草此不空獨為禾

中之草龍謂不然案說文稂為節字重文訓同爾雅

爾雅又有孟本誤狼尾注云似茅說文亦別出莨草

注云草也徐氏錯曰藏莨草名也子虛賦其卑溼則

生藏莨莨葭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莨莨尾草也

毛詩異義卷一

董

索隱曰郭璞云莨尾似茅溼書注郭璞曰藏莨草中

牛馬芻莨草中牛馬芻而魯語云馬餼不過稂莨然

則童梁稂尾乃一草以其禱生禾中謂之童梁別其

不如粟實之成也以其偏生下溼謂之狼尾狀其形

之似也莨雖生下溼而寒泉漫之則病矣若然傳不

引爾雅孟狼尾以釋經者順經狼字為訓也 卍伯

勞之傳以為東西二伯箋以為較下二伯案較下二

伯唯治其當州諸侯經言四國有王是舌四方之國

望經為義傳說為當書闕有開不得以別無他證疑

之疏謂武王成王時東西大伯唯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無卍侯案傳所引述如案鬼末章音子夏闕子

審二人之行而于夏事與禮弓異卷伯二章言類  
子事孔氏皆不知所出而謂當有成文憑據此何獨  
以經傳無師後為  
東西大伯疑也

七月 堯典云日永星火與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同也

堯典紀在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月令在季夏者歲

差所致也漢時未知歲差故鄭注書以為次名疏誤

據以與詩心星為別 傳云幽土晚寒疏據鄭志晚

寒亦晚溫以申傳又引孫毓以為幽土寒多雖晚猶

寒以疑鄭釋文以為節晚而氣寒詩緝曰西北溫晚

寒當早毛言幽土晚寒當謂氣候晚而多寒鄭云寒

毛詩異義卷一

晚非也嚴氏此解是用陸義其說為合 田峻至喜

釋文云喜王申毛如字疏義箋破喜為儲孫毓以為

改易經字非作者本旨疏援引伐柯繼衣以通其義

要以鄭說為鄭證耳彼二篇箋於經義本未合 殆

及公子同歸傳云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

吾公子夫親麗也箋謂與女公子同欲嫁不如傳義

之正矣傳釋女心傷悲云傷悲感事苦也感事苦正

訓經傷悲下吾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謂感時物

之生成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息男秋士感陰氣而

息女自以起下釋同歸為欲嫁本非傳意疏以箋為

申傳總釋傳義亦以傷悲息男有欲嫁之志言之非

是又傳云殆始也疏引釋詁為證案釋詁胎始也殆

胎義殊傳訓恐與禽雅不同釋文殆伯迨 七月鳴

鶉箋謂伯勞五月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疏

引月令以證又引王肅云古五字如七疑經文七字

為誤皆非也鶉以五月鳴不以五月止詩紀將寒之

候於七月言之何必盡同月令傳於三之日于耜言

幽土晚寒著耕作之遲箋於鳴鶉續武亦以晚寒言

之疏又引月令證晚寒凡六事月令仲春倉庚鳴詩

木黃落詩云十月隕穉月令季秋今月令季秋草

毛詩異義卷一

秋天子當麻詩云九月叔且月令非特過泥且竟說

季冬取冰詩云三之日納于凌陰非特過泥且竟說

成寒晚與傳意殊不合 四月秀萋箋疑萋為王萋

疏不以為然案說文萋王萋也萋草也劉向說此味

苦苦萋也則萋非王萋審矣詩緝引替氏以萋為遠

志曰釋草云萋繞棘莞注今遠志也本草遠志四月

采根葉陰乾劉向說萋味苦今遠志苦澀之甚其音

似矣然說文於萋字下引詩以為苦萋於莞字注云

棘莞也徐氏錯以為即遠志則萋與莞乃二草且鄭

舍俞雅萋繞之明文而疑及於王萋必知其非矣夏

小正四月王萋秀下又云秀幽幽萋一聲之轉秀萋

即秀幽乎然未審今何草 五月鳴蚰傳云蚰蟪也  
詩緝曰蚰蟪蟪之總名也釋蟲云蚰蟪蚰蟪郭璞  
引夏小正云蚰蟪者五色具蟪蟪者蟪俗呼為胡蟪  
是蚰蟪蟪二種蟪也疏引方言云楚謂蟪為蚰蟪宋  
衛謂之蟪蟪陳鄭謂之蚰蟪秦晉謂之蟪則無區別  
矣蕩詩如蚰蟪蟪彼傳云蚰蟪也蟪蟪也此云蚰蟪  
者蓋舉其類以相明非自為異同也嚴說善矣然爾  
雅言蚰下別其種者七不皆以五月鳴蟪為諸蚰通  
名傳故不以蟪釋蚰夏小正五月良蚰鳴下文言匣  
之與五日翁望乃伏下始言唐蚰鳴傳以五月鳴者

毛詩異義卷一

卷一

蚰蟪蟪蟪而蟪後於蚰言蚰則蟪不見言蟪則蚰見  
故曰蚰蟪也傳文簡贅一字每包數義要在後人善  
會耳 一之曰于貉取彼狐狸傳于貉句謂取白狐  
狸句皮也 句稽古編曰于往也經言往不言取故傳  
補言取經言狐狸不言皮故傳補言皮皆以補為釋  
狐狸言皮則貉之為皮可知義又互相備也康成善  
會毛義故不更釋但分別用衷之不同箋云于貉往  
搏貉以自為衷狐狸以其尊者是也仲達誤讀謂取  
狐狸皮為一句故其申毛辭意牽合幸不失經意耳  
入此室處下七章上入執宮功為上入都邑之宅

此入室亦謂都邑之宅也耕穫時有止息野廬者冬  
則盡入都邑之室疏義未明 至其棄屋棄傳訓升  
箋訓治字訓異而義同箋本申傳疏申傳謂升屋脩  
治之是也又別異傳箋謂鄭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  
上而已故易傳則非民非治屋何用升之 朋酒斯  
饗傳以為賞正飲酒之禮箋以為國君大飲烝之禮  
詩言民事傳義為正 段氏說文注曰疏曰鄉人飲  
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此不  
知高養之高正作高言獻也左傳作高獻為正字周  
禮禮記伯饗為同音假借字猶之左傳作宴為正字

毛詩異義卷一

卷一

周禮禮記伯饗為同音假借字也沖遠證之以用樂  
或上取其說迂曲矣至若毛詩云以高以祀下文云  
神保是饗云我將我高下文云既右饗之云高以駢  
犧下文云是饗是空毛詩之例凡獻於上曰高凡會  
其獻曰饗左傳用字正同凡左氏高養字皆作高唯  
用人其誰饗之字作饗

鳴鴉 說鴉鴉詩者必合書金縢以釋之蓋以金縢之  
解明而後伯詩之旨乃可定故孔疏申明傳義唯取  
王肅之言以為斷然而非也書有今文古文兩家漢  
書儒林傳舌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



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而魯世家及蒙恬列

傳所紀金縢則有兩事一為武王請命一為成王請命索隱引謾周

云秦既燔書時人欲吾金縢之事失其本末故云以

吾周公為成王請命願與書異因斥為失史公固好

奇而恬傳所述乃恬對使者之辭又安必古無是傳

疑之吾也魯世家以風雷之變繫之周公卒後論衡

感類篇云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斥攝管蔡流言王

意狐疑周公奔楚楚地名非楚國此即周公避

歸政之後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史公固古文家也而

顧不同如此史記以弗辟為弗避而攝行政詒詩更

毛詩異義卷一

充

遠繫於飢未之後說文傳壁中古文辟作辟訓法或

謂斥攝行政或謂案治流言之事鄭君解辟為避位

而本夫流言初起成王疑公公避斥東此於情事最

為近理故朱子晚季亦謂弗辟當從鄭解今以詩敘

案之敘曰鴟鴞周公救敘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

乃為詩以遺王如王肅既誅管蔡之吾則三監及淮

夷叛周公相成王佗大誥而東征於時王復何疑於

公敘何自吾成王未知周公志哉案傳曰寧亡二子

則於時實未誅矣且傳此句在釋毀室後非正解經

既取我子經曰既取我子當謂管蔡為奸人所誘陷

身於不義耳鄭既取我子與釋金縢事人斯得為

王所得疑傳言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者謂室

必攻堅乃不能毀以明周公救敘之意吾寧亡二子

者謂管蔡陷身不義不可不誅蓋流言初起未得主

名至遺詩之時則已知出自管蔡小箋笑云始者信

有流言之舉如鴟鴞之小不登誅之後乃叛而伯

是鄭以管蔡流言成王不待叛而後知也但不謂在

從蔡氏書傳故經言既取我子而毛公自下己意

如此吾不可以毀我周室者申釋經無毀我室也時

知流言出自管蔡而王猶未知周公之志則周公不

毛詩異義卷一

羊

能為王室謀而王室將為人毀矣敘曰救敘演得周

公之心矣據敘及核之傳意首章上三句義當如是

其下及下三章傳意則如疏據王肅述毛申傳但非

已誅管蔡之辭周公避斥反而斥攝然後東征毛無

明說空同之於鄭不得從王肅謂子之閱斯傳訓

謂為釋疏引釋言云鬻釋也郭璞曰鞠一佗毓案釋

言云幼鞠釋也觀疏意則鞠鬻義同其引郭注今本

禽雅無或闕也又邶谷風箋以昔育為育釋疏亦以

為釋言文唐初禽雅諸家本多有存者孔所據或非

郭本予所著租傳云租為也釋文租子胡反本又

伯租如字上下二租字必有一誤或據孔疏改疏云

祖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為之故云祖為也案字書

無訓祖為始爾雅云祖始也豈毛公經本不祖字

乎然疏但云祖訓始不引釋詁難以審定疏氏音均

子尾脩脩疏伯消消云定本伯脩脩段氏音均表

云伯脩鄭東門之埤音均表伯壇云伯埤誤

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以為周公自吉己意悲

管蔡以專見誅箋以為殺軍士在東思歸而悲疏申

箋意謂此勞歸士不宜言己意又引孫毓評以箋為

卷龍謂以文言則箋為順以義言則傳為優凡人於

事定之後追息此事之由猶有感傷況聖人篤於凡

毛詩異義卷一

弟之恩乎常棣之伯閉管蔡也因歸而悲傳善言周

公之心矣如孫言歸時太殺管叔已久無緣西行而

始悲是謂久而可息也豈所以言周公哉 勿士行

枝釋文行毛音衛鄭音街王戶剛反疏引定本勿士

行枝無街字案傳不釋行字唯云枝微也疑經本伯

街枝箋止伯無街枝之事定本伯行陳街枝王肅本

伯行枝定本從王孔陸皆據定本陸欲不沒毛鄭之

義乃從行字伯音致經注違亂疑濁不清 叮咛鹿

場傳云叮咛鹿迹也案說文云田踐處曰叮咛伯

云禽獸所踐地處也場一曰山田不耕者一曰治穀

田傳以經言鹿場故於叮咛質言鹿迹迹之所著必

有其地蓋言叮咛之地為鹿所踐非正訓叮咛為迹

也疏申傳謂場是踐地之處故叮咛是鹿之迹誤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燄也蓋以燄之狀狀燄燄从火

燄其先行以燄狀燄从火故復自申之曰燄燄火也孔不明

傳意顯斥為非疏忽甚矣廣雅燄火燄也古今注亦

謂燄火一名燄羅氏爾雅翼云今曠野中燄甚大夏

夜燄飛煌煌有可畏之象故與鬼火同名段氏說文

字本伯燄或改燄為燄燄从火無燄字 燄在栗薪

傳以燄為燄燄易傳以燄為久久即首章傳義也首

毛詩異義卷一

章蝟蝟者蝟烝在桑野與下獨宿故傳以久言此章

有藪瓜苦烝在栗薪以喻軍士之苦故傳以眾言傳

義非漫然也又傳云言我心苦事又苦也傳意當以

瓜苦烝在栗薪喻軍士之眾繫於軍事心苦事苦不

同鄭以栗薪為析薪也疏以箋義申傳恐非釋文云

粟毛如字鄭音列得之 敘曰四章樂男女之得及

時也箋以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者言之恐非敘

意此章傳箋異義不止如疏所云也倉庚于飛以下

六句當正指歸而新昏者言而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亦正指昏時不必泥王肅說何也霜降而婦功成嫁

要者行焉固無在乎霜降之肯者冰泮而農桑起昏  
禮殺於此容有出於冰泮之後者傳以秋冬為昏時  
竝無仲春非昏時之明文也況從軍之士三季於外  
必有踰其季時者此正周禮所云仲春令會男女矣  
其舊如之何傳云言久卷之道也當謂舊有室家者  
夫婦其保有室家之道上言新昏此一句則總結眾  
歸士敘所謂敘其情也

破斧 斧折切於民用故傳以典禮義為國家之用而  
以破之缺之為辜箋以喻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則非  
其比矣 四國是道道傳訓為固箋訓為敘疏謂敘

毛詩異義卷一

圭

聚亦堅固之義則二義本通

伐柯 此篇及九罭皆刺王不知周公王肅孫毓之言  
罭是二詩之佞當在周公遺詩之後未反而東征之  
旨疏謂七篇之佞七月在先鳴鴉次之伐柯九罭與  
鳴鴉同率東山在破斧後當於鳴鴉下次伐柯九罭  
破斧東山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為簡  
札誤編或次詩不以佞之先後王肅謂追而刺之以  
破斧伐柯九罭佞在東山後案追刺之說恐非竊以  
破斧美周公正四國當與東山同時佞未必定在其  
肯東山破斧皆紀其大以終周公救敝之志故次鳴

鴉伐柯九罭刺朝廷不知故遲在後 首章與喻傳  
義為是柯為斧柄禮義為治國之柄媒用禮以合二  
姓之好治國用禮則使上下相安周公能執禮以治  
國而王不知此問大夫之所以為刺也箋以喻迎問  
公當得其人不若傳優矣二章上二句傳義為有禮  
君子恕以治國箋以為喻欲迎周公其道不遠人心  
足以知之二義各通末二句傳義為得見周公觀其  
以禮治國舉遠豆之有列見禮洽之大行箋謂王迎  
周公當以饗養之饌行亦不若傳義優也傳通篇皆  
以禮言周公攝政制禮作樂成周家一代明備之治

毛詩異義卷十

圭

秦賦兼葭刺其君不能用周禮傳義不可易矣

九罭 首章傳箋義同傳以九罭為小魚之網罭為  
大魚疏謂百囊之網非小言小魚之罭者以其能得  
小魚不謂網身小也罭非六魚言大魚者以其雖  
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然則箋云設九  
罭之罭乃後得罭之魚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  
其禮正申足傳義也王肅因傳取喻大小謂以興下  
土小國不空久留聖人疏因箋不言大小而以王義  
申傳設網本以得魚於經取興之義不合必非傳意  
傳釋下二句云所以見周公也正謂衮衣繡裳乃所

以見周公之禮與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一也疏申傳謂王當以衮衣見周公其意似以衮衣為成王所服亦未必得傳意也下三章傳謂周公未得王迎之禮

末章首二句當謂王有上公之服不以迎周公與殺刺朝廷不知義合箋以殺刺朝廷為刺羣臣而謂於時王已迎公而東人欲留之二三兩章為告曉東人末章為東人欲封周公於東東人之欲留公乃一邑之私情非王朝治敵所繫殺何以言周大夫作此詩又何

以不苦美周公為東人所留而唯刺朝廷不知箋說恐未與經合

鴻飛遵渚說文鴻黃各本依李氏西都賦

注及元應鶴也鴻鶴也段氏注曰黃鶴一名鴻戰國書正位黃鶴

策黃鶴游於江海淹於大沼奮其六翮而陵清風賈

生惜誓曰黃鶴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知天地之園方凡經史言鴻鶴者皆謂黃鶴也或單言鶴

或單言鴻幽風鴻飛遵渚傳曰鴻不空循渚鴻飛遵陸傳曰陸非鴻所空止箋云鴻大鳥不害何鳥學者

多云雁之大者夫鴻雁遵渚遵陸亦其常耳何以傳云不空以喻周公未得禮也正謂一舉千里之大鳥

當集高山茂林之上不當循小州之渚高平之陸也

經傳鴻有謂大雁者如曲禮崩有車騎則載飛鴻易

鴻漸于磐是也有謂黃鶴者此詩是也單呼鶴象呼黃鶴鴻鶴黃言其色鴻之言唯言其大也故又單呼雁之大者曰鴻字當作唯而假借也

狼跋傳以跋胡虺尾喻周公進退有難總指四國流言成王不知而言不必如疏分四國流言為進王不知為退箋釋公孫碩膚二句謂周公進避成功之大

美欲老成王留為大師因以跋胡喻攝政虺尾喻致政疏申箋以留相為退有難書君夷殺曰召公為保

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夷周公豈以留相為難人又豈以此為周公之難即謂召

公不說為疑周公貪寵然視流言則殊矣鄭君此喻未為合也孫毓非傳以公孫為成王而謂箋義為卷

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為公孫者成王公孫公又已遠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

疏申傳謂雅稱曾孫皆是成王龍受謂以詩在幽風故傳自申其說曰幽公之孫也書疏引鄭注康誥依

書略說解孟侯為呼成王則以公孫為成王更無不可趙臺卿注孟子釋鴟鴞詩為刺幽君幽君亦指成

王也孫字从子从系系續也立政兩言文子文孫一指後世一指當時成王太幽公雖遠豈遂不可以孫

稱公孫碩膚謂侯成王有大美之德然後授之政解

尚公之所以攝政耳非以為美成王也如孫所云則  
敘止言攝政並未及致政又何以斷箋義為卷 釋  
文云寔本又作走寔說文訓朕朕葉切終風篇崔  
本願吾則走引傳訓走為故皆與此經義不合疑作  
走之本因終風篇崔本致誤

程德華刻

主

毛詩異義卷一

毛詩異義卷一終

毛詩異義卷二

小雅

鹿鳴 會野之萃傳訓萃為辨箋訓為藉蕭皆本爾雅

釋草疏申箋易傳之意謂辨是水草非鹿所會爾雅

翼言古人以水草之文為麋鹿亦會水草稽古編謂

經言野萃箋義為卷龍謂水草之文亦野地蓋二義

皆可通 示我周行箋謂示當作實周行周之列位

蓋用卷耳傳義然此傳訓周行為至道則示非實之

誤仍是視示古今字與二章視民不怵今古禮出耳

若疏以大東卷耳周行皆為列位此不得異則泥矣

毛詩異義卷二

箋引書厥篚元黃疏謂鄭注禹貢引此為允征文

此當在古文武成篇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誤

也案古文尚書出於東晉唐伯正義以此為真古文

故不得不以鄭注為非但張霸所上乃百兩篇當時

已融而不行孔謂鄭所引乃張霸書則不致甚矣

四牡 是用伯歌將母來諭傳訓諭為念謂上伯此詩

之歌以述使臣念蒼父母之情箋訓諭為告謂使臣

伯此詩之歌以蒼父母之志告於君案鄭注敘云陳

其功苦以歌樂之則此二句不得謂使臣伯以告君

也首章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是述使臣之

意見其勞於王事不以私恩害公義此章豈不懷歸

是用伯歌將母來諭則述使臣念母之情伯歌以勞

之疏以首章三句與此為類謂彼文連我心是述其

辭此敘使臣之意明伯歌為使臣伯此詩之歌恐不

然至引君子伯歌維以告哀彼為伯詩者之辭適足

以明是用伯歌之不出自使臣耳 首章注無私思

非孝子也以下皆傳文疏從俗本伯箋文當以所引

集注及定本為正

皇皇者華 稽古編曰每懷靡及傳云每雖懷和也鄭

王各述毛意而說不同案魯語穆子曰懷和為每懷

毛詩異義卷二

韋昭注引後鄭云和當伯私是魯語元文本伯和其

伯私者即鄭說耳唯韋語姜氏引此詩戒重耳順身

縱欲又引西方書及鄭詩之舌懷皆為私義要是斷

章立說未必此詩本訓鄭破和為私恐非毛旨又末

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此正首章每雖懷

和之解王肅即用以述毛於義允當孫毓亦謂毛傳

上下自相申成得之矣春秋內外傳說此詩有五善

六德咨諏度謀詢為五善內傳本文自明外傳六德

韋注於五善外取周以備數與毛傳不合孔氏申之

猶未盡也外傳云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

杏義為度杏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  
之以六德據此文義則所謂六德即上六語矣忠信  
為周言杏於忠信之人即內傳訪問於善為杏固杏  
一義章分為兩德誤也懷和為每懷在五善之外雖  
有中自謂無及傳以備六德之一與外傳正相符  
穆叔以懷和為一德而康成破和為私懷私可謂德  
乎又謂傳中和是釋周義指為六德之一誤又與章  
等陳氏此言洵為的解龍謂和私二字在後世誠易  
譌誤古則不然說文云味相懼也从口未聲公森裏  
也轉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為公私未也从未公聲北

毛詩異義卷三

三

道名禾主人曰私人不知鄭君何自破和為私又  
大雅板篇懷德維寧傳云懷和也義與此同彼疏云  
懷之為訓息也來也止也息止亦和之義蓋不知傳  
取義於外傳而曲為是解又案箋雖以傳中和為周  
之忠信其申傳六德則以自謂無及為一陳氏謂鄭  
以周為一德尚失箋意但傳義元本外傳雖有中和  
自謂無及即經每懷靡及如箋解則傳義於經外沾  
出而外傳所謂六德不備章注外傳取用鄭義於六  
德無以言之故以周為一德左傳疏引孔晁國語注  
云既有五善又自謂無及成為六德不言懷和意與

鄭同則於外傳本文為沾出矣或謂經傳不見訓每  
為雖傳文當伯每懷懷和也每雖為王肅私加案釋  
訓每有雖也注詩曰每有良朋解之雖也每有為雖  
有是每訓雖傳於此訓每為雖故下篇每有良朋不  
復解鄭本傳文無每雖字疏疑後人所加王固好伯  
偽但攷之外傳箋義不合未可定為王氏私加也

毛詩異義卷三

四

常棣 鄂不韡韡說文引作鄂不韡韡鄂之義亦以  
帶也傳曰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蓋言鄂之義亦以  
狀萼之發謂萼四出之狀箋曰承萼者曰鄂則以著其體也  
古聲不拊通字故通用傳略不言箋特從而明之曰

毛詩異義卷三

四

鄂足也但不必改不為拊耳其義一也疏據王氏述  
毛別傳箋為異義傳釋揚之水不流束楚也曰激揚  
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釋維鵜在梁不濡其翼  
曰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於車攻篇解不驚不盈  
曰不驚驚也不盈盈也箋申傳曰反其言笑之也  
梁不從傳義也疏謂於文王篇解不顯不時曰不顯  
顯不顯不時也於不顯亦世又曰不世顯德乎一篇  
之中辭煩不殺矣此經誠如王氏云不詳詳言詳詳  
也傳當反其言以明之 況也永嗟釋文云況或作  
况非也案况况古本通用桑柔倉兄填兮召旻職况

斯引彼釋文兄音況是也陸氏當以在此經嫌其與篇中兄弟字相敵耳然斥為非則誤

伐木 傳以伐木鳥鳴與朋友相切磋其義本優箋以

為實辭謂文王與其友伐木於山間鳥之鳴似有友

道疏曲折分解而終之曰不可以理論殆亦以其說

之未安與 釀酒有莢傳以筐曰釀以籛俗本誤曰

涪段氏說文注曰筐者盛飯之器較細籛者澆浙之

器較麤籛今人謂之波箕皆可以澆酒籛誤作籛疏

云草也甚謬未聞草可名籛草可澆酒也縮酒用茅

其事非澆酒也 無酒酌我傳酌一宿酒也說文同

毛詩異義卷二

五

徐氏錯曰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之雞鳴酒也漢書

王傳常為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未一宿而熟不香之經上言有酒此說

言若無酒亦當臨時造之卒造之酒亦必沛之故下

總言飲此酒矣箋訓酌為買說文酌字亦云一曰買

酒也酌本有買義但沽酒市脯孔子不食文王未必

以之獎朋友故舊 此篇分章毛鄭皆六章章六句

而疏以伐木許許釀酒有莢為二章上二句伐木于

阪釀酒有行為卒章上二句又指諸父諸舅為二章

兄弟無遠為卒章其章末總解不分作六段與他篇

例異然不明言其故豈孔氏以意改先儒章句而特

未叙顧易之與案六章次弟首章專取與喻次章言

人當求友三章言獎諸父四章言獎諸舅五章言兄

弟無遠當取鑒於民之失德卒章則總言獎飲其三

章五章首句重言伐木則以上章章意已竟故復略

本首章與意古人分章但取意義不以三伐木為配

也而孔氏敵之至宋劉氏遂謂每章首言伐木當作

三章後儒皆從之矣然而非古也

天侏 敘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次下字當與上句下報

上下字同胡雅切釋文謂下下俱戶嫁反誤 俾俞

單厚釋詁云重信也又云重厚也桑柔疏引某氏曰

毛詩異義卷二

六

詩云俾俞重厚則重單音義同故毛公據俞雅訓單

為兩解鄭訓單為盡則音義同殫亦通 于公先王

傳訓公為事箋易為先公疏謂傳以公為事舉先王

公從可知然猶未盡也周禮大宗伯六官皆稱先王

經言先王足兼先公矣傳義可不必易

采薇 歲亦陽止傳義為歷盡有陽之月與首章莫止

為類謂不過十月也箋從俞雅訓十月為陽說雖異

為義則同 小人所昨傳訓昨為辟箋改昨作昨謂

戎役之所託倚疏據述毛申傳辟義言小人倚此將

帥戰車以避肯敵來戰之患則鄭雖改字義亦得與



傳通 豈不曰戒釋文云曰音越又人秉反案陸以

音越為正則字當伯曰今經注皆伯曰本尚伯曰讀

者皆從人秉反古日月字與詞曰字本有區別自錄

涉疑及義可兩讀音間加以音反如七月曰為改

而一讀曰而實反為如字彼箋云曰為改歲者歲終

戒手誠曰相擊戒也語相往復皆義可兩讀也

杜 二章卉木萋止即出車篇卉木萋萋也女心悲

止傳云室家踰時則息謂踰采薇歲亦莫止之時首

章已言日月陽止疏於此乃云時未黃落失經及傳

意矣 憂我父母我者室家我其君子父母君子之

父母也憂父母者戍役之情此則室家志之上之人

毛詩異義卷二

揆其情以述之也疏泥箋託有事以望君子及邶日

月箋謂夫為父母而以父母為夫亦失經與箋之意

會言近止傳以會言為會聚人以占卜筮筮以會

言為合言於絲義得兩通疏謂上句借不為占則文

為空設借既為占則會當為合然借止指謂卜筮俱

有於文亦非空設也

負麗 傳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行入山林釋文云一

本伯草木不折不艾定本艾伯操疏從伯艾字本申

解亦引定本伯操云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誤也

案伯操則以不操斧斤入山林為句當無不字非誤

君子有酒旨且多釋文以有酒旨絕句且多二字

為句謂異此讀則非案箋云酒美而此負又多也是

釋旨謂酒多謂負總解旨且多三字若旨字屬上句

讀則箋必不如此釋矣故疏以旨且多為句後人皆

從孔氏句絕詩記引朱子以舊讀為非當指陸氏言

勛禮傳釋禮當從疏引伯說者為是傳訓元本爾

雅也郭璞注爾雅分禮說為二更而以爾釋禮傳文

伯爾者正後人因郭注爾雅改耳釋文云毛以禮為

從爾本爾爾衣傳爾也釋文有增蘇蘇反一音亦

因郭本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南陵六八篇 毛公推改什首置六八篇於什外固是

毛詩異義卷二

闕其八篇以見在為數然亦以什者為數之統繫八

詩既無篇章則無所統繫故不得不置於什外宋蘇

氏以毛公推改什首為非古詩記從之復釐正由庚

崇邱由俄三敘悉依舊次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

謂之什什伍者部別眾辰之名由是言之今有一什

之中止其六人虛存其名而以四人為什可乎不可

南有嘉魚 燕然單單燕有進眾久三義此經箋轉燕

為塵曰塵然猶言久如所以發明敘至誠之義也釋

文引王訓燕為眾王益用東山三章傳義箋用彼首

章傳義觀疏申明箋意為眾不若為久之優

南山有臺 案臺止以為裝不以爲笠草木疏因都人  
士箋以臺皮爲笠之舌遂謂臺可爲裝笠誤也都人  
士箋爾雅翼已有辨詳引彼篇

彤弓 首章受言藏之傳云吾我也箋云吾謂王策命  
案經本敘天子錫諸侯之意傳訓吾爲我當是我天  
子不指謂諸侯箋謂王策命意可與傳通吾王命諸  
侯女受我彤弓之錫出而藏之字訓雖異義當相成  
疏泥王氏我藏之以示子孫之說遂謂傳箋異義然  
如王解則於經文上下語脈皆不相接傳意必不然  
也次章載之傳謂載以歸箋謂出載之車義同唯右

毛詩異義卷二

九

之與三章疇之傳訓右爲勸疇爲報謂以饗禮勸功  
報宴箋則以獻酬言義得各通但傳訓右爲勸則字  
本位右箋解爲賓受爵奠於薦右則字當位又豈溘  
時經文又右二字已溷不分乎然傳義必得其正矣  
菁菁者莪 載沈載浮傳云載沈亦浮本經載浮亦浮  
箋云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傳箋所云載正經中載字  
疏以載飛載止載震載育爲類訓經載爲則而謂傳  
箋是以載解義恐非

六月 稽古編謂六月北伐毛傳竝無親征明文王肅

孔晁據首二章傳文始有此說首章傳云棲棲簡牘

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或服也簡閱者將出師先選  
練其士眾車馬如大司馬四時蒐田教民坐佗進退  
之汰大常之建應在此時二章傳云言先教戰然後  
申師可見首二章毛皆指簡閱言王于出征則明簡  
閱之故于字有於往曰三訓疏謂傳止有於往兩訓  
不用曰義述毛傳文簡略安知非偶遺耶其云佐其  
爲天子指吉甫言義亦明順末章傳云使文武之臣  
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傳義顯然矣肅見斯語復爲  
出鎬京而遷之說孔欲證成王義乃云不得載常簡  
閱遣將獨行此所不解案如陳氏此解則此篇傳箋

毛詩異義卷二

一

所異者首章傳分常服爲二箋專指爲或服五章傳  
訓信爲正正御非其馬之正箋訓信爲壯健末  
章傳訓御爲進箋訓御爲侍耳通篇大義皆同也箋  
不易傳簡閱之文則以常服爲一事似有漏義信御  
則傳箋兩解俱通三章共武之服釋文云共鄭如字  
王徐音恭王徐之音若訓敬則與上翼義覆訓供具  
義亦得通四章傳以隻獲爲固地接于獵狝疏引禽  
雅尚有隻護爲證彼郭注隻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  
則太鎬京不遠傳安得謂固地接于獵狝者詩之隻  
獲蓋非雅之隻護也且經云整尻隻獲是屯取於此

下言優鎬及方至于涇陽則四出優犯漸至內地故  
箋云整齊而處周之隻獲來優至涇水之北言其大  
恣也鎬尚千里隻獲自是近邊之地疏欲以詩之隻  
獲即雅之隻獲乃云其澤藪在狐中而藪外猶隻獲  
所以接于獵狄又云鎬方雖在隻獲下不必先隻獲  
乃優鎬方於經文及傳箋之意竝地理皆不可通陳  
氏不駁正疏說而反疑傳誤云隻獲即狐口時獵狄  
獵狄寇周近在門處周之犯周至此若然則斯時  
失地千數百里矣殆不然則有未審也又傳釋元或  
引夏后氏曰鈞車箋云鈞擊行曲直有正也疏引巾  
車注證擊為馬大帶又云定本佗鈞般蓋謂此車行

毛詩異義卷二

五

鈞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為馬飾釋文擊佗股云音  
古陳氏謂鈞股取象於算術鈞股之名車行似之一  
直一曲皆方正不敵故云曲直有正以釋文佗股為  
優龍謂定本佗般為是孔氏後說得之箋云鈞是承  
傳鈞車之文般行曲直有正是解其義與下申說寅  
車曰寅進也同不得佗鈞股連文擊股皆般誤文一  
以聲近一以形近  
采芑 其車三千傳無釋箋引司馬泐兵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宣王承敵莒卒盡起孔氏因  
有十八軍之說嘗讀而疑之後讀金氏禮箋乃知箋  
疏誤也禮箋軍賦殺曰周人軍賦其制有正卒以起

軍旅有莒卒以佗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  
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  
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  
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莒  
唯田與追胥竭佗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  
子此正莒二卒以司馬泐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司  
馬泐一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  
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  
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

毛詩異義卷二

五

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  
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  
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為十  
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  
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邛邛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  
三頭是曰匹馬邛半四邛為甸甸六十四井出卷轂  
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  
楛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  
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  
十人出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

三人其軍吏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佗者也肯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為正卒後添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為通正羨之卒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啻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佗一人為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佗亦非竭佗此家三人二人為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佗為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為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元注先鄭云餘子謂羨者是也族師職曰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

毛詩異義卷二

三

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之職曰掌鄉合州賞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為卒爰使其尻者相與共其馬半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為閭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案禮箋所言證之魯頌閭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此經其車三千正卒止九萬人因思此經傳既無釋於閭宮公徒三萬亦無文以言之者以經中自明無庸解釋也箋於彼以為大國三軍言三萬乃舉成數而會臨碩更疑止有二軍彼疏申傳大國之賦千乘與公徒三萬為二法引小司徒職與此疏同

一誤解而費誓坊記疏小司徒職賈疏俱以司馬法二說分采地鄉遂之制齟齬不合戴氏考工記圖解曰約軹錯衡傳軹卷軹之軹也朱而約之疏誤以軹為卷軹名軹即考工記犗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犗於軹也唯卷軹盡飾大車短軹則無飾故曰卷軹之軹案說文云軹卷軹軹也以朱約之疏引說文節本卷軹下軹字遂誤以軹為卷軹之名克壯其猶傳云猶道也箋云猶謀也疏申之曰軍之道亦謀也則二義相成

車攻 東有甫草傳云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

毛詩異義卷二

四

也鄭有甫田釋文云甫毛如字鄭音補謂圃田疏云鄭以甫草是地名不宜為大故易傳案甫圃二字古本通用水經澮水注云中牟縣圃田澤多麻黃草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覘斯存窳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圃草也又引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季入河水于甫田文選東都賦注引韓詩佗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後漢書注同周語藪有圃草韋注圃大也茂大之草以備財用然則藪曰圃田以有茂大之草而得名傳箋義一也又詩緝謂下言獵于藪地不應又言圃田稽古編曰圃田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

北七里教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  
二地相去僅百餘里各舉一名以互見其所在又曰  
疏謂宣王時未有鄭國國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  
往田孔氏此言不稽於典王制說封建之治名山大  
澤不以盼周禮九州蕪澤皆掌於職方正使有鄭國  
田不得在其封內且諸侯境內天子得田春秋傳二  
十八季天王狩于河陽是也 之子于苗傳以之子  
為有司箋無易傳之文疏以其訓于為曰謂曰是命  
事之辭之子當斥宣王案經書之子于苗選徒置置  
選徒本有司事曰為命事之辭亦通為語辭箋意空

毛詩異義卷三

五

謂有司相戒無謹譏說未必得鄭旨也至末章君  
子既謂宣王則之子自應指有司箋義皆當與傳同  
詩古義曰搏獸于教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教東京  
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狩本古獸字故箋云田  
獵搏獸也若經文作搏獸箋不已贅乎  
吉日 鹿鹿慶慶傳云慶慶眾多也疏申傳謂與韓奕  
同則傳本作嘯字釋文引說文作嘯云慶鹿羣口相  
聚也鄭本作慶故云慶牡曰慶 其祁孔有箋云祁  
當作慶疏引某氏注俞雅引詩云瞻彼中原其慶孔  
有蓋三家詩或有作慶者故鄭改從之 悉率左右

傳驅禽之左右文選注引作驅禽獸於王之左右  
行語意完足李氏所據當是善本 稽古編謂於王二  
吳氏即俞雅書志稱善博學經史百家無不備覽而  
無文初為編注博引經史釋事而忘其義善安能以  
意並傳也若其子邑加以釋義則  
在善所引下非於古注有增益也

毛詩異義卷二

六

一丈為版版廣二又五版為堵一堵之牆卷丈高丈  
三堵為雉一雉之牆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卷者用  
其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 見左傳隱  
元季正義義與毛同公羊  
後於毛公未可據以易傳也疏引王愆期注公羊云  
諸儒皆以為雉卷三丈堵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然  
則版卷六尺諸儒皆不從鄭矣 謂我宣驕傳云宣  
示也箋申之云謂我役作眾民為驕者於示義有未  
合讀詩記引王氏曰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奄為  
宣驕也謂姑息於民而已稽古編引巷伯詩驕人及  
史記田蚡曰此吾驕灌夫專以為證得之矣陳氏又

謂詩三言劬勞皆謂侯伯卿士二章雖則劬勞其究

安宅箋云此勸薄民之辭亦指使臣言于垣伯堵

皆使臣經理之安得不勞及民各得所則上亦身言

大平之樂龍謂其究安宅箋指流民言其義不可易

必欲三劬勞畫為一義則雖則劬勞指使臣言其究

安宅指流民言言使臣雖勞而民終得安厝於義似

允

庭燎 夜未央傳云央且也從釋文箋云夜未央猶言

夜未央也釋文引說文云央久也已也今本說文

訓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案且者將然之辭釋文且

毛詩異義卷二

七

是本音云又子徐反則為語辭云又音與遽通箋言未渠央謂未遽盡也此經央不訓中故

陸氏引說文不并采其中央之說下經曰未艾曰鄉

晨計未央相去時皆不遠疏引王肅以未央為未夜

半謂鄭亦當然恐非 夜未艾傳訓艾為久取耆艾

之意箋易為艾末曰艾案以刀艾夷艾艾同名無終

始異稱說文云艾刈艸也又或作艾艸也蓋互相訓

矣箋說未若傳義優也疏謂傳取老義其理不安孔

以生肌喻昏旦則以老為旦未為不安矣

鶴鳴 魚潛在淵或在於渚傳云良魚在淵小魚在渚

傳意蓋以喻賢人隱處巖谷不貪爵祿如良魚之在

淵不同小魚之在渚見王當求之也箋以在淵喻賢

者世蔽則隱在渚喻治平則出似不見誨王求賢之

意矣疏謂文止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然則或

以其酒不以其漿文止一或何以得分為二人也

所父 箋引書若壽圻父釋文壽伯曷云古疇字案曷

當作曷 箋舉司右所掌勇力之士以釋經爪牙是

略舉一端疏言司右與虎賁俱率屬衛王說猶未備

詩記載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

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

毛詩異義卷二

八

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

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 箋云爪牙之士

當為王閑守之衛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

之爪牙之士是言爪牙之士職在衛王不當從軍也

疏謂勇力之士選右當於其中若車右出征是其常

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不為車右使之為步

卒此解恐誤鄭注司右謂勇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者

言於中選為王五路及屬車之右非兵車甲士三人

中之右也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

執戈盾夾王車而趨軍旅則介而趨王出將此屬皆

尻背後左右羣行不盡為車右豈得恨移我於憂乎  
 白駒 於焉逍遙釋文云焉於度反又如字案箋云所  
 謂是棄白駒而吝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息之甚也  
 讀焉正於度反言不知其所適以見患念之甚若如  
 字讀則意味短矣 賁然來息傳云賁飾也箋云易  
 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釋文云賁彼義反徐  
 音奔毛鄭全用易為釋意以徐音非傳箋義案廣雅  
 賁飾也替氏亦音奔則徐音或與毛鄭不異又說文  
 奔本从賁省聲故徐氏替氏皆以奔轉音賁竊以奔  
 乃古音

毛詩異義卷二

九

黃鳥 不可與明傳云不可與明夫婦之道言不可以  
 理論也箋云明當為盟盟信也釋名云盟明也告其  
 事於神明也是明可通為盟  
 我行其野 章首二句傳意為與箋以仲春為昏時故  
 指為嫁娶之月 成不以富箋云女不以禮為室家  
 成事不足以得富也言其所行如此棄禮背義其事  
 不足成得富之道邶谷風傳曰夫婦和則室家成亦  
 此意也疏云誠不以是而得富案論語引詩作誠不  
 以富孔氏殆據彼為說然非經及箋之義矣  
 斯干 疏引王肅孫毓兩家述毛謂傳不言廟鄭以為

亦備宗廟案記言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孫王述  
 毛未必得毛旨箋義是也首章無相猶矣傳訓猶為  
 道言無相責以道常棟傳曰兄弟尚恩怡怡然正斯  
 義也箋云猶當作膺膺病也言無相詬病於義亦通  
 二章似續妣祖傳云似嗣也嗣續先妣先祖之功可  
 兼立廟言箋破似為已說近於鑿西南其戶傳云西  
 鄉戶南鄉戶也疏引孫毓申傳云猶南東其畝視箋  
 比於大夫一房之室則戶偏於西比於明堂四戶則  
 獨有其南傳義為得鄉費圖攷曰南東其畝者或南  
 其畝或東其畝則西南其戶者亦謂或西其戶或南

毛詩異義卷二

十

其戶也黃履西戶謂東房之西南隔開一戶以入室  
 南戶者室與堂相通西戶者左房與室相通故兩言  
 之若止據室戶則當言東南其戶豈天子位寢必與  
 大夫士相對而云西南其戶乎三章君子攸芋傳云  
 芋大也箋改為樛訓為覆亦不若充大之義為正四  
 章如矢斯棘如鳥斯革箋訓棘與革於經文增出人  
 挾了矢夏暑希革意不若傳即字訓義之當然為義  
 實不異釋文引韓詩棘作初訓隔革作翔訓翅與傳  
 訓棘為稜廉革為翼正同可見古訓皆如此不必於  
 經外增義也五章有覺其楹傳云有覺言高大也箋

云覺直也二義各通噲其正噦噦其冥傳云正卷也冥幼也箋云正晝也冥夜也疏據王注申傳而疑此說宮室之形狀不得有卷幼之義釋文云卷崔直良反幼本或作窈崔音香稽古編謂當從崔音爲毛義卷音堂庶之彌五窈音突與之遠淡也孔必讀卷爲上聲者泥於爾雅之文耳毛傳字訓自有師傳不皆本爾雅雅自爲卷幼之卷傳自爲卷短之卷字同不妨音義各別也龍謂疏引孫炎某氏注爾雅訓冥皆從窈義郭注爾雅誤從王肅傳文幼本又作窈則卷自必讀平聲崔音於義允協較箋晝夜之訓更安自二章至

毛詩異義卷二

至

五章章義皆當從箋申傳不得專指成室言八章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傳云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疏引王氏申毛云吾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箋云裳晝日夜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止以璋者明成之有漸未章載衣之裼傳云裼祿也疏引侯苞申傳云示之方也明祿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箋云祿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皆二義相互乃備男子主於外事比德於玉而學爲臣子者其本女子主於內事而守其方正者其義也至無非無儀傳謂婦人質無威

儀其義本優箋訓儀爲善謂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有善皆非婦人婦人於家事雖不得專然輔佐君子以成室家豈得謂善惡盡非婦人所有周南召南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譜謂后妃夫人與助其君子至於成功獲嘉瑞矣則此經箋義未爲合也枝下注云歌斯干之詩以落之疏義落伯樂云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釋文則云伯樂非陸氏斷從落說是六章箋安樊爲歡以樂之釋文云樂本亦作落疏云定本伯樂案義亦當伯落又箋釋莞爲小蒲疏引爾雅莞符離申說箋義得之釋文謂草叢

毛詩異義卷二

至

生水中華園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意與鄭異稽古編謂陸氏所言是鼠莞乃莞類不得專莞名書顧命疏載樊先注爾雅葦鼠莞引詩云下莞上簟陸說當本此無竿稽古編曰眾維衆矣眾謂眾多吾與之多也鄭解眾爲人眾云人眾相與捕魚傳曰陰陽和則魚眾多竝不以爲人眾也疏謂由魚多故捕者眾強通兩家之說耳魚麗美萬物咸多獨舉魚爲吾此亦吾多更爲豐季之寤義正相符節南山有實其猗傳訓猗爲卷疏引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卷茂師尹尊顯



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眾士之智能刺今專己不  
 有用人箋云倚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  
 滿其翁倚之賦谷使之齊均也疏云以與尹氏既尊  
 顯亦當以政教養育天下民度使之齊均案傳箋訓  
 倚字雖異而取與之義當同草木之卷由於山民度  
 之生育乎上言南山高峻能吞其草木師尹尊顯亦  
 當育其民度也王氏所述或非毛旨 維周之氏傳  
 訓氏為本案說文亦云氏本也繫傳本徐氏錯曰天  
 根也禽雅釋天曰天根底也注云函亢下繫於氏若  
 木之有根尹氏尻三公之位兼冢宰之職故為根本

毛詩異義卷三

書

重臣箋改氏作桎訓為桎鎗喻大臣制國如鎗之制  
 車義雖通然非經本旨若疏謂天子為周之本傳謂  
 臣為本於義不允則非 不弔昊天弔傳訓為至箋  
 同則讀丁歷反釋文如字一讀非 四章傳以勿罔  
 君子勿為禁止辭故釋度民弗信通為一義言上不  
 躬親政事委任小人下民之情不以實告所達於王  
 度民之言皆不可信王雖不問察而小人勿得罔上  
 而行也經言君子傳王當用平正之人則小人欺罔  
 之事用自消止無任小人受其欺罔以至於危殆以疏  
勿罔君子謂禁民欺罔式已箋改勿作末言王於政  
為下民欺罔之心消止恐非

不躬親則恩澤不信於民王不問察則民末罔其上  
箋義君子通王為政當用平正之人用己理其事也  
指在上之人王為政當用平正之人用己理其事也  
釋文已鄭音紀疏申箋云上文欲王躬親為政空為  
己身之已則箋文當用己理其事也今作用能紀  
理其事也疑有衍誤又疏總申箋云用無小人近案  
己身親理政事之人之二字疑亦衍上四句由一勿字異訓遂成兩解依經立義傳說為  
 安式已傳對上欺罔言箋對上躬親言然依傳義則  
 字作已箋文作已依箋義則字作己箋作己古文作  
 己毛時古籀未變鄭世秦隸已更傳義必得其正矣  
 無小人殆則危近二義皆可通瑣瑣姻亞箋指為妻  
 黨之小人疏則謂其中亦容要黨案都人士箋云尹

毛詩異義卷三

書

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彼疏引此篇尹氏以證  
 雖彼箋所言非經義而尹氏為周室昏姻要必有徵  
 此篇刺幽王而經言尹氏為政不平故王躬親則所  
 謂姻亞或當即指尹氏 五章君子如屈君子如夷  
 君子皆當指王上言尹氏為政不均不順致民多獄  
 訟亦爭此則欲王建中立極傳訓屈為極當謂建極  
道疏用箋中行平易之政以化民俗即上章欲王躬  
傳義亦得通親為政也箋於兩章君子通斥在位之人恐非經傳  
 之旨 六章不自為政卒勞百姓疏曰此二句毛氏  
 無傳不必如鄭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不自為

政終勞苦百姓王肅言政不由王出也案孔氏此言  
 最得傳意但此既用王氏述毛則上文誰秉國成當  
 謂誰持國之平正為責王之辭不得如箋言君臣不  
 能持國之平也疏於此尚少分晰又案箋言君臣誰  
 能持國之平意似據禮記緇衣篇引詩誰能秉國成  
 為此解既謂君臣無能秉國之成故不自為政因解  
 為欲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然鄭君注記不以所引  
 詩為此經則此似不當據彼能字生義又疏引王肅  
 難鄭王基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事理之經言俾民  
 不寧憂心如醒則是作詩者自言非陳民疾怨之言

也與祖伊諫紂不類箋說恐非經旨 覆怨其正傳  
 云正卷也疏引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懲止  
 其心乃反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君卷箋解為師  
 尹不懲止其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二義各通但王氏  
 以覆為師尹邪僻妄行尚有未合傳意此句皆屬民  
 言言師尹不懲止其邪心則民皆背上而憎怨其君  
 卷於語意似為渾成

正月 二章父母生我傳云父母謂文武我我天下疏  
 謂訴之於文武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疏謂箋為訴  
 天我大夫作詩者自我父母作詩者之父母案鄭注

鴻雁敘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斥有政  
 有斥即生我也又言宣王之為是務幽承宣之後民  
 生其時者得見宣王初政之美故追憶及之此箋唯  
 渾言天使父母生我竝無易傳明文疏因一天字斷  
 為易傳恐非又疏申傳言文武令天生我民何不令  
 天斥育我語意皆未明順傳箋之意當謂文武之政  
 宣王興復之是天使父母生我也不數十季而遭此  
 離虐之政而病窮苦之情欲免不得故曰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 三章念我無祿經文語勢與下聯屬傳  
 義為念天下之人是也箋亦當同傳此章箋與傳異

止并其臣僕一語傳為無辜之人亦并舉之以其身  
 為臣僕箋謂王既刑殺無辜并及其家之臣僕以辭  
 言則疏申箋謂經言并其臣僕不言以為臣僕箋說  
 為順以義言則詩人傷無辜被刑不應置刑殺之重  
 於不言而唯傷及其臣僕又臣僕雖賤然必貴家乃  
 有經言民之無辜則傳義或未可易 四章瞻彼中  
 林辰薪蒸傳云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箋云  
 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取小人傳之所謂似即箋之  
 所謂宜言既曰中林矣則似有大木今維有薪蒸而  
 非大木猶既在朝廷則當為賢者今維是小人傳言

似而非一語統釋經文二句其言簡質故箋申明之  
曰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疏申傳言薪蒸似  
大木而非誤解傳意矣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傳訓勝  
為棄勝音謂棄陵人也箋謂王所定者小事無人而  
不勝王勝反疏據王肅述毛申傳又引孫毓云棄陵  
殘虐之事豈得名之為克有定以箋義為卷案詩為  
刺王若王能有所定雖為小事人所能勝不必舉以  
為刺既克有定是王自謂能有所定即上所謂夢夢  
而王之棄陵所由生也王述云既有所定皆棄陵人  
之事語未明顯孫遂據為難非也 胡為也場場釋

毛詩異義卷二

圭

文所據本作蜥故音星歷反云字又作蜴下疑脫音亦二字  
則指伯蜴本言也棄本蜥蜴字互易疑後人竄改觀  
俞雅釋文蜥先歷反蜴音亦可知陸氏於二字之音  
不誤詩緝謂陸氏誤音蓋未審詩記從誤本音蜴星  
歷反則非 袁如咸之傳云如姓也釋文引鄭云字  
也案婦人稱姓因姓為字二者一也此經無箋陸所  
引據白箬箬下注然特引於此又不辨其同豈謂姓  
字義異乎 又審陰雨傳訓寤為困箋訓寤為仍憂  
難相仍必多危迫義或互相足也 十二章傳以為  
刺生備其禮物唯與其左右相親比昏姻相周旋而

不及遠故賢者以孤特自傷而憂國之危亡箋以為  
刺尹氏案此篇十三章上下皆為刺王無因此章獨  
刺尹氏也又云本古文雲字象回旋之形故傳訓云  
為旋箋訓云為友相親友亦可與周旋之義互相申  
足 末章箬箬方有穀釋文本作方穀謂本或作方  
有穀非疏云其穀箬箬者方有爵祿之貴則孔氏  
所據本有有字天是椽傳以天斥王天既為王故  
椽指在位箋以天屬天椽屬王案詩人刺王燧成厚  
斂重賦以寵小人則天是椽當指王與在位言傳  
義為允又箋釋椽為椽破謂椽使破壞疏申傳云在

毛詩異義卷二

圭

位又椽譜之則椽與詠通傳言在位椽之謂在位之  
人議言下民當與箋同不得有譜義召是昏椽靡共  
疏申傳為椽破此疏不言傳箋椽字異訓譜字誤  
十月之交 鄭以此篇及雨無正小旻小宛皆為刺厲  
王詩謂其篇弟在六月肅毛公移置於正月篇下竝  
改箬為刺幽王王肅皇甫謐不從其說孫毓則疑而  
不能決孔疏謂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不復強為  
與查而其言則以鄭為是今即鄭孔之言辨之鄭謂  
節刺師尹此篇譏皇父然幽王昏蔽權臣擅命當不  
止一人也又謂正月惡衰如此篇疾豔妻然衰如斥

毛詩異義卷二

无

其人豈妻言其以色媚取寵也至鄭桓公為司徒或與番崩後相代未可知也鄭語史伯說褒姒之事而謂王嬖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史記周本紀幽王三年嬖愛褒姒又言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下言八年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韋氏注云騷謂適度交爭則桓公為司徒時褒姒已立為后矣而孔疏乃隱約其辭謂桓公初為司徒褒姒未為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又引緯書謂豔與剌同以剌為姓夫宣王元舅為申伯則厲王之后乃姜姓也崧高疏云豔生宣王百川沸騰本不必比附三川皆震事然震動

也韋氏注國語謂地震而三川亦動震動則水橫溢溢而後竭周語三川言其大詩百川兼其小即以爲一事亦無不可而疏必以為非且曰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然山冢崩厲王時果有此事伯陽父言山崩川竭為凶之徵亦當引厲王事為證而顧不之及何也至引孫毓所疑謂褒姒生於龍妖無有私賞龍祭之事雖見外傳未可據信夏鄱音陽殷邦五遷周都銷藏錄之橫非若即以為然褒人蒼之則為鼎後代必遷置其都也其賞矣況以七子為妻賞箋之言傳不以為昏戚也

毛詩異義卷二

无

雨無正周宗既滅與正月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語同又韓詩篇次與毛不異疏謂詩本口相傳授遺秦滅學眾儒不知其次見毛次於此故與之同此則有如戲談漢初齊魯韓三家先立學而毛後出不審毛未出之前韓詩此四篇將無所次乎古人經學各守師傳雖一字之異不可強同況篇次先後也六月敎歷數正雅廢敝而苦小雅盡廢則四夷交僂明六月繼正雅後若肯有此四篇則正雅之廢敝必不苦於六月矣朔日辛卯本伯朔月疏云朔月辛卯之日傳兩朔月語甚明今諸本譌伯朔日唯詩續作月解本或譌日

云當月之朔其日辛卯抑此皇父箋云抑之音噫釋文云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案抑噫意古音義同白子不戕箋云戕後也釋文云戕王伯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案鄭改字皆明著注中未有徑改經文者此經鄭本伯戕王本伯臧孫據王本謂鄭改字謬矣悠悠我里傳云里病也本誤伯里居也案釋詁曰腫病也邢疏引此經云腫里音義同釋詁又曰惺憂也郭注引此經憂亦病義傳以悠悠為憂故里為病箋訓里為尻不欲與下脣義重耳然上言病下言甚病義有淺深傳訓似不必易

兩無正 吳天疾威疏謂定本佗吳天是釋文謂佗吳

天者非案箋云王既不駿吳天之德今吳天又朕其

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正承上吳天言明經文佗吳天

陸氏說誤佗吳者因 淪胥以鋪箋訓鋪為徧謂牽

引而徧得專釋文引王訓鋪為病義本江濫傳當謂

率相陷於刑辜而病亦通 鄭以此篇亦當為刺厲

王釋二章周宗既滅為王流于燕釋覆出為惡為反

出教令獲為惡釋四章或成不逞為王流燕無為王

御止寇難飢成不逞為在燕之會無有輸粟歸餼於

王夫流燕至於飢之猶能出教令肆虐庶皆肯後義

毛詩異義卷二

三

自相反 莫有朝夕釋文朝直遙反舊張遠反案箋

云不宵晨夜朝莫省王則當從舊音 聽言則會與

桑柔聽言則對語同會猶對也釋言曰會然也箋訓

會為距謂可聽之舌則距之與桑柔篇異解彼對語

言聽言為道聽之舌是一反一正此對語言聽言為

道聽之舌則一類也疏用彼箋申解此經傳義得之

五章哀哉不能言傳云哀賢人不得言舒矣能言

巧言如流傳云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

轉流言幽王信諛賢者言與俗忤唯巧佞之人善於

從俗也箋釋不能言為言之拙巧言為善言疏引表

記辭欲巧證之謂毛與鄭同失經傳之意論語言巧

矣仁又記聖人與生正明同取巧言大夫 末章鼠

傳疏詩以巧言名篇義記當是記人辭誤

息泣血無言不厭箋為離斥者自言憂息欲遷而方

困於病若然是又託辭於厭矣下何止詰以答俞出

斥雖從佗俞室也又出斥明從王都遷出箋以燕為

王都而云往始離斥之時則經文出字無所指實且

厲王流燕共和行政同姓之臣義在安集天下興復

周室不當從王竝欲招賢者與其處燕也

小旻 何日斯沮傳訓沮為壞箋訓沮為止疏謂止亦

毛詩異義卷二

三

告猶傳云猶道也謂不告以吉凶之道箋云猶圖也

謂不告其所圖之吉凶字訓雖異義則大同箋於猶

字多案文立訓傳唯訓道義可相通 五章國雖靡

止傳云靡止言小也民雖靡靡傳無釋王肅訓靡為

大無大言小也國雖小民或有通聖者或有不能通

聖而賢者民雖少亦或有明哲與聰謀者或有恭肅

與治理者即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意欲王求賢哲之

人以為用也箋以國謂諸侯止為禮肅為恣意以今

雖非禮恣大行之日而國君度民之中有聖賢知謀

肅艾之人當擇而用之各自成義疏申傳靡靡不用

王義而同之鄭說上下不相比合矣又靡靡釋文引  
韓詩作靡靡苦猶無幾何王說正與之同是乃古義  
傳以靡止為小王氏此述必得其意

小宛 宛彼鳴鳩傳云鳴鳩鶉鴝即爾雅之鷓鴣也邢

氏疏謂舊說及廣雅皆以鶉鴝為斑鳩非蓋以左傳

昭十鶉鴝氏司事杜注鶉鴝春來冬去某氏樊光注

而斑鳩則四時皆有也此經釋文及氓篇疏俱誤引

陸機疏以斑鳩為鶉鴝埤雅詩緝 二章飲酒溫克

箋讀溫於運反訓為溫藉釋文云溫王如字柔也蓋

本末章傳訓溫溫為和柔以釋此義亦通壹醉日富

毛詩異義卷二

章

傳云醉日而富矣箋云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

自恣以財驕人案經上言齊聖之人飲酒而能自持

此言昏蔽不知則日醉於酒喪其威儀故下戒以各

敬俞儀天命不又無以財驕人意箋說於經文傳義

殆未合也讀詩記載陳氏曰富益也劉氏曰壹志於

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是為得之 三章教誨

爾子式穀似之毛公無傳箋云今有教誨女之萬民

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吾將得而子也疏以箋義申傳

案傳於似字皆訓為嗣則此或不得同之於鄭稽古

編引詩詁以似為似續之似吾王不能治民則將為

能治者繼而有之陳氏又謂此章以上四句與此二  
句文義各相承采為采菽負為負螟蛉則似之亦當  
為似爾子謂嗣有女之萬民其言良是

巧言 首章敵如此懽傳訓懽為大下大懽無傳疏申

為王甚慮大語頗不辭案昊天已威予慎無辜昊天

大懽予慎無辜總承上無辜無辜敵如此懽二句已

威正吾王之所以為敵大懽自指敵言言王為民父

母刑殺無辜無辜之人為敵如此其大矣昊天乎王

之為敵已成王之為敵大大我誠無辜無辜而加之

以刑殺也箋改訓懽為菽謂菽慢無汰度義各通

毛詩異義卷二

章

二章僭始既涵傳訓僭為數涵為容言敵之初生由

讒言數進而王容受之也箋訓僭為不信涵為同言

信與不信王皆不別而同之讒言由之而生也依傳

義則經文僭字上當補出讒言依箋義僭字上當補

出信但經下言君子信讒則此句為對下言傳義於

經視箋較完足 遇犬獲之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

田犬也箋蓋以遇為馴順公羊傳宣六靈公有田狗

謂之契何注云田狗可以比田之狗所指如意亦此

義也疏以逢遇申解似失鄭意

何人斯 云何其盱疏以下章傳訓祗為病云是使蘇

病則此盱亦為蘇公之病兩壹者之來皆謂何人之見於王箋以兩壹者之來皆蘇公謂何人之見己云何其盱為於女何病俾我祇也為使我心安義各通稽古編曰為鬼為蜮釋文蜮音或本誤作或有覲面目傳云覲姑也釋文姑面醜也說文亦同疏引說文姑面覲也與今本異案箋云姑然有面目疏云覲姑皆面見人之貌孫炎俞雅注云覲人面姑然又越語范蠡曰余雖覲然而人面哉韋昭注云覲面目之貌說文亦以覲為面見廣雅又訓姑為覲皆不及醜義況經云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但吾其與人相見無

毛詩異義卷三

重

窮極無可醜之意今本說文有誤當以疏引為正或即城字後人失其本音又見釋文引沈香城而疑城不讀或遂誤改作或面醜也醜亦當為覲字之譌巷伯 稽古編謂據孔疏敘末脫巷伯奄官四字箋內衍奄官寺人四字龍案疏前文是據敘有巷伯奄官四字本申解後據定本謂無此四字於理為是者意以敘若已云巷伯奄官則注當承敘直云奄官上士四人不必復言巷伯內小臣也矣釋文巷伯奄官下注云本或將此注為敘文亦謂敘末無此文然以四字為注則與下奄官字重複注內衍字陳氏言是誰適與謀釋文適如字王徐皆都歷反箋訓適為往

改陸讀如字王徐之音義當訓主亦通 慎俞言也謂俞不信箋云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案經為誠讒人亦兼以諷王謂不誠之言不可信直貫下經既其女遷故箋云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疏謂讒人自相計議欲誠於為讒殊失經旨及箋意 既其女遷傳訓遷為吝言俞為是不誠之讒言王豈不受乎既而知言不誠將舍吝女也箋云遷之言訛也謂王訛讒人訛者誦上之名亦賊義之稱以讒言為非安得謂之訛非不若傳本義為當 伯為此詩釋文云一本云

毛詩異義卷三

重

伯為伯詩案疏云定本箋有伯起也伯為也二訓伯為一訓即釋文所引下伯詩伯字之訓然疏謂與經相非則陸氏所引乃俗本足利本箋伯起也為伯也經不合故倒其文然箋云孟子起而為此詩則必無下一注矣或據足本謂本有伯起而為詩者非也蓼莪 匪莪伊蔚蔚牡蒿也草木疏云一名馬新蒿陶氏別錄謂馬新蒿與牡蒿別草 出入腹我傳訓腹為厚謂愛厚箋訓腹為懷抱謂置於懷抱置子於懷正愛厚之事字訓雖異義或可通 民莫不穀箋云穀蒼也吾民皆得蒼其父母二蒼字當同音釋文穀蒼也不音餘亮反一義而異其讀竊所未安四月篇同

大東 杆抽其空釋文引說文杆或緯器盛當作持今  
本說文杆機之持緯者疏引說文云杆持緯者也與  
今同但不全引其語耳 有泐沆泉釋文沆字又作  
晷晷當作辱說文云辱仄出泉也 無漫穫薪傳云  
穫艾也鄭本穫作穫云落木名也趙氏草木疏枝正  
曰芟云既伐而折之以爲薪云既伐似以落音伐未  
必作木名諸家因釋木有穫落之文傳會之其實會  
雅亦是釋穫爲落木之義當在釋音而在釋木者猶  
之芟離不在釋草而在釋音竝錯簡或古文不拘體  
例也龍由趙氏之言忠之疏申傳曰穫讀如穫稻之

毛詩異義卷三

穫故爲刈薪當折之云刈者蓋木之細者似荆楚之  
類故曰言刈其楚蓋傳訓穫爲刈是穫字正解箋意  
大木不可言刈而薪不止於細者故以落義廣而申  
之小弁曰折薪地矣疏及釋文作地石經作地說文解地字落也  
可作一證箋落木名也當作一句讀穫字亦从未不  
从木也但未審箋實然否姑記以存疑 哀我憚人  
釋文憚丁佐反徐又音但案傳訓憚爲勞當讀丁佐  
反徐音義當爲畏非傳義 尚可載也傳云載載乎  
意也箋云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傳言載乎意者  
言人析是穫薪意不欲沆泉漫之度幾可載而爲家

用載原於意之不欲漫也尚可載對下亦可息息爲  
息憚人則載自爲載穫薪但哀我憚人譚大夫憂民  
之意明見乎辭而薪是穫薪析薪者愛薪之意未見  
故傳以補爲釋其文質略箋從而表明之疏以存載  
於意申傳而謂箋爲異似未致確 舟人之子雙履  
是衷傳依經訓舟人爲舟楫之人雙履是衷言其富  
見王政偏無制賤人奢富也西人之子舟人之子皆  
對東人之因病言私人之子則言羣小得志起下三  
章曠官廢職意箋改舟人周衷作求謂周世臣子孫  
退在賤官使搏雙履疏申箋言此章八句辭皆相反

毛詩異義卷二

周人私人猶東人西人又是試爲上所用則是衷非  
身所衣皆是王使之案較言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  
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竝不及幽王絕功臣之世之  
意下經言王朝眾官曠職正以見賦役不均之由不  
以其漿亦止言王所不用者無一語及周之世臣子  
孫獨此二句爲東人惜周世臣之後恐非其類當以  
傳義爲正 皖彼牽牛傳云何鼓謂之牽牛本釋天  
文指謂一星也疏引李巡孫炎爾雅注疑其以爲二  
星與雅異而未有以正之邵氏爾雅正義曰此釋何  
鼓亦名牽牛所以別於星紀之牽牛也天官書云牽



110 QJ 98 PX

牛其北河鼓龍案河當何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

右將正義謂河鼓三星在牽牛北是也孫炎云何鼓

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或名爲何鼓亦名爲牽牛

案天官書云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正義云兩旗者左

旗九星在河鼓左也右旗九星在河鼓右也孫氏知

何鼓亦名牽牛非星紀之牽牛但以何鼓左右之旗

誤指爲何鼓殊不攷何鼓祇三星中豐而兩頭銳下

故其象爲荷擔若兩旗則十二星今測得十八星非

何鼓也李巡云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李氏誤

以何鼓牽牛爲二星既傳合於星紀又以何鼓爲二

毛詩異義卷二

星

十八宿名前人說二十八宿者雖有異名未聞有何

鼓也龍謂孫注本不誤其曰何鼓之旗亦謂何鼓之

左右旗非即謂何鼓也未指言何鼓三星爲少明

畫耳至孫氏本以何鼓牽牛爲一星而孔氏謂孫以

爲二星則不審矣又經舌牽牛何知非星紀之牽牛

而傳以爲何鼓者取負荷之義也郭注爾雅云今荆

楚人呼牽牛星爲檐鼓檐者荷也孔疏不采郭注故

於傳義無所發明 東有啟明西有啓庚傳云日旦

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啓庚釋天云明

星謂之啓明居開也詩伯啟孫炎曰明星大白也晨

出東方詩疏說星字高三舍命曰明星昏出西方高

三舍命曰大白明大白即爲啓庚矣疏因孫注言大

白不言啓庚而疑二者別星然韓詩云大白星晨見

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啓庚見史記天官書韓詩言大白

毛言明星一也 有揀天畢畢有掩免之畢有載四

之畢傳箋各舉其一疏兼用二義申說經旨矣乃又

引孫毓之說以箋義爲卷將謂經所言不關掩免之

畢乎又細習造自包犧烹飪起於中古畢之畢未

必取象於祭器之畢也 維北有斗疏云箕斗並

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謂箕在北斗在南故言南箕

毛詩異義卷三

星

北斗斗蓋以斗爲斗宿也案箕斗並見南方當初秋

昏時箕在北斗在箕之東而稍北經不當言維北有

斗也此章南北與上章東西一例同在人之東西

南北言讀詩記詩輯謂斗爲北斗其辭是 戴翁其

舌傳訓翁爲合謂箕星合聚相接其舌箋訓翁爲引

謂箕星踵狹舌廣引之而爲舌箋仍巷伯成是南箕

傳義然彼經上言哆兮侈兮是因其踵而侈其舌此

言翁則唯取合聚而成象義各有當傳訓似未可易

四月 疏謂此篇傳義不明歷引王肅孫毓兩家述毛

以爲理皆不通不可據爲毛義而附之鄭說唯一祖

字爲異其中傳徂往也言以往表其感無取於往義  
言四月已暑六月乃暑極則與箋六月乃始盛暑義  
大同案傳釋六月徂暑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感  
而往矣明是取往爲義傳意蓋對下二章立說以夏  
日之暑秋日之凄冬日之烈喻禍敵日甚有加無已  
箋訓徂爲始與人爲惡有漸爲惡有漸已具四月維  
夏句不必以徂暑爲始暑方見也先祖匪人胡室忍  
予如箋說則斥先祖爲非人於義不安當言我先祖  
獨非人情乎人情之愛其孫子也甚至先祖寧忍予  
乎胡所遭若是也蓋爲無所歸咎之辭以致其怨而

毛詩異義卷二

聖

不怒之意莊子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  
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亦是  
此意又補傳曰歎先祖之神今已在天非復人矣何  
忍我受禍而不知卹乎稽古編謂先祖二字當讀斷  
爲呼而訴之之辭云先祖乎我獨非人乎何忍我遭  
此敵乎以匪人爲自指義並通 釋詁曰廢大也郭  
注引此篇四章廢爲殘賊今本傳文作廢伏也箋文  
作言大於惡釋文云伏時世反下同似箋大字亦是  
伏字又云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疏亦云定本  
廢訓爲大與鄭不同蓋孔氏作正義陸氏著釋文俱

據伏文爲毛鄭義而以大義爲王肅說然訓廢爲大  
義本俞雅郭璞又引此經疑傳箋伏字譌也廢無伏  
義 我日構禍曷云能穀傳云構成也箋云構猶合  
集也二義得通傳云曷速也疏以爲釋言文案俞雅  
伯過速也注引方言云東齊曰過今方言過伯過說  
文過微止也从彳曷聲讀若桑蟲之蝎方言蓋以聲  
轉伯過疑經文本不伯曷字不然傳不應舍曷益也  
之訓而訓速也箋據曷字訓爲何言諸侯日伯禍敵  
之行何者可謂能善傳義言諸侯構禍速何時云能  
爲善言無善時各通 七章疏引孫王兩家述毛以

毛詩異義卷二

聖

鴉鶩之辰天喻貪殘之人處於高位與穀在位  
之逃淵喻大德之人處於潛通蓋用鴉鶩良在  
意箋通章皆以喻民畏敵避害案傳以鴉鶩爲貪殘  
之鳥則孫王解匪鴉鶩翰飛辰天爲得傳意傳解  
匪鴉匪鴉潛逃于淵曰大負能逃處淵則此二句從  
箋說乃合傳意與穀怨敵此章當節取三家之說以  
申傳且案之經敘亦如是解乃安又鴉當伯鴉五各  
反疏云鴉鳥是也釋文以專反誤  
北山 我從事獨賢傳云賢勞也箋謂王專以我有賢  
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案孟子曰此莫非王事我

獨賢勞也趙注云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傳音  
勞義本孟子卽箋云從事於役非正釋賢字其語質  
箋從而申明之小俞雅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  
亦是通解句義與傳同疏謂傳以賢為勞而以箋為  
易傳疑誤 或王事鞅掌傳訓鞅掌為失容箋云鞅  
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交言促遽也案  
說文鞅頸鞞也故箋以何義釋之傳以失容言鞅掌  
之狀箋則實之以事疏謂促遽亦是失容是也又云  
本意與傳異龍所未詳 或出入風議毛無傳箋云  
風猶放也疏申之曰出入放恣議量時政則風讀如

毛詩異義卷二

星

字釋文云風音諷則非放義又引箋注於下疎岐誤  
無將大車 祇自疢兮段氏音均表曰疢與塵合韻一  
佗疢無此字宋劉蕤臆改疢以韻塵亦無此字疏  
石經正佗疢與白華疢字皆甚明畫顧亭林從劉說  
謂石經乃從諱民減畫之例非也龍案此經與白華  
疢字及釋詁疢病也版本皆譌佗疢俞雅釋文疢所  
支反白華疢不誤云或丁禮反與此經及白華引徐  
音都禮反則陸氏已譌說文疢从疒氏聲徐氏音深  
支切五經文字引俞雅不誤

小明 二章日月方除傳訓除為除陳生新指二月也

箋引俞雅四月為除釋管我往矣為往至於允野俞  
雅四月為余雖除余義通但經言管我往矣是追溯  
始行之時釋往為往到義終未安箋所以易傳者以  
下章日月方與不得為二月耳案史記律書云非之  
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白虎通云非者茂也漢書律  
厯志云冒非於非說文云非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象  
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徐氏錯曰天門萬物畢出  
也釋名云非冒也載冒土而出也傳以除陳生新為  
二月義致確矣下章傳訓與為煖說文云煖溫也七  
月春日載陽箋云陽溫也二月萬物畢出陽氣方盛

毛詩異義卷二

吉

經言方與傳以煖解之亦致確也且二月初吉為始  
行而管我往矣則不定指初吉之一日即二月之末  
接於三月之初凡在征途皆可言經方與在方除下  
設文本有次第疏既以春溫申傳復引洪範焮煖當  
為夏謂二月之初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可云  
煖其言非也疏又曰行之息歸當至所往之處乃可  
還不應發始已望歸夫以初發即云何時歸者孔氏  
申傳之說而傳無此言也易云其還是未得以己之  
言實之傳而因以難傳可乎 介爾景福傳訓介景  
皆為大言大與俞以大福也箋訓介為助言助女以

大福各通

鼓鐘 首章傳曰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  
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箋云為之憂傷  
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伯先  
王之樂失禮尤甚疏以傳言淫樂箋言先王之樂因  
以為傳箋異義然疏引王肅云凡伯樂而非所則謂  
之淫淫過也則箋義正以申傳傳言不與德比正謂  
幽王伯樂淮水之上非先王之德即箋所云失禮也  
其曰淫樂不必如王基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  
伯新聲之屬之說疏又引孫毓詩評不信毛為會諸

毛詩異義卷二

單

侯而謂箋於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如毓箋引左傳  
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非指為會諸侯而何 憂  
心且妯傳云妯動也箋云妯之音悼也疏以變動容  
貌申傳以悼傷申箋龍謂經言憂心則傳意當為心  
動箋義得與傳通 末章傳釋笙磬同音云笙磬東  
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  
下八音克諧傳以經言笙磬特著其樂所在因東方  
一面而釋同音及四面箋因申言堂上堂下而音八  
音並不分說笙磬則箋於經笙磬與傳非有異解疏  
申箋分笙磬為二非也 疏因箋言八音故分笙磬以  
合之然於經亦止有四音可

知箋言八音唯以雅以南以箎不僭傳箋異義如疏  
指傳言四縣唯以雅以南以箎不僭傳箋異義如疏

說然傳意以雅為先王之雅樂南為四方之南樂箎  
為羽舞之箎樂疏總申傳不誤箋以雅為武舞箎為  
文舞仍襲公羊之說而疏分疏傳義又以箎周樂尚  
武言之謂萬舞為雅但以箎解不僭不包上經琴瑟  
止此異傳昧失傳意傳釋不僭為和而不僭與箋進  
退之旅義通或亦不包上琴瑟言 和謂齊一不  
必專指音

楚茨 二三章傳於祭事多不為次其解或肆或將為  
陳於互上分齊其因其事在或高之肯或剝之後賈  
氏周禮牛人疏所謂始殺解體未薦之時縣於互待

毛詩異義卷二

單

解訖乃薦是也當禮運腥其俎之事既以此為薦腥  
故三章為俎孔碩始為薦孰當郊特牲既奠時郊特  
牲既奠然後燔蕭合糶蕭故以或燔為取脾骨而或  
炙為薦俎之炙因 禮記疏載皇氏義疏解體運薦其  
燔炙云燔謂薦孰之時燔蕭合馨  
亦為時菲鄭義者此類是也釋為豆孔度為賓為客  
以為豆為先祭豫作此本而言之也鄭君以薦腥之  
事統於或剝以或肆或將文承或言故讀肆為別解  
為肆其骨體於俎奉持而進則以此為薦孰故三章  
為俎孔碩合燔炙為一事訓碩為肥美而為從獻之

俎其醢為豆孔度為賓為客訓度為胙謂先為豆賓  
必取罔物肥胙者為之朝獻之時為賓客以為薦疏  
申箋謂祭雖有互不施於既高後因引孫氏言箋義  
為是已顧或肆或將文在或高之下其事易明而  
毛公必為此解者良以詩人設文事多錯舉以往烝  
嘗既為僂文而受絜當在旅禘之肯經三章言獻醢  
笑語四章始言受絜其事不次而肆之為陳是為常  
訓將之為齊又見釋言故與讀詩記引大東萊謂燔  
罔炙肝不得謂之孔碩以疑鄭蓋碩正訓大箋訓肥  
笑乃轉義為俎孔碩從正訓為薦孰則或肆或將不

毛詩異義卷二

羊

得為薦孰矣孔度亦傳訓為正先祖是皇傳訓皇為  
大箋訓皇為咼一從禽雅皇君也義轉五傳云皇尸載  
也箋云皇君也疏曰  
尊大之尸亦君義一從禽雅咼皇皇笑也義通  
四章既齊既稷既匡既勅傳不解既齊既匡而訓稷  
為厥勑為固疏引王肅云執事已替齊已極厥已誠  
正已固慎也則當與上經同為絜辭之意箋讀齊為  
資訓為減取訓稷為就謂祝徧取黍稷字罔免孺於  
醴以授尸孝孫肯就尸受之既匡為孝孫就尸受之  
當後乃使宰夫受之以筮說文云筮也筮也筮也  
從竹也筮則罔乃筮本字  
既勑則為祝釋絜辭以勑之則正為受絜之事其義

各通而由鄭君之書更可知天子受絜之禮異於大  
夫士矣  
禮儀卒度傳訓度為洽度神嗜釋文  
作者飲會箋訓嗜為  
飲嗜釋文讀度如字者市志反不誤云度沈徒洛反  
則義當為量度者徐云又巨之反則義當為者艾沈  
徐之音非唯與傳箋不合於經亦難通  
信南山 維禹甸之傳訓甸為治箋訓甸為邛甸之甸  
疏申箋云甸之為字既訓為治音又為棄韓奕箋云  
禹甸之者波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亦  
以治為義也然則傳箋二義可通但傳意不主音邛

毛詩異義卷二

庚

甸耳古者寓兵於農周公制禮監於二代井邑邛甸  
雖周洽夏商以來必有遺制孫毓難鄭之音疏說足  
以証之 疏引小司徒匠人注申明邛甸之制謂甸  
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沔禮箋曰小司徒職乃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邛四邛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  
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令賦邛甸縣都者出  
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  
甸甸之言棄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洽蓋權輿於此刑  
汰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丘城池邑居

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或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或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或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卽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治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治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治澮之說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

毛詩異義卷二

完

疇一易之地家二百疇再易之地家三百疇周官造都鄙之治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澮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季公旬用三日中季公旬用二日無季公旬用一日謂緣遠一里治澮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治邛棄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治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治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治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塗多

涂巷又廣於遂人治爲空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又曰成方十里百井九百夫之地以九百夫計之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各一其餘六百夫通上中下地率之一家受二夫之地司馬治云成三百家出車一乘是也若以百井計之三分除之不盡又不便開方計算故除其緣邊三十六井爲甸方八里司馬治甸出卷數一乘是也二治起數雖殊而同制

毛詩異義卷二

畢

甫田 首章箋以歲取十千爲稅田之治甫父義通因訓甫爲丈夫謂以丈夫稅田歲取十千爲一成公田之所收我取其陳會我農人取周禮放師春頒粟爲義案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爲九而稅一非什一之治放師頒粟困時所施非謂民有粟可會而頒之也經言自古有季公家所收既上地疇一鍾則民之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可知復須上之頒粟古者民季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老者不任耕作之勞農人自專指少壯者言會我農人與七月會我農夫文同疏謂此特言農人不苦七月別於眉壽則老壯總爲農人非也又介之爲大爲助皆見爾雅而訓介爲舍則不知所本此章斷以傳甫田爲大田十千爲言多會陳爲

毛詩異義卷二

尊者會新農人會陳之義為正彼介使止王肅準生  
 民傳訓為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允合經義 箋以十  
 千為一成公田之稅疏因辨會貨志八家各受私田  
 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為虛舍其義與鄭異引匠  
 人注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謂  
 邦國亦異外內郊內貢郊外助通率以什一為正案  
 內外異制非王者無偏之政且郊內地少郊外地多  
 通率之又不得為什一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  
 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氏注云  
 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

季

遂及我私周詩而言公田者周仍殷公田之名古時  
 民怙君德先公後私因以公田言之孟子引此詩而  
 言雖周亦助謂周之徹法與助法同取民之制非周  
 時邦國用助法也大田述成王教民治田非歌詠邦  
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趙注孟子云獨殷人助  
者為有公田自此周詩也而云兩公田知雖周家時  
亦助及其後也司稼不巡野觀稼而凶季必取盈故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孟子欲勝行什  
 一之法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野謂可井  
 者國中謂不可井者皆以什一之法取之非郊內郊  
 外通其率以為什一趙氏云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  
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此正

毛詩異義卷二

季

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  
 皆什一也蓋三代取民之制同而其法則異夏授民  
 以田使貢其什之一未有公田夏小正言初賦于公  
傳云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以民田受之公也  
田則從後言之非夏已有公田殷則民田之外別作  
 公田使民助耕收不稅其私公田之名自殷始周承  
 殷制通公田於私田中而徹取其一問法實與夏同  
 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引孟子而斷古者謂殷  
 時是也夏與周同貢法晏子述夏諺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周禮  
 司稼以季之上下出斂法慮病民也大田兩我公田

解其釋國中什一使自賦謂周禮國廬二十而稅一  
 時行重賦責之什一欲使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  
 寬之則非孟子本意然與先鄭注 鄭注匠人援引孟  
 大宰賦邦中之賦同亦古義也 子此文而謂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孔氏述之實  
 云九一而助者為九中一國中什一使自賦非什中  
 一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故鄭通其率以什一為正  
 失其義矣王制疏賈氏匠人疏謂郊內 孟子方里而  
郊外皆什一稅一其言變正 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趙氏據會貨志為注其說但不可施之徹法而於孟  
 子則是孔氏謂八家皆私百畝中央百畝共為公田  
 皆屬之公同鄭九夫稅一之誤孔又謂若二十畝為

廬舍則家別私二晦半不得為家私百晦不知公田  
百晦私田百晦孟子亦止舉其大綱故曰此其大略  
也井田之汰什而稅一私田百晦公田十晦則為什  
外稅一會貨志曰還廬封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殖  
於疆場信南山疆場有瓜箋云於畔上種瓜瓜成又  
入其稅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毓草木注對  
果蔬曰園疏謂卽載師所云場圃任園地謂在田畔  
對菜蔬果蔬者然則二十晦為廬舍公田賦入之外  
或禱他稅其汰必有所變通者也閭人徹汰不別公  
田七月至其聚屋箋謂治野廬之屋信南山中田有

毛詩異義卷二

善

廬箋謂中田為田中如使民於所受田中作廬則公  
家徹取其一而民不得實有其九非什一而稅矣遂  
人夫一廬先鄭注廬厠也揚子雲有田一廬謂百晦  
之厠也後鄭謂廬城邑之厠非是伐檀傳亦云一夫之厠曰廬是  
周時民田百晦外必有一廬之厠王制司空執度度  
地厠民厠民司空所掌周禮司空之篇止其制遂不  
可攷見 二章以穀我士女穀傳訓為善箋訓為善  
傳云善者謂富而穀之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會足  
而知榮辱言善則善義已包舉矣 三章曾孫來止  
至嘗其旨否毛公無傳箋破喜為饕餮為饗言成王

出觀農事親與后世子行設饌以勤在南晦之農人  
司嗇至又加之酒會饗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  
其饌之美否示親之也其說王肅孫毓已具難之王  
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畷晦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  
婦子竝饁饁也田畷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  
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羹與否也案以  
其婦子三句與七月同我婦子三句同傳義自如王  
述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王解亦未合古時民無曠土  
若指一易再易之田則歲又當休且土之和羹不得  
言嘗宋蘇氏謂田畷取農人左右之饌而嘗之以知

毛詩異義卷二

善

其旨否詩記集傳皆從其義朱子曰吾其上下相親  
之甚也視述毛於義為安矣又案說文攘推也曲禮  
左右攘辟注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漢書禮樂志隆  
雅頌之聲威揖攘之容師古曰攘古讓字蘇文志道  
家者流合於堯之克讓師古引堯典允恭克讓證之  
是攘本揖攘之讓讓說文訓責讓變以讓為遜讓字而讓字訓為竊為除為卻非其本義  
故說文揖字互訓為攘本或作讓蓋俗人不知而改攘其左右  
或亦古讓字或饁者進會於農夫或農夫推攘而會  
嘗其旨否卽其所攘之事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此  
其一端與事與饁彼南晦相接田畷至喜則與曾孫



來止相錯舉見君臣之勤民也

大田 倣載南時鄭破倣載為熾菑疏引王肅以倣為

始載為事述毛義是 有滄萁萁段氏音均裹從漢

書說文玉篇廣韻作淒云作萁誤 以其駢異傳云

駢牛也 賈羊豕也 箋云陽祀用駢牲陰祀用勳牲傳

通舉牲物欲見方社之祭皆大宰非謂牲無方色之

別箋引牧人文分見牲色蓋與傳互相足成疏以為

異義或非又箋意欲見此經亦祭社稷與上篇以社

以方同故引牧人文注意非專為別牲色設也上篇

方社竝言此經特言方上篇牲言羊色言犧此經色

毛詩異義卷二

五

言駢異不言牲故傳舉半羊豕以見牲箋舉駢勳以

別色而陰祀之文包祭社稷傳意與上篇犧半互明

箋意與本傳互明又與上篇方社互明也

瞻彼洛矣 琕琕有琕傳云天子玉琕而琕琕諸侯璜

琕而璆琕大夫鐻琕而璆琕士瑒琕而瑒琕疏申傳

佐諸侯璆琕大夫鐻琕言天子諸侯琕琕異物大夫

士則同尊卑之差也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璆琕字

從玉又以大夫璆琕恐非也案天子以玉飾琕以璆

飾琕則璆飾下於琕飾禽雅黃金謂之璜說文璜金

之美者與玉同色璆為玉鐻為白金之美者璆為黃

金之美者若諸侯璜璉琕而璆琕大夫鐻琕而璆琕則

璆飾反美於琕飾故孔氏疑其非也今傳文正從定

本釋文同陸又云鐻本又作璉疑璉非璉為玉大夫

琕飾不當與天子同 疏引公劉傳琕上飾琕

桑扈 君子樂胥傳訓胥為皆言樂與天下共也君臣

上下動有禮文辨名定分各得其所以此言樂樂莫

大焉鄭讀胥息敍反訓為有才知之名不若傳義優

矣疏引孫氏述毛足暘傳義 三章不戢不難不那

傳以為反辭承上之屏之翰百辟為憲見天下之民

聚而歸之良而難之其受福多也箋以為正辭言王

毛詩異義卷二

五

者若不以先王之法自戢不以亾國之戒自難則受

福不多案經文四章皆舉古時君臣動有禮文反以

刺今此經又文承百辟為憲不應接以告誡之辭傳

義為允

駉駉 駉馬在廐摧之秣之傳不解駉馬而釋摧為莖

秣為粟故箋云古者明王所聚之馬繫於廐無事則

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釋文云駉馬

王徐繩證反四馬也則指駉駉者言於經文摧之秣

之分別會馬之殊其義不見不若鄭讀駉如字為卷

箋以與於其身與釋文作與音豫義當訓及亦通

類弁 章首二句傳以為與皮弁本天子與同姓之服

而以弁之在人首與王者之在臣上見恩禮當由王

出也疏申傳與意勝王氏述毛此與采菽同即正意

以取與義箋不為與疏申箋謂實維伊何實維何期

期王如字王申傳與意本非當從箋作語辭是問辭然末章實維在首非

問也是不若傳以為與義趣更永矣又疏謂葛寄生

釋草無文毛以時事言之不若釋文引釋木寓木宛

重為證之確至女蘿菀絲本釋草文經言施于松柏

故傳又以為松蘿孔氏引陸疏謂菀絲非松蘿以為

當然李善注古詩引毛傳及陸疏而謂古今方俗名

毛詩異義卷二

章

草不同得之釋文云在草曰菀絲在木曰松蘿

車塵 末章景行行止景傳訓大箋訓明疏云明亦大

也則二義得通以慰我心傳慰安也釋文載傳作慰

怨也云王申為怨恨之意韓詩作以愠我心愠恚也

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疏云

傳以慰為安箋言慰除我心之憂以憂除則心安非

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衰

如也大夫不遇賢女徒見衰如讓巧嫉妬故其心怨

恨徧檢今本皆為慰安凱風為安此當與同肅言非

傳旨矣稽古編謂合孔陸之善觀之可見馬融以肯

述毛者皆主慰怨鄭為馬弟子始以安義釋毛然孫

王及釋文皆作慰怨是唐以肯猶兩義並行孔奉較

為疏以毛鄭為主不得不伸鄭詁王由是安義獨行

慰字說文本有兩訓一曰安也一曰恚怒也恚怒與

怨近凱風訓安此訓怨毛得之師傳不拘一律況怨

義與韓詩愠義相合詩本因衰如而息賢女通篇極

言賢女可息末以惡衰如結之孫王之說為優龍案

周人息得賢女以配君子故曰息嬖季女逝兮又曰

辰彼碩女又曰解我觀爾皆忠望之辭也此章言觀

爾新昏與邶谷風宴爾新昏文同則為實指之言又

毛詩異義卷二

六

幽王本娶申后得衰如而黜申后故詩人以新昏目

之孫王述毛於義允合傳文有為後人竄易者上驚

故策從而申之曰推今並字也釋文載傳作躬也則

後人不明傳意謂箋為解經而改之也此傳作安亦

述毛以攻正義據馬融義易之孔氏不據孫王 釋文

云仰止本或作仰之案箋云慕仰之則而行之則仰

止行止止皆作之疏文二止字正作之禮記釋文行

寶之初筵 疏曰此經五章毛以上二章陳古藝射之

禮次二章言今王藝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大射行

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藝唯卒章同為天下

化之孫毓以為藝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舉重可以

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蕤歛  
之文所得及一篇之旨箋義爲卷案鄭注蕤禮云蕤  
射主於飲酒敘以此詩刺幽王飲酒無度故傳主蕤  
射書鄭以次章委行裂祖是言祭事故以首章爲大  
射次章爲祭然王氏述毛以爲蕤樂之義得則能進  
樂其先祖說固可通也自委行裂祖至子孫其湛亦  
猶天保四章所歌之意耳宗廟之祭周人尚貞殷人  
尚聲次章若正指祭事不應先言樂鄭亦自疑之而  
曰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疏引鄭  
志會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

毛詩異義卷二

之禮元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汰故衛稱殷  
禮此則難通先代之後得用其先世禮樂衛周同姓  
國安有舍文武之制度而沿襲先朝禮文況詩雖爲  
衛武公所作而所言者乃先王祭祀之禮乎傳主蕤  
言其義是也至鄭讀仇爲糾讀式爲懸皆破字非經  
本義又殺依爾雅當爲夏羊之牝羊傳於苜之萼牝  
羊墳首云牝羊牝羊牝爲吳羊之牝羊夏羊夏羊牝  
名輸吳羊白羊牝名粉郭注爾雅云今人便以牝殺  
爲白夏羊名謂其時稱吳羊牝牝皆爲牝夏羊牝牝  
皆爲殺箋云殺羊之性牝牝有角兼言牝牝蓋因時

人語與爾雅異傳意當不然 稽古編曰大侯既抗  
弓矢斯張箋無推明實射名正之文而疏申箋論之  
甚詳疑今本箋有脫文在故君侯謂之大侯句下  
箋其非祭與與疏佗乎乎與皆疑辭釋文謂佗乎本  
非不詳其意

采菽 二章廣沸檻泉言采其芹王肅申傳興意云泉  
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洽焉疏謂上  
那其尻以多言則於義不安箋訓爲是

毛詩異義卷二

下止言王者待諸侯不笑王者與諸侯佗洽肅言恐  
非毛旨而以興車服賞賜別爲毛說然以禮待諸侯  
卽是有道經下言諸侯來朝王使人迎又自親迎因  
見諸侯車服之得禮下章彼交匪紆又言諸侯依禮  
不失則古時明王有道諸侯取洽可知傳取興之意  
竊以述毛得之疏說與首章同似有未盡 平平左  
右平平傳訓辨治釋文云平婢延反韓詩佗便便疏  
引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佗辨章謂平辨通案平當佗  
采說文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古文佗  
佗韓詩佗便以音假 書傳佗 今佗平以形誤也 末

章首二句傳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箋以喻諸侯以禮汰御民末二句傳義謂明王之德於是為至箋音諸侯能自安止詩本息古明王以刺幽王傳義為得角弓 毋殺猱升木如塗塗附傳訓附為著箋以塗附與升木對文因訓附為木桴似過泥又箋既訓毋為禁辭而顧下小人與屬復為反辭以體之疏引孫毓所難正自有理案孫既難鄭必有易箋之文而疏不載後儒詮釋此經皆以猱之升木塗之附物喻小人易於為惡王毋得受教之孫意當同此解 莫冑下遺式凡婁驕毛無傳鄭讀遺為隨訓婁為般謂小人

毛詩異義卷二

三

莫冑以禮卑下隨人用禮凡處彼其驕慢之過釋文云遺王申毛如字婁王力住反數也疏謂毛無改字之理婁之為數乃常訓因別為毛說謂小人皆為惡行莫冑卑下而遺太其惡心用此之故其與人凡處數為驕慢之行疏謂毛不破字其說誠是然解為莫冑卑下遺太其惡語終迂曲釋文引王申毛遺如字其為義不明案邶風北門傳訓遺為加唯季反而婁字則鄭王兩家之訓皆可通從鄭則傳意當謂小人莫冑以謙順卑下之禮加之於身用禮凡處以般其驕慢之行從王則當謂不以卑下之禮加其身用此

之故其凡處數為驕慢鄭訓婁為般者與樓通也王訓婁為般說文婁為屨之本字屨字乃後人所加正月屨顧爾僕釋文作婁顯巧音君子屨盟釋文云本又作婁實之初筵屨舞釋文云本作婁極煩屨豐季釋文作婁故不定主一說而通為兩解

莞柳 上帝甚蹈箋以上帝為呼天而訴之孫王述毛以上帝為斤王二義各通箋讀為悼讀無自際焉際為交際之際皆破字俾予靖之靖傳訓治箋訓謀義得通箋訓後予極焉極為誅疏謂釋言文今爾雅作殛極殛古或通用洪範則殛訓釋文云殛紀力反或作極音同然傳訓極為至要是正義

都人士 爾雅翼曰臺莎草可為衣以禦雨今人謂之

毛詩異義卷二

三

蓑衣笠編筍皮及箬葉為之毛氏云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箋云臺夫須也以臺皮為笠毛氏知臺笠為二物但獨言笠禦雨未當鄭氏則言臺皮為笠臺但以為為衣不可為笠臺笠謂臺與笠不必以臺笠緇撮語合為一物也案羅氏謂臺笠為二辨正箋語甚是但引傳文謂傳言笠禦雨未當則未審南山有臺疏引此篇二章傳云臺所以禦雨文選謝元暉在傳又無羊傳云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則毛公本以臺為禦雨笠為禦暑此傳暑兩字正是後人轉寫誤倒今本笠本以禦暑而亦可禦雨故良耜傳曰笠

所以禦暑雨自此簑有以臺皮爲笠之舌而草木疏  
 因之故孔氏亦以一物申解傳義皆非毛旨 謂之  
 尹吉傳云尹正也疏引王肅云正而吉也箋讀吉爲  
 姑謂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疏申箋意以謂之  
 是指成事而言故易傳稽古編云尹是氏姑是姓兩  
 家女子一稱氏一稱姓文義不倫尹乃少皞氏之後  
 己姓若竝述兩家之女則當云己姑康成易傳因謂  
 之二字不安耳然尹正吉善是美德謂之云者言人  
 稱其美德如此傳義爲卷陳氏又謂充耳是貴者之  
 服解上章臺笠緇撮引郊特牲草笠而至玉藻始冠  
 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蔽之以臺笠是因事而服  
 緇撮則初冠之服皆指爲貴者駁正箋疏指爲庶民  
 之誤案充耳當如陳言臺笠緇撮當指貴賤言之  
 坐帶而厲傳訓厲爲帶之坐箋以下言如薑以薑  
 比髮則厲亦非帶故訓而爲如破厲爲製訓爲擊厲  
 擊厲名製帶爲飾 言帶之坐如擊厲 而如二字古本通用然經誠以擊  
 厲比帶之坐何必別作而字與下異文又左傳擊厲  
 游纓服杜注皆以擊爲大帶厲爲帶之坐與毛同  
 言從之邁言息之欲從其所行耳不必如箋欲自殺  
 以從古人之說 釋文我不見弟二章作不見後三

章作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案箋文第四章作不  
 字疏文三四兩章皆作不字末章無文當同  
 采椽 補傳曰敘言刺怨曠謂幽王之時征役之繁使  
 民怨曠故刺之案范氏此解最得敘意敘下云幽王  
 之時多怨曠者也正申明刺爲刺幽王三章是作者  
 形容患婦之情非其人實欲從夫於役也鄭君誤認  
 此篇爲怨曠之婦人自作謂欲從君子於外爲非禮  
 因以敘之刺爲刺怨曠之人而首二兩章上二句不  
 從傳爲與如同傳爲與則不誤解敘而二章五日爲  
 期六日不廢傳舉婦人進御之期即近以見遠亦不  
 必易之爲五月之日六月之日矣 傳兩手曰刺釋  
 文本或一手曰刺案釋名云刺局也使相局近也謂  
 使兩手相局近以承受物疏亦云刺物必用兩手唐  
 椒聊傳與此同或作一手非  
 隰桑 中心藏之藏釋文作臧唐石經初作臧後改臧  
 案古止有臧字後人加艸爲藏匿字訓善者則爲臧  
 此經箋訓藏爲善則當作臧又表記疏引王肅釋詩  
 亦訓藏爲善釋文云臧王才郎反此音恐非肅義  
 白萼 釋草白萼野菅舍人云白萼一名野菅郭注云  
 菅茅屬草木疏云菅似茅而滑澤柔韌宜爲索漚乃

尤善經言白萼管兮白萼是野管之名未漚名白萼  
又名野管不即名爲管故傳曰已漚爲管管似茅而  
非茅經言白茅束兮故王子雍申傳與意云以與夫  
婦之道宜以端成潔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箋以  
管喻申后茅喻褒姒分管茅爲二元不誤其取與之  
意謂管柔忍中用更取白茅束束喻取申后更納褒  
姒於義似爲更切但二章露彼管茅傳謂言天地之  
氣無微不著無不覆蒼反與申后見黜視管茅爲不  
如則傳不以茅喻褒姒而箋解爲蒼彼可以爲管之  
茅使與白萼之管相敵易則管茅牽濶不分而誤解

毛詩異義卷二

素

經意矣故傳取與之義當從述毛 天步艱難之子  
不猶傳訓步爲行猶爲可疏據後苞申毛言天不遺  
物尚蒼彼管茅何爲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  
王不可於我而見黜退勝王氏使下國化之唱爲不  
可之說箋訓猶爲圖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  
其變之所由因引外傳龍焚事爲證其說亦通但上  
經取與之義既非則此解未必於經有當 嘯歌傷  
懷念彼碩人毛無傳箋訓碩人爲妖大之人謂褒姒  
也疏引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  
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而謂毛不爲傳意當同

鄭案經以池水之漫潤稻田使之生殖反喻王無思  
於申后池池之不如則憂傷而思念者自在申后也  
四章以桑薪之善宜以蒼人反燎炷寃喻申后之德  
宜母天下反見黜退六章以管喻褒姒鶴喻申后而  
鴛在梁得會負鶴在林而飢困下俱接以維彼碩人  
實勞我心碩人定指申后又傳解衛風碩人爲夫人  
德威此當同之宜從孫王兩家爲傳義不得與鄭同  
鄭箋似非經旨若疏謂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則  
彼都人士彼君子女彼何嘗盡爲外辭  
瓠葉 有兔斯首鄭讀斯爲解訓爲白言有兔白首免

毛詩異義卷二

素

之小者疏謂毛不改字斯字當訓爲此釋文以首襄  
免唯有一免是不以微薄廢禮其義勝孫王述毛唯  
有一免頭之說  
漸漸之石 此篇傳不言與經敘皆止言東征則所征  
唯荆舒也敘言或狄叛之見當時四夷皆不臣服幽  
王由或狄叛之故荆舒不至因言荆舒不至乃命將  
率東征玩其文義其唯征荆舒顯然矣鄭箋及孫王  
述毛見敘言或狄荆舒各以意分配經文合之  
章上二句爲喻或狄強盛不可得伐上二章次二句  
及卒章上四句爲言荆舒道遠其人勇捷難服三章  
下二句爲東征述毛以三章上四句爲征伐或  
狄下二句爲東征荆舒謂敘久病句爲總辭 孔疏

又因傳於維其勞矣下始釋漸漸之義遂以述毛爲  
毛說不知維其勞矣雖承山川悠遠而漸漸之高其  
勞更倍傳於此始解漸漸爲山石高峻欲見經維其  
勞矣通承上三句非以此爲征伐戰狄也首二兩章  
上四句言道途險遠見軍役之勞末章上四句言軍  
行遇雨甚苦之之辭三章下二句皆指言東征其不  
皇朝矣不皇出矣不皇他矣箋訓皇爲正謂不能正  
朔舒使朝於王出使聘王守職不干王命視王肅謂  
武人不暇脩禮相朝其說爲正大皆當從箋以爲傳  
義疏明知王義未安而泥傳他處以不皇爲不暇因

毛詩異義卷上

三

以其說代毛然破斧傳訓皇爲匪箋以正義申傳矣  
疏何不據此以通之也訓暇古通他 維其卒矣傳  
對下經曷其沒矣爲義訓卒爲竟箋對上章維其高  
矣爲義訓卒與舉 爲崔嵬各通

莒之蕞 二章其葉青青疏以傳言蕞落箋言蕞衰因  
以爲異然首章傳云將落則黃箋云蕞衰則黃與傳  
同矣則此經箋云蕞衰而葉見青青然與傳蕞落葉  
青青然當不異也蕞衰則落經言其葉傳故謂蕞落  
箋云衰使文耳疏謂蕞喻諸夏時諸夏未皆亡不可  
以落爲喻泥矣平王東遷晉文侯定之秦襄公與兵

討西戎以救周終南矣其以功德受顯服鄭語言狄  
鄆爲大申呂方彊晉可大啟秦仲齊後姜蟲之傷且  
大將與則於時諸夏之國亦未皆衰也未章人可以  
會解可以飽傳云治日少而敵日多敵日多者師旅  
數起饑饉荐臻也故箋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  
可以會矣時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正申明  
敵日多之意疏亦以爲易傳恐不然 三星在罍傳  
箋皆以罍爲奠笱釋文云罍本又作雷案雷爲中雷  
或與潘通不聞與罍通必俗本誤書陸不辨正非也  
何草不黃 釋文音敍背叛下有數起所角反一條敍

毛詩異義卷上

三

及首章箋傳皆無此文疑敍下有注釋用兵不息言  
軍旅數起今本脫本

毛詩異義卷二終

毛詩異義卷三

大雅

文王 敍曰文王受命作周也注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讀詩記載歐陽氏謂敍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游氏謂射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以駁正鄭義案詩推本文王之德以明周之所以有天下經中凡八言命敍云受命自指天命言鄭注本無不合唯孔疏所引文王稱王布號諸說則非是當以歐陽游氏之言為正文王世子乃記者紀述鄭注君王其終撫諸云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孔氏援此以斷

毛詩異義卷三

文王生已稱王恐非讖緯皆漢世所作未可據信文王受命之事即論語言三分天下有其二孟子所謂天與之人歸之也而疏引緯後諸書為證証矣 二章陳錫哉周哉傳訓為載箋訓為始疏以為義異稽古編謂載亦可訓始其曰載行周道王肅述毛之意安知毛訓載不即為始鄭訓始非以申毛也宣十五牽左傳羊舌職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造周正是始義國語芮良夫云載周以至於今載周與至今首尾之辭與造周同義韋昭注云載成周道載成者始成之也案陳氏此辭能得傳箋之義內外傳引詩

皆作載故傳以載釋哉箋訓始實申傳也又傳以載釋哉則經本作哉而釋文云本又作載是哉載義通益徵傳箋不為異義矣侯文王孫子傳云侯維也箋云侯君也皆義本爾雅傳以侯為維則侯為語辭字訓與箋異其經義亦當以箋申傳言文王敦陳思惠造始周國維文王孫之與子皆承文王之德文王孫子其本宗之適為天子支子之庶為諸侯皆百世也三章忠皇多士傳以忠為解多士與下濟濟多士為一義箋以忠為願多士為忠願之人言周臣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下多士為世顯之人多士作兩解

毛詩異義卷三

不若傳義為安 侯子周服疏引述毛從上傳維義服謂其中箋君於九服云言其賢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為君者然則維義為允 六章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訓言為我言我君配天命而行釋自求多福為告戒度國亦當自求多福傳演得古君臣交儆之意箋謂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不若傳義之周矣駁命不易不易毛無傳箋釋為不可改易疏據以申毛釋文云易毛以故反不易言甚難也陸所引毛義蓋出於後人之述毛而與鄭禮記大學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義同記注較詩箋為優



末章宣昭義問傳訓義為善疏申之曰常布明其善  
聲聞於天下義善釋詁文案會雅作儀古字通也問  
聞古亦通用箋如字解為編明以禮義問老成人二  
義各通

大明傳從章次分說故首章專言文王箋以首章為  
總目故兼言文武疏謂紂之政教不達四方是武王  
時理當兼文武案上篇敘言文王受命伯周文王時  
三分天下有其二紂之政教已不達四方矣此篇敘  
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則經文當有次弟傳  
釋明明在下為文王之德未為不合 疏申說使不

毛詩異義卷三

挾四方謂天將令殷滅故生茲愚主亦似天有意滅  
殷紂之惡天使之然者此與皇矣紂下疏謂堯受河  
圖昌名在錄殷之存亡非無定算但應使商興誕茲  
睿聖應使殷滅生茲愚主皆害道之言 曰嬖于京  
傳云京大也疏謂王肅以為大國疏申傳用王義近  
不辭孫毓以為京師又不通案正雅伯於成王之時  
大王王季俱追稱王則從其後而告之以京為京師  
孫氏此解未為不通也王解為大國猶有拘泥若鄭  
以京為周國之地小別名則有可疑焉大王亦幽而  
國於周岐周之地王業所興下言命此文王于周于

京如京為地名當與伯豐從程同顯於世何後人莫  
指言其地乎又傳訓嬖為婦白虎通曰婦者服也服  
於家事事人者也王肅以盡其婦道申述傳義得之  
箋合上經統釋之曰嫁為婦於周之京非但義無發  
明於經文亦為重複 文定厥祥傳以文為大如有  
文德箋以文為納幣之禮疏既別異傳箋而申傳則  
曰言大如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謂  
使人納幣又牽合箋義非傳意也昏姻之禮萬世之  
嗣文定厥祥傳意當謂大如有文德而文王得以為  
妃以聖人而得賢妃諸福之祥皆由此定納采納幣

毛詩異義卷三

諸禮傳蓋不織悉比附言之 七章維予侯與傳曰  
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曰  
言無貳懷貳心也與東二十四季左疏申之曰毛氏  
於詩子皆為我上篇侯皆為維吾天下之望周謂維  
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滅殷盡望周勝也傳於  
不盡為我上帝既臨視女所將之眾皆無貳懷貳心  
此當從疏 於女之心言皆一心樂戰周所以勝也箋解維予侯  
與以予為取予之子侯為諸侯言天乃予諸侯有德  
者當起為天子解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謂天護觀武  
王伐紂必克無有疑心為眾人樂戰勸戒武王之辭

義俱得通唯以侯為諸侯則未安經文上下皆言武  
王此無庸對紂而稱為諸侯疏引伯夷謂武王為臣  
為證伯夷諫武王不當伐紂斥為以臣弑君此非其  
比如箋義不若同上篇訓侯為君言天維子有德之  
君起為天子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傳云肆戾也會  
甲兵從疏引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發明經義何等正  
大箋傳合甲子味爽之文以肆為故今言天期已至  
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不見廓清氣象矣又傳文會  
甲兵本作會甲也於義難通孫毓所難甚是王肅以  
甲子味爽連之恐非當從疏引定本為正傳云會甲

毛詩異義卷三

五

兵與箋訓會為合同詩古義謂毛公以意說詩訓會  
一朝也然孫毓云經傳註訓未有以  
會為甲者意氏此解恐是以意說傳  
馮氏名物疏謂自土沮漆是扶風之漆沮公劉遷  
幽在今邠州淳化縣西廢三泉縣界當涇水之西大  
王自幽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  
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幽之西南孔疏  
云漆沮在幽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地非也若漆沮在  
幽則公劉于幽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為陶復陶穴  
哉稽古編謂傳於首章述大王避狄於幽遷岐之事  
而繼之曰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明以復穴

侯之岐下為古公初到之尻又曰未有廢廟亦未敢  
有家室蓋因五章俾立室家作廟翼翼並言首章止  
言室家而不言廟故補其未及是以首章未有與五  
章俾立相首尾又三章傳曰周原沮漆之間是明以  
首章之尻漆沮即尻此周原矣康成誤認傳意於首  
章之述遷幽解之曰為二章發孔又過執箋說曲為  
解釋謂在幽實有宮室因欲美大王在岐新立故云  
在幽未有以為立文之勢夫辭氣抑揚詩人容或有  
之不應大過其實箋疏致誤之故徒見次章方說遷  
岐首章定是未遷獨不思首章先言岐下風土次章

毛詩異義卷三

六

追數遷尻情事文義未嘗不順也馮氏陳氏辨明經  
義甚當唯於涇西  
兩漆水尚未表明  
而漆水尚未表明  
業師丁先生名  
賈語龍  
曰水經鄭深在大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  
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古未有  
漆沮入洛說文漆水一曰入洛此涇東之漆也漢書  
地理志北地郡直路縣沮水出縣東西入洛水經沮  
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郡北東入於洛說  
文沮水出北地直路今聲傳刻本誤  
北路直地西東入洛此涇  
東之沮也山海經輸次之山漆水出焉地理志右扶  
風漆縣漆水在縣西莽曰漆治水經漆水出杜陽縣

俞山東北入於渭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說文杜陽本在杜

縣屬京兆尹岐山東入渭十三州地理志漆水出漆

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此涇西之漆注涇以入渭者也

十三州地理志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

溪西南流注岐水水經注杜水出杜陽山東南流合

漆水水出杜陽之漆溪謂之漆溪南流合岐水至笑

陽縣注於雍水隋書地理志扶風普潤縣有漆水此

涇西之漆合杜岐雍以入渭者也涇西之沮書傳未

聞康海武功志以乾州浴水為涇西之沮未必然也龍案傳以尚原為沮漆

毛詩異義卷三

於幽斥沮漆之地則指漆縣漆水疏牽合為一引漆

縣漆水而謂沮漆在幽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其

誤已甚至引書傳謂漆沮一名洛水則更移之涇東

尤為疏謬書傳謂又東過漆沮疏謂與此詩漆沮別不誤又案漢書地理志

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莽曰通杜師古曰棘詩自

土沮漆齊詩伯自杜書公劉避狄而來斥杜與漆沮

之地齊詩唐時已亡師古此注當因服應之舊其經文伯自杜雖與毛異

然與杜並言益可見此經是普潤之漆蓋普潤漆水

合杜岐雍入渭故齊詩伯自杜說詩者以為公劉誤

同鄭箋 大王去幽所踰之梁山在乾州西北五里

元和縣志以禹貢治梁山即此山 韓奕之梁山在同州即禹

貢治梁及岐之梁山韓奕箋云梁山今在馮翊夏陽

西北是也胡氏禹貢錐指云夏陽故少梁梁山在今

陝西西安府同州韓城縣西北九十里是山棘五百

里自今郃陽縣西北抵韓城縣西北之麻線嶺皆是

然向南則益西而沔河愈遠唯韓城西北之山首枕

西河北連龍門魏土地記云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

所鑿通孟津河口葉氏夢得云詩言奕奕梁山維禹

甸之則梁之施功為多而岐則因梁以及之也孔氏

毛詩異義卷三

內立三郡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同州之梁

山臨河上在馮翊馮翊乾州之梁山在涇西屬漢右

扶風二山相去懸遠本易分別而此疏乃以韓奕之

梁山為大王所踰之梁山亦何疏忽至此 來朝奏

馬笈云言其辟惡早且辰也則朝當涉遙切釋文則

本化直遠反誤 箋釋率西水游云循西水厓沮漆

水側也意亦指漆縣漆水程氏雍錄言豳在岐西北

二百五十餘里自幽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

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

可以達岐詩所謂率西水游至于岐下也程氏此解

近確幽在漆縣漆水之東南岐之西北自幽遷岐踰  
梁山不循沮漆水側行也史記晉泰幽漆沮踰梁  
山受誤梁山在幽之南若  
波漆沮則董當作茶如飴傳云莖菜也茶苦菜也  
西北行矣  
二者並釋爲菜而茶特音苦明莖不苦也箋云周之  
原地在岐山之南隰隰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  
者皆甘如飴也其所生菜兼莖莖之雖有性苦指茶  
皆甘如飴莖莖茶皆甘如飴莖雖美菜他處所生未  
必如飴唯周原所生則如飴疏引內則莖莖粉榆謂  
莖是莖菜非茶苦之類疑莖爲烏頭詩緝云烏頭乃  
毒物肥美之地豈能變毒爲美嚴氏此駭甚當釋草

毛詩異義卷三

云齧苦莖郭注今莖菜也葉似椰子如米泔會之滑  
邢疏引本草唐本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  
莖菜葉似莖花紫色本草云味甘此云苦者古人語  
倒猶甘草謂之大苦也說文云莖草也根如薺葉如  
細柳蒸食之甘正此經之莖矣釋文云廣雅莖莖也  
今三輔之言猶然案說文莖莖草也一曰拜商莖釋  
草云拜商莖郭注莖莖亦似莖莖或通用與說文  
莖莖義正同彼釋文引說文廣雅皆云莖也今說文  
作莖草解字繫傳本皆同唯五音韻譜作莖莖草也  
一曰拜商莖或誤疑廣雅亦論陸氏據之以莖莖爲

莖恐非但莖亦可會故三輔人名之曰莖而廣雅之  
釋莖因於方語與 爰契我龜傳云契開也與杜子  
春莖氏注契謂契龜之鑿解同正訓契爲開疏以開  
出其兆申傳則於經文我龜不屬鄭於周禮不從杜  
注箋義自如疏說與傳異然以契爲契灼其龜及莖  
氏注謂楚煇卽契不若毛杜之解爲得莖氏掌共煇  
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蒸煇明煇爲灼龜之木矣  
鄭以煇謂炬其存火則經何爲言以明火蒸煇也經  
云遂飲其煇契以授卜師謂以蒸煇灼龜所契處然  
後授卜師開龜之兆卜師亦云揚火以作龜先鄭於

毛詩異義卷三

大卜作龜注云作龜謂鑿龜令可契是也 自西徂  
東箋云幽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漸言也  
箋意仍上解率西水漸循沮漆側之說疏引鄭志會  
張逸云幽地今枸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  
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其指言幽岐東西  
地形則不誤然經言西東亦大判言之非必正西正  
東也 五章傳云言不失繩直也是解經其繩則直  
云葉謂之縮則引釋器文解經縮版以載禽雅作繩  
之謂之縮之後人轉寫傳文誤作葉故箋云葉聲之  
誤當作繩疏申說不誤釋文云經作繩傳作葉箋云



息之毛公取與之義優也首章凡服賢之集於朝輔  
助政教次章述祀事之得人三章述或事之得人國  
之大事在祀與或舉此二者以明賢才之用四章言  
文王伯人之化紂之污俗咸與維新末章言文王聖  
德綱紀四方無不治理又總著政教之美官人之效  
經之設文蓋有次第矣 左右趣之傳云趣趨也疏  
謂趣嚮之義無取故轉爲疾趨案說文云趣疾也趨  
趨趙久也趨謂奔趨疾趨正趣字本義 趨直 二章  
疏謂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司斯干傳  
璋臣之職謂臣之行禮當執璋引王肅云羣臣從王

毛詩吳義卷三

圭

行禮之所奉願命曰大保秉璋以配案臣之執璋行  
禮唯贊禋時其他無執璋者願命大保秉璋以配亦  
是受冊命後祭事彼疏云祭統君執圭瓚大宗伯執  
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  
執璋其言不誤也傳云半圭曰璋璋瓚之璋亦半圭  
也傳特略不及瓚耳箋言諸臣亞祿以璋瓚義實申  
傳不得從王氏述毛 方言謂之棹或謂之權所  
以縣權謂之緝郭注繫權頭索也是解緝字釋文引  
方言及注刻本鵠伯方言云緝謂之棹或謂之權郭  
注云緝棹頭索也所以縣權謂之緝及引說文舟權

字作棹皆富者誤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經語相對  
成文上言追琢下言金玉則追爲治金琢爲治玉矣  
章爲文章則相爲本質矣以喻文王聖德有質有文  
內外純粹所以能綱紀四方也箋引追師掌追衡筭  
以追亦爲治玉言追琢玉以成文章喻文王爲政合  
於禮義釋金玉其相讀相息亮切謂萬民視文王政  
教如觀金玉然則經文次句不幾於不辭乎案荀子  
富國篇引詩作離琢其章傳云金曰離正其師傳之  
所自而此經追琢與有容敦琢其旅追敦敦字異義同  
有容敦字即禽雅玉謂之離離敦古今字行輩敦弓

毛詩吳義卷三

古

既堅敦字與有容同敦弓訓書弓取刻畫之義此疏  
申傳金曰離謂織文則通是也  
早麓 首章傳據周語爲義不以首二句爲與箋以爲  
與云林木茂盛得山雲雨之潤喻周民豐樂被其君  
德教疏申之曰人君當以蒼民爲主不應舍民弗言  
而唯論草木不知陰陽和山藪隴王者之德被及草  
木則民得其蒼不言可知觀外傳既釋詩復反言申  
說其義甚明傳不爲與於伯意未嘗不盡 二章傳  
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流也九命然後錫以鉉  
也圭瓚箋云黃流鉉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

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傳以經言黃流圭瓚以黃金為勺  
 勺流甯注以流也酒故曰黃金所以流也鄭注考工記玉人云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甯注又曰圭瓚凡流皆為龍口與此傳義同箋以在中為酒在圭瓚中故以黃流為秬也疏申箋義謂秬也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案以在器流動解流字說似牽強不若傳釋為勺流其義為安疏又引鄭書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在西故謂之西伯則以文王為州牧此王季為西伯亦當為雍州牧大宗伯八命伯牧則

毛詩異義卷三

主

王季唯八命不從毛為九命然此箋無易傳之文或同傳九命伯也毒州諸侯之卷謂之州牧亦曰州伯周南召南譜疏引鄭書注言文王南兼梁荆則亦非止為當州之伯矣王制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彼疏亦云賜圭瓚者謂上公九命也又箋言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自有所據疏引孔叢子申傳謂鄭不見其書不知孔叢子乃後人依託不得據以為釋又傳文黃金所以流也疏引定本集注皆有飾字今本從定本謂於義易曉俗本無飾字誤釋文則以有為飾字是後人所加案無飾字語意簡明陸說是 齋飛辰

天與躍于淵傳云言上下察也本中庸文鄭於被注云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萬民天至於地則與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此疏申傳云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夫化及於飛潛正是化人之德鄭箋詩乃易以齋飛喻惡人遠去與躍喻民喜得所不若記注為優

息齋 首章箋以京為地名云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疏引春秋傳二十八季冬公會晉侯齊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曰會于溫言小諸侯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以為證案水經注引服

毛詩異義卷三

主

賈以河陽溫為一地而言班固地理志司馬彪袁崧郡國志晉大康地道志十三州志皆以河陽為別縣非溫邑又曰厚儒有溫之論矣蓋指如穀梁傳所言也孔氏春秋左傳疏亦以溫河陽為一地然不以穀梁之言為然是田穰之所故廣言其地 此欲證成鄭義因據為說 二章傳訓宗公為宗神寡妻為適妻御為迎箋訓宗公為大臣寡妻為寡有之妻言賢御為治疏於傳寡妻之解不置貶抑而宗公及御之義則伸鄭而詘毛據其說箋為勝矣然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其言不無

可議大王王季追王在後於文王時止稱公惠于宗  
公據文王當日事神言不從後稱則以為公未嘗不  
可箋於京必為地名其義不容少假疏既是之矣而  
於宗公又謂當稱王殆有心于奪與左傳稱國將興  
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及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是對不務民義而瀆事鬼神者言外傳引詩或係斷  
章取義內外傳釋詩毛多據為義此獨不然必知斷章皆未可據以難毛唯  
御之為迎吾迎於家邦於義不通如王肅以迎治天  
下之國家之吾又是橫益治字則誠如疏駁然此乃  
王氏述毛之未善而孔氏亦未尋釋傳義也趙氏孟

毛詩異義卷三

五

子注云御高也言天下國家之福傳訓御為迎當以  
趙氏此義申之吾能施禮洽於適妻至于兄弟皆化  
之因以迓受天下國家之福吾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也又疏引書敍班宗彝中庸陳其宗器申傳宗神之  
義亦未盡周書伯雎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  
路寢明堂孔晁注云大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  
也蓋當時宗廟固有以宗名者矣稽古編曰三四  
五章文義相承故兩用肆字肆故今也故者因上生  
下之辭也亦臨亦保吾君民感孚之妙故繼以惡人  
紆絕王業遠大皆以治功吾亦武亦入吾文王性與

天合故繼以成人小子脩德敍行皆以學術言章斷  
而意接兩故今不虛設矣鄭并為二章章六句以在  
宮為蒼老於辟雖在廟為祭於宗廟不顯四句承在  
宮不聞四句承在廟各取二亦字一肆字文義相對  
古之人二句總上二事於經文極明整但判在宮為  
辟雖終屬武斷故後儒不從其說唯無駁訓無擇言  
古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臣下令此士皆有  
名譽成髮俊竊有取焉釋文以傳古之人無厭於有  
名譽之俊士為王肅語疏言駁字經本有伯擇者然  
則伯駁而訓厭乃王肅述毛如此毛無傳安知不同

毛詩異義卷三

六

鄭伯擇唐世詩學有毛韓二家而疏云伯擇不吾是  
韓詩則當指毛本矣意古本毛詩有擇駁兩文鄭王  
各據一字述毛後人傳寫誤入王語於傳遂以王說  
當毛義而目鄭為易傳陸氏既知傳文是肅語又云  
毛音亦訓厭殆習而不察也龍案疏申箋無擇之文  
謂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伯擇者故不破之是據  
箋不破駁字因意經有伯擇之本非孔氏目見有伯  
擇之本也鄭君破字有明著其說者曰當伯某讀為  
某是也亦有不著其說者如四章烈假不瑕云屬假  
皆病也是也烈假不瑕疏云鄭讀烈假為屬假是據經伯烈假及傳文烈業假大而斷鄭為



破字也古之人無駁疏據本以王語為傳義及申  
安但謂其不言字誤而於經文之當為駁為擇不復  
置辨頗失 無駁王訓為無厭謂文王性與古合於有  
之疏略

名譽髦俊之士亦好之無厭義亦得通但上章不聞  
亦式不諫亦入為文王性與天合動中規矩則作無

擇於義更合 肅好也偽駁因擇駁易駁陰據三章保  
安無厭之傳改以離鄭但無明據斷焉

皇矣 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

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

既墜厥命又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季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季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古人於與亡之際往往援先代卷短之命

毛詩異義卷三

九

見天意之忝雷此篇敘言天監代殷莫若周而經首

章言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傳釋二國謂殷夏正本召

誥之義言紂之惡與桀同其政所以不得於民心也

紂之政教不得於民心而尊斥天位四方之國爰從

之謀爰從之斥 傳訓度為斥度與宅古通用而紂得  
論術引此維與宅宅亦位度而傳訓者憎

用大位行大政肆其賦虛上帝於是惡之 傳訓者憎  
為惡

其戕害下民乃眷然迴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

斥言天忝殷而歸就文王也傳義益如此箋釋二國

謂殷及崇於義殊有未安 如下箋釋四國崇亦在密  
阮之列理不應列與殷並

言其以密阮祖共為四國說本魯詩然案之五章經

文又殊不合 下詳以政為正似改字訓度為謀與究義  
覆唯以耆為老謂天須假之冀其變改義優但經上

言其政不獲則殷已見經於天 箋釋究爰度為四  
國助謀同惡似愛不  
必以考之為  
須其改悔 下言憎其式廓正指惡之之故惡與憎

雖一義要下自申上耳傳義於經語氣胞合也又疏

引王肅語申傳解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云彼四方之

國往從之謀往從之斥謂紂為天子制天下之命雖

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其言是矣又言皆從紂之

惡與之謀為非道則失傳以彼為有道之義從紂謀

為非道乃是賞惡此蓋仍襲箋說傳意不如此傳訓

毛詩異義卷三

十

究為謀當謂服從政教不必增出其謀非道之語

二章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傳云串習夷常路大也疏

引王肅云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徒就文王明德以其

世習於常道故得斥是大位稽古編謂以載路為斥

大位文義未安帝遷明德言天忝殷即周徒就文王

之德與上章西顧與宅相應串夷載路言周家習行

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天意所以從就之龍案三章

載錫之允經言錫又文承則篤其慶傳訓充為大王

氏以錫文王之大位述之則是此言載路則陳氏所

解為合至箋謂串夷即混夷訓路為應言天意忝殷

就周文王則優伐混夷以應之於文義受未安且如  
其解經語亦覺未足釋文云串一本伯惠或云鄭音  
惠是伯惠者乃以鄭音也而疏云毛讀惠為串蓋據  
伯惠之本而言然毛不破字若伯惠安得讀為串疏  
說非是箋應字疏云本或誤作痛釋文云詩本皆伯  
痛段氏說文注云鄭蓋讀路為露痛者露骨  
也又天立厥配配本妃字之謬傳云配娘也本釋話  
文爾雅正伯妃則傳文亦本是妃字故箋以賢妃申  
之云謂大妣也疏既引某氏注爾雅引詩伯天立厥  
妃而不辨正配字之誤乃云毛讀配如妃亦非也  
三章則篤其慶載錫之允傳訓慶為善允為大述毛

毛詩異義卷三

圭

云王季能友稱大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  
之大位箋解為王季能厚明大伯讓國之功美始使  
之顯著傳世稱之以篤慶錫光申明則友之義受祿  
無喪奄有四方傳義緊承則篤其慶載錫之允箋義  
轉承因心則友言以有是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  
有天下案箋以王季顯明大伯讓功亦王季之德即  
述毛爻稱大伯讓意之義經言則爻傳言善兄弟曰  
爻爻字有實義箋義當在則爻其凡句也又傳訓因  
為親疏引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云姻親於外親證  
之此非因字本義皇氏論語疏引喪服傳云繼母與

因母同是言繼母與親母同故因為親也 四章疏  
云維此王季昭二十八季左傳引伯維此文王者經  
涉敵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取追改今王肅  
注及韓詩亦伯文王是異讀之驗案公劉傳曰民無  
吞嗟猶文王之無悔也是以此章其德靡悔證彼經  
而無永嗟而云猶文王則毛本經文必伯維此文王  
矣疏唯以其德靡悔  
句與鄭異失傳意經云王此大邦正指文王奄有  
六州從程伯豐言而比于文王左傳釋此文為九德  
之一曰經緯天地曰文毛公據以解經文字則不以  
為周之文王左傳疏引劉焯云可比於上代文德之

毛詩異義卷三

圭

王是也箋釋王此大邦謂王季稱王為追王義可通  
釋比于文王其德靡悔謂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  
所悔稱父而謂其似子周人上述祖考之美豈空如  
此措辭又疏據經伯王季申述其釋克比不從左傳  
服杜兩家之注服云比方損益古今之空而謂能  
從之杜云比方善事使相從而謂能  
擇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與下比  
于文王比字同義左傳引詩釋為九德毛公又據其  
文以釋經克比若與比于同義則非自為一德矣又  
其德靡悔謂自無所悔疏謂不為人恨亦非 五章  
無然畔援傳訓畔為畔道援為援取箋云畔援猶跋

尾也釋文引韓詩云武彊也箋蓋用韓義跋尾之人必違道必彊取二義可通 誕先登于岸傳云岸高位也疏謂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言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義允矣箋訓登為成取小宛空岸空獄訓岸為訟謂欲廣大德美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疏引左傳師直為壯曲為老謂師行伐人必正曲直則取義迴遠 密人不恭設距大邦優阮徂共傳以阮共為周地密人往優之箋據魯詩以密阮徂共為四國謂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人距其義兵案經上言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謂不畔道而身取人國邑貪求

毛詩異義卷三

三

而羨樂人土地也此云密人不恭明是密人犯順故下言王赫斯怒若如箋說則經當先言阮徂共三國犯周之事不當先言密人不恭 王赫斯怒釋文云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盡也傳不訓斯字疏以箋義申傳俱通 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傳訓上旅為師下旅為地名謂文王整其師旅以止密人往放地之完箋訓旅皆為兵眾謂文王整其軍旅以卻止徂國之兵眾上言三國犯周而此止言按止徂國之兵眾於經不若傳為完足也又孟子引詩伯以遏徂莒趙注去以遏止往伐莒者亦以莒為地名莒旅音近故通

用若徂旅為兵眾則孟子不佗莒矣 以對于天下對傳訓遂箋訓愈各通 六章傳義追本密人優周箋謂文王伐阮案經言優自阮疆卽上章所云優阮也言陟我高岡明是謂敵來優之辭言無失我陵無飲我泉言周人之叛密見文王之伐密與民同欲上章所以言以對于天下也已言爰整其旅以按徂旅故此不復言伐密之事因民心歸往百姓同欲遂言別起都邑為萬民之王箋謂再言我者據後得有之而言義固可通但三國犯周密人距義上止言按止徂國之兵此止言優阮國之地而密共二國皆

毛詩異義卷三

三

須於經外補出似經有漏略矣 度其鮮原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箋訓鮮為善疏謂已擊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案周書和寤解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孔晁注云鮮原近岐周之地也小山曰鮮然則鮮是山名釋山又有此文故傳據以為釋大山當卽岐山萬邦之方傳云方則也箋云方猶鄉也各通 七章不大聲以色不怒夏以革傳云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怒大有所更疏用孫王兩家述毛以申之云不大其音聲以見於顏色而加人不以季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卷若一此可見德行

中和天性純粹大人而不失其交子之心矣箋易爲不虛廣言語以外佗容貌不卷諸夏以變夏王洽疏申箋易傳之意謂傳所言中人以上之事不足以美文王然虛廣言語以外佗容貌疏謂是色取仁而行違則孔子之斥聞人者卽中人亦且不爲身斥尊位變敵正洽正大司馬所謂犯令陵政者斥九伐之一益不足以美文王矣疏又謂詩意言文王無此則崇後有之故天命文王伐崇夫以文王聖德奈何與崇屑屑比較也 不識不知毛無傳疏以不待問而自識不由學而自知述之箋云不識古不知今疏謂人

毛詩異義卷三

美

賢識古今此不識不知爲美者言其意在篤誠動順天法不待知今識古比較乃行耳不謂不須知古今也二說爲義皆同傳九季左傳引此詩杜注云言文王闡行自然合天之洽彼疏亦據鄭箋申解 詢俞仇方傳訓仇爲匹謂詢謀於匹己之臣以問伐人之方箋云怨耦曰仇仇方謂勗國諸侯爲賦敵大惡者當謀征討之案詢俞仇方與同俞兄弟同一設文同兄弟爲和協兄弟之國則仇方當從傳不得如箋佗兩解後漢書伏湛傳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於羣臣同姓謂兄弟羣臣卽羣匹卽引此詩湛治齊詩而

意與毛同可知此經古人皆如此解同俞兄弟湛傳引佗弟兄八韻 末章傳以言言爲崇墉高大疏謂傳唯云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言其無所壞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訖誠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距者故有訖誠案傳十九季左傳曰文王聞崇德敵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曰三旬不降明崇距敵曰退脩教曰因壘故未破壞其城傳義確矣箋以言言爲將壞貌疏謂左傳所言是子夏欲勸宋公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恐不然裏三十一季左傳

毛詩異義卷三

美

衛北宮文子亦言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與子夏說同伏湛傳言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崇墉佗佗說文引佗坵云牆高貌皆與毛義合也 是伐是肆傳訓肆爲朕謂伐之朕箋以伐爲擊刺肆爲犯突各通 靈臺 四章於論鼓鐘於樂辟靡傳訓論爲忠卽箋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之意箋此義補在崑而以論爲得其倫理樂爲喜樂傳義樂之得倫理與人感於中和而喜樂在下章鼙鼓逢逢一句總見傳云逢和也箋於此分配言之傳於經章次爲合然詩

之連章歎美多矣義得各通也又案傳箋之義於字傳當讀于箋當讀鳥釋文正相反或轉寫者誤樂傳如字釋文失未分別鳥古文作如字讀于當音釋文相反下武昭茲來許箋云來勤也釋文云來王如字鄭音賚下篇來孝同案傳訓許為進當謂勤行進於善道來義與鄭同下篇適追來孝毛無傳箋云述追王季勤孝之行取義最優故疏皆從箋申傳王讀如字非傳義傳云許進也疏謂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為進其說頗曲稽古編引後漢書注東平王引詩伯昭哉來御見續志部注謂御有進義疑來御為詩之

毛詩異義卷三

三

元文不遜有佐傳為反音言豈不有遠夷來佐助之乎箋為順文言不遠其輔佐之臣與之共蒙福祿傳義疏引書敘武王勝殷西旅獻饗巢伯來朝及魯語通道九夷八蠻肅慎來賀證之箋義則自引洛誥公其以子萬億李證之說各有本皆得通也韓詩外傳述越棠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下引是詩則意與毛同文王有聲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案皇矣箋以密阮祖共為四國此當同疏以邶者密須混夷釋之似非箋意但文王非伐崇一事疏本尚

書大傳與毛或合維禹之績傳訓績為業箋訓績為功疏云功業大同耳據其力之所成則謂之功音其澤及於後則謂之業案詩意言禹治豐水故今文王武王得作邑於其躬為四方所歸正指德及後世音箋特據左傳美哉禹功之旨故易傳耳彼劉定公欲趙孟遠績禹功立言之旨與詩少別皇王維辟傳不解辟字箋云君也疏申傳箋義同釋文云辟音璧又婢亦反洽也亦得為一義貽厥孫謀孫毛無傳鄭音遜云順也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疏云謂聖人所謀之舉行之則必順天下之心其義優矣釋文

毛詩異義卷三

三

云孫王申毛如字王蓋用狼跋傳然未可執以解此生民履武元鳥之義傳謂姜嫄簡狄從帝嚳而祀郊禘箋謂迹乳卵生後儒或從毛或從鄭從毛則不失於正從鄭則未免於奇也疏據以仲鄭難毛者張融之說耳今即其言辨之融曰稷契季穉於堯堯不與嚳竝處帝位稷契禹得為嚳子此即鄭志會趙商意鄭據命歷敘帝嚳傳十世故為是言然信識緯而不信大戴記非也融又謂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據本篇箋不然明矣此則疏云聖人顯仁藏用雖則自知待眾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洽其說亦

足以辨正此雖然疏又引周本紀云堯舉棄為農師  
閔宮箋云后稷生而名棄大堯登用之使尻稷官  
民賴其功謂稷在堯時已舉用矣融欲伸鄭而於鄭  
之舌何未盡稽也文十八季左傳言堯不能舉十六  
比堯安慰宣公情願增其學考融又謂帝嚳聖夫姜  
當以意違文不可即以爲實  
姬正妃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笑其父周魯何殊特立  
姜姬之廟此從箋義傳謂融之此言非唯不足以難  
魯無姜姬廟  
毛且適足以難鄭何則堯為天子稷封於邠諸侯不  
得祖天子為魯後而主其祀者當屬堯之子孫周立  
廟自后稷為始祖然圓皿之禘得以魯配天而姜姬

毛詩異義卷三

无

無所言是以特立廟而祭之閔宮詩以姜姬廟發端  
其言不及魯又何足疑若箋一則曰姜姬高辛氏之  
世妃再則曰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姜姬固有夫而  
后稷固有父詩又何故但歎其母周又何殊特立姜  
姬廟也馬融王肅申毛不能明稷見棄之故因以稷  
為遺腹子適以滋王基之議得鄭必以稷為迹乳與  
後儒所以從鄭亦正生此疑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  
人欲以顯其靈帝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蓋以后稷  
之生不異不應見棄棄必有異今欲求其何以異則  
典籍凶徵毛公師傳甚遠所言即為典要而襄公二

十六季左傳追述宋平公夫人初生以異見棄云宋  
芮司徒生女子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妻取以入  
名之曰棄其事得為毛傳作一勇證箋言人道之感  
謂觀精目姜姬何以即知於此有身後以此異棄稷  
肯又何故肅戒不御懼人不信而姬實有夫則棄稷  
之故求之箋說亦復難通唯釋訓云履帝武敷武迹  
也敷拇也爾雅正典載有此文似箋義非徒本之識  
緯而疏謂毛意以爾雅不可盡從其言不能服稽古  
者之心今攷爾雅釋文敷舍人本伯取其釋義與鄭  
同但伯取則不能加以拇也之釋矣鄭志當強遜謂

毛詩異義卷三

平

爾雅之文禴非一家之注張揖謂爾雅或言叔孫通  
所益梁文所補蓋其中間有後人所附益者如釋四  
極則李巡本謂之四海下校諸本多八變在南方三  
句見夢疏釋山則附漢時五嶽之名於後邵氏爾雅正  
義辨之甚詳  
釋野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據傳箋野有故唐  
箋于旋駟四  
篇傳叔子田箋謂之野則古本止伯郊外謂  
皆云郊外曰野說文謂之野  
之野無中謂之牧牧外五字謂傳不言郊外牧據與  
牧馬相涉說雖通然於釋鳥兩言桑屬竊脂據說文  
凡言郊外曰野則不合釋鳥兩言桑屬竊脂據說文  
獨斷及左傳昭十七季疏則冬屬竊黃下無桑屬竊  
脂句邵氏正義詳引諸說則本下句又謂釋地八陵  
云雁門釋獸總下云棄人謂之小豷疑皆漢人

毛詩異義卷三

至

所附然則傳訓較為疾不為拇者或毛公時禽雅本無敏拇也之文未可知也釋詁云介右也謂右助也箋訓彼介從助義轉為少又手之少又亦恐未合鄭志載趙商問箋易傳之意曰荀信先籍未覺其徧隱是謂毛傳信而有微而箋易之為非矣述乳之說毛其事者唯列于云后繼生手巨跡至史遷乃載入本紀而讎緯諸書多著之後漢時重其學鄭君博覽載籍遂疑天地間有此不可解之事又以經三言棄殺事必有因因易傳而為是解然猶以某為高辛氏世祀配郊禘而履迹以視史記以某為帶營元妃而謂出野見巨蹟履之有孕禮記以求無子則鄭君高辛之女見巨蹟履之有孕禮記以求無子則鄭君必由於氣化而既生人物有陰陽配耦則神氣之感必由於氣化而既生人物有陰陽配耦則神氣之感

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蒲盧之氣反不使子賢聖詳斯言也亦謂聖賢之生得天地之靈耳豈如外傳丹朱焉身以傲房后云云乎大明篤生武王之箋曰天降氣於大如厚生聖子武王疏申之云聖人雖則有父而聖性受之於天故言天降氣於大如則則有之得正者履段氏說文注云先生述吞非則有不數信從者矣

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此不可通當是經文伯牟傳云牟達也先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達他達切即滑達字凡生子始生較難后稷為姜嫄始生子乃如達出之易先釋牟後釋先生者欲文義顯著文法與白萼傳先釋燧後釋桑薪正同鄭箋如字訓為羊子云如羊子之生媠矣尊祖之詩似不應若

毛詩異義卷三

至

是且畧類之生無不易者何獨取乎羊萼箋不云達讀為牟則知毛詩本伯牟毛以達訓牟謂牟為達之假借也凡故訓傳之通例如此用毛義改經改傳改箋使文義皆不可通則淺人之過也龍案說文牟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牟讀若達故毛從聲轉為達又疏及釋文引說文亦必本伯牟今皆作達皆後人誤改實單實訂傳訓單為卷訂為大箋訓單謂始能生訂謂張口嗚呼皆漸以卷大之意而傳義為平正未役稊稊傳云役則也稊稊苗好芡也程氏通疏錄白說文云稊黍稷也傳訓役為訓則為稊稊省

亦未也稊黍稷書其莖末多歧如芴前故謂之稊今以訓未苗嫩文通也孔氏以行訓疏之則稊稊當是形容行削之整齊傳曰苗好芡承用爾雅稊稊苗也之釋則役為苗之名明矣苗卷生稊稊之衣也龍案說文引詩伯禾穎稊稊未末也稊未采之貌采未成秀也苗卷生稊則漸吐采義似異而實同程氏之言足正疏誤種之黃茂傳云黃嘉穀也箋云使種黍稷蓋以黍稷為嘉穀故疏從箋申傳云穀之黃色者唯黍稷案說文云禾嘉穀也下言實穎類為禾末疏引書敘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證之則經言黃

茂傳言嘉穀當指禾文有專言則異做言則通者說  
文草生田中曰苗做言之也碩鼠傳苗嘉穀謂禾專  
言之下章誕降嘉種兼黍與禾做言之也此傳言  
嘉穀專言之也 實方實苞傳云方極畝也苞本也  
箋云方齊等也苞茂也疏申傳曰方者正方之義謂  
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為極畝其申  
箋曰方是方正故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  
苗均極畝據地滿然則二義得通疏申傳以苞為本  
謂根本盡皆均調無稀穢之處則與箋茂義各通  
實種實稷傳云種種本誤作種種也箋云種生不稷

毛詩異義卷三

重

也疏以肥盛義申傳而謂禾生雖肥不能至種則  
箋不稷之義也案傳若以肥充釋種則傳文當作  
種種疏申傳種釋文實種交勇反注種種種生不稷  
同是傳言種種非謂肥充矣會貨志曰后稷始畝田  
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畝終畝一畝三畝一夫  
三百畝而播種於三畝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  
隴其土以附苗根傳言種種當謂隴土附根與甫田  
或耘或耔以耔為難本同疏以實種實稷當夏時是  
正耘耔之時也方苞至穎粟十者雖言禾之生畧次  
弟而人工亦在其中經所謂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於此可見 實發實秀傳曰不榮而實曰秀疏謂黍  
稷皆先榮後實傳因爾雅成文引之通藝錄云爾雅  
言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莢榮即莢  
也又云木謂之萼草謂之榮秀非榮也故曰不榮而  
實然秀時猶未實故論語云秀而不實明秀後乃始  
結實也禾之初作采也先作稗穀其形與已成穀者  
無異已而稗穀稍開中有鬚數根戴葉元注鬚末吐  
出既開復合鬚葉在外後乃結實充滿稗穀中九穀  
唯菽類作萼餘皆不萼而秀所異者禾稻黍稷麥苽  
之秀其稗皆二出麻秀之稗一而已然皆無莢可落

毛詩異義卷三

重

合之即其穀之皮初開時鬚葉是則同也出車  
之詩黍稷方華空言方秀月令苦菜秀空言莢蓋做  
文通也 卽有邵家室傳以為始封箋以為改封箋  
以稷為高平氏之後此經與下章以歸肇祀其義自  
不能同傳下箋破肇為北義未安高頌元鳥篇肇傳  
曰堯見天因卽而生后稷故國后稷終卽命使事天  
以顯神順天命蓋謂堯以稷有教民稼穡之功故賜  
使用所穀之郊若二王後本得祀天經不當言肇祀  
鄭不得已破肇為北郊之神位觀此益知履迹之說  
未可據信 稽古編曰或籟或蹂傳以蹂為蹂黍箋



易傳以為潤漑之取春播穀及釋黍之次第也孫  
 毓是鄭但論字義則毛為當又曰傳釋載謀載惟引  
 問禮肆師泄卜之語即繼之曰所以與來而繼往也  
 蓋已預透以與嗣歲之義又繼之曰穀孰而謀陳祭  
 而卜矣此足泄卜之意非載謀載惟正解然謀惟意  
 即在其中言當穀孰時已謀皮祭祀之禮感秋成而  
 息報也及陳祭時又預卜來歲之善否因祭而祈幸  
 也后稷之功莫大於播穀后稷之祭莫大於祈穀故  
 此章雖言祀事而終之以與嗣之文可見謀惟祀事  
 正為與嗣而然傳預透末句義於此所以釋謀惟本

毛詩異義卷三

三

意不專分析二字字訓若分析謀惟字訓則箋取謀  
 其日忠念其禮其語明確矣

行葺 授几有緝御傳云緝御踧踏之容也案說文云  
 緝績也御使馬也從彳从卸徐氏錯曰卸解車馬也  
 彳行也或行或卸皆御者之職也會意傳蓋以緝者  
 狀人之斂飭御者狀人之趨承故以為踧踏之容也  
 箋云緝猶績也御侍也有相績代而侍者謂數史也  
 箋以緝為績亦取於績義而御之為侍則常訓也義  
 得並通矣又疏謂傳以授几之時有踧踏之容則肆  
 筵設席為承述上文箋則主於老者案上言肆筵下

又重言肆筵設席傳云設席重席傳意亦謂老者為  
 設重席與箋同義禮無加席雖天子諸侯異禮但經  
 別言設席則謂為老者設重席其義為安 嘉穀牌  
 膝箋云以牌函為加故謂之嘉案加者正假之外別  
 有所加嘉者美善之嘉二義不同案合言之未善也  
 然云故謂之嘉則經本佗嘉疏引定本集注皆佗嘉  
 不書有佗加之本詩記載董氏云舊書佗加穀恐誤  
 讀箋疏也傳云膝函也釋文云函本又佗函同說文  
 云函舌也又云口裏因也通俗文云口上白膜口下  
 曰函疏引案函當佗佗段氏說文注云毛傳及通俗

毛詩異義卷三

三

文函字皆說文頤字頤頤也故服云口下傳則澤書  
 之陸引說文函舌也釋之誤矣 或歌或琴傳云徒  
 擊鼓曰琴與禽雅同疏謂定本集注佗徒歌者與園  
 有桃傳相涉而誤釋文引傳正從誤本 稽古編曰  
 序賓以賢毛云賓客次序皆賢復引孔子矍相之狀  
 禮之是論其策行之賢也鄭謂多中為賢較切於狀  
 然毛說實為正大沉策行賢則狀必多中矣龍案下  
 箋釋不備謂其人敬於禮則狀多中仍兼策行言傳  
 義似不可易 傳以六章為正言蒼老七章言成王  
 之蒼老非止一時箋以六章為以蒼老之禮告於老

人七章正言蒼老兩家之釋以祈黃者傳新報也謂  
新告也謂以引以翼傳引卷翼故也謂卷蒼老入箋  
蒼老人敬箋在肅曰引在肅曰翼 義

各可通唯曾孫為主主者對賓之稱酌以大斗之下  
即接之曰以祈黃者與執葉篇酌言嘗之酌言獻之  
各自分章不同箋以酌以大斗為酌而嘗之則不若  
傳義酌以獻賓為合 讀詩記載東萊曰此詩毛氏  
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為八章以文  
義攷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葺與兄弟宜作六句二  
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樂樂宜作六句後四章  
則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也龍案首章首四句毛不為

毛詩異義卷三

三

興絃云周家忠厚仁及草木草木尚愛況兄弟乎大  
東萊謂以行葺與兄弟高夫絃及傳意鄭析八章以  
首章專言仁及草木故不以威儀兄弟二句相屬但  
或肆之筵四句一事而分屬兩章終覺割裂故當定  
從故言

既醉 三章疏引祭統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申傳終於  
高祀之義案祭統言治人之道莫善於禮禮有五經  
莫重於祭又曰其德威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  
其義章者其祭也故故傳以高祀釋令終而令終有  
做上下相察做之訓始實為正義故傳以做為始而

先之曰始於饗奠鄭注祭統禮有五經謂言山實  
嘉傳言饗奠特舉賓禮以舉其餘

終於高祀書成王治民事神終始而善於禮也箋釋  
高朗令終為終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訓做為厚  
謂天又篤厚之一以備德善一以備福言義各可通  
但首二兩章言介兪景福介兪昭明俱承上祭事見  
成王德能如此故天大與之福此章公尸嘉告義當  
同之由令終而善有做見成王成民而致力於神故  
公尸以善言告王使受福也箋特以昭明有融承二  
章介兪昭明而申善之故不從傳耳箋釋景福為五  
福疏釋昭明為政教常善永作明君則高朗令終令

毛詩異義卷三

三

終有做不止僅以名譽善傳義為優疏引鄭注洪範  
也終性命謂皆生位好以至老也而以經高朗令終  
景命有儀當考終命書疏引鄭依書傳解六極反此  
而云王者息善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  
善從則致攸好德執存則致考終命是五福原於五  
事而致茲稽古編曰君子有孝子與威儀孔時連  
正為禮 文故毛鄭以君子為羣臣然首二章君子皆目成王  
不應此獨異也嚴緝云威儀甚得其宜由成王有孝  
子之行孝子之行無有匱竭能化天下皆為孝得之  
但威儀上承朋友嚴語尚未分明當云羣臣之威儀  
甚得其宜由君子有孝行以先之則上承朋友既明  
劃而下起不匱又有情龍案陳氏申明詩緝之說淡

得經義但君子有孝子毛不為傳疏以鄭義同之於  
毛耳毛於永錫翁類訓類為善疏申之曰天卷賜王  
以善道則毛意以君子指成王言陳氏謂毛以君子  
為羣臣有未審 陳氏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翁類毛  
云匱竭類善也疏申之謂以孝道轉相教化無有匱  
竭則天卷賜王以善道也周語釋類義云不忝肖哲  
之謂夫克肖前人何善如之與毛義相成矣世德相  
承實天意使然故云永錫也鄭訓類為族類謂孝行  
無匱竭卷以與女之族類又據左傳引此詩證考叔  
純孝施及莊公為說不知左氏引詩以證施及當取

毛詩異義卷三

美

不匱義非取錫類況此與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與  
之鄭以翁類為人與能允為天與義不畫一矣龍案  
箋釋此章主羣臣言故引左傳為證但下章其類維  
何正承此章錫類毛訓類為善於義實當若從箋解  
則此章皆言羣臣無一語及王下章乃由羣臣以孝  
行推及天下而使君子萬季永錫能允於經意恐未  
合 陳氏又曰室家之壹謂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  
天下毛訓壹為廣與周語合鄭以壹為相謂室家先  
相繼相親以化天下使相親則意大迂曲不如毛氏  
訓廣合之周語廣裕民人之解為順

鳧鷖

經言焚尸殺言太平即成傳因以鳧鷖所在見

天下大平萬物得所五章公尸皆為宗廟之尸蓋大  
平之時萬物眾多各得其所而宗廟之祭事尸之禮  
能竭誠盡敬此殺所謂能持盈守成也舉一鳧鷖之  
在涇以見大平舉一宗廟之焚尸以見守成末章無  
有後艱總上四章諸言福祿言自今以往卷此大平  
久安卷治而傳云不叙多祈正持盈守成之義箋以  
殺神祇祖考竝言因以鳧鷖所在為與分配宗廟四  
方天地社稷山川七祀之祭取義似由宋歐陽氏謂  
為臆說是也 本義以在涇在沙謂且章首一句既為

毛詩異義卷三

甲

取喻則五章止是事尸得禮而大平之意不見竝守  
成之義亦不顯矣殺言大平守成者作詩之本旨經  
有其義也言神祇安樂者疏謂能事宗廟則能事天  
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經無其事也箋欲發明殺言  
神祇而反沒作詩之旨失其義矣  
假樂 稽古編曰大明篇係右命假樂篇係右命之  
文同義亦同也箋於大明云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終  
假樂則以為成王官人必羣臣係右而舉之乃後命  
用右本訓助轉為薦舉之義則迂舉而後用官人之  
常何足稱美中庸引此鄭注云保安也右助也孔氏

述之云天乃保安右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福之當  
以此解爲正龍案經上言受祿于天箋云安民官人  
皆得其空以受福祿於天則係右命之自天申之自  
應爾受祿言空君空王傳云空君王天下也疏謂  
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空文故總釋之是  
經文本作空也釋文載本伯且君且王恐非或據箋  
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謂兩或字是且字之訓然箋云  
言皆相勸以道是正釋空義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傳云抑抑笑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清  
也案實之初筵傳訓抑抑爲慎密抑傳亦爲密此以

毛詩異義卷三

聖

爲笑者疏謂密審所以爲笑是也實之初筵傳訓秩  
爲常箋無異義此箋本釋訓文蓋教令清明亦所以  
有常也然則傳箋爲訓雖異爲義得同

公劉 稽古編曰公劉遷豳毛傳止云遭夏人之敵未  
定何王之世鄭譜指爲大康時孔疏謂據韋昭國語  
注不密與大康同時公劉乃不密孫不應共世當矣  
但謂不密失官在大康始衰之時公劉見逐在少康  
未立之崩此特遷就其說曲爲鄭譜回護耳大康之  
後又歷仲康帝相兩王始滅於寒促則少康未興以  
肯豈得越兩王而名爲大康時耶史記周本紀拘於

大子晉十五王及衛彪侯十五世之語所記世次最  
爲疏漏公劉之爲后稷曾孫未可信也妻敬說高祖  
言周自后稷封邠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  
漢初本古不遠敬所聞當有據矣又曰傳謂公劉居  
於邠遭夏敵迫逐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  
邑於豳禹周語言不密奔翟公劉不應更在邠故蘇  
篇孔疏以爲不密已竄豳猶往來邠國未卽定居於  
豳至公劉而盡以邠民往居仲達此言拘於本紀所  
著世次及豳譜謂公劉與大康同時也公劉與不密  
相本不知幾世沒非祖孫不密失官奔翟因夏之衰

毛詩異義卷三

聖

韋昭以大康之敵當之應不誤迨少康中興纂禹之  
績愛民重農不密子孫自當遷於舊都脩先人之職  
至公劉再遭夏敵始去有邠定都於豳耳 又曰而  
無永嗟傳云民無怨嗟猶文王之無悔也此特釋卷  
嗟之爲悔耳民不以遷爲悔猶文王之作事無所可  
悔也疏謂民不恨公劉猶文王之德不爲人恨遂用  
此義以述皇矣詩傳未必得毛旨龍案箋云民皆安  
今之斥而無怨嗟息其舊時也正謂民不自悔恨疏  
誤解傳因於箋義亦無發明 陟則在豳釋山云小  
山別大山詳傳釋嶽與皇矣釋鮮同用禽雅此文是

鮮嶽一也釋名小山別大山曰嶽則字又伯嶽矣釋文獻本又伯嶽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陸或以爾雅作鮮與嶽文不同或謂傳不同爾雅重嶽陳之訓故云然然未大失傳意孔疏則據重嶽陳申述而謂與皇矣義別恐非詩音嶽不啻重謂山形似甑可謂上大下小以傳合傳義不可 四章傳義為公劉之待羣臣箋義為羣臣之愛公劉孫毓云此章言羣臣愛敬上下有禮無饗筵尊賓之事且饗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安得為之君復為之大宗乎箋義為卷案疏申傳賓登

毛詩異義卷三

呈

席依几謂此文不辨饗筵下云會之飲之或亦兼會筵故得依几君之宗之傳意為一謂為一國之所尊則傳言為之大宗與箋言宗尊也其義蓋同孫氏所難未為當矣宮室既成與羣臣飲酒以落之本公家所為箋以公劉當新遷之時欲見臣子愛戴故以俾筵俾几為羣臣為公劉設几筵既登乃依為公劉升堂負屨而立君之宗之為羣臣尊敬公劉猶在卽時其實經言落室傳義為正 五章其軍三單傳云三單相襲也疏謂此發卽在道及初至時未得安尻慮有寇鈔故三重為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箋

訓三單為適滿三軍之數無有羨卒疏申箋易傳之

意謂首章言本卽二章已言至幽無空此方說在道

至幽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所禦龍謂詩人

敘事皆後錯綜者多有三章乃親于京四章于京斯

依乃營立都邑及築宮室之事從遷之民未必皆得

安尻下章始言安置民尻則此句為敘述初到三重

為軍以保安從遷之民傳義未為不當也下章止旅

乃密箋云公劉尻幽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疏

以初至尻處未安須有防衛申之何此乃言至幽之

日無所用兵乎 卽在今乾州武功縣南八里古釐城

毛詩異義卷三

呈

之南經言涉渭取陂則從遷之民尚 往來卽國至止旅乃密而後安尻於幽也 徹田為

糧傳云徹治也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疏以傳箋為

異義案崧高傳訓徹為治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

賦稅定賦稅卽此所云什一而稅也彼箋承傳治文

故疏以為同此不承傳治文故疏以為異其實義得

通耳 疏又謂皇矣傳以度為尻此章度其隰原度

其夕陽二度傳意皆應為尻因以王氏述毛申傳雖

義得通然皇矣度其隰原傳不以度為尻疏既從箋

謀度義申傳此又執王義而二之何也

卷阿 首章首二句取與之義傳以為喻惡人之被德

化箋以爲喻王當屈體待賢案絃音戒王求賢用吉士則箋義視傳爲當矣但詩言飄風皆以喻惡傳說正未可易疏謂檜風何人斯篇皆不害自南故以爲惡此言自南故爲喻善然飄疾之風雖來自南方終不能生養萬物也又疏言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得賢然後消惡非惡消然後賢來亦一偏之說中庸言尊賢而必先之以忝讓正以君子小人相爲消卷況傳云惡人被德化而消謂王者有德惡人自消賢者樂進以王有德化耳豈謂必惡消然後賢來乎 二章傳釋伴與爲廣大有文章箋釋伴與爲自縱弛之意

毛詩異義卷三

星

稽古編謂如鄭解則與優游意覆不如毛義之當但王肅述毛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獨以伴與指王而分游與優游俞休指君子割截經語不成文義又下二章首二句皆指王不應此獨異斷非毛旨因參鄭箋而爲之解曰廣大而有文章俞王可得游娛矣從容而自得俞王可得休息矣廣大有文章音規模制度宏遠明備故天下底定而王得安富大平所謂俞游也優游俞休又取俞游而申成之陳氏此解允合經義 四章第祿俞康矣傳訓第爲小疏謂福之大者莫過永年

命卷已是大福則第祿宜爲小福箋訓第爲福義亦通從傳義第當通作第釋音云第小也從箋義當通作祿釋詁云祿福也郭注引詩祿祿康矣正本此箋純嘏爾常矣傳義純嘏皆爲大郊特牲曰嘏卷也大也說文嘏大遠也純以福之全備言嘏以福之久遠言箋云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爲常各通五章傳以馮翼孝德爲賢者之德引翼音王當卷算之恆敬之此篇本戒王求賢不及祭事箋易傳爲廟中事尸之禮恐非詩意且與豈弟君子四方爲則不相承接 七章亦集爰止毛無傳箋云亦亦眾鳥

毛詩異義卷三

星

也鳳凰亦與眾鳥集於所止眾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疏謂毛意不言眾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引王肅云鳳凰雖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集止以亦傳天案傳以用賢致鳳爲大平之驗不以鳳至取喻其義自不與箋同然述毛以集止亦傳天則下章亦傳于天不可通矣傳意當謂人君用賢以致大平則如鳳凰靈鳥爲仁德之瑞亦集於其所宜止下章亦傳于天亦謂鳳鳥之至與集止同義又此及下二章毛皆不爲與蓋成王脩德用賢時鳳凰至召公因陳其事鳳至爲

用賢之瑞則賢之當求可知不必又增一與喻也

釋木云椶櫚又云榮桐木說文亦云梧椶桐木一曰

椶榮桐木也桐榮也九章椶桐生矣謂椶櫚也爾雅

榮桐木則定之方中與湛露所云桐是也榮止名桐

椶名梧又名椶桐疏引爾雅據郭注合椶與榮為一

木非 矣詩不多雜以遂歌傳云不多多也明王使

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傳意言王能

用賢則在朝公卿皆賢人吉士使之獻詩陳志遂為

工歌令矇矇賦誦以為鑿成矢詩與首章矢音同義

故以不多為反辭言賢人多其陳戒自多也箋誤解

毛詩異義卷三

三

經矢詩為召公自言陳作此詩因易傳以不多為順

解疏又據箋此解申傳以不多為多謂王能用賢不

復須戒故以作詩為煩多而公劉致下疏謂此二句

乃召公自言作意為公劉洞酌卷阿三篇總結小大雅

同皆非經傳之旨

民勞 稽古編曰敍下注云厲王成王七世孫疏引世

本及周本紀明其世次以為共王生懿王及孝王孝

王生夷王誤矣本紀孝王乃共王弟夷王乃懿王子

世本即史記所據應與本紀同 又曰沆可小康毛

云沆危也鄭云沆幾也危即近義易曰其殆度幾殆

與危義皆可通於近但毛語未明故鄭云幾正申毛

危意非易傳也爾雅釋詁嘯幾幾殆危也幾沆也幾

幾危沆轉互相通毛鄭義同疏失其意 采遠能適

傳不訓能字疏從箋義申傳箋云能猶也也安遠方

之國順也其近者釋文謂也字不見字書而引廣雅

如若也均也謂義音相似疏引鄭書注疏文他無選

訓酌首章疏引郭注今呼管射為饋饋熟為饋上句

中音饋音誤也者下句衍均字引字書饋一蒸米也

誤也說文饋飯氣流也句上脫說文云字引裏記

傳樂以至之親之文誤也孔子問尼附正之於此

謂與志同皆於順也義近爾雅如與通同訓說文云

如從隨也恣縱也皆順適之意釋文引徐云能毛如

毛詩異義卷三

三

字書疏引王書注能安遠者先能鄭奴代反則能與

耐通也字之義當同又云伽音音如度反則又當通

作茹釋書云茹度也度有謀義安遠方之國先順謀

其近者舊音宜得其義也釋詁如亦訓謀以謹醜厲傳以

厲為危謂其所行足以危人亦是惡義箋易為惡義

得同 戒雖小子傳云戒大也疏引王肅云在王者

之大位箋訓戒為女二義各通 而式宏大箋云宥

猶廣也疏謂廣亦大義但大文重故訓為猶廣其申

傳則云用事甚大大案傳文簡略此當同之於鄭不

必定以為異

板 七章价人維藩傳訓价爲善其義最允箋釋价爲  
甲言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疏謂於周禮爲司  
馬之御稽之經典無以甲人稱卿大夫士者唯月令  
車右名係介以其時衣甲尻右用備非常因以係介  
言之其在周禮則曰司右曰勇力之士不謂之甲人  
也司馬掌軍不常被甲以甲人目之恐非詩旨疏又  
申箋易傳之意謂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  
爲官斯更不然二章以下戒語大臣無從王爲惡至  
五章而曰善人載尸則此欲王以善人爲藩屏正義  
所當有何得謂不勸王擇人也彼憲憲泄泄爲王制

毛詩異義卷三

異

泐則以成其惡者皆與凡伯同寮爲卿疏云舉司馬以明六卿  
凡伯方以小子躑躅斥之寧復欲王親任其人手  
大宗維翰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疏謂天子  
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傳以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  
是施泐之稱言以善人及三公諸侯障蔽寇難天子  
尻內設泐而撫安之箋以大宗爲王之同姓世適子  
疏謂天子諸侯絕其宗名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  
子又推箋義文次謂卿雖卑於公而親掌職事又兵  
甲事重故先公言之大邦非在王朝大宗未爲官職  
尊卑次之夫謂天子諸侯絕其宗名則說所可通至

所推文次既以大宗爲未有官職而又以之爲翰則  
失次矣翰者當牆兩邊以障土爲牆之主故桑扈曰  
之屏之翰謂王也崧高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謂卿  
士也無官職何以謂之維翰 無獨斯喪毛無傳箋  
訓斯爲離謂城壞則亦離而女獨尻而喪矣案陳風  
墓門傳訓斯爲折折亦離義此經得與鄭同疏以王  
獨尻此則有所畏述毛不如從箋申傳爲優

毛詩異義卷三

平

蕩 敍云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釋訓亦云  
盪盪僻也則蕩蕩者言其放縱廢弛也疏以蕩蕩爲  
廣平之名非善惡之稱引論語蕩蕩民無能名及洪  
範王道蕩蕩謂彼言善事廣平此言除本善事殆是  
誤解乃自疏有此言而歐陽氏以廣大釋蕩蕩蘇氏  
遂以敍說非詩意矣稽古編據說文謂平坦義當作  
惕狂放義當作悒亦作惕悒除義當作盪廣平義當  
作悒悒本水名與此四義無涉今悒悒三字不用  
以一蕩字總其義而開悒悒盪此俗之論古今文必有  
別也其言最當荀子榮辱篇悒悒暴此狂放義作  
惕之一證 下民之辟辟毛鄭皆訓君釋文引沈云  
辟毛埤益反則當訓泐非毛義 曾是以格克傳云格  
克自伐而好勝人也疏云自伐解悒好勝解克定本



措位倍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也  
釋文措克聚傲也與傳異非 彊禦多愬流言以對  
傳釋對為遂謂使彊禦流言之人得遂其惡也彊禦  
流言自是兩種人一則很戾自恣一則陰賊害物上  
句為彊禦不足盡其惡又以多愬足之下句以對總  
上為義言所用者皆是人也箋亦以以對總承上句  
而謂彊禦之人為流言以誦毀賢者王問之則又以  
流言對王不若傳義之當疏申傳云任用彊禦之人  
為流言以遂其惡事蓋合箋意述傳恐非毛旨 式  
號式呼上箋訓不義從式以式為洽此箋云醉則號

毛詩異義卷三

至

呼相傲亦以式為洽也疏以用是叫號用是謹呼申  
述失鄭意矣釋文謂本或作或號或呼當是轉寫之  
誤 如蚶如塘傳云蚶蟬也塘蟪也釋蟲云蚶為下  
諸蚶總目即此詩之如蚶也下云蚶蚶塘蚶則蚶中  
之二種而塘蚶即此詩之如塘也疏引爾雅蚶蚶  
脫公一蚶字疑聚  
本誤蚶風疏不脫舍人注以蚶蟪為一物方語異名  
誤與幽風疏同然彼或因傳訓蚶為塘未審厥旨誤  
尚有由此則經傳皆分別言之若為一物則經文禮  
贊矣 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傳云言尸人上欲用  
行是道也箋云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凶矣

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疏以傳箋為  
異義而申傳云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也  
以此行尸人上猶欲下民用行此道孔氏此解未必  
合傳意傳不解小大近喪義當與箋同云尸人上欲  
用行是道當謂厲王君臣蹈紂之覆轍耳其以尚為  
上由為用自如疏解大義則空從箋申傳

抑 疏據楚語及韋昭注定此詩為武公薨季始伯追  
刺崩王讀詩記以為非補傳謂厲王時武公為諸侯  
庚子伯此詩刺王因以自警至老常誦之時藉以為  
得今案范氏之書是也庚民見王政不善尚有伯詩

毛詩異義卷三

至

以刺者孔氏謂武公為諸侯庚子時不應伯詩誤矣  
楚語之書伯懿以自傲猶左傳言召穆公伯常棟耳  
鄭志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武公肯伯是詩至  
老常誦之故楚語亦謂之伯譜疏不主追刺之說而  
謂車昭以懿為抑未可信又非 詩緝云致季襄武  
公以宣王十六季即位疏以為三十六季恐誤案衛  
世家釐後二十八季周宣王立四十二季釐後卒武  
公即位正當宣王十六季世家誤行三字疏承其譌  
稽古編曰遠猶辰告箋為天下遠圖度事而以歲  
時告施之句下據疏文脫即正歲縣之象魏也一句

龍案釋文於經注釋字皆加之以音此處箋文獨闕疑唐時本已有脫本者孔氏所據尚為完著之本也

用邊變方邊傳依字訓為遠謂驅遠變方之來優者箋改作訓訓為治謂治九州之外不服者為訓雖異為義可通無言不離傳以離為用箋以離為售二義俱通又古離售字本通用故箋文售一本作離依義亦當市又反釋文謂此音與毛同殆非萬民靡不承釋文云一本靡作是案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是從作是之本疏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則據靡字本但箋語明是反言而疏不加辨殊為疏忽辟禽為德倬臧倬嘉淑慎禽止傳云

毛詩異義卷三

善

女為善則民為善矣止至也下引大學為人君至止於信全文傳意女為善釋辟禽為德則民為善釋倬臧倬嘉與下辭不為則相呼應故釋止為至復引大學文證之言王審於洽度施行之德能倬民人為善為美者必淑慎其所至於仁敬孝慈信之道無有闕失也蓋即中庸脩身則道立之意箋釋倬臧倬嘉謂為民臣所善所美以淑慎禽止與下不愆于儀為一訓止為容止不若傳義之當矣疏謂傳箋唯一止字異訓其申傳則民為善仍用箋義謂使民善之使臣美之而申傳引大學遂謂說君事唯當言止於仁因

彼成文而盡引之殊失傳意疏文惟大學引此詩疑轉寫者譌誤彼

童而角傳云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蓋謂小人用事無知而自謂有知無能而自謂有能專恣自是無所忌憚必敵王室也箋以童羊譬王后仍豔妻煽方處之說必非傳意疏以箋義申傳而謂專恣之人能敵朝政唯王后乃然臣則不堪夫小人敵政者多矣孔氏何易言之邪厲王時如衛巫監誦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又厲始革典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板篇所戒皆無知而自用者得謂非敵政之人乎又箋云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言婦人

毛詩異義卷三

善

不當干與政事耳疏申之曰言而角則是用角用角既觸則於物有所害竟說成有角亦誤告之話言釋文云話說文作話話今本傳訓為是故言也案今說文話字注云合會善言也从舌舌聲傳白告之語言所引傳當是文六季左傳文本作著之語言轉寫者譌著為告若襄二季傳本引此詩許氏不應舍詩而轉引傳也疑內傳引詩古本亦作告之語其與詩同語其語字注云割故言也从言古聲詩曰話訓語本不全必有譌誤矣傳於五章慎禽出語訓語為善言此經傳云話言古之善言也傳多簡略若經作話言傳可不復釋況又益以

古之二字俞雅有釋詰之篇釋文云詰樊光李巡本  
伯故邢氏疏曰詰古也悉民古訓是式傳釋古為故  
與說文釋詰為訓故書同一義也此經古本必伯告  
之詰言當以陸氏引說文為正箋疏卷傳文古字皆無發明蓋其詞已久  
桑柔 倬彼昊天傳以昊天為斤王疏申傳釋倬為尊  
大策以倬為明大因易傳為愬天之辭二義各通  
民靡有黎傳訓黎為齊疏謂民恐被兵或飢或生無  
有能齊一平安者又云黎眾也眾民皆然是齊一之  
義則傳義當矣箋訓黎為不齊黎訓眾從眾轉齊則  
可從齊義轉不齊則曲矣 國步斯頻傳云頻急也

毛詩異義卷三

疏謂事有頻頻而為者皆急速故為急箋以頻為比  
言行此禍害比比然義通 靡所止疑傳訓疑為定  
釋文疑負陟反疏云疑音凝疑者安靜之義故為定  
案士昏禮婦疑立于席西注云疑正立自定之貌傳  
訓定正此義疑當從陸音 孔棘我圍傳云圍坐也  
謂守邊坐箋云圍當作禦謂禦寇圍禦古本通義亦  
同釋言云禦圍禁也是也箋或取顯義以曉人未必  
與傳異 五章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箋為不受教諫  
而示以禍難之辭疏云王肅以為如今之政其何能  
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箋不然者以承上告教之

言宜為不受之勢案章首二句指言今政之不善中  
四句為告教之言曰告俞曰誨俞正告之也曰誰能  
曰逝不反覆言之也則末二句文勢當復指言今政  
言若不以禮治國尊用賢人則其何能淑有相與陷  
溺於禍難矣王氏之解視箋為勝 好是稼穡力民  
代會傳解力民代會為代無功者會天祿故王肅云  
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會天祿  
鄭解為好任用是斥家吝嗇於聚斂佗力之人令代  
賢者處位會祿據疏及釋文鄭本經文稼穡本作家  
畜故如此解但案之下句傳義則古經本必作稼穡

毛詩異義卷三

述毛為得其正 考慎其相傳訓相為質謂考慎賢  
人之有美質箋訓相為助謂考慎輔相之行皆主用  
賢言傳義考之於賢箋義考之舉賢之人各通 覆  
狂以喜箋以迷惑釋狂釋文云狂王居況反鄭求芳  
反案王音則訓狂為誑亦與迷惑意同 大風有隄  
傳不解大風箋云西風謂之大風義本俞雅則讀大  
為泰釋文云大毛如字陸意謂毛不以大風為西風  
也疏從箋申傳而不辨同異 貪人敗類傳訓類為  
善箋易為等夷然解下經覆俾我悖為形其敗類之  
驗則仍用善義傳訓似不可易 既之陰女釋文云

陰鄭音蔭覆蔭也王如字謂陰知之疏引述毛同

中傳用鄭義分疏引王語而不置辨案上言噉爾朋友明是告戒欲其

改行從善以免誅討下言反予來赫速貪人不愛己

言則既之陰女箋言覆陰女謂啟告以惠難其義為

卷王云我陰知女行與上子豈不知而佻句義覆

反予來赫傳云赫炙也箋云口距人謂之赫疏謂來

赫者言其距己之意故轉為赫與王赫斯怒義同是

張口曠怒之貌故箋以為口距人謂之赫王肅云反

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釋文云赫毛許白反本

亦佻嚇鄭許嫁反案怒而距人二音皆可讀陸別異

毛詩異義卷三

姜

之或非莊子秋水篇釋文嚇許嫁反又許伯反稽古編謂末二章三

言民俗之敗皆歸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遠則民心固

中矣上尚力而不尚德則民行邪僻矣上為寇盜之

行則民心不能安定矣此詩刺王而兼及朝臣故篇

末縷陳之王肅述毛皆主民言殆非毛意當以箋為

正龍案傳文簡略唯訓源為薄與箋訓信為異職涼

善背用箋意申傳當謂主由為政者安於偷薄工相

欺背也又涼曰不可疏以箋信義申傳恐非解文涼鄭音亮當為薄言王政之不可以告王涼箋文佻疑所據本異

雲漢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毛無傳箋改克為剋訓為

識訓臨為臨視疏謂毛不破字蓋以克為能引述毛

申傳以不克為不能福祐不臨為不臨響言后稷己

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苦其不能天則非己親故云不

臨其義最允而臨響與臨視則義所得通胡不相

與釋文云相毛如字鄭息亮反疏從箋義申傳俱通

先祖于摧傳訓摧為至疏用孫毓述毛言民盡飢

凶則神無所歸未必合傳意上章后稷不克二句為

先祖不能祐上帝不臨響此章末四句言旱災如此

昊天之意將使我民不有留遺而先祖之神何不助

我恐懼而來至乎蓋反復期望之辭疏謂先祖之文

毛詩異義卷三

姜

宜在胡不之上但下之與于摧共句是也若從孫解

則文義不相接成矣鄭以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改摧

為唯訓為噉讀于為吁為告困之辭則先祖吁噉於

辭似更不安 旱魃為虐段氏說文注云山海經曰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旬有黃帝女妣本天女也黃

帝下之殺蚩尤不得復上所斥不雨妣即魃也正義

不引此而引神異經神異經乃不知何人假託東方

朔者 我心憚暑憚傳訓勞憚丁反箋訓畏憚徒反釋文

引韓詩訓苦三說各通而韓義與毛近案訓勞字本 佻釋詁云憚勞也郭注引大東哀我憚人今詩佻

憚借也此經憚暑與小明憚我不暇亦借字 古先  
王凶荒所以殺禮者一以會天變一以恤民窮也七  
章傳言歲凶季穀不登至士飲酒不樂正釋經散無  
友紀及鞠哉厥哉之義亦以起下靡人不周無不能  
止與下章昭假無贏之意疏謂經無其事以類言之  
夫傳意矣散無友紀傳義不得同箋箋解為祿饑不  
足又以鞠哉厥哉為勤於事而困於會其言勤於事  
則合傳言困於會則異傳今比附箋意散無友紀當  
以周禮掌客所言凡禮賓客凶荒殺禮為傳義靡人  
不周二句傳謂羣臣賙救百姓箋謂王賙救羣臣箋

毛詩異義卷三

五

釋散無友紀為祿饑不足又無賞賜又以窮病為困  
於會故為此解然箋既言祿饑不足矣則臣困於會  
而王給之當為給其祿饑經不當言周也且臣困於  
會尚待王之周則民之待救不更甚邪傳義殆不可  
易 云如何里箋訓里為憂釋文引王訓里為病箋  
義與爾雅懼憂也通王義與爾雅懼病也通王蓋用  
十月之文悠悠我里傳義 昭假無贏傳訓假為至  
王申傳為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有私贏而不敷徹其  
說最合經義上章言靡人不周民賴以生矣然天無  
雨徵旱災未已民迫飢凶當勤振救無私贏餘以棄

其成功也箋訓假為升謂天之光耀升行不休因戒  
眾臣無棄成功義頗迂曲且瞻印昊天有嘒其星與  
首章俾彼雲漢昭回于天同義見無雨徵而戒羣臣  
何必因星之升行不休意感而後戒勸耶若如箋解  
則章首二句反不見憂旱之意矣

崧高 傳云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嶽北嶽恆  
案釋山云河南嶽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  
周時五嶽之名傳解嶽之生申追本其先祖堯時掌  
四嶽之祀故據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之文為  
次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嶽嶽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

毛詩異義卷三

五

恆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則後世所稱之五嶽傳爾  
雅者增益於篇末而書傳諸書多因之鄭注周禮大  
宗伯大司樂取爾雅嶽後二文分屬兩注殆未定之  
見孔氏謂大司樂注主崩圯而言其正名五嶽必取  
嵩高宗伯注是定解邵氏爾雅正義斥為惑於增益  
之文轉致疑於五嶽之正名是也 以伯爾庸傳訓  
庸為城箋易為勞疏謂傳意對下有倣其城言箋以  
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為其佗城故  
易傳案此本告語申伯之辭以定其嚮國之意傳義  
未為不當 徹申伯土田箋正其井牧疏引左傳井

衍沃枝隰舉申之釋文收手又反又如字後放此案  
反音字當作收正其并收謂一井之所收與下音定  
其賦稅同義此與孔氏所據本異今釋文刻本仍作  
井收則與音不協陸云後放此指轉與發收是賦  
女反收之並箋文不收賦傳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傳云寶瑞也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注云人執  
以見曰瑞瑞符信也大宗伯職曰王執鎮圭公執桓  
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考工記玉人之事鎮圭尺有  
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  
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釋

毛詩異義卷三

室

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珩以鎮圭言也然命圭亦得  
通謂介圭說文珩大圭也周書曰稱奉介圭是也說  
引書本願命文偽孔傳訓寶為瑞謂命圭也據箋申  
本介介字益疑其稱傳訓寶為瑞謂命圭也據箋申  
伯受侯伯之封疏謂為州牧申是伯爵今改封或進  
為侯命圭當信圭七寸王肅謂桓圭九寸疏以之申  
傳非也箋以經言介圭言以伯爾寶因據釋器文解  
經孫毓謂特言賜之以伯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以箋  
義為卷案鎮圭天子所守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宣王安得以鎮圭賜申伯諸侯玉瑞頒自王朝  
故曰命圭經所以言錫五等之玉執以朝覲會同為

毛詩異義卷三

室

國符信聘禮記曰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  
聘可也命圭何嘗不可以言寶此與韓奕介圭皆傳  
義為正 往近王舅傳云近已也箋云已畧也聲如  
彼記之子之記毛氏正誤謂近乃近之譌案說文執  
字云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从彳从兀亦聲讀  
與記同徐氏錯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以求詩言行  
而求之故从彳是行也兀薦而進之也進之於上也  
然則經言往近者謂往行進就其國也傳訓為已謂  
近為語畧讀與記同也故箋申之曰已畧也又從而  
明其音焉故曰聲如彼記之記王風揚之水彼其之  
子箋云其或作記或  
已疏以命往之國不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以為辭  
竟據近字申說蓋唐初經本已譌然不得相近於經  
往近之義難通而近又不得轉為已以為辭也孔氏  
蓋攷之有未審矣 其風肆好風鄭以風切為義讀  
福風反釋文引王如字云音也不如鄭義優 以贈  
申伯釋文引傳云贈送也謂詩本皆爾鄭王申毛竝  
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疏申傳  
從崔本云鄭唯贈送一字別案箋云送之令以為樂  
疏申之曰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則與增  
益其美之義亦通說文云贈玩好相送也蓋贈者以

物送人之名送之以物則於其人有所增義得通也  
烝民 古訓是式古訓者古管之典訓疏總申不誤分  
疏故舊之道道字與傳釋訓為道道字異蓋屬辭之  
未善 邦國若否箋云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  
也釋文否音鄙舊方九反王同云不也案否與若連  
文若之為順乃正訓則舊音及王義當以否為不順  
與箋惡義通 我義從釋文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傳云義空也愛隱也疏云釋言文則字當伯箋箋云儀匹也  
愛惜也釋文云我義毛如字鄭伯儀疏亦言鄭讀為  
儀然則經本伯義今經傳伯儀從鄭讀改也傳訓義

毛詩異義卷三

為空當謂德輕而民莫舉我空謀自舉之而亦不能  
維仲山甫克舉此德其德淡隱莫之助也疏以人言  
實得其實空申傳恐非荀子曰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  
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  
舉之此之謂也引詩之意謂德至微當情之於隱傳  
訓愛為隱謂淡隱莫助蓋本其師說也箋讀義為儀  
訓為匹言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為也訓愛為惜言  
惜乎莫能助之者義亦通義儀古通用愛之為惜常訓也  
韓奕 詩緝曰毛氏以為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  
猷命諸侯有倬然之道倬韓侯受命為侯伯以宣王

之功配禹也孔氏以為美韓侯復禹之功失其意矣  
龍案疏從箋申傳故為是解詩本美宣王錫命諸侯  
非美韓侯能盡其職守以韓侯配禹擬非其倫嚴氏  
所駁良是 虔共備位共毛讀為拱訓執鄭通為恭  
訓敬二義俱通 淑旂綏章傳以綏為大綏箋易為  
登車之綏案大綏為旌旗之旄注於竿首為貴賤之  
表章故經言綏章若登車之綏雖以采絲為之未可  
以為采章也箋說似短於傳又綏依傳義字當伯綏  
釋文云本亦伯綏是也 條革金厄釋文引傳訓厄  
為鳥喙云沈音畫案喙為鳥口傳蓋釋厄之制象鳥

毛詩異義卷三

喙之厄於總首與箋云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搯之義  
通衡就之名取義亦如此 疏及釋文皆誤以翕雅詭鳥喙申傳  
而傳文喙遂謫伯蠋賴釋文尚存其本字及沈音得  
以攷正傳義 魚鼈鮮魚疏云案字書臭毛燒因也  
奠發也服虔通俗文曰燂燂曰奠然則臭與奠別此  
及六月云臭鼈者音皆伯奠謂發燂之也釋文臭鄭  
薄交反徐甫九反案徐反即奠音也箋訓臭為以火  
煎之得與燂燂義通未必定讀本字臭為毛燒因不  
可施於鼈孔謂此與六月皆讀為奠其說是也六月  
釋文臭白交反徐又甫交反徐反交字譌誤 汾王

之甥傳訓汾爲大箋謂厲王流彘彘在汾水之上故  
時人因以號之傳箋之釋汾字雖異其以爲厲王則  
同屬爲惡謚故詩人避稱汾王若因流彘而稱汾王  
則詩人頌美宣王不宜以是爲稱似當以傳大義爲  
是又箋云姊妹之子爲甥釋親云謂我舅者吾謂之  
甥也釋名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  
而生故其制字男傍作生也疏以箋語爲釋親文蓋  
以義言非爾雅有此成文 慶旣令尻箋云慶善也  
蹶父旣善韓之國土使韓媾嫁焉而尻之釋文云令  
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力政反善也案使命

毛詩異義卷三

三

皆箋義王訓令爲善則慶當爲喜賀謂蹶父喜旣得  
此善尻也義亦通 蕪師所完箋訓蕪爲安謂古平  
安時眾民之所築完釋文引王肅孫毓皆以蕪爲北  
蕪國案鄭謂梁山在濛左馮翊夏陽西北不誤而疑  
蕪國眾民不得爲同州之韓築城因解蕪師爲平安  
時眾民王肅以蕪爲北蕪國亦不誤然亦疑同州韓  
城北蕪之眾不得往築故水經注引王肅言今涿郡  
方城縣有韓侯城皆先儒愼於說經處而不知以韓  
爲同州之韓蕪爲北蕪國無相妨也補傳曰以蕪師  
城韓雖不可攷然申伯之宅亦召公所營安知韓初

封時非王命蕪師往城之邪讀詩記載東萊曰春秋  
之時城邢城楚邛城綠陵城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  
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蕪城韓固常政也集傳亦謂  
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邛之類  
其言皆至當矣蕪師以王肅孫毓之言爲是 實墉  
實壑實畝實籍傳不辭實字箋謂實當作寔訓爲是  
疏同箋義申傳而謂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  
今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釋文云實毛如字  
陸氏之意當謂毛不破字耳然實寔聲同疏又證以  
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傳作實來則鄭轉實爲寔

毛詩異義卷三

三

非改字也

江濛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箋云于往也于於也案于  
往訓于疆于理二于字于於訓至于南海于字疏云  
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爲往凡言至于明  
有從往之辭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又云定本  
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疏文兩歧中有  
譌脫當以引定本集注爲是 來旬來宣傳云旬徧  
也疏謂旬旣爲徧則宣當謂宣布王命箋云旬當徧  
營宣徧也疏謂上言經營四方又言于疆于理至于  
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今王稱其功勞則來旬



來宣當指此甸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為營謂勤勞  
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眾國龍謂傳義亦  
統上二事來甸正謂經營四方故訓甸為徧言悉經  
營之也上言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徼我疆土則于疆  
于理正境界脩分理而宣布王命在其中矣傳義殆  
不可易且甸與營為字不類聲亦有異說文甸从夕  
日詳遵切古  
文作甸營从宮炎省聲余傾切篆改甸為營蓋以意改耳又釋文云  
來毛如字鄭音賚陸意謂毛不以來為勤與來求來  
鋪同然此為殺功之辭疏從篆申傳得之 一 甸也  
自稽古編曰甸也必和鬱不和鬱不名也此毛說也

毛詩異義卷三

至

和鬱名鬱也末和鬱名和鬱此鄭說也鄭以周禮鬱  
人甸人分為二職而鬱人掌鬱明也人所掌尚未  
和鬱故分而二之不知周禮二職對舉則鬱也和鬱  
有已和未和之分若盡舉經傳中和鬱槩以未和鬱  
解之則非也之為義取芬芳條暢元因鬱草得名說  
文鬱字注云以和釀鬱草芬芳條暢以降神也此可  
證矣使止是異黍之酒則與常酒等何獨取名於也  
竊意也之名本因鬱草而和黍之酒實為和也而釀  
則當其未和鬱時亦槩以和也名之後遂別名已和  
者為鬱也故周禮分而為二要之對舉則別載文則

通也鄭執周禮之文以釋詩固已孔氏申毛既引禮

緯和也之草及中候也草生郊之文證鬱金草亦可  
名也草矣復言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鬱者何自相背  
戾哉龍案春官鬱人注鄭司農云鬱草名也人注鄭  
司農云也香草賈氏疏曰王度記云天子以也諸侯  
以薰大夫以蘭之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  
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王度記云  
天子以也及禮緯云也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  
和也酒因號為也草詳賈氏引王度記所言則釀和  
為酒諸侯所得自為但未賜圭瓚唯和以薰王制疏  
亦引王

毛詩異義卷三

夫

度記謂諸侯不得也則以薰但回護注  
文仍以也為和酒易震卦疏則斷是草是王者和也  
之賜當為和鬱之酒明矣傳說乃不易之言也 錫  
山土田傳云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疏  
謂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土田即是附庸此言非也  
傳文有正解經者如抑篇之引大學雲漢之言凶荒  
殺禮疏皆以為傳引成文連類及之於經無當此傳  
言附庸當是引成語連及疏反以經土田當之若土  
田即附庸魯頌又何以言土田附庸乎 對揚王休  
箋訓對為會視蕩篇流言以對義優在此經與傳遂  
義皆通 矣其文德傳云矣施也疏云謂施陳文德

定本為弛字非也釋文云施如字禽雅作弛武氏反  
案施弛古通用孔子閒尼引此詩作弛其文德注弛  
施也謂弛為施之假借也又施陳字當作岐說文岐  
說文岐故也

常武 此篇宣王親征與不親征毛鄭皆無明解疏引

王肅述毛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為王自親行今案  
首章言整我六師為天子六軍也三章言軍行在道  
而白有嚴天子四章言臨敵執服而白王奮厥武末  
章言王曰還歸明在軍中命振旅也其為宣王親行  
無疑王基得之王肅述毛非也 南仲大祖大師皇

毛詩異義卷三

五

父傳謂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為大師以南仲皇父  
為二人大祖為后稷之廟於廟中命南仲為元帥以  
親兵皇父為大師以撫軍箋謂南仲為皇父之大祖  
命將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疏引孫毓云宣  
王大將復字南仲書傳無聞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  
未有於后稷大祖之廟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為  
孫引陳勝舉兵稱項  
楚以為例擬不於倫案崧高褒賞申伯而經言生  
甫及申韓奕錫命韓侯而經言纘或祖考江漢錫召  
穆公而白召公是似皆本其祖德以為顯榮則此經  
箋義似優矣但毛公師傳甚遠必有所據作節南山

詩之家父不必為桓十五季求車之家父韋昭以為  
平王時作

詩非刺即此經之皇父亦不必為十月之交之皇父

也皇父佐宣中與在幽王時不應設政如詩所言若

宣王大將復字南仲容得有之春官大祝職云大師

造于祖賈疏造于祖者七廟俱祭取還廟之主行王

制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鄭注云告祖也曾子問古

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

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

以出載于齊車以行孔氏於彼疏引雙氏云每告一

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

毛詩異義卷三

五

而公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隱十一季左傳  
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杜注云大宮鄭祖廟此篇  
為宣王親征當告七廟故於大祖廟命南仲皇父傳  
義正未可易也 既設既戒毛無傳箋轉敬為警謂  
警戒六軍之眾疏謂毛不變字當以敬為恭敬戒為  
戒懼二義俱通 三事就緒傳謂為立三有事之臣  
案十月之交擇三有事雨無正三事大夫書立政任  
人準夫牧伯三事皆以三事為卿大夫傳說是也箋  
易為三農之事疏以周禮三農生九穀申之然周禮  
止言三農不言三事恐屬牽合 有嚴天子傳讀嚴

負檢反訓為嚴然而威謂有嚴然而威望之而可畏者乃天子之軍容也箋讀嚴如字訓為有尊嚴於天子之威義皆通 王舒保伯釋文引傳云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疏據徐義申傳而謂定本位序為非案訓舒為敘本釋詁文書軍循敘安行也疏以為非恐有未審 匪紹匪遊傳訓紹為繼言不致繼以數遊也鄭讀紹為昭訓為緩云亦非解緩也亦非數遊也疏謂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數遊蓋以箋義為然古人設文正不若是之拘吉日既伯既禱一事也而兩言既亦將謂每者一義乎要

毛詩異義卷三

三

之傳箋之義皆可通耳 徐方釋騷傳訓釋為陳箋云釋當伯騷謂傳遽之騷馳走以相恐動疏申傳言徐方斥侯之使陳說王之威往告以恐動之蓋同箋意申述則以釋為陳經義已明不必改為騷 如震如怒釋文云一本此兩如字皆伯而案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邑則經文必是而字又如而古通用本即伯如於經義當為而也疏以如字申述云如天之震雷其聲說猶可通云如人之勃怒其邑則不通矣孔氏此解失經及箋意 鋪敦淮濱毛無傳鄭破數為屯言陳屯其兵於淮濱之上疏

謂毛不破字必以敦為厚釋文引王中毛同空為布陳敦厚

之陳案江濊傳訓鋪為病此經敦字釋文引韓詩訓迫可為毛義言以兵病迫淮濱而就執其眾所降服之虜也孔所述未必得毛旨 江濊疏言淮之南北皆有夷此篇五章下疏又言淮浦之國非淮夷自相違戾當以江濊疏為正江濊召公平淮夷與春秋昭四季楚子會諸侯淮夷于申此淮南之夷此詩淮浦與禹貢徐州淮夷傳十三季左傳淮夷病杞乃淮北之夷江濊疏尚未明晰彼疏又引齊桓公會于淮左傳謂之東略申傳東國之義亦非淮夷在東方荒服

毛詩異義卷三

三

之內故傳曰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淮南北皆可通謂之東國但在江濊篇則屬淮南而傳十六季齊桓公會諸侯于淮謀鄭且東略為淮夷病鄭則屬淮北也又案此篇與江濊當同一時事王親征淮浦徐國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故於江濊上命將遣眾江濊疏謂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蓋以無明文可據為是揣度之辭 王猶允塞傳訓猶為謀箋易為尚言尚守信自實滿疏謂徐方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箋以猶為尚龍謂徐方叛逆宣王以六師臨之自當設謀制勝使之畏威服臯此篇純用兵次第先

服淮浦後征徐國必淮夷與徐結連黨與既平徐乃望軍而服此正由計謀得空加兵先後不失其要也傳於猶多訓道此特解為謀確有深義箋易為尚未見其勝

瞻印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傳訓哲為知箋以多謀慮申之是也釋文云知音智王申毛如字案哲智本釋言文王讀知如字非傳意 懿厥哲婦懿與噫通故箋云有所痛傷之聲也釋文引沈讀如字則當訓美與箋義異沈意當如顏師古漢書注言幽王以哲婦為笑耳詩記詩編皆從顏注然與下為梟為鴟義不直相接不

毛詩異義卷三

王

如箋義優 舍爾介狄傳訓狄為遠王肅述之云舍俞大道遠慮箋訓介為甲謂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疏謂幽王荒淫惑敵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大道遠慮非幽王所有何云舍女龍謂幽王淫敵大道遠慮誠非所知然在刺王者則欲王知之也況大道遠慮為王者所當知故曰舍爾末章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亦此意也如孔氏言則幽王何能有美德兵在其頭而不知而望之式救爾後乎且唯責以舍所當知故下曰維予胥忌見其舍大道遠謀維與正人相憎怨也箋謂舍夷狄之來侵犯

毛詩異義卷三

吉

則止為王之忘外患憎怨正人不當與之相計較於下句維字似不相接又漸漸之石為將率東征若之華為中國師旅竝起何草不黃刺用兵不息幽王於夷狄侵犯正未嘗舍但無道無謀故卒至亡滅傳義為是 維其優矣傳訓優為渥言災異之多箋易為寬不如渥義卷維其幾矣幾傳訓危箋訓近義本申傳疏誤解與民勞同又上言優為多下災異以謹告王王猶不悛故下言幾為禍及其身二者正相接成召旻 昏椽靡共傳訓椽為天椽箋以昏椽為奄人疏同箋義申傳謂任刑奄之人無冒共其職事案傳取正月天天是椽合天椽二義以解此經椽字天為殺害椽為破壞與上蠹賊為一類則昏當謂迷惑昏蔽之人集傳昏椽昏蔽椽喪之人也傳不見任用刑餘之人之意疑不得與箋同箋以昏為官名椽為椽毀陰義似曲草不潰茂如彼棲苴傳訓潰為遂箋謂潰當作彙案小旻是用不潰于成箋同傳遂義此經疏申傳為草不得申遂而盛茂則以潰為遂於義已安不必改為彙也棲苴傳為水中浮苴箋為木上棲苴各通 彼疏斯稗傳指謂小人言空會疏而反會精稗箋以彼疏指賢人斯稗指小人疏謂文稱彼此有相形之勢

上責王病賢者富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為一人案  
經下言胡不自替單指小人彼疏斯粹與下聯貫不  
宜分指傳說為是 不云自頻箋云頻當作濱疏謂  
水厓之濱不宜作頻故破之釋文云字詁云瀕今濱  
則瀕是古濱字案箋不應以今字易古文箋文濱當  
作瀕說文云瀕水厓人所賓附瀕蹙不肯而止从頁  
从涉徐氏鉉曰今俗別作瀕非是蓋古經文本作瀕  
故傳訓為厓轉寫脫忒水誤作頻箋以頻不訓厓說  
無頻字後人借瀕為 故云當作瀕俗改  
瀕數字而省作頻 訓急皆作瀕斯時隸變已久瀕  
正字之誤者 數字作頻已通行故因步斯頻字不

毛詩異義卷三

五

復疏及釋文殆皆未審也又此經以箋有是正故經  
文尚作頻猶可尋究古經文字若采蘋南湖之濱北  
山率土之濱兩濱字則為後人改從俗書矣 昔先  
王受命有如召公關雎疏引作昔者先王受命有如  
召公之臣證詩句六字既疑為誤文矣後讀毛詩指  
說其文體篇取證六言成句者所引與孔疏同則非  
後人傳寫之誤也案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  
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sub>本設</sub>如者<sub>俗</sub>昔時賢臣多非獨召  
公也不見經有脫字而疏標此章經文起止作昔先  
王至有舊鼓下疏解召旻名篇之義曰首章云旻天

厥威卒章云有如召公是上句止五字下句止四字  
唯鼓云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孔氏成氏  
殆因此致誤與抑承前義疏之譌而不覺與成氏  
又以不設鼓我友自逸為七言則其書固不可據也

毛詩異義卷三

五

毛詩異義卷三終

毛詩異義卷四

周頌

清廟 駿奔是在廟傳訓駿為辰箋訓駿為大傳意對

後世言箋則正指祭時二義俱通 不顯不承傳指

文王言 謂文王之德顯於天見承於人箋指祭者言 謂祭者光明文王之德承顯文

王志 詩本頌文王傳義為是

維天之命 文王之德之純傳訓純為大箋依中庸言

純亦不已案鄭注中庸引易君子慎德積小以高大

證純亦不已之義蓋純者全備之稱德大者無不全

德全由於不息傳箋之解義本相通 假以溢我傳

毛詩異義卷四

訓溢為慎謂以嘉美之道戒慎子孫使慎行之箋訓

溢為盈溢謂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蓋對下我其收

之而為此解然不如慎義優先世美道子孫收聚制

為恣度正是慎行其道 意氏注傳補注何以極我案

引詩云誠以溢我誠與何音相近伏生尚書云維刑

之繼哉古文倫恒恒慎也故毛傳亦訓溢為慎今左

字通鄭訓為盈溢失之 入溢慎釋詁文王崔申毛

竝伯順解或所據本誤釋文引之其意亦不謂然

曾孫篤之傳以曾孫指成王箋兼指後王案箋釋駿

惠我文王引書考朕昭子荆乃單文祖德是周公制

禮本以授成王但一代典制世當遵守傳箋之義俱

通也又案上篇駿奔是在廟傳通及後世箋專指當

時此經傳指成王箋則通指後王蓋由傳義而廣申

之意雖兩屬義當互明至疏執此傳斷毛以此篇為

成王即政之後事申箋以為禮猶未成不空偏指一

人說皆拘泥未必得毛鄭之意

維清 維周之禎傳云禎祥也疏云禎祥釋言文案釋

言云禎祥也釋文經文作禎云音其祥也禽雅同徐

云本又作禎與崔本同疏亦謂定本集注作禎則經

文本作禎也又疏文禎祥禎亦當作禎觀下引舍人

注禎福之祥可見其引某氏引詩亦本作禎下引定

毛詩異義卷四

本乃別其異 宋本疏文禎祥某氏曰詩云

夔文 傳以辟公唯指諸侯首四句述文王以福錫諸

侯為文王之德次二句述武王之立諸侯為武王之

德次二句總承上文武之德欲諸侯繼其先業末五

句陳武王之德使諸侯洽而行之箋以辟公兼指卿

士錫茲祉福三句為天之錫文武次八句為成王告

戒諸侯卿士言諸侯無大累於爾邦則增其爵土卿

士能念大功德事不廢則繼世在位有大功則出封

又戒諸侯欲其任賢以彊國家卿士明德以為人洽

末句言文武之德人頌之不忘今案之經較唯錫茲

祉福三句及末句箋義尚可通餘皆未合敘云諸侯助祭不言卿士經言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與下念茲或功文勢緊相連屬不得以念茲二句為戒卿士則傳以辟公唯指諸侯是也傳訓封為大靡為累無大累為無辜惡故王肅述之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於其國者就立之蓋文王受命三分有二其三州諸侯則猶從紂武王滅紂於其黨紂為惡者不可不誅若脅服於紂尚非黨惡而無大累於其國者則仍立為諸侯此武王之德亦諸侯先世大功德餘蔭為其所當念繼續先人之功而循行美政也

毛詩異義卷四

箋於封靡與傳解同而以崇為增其爵土夫加地進律先王施於有功德之諸侯僅無辜惡安得加以此典疏謂無辜累則是有功特強為回護耳無辜累何得為有功況經乃言無大累乎章末歡笑肯王不忌則無競四句自當為述武王任賢人有顯德能訓四方刑百辟其道為不可忌箋肯王兼指文武上四句亦當為文武之德乃分任賢為戒諸侯顯德為戒卿士則與章末一語不相接成且四方百辟明非對諸侯卿士語此篇經義斷以傳為正記注謂諸侯法文王之德義優於箋天作傳釋首二句云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

大本皆誤天之所作也其義本於外傳晉語引此二句云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中庸言山之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是天生萬物於高山也旱麓言榛楛濟濟周語引彼一章而云旱麓之榛楛植故君子得以樂易于祿焉是傳言大王行道能大天所作之意也箋釋首句言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釋次句為大王能尊大之廣其德澤疏申之曰德及草木使之茂植是廣山之德澤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為神益尊是尊大之也義亦得通而傳說遠有所本 岐有夷之行箋訓行為道

毛詩異義卷四

讀如字釋文引王徐並下孟反義通 昊天有成命 敘云郊祀天地也疏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非圜匝方澤之祭讀詩記載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匝夏至祭地祇於方澤與孔氏之言正相反禮箋曰天祭莫大於圜匝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

毛詩異義卷四

平

圭有邱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元注昊天也上帝所敷之帝也冬至禘者為昊天 堂次大旅  
 上帝則張禮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  
 席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元注鄭注典瑞云上帝五帝誤其冬至禘  
 昊天以饗配啟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  
 禘饗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大皞炎帝黃帝  
 少皞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  
 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冬日至也大報天而主  
 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  
 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

毛詩異義卷四

井

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圜  
 匪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啟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  
元注鄭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為禘者推魯禮以言周事此由不知禘得郊名也 今據禮  
 箋之音案之經言昊天有成命當為冬至禘天神夏  
 至禘地示也敍云郊祀天地則禘得郊名也蘇氏之  
 言益得其正矣禮箋又曰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  
 大祭為禘引祭洽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匪  
 以饗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既於圜匪之禘宗廟  
 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為郊稷與大司樂宗

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大傳皆謂宗廟  
 之禘配讀如博厚配地之配謂配太祖為不毀之廟  
 非配祭與祭天無涉且禘饗郊稷禮家或謂禘於郊  
 未嘗謂郊於禘如鄭君說則所殺又蒙禘名矣據此  
 則商頌卷發敍注引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釋大禘之義疏引大傳注謂殷人之祖出於汁  
 先紀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皆非也彼敍言大  
 禘王肅以為殷祭謂禘祭宗廟亦非禘祭宗廟較當  
篇說文不應鄭志趙商問云祭洽殷人禘饗而郊冥  
具言大禘鄭志趙商問云祭洽殷人禘饗而郊冥  
商並引喪服小記大注以為祭天以饗配之然則此  
傳禘其祖之文則非

詩之禘亦宜為圜匪之祭不審云郊何是卷發亦為  
 禘天神也唯止祭天故敍言大禘與此篇說文不同 蓋自鄭君有感生帝  
 之言疏再據以為義然思文后稷配天之頌而經止  
 陳其功德無一語及神感之異則謂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為祀感生帝者非矣 此篇傳依周語為義箋  
 據爾雅破廣固之訓案周語云廣厚其心以固和之  
 又曰終於固和則以廣為允以固為故非其義矣外  
 傳自訓熙為廣肆為固不必與爾雅同

我將 敍云祀文王於明堂也疏謂大饗五帝於明堂  
禮箋曰季秋大饗帝不見於周官經月令仲冬不著  
圜匪之祭周衰禮廢能月令者或誤以為周時仲冬



因繫其禮以文王配而祀之據鄭注禮記以為義也  
 於季秋矣禮箋曰漢以來言明堂者以王后聽政之明堂與合  
 諸侯之明堂溷而一之王后聽政之明堂即路寢月  
 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蓋順  
 時布令日所有事於其地終月而遷焉歲徧合諸侯  
 之明堂則大戴記盛德篇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  
 卑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  
 為壇三成宮房一門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  
 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廣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  
 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元注觀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

毛詩異義卷四

七

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說六五  
 上主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大宗伯以  
 玉佐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  
 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  
 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其文次六瑞則  
 會同諸侯配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故相此六器則  
 禮不云上璧下琮而云上圭下璧記者文誤耳方明  
 之祀配以受命之王古文尚書伊訓伊祀于先王  
 誕賚有牲方明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  
 丙之服以冬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孝經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祭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者若此書經于六宗說者  
 釋為上下四方之宗後代不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道

象宗祀之名所由昉也鄭君知月令室廟个之為大  
 寢又以五室之明堂在國之陽以宗祀為祀五帝古  
 者神祇皆北祀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未聞祀于五  
 室之堂兆祀五帝配以五人帝五人神未聞變配以  
 文王也然則我將之詩其為周公攝政朝諸侯于明  
 堂宗祀文王而伯考經是以言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禮記是以有明堂位  
 之篇矣靈臺疏引袁準正論分別明堂宗廟大學其  
言明堂大廟諸侯禮之處則合諸侯之明  
堂其言古有王后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則禮政  
之明堂其引孟子明堂王者之堂則巡守所至方岳  
之下規其方葦后之明堂袁氏辨折羣言若為斯論  
而於明堂之制正復清敵故又謂明堂以祭鬼神亦

毛詩異義卷四

八

謂之廟明堂大廟明堂內之大室不知月令中央土  
 天子祀大廟大室非祭鬼神處也辨馬融告朔行政  
 之言不知告朔行政正王后我將我高傳訓將為  
 明堂之禮也附正之於此大謂美大也箋訓將為奉謂奉養也案箋釋維天其  
 右之言牛羊充盛肥脂有天氣之力助則以將為大  
 似勝奉義箋釋右之雖云牛羊充盛有天之助然  
 下云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則右謂右助人疏引左  
 傳述之曰言善於治民故畜產無疾天之助人唯德  
 是與是也又謂文連牛羊是右助牛羊則泥矣儀  
 式刑牧王之典四句傳義言周公成王善用治文王  
 之常道日謀四方之政維天大文王之德既右助我

周於今日明堂之祭又歆饗之箋義為周公成王則  
象法行文王之常道日治四方之民維周公成王得  
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助而歆饗之二義俱通

惠文 立我發民毛無傳箋云立當作粒引書發民乃  
粒為證疏謂毛不破字當為后稷播種百穀存立天  
下眾民之命然則義與鄭同但立不作粒會解耳箋

雖破字於義得通 貽我來牟傳不釋來字唯訓牟  
為麥傳文當作來牟麥也今本脫來字箋引大誓水流為島以穀俱

來證來義則不以來為穀名也釋文引廣雅以來為  
小麥與傳箋義異非是 帝命率育傳云率用也疏

毛詩異義卷四

九

申之曰帝意所命用此後稷蒼天下之物表記后稷  
之功箋訓率為循言天命以是循存后稷蒼天下之  
功字訓少異為義大同 無此疆爾界箋云無此封  
竟於女今之經界釋經此疆也又云乃大有天下也  
則釋經爾介之文也正義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  
於此之內使無封疆是大有天下之辭觀箋疏之文  
經文界字當作介釋文云介大也是也又唐石經初  
刻作界後改作介亦必因初刻之誤而改也今本作  
界蓋後人誤讀箋文以箋經界字為經中之介也釋  
文釋介音義又云後放此則臣工係介義亦同係介

箋釋為車右言勇力之士被甲執兵其說是也若云  
係大於義難通唯潛篇以介景福雖篇介以繫社載

見以介眉壽酌篇是用大介疏申毛皆為大與陸同  
臣工 序乃錢鏹奄觀銓艾傳云錢鏹鏹鏹鏹也疏

及釋文釋鏹與銓甚詳而釋鏹頗略疏引宋仲子注  
世本云鏹刈也謂鏹為刈物之器其說未明今案釋

器云斛謂之鏹郭注云皆古鏹鏹字釋名云鏹插也  
插地起土也或曰銷銷削也能有所穿削也或曰鏹

鏹剗也剗地為坎也說文云鏹斛也古田器又曰斛  
利也爾雅曰斛謂之鏹古田器也鏹即斛鏹用於耕

毛詩異義卷四

十

鏹以芸苗銓以穫禾故農必有此三器疏引管子云

鏹一銓一莊子外物篇曰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鏹鏹  
於是乎始脩序乃錢鏹之謂也 奄鄭訓為久王肅

據執競傳訓為同疏謂毛無傳可據同之於鄭龍謂  
傳多略此當以王義申傳鄭讀奄為浹釋詁云浹久

噫嘻 噫嘻成王傳以噫嘻為歎穀之聲謂有所嗟歎  
而戒教者此成王事之王也箋以噫嘻為美大之聲

謂歎美此成王事之王傳對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言箋就本句言各通 既昭假爾毛無傳鄭訓假為

至疏從箋申傳釋文云假鄭王並音格沈云毛如字

案如字則假訓大當謂王之政教既光明顯大如此而猶敬重農事也說固得通但雲漢昭假無熾傳訓假爲至此箋及委民昭假于下皆承用毛義故王亦不爲異解沈氏所言或非毛旨 駁發翁私駁傳訓爲大箋訓爲朕案清廟箋以駁爲大疏云大者多而朕來之意則此經傳箋訓義得相接成 傳釋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疏據王肅述毛申之云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三十里以極望言則十千維耦爲舉盈數非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鄭以三十里與十千耦適當一川萬夫之數

毛詩異義卷四

主

謂三十里爲一部一吏主之引地官遂人萬夫有川證成其義其配合經語若視傳爲密然使特以遂言則疏謂四縣爲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縣如從疏申鄭謂與公邑采地共爲部則鄭注周禮鄉遂公邑制溝洫用貢漆都鄙制井田用助漆夫耦之數仍未盡合也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畷一易之地家二百畷再易之地家三百畷遂人頒田里上地夫一廬田百畷萊五十畷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畷萊百畷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廬田百畷萊二百畷餘夫亦如之其制各殊遂人注謂遂

人盡主都鄙之地其言本非周制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再易故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縣師辨田萊之數遂人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乃借夫以計地其中固有休不耕者箋謂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所言似密而實疏不如傳廣舉之爲當矣

豐季 穀云秋冬報也鄭釋報爲烝嘗之祭據經言祖妣及敘秋冬之文也宋儒多不然其說蘇氏謂報爲秋祭四方冬祭八蜡今案甫田言以社以方箋云秋祭社良報秋報社稷也與四方爲五穀成孰報其功大田言

毛詩異義卷四

主

來方禮記箋云禮祀四方之神祈報焉疏云祈報其功而祈報後季也郊特牲記蜡祭曰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又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季不順成八蜡不通此詩所以言豐季也載芟爲春藉田而祈社稷經亦言爲酒爲醴烝畀祖妣謂天下豐孰得以爲酒醴而進祖妣則此篇之言祖妣義當同彼矣又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郊特牲記蜡祭其下言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則冬祭八蜡之後將有事於宗廟詩言祖妣殆以是與烝嘗所以追蒼繼孝非報田功鄭君望經爲義反或失之竊以

蘇氏之言為得其正

有替 稽古編曰敍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武敍云奏大武也酌敍云告成大武也此三頌疏以為一時之事今以酌箋觀之殆不然箋云周公斥攝六季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據此則告成當在斥攝之六季酌是也合樂奏武當在成王即政之初有替及武是也疏失箋意矣又武頌奏大武而已有替箋云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是所奏不止於大武也維清疏云大合諸樂乃為此舞則文王之南籥當亦奏於此時又春官大司樂以

毛詩異義卷四

六舞大合樂注謂編佾六代之樂而此箋亦言大合諸樂則敍所云始作樂是始作大武所云合乎祖是以大武而與諸樂合奏之疏謂經止說周之樂器合樂者合諸樂器非合異代之樂此未必鄭意諸器畢備作樂之常何云大合諸樂也况經所言唯縣鼓是周制餘器則虞書商頌已有之豈專為周樂設哉龍案頌譜疏述酌與有替所作之時謂酌告成大武既告當佾之以觀其和否有替云始佾明告之後合而觀之定二篇為攝政六季事至武詩則引酌箋而謂其佾之時未可明是武頌疏以武與有替及酌同為

一時之事本孔氏疑而未定之辭但酌言告成成者

樂之成也言成則佾可知矣有替云始佾明成王即政始奏之疏以酌言告成為非佾以有替為告成後始佾說頗牽強至此篇申鄭合樂為合樂器蓋見箋釋既備乃奏謂既備者縣也棟也皆畢已也為止說樂器故云然然經既備自為樂器賈氏大司樂疏大待一代託乃更為箋故敍合乎祖自為合樂且鄭言不得釋既備為備樂 大合樂不言大合樂器也陳氏所駁良是 應田縣鼓傳云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佾棟聲轉字誤案棟為小鼓傳言大鼓則田非誤字疏謂經傳無田鼓之名

毛詩異義卷四

特欲證成箋說耳田有大義傳自以義言之何必名鼓為田乎又此經言縣鼓應為小鞀在大鼓之側所以應大鼓則田自當為大鼓矣 簫管備舉疏引郭璞禽雅注及通卦驗風俗通諸文證簫之大小管數卷短風俗通十管卷尺二寸疏文謂佾卷二尺又疑風俗通元文十管有脫誤案廣雅云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北堂書鈔引三禮圖云雅簫卷尺四寸二十四強頌簫卷尺二寸十六強皆與郭注大簫二十三管不同唯通典引蔡邕月令章句簫大者二十三管是為郭氏所本又郭注賈氏謂管如篴六孔先鄭小師注與賈同賈疏廣雅云管樂簫

是尺圍十八孔無底八孔後鄭不從又非箋義疏引  
蓋傳寫誤當從六孔為正  
此注似欲易箋其郭注以管為有底與廣雅異通典  
引月令章句亦云無底賈逵大鄭許氏說文應劭風雅皆云管如箏六孔唯後鄭如運而小併兩而吹之

潛 猗與漆沮傳以漆沮為岐周之二水指晉潤漆沮  
水也疏謂漆沮自幽歷岐周以至豐鎬仍隸篇之誤  
又云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擊而言之其實此  
為潛之處當近京邑此言亦非近京為潛何必遠繫  
於岐周之水也夏官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  
嶽山其澤藪曰強蒲注云嶽吳嶽也及強蒲在汧賈

毛詩異義卷四

五

疏吳山在汧西有強蒲之藪汧水出焉俞雅載十藪  
言秦有楊陟郭璞謂在扶風汧縣西蓋即周禮之強  
蒲矣漆沮於強蒲藪為近藪澤之地負斲會獸之所  
歸可漢可獵故昭四年左傳曰成有岐陽之蒐經言  
漆沮傳言岐周二水指其實也吉日漆沮之從傳不  
氏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後儒多從之然據昭  
四年左傳則以為岐周之漆沮亦未嘗不可吉日之  
笑田與車攻之復潛有多負傳云潛穆也疏謂諸  
古不必一時事也  
本位米邊爾雅伯木邊椽為積柴之義用木不用米  
當從木為正釋文謂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伯米傷參  
郭景純從小爾雅改爾雅伯木傷參案古人為穆本

以蒼更疏引李巡孫炎注爾雅及大平御覽引舍人注並云蒼更故字從未後人  
習見積柴取負之術因改伯木傷參陸氏之書為得  
其正陸又引韓詩訓洿為負池與毛訓穆雖別然池  
以畜負益可見穆不為積柴之義矣 有醴有鮪鮪  
鮪醴鮪箋云醴大醴也案爾雅云醴醴箋以經下有  
醴故以醴為大醴與衛風碩人傳同也疏云醴衛風  
已釋彼疏引郭注謂傳為誤此亦與箋異箋云醴白  
醴疏無釋案釋負云鮪鮪郭注即白鮪負江東呼  
為鮪爾雅異云其形纖卷而白故曰白鮪箋云鮪點  
亦釋負文碩人疏引孫炎注為一負此疏不引孫注

毛詩異義卷四

五

而引郭注郭謂點別名觀各為一負亦與箋異  
雖於薦廣壯於鄭讀于釋文云王言鳥則為歡美之  
辭亦通 克昌厥後釋文謂此釋文王文王名昌周  
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昌當言處亮反蓋以此即為  
樂章也疏謂此詩是四海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  
其辭不為廟諱及采得之後即為經典詩書不諱故  
無嫌疏說近是  
有客 亦白其馬傳云亦亦周也箋云亦亦武庚也傳  
言亦周者美其為先代之後王朝之客亦如我周之  
自棄所尚箋言亦武庚則從傳意推言之見管武庚

爲殷後周尊之與今日尊微子同而武庚以叛見誅  
微子以賢見美二義蓋互相申足疏以箋爲易傳徒  
泥其文耳箋釋既有淫威云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  
如天子則不以亦周之義爲非明矣又稽古編以傳  
爲是謂箋駁武庚以美微子之言恐非容所欲聞詩  
人忠厚之旨當不然龍謂疏言此爲周大平之歌而  
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微子實代武庚爲殷後  
歌之是詩爲頌王所封得人微子實代武庚爲殷後  
箋義亦經所宜有 鼓琢其放詩緝據棧樓傳謂此  
鼓琢毛亦分金玉以鼓琢并爲治玉自是箋義非傳

毛詩異義卷四

王

意案彼經追琢與金玉對文故傳分屬之此則不然  
況美人之賢詩人多以玉爲比如溫其如玉其人如  
玉皆是也疏不據棧樓傳別異箋義是嚴說非也  
武 嗣武受之傳訓武爲迹謂武王嗣文王之迹而受  
之箋以嗣爲嗣子武爲武王案經上言於皇武王此  
經如箋說經當言武王受之不必變文爲嗣武也稽  
古編曰雅頌稱先王皆以王配諡而言其單舉諡唯  
江漢文武受命闕宮至于文武彼二王竝舉容或省  
文此專目武王不同彼例且嗣子之稱雖對文王言  
亦非所施於既沒之後當以傳義爲正 者定俞功

傳訓者爲致謂致定其大功箋訓者爲老謂季老乃  
定女之此功詩本因奏大武息其武功而作無言  
寬暇紆積季始誅之也釋文引韓詩訓者爲惡與皇  
矣傳同其義當爲惡紆伐之而定其功亦無寬暇意  
閔予小子 鄭以此篇及下訪落敬之爲成王季十三  
免武王喪將卽政而朝廟與羣臣謀事羣臣因而進  
戒詩人述其事而爲此三詩小憇周公歸政後元季  
之事王肅述毛以四篇皆周公攝政七季致政之後  
成王廟見而作疏謂毛無避斥之事因以述毛申傳  
避斥之事肯已辨之於鴟鴞詩矣今更卽此四篇案

毛詩異義卷四

九

之知王氏未必得毛旨而傳義當同之鄭也此篇經  
言遭家不造孳孳在版如述毛則周公歸政已致大  
平何尚復爲此言疏申傳於孳孳在版下云賴周公  
代爲家事得致大平蓋不得已增此轉語耳致之毛  
傳不見有此意也小憇言子其憇而憇後患創艾往  
過戒慎將來是指三監淮夷之敵此篇及訪落唯言  
家道未成政業難平息繼文武之道卽敬之爲羣臣  
進戒亦無一語及三監事與小憇所言不同其不得  
因敘皆言嗣王文勢相類遂合四詩爲一時事明甚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傳以閔爲病造爲爲箋以閔

為悼傷之言造猶成箋正申明傳意所謂義若隱略則受表明是也

訪落 繼猶判渙傳訓猶為道謂繼先人之道箋訓猶為圖言圖我所失分敝者收斂之猶字之訓固別然圖我所失即為求合先人之道全句經義當得通也疏引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敝而太言己才不能繼以為傳意或然敎言王謀於廟正欲羣臣輔己為治若如王氏所述則是成王以不能自諉矣恐未合傳意宜從箋申傳謂繼續先業求合其道使分敝者而收斂之為是

毛詩異義卷四

注

敬之 佛時仔肩傳云佛大也仔肩克也疏申之曰大是相克勝之道箋云佛輔也仔肩任也謂任用輔弼之臣傳對下顯德行言箋對下示我言於義俱通但從傳則佛當伯廢古音廢與佛同釋詁云廢大也從箋則當伯弼釋詁云弼備也佛乃借字毛本師傳宜得其正小箋 莫予弄蜂自求辛螫疏引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螫疏云羣臣無冒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謂二家以弄蜂為擊曳為善自求為王身自求而以傳無此意同之鄭說案敎以此篇為嗣王求助孫王之解是也箋釋莫子弄蜂為戒

羣臣無敢引我於惡自求辛螫謂將有刑誅則是敎戒之辭非求助矣 聲允彼桃蟲四句疏用王肅述毛申傳謂將來患難宜慎於小以我才智淺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恐又集於患難似蓼之辛苦故須助我慎之其言最得經傳之旨箋釋聲允彼桃蟲拚飛維鳥為悔不誅管蔡此言恐非管蔡隔身於惡周公以大義誅之不得已也傳釋東山我心西悲為悲傷管蔡成王之心亦當與周公同何言悔不誅之乎但疏別異傳箋徒泥武王崩之明季周公即攝政諸說則非 傳曰桃蟲鶻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鶻之

毛詩異義卷四

注

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鶻皆惡聲之鳥疏引月令注謂題肩是鶻之別名與鶻不類又引說文方言及郭樸注謂諸儒皆以鶻為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今箋以鶻與題肩及鶻三者為一其義未詳案疏引郭樸云鶻鶻小鳥而生鶻鶻陸璣云鶻鶻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鶻故俗語鶻鶻生鶻鶻鶻鶻之屬故箋云鶻之所為鳥題肩以類言之也方言或謂之女鶻句下有自關而東謂之鶻鶻一語疏不引爾雅云鶻鶻鶻鶻故箋又云或曰鶻鶻異名也郭樸注方言據爾雅以鶻鶻為鶻鶻謂是鶻屬非此小雀乃與先儒異解

疏引方書及陸璣疏以疏又引定本集注箋文伯或  
鳴鴉為巧婦乃古義  
曰鳴皆惡鳥也鳴即鴉二名耳鷦鷯小鳥而生鳴鴉  
鳴鴉貪殘猛鷽傳以喻患難不慎於初後乃更大箋  
以喻管蔡流言叛敵作惡鳥為是

戴芟 敘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案藉說文伯藉云帝  
藉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从素借聲其藉  
字注云祭藉也一曰艸不編狼藉从艸藉聲藉字注  
云簿書也从竹藉聲是耕藉之藉本伯藉經典通伯  
藉已屬借用與簿書之藉其義甚遠應劭誤潤為一  
因有典籍之田之說傳瓚遂謂本不得以假借為稱

毛詩異義卷四

三

疏但斥其立說之非猶未辨其識字之誤 箋以爰  
昇祖妣為祭祀以洽百禮為饗奠有飶其香邦家之  
充充饗奠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充祭祀疏謂毛無饗  
奠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龍謂傳所不音箋發  
明其義箋本申傳此經有二事空同傳於鄭 匪且  
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傳云且此也振自己也箋云  
振亦古也案且為語助辭以對今言故傳訓為此振  
為發語辭故傳訓為自禽雅之化多為釋詩釋言云  
振古也詩振古連文故箋依用焉疏謂毛雖有且此  
振自之訓其義與鄭不殊又謂箋以且為解振為古

為易傳亦過泥矣 自古猶善往古與近古殊郭注振  
古引詩而申之曰猶云久若此  
絲衣 不吳不敷釋文云吳舊如字說文伯吳吳大音

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為吳從口下大故吳之大口  
者名吳胡化反魯頌泮水不吳不揚釋文云吳鄭如  
字謹也又王音誤伯吳音詰同 伯吳上當有開文疑  
亦引說文及何語  
案今說文無吳字大 阻力部吳字注云姓也亦郡也  
一曰吳大音也从大口五乎切徐鍇曰大音故大口  
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言詩者改吳伯吳又音乎  
化切其謬甚矣據何語則詩本伯吳吳為誤字據徐  
語則伯吳者為後人所改何先於徐而陸引說文則

毛詩異義卷四

三

伯吳宜得其正且此經傳訓吳為謬疏申傳云人娛  
樂必謹謬為聲故以娛為謬定本娛伯吳是此經吳  
字本伯娛 古娛樂字通伯  
虞虞又與吳通泮水疏申傳云不為過誤  
不有損傷王肅云吾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又  
申箋云鄭讀不吳為不娛依鄭則二篇經文皆通伯  
娛依傳則泮水伯吳說文娛誤字皆從吳得聲若伯  
吳傳箋之義胥不可通徐氏之言非無見矣  
酌 傳以此篇為述武王伐紂之事釋蓮蒼時晦為率  
師以取是闇昧之君箋以武王伐紂本由文王之功  
經前七句皆為追美文王末二句指武王其釋蓮蒼



時晦為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善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案此篇與武頌本因作大武之樂而息武功不必以武王之業因於文王而言善紂不伐經首言於鏢王師明是美武王用師伐紂末句正與首句相應兩師字不得為異解宣十二季左傳載晉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敵侮凶兼弱也洵曰於鏢王師遵善時晦者昧也是古人釋此詩本為武王伐紂箋義或非也者昧即攻昧疏誤引義相歧彼疏他左傳引者定禽申箋與武頌疏申傳功或以義言此疏引申傳不誤又我龍受之傳訓龍為和謂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箋訓龍為龍元本蓼蕭

毛詩異義卷四

三

傳但傳於彼既為寵此及商頌卷發特改訓和必古經師相傳義本如此此篇經義皆當以傳為正  
 桓 於昭于天皇以閒之箋訓于為曰皇為君言天亦惡與善其道至明紂為天下之君由其為惡天以武王代之疏用王肅述毛申傳為歡笑武王得用此笑道以代之二說皆通從述毛則皇以閒之句文義更順  
 賚 於釋息釋文云於鄭如字王音烏案箋云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息行之以文王之功業較勸之明讀於為于疏以歎辭申述用王音申箋殊為未審

般 敍云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今本般樂疏也任注文  
 云經無般字敍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為天下所笑樂定本般樂二字為鄭注未知孰是釋文云般樂也崔集注本用此注為敍文案酌桓賚三敍皆申說名篇之義此亦空然任敍文為是 於皇時周箋釋皇為君疏謂毛於皇字多訓為美因從王肅申傳然皇矣傳訓皇為大從君義轉傳亦不專以皇為美此經可同之鄭也又哀時之對傳云哀眾也箋云眾也眾亦眾義為訓雖別為義得同

魯頌

毛詩異義卷四

音

駟 三章有駟有雉疏引定本集注及徐音有雉皆任雉字謂俗本任駟字非其字定當為雉釋文云雉本或任駟案經每章各舉四色之馬此章上已言有駟不應重言傳又不應兩釋白馬鬃曰駟疏謂定當為雉是 息馬斯任傳云任始也箋云任謂牧之使可乘駕也疏申傳始義謂同於古始如伯禽時申箋易傳之意以上章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以任為任用龍謂二章傳訓才為多材正指馬言則此以任為始亦謂同於古始之可用傳箋字訓雖異義當互明 四章有驪有奭傳云豪駟曰驪疏云傳言豪駟

白者蓋謂豪毛在軒而白忌據疏語則傳文豪軒下  
當有白字說文驪字注云驪馬黃脊驪字云馬豪軒  
也俞雅無驪而駟則云驪馬黃脊說文以俞雅釋驪  
者釋驪以毛傳釋驪者釋駟俞雅毛傳皆於許氏當  
以雅傳為正矣但說文豪軒之文同於毛傳則傳文  
又似本無白字又傳云二目白曰負與俞雅同釋文  
引傳作一目白曰負孔疏申傳不言與俞雅異疑陸  
氏所見本誤 息馬斯祖王肅訓祖為往謂所以蒼  
馬得往古之道蓋準上章傳訓伯為始以為此義也  
疏謂傳無迹可尋同之鄭說以祖為行疏說是

毛詩異義卷四

泮水 三章永錫難老順彼蒼道屈此羣醜傳云屈收  
醜眾也疏從王肅述毛申傳謂天與僖公以難老之  
福故能順彼仁義之蒼道以收斂此醜眾人民箋釋  
永錫難老為僖公蒼老老賜難老之人文義不若述  
毛為順也又訓順為從是為遠屈為治醜為惡謂從  
彼遠道往伐淮夷治此羣為惡之人以上飲酒即謀  
征伐之事案經五章始言服淮夷皆四章皆言僖公  
之賢不應此章即及謀伐淮夷事釋文引韓詩云屈  
收也收斂得此眾眾與毛義同 屈收皆訓眾故  
屈得為收毛韓兩家  
本此 六章狄彼東南毛無傳王肅用瞻印傳訓狄

為遠謂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箋  
謂狄當佗剔剔治也音以威武往治淮夷為義皆同  
但訓狄字為異案釋文引韓詩狄佗翳云翳除也疏  
申箋亦謂剔治毛髮故為治則箋乃從韓詩為說  
委委皇皇不吳不揚傳云委委厚也皇皇美也揚傷  
也疏謂揚與誤為類故為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  
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據疏則經不吳  
本佗不誤不揚釋文佗不揚亦當是本字揚有傷義  
也箋訓委委為進改皇皇為咄咄又從咄轉為往  
咄咄皇皇  
同訓美 不如傳訓厚訓美為安又不吳從絲衣傳

毛詩異義卷四

訓不謹誇以不揚為不大聲則不揚即不吳於義似  
覆 七章角弓其馱束矣其搜此經傳箋義正相反  
毛謂弓則弛而不張矣則束而不用故訓馱為弛貌  
搜為眾意箋謂角弓馱然言持強急也束矣搜然言  
勁疾也疏申傳為美僖公克淮夷以德不以力此設  
言不戰之辭申箋謂上言獻誠獻囚是戰而克之此  
不空言弛弓束矣案經言束矣明是不用矣既不用  
則弓當弛傳義是也但疏謂設言不戰恐非經傳之  
旨此章當為戰勝凱還軍行在道時事故經下言既  
克淮夷又此篇主頌僖公脩泮宮後四章雖紀述克

服淮夷而五章吉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末章復歸美於泮宮之德化至敘述淮夷之克止言在泮獻賦獻囚獻功其於戰功正不侈陳之也。或車孔博箋改博為博謂甚博綴疏謂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為言故博當作傳案或車自有常制經言孔博非即大於常制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如鄭君說則闕宮萬有千歲不可通矣。孔淑不逆箋指士卒言述毛指淮夷言文淑既克淮夷下章言淮夷感恩而化述毛義優。武固爾猶述毛以猶為道謂能固執其大道箋訓猶為謀謂軍謀詩

毛詩異義卷四

圭

主頌情泮宮述毛義優

闕宮 傳釋闕為閉以姜嫄廟在周魯無其廟末章新廟為闕公之廟箋釋闕為神合闕宮新廟為一首尾相承謂魯立姜嫄廟案闕之為閉為神說各可通謂魯無姜嫄廟則傳義為是也詩主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首章之言闕宮特為追述后稷而推本姜嫄欲本姜嫄而假闕宮以發端非為僖闕宮而佗頌也未章新廟與路寢佗佗又廣舉其事以美僖公之興復情舉耳若以此為首尾相承何首章不吾路寢乎周立姜嫄廟已屬非常魯若有之是與天子同制矣

毛大

公魯人生戰國時姜嫄廟在周魯無其廟是所親見非可以知言文字乎也鄭君猶以意易之左矣。三章秋而載嘗傳云諸侯夏禘則不酌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是通論天子諸侯祭禮無同魯於天子明文非正釋經有二祭也箋以載為始傳亦當同疏謂毛以載為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禘之季雖為禘祭而則為嘗祭故解其意言天子禘祫不廢時祭魯亦如天子之禮其言恐非傳意。萬舞泮泮風簡兮傳釋萬舞兼干羽箋唯指干舞此疏不加別非是商頌那篇同。四章或狄是膺膺當佗應傳云當也本釋詁文周頌賡篇我應受之不誤此因孟子致譌

毛詩異義卷中

圭

七章尻常與許傳以常許為魯南鄙西鄙之邑箋云許許田也常或佗嘗在薛之旁引春秋莊公三十一季築臺于薛及六國時孟嘗君會邑於薛為證案春秋隱公八年經書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禘庚寅我入禘左傳言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禘易許田經不書易許故杜氏於經我入禘下注云桓元年乃卒易禘田知此入禘未肯受而有之桓元年經書公會鄭伯于坐鄭伯以璧假許田傳言卒易禘田若僖公復有許田當見經傳今不見則許非許田明矣疏謂經傳闕漏故無其事非也莊公築臺于

薛乃魯地孟嘗君所會之邑則薛國戰國時為齊所滅後以封田嬰春秋薛尚存魯安得築臺於其國而箋疑其為一誤矣疏釋或疑是謂謂魯公伐或秋春遂以不書得許田亦為開漏今致之春秋傳十三季經書公會諸侯于鹹空傳曰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又曰秋為或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滅之十六季傳秋王以或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咸師少故經不書而疏謂十季齊侯許男伐此或時蓋魯助之帥賧兵少故不書亦得為伐或秋一證十六季經書公會諸侯于淮傳謂謀即且東略鄭語以此當伐淮夷而十三季會鹹十四季經書諸侯城緣皆以淮夷病杞是伐淮夷屬或秋經傳具有其事以此知若復許田必見春秋今不見必未復也

商頌

毛詩異義卷四

那 傳以終篇皆述湯生存之事美其功業而作此歌烈祖為湯以肯有功烈之祖湯孫美湯善為人子孫箋自奏鼓以下為正述祀湯之事烈祖謂湯湯孫謂大甲案詩因祀成湯而作主頌美湯經言猗與那與置我鞀鼓箋既以為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漢樂矣而奏鼓簡簡與上連文乃分之屬祭湯者言則上下不相貫串經言於赫湯孫乃歎美之辭詩主頌湯自應指湯言也又疏申傳湯善為人子孫之義云子孫祭祖而謂祖善為人之子孫猶閔予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祖永世克孝龍謂彼言皇考此言湯孫

毛詩異義卷四

手

歎美雖同屬文不類蓋頌者四海歌頌之聲非必子孫所作彼述成王之辭此則作者之自言也疏說尚未盡合 置我鞀鼓傳云般人置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鞀鼓者為楹貫而對之疏申傳謂本明堂位文異者彼置作楹傳依此經改之申箋謂古置植字同然則傳箋義同也釋文云置毛如字鄭作植若以箋為改字然誤矣 衍我烈祖疏申傳為湯之先公有功烈者是已但傳云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明是指湯疑此乃下篇噉噉烈祖傳文誤移於此書傳襲毛此烈祖蓋東晉時毛傳尚未倒置又釋文每引傳書篇經注於數下著之下篇敘烈祖釋文載傳此文則唐初經本亦必 湯孫奏假傳訓假為大假古謂奏大樂指大漢言也箋訓假為升假音謂奏升堂之樂綏我息成王肅述毛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傳以此篇美湯之功業故王廣舉受福之事箋釋為安我心所忽而成之謂神明來格此二義說各可通 烈祖 賚我息成傳訓賚為賜息成疏用上篇王義申傳鄭讀賚為來謂神靈來至息成義同上篇酸假無音以假以享二假字傳皆訓大假古疏申傳酸假無音為總集大眾而無音以假以享謂諸侯以其大禮來朝以獻其國之所有來假來享石經作王肅述毛



毛詩異義卷四

三

疑或不定之辭商書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傳云  
 或有也天保箋亦云或之皆有也書疏引鄭注論語  
 定之辭其事或當然則是有此事故同書疏云或者不  
 以或為有蓋從俗音也解非古義下經奄有九有  
 轉詩作奄有九域見文選冊籍  
 公九錫文注則以域為有正是古  
 訓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王肅用那  
 傳釋湯孫美湯善為人子孫以釋此經謂美高宗武  
 丁善為人之子孫武丁為人子孫能行先祖武德之  
 王道無不勝任鄭以孫子為武丁之孫子詩緝以子  
 孫祀其先王而誇言己之武德義未為安又言武丁  
 之後無顯王以駁正箋義龍謂詩是四海之人所歌

頌不必以自誇為嫌亦不必後世有顯王而後可言  
 其威德之盛但從箋說則此經以上為美武丁之先  
 祖以下為美武丁之子孫詩頌高宗反無一語言其  
 功德則王說為允耳箋謂高宗與湯之功泐度著明  
 故子孫能得行之蓋知說有疏漏於經外補此一層  
 景員維河傳訓員為均與卷發幅隕義同疏申之  
 曰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言其無不  
 霑及也箋云員古文佗云河之舌何也以為設問之  
 辭案員與云古本通用鄭風出其東門聊樂我改河  
 員釋文云員本亦佗云  
 佗何則未是釋文云河本或  
 佗何疑因箋改當以傳義為正

毛詩異義卷四

善

卷發 首章幅隕既卷傳云隕均也箋云隕當佗圓  
 謂周也案爾雅隕訓墜說文云隕從高下也从  
 自員聲于敬切圓字云圓全也从口員聲讀若員王  
 問切箋以隕無均義而傳訓為均隕與圓聲近圓為  
 圓全故云隕當佗圓圓謂周也正申明傳義疏以為  
 異非也上篇傳員均也與此傳義同毛謂員隕皆圓  
 之假借字圓全則無不周故箋申之曰隕當  
 佗圓也又釋文引箋圓佗圓圓亦周義但箋本以音  
 近佗圓若佗圓則非箋通傳之意矣蓋圓有王權切  
 一音與圓同因誤佗圓陸氏不為之辨正亦非 有  
 城方將傳以有城為指簡狄箋以為有城氏之國義

得兩通 三章昭假遲遲毛無傳箋訓假為暇謂以  
 其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取下不急也疏從  
 箋申傳釋文引徐云假毛音格鄭音暇謂王肅訓假  
 為至格是王音案王訓假為至則與鄭注孔子閒居  
 言湯之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義同亦得為一義  
禮記疏謂注義與箋稍殊而正解  
 昭假遲遲仍從箋訓假為暇或非 四章為下國綴  
 旒傳訓綴為彙旒為章謂為諸侯之表章箋取喻於  
 旌旗訓綴為結謂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  
 旒綴著於縵在此經義亦可通但綴旒既為取喻則  
 下章駮旒義亦當同箋於駮旒無可取喻因以駮為

俊謂湯為英俊厚德之君則與此義不相當矣不若傳以綴旒為表章訓駁履為大厚謂成諸後性行純厚其義各當也 五章受小共大共傳訓共為洽疏云傳讀共為慈敬之慈故為洽又云小洽大洽正謂執圭播珽與諸侯為洽為受小五大王之洽此解恐非傳意傳謂湯為諸侯立洽小大具備不以執玉言也 釋文共毛音慈鄭音拱一云毛亦音拱洽者箋訓人之所乘故亦可音拱但不得以執玉言 箋訓共為執謂受小玉而執之受大玉而執之則經文為不辭矣又天子播珽不得言執疏謂將播亦執之故同言拱蓋強通之耳 六章苞有三槩傳訓苞為本

毛詩異義卷四

業

箋易為豐疏謂槩者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傳本義為允 末章皆在中葉有震且業傳云葉世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為子孫討惡之業疏申傳云傳以業為危則湯未與之肯國弱而危懼申箋易傳之意謂上述元王相土至湯而齊於天心位漸盛之勢不應於此言上世衰弱案殷本紀自契至湯十四世相土為昭明之子契之孫詩言中葉不得指謂相土下篇疏云孟子云湯以七十里契為上公受封舜之末季又益以土地則當為大國過百里而成湯之起止由

七十里蓋湯之肯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湯止有七十里耳然則傳中葉震危之說不為無據詩人立文作抑揚之勢下言湯信為天所子愛生賢佐以為之輔因先言中葉衰弱不必以歷述元王相土為漸盛之勢於此遂不當言其衰也

殷武 首章深入其阻傳訓眾為漢箋訓眾為冒冒突而入其險阻即漢入之意二義當通 湯孫之緒箋以湯孫為大甲之等王肅用那篇傳義述毛云是湯為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夫美中興之功而本於開創之業此詩人所以為善頌也經二章述

毛詩異義卷四

美

湯之受朝言四章言湯之獲天福皆是此意王義為優 三章天命多辟釋文云辟王音僻邪也案經文及傳訓辟為君王氏不當有此音此釋疑他處之文後人誤入於此 末章方斲是虔傳訓虔為敬謂工匠皆敬其事箋云椹謂之虔謂正斲於椹上則字當通作椹傳義為得其正 旅楹有閑傳訓旅為陳謂陳列其楹箋訓旅為眾二義俱通

詩譜附

周南召南譜 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敘故耳疏曰以人君有房

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君子陽陽疏引用此或說為義也則女史歌之以節義教故耳句下有路寢之常樂四句孔氏伯正義時猶存故得據以申明天子諸侯后妃夫人房中用樂之不同今本誤脫 檀弓上疏引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當是此譜謚曰文公下脫文其上周公叔向中行封魯二字觀下文召公封葵訖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

毛詩異義卷四

三

亦字可知今脫此二句文義遂不綴續鄭譜殘闕歌本於絳州取正義所載補足之而不知正義所載亦有謬脫如此條孔伯正義時已同今本故其申述不甚明晰凡遺文審其文義知屬何譜者則於本篇舉以補正其餘不可定者別錄於後邶鄘衛譜 稽古編曰謂康叔初封即兼有邶鄘衛此漢書地理志之說而服虔從之者也謂康叔止有衛子孫并彼二國此鄭氏詩譜之說而孔氏正義述之者也孔謂殷畿千里衛盡有之是反過於周公國大非制故以鄭譜為參然殷自帝甲以後國勢寢弱畿封之廣必非武丁殷宅之舊重以帝辛之猷土荒民敝境壤益削如黎為畿內國周得戡之至紂滅時豈

猶是邦畿千里乎武王克殷畿內諸侯非大無道不彊繁從誅滅改建他侯三監所統不過近郊遠郊及邦畿以內地康叔兼而有之安得為方千里成王伯洛殷頑民盡徙下都封伯禽又以殷民六族賜之書敍云成王既伐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地理志云邈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相與同風可見封康叔時民得畱者在衛其邶鄘兩國已成曠土縱欲建侯勢亦不能因并以與康叔厥後生齒漸蕃移斥彼地雖比他國為大然受之先王不容無故裁削則二國之終為衛有室也采風之時各存舊名

毛詩異義卷四

三

以記風土之異理或當然未必以此寓褒貶季札聞歌邶鄘衛而知康叔武公之德若康叔無邶鄘其德化何由徧及三國鄭譜謂紂城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楚邱與漕二地皆見鄘風在河南足徵衛地在河南者故鄘地也定四年左傳祝鮀論成王之封康叔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武父不可攷圃田則豫州之澤藪後為鄭有鄭在衛西南圃田之北當與邶接壤康叔初封以此為境則以鮀之言合之鄭譜邶風不亦康叔兼有三國之明證乎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謂之



三監詩譜不用其說謂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武庚  
爲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  
之孔疏申其意以爲三監是管蔡霍武庚不在三監  
中漢志三監有武庚無霍叔則管蔡所監亦不足據  
信故鄭不指管之然漢志非誤志言管蔡監鄘衛則  
霍叔監邶不吾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略而弗著非  
謂武庚亦一監也周書佗維解孔晁注云霍叔相祿  
父吾相則必立於其朝其監邶信矣又曰譜云衛頃  
公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佗疏云衛世家頃  
公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諸侯故知當夷王時劉恕

毛詩異義卷四

五

通鑑外紀辨世家語爲非云頃公元季魯獻公之三  
十二季也當厲王十六季厚賂周命爲衛侯時仁  
人不遇小人在側變風始佗合周本紀衛世家觀  
之厲王以三十七季奔燕衛釐侯之十三季也逆計  
釐侯之立應在厲二十五季釐乃頃之子頃在位十  
二季應以厲十三季立不得與夷王同時而世家乃  
言其賂夷三代季義亦以頃當夷世其書自相矛盾  
至賂周得侯索隱駁之良有理則其事亦不足信譜  
疏皆以世家爲據殆未攷其真也至劉謂賂周在厲  
十六季又不知何據其和以甫紀季修短俱不可攷

耳乃後成王悅而迎之悅疑悟字之譌

王譜襄公二十九季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  
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  
陳鄘替此周大師樂歌之舊次也孔子定詩置秦於  
魏唐之下而殿幽於末孔疏謂次幽風後雅者言  
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  
國爲倫次小雅之崩言其近堪爲雅蓋得聖人之意  
矣至置秦唐後孔疏則以疆國言之後儒謂春秋之  
時秦與晉敵而晉爲盟主故聖人抑使下替其或然  
與鄭著詩譜檜鄭同譜以地相因非以先檜而退王

毛詩異義卷四

早

於幽後既移大師次衛之舊又並聖人後幽之義疏  
謂譜退王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夫王之不  
能復雅視幽之變而不失其正其相本不可同季而  
語而二雅始於文武列王雅崩世亦不得相次二者  
無一可孔氏殆曲爲之說也故今攷正詩譜正仍次  
衛不從譜敘平王東遷政令不行於諸侯故其詩  
亦無一語及於侯國譜謂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  
詩不能復雅是也而云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則非  
矣春秋王人之微列在諸侯之上大師陳詩豈得貶  
而稱風疏謂貶之謂之風者言貶之而佗風非謂采

得其詩乃貶之亦曲說也敘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幽厲之詩憂傷怨刺不異王風而謂之雅者王政仍被於邦國詩之所歌皆天下事也平桓之政能及邦國詩人身逢衰敝固不能歌頌功德至於閔傷時政豈遂置天下事於不言貶之而為風乎是不可得而通也是謂東都謂當位為生伯服服本誤伯復汲古閣本後同

檜鄭諧 疏曰以鄭因號檜之地而國之而檜亦有詩既諧檜事然後諧鄭是言檜鄭同諧之故也今本析其國北鄰於號以上為檜諧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

毛詩異義卷四

聖

周畿內咸林之地以下為鄭諧失鄭君伯諧之意亦非孔氏伯諧之舊矣孔氏諧疏本自為一書後人編入詩疏而謂鄭風不可以列檜檜又不可以無諧遂分折諧與疏文各置於其篇又孔氏伯諧疏當與諧同疏文伯大字單行疏又伯小字雙行今諧與疏同雙行又為幽王大司徒本誤於又字下行云字

齊諧 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向上本脫一團誤與疏文相連 齊之變風始伯之本誤伯人

魏諧 疏曰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為一君伐檀碩鼠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為異君也龍案陟岵為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而伯敘苦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十畝之間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不云刺儉也鄭謂儉嗇無德所以侵削夫以無德而致侵削安知碩鼠之刺重敝不又因削而貪也魏詩之為一君為二君未可以意懸揣而定鄭釋國有桃為君不取民但會國桃遂與重敝相反然其說本非也詩諧云魏地畢昂之分野虜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實之河之干文選魏都賦注在內有增節及諧注在內

唐諧 唐國初建在潁大原晉陽今大原縣屬大原府至成侯徙

毛詩異義卷四

聖

尺曲沃今閩喜縣屬絳州成侯後歷厲侯靖侯僖侯獻侯穆侯後厲叔文侯昭侯後以曲沃封叔父成師則晉時已不都曲沃隱五季左傳言曲沃莊伯伐翼明昭侯之崩已都翼潁河東郡絳邑東八十里故翼城是晉在今平陽府翼城縣東南三十五里世家言穆侯徙絳地理志河東絳縣晉武公徙此在今平陽府大平縣南二十五里詩諧從之然不言何世徙翼孔疏謂在穆侯後案成六季左傳晉人謀本故絳諸大夫欲斥郇瑕韓獻子定遷新田今曲沃縣本絳五十里皆不及翼翼必非形勝地穆侯都絳後人不應徙翼疑穆侯徙翼史記誤以為絳

秦諧 史記秦本紀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山以

西之地至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鄭譜不用其說云平王東遷王城以岐豐之地賜襄公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孔疏申其意謂終南山在岐東南大夫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所得非唯岐西本紀書文公獻岐東於周而春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後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以本紀之言爲不可信龍謂王風黍離之詩爲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閔周室之顛覆而作而君子于役繼之亦當爲行役宗周也平王避或東徙其以岐西賜襄公爲賞功兼欲使捍禦或患岐東之

毛詩異義卷四

聖

地當未嘗盡捐故其時大夫久行役於宗周若平王之初西都宗畿悉爲秦有則周大夫何爲久役於此終南爲周之名山詩人託興非必全有其地然後可苦且是山西起秦隴東徹藍田橫五關中幾八百里詩詠終南又不必定指在岐東南者未可執以斷襄公已橫有西周也平王東遷晉鄭焉依鄭莊爲王卿士嫌怨致疑交質以子至於桓王周鄭交惡親若鄭莊尚不能和輯其心而平王之末或逼諸夏涇渭伊洛間往往有或則文公雖以岐東歸周固不能保有秦尚詭力其後東竟至河寧必有功王朝復受其

賜而後得有之乎史遷紀事雖有疏漏而言襄公止有岐西近得其實 秦之變風始於秦本誤作擊

陳譜 後漢郡國志潁川郡陽城有嵩高山注引詩譜

云外方之山案譜三言外方檜鄭譜曰檜國在禹貢

豫州外方之北王譜曰其封城在禹貢豫州大畧外

方之間於義皆不得作山字此譜云西望外方明後

志注所引係此譜文志注取證山名非爲陳國裏其

地望故節本西望二字今譜則脫本之山二字疏檢

檜地在西方之北方方屬

替譜 疏文替之後世句上本衍一團誤與疏斷譜文

毛詩異義卷四

聖

十一世上脫一團誤與疏連近戴氏刊詩譜取用誤

爲宋所減宋亦不數代替故

幽譜 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曰本誤作也 後成王

迎而反之而誤作之

小雅大雅譜 禮箋曰譜云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

王某聞之師曰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蕤瓦

郊特牲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金奏主器聲升歌主

人聲譜以升歌與金奏湏合爲一誤也仲尼蕤瓦云

入門而金作此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清廟何嘗歌肆

夏乎案升歌賦于大師小師替矇金奏賦于鍾師鐃

毛詩異義卷四

師既殊事異職大射禮主人獻大夫後乃納工升歌  
 先時獻賓獻公奏肆夏工尚未入明金奏不得有工  
 歌國語言伶簫詠歌者謂合樂也晉侯響穆叔益用  
 兩君相見之樂升歌文王合鹿鳴然則升歌清廟者  
 合文王可類推矣天子響元侯與元侯自相響皆升  
 歌頌合大雅天子響諸侯與諸侯相響升歌大雅合  
 小雅天子諸侯養羣臣及聘問之賓升歌小雅合鄉  
 樂其用金奏唯天子響元侯備三夏餘皆奏肆夏而  
 已是其尊卑用樂之變 周召譜疏引譜云天子納  
 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當是此譜美惡各以其時

魯頌譜 蒙羽之野野本誤作謂 周之不陳其詩者

毛詩異義卷四

為優耳優誤作優  
 商頌譜 爰泊小人洎當佗泉 嘉靜殷邦靜當佗靖  
 至於小大本誤佗大小 自後政衰後誤佗從  
 詩譜遺文 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  
 疏 譜云參訂時驗 二陳不知何篇脫文 以上 譜云  
 魯人大毛公為訪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  
 以小毛公為博士 國風 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較  
 是子夏佗小較是子夏毛公佗卜商意有不盡毛  
 受足成之 關雎 疏 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 之命  
 疏 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上  
 貫卷卿授解 延季詩譜云齊人 五條疑又是一 以上  
 紀傳詩之人全篇 譜云以歷枝之文王受命十三  
 季年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 文王疏 此條疑是  
 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之下 疏 文 脫 本 注 字 不 載 詩 譜  
 注 舊 有 徐 整 大 叔 求 劉 炷 三 家 孔 氏 伯 疏 皆 不 載 詩 譜  
 譜云大庭在軒轅之肯 疏 春秋 經 傳 集 解 昭 十 八 年  
 謹案孔氏引譜 每 述 其 意 不 盡 元 文 如 關 雎 疏 注  
 引譜 武 王 巡 守 述 職 而 春 秋 襄 四 季 疏 引 小 雅 大 雅 南  
 二 十 九 季 疏 引 更 有 刑 易 致 失 鄭 意 者 周 南 扶 風 杜 陽  
 志 補 注 所 引 更 有 刑 易 致 失 鄭 意 者 周 南 扶 風 杜 陽  
 云 補 注 所 引 更 有 刑 易 致 失 鄭 意 者 周 南 扶 風 杜 陽  
 下 注 引 他 周 原 河 南 尹 河 南 春 秋 時 謂 之 王 城 下 注  
 引 王 譜 周 公 攝 政 五 季 成 王 在 豐 欲 宅 洛 邑 刪 伯 成  
 王 宅 維 色 是 也 然 則 凡 譜 遺 文 未 必 皆 如 其 舊 而 成  
 雖 疑 天 伯 頌 兩 疏 所 引 抑 或 係 紀 傳 詩 譜 枝 欲 述 孔

子刪詩正樂先言師學之始後言聖人參訂時驗但其上下必更有文寡聞淺見莫能審定謹卽所知具校審補庚鄭譜不至終於闕佚云

毛詩異義卷四

聖

毛詩異義卷四終

詩譜敘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達於高辛其時有  
凶載籍亦茂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了遺邇  
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  
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實則為汰者彰顯為戒者著明  
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  
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大王  
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肯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  
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尼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

詩譜

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  
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  
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高齊哀公夷身失禮之  
後邶不算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  
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禽俱在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  
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著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  
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託於陳靈公淫敵之事謂之變風  
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連  
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  
昭在斯足佐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

史季襄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  
臭氣澤之所及則躬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  
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群然息則寡其諸君子  
亦有樂於是與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  
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幽始  
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  
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

詩譜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  
從之文王受命伯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  
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  
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  
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  
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  
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初古  
公亶父率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息媯周姜大如嗣  
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荆于寡妻至于凡  
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

以麟趾駟虞苦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  
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  
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  
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鼓耳路履之  
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射禮天子以  
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為節今無狸首  
周衰諸侯竝僭而泰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  
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敘周公賦謚曰文公元子伯禽封  
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召公封燕賦謚曰康公元子世之  
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

詩譜

三

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  
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會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  
鼓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  
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  
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  
此

文王

武王

周南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蟋斯  
桃夭

召南甘棠  
何彼穠矣

詩譜

四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  
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  
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  
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  
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  
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  
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季秋大熟未穫有雷電暎風之異  
乃後成王悟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  
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受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  
封康叔於衛使為之君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

免置  
采芣  
召南鵲巢  
麟之趾  
漢廣  
汝墳  
卷耳  
樛木  
蟋斯  
桃夭

七世至項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伯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夷王厲王共和宣王幽王平王桓王莊王釐王惠王襄王

項侯項侯釐侯武公武公州吁黔牟惠公惠公文公

邶柏舟邶柏舟衛淇澳邶燕燕

右武公右武公日月邶燕燕終風

邶考槃擊鼓邶考槃擊鼓邶燕燕終風

碩人凱風碩人凱風邶燕燕終風

右莊公右莊公邶燕燕終風

葉有苦葉有苦邶燕燕終風

公風公風邶燕燕終風

式微式微邶燕燕終風

簡兮簡兮邶燕燕終風

泉水泉水邶燕燕終風

北門北門邶燕燕終風

靜女靜女邶燕燕終風

新臺新臺邶燕燕終風

二十采二十采邶燕燕終風

舟舟邶燕燕終風

衛氓衛氓邶燕燕終風

竹竿竹竿邶燕燕終風

伯兮伯兮邶燕燕終風

有狐有狐邶燕燕終風

右宣公右宣公邶燕燕終風

五

檜鄭譜

韓之齊  
衛之魯  
右惠公

檜者古高平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熒播之南斥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姪姓檜者處其地禹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絮衣服大夫忤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魏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史伯曰其涕雒河穎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鄭為大號叔恃勢鄭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奇帑與賄不設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鄭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晉然之後三季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飢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雒左沛崩華後河會潛消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伯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詩譜

六

曰其涕雒河穎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鄭為大號叔恃勢鄭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奇帑與賄不設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鄭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晉然之後三季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飢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雒左沛崩華後河會潛消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伯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夷王厲王共和宣王幽王平王桓王莊王釐王惠王















唐氏火正閭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明緒之野自後政衰械亾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俗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容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容之義也又問曰周大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成湯外仲大沃大小雅大戊仲外河祖祖沃祖南陽盤小小武丁丙壬甲丁庚甲己丁壬甲乙辛甲丁庚甲庚辛乙

詩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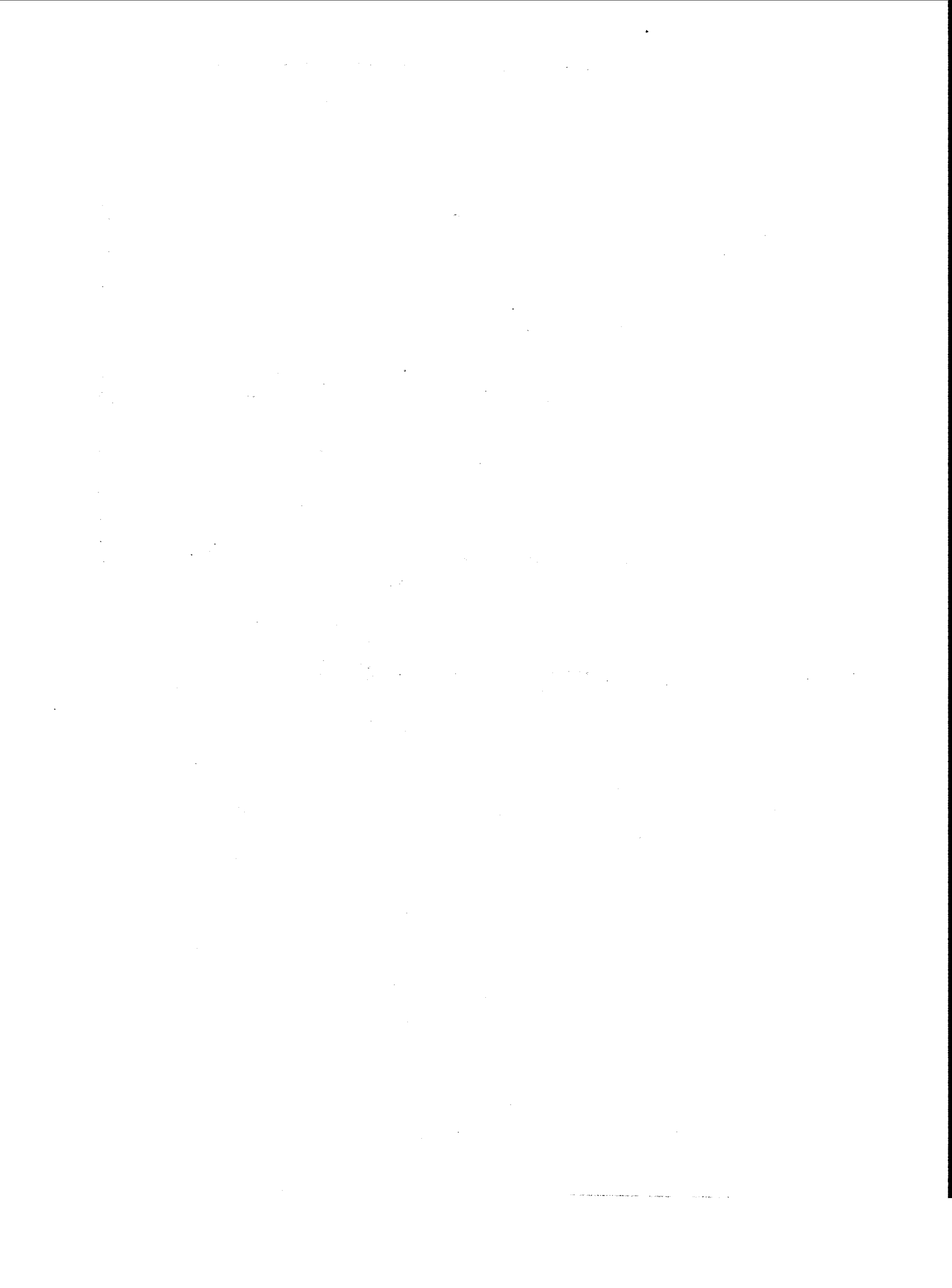
那 烈祖

尤

元鳥 殷武

詩辭終

槩自丙子歲始從先生遊制藝之外兼課經義凡有質問必引證詳贍俾暢厥旨而後已蓋先生出歸安丁小山太夫子之門學有根柢其舉於鄉亦以經術受知於大興朱文正公故數十年來家居教授恒以通經為汲汲也生平於諸經多所發明而詩之學尤邃嘗就先儒之說有可闡發者采而輯之有執膠見者釐而正之為毛詩異義四卷附詩譜序於後且自序以見例焉癸未夏秋間先生寢疾舉以授槩曰我一生精力萃於此書以貧不能付梓為恨爾從我日少知我固深其善為我為之外又著毛詩申成十卷與此書可相輔而徵引尤備刊異義成倘不為博雅君子所鄙棄以次舉焉可也槩謹受書歸越冬月而先生歸道山矣山頽木壞仰企無從遺命諄諄敢容急緩爰於次年夏即命工開雕十越月而歲其事先生窮年力學考據極精觀於此者可以得其大槩矣道光五年歲在己酉季春月受業鮑方槩百拜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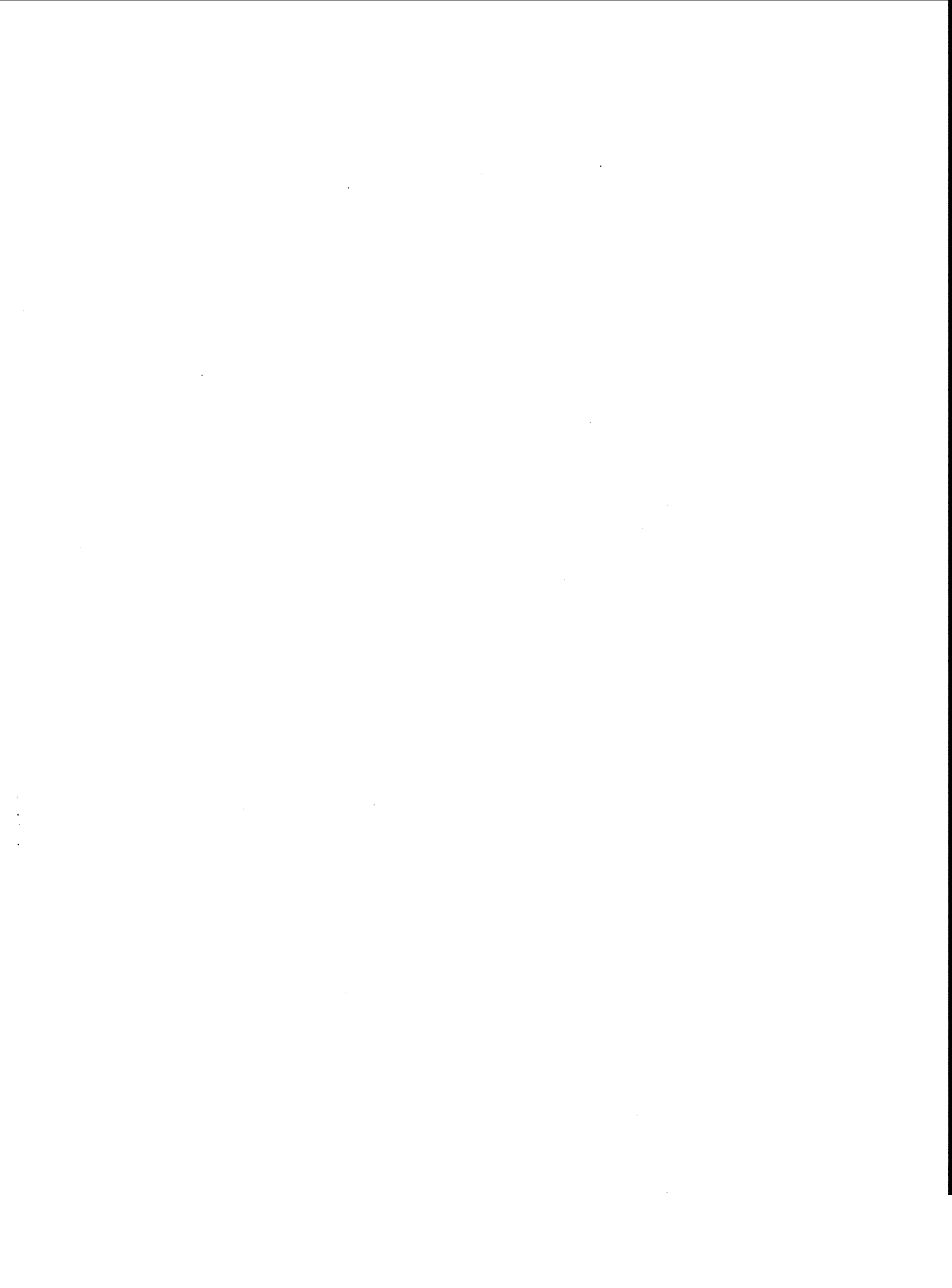


毛

詩

日

箋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毛詩日箋六卷

國朝秦松齡撰松齡字畱仙號對巖無錫人順治  
 乙未進士改庶吉士以江南奏銷案罷歸康熙  
 己未舉博學鴻儒官至左春坊左諭德是編以  
 紫陽集傳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多不依小序  
 因取歐蘇王呂程李輔巖諸家以及明郝敬何  
 楷近時顧炎武之言互相參核而以己意斷之  
 不專主小序亦不專主集傳凡有疑義乃為疏  
 解亦不盡解全詩故曰日箋王士禛居易錄云  
 秦宮論所輯毛詩日箋所論與余夙昔之見頗  
 同其所採取亦甚簡當然大旨多以意揣之不  
 盡有所考證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詩類

一

世楷堂  
藏板

無錫秦松齡畱仙著

周南

關雎篇 毛氏以淑女為后妃鄭氏乃以淑女為三

夫人以下歐陽氏非之謂終篇無一語及太姒此

豈近于人情鄭氏云左右助也后妃將共苜菜之

俎必有助而求之者歐陽氏遵之惟以淑女指太

姒謂寤寐之求鐘鼓琴瑟之樂乃太姒求得左右

之賢為不如忌之德而朱子呂氏不用舊說以后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一 世楷堂 藏板

妃之未得已得為言于不淫不傷之旨尤合

卷耳篇 嚴氏曰序言后妃之志者謂固備酒漿而

念及臣下之勤勞耳呂氏曰夫婦一體也位雖不

同而志不可不同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

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我姑酌彼金罍維以

不永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

言秣其馬 歐陽氏曰猶古人言雖為執鞭所忻慕

焉者是也

父母孔邇 或以孔邇為指文王或以為指其夫之

父母嚴氏謂以父母喻文王非以服事殷者之所

敢安似矣然以服事殷文王之事而三分天下有

其二非即父母孔邇之人情乎

召南

草蟲篇 毛鄭以為出嫁在途之女按序止言大夫

妻能以禮自防其為行役大夫之妻無疑而以禮

自防之意亦于言外可見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

朱子謂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歐陽氏曰當時

淫風大行大夫妻見草蟲嘒嘒然而嗚呼阜螽趨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二 世楷堂 藏板

趨然而從之如男女相呼誘以淫奔則太鑿矣

采蘋篇 王氏曰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

奠之地皆有常而不變序所謂能循法度也嚴氏

謂王氏未盡詩意法度者儀物也能循者敬也非

敬則儀物之常何足為美愚謂齋敬之心于何見

之亦只是物物有常事事不苟耳 鄭氏謂大夫

妻之未嫁者古者先嫁三月教于公宮教成祭之

然序言大夫妻決非未嫁之女特言苟持敬雖少

女猶足以當大事耳

行露篇 曰穿屋曰穿墉事之難辨者也曰室家不足曰亦不女從事之終獲辨也頁女幸其得白而自明其心如此非必即訴于召伯之辭也

殷其雷 朱子呂氏皆以為興而鄭氏云雷以喻號令于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蘇氏則曰雷聲隱然不可得見君子遠行其室家思一見之而不得如是雷也二說兼比于義並通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嚴氏曰女欲遣媒妁以語男

家是無廉恥之防矣歐陽氏曰謂相語也遣媒妁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口義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相語以求之也則猶是望庶士之遣媒相通耳

三五在東 朱子謂因所見以起興也或以三五喻

夫人或以參昂喻娣媵失之泥矣

抱衾與裯 程子曰賤妾得御于君是其僭恣可行

分限得踰時也乃能謹于抱衾裯而知命之不猶

教化行矣

江有汜篇 此詩所以美媵其曰不我以者不得進

御于君非必待年于國也其曰其後也悔者乃深

望其能悔非必嫡之果悔也蘇氏曰不敢怨而俟

其悔耳夫不敢怨者悔之道也斯言精矣然則文王后妃之化能被于媵而不能被于嫡邪曰聖人之教亦有不能盡及者如行露有守禮之女不能必其無強暴之男也

吉士誘之 嚴氏曰無禮者豈是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乃為此

何彼穠矣篇 顧炎武曰林氏謂二南亦有東周之

詩何彼穠矣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春秋莊公元

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齊襄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口義 卷第五 四 世楷堂 藏板

公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乃以平為平正之王

齊為齊一之侯妾也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

容色之盛而無肅離之德何以使人化之乎按此

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于義未允二南

之詩用之為燕樂鄉樂射樂房中之樂安得有刺

此必東周以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

附之于篇者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

書一也

下嗟乎騶虞 騶虞毛氏以為義獸歐陽氏曰賈誼

新書騶者文王之圃名虞者圃之司獸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騶虞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呼其官而嗟歎之也嚴氏又以爲二官名引月令左傳爲證按爾雅無騶虞毛氏之說不足從

耶

柏舟篇 列女傳以爲衛宣夫人之詩本魯詩說朱

子謂婦人不得志于其夫案古之忠臣不得于君

不忍決去或託于婦人之怨思以自言其情序云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仁而不遇其義更長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歐陽

氏日鑿納影于內凡物不擇妍醜我心不能兼容

善惡

日月篇 諸家謂作于州吁弑嫡之後朱子曰作于莊

公時玩詩中四言胡能有定是尙望其定也其在

國亂未成之時乎 俾也可忘嚴氏曰今國家之

亂是可憂也若往日之事則使我可忘不復追咎

之矣

惠然肯來莫往莫來 此猶是期望之辭云庶幾其

惠然肯來乎然終于莫往莫來也

願言則嚏 鄭氏曰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

語也嚴氏曰當州吁莫來之時不復省記其母故

欲其嚏而知已念之也

爰居爰處 四句 歐陽氏曰士卒與其家室訣別云

我之是行未知于何所居處于何所喪馬乎若求

我與馬當于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嚴氏謂

居處指居者喪馬指行者非是

死生契闊 四句 此臨行相約之辭凡人雖料從軍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六 世楷堂 藏板

必死豈不猶望生還而與室家偕老乎故言死生

將契闊矣然與子約萬一得歸終當與子偕老也

下章則爲必不得歸之辭

匏有苦葉篇 序曰刺宣公朱子但以爲刺淫亂然

觀通篇辭旨隱約不敢斥言序說未可廢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嚴華谷曰谷風來自大谷怒

風也習習然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所

謂噎噎其陰也皆喻其夫暴無恩舊說以谷風爲

生長之風習習爲和谷風二章維風及頰非和也

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愚按毛氏以谷風爲東風本不可曉今嚴氏以小雅爲證似覺明白然習習終是和意恐不過感興未必以風之暴比夫之怒也

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 嚴氏曰惟恐生育男女而貧窮慮食指之眾也故與爾盡力顛覆以營家業愚按詩意不過云相與爲生理惟恐其窮以及于顛覆耳未必言生育男女也

簡兮篇 朱子謂是賢者若自譽而實自嘲何楷曰

有力如虎赫如渥赭皆旁觀贊歎之辭必非自作

出宿于干 六句 衛女思歸心切作此縣擬之辭正

如杜工部詩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也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鄭氏曰既不得歸且欲乘車

出遊以寫我愛朱子曰夫人之遊不可輕出只是

思遊于衛地耳

出自北門 賢者偶出北門而作是詩孔氏謂背明向陰而行猶已居亂世嚮暗君而仕非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 嚴炎武曰凡交于大國

朝聘會盟征伐之事曰王事其國之事曰政事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嚴氏曰其虛其邪猶有眷戀

故國之意既亟只且則暴虐已甚不可少留矣

鄰

髧彼兩髦實維我儀 鄭氏曰兩髦之人謂共伯也

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嚴氏曰不事膏沐髧然

垂其兩髦如幼時之狀者實是我嫠居之容儀按

髧者子事父母之飾女子幼時亦有此制未聞以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八 世楷堂 藏板

是爲嫠居之容何楷曰共姜以夫生前事親之飾

言之

君子偕老篇 嚴氏曰此詩惟述服飾之盛容貌之

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

刺之意盡見碩人不言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夙

退二語猗嗟不言不能防閑但中間有展我甥兮

一語三詩之體同也

秉心塞淵 董斯張曰衛嬖亦是中才不得援剛而

塞齊聖廣淵例看塞如不變塞有鬱而不舒斂而

不放之意淵如深淵有兢然若臨惕然若隕之意

子子于旌 六句 諸家皆謂衛之卿大夫乘車馬建

旌旄以見賢者程子則日以素絲乘馬行禮于賢

者蘇氏則曰于旌所以招之素絲良馬所以贈之

既有以贈之故人思有以畀之也愚按二說為長

言大夫禮意如此之勤則賢者將如何告以善道

乎

載馳篇 朱子以為許穆夫人已在途而大夫追止

之非也蓋思歸不得故設為馳驅至漕之想耳夫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九 世楷堂 藏板

人之歸義當止也衛之覆滅許當救也許人但阻

夫人之歸而絕無相救之策遣大夫而唁之聊且

塞責耳夫人不勝憤激欲以女子而為赴難乞師

之舉曰載馳載驅曰控于大邦謂許人不為我不

得不自為之託言歸唁實以責許也○既不我嘉

四句 朱子曰不以我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矣雖

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己也呂

氏曰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矣為

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閒有災患不賊如

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下章不閱謂曉然易見初

不閱也二說宜並存

衛

倚重較兮 式上平立而憑處為較呂和叔云

碩人篇 郝敬曰詩本為閔莊姜而無一語道其憂

閔之情與莊公不答之事但就恒情易曉者開喻

而莊姜之賢不復為昏主道矣

施眾濺濺鱸鮪發發 嚴氏曰喻莊公求昏于齊而

得貴女按詩只是形容齊地物產之饒耳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一 世楷堂 藏板

老使我怨 舊說以為老而見棄嚴氏曰詩言三歲

食貧是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此說有理

詩意蓋云始也本期與爾偕老今未久而見棄將

終身不得其所雖至老猶使我怨也

垂帶悸兮 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朱子

曰悸帶下垂之貌錢氏曰悸心動也詳文義作心

動為切或謂上言容兮遂兮方狀其舒緩放肆安

得下言心動不知舒緩放肆之人其心茫無所主

雖被服雍容時露不能自持之狀



伯兮篇 序曰刺時也范氏曰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于死地者也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惻怛不啻如在已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家室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木瓜篇 嚴氏曰感齊桓救患之恩爲瓊瓜不等之喻非以尋常施報論也

王

君子陽陽篇 余德鄰曰簡兮以萬舞爲恥君子陽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二 世楷堂 藏板

陽以執簧執翽爲樂均一棄賢也然賢者有恥心則國猶可爲賢者而樂于執簧執翽則國非其國矣

揚之水篇 平王忘弑父之大讐懷立己之私恩其言不與我戍申者雖怨他人之不共戍實隱言其不當戍也鄒忠允曰甫許與申接壤當是楚因伐申而并侵甫及許案竹書紀年立宜白于申者許男與焉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也 中谷有蕓曠其乾矣 嚴氏曰舊說以蕓草曠乾喻

夫婦相棄非也此但以歲旱草枯與亂世饑年之憔悴蕭索以致夫婦相棄故曰過人之艱難蓋棄妻不怨其夫而以爲時之艱難使然

過人之不淑矣 鄭氏曰淑善也君子于己不善也按上章憫其窮厄今遽責其不善殊失溫柔敦厚之意呂氏曰古人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

尙寐無吶 序言當時之君子傷心時事絕無生趣詩言尙寐無吶者謂惟有昏睡不動付世事于不知耳似不必以爲不動以死也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葛藟篇 葛藟而生河上得河之潤以爲長猶王族之託王以爲盛也今平王疏遠骨肉無親親之道兄弟而可遠必使我謂他人父母而後可即使謂他人父母亦孰有顧我者哉

彼采芣兮 序曰懼讒也郝敬曰葛可以織讒言蔓引何以異葛蕭可以蕪讒言薰灼何以異蕭艾可以灸讒言灼膚何以異艾

大車篇 呂氏曰能止其奔不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顧炎武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民免而無

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丘中有麻彼雷子嗟 毛鄭以雷為氏歐陽氏以為  
滯雷之雷詩人不斥言其君之不用賢因託言賢  
士之不進用或因植麻之故遲回邱隴閒而不遽  
來乎亦微辭也

鄭

將仲子篇 摹寫莊公心事曲盡云仲之言豈不可  
懷段豈不當速除但父母諸兄國人必有以殺弟  
見責者俟其作難而後除之則可以謝眾口矣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叔子田二篇 先儒謂國人愛段今觀其所以美叔  
者無非飲酒服馬馳騁射御然則愛之者非狎昵  
之羣小即徒搏之勇夫豈舉國之人愛之哉嚴氏  
曰首序以為刺莊公蓋譏失教也 禮禘暴虎獻  
于公所黃氏曰晦庵以公為莊公華谷以為叔段  
從莊公田愚恐叔段強恣于外未必入鄭愚按毛  
氏云叔從公田則不始于朱子方其未襲鄭也君  
臣之分未絕安知不入鄭而從田邪禮禘暴虎正  
段好勇輕脫之常態得虎以獻乃自矜武力以驕

其兄也

遵大路篇 序以為莊公失道君子去國國人思望  
之朱子改為淫婦之辭殊不似執袪執手乃國人  
惜君子之去深致其纏縈之意也

有女同車篇 舊說有女即孟姜嚴氏謂鄭忽所取  
他國之女孟姜指忽所不取者亦有理

蓍兮篇 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何楷  
曰如後序言則絕無人臣禮豈可為訓嚴氏謂小  
臣憂國之言得之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彼狡童兮 或謂指祭仲或謂指忽用事之人惟以  
為指忽者不可從朱子曰昭公柔懦疏闊不可為  
狡年已壯大不可謂童嚴氏曰忽以世子為鄭君  
義不得目為狡童

褰裳篇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  
國之正已也孔氏曰狂童矣也正謂正爭者之是  
非去矣而定忽嚴氏曰此詩及有女同車皆欲求  
援于大國以扶植之一說狂童指祭仲即扶蘇所  
謂狂且仲置君如奕棋然故詩數以狂童目焉

風雨篇 余德鄰曰亂世小人多而君子少幸一遇

焉故曰心夷曰疾瘳曰云胡不喜

縞衣綦巾 嚴氏謂稱其妻猶云荆釵布裙也蘇氏

謂縞衣白衣男子之服綦巾蒼巾女子之服恐不

必如此分別

有女如荼 孔氏謂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

服愚意如荼言如茅華之輕白可愛耳

野有蔓草篇 諸家以為婚娶失時相遇于野草之

閒玩詩中無狎昵語未必然也且左傳子太叔賦

昭代叢書 卷第五

毛詩日箋 五 世楷堂 藏板

野有蔓草子齋賦野有蔓草豈有名卿贈荅專賦

淫佚之辭蘇氏曰鄭人困于亂政思得君子以被

其膏澤也何楷以詩有蔓草二字遂謂國人託為

莊公愛仲之辭則鑿矣

齊

雞鳴篇 古說皆謂賢妃誤以蠅聲為雞聲嚴氏則

曰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

也于是從曹氏說謂哀公荒淫昏亂以雞聲為蠅

聲季本曰天將曙而蒼蠅始有聲此疑其已遲之

辭也次章曰蒼蠅已有聲然月光尚顯此幸其尚

早之辭也既不肯古序又可解華谷之疑

折柳樊圃

四句 首二句言其君號令無常如折柳

而樊圃耳然狂夫亦必卻顧而不敢越如人臣聞

君之命雖知其無常不敢不顛倒衣裳也末二句

正言其與居無節不必謂歸咎于司漏者

南山篇

諸家皆以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

嚴氏謂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然襄公身為鳥

獸之行日以雄狐誰曰不宜

昭代叢書

卷第五

毛詩日箋 六 世楷堂 藏板

婉兮變兮

四句 鄭氏曰人君內修其身外修其德

居無幾何可以立功朱子謂凡事不須強求當循

其序而為之獨嚴氏曰此詩正言襄公之躐等而

躁求其說亦通

盧令令篇

序云襄公好田獵百姓陳古以諷焉何

楷曰其人指襄公美且鬢明是見前有此人若如

何說乃田獵者獻媚之辭詩人述之以為刺耳

做笏篇

郝敬曰夫為妻制笏可制魚莊之子母猶

曰弗克桓不能制其妻則同做笏矣故做笏以刺

夫猗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載驅薄薄 四句

蘇氏曰襄公疾驅以會文姜文姜

夕發于魯而來會之嚴氏謂四句皆言文姜非也

猗嗟篇 句句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

魏

好人服之 毛傳以為好女手之人朱子曰猶言大

人也按詩本刺禍○急之俗必在上之人成之

汾沮洳篇 朱子曰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

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嚴氏謂魏君親采莫之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七

世楷堂 藏板

事公路之官猶不為此恐未必然郝敬曰沾汗手

足以求蔬菜非大人之事居上纖嗇其狀類此不

必真有采莫采桑之行

園有桃其實之殺 毛氏謂園有桃則食其實國有

民則用其力詩中雖無不能用民力之言而其意

固在言外鄭氏云魏君不取于民食桃而已陋甚

陟岵篇 父曰母曰兄曰諸家謂父母兄臨行教戒

之言朱子謂行役者想像其父母兄念已之言徐

士彰曰不言已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已則所以

存諸心者益切不言已之自慎而言親之欲其慎

則所以保其身者益至

伐檀篇

蘇氏曰君子之仕于亂世其難合也如檀

之于河未免牽強朱子以為美君子之不素餐與

序不合呂氏嚴氏俱從孔疏身自伐檀之說又似

太泥愚意詩人以伐檀喻君子之不得任用伐檀

本以為車寘之河干非其地懷材本以大受寘之

閒散非其任而舉目富貴之人皆無功食祿者也

若君子之用于時則必有以稱其祿矣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六

世楷堂 藏板

碩鼠篇 朱子曰民困于貪殘之政託言大鼠害已

而去之鄭箋以碩鼠為斥其君嚴氏以為指聚斂

之臣非矣

唐

蟋蟀篇 呂氏曰欲僖公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

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

于縱廣其儉者或流于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

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職思其憂何楷曰思

其外之可憂者

有樞篇 序曰刺晉昭公朱子謂宛其死矣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然當時亦急不擇音也呂氏曰詩人豈真欲昭公驅馳飲樂哉特激發感切之耳何楷曰諸大夫哀昭公將亡私相告語謂此衣服車馬必非我輩所能享何不及今曳婁之驅馳之亦通

揚之水篇 諸家皆謂國人叛昭公而歸沃嚴氏援據後事謂晉人無叛心叛者潘父之徒耳詩人反辭以泄其謀欲昭公知之早為之備說最深長

昭代叢書

毛詩日箋 卷第五

尤

世楷堂藏板

網繆篇 序曰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朱子謂昏姻之已成者嚴氏謂昏姻之未成者夫詩云見此良人明是昏姻已成朱子之說是也特謂喜甚而自慶之辭似于如此良人何語意未得蘇氏曰今夕何夕云者幸之之辭也然居于亂世家室不能相保既已成昏而懼其失之則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此解得之

杕杜篇 舊說昭公不親其兄弟如獨行道路之人

踽踽然無所親朱子改為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

而求助于人之詞反覺少味

無衣篇 序云美晉武公也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也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大夫之意耳戴岷隱曰己不請命于天子其大夫乃為請命于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強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諷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忿豈曰無衣自誇強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昭代叢書 卷第五 尤 世楷堂藏板 公謙詞也外示強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此解最得詩意

有杕之杜篇 人君無恩于人君子舍之而去邱光庭曰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樹既寡特而陰又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

葛生篇 廣漢張氏曰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以百歲之後庶幾同歸於邱而已嚴氏以為悼亡按世說袁羊嘗詣劉恢恢未起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

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則其為悼亡之詩舊矣

人之為言 六句 鄭氏謂人之為言是稱薦人舍旃

舍旃是謗訕人歐陽氏謂下文再舉人之為言而不舉舍旃舍旃知非二事也其解詩曰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嚴氏曰聞人之言且未可信將舍之而不聽乎亦且不可但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矣似更曲盡

昭代叢書 秦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藏板

秦

車鄰篇 姚舜牧曰秦初與民並坐鼓瑟何等簡易可親然其趨也必至于尊其臣卑其主而上不勝其憤則一變而森嚴堂陛使侍者會不得持尺寸以上殿焉此可謂善于論世

載獫狁驕 舊說以為田犬名長喙獫狁獸獸王雪山巖華谷載岷隱以為載獫于車中以歇其驕逸但爾雅作犬名惟字皆從犬為稍異則舊說不為無據朱子謂以車載犬以休其足力

小戎篇 輔氏曰一章言車二章言馬三章言兵器婦人卿大夫為將帥之妻也溫其如玉厭厭秩秩非士卒所能當

蒹葭篇 序曰刺襄公未能用周禮無以固其國呂氏曰伊人指周禮也言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何楷曰伊人指文武也

陳

宛丘篇 序謂刺幽公游蕩無度若尋常之人安得擊鼓擊缶鸞羽鸞翻聲容如此之盛乎

昭代叢書 秦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藏板

東門之枌篇 有宛邱之君則有東門之人矣

衡門篇 序曰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歐陽氏曰首章言小國皆可為二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朱子改為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不如舊說有餘味

東門之池篇 嚴氏曰僖公荒淫忠良之言無由而入思得淑女為其配偶庶幾優柔而漸入之如池之漚麻漸漬而化之也

東門之楊篇 昏姻之時失則淫亂之風行所以為

刺不必泥序親迎而女不至之說

墓門篇 蘇氏曰夫也不良指陳陀也知而不去昔

者誰為此乎蓋歸咎桓公也何楷曰歌以訊之訊

予不顧指昔日言顛倒思予指今日言言雖訊之

而我言終不蒙其顧念至今日身死未寒而顛倒

狠狠若此此皆追恨之辭

誰侮予美 毛氏曰侮張誑也李氏引說文云侮雍

蔽也蓋以欺誑為雍蔽也予美鄭氏以為指宣公

何楷曰古者目君皆曰美人既為人所侮矣而猶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呼曰予美忠愛之至也朱子謂男女有私而憂或

間之之辭郝敬曰以予美為男子則簡兮為怨女

矣以予美為婦人則離騷為曠夫矣從序則此詩

為忠憤從朱則此詩為閨怨聖人刪訂之義宜何

從乎

月出皎兮 四句 嚴氏曰當月出皎潔時感其所見

與佼好之人其顏色明豔白皙如月初出其行止

舒遲窈窕思而不可得則勞心悄然此說與毛鄭

蘇合朱子曰當月出時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

舒窈窕之情而不可得是以勞心悄然也較舊說

為勝

株林篇 呂氏曰國人問靈公胡為乎株林而從夏

南詩人為之隱曰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

耳然而乘馬則舍于株林矣乘駒又食于株林矣

雖欲為之隱不可得也辭言婉約最妙

檜

羔裘篇 檜君好絮其衣服遙遙遊燕舊說以朝服

燕而以冬服朝不必泥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隰有萋楚篇 後序謂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

情欲者此因有家室之語而曲說耳黃氏疑樂子

之無室無家恐難指萋楚然則萋楚又可稱為子

乎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

中車上

顧瞻周道 鄭氏曰周道周之政令朱子曰適周之

路何楷曰詩言顧瞻雖指適周之路而意之所託

仍在西周盛時其禮樂刑政與今之所行大不同

也

誰能烹魚 四句

姚舜牧曰善治國者如烹小鮮烹

而不漑焦且壞矣漑之釜鬻以善其烹此周道也故繫接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曹

蒼兮蔚兮南山朝隲 蒼蔚毛氏曰雲與貌程子曰

草木鬱茂之狀朝隲毛氏曰升雲也言小人衆多

而氣燄盛也嚴氏解以為樵者朝升于南山之上

而采草木似乎創解然張子詩云林木南山蒼蔚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時工斤樵斧共朝隲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

季女飢此說由來舊矣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

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

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故居一以待之無不

及者深得均平專一之意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

程子曰泉之潤物猶膏澤之

及人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

害物嚴氏曰泉流自上而下宜其灌良苗也今其

所浸乃叢生之稂見田野荒蕪民不得其所也然

下泉而曰冽苞稂而曰浸正與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相反則程說為長

幽

之日二之日 朱子曰一之日斗建子之月變月

言日謂是月之日也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

有天下遂以為正朔黃氏曰一日二日主于陽復

而起數何楷曰本天而言則主日以冬至為日長

一線之始本秬而言則主月以孟春為夏正建寅

之始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婦人謂嫁曰歸既曰同

歸似非男也且諸侯之子凡男女皆得稱公子女

心傷悲先儒謂其豫有離親之感而嚴氏以為非

經意夫苟無離親之感則所傷悲者何事乎

猗彼女桑

毛氏曰角而束之曰猗蘇氏曰取葉存

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蘇氏為確

為公子裳

嚴氏曰不敢言幽公之裳而託言公子

也何楷以為女公子言元黃以獻君其朱色之鮮

明者婦人女子尤愛之故取以為公子裳亦通



十月隕葍 毛氏曰隕墜葍落也黃氏曰以葍為落  
則與隕字何別當從說文乾葉為葍

為公子裘 何楷曰此謂幽公之子蠶績者婦人之  
事則我朱孔陽以獻公之女狩獵者男子之事則  
取彼狐狸以獻公之子

曰為改歲 黃氏曰東萊云十月而改歲三正之通  
于民尚矣岷隱云十一月謂之改歲者十二辰起

于子也非三正之謂孔氏云改歲者以仲冬陽氣  
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愚恐詩意不過以大寒將至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故預為塞瑾之計非謂塞瑾之時為改歲也此論  
甚當何楷曰既以十月為改歲又何云二之日為  
卒歲乎是自相矛盾矣

二之日鑿冰沖沖 萬壽無疆 姚舜牧曰藏冰獻  
祭是民之共宴饗稱觴是民之厚然詩意全不在

此若曰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不獨續武功于藉  
舉趾又有藏冰獻祭亦係于職分而不可已者九

月十月不獨菜場圃納禾稼又有宴饗稱觴亦根  
于至情而不容已者總見農夫無一刻之暇為之

上者不可一刻忘稼穡之務也

鳴鴉篇 居東東征或以為一事詩作于既誅管蔡

之後或以為二事詩作于東征之前以為一事者  
本于孔氏據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

居東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既誅管蔡懼  
成王疑已戮其兄弟故作詩以曉諭成王也以為

二事者本于鄭氏謂居東者始聞流言而避居于  
東也東征者成王既迎周公以歸往征其罪也金

縢云居東二年東山云于今三年則知非一時事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矣愚按鳴鴉詩在東山前則作詩在前東征在後  
明矣金仁山曰鳴鴉之詩蓋憂武庚之必反王室

之必危也既取我子謂其已誘管蔡也毋毀我室  
謂其勿更搖毀王室也鬻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

章言先王勅業之備固今此下民孰敢侮予微管  
蔡之內叛武庚之外連則固未易侮也三章言先

王之勤勞四章言王室之孤危外患之必至其辭  
不得不迫也何楷曰次章承上毀室言而深以綱

繆漏戶為成王望也四章風雨漂搖乃未然事與

次章未陰雨相應今雖未至于此而後來必至于此其說甚當

鶴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  
杰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程子曰陰雨之候  
婦思念其夫而悲歎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  
至也念其將至而洒埽復恨其留繫之瓜瓜之苦  
者人所不取以比君子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  
三年矣嚴氏曰此皆想其婦在家之歎望蓋行人  
念家之情朱子曰行者之妻思其夫之勞苦而歎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完

世楷堂 藏板

倉庚于飛 入句

諸家謂上章咏舊有室家者此章

咏新有室家者而鄭氏解末二句曰其新來時甚  
善至今則久矣不知何如也如鄭氏說則詩皆追  
述昔日之事非初婚也何楷曰前章果羸瓜苦等  
語皆夏末秋初所有而倉庚之鳴正在仲春則于  
飛結禱其為追述之語無疑

破斧篇 鄭氏以破斧缺斨為四國流言既破毀我

周公又損傷我成王甚矣詩旨此總發明周公大  
公至正之心全是為民非以自救而當日從軍之  
士亦深知其心雖破斧缺斨不以為勞耳

籩豆有踐 郝敬曰設其籩豆踐然成列君臣相與  
燕笑一見而往事釋然矣聖人豈有成心乎

九罭之魚 鮓鮓 九罭或以為大網或以為小網鮓

鮓或以為大魚或以為小魚程子曰鮓鮓魚之美  
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鮓鮓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是以有袞衣兮 三句 居東周公之不幸也東人當

以朝廷之失公為憂不當以東土之得公為喜故

謂東人留公者非也程子曰是以猶所以也朝廷

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

道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也

狼跋篇 程子曰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陷于羅

繫周公無利欲之蔽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

馬几几然安也異于狼之跋躄矣何楷曰跋胡比

公之進而立朝遭流言之變躄尾比公之退而居

東至二年之久亦通

小雅

鹿鳴之什

我有嘉賓 四句 鄭氏曰視古示字曹氏嚴氏謂與

視民如傷同義言嘉賓教益于我皆有德之言其

昭明矣其視民則所言皆仁厚也不及鄭義

翩翩者騅 五句 朱子曰騅或飛或下集于所安之

處今使人勞苦在外而不遑養其父君人者所以

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嚴氏謂鶉鳩性壹而孝

昭代叢書 癸集毛詩日箋卷第五 三 世楷堂藏板

今使人不暇孝養其父鶉鳩之不如說本于蘇

氏頗近穿鑿

將母來諭 鄭氏曰諭告也朱子曰以不獲養父母

之情來告其君設言以勞之耳而何楷曰將母來

諭者言以已欲將母之情來告于其母蓋父母愛

子之情雖一而父或猶知大義母未必不牽于私

情故思所以慰其意者如此

駉駉征夫每懷靡及 征夫毛氏曰行人也是即使

臣也孔氏曰使與上介象介朱子曰使臣與其屬

也而嚴氏云每懷靡及征夫如此使臣可知則使  
臣在征夫外矣恐不然

周爰咨諏 毛氏曰忠信為周鄭氏曰大夫出使見

忠信之賢人則于是訪問求善道也呂氏曰周爰

咨諏者古語多倒用也後儒以為周徧之周但國

語叔孫穆子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

諏謀度詢必咨于周則毛說未可非也

常棣篇 嚴氏曰詩中雖不言管蔡事而閔管蔡之

心惻然溢于言辭之表 鄂不韡韡不鄭氏曰當

昭代叢書 癸集毛詩日箋卷第五 三 世楷堂藏板

作柎鄂足也歐陽氏曰不韡韡者韡韡也何煩改

字然古不與柎皆為夫音華不注山不亦讀作夫

伏琛齊記引虞摯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花

跗之注于水可以證鄭說 春令在原兄弟急難

何楷曰禽經云春令友悌張華注云春令其母者

飛鳴不相離故取以喻兄弟可以備一說何楷曰

急難者兄弟當相急于患難謂相救也春秋傳急

病讓夷戰國策以公子能急人之困字法同此

伐木丁丁 嚴氏曰山中伐木其聲丁丁然相應是

與人共伐之愚謂丁丁止取其聲之相應耳不必  
言與人共伐也邱氏曰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  
既有肥豸以速諸父 諸家或以肥豸肥壯為禮之  
隆殺何楷曰醜酒灑埽陳饋豸皆一時事互文  
耳先言諸父後言諸舅親疏之序也

有酒湑我 四句 嚴氏曰凡言我皆燕朋友者自我

也鄭氏以為族人陳王之思則非君燕臣之辭矣  
君燕臣之樂歌但當述已待臣之意不當述其臣

感已之辭也

昭代叢書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天保篇 諸家皆言祝其君之福祿惟嚴氏曰天下

無德外之福曰厚曰益曰穀祝君之德也曰除曰

庶曰宜曰興曰增祝君之福也歸美之中有責難

者寓愚按五章言貽爾多福而極之羣黎百姓徧

為爾德明是以德為福也極于羣黎百姓而反無

一語歸本君身之理何福不除嚴氏曰言何等福

不消受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願炎武曰夫使機

智日生而姦偽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笑白而降

福乎

采薇篇 序曰遣戍役近儒以為勞還役何楷曰一

月三捷自是紀述實事之語若遣行時安得有此

鄒忠允曰楊柳雨雪道其實歷之景如此若云預

道歸時之景豈有方遣之日而遂以為昔往乎但

按先儒謂一月三捷言將士之心自期一月閒三

戰三捷耳昔我往矣一章設為役人預道其歸時

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既體其情又勉以義可謂

曲盡事理矣

彼旃旒斯胡不旆旆 朱子曰旆旆飛揚貌而呂氏

昭代叢書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曰為將者指旃旒而言曰彼旃旒斯胡不旆旆而

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

心觀之亦若旃旒隨人意而不舒也按建而不旆

援據左傳而此解與下文憂心悄悄妙有關生

昔我往矣 四句 嚴氏以昔我往矣為移師伐西戎

謂采薇言往自周北戍時也此詩言往自朔方西

伐時也采薇言來初期歸時也此詩言來自西戎

歸在道時也推嚴氏之意止因黍稷方華鄭氏以

為六月時自采薇為二月以至六月不應在道太

久故斷以為西伐時耳不知詩人之言難太拘泥

黍稷方華或是既至朔方所見不必定在道也

春日遲遲八句 嚴氏曰上章言其未歸室家望之

此章言其既歸室家喜之按詩意喜南仲平獫狁

而歸為之敘景物之暄妍稱將率之功伐耳嚴氏

以采蘩為婦人之事謂是述其所見恐不然

有杕之杜七句 何楷曰以杕杜逢春而生意改觀

如此閨中思婦其何以堪卉木萋止復從杕杜推

廣之此即舊說感時物之變而語意益曲至

昭代叢書冬集毛詩日箋 世楷堂藏板

憂我父母 嚴氏曰婦以事舅姑為職汝墳勉其夫

以正則曰父母孔邇此詩望其夫之歸則曰憂我

父母汝墳下明其義此詩上體其情也

檀車幘幘三句 此皆意料之辭

維其時矣 呂氏曰時不專謂用之之時也謂非國

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白華之什

嘉賓式燕綏之 嚴氏曰綏之謂燕飲以安之醴酒

不設而穆生去禮貌衰則不能安賢者之心也

既見君子四句 既見君子鄭氏曰諸侯朝見于天

子是稱天子為君子也朱子謂天子稱諸侯為君

子詳全篇皆下頌上之辭宜從鄭說有譽處兮鄭

氏曰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嚴氏曰下情喜

悅稱贊天子曰宜其有譽處也有譽則得其名有

處則保其位而張氏曰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

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二說俱可從

厭厭夜飲 嚴氏曰以漸至醉浸漬厭足之意毛以

為安孔以為閒蘇以為久其義一也

昭代叢書冬集毛詩日箋 世楷堂藏板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

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此說得之

彤弓篇 胡氏曰車馬袞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

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彤弓昭今受言

藏之鄭氏曰言謂王策命也孔氏曰藏之于家以

示子孫言諸侯既受此弓因命之曰汝得此弓以

歸尙其寶藏之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羅願曰地之良者善養物君

之仁者善養士

比物四驪四句

王氏曰既言四牡駉駉矣又追本

其比物而閉之之事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

侵鎬及方 孔氏曰劉向云來歸自鎬我行永八千

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案鎬即郟也漢

為高邑縣今隸真定府正與山西太原接壤

至于大原 顧炎武曰以為今大原陽曲者始于朱

子然必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漢書地

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并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

昭代叢書卷第五

世楷堂藏板

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于涇陽注涇陽

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

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

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

名耳計周之禦獫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大

原在河東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

子命我城彼朔方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地

近邊而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于晉國也顧氏以

大原為今之平涼存以備攷

吉甫燕喜 鄭氏曰天子以燕禮樂之朱子以為吉

甫之私燕愚按詩先言奉命出師後言凱旋飲至

鄭說是也

薄言采芑三句

芑毛氏以為菜宜馬食諸家以為

穀郝敬曰王師所過嘉穀被野田野治矣

駉彼飛隼三句

鄭氏曰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

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亦集于其所止喻士

卒須命乃行也

克壯其猶 嚴氏曰或以為勇決之意案詩人正謂

昭代叢書卷第五

世楷堂藏板

少年輕俊往往以勇力求勝惟方叔老成故能向

謀不尙戰以謀為壯不以力為壯也

車攻篇 助我舉柴毛氏曰柴積也朱子曰說文作

擘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姚

舜收曰天子巡狩燔柴以祭天必取用犧牲故云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謂助我舉此柴望之禮也蕭

蕭馬鳴四句 李氏曰歐陽公詩曰萬里不嘶聽號

令諸蕃無事樂耕耘蘇長公詩曰令嚴鉦鼓三更

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皆效此詩而作

吉日維戊六句 毛氏曰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

祖孔氏曰車半馬健可以歷險從禽嚴氏曰既伯

謂有事于馬祖將用馬力而祭之也既禱謂因祭

而禱之願馬之強健而獲多也田車四語皆禱辭

按嚴氏之說于二既字有分曉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毛氏曰從漆沮驅禽而致之

天子之所朱子曰獸之所聚漆沮之旁爲盛宜爲

天子田獵之所也

鴻鴈之什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鴻鴈篇 歐陽氏以之子指宣王之使臣然卒章曰

哀鳴嗷嗷似指流民也朱子則曰之子流民自相

謂然首章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似指使臣也毛

鄭以之子爲侯伯卿士與使臣之意略同但其解

維此哲人云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解

謂我宣驕云我之子自我也謂我役作衆民爲驕

奢今按上二章首二語下皆作流民美使臣之辭

不應此章獨作使臣口中語嚴氏謂哲人亦指使

臣爲得之

庭燎篇 此詩美宣王勤政羣工百執事有夜半而

趨朝者詩總言其一時振作之象耳序謂因以箴

之非也

沔水篇 嚴氏曰莫肯念亂者皆願治平也誰無父

母乎皆有所願惜也憂諸侯之背叛而致禍亂將

累其親也舊說謂莫肯念王室之亂于義亦通駝

彼飛隼六句 嚴氏曰一章喻諸侯或朝或不朝者

二章喻跋扈不朝者此章言循道而來朝者蘇氏

曰厲王之亂諸侯恣行不可禁止宣王將復繩之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而君子懼其不以漸治久亂而不以漸治亂之激

也故告之曰隼舍其飛而循中陵斯已畏矣民猶

將爲詛言以誣之不可不懲也今諸侯亦欲敬矣

特爲讒言之興是以不至至而有讒恐不能免耳

鶴鳴篇 何楷曰宣王末年山甫吉甫張仲召虎諸

賢皆已彫謝故曰爰有樹檀其下維樺至如諫廢

魯適諫不藉千畝諫料民太原諫殺杜伯諸讜論

皆不見聽此詩人所以益致意于他山之石也

有母之尸喪 王氏曰勞役不得奉養而母尸劬勞

之事嚴氏曰我有母在當主為養以養之

所謂伊人于焉道遙 呂氏曰伊人廟廊之人也乃

于此而道遙乎為嘉客乎既幸其來復深歎其所

處非其地也嚴氏曰伊人猶言彼人願其來此道

遙來此為嘉客蓋賢者去而國人思望之也

爾公爾侯 四句 呂氏曰賢者舍朝適野時事可知

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下二句與

賢者決別之辭嚴氏曰彼去而已留于是羨賢者

退居之樂謂爾若為公為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惜堂 藏板

逸豫之期今爾肥遯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

重耳愚按嚴氏以四爾字俱指賢者惜其去羨其

去又似體其不容不去極得詩人微旨

黃鳥黃鳥 三句 集穀啄粟喻適異國者見侵迫之

意嚴氏謂黃鳥人所愛玩集木啄粟未為侵害于

人乃作與黃鳥告別之辭恐非

我行其野篇 此言我以惡木為蔭惡菜為食如是

辛苦而來就爾望爾以婚姻之故相收郵也今既

不我畜亦惟有歸耳而諸家多言責其婚姻惡木

野菜之不如恐太紆曲成不以富亦祇以異朱子

日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

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于故耳以此見詩

人忠厚之意呂氏詩記取之

斯千篇 歐陽氏謂考室而為頌禱之辭呂氏曰一

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三章述其

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

翥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六章以下皆禱頌

之辭朱子謂三章言上下四旁之固四章言其堂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惜堂 藏板

五章言其室說本蘇氏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諸家

皆言盤基之厚如竹之苞締蔭之廣如松之茂但

四五章方極狀其壯麗深廣此章太早王雪山曰

言面勢物色皆嘉也如非比喻之如乃枚舉之辭

耳何楷曰皆表此地物色之美其云如者孰如之

主下文兄及弟矣為言兄弟相好則根本堅固而

不可搖枝葉茂盛而不可替所以擬之如此

無羊篇 序曰宣王考牧也嚴氏曰作牧養之牢而

落成之陳氏曰畜牲之多寡足以表國之盛衰故



于其牧成而考之誰謂爾無羊舊說爾字呼宣王  
歐陽氏謂呼牧人于義為安以雌以雄鄭氏謂牧  
人搏禽獸以來歸歐陽氏謂牛羊以時合其牝牡  
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  
數也

節南山之什

不宜空我師 鄭氏曰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  
之衆民也呂氏曰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嚴氏以  
空為曠曰昊天不見愍弔乎不宜曠我太師之官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也亦通

弗躬弗親 四句 朱子從舊說以君子指幽王解極  
明暢嚴氏謂此君子正對下文小人之謂人之  
邪正也君子所見者遠若迂闊若遲鈍世每訕笑  
之以為不可用不知用之則安富尊榮小人所見  
者近敏捷可以集事諛佞可以悅意世主甘心焉  
不知用之則國危勿誣罔君子以為不可用勿信  
任小人以自取危殆文意燎然權姦欲擯斥君子  
無罪可指必以好名無實排之所以罔君子者干

載一揆也

誰秉國成不自為政 誰秉國成非責幽王責師尹  
也不自為政所謂弗躬弗親也

方茂爾惡 四句 舊說為小人喜怒之不可期是也

嚴氏以既夷既憚為規之以善似不然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不懲其心指尹氏嚴氏為指

幽王者非蘇氏曰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正

已者言其為惡無已時也

正月繁霜 四句 嚴氏曰繁霜則天令乖詭言則民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思亂然觀下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則訛言者乃

變亂是非之小人也姚舜牧曰政行慘虐而又欲

箝天下之口故造此姦偽之言耳不曰執政而曰

民者不敢斥言也得之

瞻彼阪田 四句 鄭氏曰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播

動我如將不勝我歐陽氏謂詩人自我言阪田之

苗有特生者苑然茂盛今我獨立于昏朝而勢傾

危天之机我惟恐不傾也以我為我特苗未安

今茲之正胡然厲矣 正鄭氏以為長諸家不取歐

陽氏謂正政古通用言國之政惡也王氏謂是邪

正之正言今之正道何其危也俱可從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能謹其始雖踰絕險安有不  
意之患乎

抑此皇父豈日不時 毛氏日時是也王氏日言皇

父所為自以為是與朱子解農隙之時不同

皇父孔聖 四句 鄒忠允日向在東都畿內此時周

尙都西鎬皇父既總集朝權何肯舍此而徂彼夫

亦見西戎方強王室方騷自知負天下之怨而營

昭代叢書 癸集毛詩日箋

皇 世楷堂藏板

狡窟以自固邪姚舜牧日卿士安得有三卿蓋擇

取三卿中附已者聚斂以益其富也

龜勉從事 朱子以為從皇父之役諸家皆言賢者

從王事

天命不徹 二句 蘇氏日天命之不通我知之矣然

不敢傲友之自逸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弗慮弗圖 諸家多指天言李氏嚴氏則指幽王謂

王不能恐懼修省以回天意

維日子仕孔棘且殆 鄭氏日棘急也何楷日仕途

甚多荆棘動輒遭刺且有以危

如匪行邁謀 二句 鄭氏日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

行而坐圖遠近是子道路無進于跬步何以異乎

嚴氏日行路必問于會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

之謀宜其無得于道路之事也說更婉暢

念昔先人 三句 舊說以先人為文武歐陽氏李氏

嚴氏皆以先人為宣王二人為文武言宣王能永

懷文武之烈以致中典觀四章有無忝所生語則

先人為宣王無疑也

昭代叢書 癸集毛詩日箋

皇 世楷堂藏板

中原有菽 六句 嚴氏謂刺幽王之黜其子最得詩

意鄭氏以教誨爾子為教誨萬民甚迂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日幽王不曉民事握

粟問人日此粟何自而能成穀李氏日桑扈不食

粟苟握粟以試之自何能食乎二說牽強朱子曰

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日何自而能善乎根上宜岸

宜獄說來語意平穩史記日者傳云卜而有不審

不見奪楮是古以粟問卜也

弁彼鵞斯歸飛提提 提提毛氏以為羣王氏以為

安朱子曰羣飛安閒之貌何楷曰鳥得所歸而飛不若宜曰之被放逐而無所歸也

何辜于天四句何楷曰我何所得罪于天而至是

乎且不知我之得罪于親者其故安在乎心之憂矣終將何道以處此朱子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非也

踉蹌周道鞠為茂草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

鞠為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預言之耳長樂劉氏

云諸侯無復來者故生茂草拙矣

昭代叢書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藏板

苑彼柳斯

六句

嚴氏曰蟬鳴于柳萑葦生于淵物

皆有所依我獨如不繫之舟無所依泊不知所至也孔氏曰太子奔申而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奔竄母家非太子所當至也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朱子云宜白棄逐如病傷之

木憔悴無枝不若諸家云幽王斥后放子內有蠹

病外無附枝也鄭氏云太子放逐不得生子陋矣

伐木持矣析薪地矣舊說謂伐木必持其顛不欲

妾踏之析薪必隨其理不欲妾挫之今王之遇太

子不如也嚴氏曰持從後牽也桤以手離之木本

附著于根伐木者既斧斤之又以繩索牽縋之使

離絕其根薪本一木相聯析薪者既斧斯之又以

手地而離之使析而為二皆喻幽王父子天性本

為一體而讒人離絕之也似于上下文讒人離間

之意尤切

匪其止共維王之印朱子曰讒人不能供其職事

徒以為王之病說本鄭氏嚴氏曰為人臣止于敬

讒人非止于敬徒為王之印病

昭代叢書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藏板

在染柔木

八句

焉字歐陽氏讀作煙呂氏曰善人

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四句既不為所惑坐見其情態也

何人斯篇逸齋詩補傳曰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

皆被讒而作獨何人斯終篇不及讒譖一字蓋小

弁三詩皆顯被讒譖故詩人顯斥之何人斯之譖

乃出于同列之暴公蘇公陰被中傷初不見其形

迹也胡逝我梁不入我門鄭氏曰梁魚梁也詩補

傳曰門外之橋梁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諸家皆謂責譖人者，縱不愧于人，獨不畏于天乎？歐陽氏謂賢者被譖，必反而自省也。彼何人斯？四句李氏曰：喻小人往來無節，如飄風之起，不南不北，已適遭之也。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李氏曰：言終必見我胡爲而爲此國語。曰：面而靦然。注曰：面目之貌。後世用此語以爲愧恥非也。

成是南箕。蘇氏曰：南箕非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耳。譏人之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名之。李氏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癸

世楷堂 藏板

曰古之論虛名者，多說南箕。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徒有其名耳。

楊園之道，猗于畝邱。毛氏曰：猗，加也。王氏曰：楊園，下地。畝邱，高地。欲陵畝邱，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于卑人。

谷風之什

谷風篇 黃氏曰：古說以谷風爲東風。嚴氏以爲大谷之風。後章言草死木萎，則非東風矣。

蓼蓼者莪

四句

呂氏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

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嚴氏曰：始爲莪，猶可食。後爲蒿，則無用。喻父母生長我身，至于長大，乃無用之惡子。愚謂此孝子感物而自怨其身，後說是也。

餅之馨矣，維羶之恥。王氏曰：餅，警則民也。羶，警則君也。民之窮則君之羞。嚴氏曰：餅，小喻子。羶，大喻父母子困窮，則貽親之羞。序云：刺幽王從前說爲是。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

嚴氏曰：孝子行役，觸目悲傷。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辛

世楷堂 藏板

不必定言虐政之病人。

小東大東

六句

舊說謂大小皆取于東。朱子以爲

東方大小之國，糾糾葛履，可以履霜。言民窮乏之甚。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言雖貴者亦奔走道路，或以其酒。四句。朱子云：東人或饋之以酒，西人曾

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鞞，然之佩。西人曾不以為長極，得西人驕橫之狀。

雖則七襄

二章

歐陽氏曰：言譚人困于供億，其取

于地者已竭，欲取于天又不可得也。

24 26 40 11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王肅曰征役過時曠廢其祭  
祀我先祖獨匪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卹使我不  
得循子道左傳會于棐季文子賦四月杜注義取  
行役踰時思歸祭祀孔叢子載孔子曰于四月見  
孝子之恩祭也王肅據此

我從事獨賢 黃氏曰賢多也王雪山曰言其勞獨  
過于人也

四牡彭彭 六句 謝疊山曰此詩本爲役使不均而

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至 世楷堂 藏板

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  
爲知己忠厚之至也

小明篇 大雅有大明小雅有小明自是名篇者偶

爲誌別不關詩義其人非隱居不仕之人朱子以

爲念其僚友之處者前三章之共人卽後二章之

君子大夫久役在外因念僚友且又勗其無恒安

處靖共爾位懷歸固是至情勞苦實其職分嚴氏

曰以已之自處者告其同志得之

楚茨篇 李氏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盡是思古

人之詩全無一語刺幽王嚴氏曰詩人遐想太平  
之盛田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于其時也楚楚  
者茨四句毛氏曰抽除也鄭氏曰伐除蒺藜與棘  
古人何乃勤苦爲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諸家多  
言詩人感田野荒蕪言今有楚楚然繁鮮之蒺藜  
與枝條抽發之荆棘者此自昔何爲之地乎乃我  
藝黍稷之地也黃氏曰言抽其棘是以人力抽之  
刈之非物之自抽也宜從舊說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疏云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至 世楷堂 藏板

與匠人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也益稷畎澮距川

與匠人同閒有澮專達于川同也是則邱甸之法

禹之所爲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是

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

甫田之什

歲取十千 毛氏曰十千言多也鄭氏謂一成之田

十萬畝公田什一之法十萬取十千孔氏言凡詩

之作非如紀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歲取

十千猶頌言萬億及秭皆舉盈數且叶韻耳嚴華

谷以爲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分十千爲二事誤矣

我取其陳 三句 鄭氏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貲取食

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農年

之法如此嚴氏謂我農夫自我也非上取以食之

也不如舊說爲長

曾孫來止 至 農夫克敏 呂氏曰此言省耕時王者

在上耕者在下田畷往來其閒勸勞而撫摩之熙

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

以言其相親無間也日不怒者若不敏于農則怒

昭代叢書 卷第五 世構堂 藏板

矣

曾孫之稼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上古之稅

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呂氏曰溥天之下莫非曾

孫之稼以稅言之陋矣

萬壽無疆 黃氏曰朱子以爲上祝下當依古注以

爲民祝君

既種既戒 月令季冬命民出五種所謂既種也命

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既戒也

有滄萋萋 至 伊寡婦之利 定宇陳氏曰雨我公田

不至知有己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己

而不知有人忠厚如此其幽風之氣象乎

曾孫來止 曹氏曰甫田省耕時大田省斂時

瞻彼洛矣篇 郝敬曰各章首句淒然有河山今昔

之感君子至止四句嚴氏曰君子至東都有容刀

以爲賜子觀詩中無賜予之意詩補傳云詩人思

天子至此見其佩服之美因祝其萬年保此王室

也

左之左之 六句 嚴氏曰上既稱是子之美因贊其

昭代叢書 卷第五 世構堂 藏板

先世言是子之先君子材全德備是以子孫肖似

之詩補傳日詩人既以賢者功臣子孫爲之子則

卒章之君子乃指王者謂賢者既多左右取而用

之無不得其宜也無不有其人也維其有人是以

當使之似續其先人不可棄絕之也

桑扈篇 序日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李

氏日賓之初筵云賓既載止載號載嗽亂我籩豆

屢舞傲傲想見其君臣宴飲之閒傲慢失禮無所

不至所以刺也

頌弁篇 郝敬曰幽王靈山之禍將作矣日與羣小

酌于酒親族疏遠無由得聞其忠詩人借飲酒以

致願見之情也

營營青繩止于樊 鄭氏曰蠅能汙白使黑汙黑使

白喻佞人變亂善惡歐陽氏曰飛聲之衆可以亂

聽止于樊鄭氏曰欲外之令遠物也呂氏曰止于

樊行且及于几席閒矣嚴氏曰喻讒人爲亂漸至

迫近當防其微也

賓之初筵篇 舊說以爲先王將祭必大射將射必

昭代叢書 祭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先行燕禮歐陽氏以上二章略陳人君與其臣下

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下二章遂刺幽王上下

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言幽王之飲酒其禮

如此而飲酒之後不如此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何楷曰彼醉者雖極善號呶然無人與之酬答則

亦將廢然而自止矣

魚藻之什

魚藻篇 魚之在藻毛氏以爲得其性李氏曰萬物

得其性則人君亦得共享其樂幽王不然詩人所

以思古而作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黃氏曰詩多託物起興說者

乃謂采菽以待燕賜曲生枝節此最說詩之病

汎汎揚舟紉纒維之 蘇氏曰揚舟汎汎無定紉纒

可以維而止之天子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

亦如舟之無定耳

角弓篇 詩止刺幽王不親九族耳序中好讒佞一

語乃是衍說呂氏曰一章戒王無遠九族二章言

王苟遠之民將化之三四五章言民皆化之兄弟

昭代叢書 祭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已而暴蔑其尊

老六章歎世垂俗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猱升木

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導之以惡既易

如此况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七

章言宗族乖離雖如雨雪濛濛之可畏王苟篤于

親則洗然如雪之見日羣慝衆怨無復存矣奈何

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所以

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

言雨雪浮浮見暝日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視

宗族如髦蠻而不知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  
望乎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毛氏曰爵祿不以相  
讓故怨禍及之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呂氏曰言  
民不知少長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于子弟  
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說本毛鄭更覺婉  
暢

上帝甚蹈

四句

諸家皆以上帝為斥幽王蹈謂其

躁動不常也然不如陳少南以上帝指天曰上帝

警動之矣我無自睡就之天且俾我安之以待其

昭代叢書

癸集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三

世楷堂藏板

改惡從善而後我始可以往也

有鳥高飛

六句

呂氏曰前二章猶欲靖之以待幽

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

知其悛改之期也

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不過言征役踰時耳不必拘

泥五日六日

黍苗篇

鄭氏專以營謝言王氏嚴氏兼言平淮

隰桑篇

序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朱子謂與菁莪相類不及序之確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諸家皆謂菅喻后茅喻妾以  
賤承貴之義按詩但言二物各有所宜至末章有  
扁斯石始喻妾之賤耳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黃氏曰詩傳謂白雲上騰露

即其散而降下者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所謂英英

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然觀歐陽本義云

白雲于菅茅皆覆露之而無所擇則其說已在前

矣

天步艱難 何楷曰天步艱難以天下將亂言由王

昭代叢書

癸集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三

世楷堂藏板

寵褒姒也鄒忠允曰后實天步是慮豈直為己之

失意永訖發哉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嚴氏曰乘石王履之升車為

用甚卑下喻妾之賤也願欲貴之于人上乎何楷

曰是倒句文法言此乘石也雖處地卑下亦時蒙

王之踐履而我獨無由與王親近則斯石之不如

也

椒葉篇

序曰大夫刺幽王棄禮而不能行詩補傳

曰頌弁謂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賓筵謂媒近



小人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所當行者棄而不用耳

漸漸之石 四句 鄭氏曰卒崔魏也何楷曰上因石

路險阻歎山川之悠遠此言既過此石而山川之悠遠如故登歷何時可盡此從毛氏作竟字解

不皇出矣 歐陽氏曰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出也

朱子曰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朱子之說為長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 王雪山曰豕江豚也猪首魚

身有兩細足微白湖湘間多有之出則雨兆

昭代叢書 冬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三 世楷堂藏板

大雅

文王之什

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 朱子曰文王德盛故上帝

陳錫于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可見矣李氏曰維

文王之令聞如此故天眷祐周家而錫命之至于

子孫皆受其福也此以陳錫屬之天從上章其命

維新來鄭氏曰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

國嚴氏曰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孫

子也左傳引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黃氏曰晦庵云文王不已其

敬如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

矣按于上下語脈未順蓋穆穆文王二句一意言

文王之德也假哉天命二句一意言天命本商有

也商之孫子四句一意言商之孫子雖多今既命

周德殷之後反皆臣于周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嚴氏曰舊說以明明在下為

文王非也首章先泛言天人之理然後及殷亡之

由為美文武張本朱子曰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

昭代叢書 冬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三 世楷堂藏板

在上者有赫赫之命專就善一邊說嚴氏曰明明

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為甚

嚴兼善惡說何楷曰如嚴說則下文承接甚省轉

語

維予侯興 毛氏曰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蘇氏

曰紂陳其眾以拒武王然其眾惟武王是為無不

欲武王興者而朱子則謂侯維也維我之師有興

起之勢愚按侯之為維在詩多然今在維予二字

下恐不當作維字訓也况從舊說足見當時人心

之歸往且于牧野猶稱曰侯可破文王受命稱王之說何楷曰矢于牧野矢誓也牧誓云時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也維予侯與以下誓衆之詞予我也侯諸侯也牧誓云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是也曰予侯者親之也與誓其起而聽誓命也亦通會朝清明 毛氏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六韜謂會戰之朝乃兩止而清明是天相之不若舊說正大民之初生 何楷曰初生言始有生意也后稷始基靖民爲生之初其後困于狄難生意槁矣太王遷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空 世楷堂 藏板

岐而民如稿得蘇是又一初也 來朝走馬 呂氏曰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非是 肆不殄厥愠 二句 鄭氏曰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朱子曰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己之聲問蓋聖人不能必人之不怒也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 虞芮質厥成 六句 蹶厥生蘇氏曰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

詩補傳云虞芮既退諸侯既歸則周之王業蹶然振動四予曰或以屬文王或以屬詩人呂氏曰虞芮質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振動深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予曰有疏附四句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耳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蘇氏曰天豈有章哉雲漢爲之耳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爲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爲國之光采嚴氏曰雲漢爲章于天人皆仰之猶文王以文治昭揭于上人所觀瞻也不及上二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空 世楷堂 藏板

鸛飛戾天魚躍于淵 蘇氏曰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周家作人似之 瑟彼柞械 四句 鄭孔皆曰柞械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爇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

嚴氏曰柞械密茂人取以爲薪而燎之矣文王有豈弟之德神所佑助而賜之福矣然舊說不當改思齊大任 美大任而曰齊後章詠文王之德曰肅肅日臨保其氣稟有自來矣

肆戎疾不殄二句 呂氏曰戎疾大患難也羨里之

囚是也昆夷穢狃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所陳

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也

肆成人有德四句 舊說以為文王作人歐陽氏曰

詩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然後本其所以聖者由

生于賢母幼被養育而至成人也又推廣之曰古

之人自其幼小教育無厭倦則皆有名譽為俊髦

之士矣

上帝耆之四句 毛氏曰耆老也式用廓大也歐陽

昭代叢書毛詩日箋 卷第五 奎 世楷堂 藏板

氏曰耆遲久也天意遲久之謹其所擇既憎二國

之自大乃眷然願周與之使宅西土朱子則曰苟

上帝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說本程子

以耆為至而改憎為增未妥

帝遷明德 詩補傳曰大王治岐既謂之天作則民

之遷岐亦謂之帝遷

天立厥配 諸家皆謂立其賢妃以配之歐陽氏謂

立其德之可配天者以為君

帝作那作對 毛氏曰對配也鄭氏曰作對謂生明

君也朱子曰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而諸家

謂生文王以配天即上章所云天立厥配不亦贅

乎

帝度其心 朱子曰猶言天誘其衷能使制義也嚴

氏曰言天監度其心謂王季此心微與天通也

克明克類 嚴氏曰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

通一理混融徹上徹下也

帝謂文王四句 程子曰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為強

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于險難此謂

昭代叢書毛詩日箋 卷第五 奎 世楷堂 藏板

順天征伐之道嚴氏曰此章言文王之心至公無

私在于救民為下文伐密張本也說者多謂畔援

歆羨是人欲岸是天理與下文伐密不相協且下

言對于天下為答天下之望則登岸為濟難無疑

伊其在京七句 楊氏曰聖人一視同仁天下無彼

我之別以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此蓋戒其軍士

不為暴擾之辭

不長夏以革 鄭氏曰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呂氏

曰聲以色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侈大與變革也

王在靈囿 六句 嚴氏曰文王之鳥獸魚鼈何以異

于人哉特民心樂之耳

於論鼓鐘於樂辟離 朱子曰論倫也言得其倫理

也辟離天子之學也此本古說蘇氏據莊子以辟

離為樂名謂講求鐘鼓之度以作辟離之樂何楷

曰大司樂舞六代之樂無所謂辟離者不足信也

下武維周 毛氏曰武繼也鄭氏曰下猶後也後人

能繼先祖者維周家最大嚴氏曰武王上文而不

上武此詩為繼文而作以武為下者周之家法也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蕪抄

恐未必然

成王之孚 四句 毛氏曰則則其先人也嚴氏曰武

王成王孚而為法于天下者以其承有孝思也其

孝心所思唯法則前人也

昭茲來許 二句 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

武王昭哉嗣服本于繩約其祖先之蹤跡也

文王有聲篤 序云繼伐也嚴氏曰繼文兼言三后

以三后皆有文德也繼伐專言文王以大王王季

無伐功也郝敬曰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

終之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為天子

也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

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貽孫以

終文也故曰繼伐

生民之什

履帝武敏歆 鄭氏曰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禘之

時有大人跡姜嫄履之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

已者也嚴氏極非之謂履帝武祭神如神在也敏

歆感應之速也大意言上帝降格即有身耳愚按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蕪抄

后稷之生苟非甚怪異無緣有寘之隘巷等事似

以不由人道而生故棄之也

有相之道 嚴氏曰后稷稼穡有輔相造化之道即

張子所云贊化育之一端也或以為神助或以為

盡人力之助未盡其義

實方實苞實種實裒 嚴氏曰鄭氏以大田之方為

孚甲始生生民之方為齊等蓋大田言穀之成熟

生民言苗之生莖吐華也鄭氏以大田之以種為

擇其種生民之種為生不雜蓋大田言既種在未

耕以前生民前言種之黃茂已是擇種繼言實種實衷在方苞以後也

以歸肇祀 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為祭主李氏曰只

當從王氏以后稷肇祀為祭宗廟末章為配天毛

鄭為后稷得郊祀是誣后稷也

序賓以賢 呂氏曰四錄既均泛言射者故曰序賓

以賢四錄如樹專言勝者故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

入句 王氏曰以祈黃耆乞言也朱子曰

頌禱之辭呂氏曰頌禱乞言皆在其中黃耆台背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空

世楷堂 藏板

以下毛氏另為一章朱子合之皆以為頌禱之辭

呂氏曰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耆此章言黃

耆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高朗令終 嚴氏曰舊說以令終為考終命非臣子

祝君之辭只是始終如一耳

威儀孔時

四句

詩稱君子萬年所以祝成王若以

孝子為成王則君子當屬周之先祖矣不若從朱

子以為主人之嗣子本之儀禮為有據永錫爾類

毛氏以類為善鄭氏以為廣之以教道天下然下

言永錫祚允則只就後嗣言彭執中曰孝子之後必有孝子天之錫君以類相從也

鳧鷖篇 歐陽氏曰在涇在沙之類謂公尸和樂如

水鳥在水中及水旁耳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

廟等處皆臆說也

假樂篇 諸家以六句分章陳氏以四句分章嚴氏

從之曰以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為子孫以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復為成王文意斷續穆穆皇皇與抑

抑秩秩一體率由舊章與率由羣匹相對皆言成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空

世楷堂 藏板

王也宜君宜王即宜民宜人也按此解文義固順

然從朱子以三四章皆稱頌其子孫之辭則如舊

分章亦無斷續之病岷隱華谷東發皆從陳氏

子時言言于時語語 黃實夫曰或謂于此而施政

發令非也公劉未遷已得民心既遷復適民欲言

言語語者喜色相告之意也

篤公劉

末章

朱子曰總序遷幽之始終嚴氏曰處

新毗也按前五章皆遷幽大事至于治居民之器

用與眾居之地名復于末章詳言之

卷阿篇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求賢用吉士也豈弟

君子鄭氏謂指賢者朱子謂指成王案四方為則

四方為綱豈人臣所敢當乎朱子曰疑召公從成

王游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輔氏

曰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

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呂氏曰此章

具賦比興三義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因卷阿飄風

而發與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

中屈體長養萬物為比當如鄭氏何楷曰鄭箋解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堯

世楷堂 藏板

伴與為縱弛之意王肅孫毓非之而孔氏申之云

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

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為自然逸矣召公教其

求逸勸使任賢愚謂召公實非教王以縱弛其曰

俾爾爾爾性者微辭也正意乃在似先公首一語

若曰使王能勤于政事如當日之先公則可以長

享此逸矣

民勞篇 序曰召穆公刺厲王也朱子曰同列相戒

之詞嚴氏曰詩言以定我王戎雖小子皆語同列

之辭以時之亂戒同列所以刺王也但所謂同列

者必王所親信之人故曰王欲玉女顧炎武曰民

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為王意以戒公卿百

執事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邨而

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也

板篇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朱子謂切責其同事而

義歸于刺王嚴氏曰首章責同僚出話不然為猶

不遠故二章戒以言論宜相和協與僚友和同商

議庶幾合謀并智措民于安然愚而自用者終不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能舍己從人故三四章言己以善言告之而不見

聽也善言既不見聽乃大言虛誕諛言阿附善人

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五章言無為夸毗善人

載尸也我言維服鄭氏曰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

急事不如嚴氏曰我所言乃可復行攜無日益牖

民孔易李氏曰益者言其無求多也嚴氏曰攜而

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因其所固有耳牖民

之道甚易也

蕩之什

疆禦多懟 五句 顧炎武曰疆禦多懟卽上章所云

疆禦之臣也其心多懟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

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如此則寇

賊生乎內而怨詛與乎下矣孔氏疏采荅曰讒言

之起由君數問小事于小人也可不慎哉

不明爾德 四句 前漢書五行志詩云爾德不明以

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無仄言上不明暗昧

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無功者受賞

有罪者不殺顏師古曰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反仄

昭代叢書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三 世楷堂藏板

者有堪為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班顏此解與毛

鄭不同

如蝟如蝟如沸如羹 朱子曰皆亂意也鄭氏謂飲

酒呼號之聲此泥上式號式呼而云然耳

抑篇 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孔氏謂武

公為諸侯不當厲王時是追刺也呂氏謂其在于

今豈追刺之語乎詩補傳曰厲王時武公為公子

作是詩李氏曰刺王不能慎威儀已亦當慎其威

儀此詩當如此求之不必分別也黃氏曰庭內云

者微辭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豈非灑掃庭內

之意乎 神之格思 三句 嚴氏曰此發心學之奧

而以鬼神言之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王氏曰童無

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

小子耳舊說以小子稱厲王不可從呂氏曰既髻

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

言之也按此詩朱子但以爲武公自警而作更覺

辭義徑捷

四牡騤騤旃旌有翩 嚴氏曰或考厲王無征伐之

昭代叢書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三 世楷堂藏板

事遂以爲使臣奔走于道路然味詩意政是厭若

兵革下言靡國不泯知爲諸侯相攻矣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李氏曰欲去亂而不序爵是

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民有肅心 六句 鄭氏以好是稼穡爲王任用聚斂

之人不可從朱子取蘇氏說謂君子因亂而退耕

未必是詩旨也嚴氏曰民本有恭肅之心而王乃

使之怠慢不及事謂奪其農時使不得耕耨也今

當好是稼穡言重農也其有功力于民者則使之

代耕而食言任賢也蓋稼穡當以為寶而不可輕  
食祿以代耕者當擇其人之好而不可濫也說本  
李氏

聽言則對 二句 蘇氏曰聽言道路之言誦言先王  
之言

耗斲下土寧丁我躬 朱子曰何以當我之身而有  
是災也蘇氏曰與其耗斲下土寧使裁害當我身  
此說得古帝王遇災自責之意

昊天上帝寧俾我遁 蘇氏曰宣王祈旱莫答故曰

昭代叢書 卷第五 毛詩日箋 世楷堂

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寧使我遁去以避賢者何  
楷曰倘我一去而旱庶幾可止乎是無聊之思也

早既大甚黽勉畏去 嚴氏曰始欲遁去既念民命  
方急當思救之故不敢去

天生烝民 四句 何楷曰四語發端統宣王及山甫

俱包括于天生之內而言物各有別惟山甫能完  
其則故能予君以則柔嘉維則能自完其則也衮  
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予君以則也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諸家皆云天生仲山甫以輔

佐宣王中興之功于詩首四句不照應蘇氏曰天  
將保安宣王乃生仲山甫以佐之凡宣王之所以  
能全其性而無失其常者皆仲山甫之功也

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 何楷曰天則無形不可控  
執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詩言其微而難舉舊說以  
為輕而易舉非也鄧元錫曰懿德之則如毛然微  
乎微者也入微難烝民具有之而鮮其舉之二說  
最精觀中庸末段引詩之意可見

簟茀錯衡 五句 陳祥道曰衛夫人之車以翟茀齊

昭代叢書 卷第五 毛詩日箋 世楷堂

襄公方叔之車以簟茀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  
何楷曰淑旂綬章以旂言是載之車上者簟茀錯  
衡以車言鈎膺鏤錫以馬言鞞鞞淺幘又于車中  
別其軾言之儻革金厄又于馬中別其轡言之

侯氏燕胥 鄭氏曰諸侯在京師者于顯父餞時皆  
來相燕呂氏曰侯氏專指韓侯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鄭氏曰女無減損曰我小  
子耳女之所為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陳氏曰  
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汝先祖康公



釐爾圭瓚 六句 鄭氏以文人爲召虎之祖蓋以圭

瓚秬鬯宗廟之盛禮賜之使告祭其先祖朱子以

文人爲文王謂既賜召虎以圭瓚秬鬯又告于文

人而錫之山川土田按下言于周受命是使之受

賜于文王之廟矣未有不先告廟而使之受賜者

朱說爲長

匪紹匪遊 紹說文云糾緊也朱子從之鄭氏訓紹

爲緩則與遊一意矣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顧炎武曰如山苞營法也如

昭代叢書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藏板

川流陣法也善用師者能爲營而後能爲陣

瞻仰昊天 李氏曰毛鄭以昊天爲斥王經說本不

如是毛鄭自生風波也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朱子曰言雖多而非有教誨

之益者是維婦人與奄人耳蘇氏曰王不用教誨

之言維婦寺是聽語尤直捷

譖始竟背 李氏曰其始譖是人其終又從而背之

蓋好惡予奪惟其口出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婦人休其蠶桑織紉

而與朝廷之事爲非宜歐陽氏謂婦人不當與外

事當樂其蠶織以休爲樂恐未必然

寶靖夷我邦 諸家謂刺其以小人而任安邦之寄

王雪山曰靖夷寂寞也以爲佳語者非鄭氏曰潰

潰然惟邪是行者皆謀夷滅王之國所訓字義不

同

維昔之富不如時 二句 何楷曰富祿也孔氏曰維

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昔時富賢人今時

富讒佞也徐氏曰言今之疾不意其如此之甚

昭代叢書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藏板

周頌

清廟之什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于我

我既受之此朱子初說也言此詩卽左傳何以卹

我我其收之但何轉爲假卹說爲溢耳此朱子後

說也何楷曰如此則是望天與文王有以卹我于

上下文不淡洽當從前說

烈文辟公 四句 朱子以錫福屬之諸侯不如歐陽

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

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以錫福  
屬之文武得告助祭諸侯之體

天作高山 七句 蘇氏曰大王遷于岐山始荒而有

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逝矣周人世

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黃氏曰朱子以

彼徂矣岐四字為句但上云彼作矣下云彼徂矣

自相對

成王不敢康 黃氏曰古注以成王為成此王功蘇

氏謂若以為成王誦則下云基命成王非基命之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君然國語叔向引此詩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

明文昭能定武烈也此在古注未作之先晦庵主

之

我將篇 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

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嚴氏

以既右饗之亦屬天不可從

立我烝民 立毛氏如字孔氏以為存立我眾民之

命是也鄭氏以立為粒書所謂烝民乃粒也

臣工之什

噫嘻篇 李氏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

詩但言民從事于田畝以為人事于此盡矣若夫

百穀順成非人之所能為天也故于此而祈穀焉

言有盡而意無窮可以一唱三歎也十千維耦胡

一桂曰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

在彼無惡在此無斃 朱子曰在國無惡之者在此

無厭之者又載陳氏曰在彼不以其革其命而有

惡于我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于彼後說為

有味錢天錫曰為勝國之遺易起猜疾在革命之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際易生厭薄

豐年篇 序曰秋冬報也王氏曰祭上帝也陳所南

曰噫嘻祈之于春夏豐年報之于秋冬祈曰上帝

而報不言者省文也觀載芟良耜之詩可見矣有

載芟則有良耜有噫嘻則有豐年則知所謂秋冬

報者乃是報上帝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 毛氏解潛為慘謂積柴水中

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王氏以為潛藏之潛鄧

元錫曰猗其多也潛其深也取以時用有禮故足

樂也予以祭受福矣柴而涿之薄圃而取之是盡物之心也非王心也

離篇 古注以皇考為文王烈考為武王嚴氏從之

王氏以皇考為武王烈考為文王呂氏從之按詩

中烈考文母相配文母是太姒則烈考是文王也

呂氏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得行禘禮于太祖者

皆文王武王之功故成王于禘時推其得禘之由

播之樂歌以告太祖也文王雖同建王業而武王

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于武王而卒章本之文

昭代叢書

冬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完

世楷堂 藏板

王太姒焉

以介眉壽

六句

朱子以為諸侯助祭致此多福皆

歸德于諸侯之辭李氏曰思皇多祜是天子享其

福也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

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福也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淫大也王氏曰微子

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

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嚴氏曰昔紂武庚為亂

我周既有罰淫之威今錫福于微子則又甚易而

不吝說本什方張氏

閱予小子之什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毛氏曰庭直也李氏曰文王

俯仰之間皆盡其直道朱子曰言武王之孝思念

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庭猶所謂見堯于牆見堯

于羹也愚按言陟降則必有所在遠而言帝左右

近而言庭皆謂所在也當從朱子

紹庭上下 四句 何楷曰紹說文云繼也謂往來不

絕也言自今以往庶幾我昭考之靈往來不絕于

昭代叢書

冬集 毛詩日箋 卷第五

全

世楷堂 藏板

廟庭之中或上而陟或下而降皆在我家止息于

以翼我之行使身有所憑藉而不陷于危啟我之

思使身有所開悟而不迷于往

莫予荦蜂自求辛螫 曹氏曰成王之遇辛螫也豈有

使蜂螫之哉實自求之而已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毛氏曰桃蟲鷓也鳥之始

小終大者郝敬曰方武王誅紂有其子人以為孤

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此桃蟲之為大鳥也

酌篇 諸家以酌卽是勺為成王之樂朱子嚴氏謂

是頌武王之詩以篇中言武王之功也然以成王之樂而推本于武王之功何書况詩云載用有嗣明屬成王乎遵養時晦是言文王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定言武王黃氏曰此詩為成王作我亦主成王言也上文養晦用介皆推其本始以起之也文王時如此武王時如此今日所以嗣之者又如此序所謂酌先祖之道也

桓篇 何焯曰天命之于周久而不倦于屢豐年見之桓桓以下則著天命所由此詩家倒插法也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五 毛詩日箋

世楷堂 藏板

敷天之下哀時之對 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毛氏曰哀聚也鄭氏曰對配也徧天之下眾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玩詩自允猶翁河以上皆言涉歷山川而未及祀事則哀時之對正言祭也朱子謂是巡守而朝諸侯恐非

晉頌

駟篇 李氏曰詩但言牧馬之事而僖公思之如此蓋僖公之所為者無所不致其思通詩者以其思馬而見其治國之用心也

振振鷺鷺于下 毛氏曰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氏曰

振鷺取其能自修潔翔集有威儀也朱子以為舞者所持之鷺羽不若舊說為安

薄采其芹 李氏曰菁莪以莪喻人才文王有聲以

芑喻人才此詩言采芹采藻采芻皆言僖公能育人才也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李氏曰鄭氏以為小大之臣

非也此言國人耳漢明帝開辟雍冠帶縉紳之人環橋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僖公修泮宮亦然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五 毛詩日箋

世楷堂 藏板

實始翦商 顧炎武曰大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公距大王已六百餘年詩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爾猶秦誓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此詩人祝望之辭如泮水美

宮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也

商頌

置我鼗鼓 黃佐曰商人未祭之先而作樂如周人

取蕭祭脂亦于未祭之先以此求神于陽也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鄭忠允曰磬聲非如諸聲可

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為和平

嗟嗟烈祖 四句 烈祖鄭氏以為成湯以那詩衍我

烈祖為成祖也歐陽氏以為大戊以序言祀中宗

也以烈祖為成湯則下及爾斯所為及中宗之世

以烈祖為中宗則下及爾斯所為及當時主祭之

君但烈祖之稱已見那詩則此亦指成湯似有依

據且詩頌其子孫而推原于祖宗之錫福于義當

昭代叢書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然也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顧炎武曰簡狄吞卵生契矯

誣之甚毛氏傳曰玄鳥即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

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

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

可以破史遷之謬矣

受命不殆 二句 孔氏曰湯受天之命所以不致危

殆者在武丁善為人之孫子也諸家以為武丁之

孫子李氏非之曰豈有頌高宗而無一語及高宗

乎踐氏曰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已之武德義未為

安

湯降不遲 鄭氏曰湯之下士尊賢甚疾朱子曰湯

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也

為下國駿厖 毛氏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則曰齊

詩作駿駟謂馬也慶源輔氏勉齋黃氏云綴旒喻

也為其係屬下國之心也駿厖亦喻也謂其負載

下國之任也然馬豈所以比先祖不若從古注為

安

昭代叢書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實維阿衡 劉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

天命降監 六句 嚴氏曰上章言天命諸侯朝于天

子此章言天命天子以察諸侯天命高宗降監諸

侯之國有嚴敬其民賞不敢僭刑不敢濫不敢怠

遑者則命于下國而封殖之以福也說本王氏

毛詩日箋跋

昌黎有言詩正而葩正者意義也葩者詞華也意義  
 難以愜心詞華易于悅目故說詩者往往好騁才氣  
 如嚴粲詩緝何楷詩經世本古義之類是也秦對嚴  
 先生身居鴻博之科何難出其陸離彪炳之才以說  
 經者乃每發一義必先徵引前說而後斷以己意凡  
 其所徵引皆發明意義而不事考證詞華大率以  
 翁為主而與嚴何諸家相出入焉其同時同邑王涵  
 齋著詩經比義述顧復初著毛詩訓詁卷帙繁重不  
 昭代叢書  
 癸集 毛詩日箋跋  
 卷第五 金 世楷堂  
 藏板  
 能並登茲書文義最為翦截故亟錄之王寅六月吳  
 江沈懋謙識

X21 02 6.11